

生在南北朝你就死定了

浮生若梦 87

(1)

慕容儼出生的这一年，慕容家族在中原这块本不属于他们的乐土上建立的大燕帝国，已经消失了整整一个甲子，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大魏，由一个群雄环伺的小国一跃成长为庞然大物，灭后秦，吞大夏，降北凉，征北燕，成为继天王苻坚之后，再次一统北方的超级巨舰。

慕容氏的后人也许曾想过，假如没有参合坡一战，现在的大魏，或许应该叫大燕。但是，历史没有假如，至少慕容白曜就是这么想。他的前辈慕容垂就曾经背叛苻天王和前秦，建立后燕，可惜最终还是在与魏国的争霸中不幸败北，遁走辽东，后又被冯氏灭国。可是，那又能怎样呢？连冯氏不也被拓跋一族纳入麾下了吗？

如今北魏的后宫，就是年轻的太后冯氏掌权，而朝中，又以南乡公慕容白曜居首。有时候历史真的很可笑，拓跋氏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剿灭群雄，最终决策帝国的，却是当初降臣的后裔。早知道你这么拼命地为他人做嫁衣裳，我们是不是应该早点放弃抵抗？

虽说历史有点黑色幽默，但拓跋氏多少还是让慕容白曜有些敬佩的。自开国以降，拓跋氏的皇帝就没出过一个废物。道武帝拓跋珪击败后燕，将魏国的版图从草原东扩至中原；明元皇帝拓跋嗣北拒柔然，南征刘宋，辟地三百余里；太武帝拓跋焘攻城掠地，灭国无数，一统北方，柔然后撤千里以避其锋；虽说文成帝拓跋濬没有开疆辟土，却也是守成之君，维护了帝国的统一，至少不像慕容宝才皇二代就成了

膏粱子弟。只是眼下这个皇帝拓跋弘，倒教慕容白曜有些吃不准。

文成帝拓跋濬英年早逝，拓跋弘继位的时候才十一岁，整个帝国的重担，都压在他和年仅二十三岁的冯太后身上。

要说这个冯太后，也是烈性女子，文成帝驾崩后，按照北魏旧制，先帝的一应御衣器物等俱应焚烧，朝中百官和后宫嫔妃一起亲临现场哭泣哀悼。结果火光熊起，冯太后思念亡人，不能自己，竟然纵身扑向熊熊烈火。

可惜她不是丹妮莉丝，不能在大火中孵出巨龙，反倒是被众人七手八脚从大火中救出。烟熏火烤，冯太后早已不省人事。在鬼门关转了一圈，阎王不收，冯太后才幽幽醒来。人在生死关头，往往会大彻大悟，冯太后就如灵台开窍一般顿悟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千百年来，想明白这三个终极问题的人数不超过十个手指头，这冯太后居然就这样无师自通，想明白了自己已经从皇后升职为太后，从而认真从事起太后这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但是，高手不是一日练成的，是需要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机会——，当然后者比前者重要一万倍，就像冯太后能成为千古一后，首先她得是太后，如果她只是个普通妇人，纵然使出吃奶的劲儿也只能成为尼古拉斯大妈冯。

有了身份，冯太后的机会，是一个权臣。

这位权臣名叫乙浑，他的上位充满了传奇色彩，如果有机会让他登上福布斯权臣排行榜的领奖台，他的发言词一定如下：我之所以走

到今天，最要感谢的人就是——我寄己！

乙浑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侍中，虽然号称三品，但在京师遍地王爺满目将军之地，随随便便碾压他的人至少有好几百个，可是只有他从文成帝的死中看到了机会。

拓跋濬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啊，谁都没想到一代帝王英年早逝，不然尼古拉斯太后冯也不至于慌乱得六神无主失了方寸，一时冲动险些成为先帝的陪葬。

继位的拓跋弘年幼，拓跋濬没有机会进行权力交接，就意味着权力出现了巨大的真空。这情形就像你喜欢上一个美妇，突然得知她成了寡妇一样，先下手为强啊，不然她就是别人的了！

乙浑喜不喜欢冯太后我不知道，但至少他喜欢权力的游戏。这哥们儿欺负皇帝、太后是孤儿寡母，瞅准时机矫诏杀了平原王、南阳公等大批实力派大臣，然后自封太尉，总领朝政。

或许有人说这是扯淡，你自封太尉谁认可你？我估计这就是乙浑的高明之处，矫诏杀了那么多大臣，谁是省油的灯？哪个不是皇亲国戚，谁人不是封王拜将？凭你说杀就杀？但是，我有先王遗诏呢？瞬间就堵住了悠悠众口，好吧，先王遗诏，命我任太尉，总领朝政，谁人不服？可去地下问先帝——

这就是矫诏的高明之处。

等到拓跋弘和冯太后从悲痛中晃过神儿来，搞明白状况时，人家乙浑已经是权倾朝野，乾坤独大了，再想扳倒他，难！

但是，谁教她是冯太后呢！跟所有的太后一样，太后要想夺权，

在朝中必须有同盟。吕后有外戚，武则天有狄仁杰，冯太后有慕容白曜。

慕容白曜是当朝名将，封冠军将军，进爵南乡公，在朝中的地位是和乙浑共同执政。实权在握的他，理所当然成为冯太后和乙浑共同拉拢的对象。

上天啊上天，一个是爱我的人，一个是我爱的人，究竟该选谁呢？
掷个色子吧！

在慕容白曜的回忆录——《那些年我们共同欺负的女孩儿》一书里，很明显，慕容白曜是站在乙浑一边的。也许除了他和冯太后，谁都不知道他是冯太后安插在乙浑身边的棋子。

冯太后对付乙浑的策略，说起来很像某些男孩儿追女孩儿，宠着你，惯着你，然后再把你一脚踢开！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今天加官进爵，明天诰命赏赐，总之就像温水煮青蛙，用温柔的陷阱麻痹得敌人找不着北，暗中却和慕容白曜加紧谋划，随时准备给予乙浑致命一击。

要么说没文化真可怕呢，乙浑这个大字不识一筐的主儿，或许真的以为自己就高枕无忧了。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自信。尤其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更好像无所不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乙浑甚至可以相信，把自己截成十一段，组个足球队，踢完球自己还能接回成原来的模样……

这么乐观的他，一定是射手座的！

所以，乙浑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内有慕容白曜卧底在侧，外有冯太后虎视眈眈，乙浑实在是犯了一个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所以

轻而易举就被冯太后碾压在历史的车轮后了。

据载，乙浑被斩的这天，他流着泪，深情唱起了那首动人的歌：？

我最深爱的人

伤我却是最深

进退我无权选择

紧紧关上心门

留下片刻温存

只怕还有来生

(2)

也许就是这首歌，在另一个男人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这个人就是拓跋弘。

才十来岁的他或许还不懂得什么叫基情，但是他很明白慕容白曜曾经“背叛”过自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得贪婪我爱的懦弱——

所以每次见到慕容白曜，这个风一样的少年总是会想起乙浑，那个曾经想做王的男人。随着拓跋弘渐渐长大，慕容白曜愈来愈感觉到后背发冷，仿佛有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上，随时会斩落下来。这个世界越来越让他看不懂了。明明自己是有功之臣，可是偏偏要受到这般猜忌。话说，把事情和皇帝说明白不就行了吗？

大错特错！别忘了这是权力的游戏。权力从乙浑手中消失了，自然会过度到别人手里，只是这个人不是皇帝。年纪幼小的他还不能亲政，凡事皆由冯太后代劳，如今几年过去，拓跋弘已经长大成人，冯

太后却丝毫没有交出权力的意思。而慕容白曜摆明了是冯太后的亲信，就算他曾帮助诛杀乙浑，又能怎么样呢？皇帝要急于扳倒的，是升级版乙浑 2.0。一气之下的拓跋弘干脆放出大招，我不是没威望吗？大臣们不都是不服吗？那么好，我砍人，看你们服不服！

满朝文武都是冯太后的人，当然不能让他说砍就砍，拓跋弘把目光对准了塞外，柔然人常年来袭，我就砍他们攒人头！等我建立了像太武帝一样的功勋？看你们还服不服！

于是，南北朝第一古惑仔拓跋弘开始了常年砍人的生涯，曾经深入柔然境内两千多里，吓得柔然人不敢饮马阴山。

皇上好战，这慕容白曜是知道的，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为什么拓跋弘刚刚宣布出征就回来。尤其是今晚，拓跋弘平日里跟自己素无往来，这次怎么会急急忙忙在半夜急急忙忙召见自己？

难道是冯太后有事？不可能啊，冯太后现在远在方山，前日还把自己已经怀孕十月的妻子接去陪驾，更何况自己看得清楚，太监手上拿的是皇上的手谕，深更半夜，他找我来做什么？总不会是数星星吧？我又不是宇宙区长胸怀宇宙——管他呢，毕竟人家是君，自己是臣，君叫臣到，不敢不从。或许，这是个缓和拓跋弘猜忌的机会呢，慕容白曜心想。

平城位于今天的山西大同，最早为赵武灵王所建，后经秦汉，遂成平城县。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称帝后，迁都此处，“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后又经过几代皇帝扩建，已经隐隐然有大都市气象。

早在汉代，皇宫就有“东宫、西宫”之说，平城仿汉代皇宫所建，

亦分东、西二宫。东宫以太后为首，下携皇室女眷，平日理事居住，皇帝都在西宫。

时值深夜，宫门已经紧闭，传谕太监出示手谕，领着慕容白曜过了穿堂越殿，一路来到太华殿。

身为朝中重臣，这已经不是慕容白曜第一次深夜入宫，但一路行来，月浊星稀，夜鹰高啼，还是让慕容白曜有些不寒而栗。尤其是官前十几位手持矛戈的士兵，难道今晚有事？

“微臣参见皇上。”

无论从正面还是侧面看，这个人都是拓跋弘。慕容白曜不禁暗自庆幸，还好自己不用像冯锡范一样被公主骗去东郊皇陵去迎战东方不败。

“慕容白曜，你可知罪？”

拓跋弘的台词掷地有声。

“这个……微臣不知，还请皇上明示。”

慕容白曜知道今晚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却没料到拓跋弘上来就先发制人，不禁冷汗冒出。

“我问你，南宋使者王肃现在在哪里？”

拓跋弘面色阴沉。

“王肃上月来京，现在应该回去了吧！”

慕容白曜不禁心下忐忑。

“哦？”拓跋弘紧紧盯着慕容白曜，“难道你不知道他现在就在方山灵泉宫？”

灵泉宫？

慕容白曜心下一颤，太后现在不是在那里吗？皇上为何要这样问？
难道……

“微臣不知！”

嗯，育良书记教过的，热情，礼貌，一问三不知。

“不知？”拓跋弘一声冷笑，“那我问你，前日你妻慕容氏是不是被太后接去方山了？”

“呃，这个……”慕容白曜勉强答道，“确有此事。微臣之妻已有十月身孕，太后怜悯，特接去方山便于照顾。”

“是这样吗？可是，我怎么听说不是这么回事啊？”

“启禀皇上，此事千真万确！”

“慕容白曜，我问你，王肃之事，你到底知道多少？”

拓跋弘是用兵老手，正面突破不成，便开始诱敌深入。但慕容白曜又岂非用兵名家？

“臣确实不知。”

任敌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我听说，王肃被你送出平城，又悄悄化妆去了方山，而慕容氏又被接去灵泉宫，这恐怕不是巧合吧？”

皇上这是在暗示什么？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就得带点儿绿？

“皇上明察，臣妻端淑贤良，断然不会做那龌龊之事，更何况她身怀十月身孕！”

慕容白曜索性两眼一闭，一条道走到黑。

“我也相信他们不会有什么，可是保不准他们是另有图谋。慕容白曜，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说出实情，我可以饶你不死，保你妻儿平安！”

慕容白曜这才知道今晚拓跋弘召见自己的用意，原来他是准备向冯太后发难了。

(3)

方山，灵泉宫。

一位俊男怀抱着一个美女。

“尼古拉斯，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

“讨厌，以前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叫人家尼古拉斯，说，你心里是不是有别人了！”

……

呃，对不起，走错片场了。

此时的方山灵泉宫里，一位妇人正躺在床上抱着肚子翻来滚去，疼痛难忍，稳婆、丫鬟给妇人擦汗的擦汗，端水的端水，出出进进，忙得不可开交。

院外，一个儒衫长须的中年男子和一个面白肤润、姿色绝佳的宫廷贵人若即若离地关注着眼前的一切。

“这样，真的能成功吗？”长须男子问。

“事已至今，别无他法，只有一试了。”贵妇幽幽道。

“不然，还是我把他带回宋国罢！”

“回去后，你又怎么和府上交代呢？”贵妇似笑非笑。

“就说……我在路上捡的。”

“瞒得了一时，恐怕瞒不了一世。况且，自己的骨肉，远在千里，终究还是放不下心——”

“阿柔，委屈你了。”

长须男子轻轻拥揽贵妇。

“没什么委屈的，”贵妇轻轻一笑，“只要你知道，这世间还有我们母子便好——”

太华殿内，拓跋弘死死盯着慕容白曜。

“这么说，你是一个字都不肯说了？”

“臣既不知，多说何益？”

“好，你要当忠臣，我成全你！”拓跋弘一声令下，“来人，把慕容白曜带下去，斩！”

几个殿前侍卫应声而入，带走慕容白曜。

“皇上！”慕容白曜道，“你要治微臣之罪，微臣万死不辞，但你千万不能诬陷太后啊！”

“诬陷？哼！”

拓跋弘一声冷笑。

确切地说，拓跋弘也不知道冯太后和王肃是何时开始的。就在这几年，他几乎常年带兵在外，对外说是抵御柔然进犯，其实还不是为了牢牢抓住军权？或许就是在哪个时候，作为刘宋使者的王肃就和冯太后开始眉目传情了。拓跋一族本就是胡人，甚至连在北地生活的汉人积年累月下来，也多少都受胡人的影响，不那么看重礼教。再加上

冯太后寡居多年，骤然见到一位江南望族的大才子，心动之情可以理解。可是，你毕竟是大魏的太后啊，和敌国使臣共商国是商量到了床上，教我这个皇上以后怎么面对南朝？怎么面对江东父老？你好，敌国使者，weare 阔木累？任我脸皮再厚也不敢面对，那画面太美！

而且不仅如此，听说冯太后还给自己生了个小兄弟。这是什么节奏？难道要谋朝篡位？

冯太后虽然说是拓跋弘名分上的“母后”，可她并非拓跋弘的生母。

要说这个冯太后，可着实不简单，年轻时就像开了挂，秒杀一切拦路虎。我们都知道她在丈夫驾崩后浴火重生，却不知道她的运气有多好，现在看起来倒更象是从几百年后穿越过来的。

第一，拓跋弘的生身之母李氏，原本是南朝人，因为北魏南征，被虏到北方来，辗转做了拓跋濬的妃子。拓跋濬从小就在北地长大，平日接触的鲜卑女子不是女汉子就是金刚芭比，何时见过这种，一双含情目两蹙眉眉的女子？当时就宠爱得昏天暗地无以复加，要不怎么后宫那么多妃子，她先怀上龙种呢？

拓跋濬害怕宫里有人暗害她，还特意带她阴山数月游，生下小拓跋弘。本来就宠爱有加，又生了皇子，李氏在拓跋濬心中的地位那是扶摇直上天下无双，无人可以撼动啊，堂堂北燕皇族后裔冯氏，被秒得连个渣儿都不剩。我估计冯太后纵身跳火时想的绝对不是以身殉情，而是妒火中烧，不能让拓跋濬和李氏在另一个秀恩爱，不允许，绝对不允许！为什么呢？因为李氏已经早于拓跋濬先去了。

众所周知，北魏皇族流行的祖制是子贵母死。也就是说，无论哪一个皇帝的后代被立为太子，这位太子的生身之母必须赐死，据说这么做是以防外戚专权，东西两汉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啊。有魏一朝，被赐死的皇后比比皆是，如果哪位喜欢穿越的女同学不幸穿越到北魏当上太子妃，记住千万不能生儿子，否则可能没出第一集就下去领盒饭了。

拓跋弘的生母李氏就很好地客串了一回群演，而把这位美人逼死的，正是她的情敌冯后，也就是后来的冯太后，以至于让拓跋弘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娘。虽然说李氏是死于祖制，但冯太后的助攻恐怕也没在拓跋弘的心中留下什么和蔼可亲的印象，所以他自小就不跟这位“母后”亲近，也是理所当然。

第二，是她手铸金人，成为正式主宰后宫的不二人选。要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以来，在哪朝当皇后最不容易，我认为首选北魏，没有之一。

除了不能生儿子，在北魏要当上皇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就是按照游牧民族预测吉凶的习俗手铸金人。被选定的候选人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成，则说明上天眷顾你，选中你当后宫之主，败，则淘汰出局，想当皇后，此生再无可能。

而这手铸金人的程序呢，说起来不难，就是被定为候选人的准皇后在工匠的协助下将铜液灌入模具，铸造出来的金人完好，便算成功。这套流程一来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在面对进一步万人之上，退一步万丈深渊的人生节点上能否沉得住气。二来是考验当事人能否和所有参

与之人同心同德，协力合作，之中倘若有一人出了差错，就满盘皆输。所以免不了有些使绊子、做手脚的宫斗戏上演。但无论如何，能做成功，还是说明冯太后的心性、运气俱佳的。多少嫔妃因为没有铸成金人，名字都淹没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更别说享受荣华富贵了。

面对这样一个“穿越”来的对手，可见拓跋弘会有多郁闷。如果她真的在外面有了一个私生子，取代自己和儿子也并非不可能。谁让自己的儿子才刚刚出生，和自己一样图样图年轻呢！

所以拓跋弘的做法是，一不做，二不休，必须去灵泉宫查，但又不能明着和冯太后撕破脸，这就需要一个高明的借口：慕容白曜谋反！

只有慕容白曜谋反，拓跋弘亲自带人去抓慕容氏才理所当然！

只要能在灵泉宫查到冯太后的情人和私生子，后面的一切就由自己说了算！

慕容白曜，事已至此，朕只好借你的人头一用了！要怪就去怪冯太后吧，谁让她把你的妻子接上方山了呢！

拓跋弘的嘴角闪过一丝冷笑。

“报！慕容白曜业已正法！”须臾，御前侍卫回奏道。

“好！慕容白曜党附乙浑，意图不轨，灭其三族，传令下去，宗子军在东掖门外集合，即刻随我去方山！”

“喏！”

(4)

方山，又名方岭，在平城正北，登高俯瞰，据说能一览平城无余。王肃在登方山俯瞰平城曾后作诗一首，曰《悲平城》：悲平城，驱马

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罡风。

大意是说平城这块地儿真不咋样，也只有你们这些没文化的胡人才会选这里建都。我们都选建康那旮旯风景好的地方！

但方山的风景还是极好的，山青水碧，风景秀丽。当然，对王肃来说，最主要的是还是看人。哪里有冯太后，哪里才是风景，建康？什么建康？……

“王郎，你再为我吟诵一遍《悲平城》罢。”

素日威严的冯太后，也只有在这个才子情人面前才会小鸟依人，让人不胜怜惜。

“阿柔，你有心事么？”王肃轻声询问道，“你一有心事，就让我吟诵这首诗。”

“如果不是身在北朝，如果不是身为太后，我多想和你一起纵马江南，去看看你家乡的舟桥楼宇，感受你心中的诗情画意——”

“王某何幸，能得阿柔如此垂青？”

“你愿意我随你去么？”

王肃当然知道，冯太后只是说说罢了，谁会放弃独掌天下之尊，去江南做一个布衣草民？

“嘘！这样的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我不希望你为我受一丁点儿委屈！”

“那你愿意为我留下来么？”

“呃……阿柔，孩子长得像我么？”

“不像！像你多难看，满脸的胡子，还是像我多些，皮肤水嫩水

嫩的！”

“我在想，如果孩子像我该多好！这样，以后你想我的时候，看看他就不觉得寂寞了。”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了？”

“我毕竟是宋国使臣，如果这样就留下来，恐怕……恐怕会遭天下人耻笑。”

“那你和敌国的太后上床，就不怕遭天下人耻笑吗？”冯太后佯怒道。

“阿柔，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我心里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想念你和孩子……”

冯太后轻轻用手捂住王肃的嘴：“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你我各自有命，能得一时情缘，已是缘分。我也正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才想要把他寄托在慕容世家，不至于像无父无母的孤儿漂泊于世。”

“阿柔，苦了你了！”

“像你说的，寂寞的时候，看看他，也许就觉得不苦了。”冯太后轻轻一笑，“对了，孩子的名字想好了么？”

“我这一辈子，就是思前想后，顾虑太多，我希望孩子不像我，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冲’字，就叫王冲，你看怎样？”

“王郎，你忘了，他以后应该姓慕容。”

“那就叫慕容冲。”

冯太后隐隐觉得这个名字有些不吉，不只是因为鲜卑皇帝中曾经有一个大燕皇帝与此重名，而且那个皇帝最后还被手下的将军杀死，

连三十岁都不到，但是看见王肃兴致正好，也不便拂了他的意。

“禀报太后，南乡公夫人马上就要生了！”一位老妇人急急忙忙跑来道。

“好！”冯太后眼眉一挑，“快去准备！”

灵泉宫前，踏踏马蹄声在深夜显得尤为刺耳。守门军校原本的昏昏睡意立刻被这声音惊到九霄云外。

“醒醒，醒醒！你听！”

“大半夜的，哪来的马队——莫非是柔然来袭？”

为了抵御柔然，北魏特地在平城以北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虽说如此，也难保柔然小股马队趁夜来袭。

“不像！听声音，倒象是从平城过来的——”

还没等一众卫士回过神来，已经有一骑斥候先来叩门：“皇上亲临灵泉宫捉拿人犯，尔等原地待命，敢擅离职守者，斩！”

众卫士这才惊魂稍定。

产房内，婆子、丫鬟都已经准备就绪，稳婆分开慕容氏的两腿：

“用力，加把劲儿！”

门外，紧张的冯太后和王肃不时向里面张望，须臾，“哇”的一声，一个婴儿落地。丫鬟急忙来报：“生了生了！”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男孩儿？”冯太后胸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阿柔，事情成了！”王肃紧紧握着冯太后的双手。

“不对！”恍惚中，冯太后似乎听到宫门处传来纷繁杂乱的声音，
“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

还没等丫鬟出去，已经有官人来报。

“启禀太后，皇上到！”

皇上？他怎么会来？难道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如果被他发现王肃在这里，岂不是——

饶是冯太后素来镇定，可是她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一刻，美人的脸颊微微泛白。

“这个时候，要走恐怕是来不及了。”王肃捋着胡须，倒还显得镇定。

“你这把胡子，还是刮了去罢！”冯太后道。

宗子军号称魏国禁军精锐，所有人员全部由宗室子弟构成，在这里，你要是喊一句“姓拓跋的”，保准所有人一起拿眼睛瞪你，因为每个人都姓拓跋。

自从拓跋弘的太爷爷太武帝拓跋焘被身边的宦官宗爱所杀，继位的每位皇帝心里都仿佛产生一丝阴影，宗爱不但首创了本朝太监杀皇帝的先例，而且还是继赵高之后，又一位在一年之内对皇帝完成两连杀的杀手专业户，这不能不让拓跋弘心有余悸。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他这里不成问题。因为常年征战，拓跋弘对军队了然于胸，宗子军是皇家军队，对皇室的忠诚度毋庸置疑，久而久之，就成了拓跋弘的亲近卫队，只对皇帝一个人效忠。换句话说，就算冯

太后对拓跋弘有所不满，想要像对付乙浑一样做掉拓跋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就过不了宗子军这关。正因如此，拓跋弘才有胆量孤身闯入灵泉宫。

(5)

方山，又名方岭，在平城正北，登高俯瞰，据说能一览平城无余。王肃在登方山俯瞰平城曾后作诗一首，曰《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罡风。

大意是说平城这块地儿真不咋样，也只有你们这些没文化的胡人才会选这里建都。我们都选建康那旮旯风景好的地方！

但方山的风景还是极好的，山青水碧，风景秀丽。当然，对王肃来说，最主要的是还是看人。哪里有冯太后，哪里才是风景，建康？什么建康？……

“王郎，你再为我吟诵一遍《悲平城》罢。”

素日威严的冯太后，也只有在这个才子情人面前才会小鸟依人，让人不胜怜惜。

“阿柔，你有心事么？”王肃轻声询问道，“你一有心事，就让我吟诵这首诗。”

“如果不是身在北朝，如果不是身为太后，我多想和你一起纵马江南，去看看你家乡的舟桥楼宇，感受你心中的诗情画意——”

“王某何幸，能得阿柔如此垂青？”

“你愿意我随你去么？”

王肃当然知道，冯太后只是说说罢了，谁会放弃独掌天下之尊，

去江南做一个布衣草民？

“嘘！这样的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我不希望你为我受一丁点儿委屈！”

“那你愿意为我留下来么？”

“呃……阿柔，孩子长得像我么？”

“不像！像你多难看，满脸的胡子，还是像我多些，皮肤水嫩水嫩的！”

“我在想，如果孩子像我该多好！这样，以后你想我的时候，看看他就不觉得寂寞了。”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了？”

“我毕竟是宋国使臣，如果这样就留下来，恐怕……恐怕会遭天下人耻笑。”

“那你和敌国的太后上床，就不怕遭天下人耻笑吗？”冯太后佯怒道。

“阿柔，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我心里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想念你和孩子……”

冯太后轻轻用手捂住王肃的嘴：“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你我各自有命，能得一时情缘，已是缘分。我也正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才想要把他寄托在慕容世家，不至于像无父无母的孤儿漂泊于世。”

“阿柔，苦了你了！”

“像你说的，寂寞的时候，看看他，也许就觉得不苦了。”冯太后轻轻一笑，“对了，孩子的名字想好了么？”

“我这一辈子，就是思前想后，顾虑太多，我希望孩子不像我，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冲’字，就叫王冲，你看怎样？”

“王郎，你忘了，他以后应该姓慕容。”

“那就叫慕容冲。”

冯太后隐隐觉得这个名字有些不吉，不只是因为鲜卑皇帝中曾经有一个大燕皇帝与此重名，而且那个皇帝最后还被手下的将军杀死，连三十岁都不到，但是看见王肃兴致正好，也不便拂了他的意。

“禀报太后，南乡公夫人马上要生了！”一位老妇人急急忙忙跑来道。

“好！”冯太后眼眉一挑，“快去准备！”

灵泉宫前，踏踏马蹄声在深夜显得尤为刺耳。守门军校原本的昏昏睡意立刻被这声音惊到九霄云外。

“醒醒，醒醒！你听！”

“大半夜的，哪来的马队——莫非是柔然来袭？”

为了抵御柔然，北魏特地在平城以北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虽说如此，也难保柔然小股马队趁夜来袭。

“不像！听声音，倒象是从平城过来的——”

还没等一众卫士回过神来，已经有一骑斥候先来叩门：“皇上亲临灵泉宫捉拿人犯，尔等原地待命，敢擅离职守者，斩！”

众卫士这才惊魂稍定。

产房内，婆子、丫鬟都已经准备就绪，稳婆分开慕容氏的两腿：

“用力，加把劲儿！”

门外，紧张的冯太后和王肃不时向里面张望，须臾，“哇”的一声，一个婴儿落地。丫鬟急忙来报：“生了生了！”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男孩儿？”冯太后胸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阿柔，事情成了！”王肃紧紧握着冯太后的双手。

“不对！”恍惚中，冯太后似乎听到宫门处传来纷繁杂乱的声音，“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

还没等丫鬟出去，已经有官人来报。

“启禀太后，皇上到！”

皇上？他怎么会来？难道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如果被他发现王肃在这里，岂不是——

饶是冯太后素来镇定，可是她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一刻，美人的脸颊微微泛白。

“这个时候，要走恐怕是来不及了。”王肃捋着胡须，倒还显得镇定。

“你这把胡子，还是刮了去罢！”冯太后道。

宗子军号称魏国禁军精锐，所有人员全部由宗室子弟构成，在这里，你要是喊一句“姓拓跋的”，保准所有人一起拿眼睛瞪你，因为每个人都姓拓跋。

自从拓跋弘的太爷爷太武帝拓跋焘被身边的宦官宗爱所杀，继位的每位皇帝心里都仿佛产生一丝阴影，宗爱不但首创了本朝太监杀皇

帝的先例，而且还是继赵高之后，又一位在一年之内对皇帝完成两连杀的杀手专业户，这不能不让拓跋弘心有余悸。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他这里不成问题。因为常年征战，拓跋弘对军队了然于胸，宗子军是皇家军队，对皇室的忠诚度毋庸置疑，久而久之，就成了拓跋弘的亲近卫队，只对皇帝一个人效忠。换句话说，就算冯太后对拓跋弘有所不满，想要像对付乙浑一样做掉拓跋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就过不了宗子军这关。正因如此，拓跋弘才有胆量孤身闯入灵泉宫。

(6)

“拓跋弘参见太后！”

拓跋弘虽然带着千余名士兵杀气腾腾地包围了方山，但该有的礼数还是免不了的。当着满院的宫女太监、侍卫兵士，强忍怒气对冯太后深鞠一躬。

“皇上免礼，不知深夜前来，所为何事？”

明知对方来意不善，冯太后依然能镇定自若，淡然处之，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势。

“慕容白曜谋逆，儿特来捉拿犯臣之妻，慕容氏。”

“什么？慕容白曜谋逆？”冯太后微微吃惊，脑中飞快转念，想理出个头绪来。

“是，慕容白曜党附乙浑，意图不轨，已经被我诛杀了。”

“当真？”

“当真！”

看样子，拓跋弘不象是开玩笑。

震惊，十分震惊！

冯太后简直不敢相信，昨天还是自己亲信的慕容白曜转眼间就成了一缕亡魂，而他的妻子还在这里生产，儿子也刚刚出生。如果拓跋弘想斩草除根，这一家三口恐怕只能在黄泉路上团聚了。

“可有证据？”

“有慕容白曜与乙浑书信为证。”

心痛！

不能呼吸！

冯太后当然知道，那些书信是慕容白曜在自己的授意下故意写给乙浑的，为的就是麻痹敌人，引蛇出洞，这事自己曾经和拓跋弘说过，可是他还是装作不知道，明知慕容白曜是我的人他还要杀，明知慕容氏在我这里他还要抓，他想干嘛？

转瞬之间，冯太后已经对拓跋弘的来意猜出了十之八九，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难道他听说了什么？

“那你将如何？”

“慕容氏身为叛臣之妻，恐有党羽在此作乱，恳请太后速回平城，儿当在此彻查灵泉宫。”

哦，听明白了，这哪是搜什么慕容白曜党羽啊，这是摆明了搜我啊！就为了搜我，堂堂南乡公，一代名将，就被硬生生打成叛逆，这世界还有王法吗？

“这样啊，”冯太后依然不慌不忙，“慕容世家在我朝数代为官，忠心耿耿可昭日月，其中必有误会，能否请皇上网开一面，饶过其家人，待事情查明之后再行定夺？”

“慕容氏可免，但余者必查！”

宫外旌旗招展，马蹄声连连，冯太后知道今晚之事必不可免，况且拓跋弘冠冕堂皇，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只有长叹一声：“罢了，看在你一片孝心，本官就回了平城罢！慕容氏且随本官如何？”

“正好！”

慕容氏产后昏厥，尚不知夫君已死，只见左右丫鬟半搀着将其抬上轿子，紧接着，两个稳婆抱着两个男婴，也准备登轿。

“且慢！”

拓跋弘看见两个孩子，目中精光一闪。这两个孩子一般大小，一个黑如炭火，虎头虎脑，一个白白净净，耳聪目明。

“皇上何意？”冯太后装作不解。

“此二子是何人？”

“慕容氏怀孕十月，今晚临盆，此二子皆是慕容氏所生。”

“哦？慕容氏一胎生二子？”

“是双胞胎。”

“为何长得不像？”

“双胞胎中亦多有不像者。”

“为何看起来一个黑一个白？”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既然二人是兄弟，可否滴血验亲？”

“皇上是在怀疑什么？”

“无他，好奇耳！”

时至今日，冯太后已经可以充分相信，拓跋弘今晚突闯灵泉宫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他一定是听到自己和王肃育有一子，才想来捉个现行。还好王肃已经刮去胡子，隐匿在一干太监之中。但这两个孩子却是无处掩形，不得不暴露在拓跋弘眼皮子底下。

冯太后和王肃确实育有一子。

太后寡居多年，忽然产子，此事亘古闻所未闻，是以冯太后将孩子隐匿在方山灵泉宫，本想先蒙混过关，等孩子渐渐长大再说后话，岂料拓跋弘亲征柔然，忽然凯旋，这一下不由慌了手脚。王肃要将孩子带回南朝，冯太后心有不舍，危急之际，忽然想到慕容氏临盆在即，不如顺水推舟，假称孩子是慕容氏所生，将孩子交由慕容氏代养，这样一来，冯太后也不至于和骨肉天涯相隔，是以急召慕容氏到灵泉宫，想来个暗度陈仓，谁知还是被拓跋弘听到风声，当即果断斩杀慕容白曜，亲自来方山拿人！

拓跋弘当然不会相信这两个看起来黑白分明、容貌发肤都不一样的孩子会是双胞胎，要证明他俩不是亲兄弟的办法只有一个，滴血验亲！

不得不说，在那个科学有限的年代，滴血验亲已经是人们认识到的最科学有效的手段了，自从它被发明出来，就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所以一听到拓跋弘的提议，冯太后也是吓得脸色煞

白，她知道这两个孩子不是亲生兄弟，如果血液不相融，自己岂不是前功尽弃？

“不可……”

眼看着拓跋弘随行的太医已经拿出金杯、银针，看来是有备而来，冯太后虽然明知自己的反抗毫无意义，也还是不由自主地出言阻止。

“太后！”拓跋弘似笑非笑道，“莫非这两个孩子的身世另有隐情？”

“当然不是……”

“那为何出言阻止？”

“孩子年幼，恐伤身体！”

“哈哈，无妨，太医自有分寸！”

拓跋弘认定这两个孩子不是兄弟，是以吩咐太医只取二人之血，一旦血不相融，自己立刻发难！谁知，神奇的是，两个孩子的血在水中徐徐转了数圈，居然完全融合起来，这下看得拓跋弘目瞪口呆。这在当时自然不能被理解，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人，血液怎么会融合？但是现在的科学可以给出很好的解释，理论上，任何两个人的血在足够长的时间内都可以相融！

现在的拓跋弘，就像一只鼓足了的气球，浑身是气但无处发泄！

他本以为自己带着大军前来，一旦发现把柄，立刻以淫乱后宫为名将冯太后软禁，届时冯太后面临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入冷宫，从此再不能干涉朝政，这样一来，朝廷的大权才会回到皇族的手里，可是谁料出师未捷，难道这俩孩子真的都是慕容氏所生？

谢谢大家支持！你们的回帖就是我动力

(7)

“皇上！”

太医在拓跋弘耳边耳语几句，拓跋弘听后大喜！

正是，两个孩子虽然血液相融，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两个孩子都是冯太后所生！所以，只要证明他们不是慕容氏所生，自己依然可以兴师问罪！

拓跋弘兴冲冲地下令取慕容氏之血滴入杯中，结果，让他瞠目结舌的是，慕容氏的血也融了进去！

苍天啊，大地啊，是哪位天使大姐在恶作剧啊？

拓跋弘有备而来志在必得，结果奋力一拳打在棉花上，毫不受力，这力道转化为无形，反而差点把他自己憋出内伤。

人生就像闹肚子，有时候你以为是一泡屎，其实它只是一个屁。

难道是情报错了？不可能啊，就算孩子的事错了，可是还有一个人不可能错，那个南朝使者王肃，明明有人看到他进了灵泉宫，此时为何偏偏不在？如果能拿到他，冯太后淫乱后宫的罪名依然不可避免！

对，拿到那个南朝使者！

“传令下去，搜查灵泉宫，看有没有身穿南朝服饰的可疑男子！”

拓跋弘一声令下，守在门外的宗子军闪亮登场。

“皇上，”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拓跋弘的不依不饶，终于激怒了冯太后，“要不要连本宫一并查了，验明正身？”

“儿不敢！”

“那你几次三番在我宫内查人，意欲何为？”

“我实在是为了太后的安危——”

冯太后怒视拓跋弘。

此时，化装成太监的王肃已经感觉到大魏禁军的凛凛杀气，一个彪悍的宗子军校尉已经距离他仅仅一步之遥。

上帝保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阿弥陀佛！

“禀报太后，太尉源贺、尚书令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前来护驾！”

官门处的守门军校飞马来报。

“什么？”

比冯太后更惊讶的是拓跋弘。

此次行动，他严令禁止走漏风声，可是谁知道，还是被冯太后的这几个铁杆儿粉丝尾随而来。

拓跋弘登高俯瞰，只见方山脚下，刀枪林立，火把通明，马蹄踏踏，人影憧憧，看样子，人数比宗子军多了数倍有余。太尉源贺掌管天下兵马，拓跋丕和穆泰又是鲜卑勋贵，朝中四贵已来其三，看来今晚的行动提前结束了。

“有劳皇上挂怀。我累了，要休息了，你们都下去罢。”

冯太后说完这句话，便再不理拓跋弘，更不提回平城之事。

拓跋弘知道自己错过了有史以来也可能是从今往后最佳的一次翻盘机会，可是他能有什么办法？单挑？自己单挑对面一群人。群殴？对面一群人殴打自己一个，左右都赢不了。爹地啊爹地，你可知道你

千辛万苦守住的大好江山现在被你的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你可知你曾经的女人被你的敌人玩弄于床第之间？还生下了两个孩子！我此生纵然扳不倒冯太后，也要让这两个泥子命赴黄泉！

“叛臣之子，杀！”

拓跋弘一挥手，两名侍卫劈手从稳婆手中夺过两个孩子，就要手起刀落。

他知道光明正大搜宫不成，早就心生一计，此举正是要逼王肃现身。

王肃，如果你再不出来，就别怪我对这两个孩子不客气！

“不可！”

果然，人群中，一个面白如镜的“太监”抢身上前，伸手便要来夺。

本来，王肃也没想过为了孩子暴露自己，可是，眼见孩子命悬一线，他还是鬼使神差地站了出来。本能也好，父爱也罢，一切都因自己而起，就让我来了解这一切吧！

好啊，王肃，你终于出现了！你以为你刮了胡子我就不认识你了吗？

冯太后也想不到，事情竟然陡起变故。王郎啊王郎，就算牺牲了孩子，我也要保护你，你这又是何苦呢？

“有刺客！保护皇上！”

宗子军平日训练有素，一声令下，立即有十余名铁甲武士闪身挡在拓跋弘身前，长刀出鞘，等着王肃自己往刀刃上撞。

王肃在冲出来的那一刻就后悔了，md，又是冲动的惩罚，就像我和阿柔初次见面那样。

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

呃不……

那次我为宋使，来到平城见天子，天子他特别忙，回到后宫搬出娘。这个娘们不一般，九天仙女下凡间。稍微冲我一眨眼，立刻全身都酥软。那夜我没有回房间，天亮之后点根儿烟，佳人在侧心在颤，这算不算做汉奸——

王肃在踏上了冯太后龙床的那一刻，就清楚知道这件事的后果。自古以来，给皇上戴绿帽儿，或者给皇上的皇上戴绿帽儿，都不会有好果子吃。一旦东窗事发，必死无疑。轻则像嫪毐一样被抄家灭门，重则还会引起两国开战。要知道拓跋家的皇帝没有孬种，一旦冯太后因此失势，拓跋弘掌权，以他好战的性格和憋屈了这么多年的苦水，向南朝报复不可避免。所以自己不同意冯太后把孩子生下来，毕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么大一个孩子，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猜测妄议。但陷入恋爱中的女人，智商都超出天际，冯太后也不可避免。她一生膝下无子，难得又遇到有情郎，只恨自己不能给王肃多生几个，所以才想出冒充慕容世子的主意。

冒充就冒充吧，王肃也想着能瞒一时是一时，谁知道拓跋弘才刚出京便回师，搞得自己手忙脚乱，走到这一步，也实在让自己没想到。为今之计，只有一死，还冯太后一个清白，免得让拓跋弘乘势做大，引起第三次南北大战。

想到此处，王肃故意把脸往宗子军的刀刃上撞去，瞬间，一张白白净净的脸就变得血肉模糊。

早知今日，也许，当初自己就不该踏出那一步，我早该死了，阿柔，永别了！我去另一个世界等你！

王肃朝冯太后看了最后一眼，毅然转身，猛然朝山下纵身一跃……

“速到山下，捉拿刺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treechang2017-07-3009:43:51

照你说的冯太后熏死过去醒过来后性情大变，按穿越小说的套路，她一定是被现代穿过去的灵魂附身了，哈哈哈哈哈

有这个可能——

@顾浩大爷摆 2017-07-3011:25:02

果断马克，是原创首发么？

是原创首发，尽量每天更新一章！

(8)

拓跋弘没料到王肃还会来这么一手，一手好牌再次被打得稀巴烂，不由得气急败坏。

王郎——

方山虽然不高，从山顶跃下也必然摔得粉身碎骨，冯太后虽然心下震惊、剧痛得无以言表，但面上还是依然平静：“一个太监，值得

皇上大惊小怪吗？”

太监？

嘿嘿，拓跋弘心道，等找到尸首就知道了！如果此人不是太监，你冯太后就是全身是嘴也说不清，到时候我治你一个通奸之罪，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儿实为太后安危着想，不可不察！”

“这么说，你倒是一片孝心了？”

“不敢！”

空气再次凝结。

大家都知道，现在一切的关键，在于王肃的尸首，如果被拓跋弘找到，冯太后百口莫辩。王郎牺牲自己保护孩子，冯太后此时不知道自己的心情是喜是悲，纵有眼泪也只能在眼眶里打圈，更绝不能多看孩子一眼。

“回皇上，刺客的尸体找不到了。”

须弥，宗子军虎贲校尉飞马来报。

“为何？”拓跋弘急道。

“方山河道连通如浑水，刺客的尸体已落入河中！”

“什么？”

冯太后如释重负。

“如浑水流经宫皇城，马上通知禁军，在下游打捞，若打捞不到，唯你是问！”

“喏！”

冯太后的心再次紧张起来。

七天之后，宗子军在如浑水下游打捞到一具尸体。一名男子看衣服和宫中太监如出一辙。只是尸体长时间被水浸泡，已经胀得无法辨认。依稀可见男子面部刀疤纵横，血肉模糊，辨其下体，其势已去。

除此之外，拓跋弘从宗子军的回报中再也探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武州川啊，你不停地流；如浑水啊，你望不到头——

上天为何如此待我？

扳倒冯太后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这样错过了，我是拓跋家族的罪人！

拓跋弘知道，河中发现的尸体绝不是王肃，他也知道，自己现在终究还是斗不过冯太后。可是又有什么办法？自己这么做也是不得不为！眼看儿子拓跋宏一天天长大，如果自己后退一步，儿子不但可能当不上皇帝，甚至可能小命都保不住！

为了孩子，王肃可以牺牲自己，从万丈悬崖上纵身一跃，拓跋弘也可以牺牲！你不是太后吗？你不是不交权吗？那么好，我就让你当不成太后！

拓跋弘当然不敢公然和冯太后火并，降不了你我还升不了你吗？

五年后，他把自己才五岁的太子拓跋宏立为皇帝，才二十出头的他早早就当上了皇上，那么自然，冯太后的身份就水涨船高，成为太皇太后，从皇帝的“妈”升级为皇帝的“奶奶”，你总不好再越级干政了吧？

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年轻人的想法就是很傻很天真，这一纯属泄愤的举动丝毫不对冯太后构成威胁，冯太后连搭理都懒得搭理，你爱咋咋地，让自编自导自演却没有观众的拓跋弘很受伤，说好的剧本呢？说好的台词呢？演员演出都不按剧情的吗？可惜他忘了，修改剧本的权力从来就不在编剧自己手中，导演、制片人、明星，随便哪个人大笔一挥，你的剧本就成了太监。

很明显，冯太后是集三者于一身。欲哭无泪的拓跋弘只好自己挖坑自己埋，自己写的剧本，再难也要演完，从此迁居崇光宫，老老实实当起了太上皇。

可是，他真的会那么老实吗？你见过哪个太上皇骑着战马拿着钢刀屁颠屁颠深入大漠几千里满世界去追柔然人的吗？你见过哪个太上皇钻山林猎虎豹又是打仗又是阅兵频繁地向太后大秀自己的肱二头肌的吗？

不仅如此，他还训练自己才几岁的儿子早早就骑马打猎，mysonmylove，爹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鲜卑从马背上得天下，历代君王都是马背上的皇帝，你也不能差了，先教你什么呢？就从打狗棍先练起吧，打狗棍法第一步，先和几十条恶狗关在一起……呃，对不起儿子，忘了给你棍子——

鹿苑位于平城北郊，西起雷公山，东包采掠、白登山，方圆数百里，自从北魏在平城建都以来，这里便成为皇家猎场。鲜卑族出自草原，对水草情有独钟，每年秋季，皇帝都会带着皇族、大臣围场狩猎，以获得猎物的多寡进行封赏。

这次秋猎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非要说有，就是年仅十四岁的皇帝拓跋宏第一次狩猎。十来岁的他不像他爹地那么勇猛拉风，追着一头色彩斑斓的猛虎一骑绝尘而去。他人小力气弱，还拉不起大弓，只能拿一把小弓箭到处追猎一些雉鸡、野兔之类，跟在他身边的妹妹拓跋嫣十分不满。拓跋嫣才十一岁，嘟起小嘴的样子让人又爱又怜。

“我说哥哥呀，你就不能打一些大点的猎物吗？这么小的兔子，杀了它太可怜了！”

“我也没办法呀，这么大点儿的弓，只能打这些。”拓跋宏委屈道。

“那咱们去找别人一起吧！”

“我才不想让那些大臣笑话！”

如果说他爹拓跋弘当的皇帝有名无实，那么拓跋宏的皇帝生涯更叫一个身不由己。他爹好歹只受冯太后一个人摆布，他还得受他爹摆弄。

小宏啊，今天练功了没有？爹给你的七本内功心法都记熟了吗？年轻人切忌心浮气躁，没事多看看佛学也是好的，这八本《四十二章经》你拿去吧！还有，当皇上不能整天只知道打打杀杀，那不成黑社会大哥了？多读点历史，以史为鉴嘛，这套从春秋到东晋的二十四本《皇帝那点儿事儿》送你——

成天被耳提面命的拓跋宏已经被摧残得少年老成，拓跋嫣知道哥哥差点都要学成书呆子，难得出来放松放松，就拉着他道：“干嘛非找大人？我们去找绝哥哥和傥哥哥啊！”

拓跋嫣口中的绝哥哥和傥哥哥，就是慕容白曜的遗腹子。十四年前，拓跋弘以“党附乙浑”的谋逆罪将南乡公慕容白曜处死，一方面借他的头打开灵泉宫的大门，搜查冯太后寝宫，另一方面，也在朝中剪除冯太后的羽翼。冯太后知道慕容白曜死得冤，如果不是当时自己接慕容氏去灵泉宫生产，慕容白曜至少不会连儿子都见不到就命赴黄泉。但是，即便此时她已经身为太皇太后，也不便对太上皇钦定的铁案直接提出翻案，只能以“罪不及子”为名，保住了慕容家的血脉，毕竟慕容白曜谋逆罪未能坐实，而自己的儿子还在慕容府上。念子心切，此后，冯太后时常恩赐兄弟俩入宫，大小封赏不断，是以慕容绝和慕容傥兄弟，早已经和拓跋兄妹混得很熟了。

拓跋嫣提此建议，拓跋宏立刻点头。自己虽然贵为皇帝，身边真正能说说话的，还真就这两个人。

感谢各位关注，是从舞文弄墨搬过来的，所以前面更新得多，只要大家喜欢，我会继续努力

再更一章

(9)

“啪”！

一箭中的。

一只秃鹰本来盘旋着想捉野兔，结果被当成靶子，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两匹马上载着两个少年风驰电掣，旋即而至。

“哥，好箭法！”

一个十三四岁、面白如玉的英俊少年诚心赞道。

“可惜还没猎到真正的猎物！”

一个肤色黝黑，看起来比白俊少年强健得多的少年龇牙道。在他心里，飞鹰走兔什么的太不过瘾，如果像太上皇一样能去虎圈就好了，屠熊缚虎，那才是真正的打猎。

“已经很好了，不像我，半天都没打到。”

白俊少年叹气道。

从小到大，他在武力方面就不如他的哥哥，力气更是没法比。每次打猎，哥哥都是一马当先，中者立毙，害得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出手。哥哥恨不得屠熊缚虎，他却连个野兔都没打到，有时候他真怀疑自己和哥哥是不是一个妈生的，咋就差距这么大呢？

“老二，别心急，大不了我的猎物劈你一半！”

兄弟俩感情好，当哥哥的经常照顾弟弟，在黑面少年看来理所当然。

黑面少年一边说着，一边朝落地的猎物走去。

“说得好，要不要把我的猎物也给你们兄弟俩分了去？”

一个尖锐刺耳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黑面少年皱皱眉，这太监嗓儿，一听就是冯夙那个二百五。这家伙仗着自己是冯太后的侄子，一向飞扬跋扈，对两个“叛臣”之子更是看不上眼，没事儿就过来撩骚。

“我们的猎物多得是，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黑面少年没理他，眼看地上的秃鹰就在眼前，身上的箭如同死神

一样攫取着它的生命力，伸手就要抓。

“慢着！”操着一口标准太监腔儿的少年从马背上跳了下来，这少年看起来十三四岁，方脸大眼，论相貌也算得上是人中赤兔，马中吕布，只见他浑身上下绫罗绸缎异常光鲜，丝毫没有北魏人的粗犷之风，“谁说这是你的，我还说这鹰是我的呢！”

纳尼？开什么玩笑。黑面少年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这只鹰明明是自己打的，身上还插着箭，冯夙这厮有何脸面说是他的？

“冯夙，你拉得开一石的弓么？”黑面少年嘲笑道。

“你……”那个叫冯夙的少年显然对别人质疑他的荷尔蒙很不满，“别以为自己有几斤力气就了不起，告诉你，这鹰可是我先看见的。”

“你先看见的就是你的？”

“没错！”

“那我还先看见你了呢！”

“慕容绝，”冯夙一张小白脸气得通红，“不过是个叛臣之子，凭什么和我争？”

慕容绝本来对冯夙只是爱答不理，言语间甚至还有几分嘲笑，但当他听到“叛臣之子”几个字，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不见。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看到慕容绝黑口黑面，冯夙也有点紧张，毕竟这黑小子是个混不吝，要是发起飙来，恐怕自己占不到便宜。但有时候，人的贱是一种本能，就像生命一样深入骨髓，冯夙明知道有可能会吃亏，嘴上还是冒出一句：“就说你叛臣之子怎么了，你咬我啊！”

慕容绝没有咬他，只是虎目一瞪，就吓得冯夙倒退着跌了一跤。

“慕容绝，你打人——”

如果晚生一千年，冯夙有可能是最会帮球队赢球的影帝，可惜不幸的是，他遇到的不是绅士的英国队，而是狂暴的俄罗斯队。慕容绝显然对他自说自话的表演没兴趣。

“好，你说我打你，那我就打你一个看看，免得凭空被冤枉了！”

慕容绝跨出一步，朝冯夙走去。

“哥，打人不打脸——”

白俊少年急忙拉住他。

“老二，别拦我，今天我非撕烂他这张破嘴！”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把他浑身上下捏个粉碎性骨折就可以了，打脸容易被看出来！”

“好兄弟，就这么办！”

“慕容悦，天杀的，你就损吧，画个圈圈诅咒你！”

冯夙此时已经有点后悔为什么要得罪这哥俩儿。要知道他们的父亲犯的可是“谋逆罪”，换句话说就是连皇帝都敢杀，眼下四下无人，自己这几个手下不够慕容绝塞牙缝儿的，万一俩兄弟把自己大卸八块喂狼了……后果不堪设想。

“绝哥哥、悦哥哥，你们干什么呢？”

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这声音他俩听过无数次，除了彭城公主，没有第二个人说话能有这么好听。

“参见皇上、公主。”两兄弟一起躬身。

“唉，算了，又没外人，咱们随便说话。”拓跋宏也只有在几个同龄的玩伴中，才显出随性的一面。

来的人正是拓跋宏和拓跋嫣，刚才那悦耳的声音，就出自拓跋嫣之口。

“冯夙，你又惹祸了吧？早就告诉你不要以少欺多，你又不听，早晚有天栽跟头！”拓跋嫣嗔怪道。

冯夙恶人先告状：“明明是他们欺负我，请皇上给我做主。”

“唉唉，行了，哪儿凉快赶紧上哪儿待着去，别耽误我们谈正事儿——”

冯夙的年纪虽然也和拓跋宏差不多，但仗着冯太后是自己的姑姑，张狂惯了，拓跋宏对他不甚喜欢。眼看着拓跋宏和慕容兄弟谈笑风生，自己根本插不进话儿，冯夙觉得待在这里也是自讨没趣，悻悻而退。

“这只鹰是你打的？”拓跋宏看着慕容绝的弓不胜赞叹。

自己的弓才有七斗，慕容绝和他年纪相当，却已经能拉开一石二的弓，不愧是将门虎子。

“还是个雏儿，要是能射到大雕才好。”慕容绝对自己的勇力倒不客气。

“看来今年的秋猎大赛，绝哥哥要勇拔头筹呢！”拓跋嫣看着慕容绝马屁股上挂着的飞禽走兽，不胜赞叹，“悦哥哥，怎么你一只也没打到？”

慕容悦的马屁股上光光，两手一摊，道：“谁说我没打到？我只不过还没开始发力而已。”

拓跋宏知道他跟在慕容绝后面只能捡漏，只是嘴硬，便道：“那你想不想超过你大哥？”

“当然想啊！”

“不如这样，我们比比，两个人一组，酉时在这里集合，哪组的猎物多，算哪组获胜！”看着慕容绝满载而归，也激起了拓跋宏的好胜心。

“这个……太欺负你们了吧？”慕容绝嘿嘿一笑。

(10)

“已经打到的猎物不算，我和慕容悦一组，你和嫣妹一组，这样就公平了。”拓跋宏分配得倒也合理！

“好耶！我和绝哥哥一组，”拓跋嫣拍手道，“哥哥，悦哥哥，输了可不许哭鼻子哟！”

“看你说的！我们又不是十岁的小孩子！”慕容悦道，“既然是比赛，总得有赌注吧？赌注是什么？”

“赌注嘛！”拓跋宏看见拓跋嫣对慕容绝一脸崇拜的眼神，忽然来了主意，“这样吧，你们哪个人赢了，我就把公主许配给谁！”

虽然年纪尚小，还听不懂男女之事，但是拓跋嫣还是脸上一红：“哥，你干嘛拿我说事？”

“女孩子嘛，早晚要嫁人的，怕什么！”拓跋宏看见两兄弟对此没有异议，大声道，“好，那就这么定了，咱们天黑在此，不见不散！”

拓跋宏说完，便和慕容悦朝东打马而去。

“绝哥哥，我们去哪里？”拓跋嫣作为资深“蕨根粉”，只需要

听吩咐就好。

“东边有虎圈，我们也向东！”

虎圈，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圈老虎的地方。拓跋家族是鲜卑人，生性喜猎，为了使打猎更有乐趣，专门从各地弄来十数头猛虎，放养在这片山林。每年秋猎，凡是有能射杀老虎者，基本都是当年的秋猎冠军。

慕容绝自幼臂力甚大，根骨奇佳，习武也比常人快上许多，从小便有勇武之名。只不过，这个勇武之名在没有实际战绩之前，也仅仅是被人说说而已，这情形就好比喜欢你一个美女，美女也喜欢你，但她就是不让你碰，你干着急也没办法，要是下手晚了，美女没准还被别人抢了去。秋猎冠军无疑就是这个美女，时时拨动着慕容绝敏感的神经，只不过冯太后担心他们的安危，不许他们靠近这片危险的区域。如今，既然皇上提出比赛，慕容绝心中的念头便被再次勾起，要是皇上和老二猎到了老虎，那自己岂不是还要再等一年才能正名？是以也顾不得那么多，朝着虎圈就策马而去。

虎圈并不大，方圆不过三四十里，放养十多只老虎其实并不合理，盖因老虎是独居动物，向来一山不容二虎，而这些老虎平时就被关在笼子里，只有像这样每年一次的秋猎，才会被放出来放放风。

不过这老虎也很郁闷，平时一关就是一年，缺乏锻炼骨质疏松，好不容易被放出来，还没来得急喘口气走两步，就碰上一群野蛮人骑着马拿着箭四处追杀，山中之王威风何在？百兽之首颜面何存？一来二去，这老虎就学乖了，碰到大队人马，老虎就各自逃命，遇到落单

的人，往往就合力击杀。好在鲜卑人常年狩猎，知道老虎的习性，轻易倒也不敢落单。太上皇拓跋弘虽然率先冲入虎圈，大队人马旋即而至，并无危险，但慕容绝就不一样了，他猎杀老虎的心太急切了，根本没去考虑这些，带着拓跋嫣一马当先就冲入虎圈。

这老虎一看，呦呵，挑衅！赤裸裸的挑衅！你们人多我还怕你，就这么两个孩子，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兄弟们都出来，开饭了！人马肉双拼！

慕容绝乍见老虎，还有几分兴奋，忽然发现数目不对，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我去，合著虎圈里一半的老虎都来了，自己这面子太大了，当即刷刷两箭，将最靠前的一只老虎放倒，带着拓跋嫣掉头就跑。

“嫣妹，快跑！”

慕容绝和拓跋嫣座下的都是日行百里的良驹，本来和这些老虎比赛跑还有得一拼，但是这些马平日里被保养得太好，吃饭是外卖洗澡时人工 spa 平时又是低头族，什么时候见过这阵势？俗话说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五只老虎跑得更快，当即拓跋嫣座下的白马就被吓瘫了，马失前蹄，好在慕容绝眼疾手快，他本来在拓跋嫣前面，调转马头后，跟在拓跋嫣后面，当即伸手一抄，直接将拓跋嫣拽到自己马背上，纵马狂奔，百忙中回头一看，只见三只老虎已经扑向白马大快朵颐，两只老虎依然对自己不离不弃，这份执着令人感动！说好的双拼就是双拼，自己点的外卖，再难吃也要吃完！

面对着两只老虎，慕容绝倒有些镇定了，自己是来干嘛的？不就

是猎虎来的吗？刚才被五只老虎偷袭措手不及，眼下二对二，正好单挑，当即打马回头，对拓跋嫣说了一声“看好了”，只见慕容绝张弓，搭箭，一箭射出，正中最先一头猛虎的眉心。这虎骄横惯了，虽然脑袋中箭有点儿晕，但跟喝了二两小酒一样，晕晕乎乎更兴奋，还是朝慕容绝奋力扑来，慕容绝一咬牙，将马往旁边一带，使出全身力气对着飞在半空的老虎肚皮就是一箭，一箭穿心！

拓跋嫣躲在慕容绝怀里，紧紧抓住缰绳，对刚才发生的一切看得真真切切，随着老虎啪叽一声趴在地上再也不起，慕容绝的形象在她眼中瞬间高大了许多，宛如天神一般站在四只老虎面前，威风凛凛。

且说拓跋宏和慕容悦一路向东，以他们二人的胆子是绝对不敢来虎圈的。

“皇上……”

“这里没人，叫我宏哥吧！”

“宏哥，我怎么感觉这场比赛咱俩要输呢？”

“为啥？”

“我哥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今天是奔着虎圈去的，万一他猎杀一头老虎，咱俩就是打一窝兔子也是白搭啊！”

“有道理，那你说咋办？”

“要不咱俩也去看看？”

“唔……咱俩也不能显得太胆小了，看看就看看！”

于是拓跋宏和慕容悦也来到虎圈。

@向上吧小流氓 2017-07-31 02:37:32

我他妈生在 80 年代都差点死掉，还好交了 300 罚款。草

恭喜这位道友渡劫成功！

@亮盾 pk 亮剑 2017-07-3112:09:01

100 年后你也死定了

感谢道友祝我长命百岁！

@雪漫飞鸿 2017-07-3116:05:28

楼主写的小说，还是正史？

原创小说，欢迎关注哈

哈哈，刚看到帖子上了热帖榜，今天再更一章

(11)

太上皇今天打了一头大老虎，心满意足，正带着人准备回去开虎肉 party，结果看见儿子过来了，心下大喜：“小宏子，好样的，你爹我早就说带你一起猎虎，你偏不来，这下怎么想通了？”

拓跋宏知道父亲一向不喜欢慕容氏兄弟，也不敢将和慕容绝打赌的事告诉他，道：“早就听说虎圈盛名，今天想过来看看，这头老虎是爹打的吗？爹地威武！”

拓跋弘哈哈大笑：“晚上回去有虎肉吃了，这东西可是大补，虎鞭还可以……”拓跋弘忽然想到他还是小孩子，不应该说这些，干咳了两声，“哦，对了，你妹妹嫣儿呢？”

“嫣妹她……”拓跋宏没想到父亲会有此一问，随口道，“刚才好像看到她和冯夙在一起。”

“哼，”拓跋弘从鼻孔中表示了自己的轻蔑，“冯夙那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和嫣儿都离他远点，免得沾染晦气。”

“是，儿记下了。”

正说着，忽然圈中传来一声虎啸，拓跋弘吓了一跳，他回头问左右：“人都出来了么？怎么还有虎啸？”

右仆射穆泰神情肃穆道：“这啸声中饱含悲鸣，似乎尚有人在圈中狩猎！”

我去，啸声中饱含悲鸣这种事你都听得出来？不愧精通兽语，简直是人渣中的人渣！

“虎贲校尉检点随行人员，发现缺席立刻来报！其余人随我立刻前往查看！”

拓跋弘一骑当先，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直奔虎啸的地点而来。

当他们来的时候，简直都惊呆了，只见地下一片狼藉，两只老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身子下流出大片血迹，显然是没命了，还有两只老虎，一只独目，另一只眼上还插着箭杆，另一只身上插着好几支箭，只是每一支都不足以致命，两只老虎虎视眈眈地盯着一处洞口，发出悲鸣。

慕容悦的心直接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知道洞里十有八九是慕容绝和拓跋嫣。

“谁在洞里？”

拓跋弘看到这血腥的场面也是一惊。自己大张旗鼓，带着数百人费了半天的劲才猎杀一只猛虎，这人随随便便就杀了两只，看样子洞外的两只也受重伤，要是被他猎杀四只，自己这区区一只的战绩又何足道哉？瞬间，刚才猎杀猛虎的喜悦化为乌有，他也想知道是什么人有如此勇力。

“父亲？”洞中传来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声。

“嫣儿？”

拓跋弘惊了，他看了儿子一眼，拓跋宏刚才说嫣儿和冯夙那小子在一起，难道这些老虎是冯夙杀的？这娘炮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练《葵花宝典》了吗？

“嫣儿，你和谁在一起？”

“我和绝哥哥！”

“绝哥哥？”拓跋弘还没把人物和名字对上号。

“是慕容绝。”

事已至此，拓跋宏知道再也瞒不住，索性说出实情。

“慕容绝？”拓跋弘对这小子当然有印象。黑得跟雷劈了似的，经常被太皇太后召唤入宫。知道他爹被自己所杀，每次见到自己的时候都是满眼仇恨。如果不是太皇太后纵容娇惯，自己早就把这黑小子踢回月球了。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敢带着公主私入虎圈？出事怎么办？他死了事小，要是嫣儿有什么闪失，自己如何向她地下的娘亲交代？

拓跋弘越想越生气：“大胆慕容绝，带公主以身涉险，该当何罪？”

“太上皇，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还是想办法救出公主。”
穆泰进言道。

哦，也是，先得把嫣儿救出来再说！

听到拓跋嫣说话，拓跋弘知道她暂时没事，眼见这两头猛虎是绝佳的靶子，就将自己的弓箭交给儿子。

“小宏子，去救你妹妹出来！”

皇帝和太上皇狩猎，朝中文武重臣皆在，拓跋弘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你们不是觉得皇帝年幼吗？你们不是对皇上阳奉阴违吗？就让你们看看，我们拓跋家没有怂人！别说两只老虎身受重伤，就算万一有事，自己和这么多大臣都在，也不会让儿子吃亏，是以他才放心大胆地让儿子去杀虎立威。

拓跋宏虽然也是鲜卑血脉，但他刚刚出生便被立为太子，母亲亦因“子贵母死”的苛则早早离世，在他的成长记忆里，一边是雷厉风行的愤青爸爸，一边是阴沉刻薄的心机奶奶，他时刻想的不是如何表现自己争取荣宠，而是如何守成自保。是以性格中就多了几分谨慎，甚至显得过于老成。如今接到父亲扔来的这个烫手山芋，扔掉也不是，只好硬着头皮顶上。当即张弓搭箭，朝着独目的猛虎射去。

那独目猛虎歪头躲过一箭，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拓跋宏就是一张怒吼。武功中有一种叫狮子吼的究竟有多猛大家都不知道，但是眼前这老虎吼可是实打实的，对动物尤其有杀伤力！一些随从的战马已经被这一声吓得骨酥腿麻，当即有两个文臣直接从马上栽下。或许是拓跋宏胯下这批战马受到感应，竟然抬腿朝着独目猛虎走去，它想干嘛？

施展美人计色诱？拜托，你俩不是一个品种啊！

坐在马上的拓跋宏急拉缰绳，大声呵斥，谁知这马反而受了刺激，直接朝着独眼老虎窜去，这一下可实在是出乎意料，连拓跋弘也没有料到，等他反应过来，儿子的坐骑已经朝前面窜出两丈有余。饶是他大喊一声“保护皇上”，身后的众位大臣也是有心无力，也许只在他们抬起弓箭的刹那，皇上就已经送上人头了。

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拓跋弘发话，已经有一道人影像离弦的箭窜了出去，直奔猛虎，正是慕容悦。他心念大哥和公主，早就伺机而动，见拓跋宏吸引了老虎的注意，直接从侧翼偷袭，

慕容悦手上的是一把黄杨弓，对准两头猛虎扬手就是连发，身上中了许多支箭的老虎本来就已体力不支，被慕容悦补箭后，踉踉跄跄再也站不稳，一头栽倒下去，那只独目的猛虎却越发凶悍。

身为公虎的它体型硕大，貌似有五六百斤，却异常灵活，接连避开慕容悦两箭，竟然不顾送到嘴边的拓跋宏，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慕容悦就扑去。

慕容悦前几箭有备而发，老虎扑来，刚好他手中无箭，只好就地一滚，躲将开去。身后满朝文武大臣张弓搭箭，却是一个人都敢发，皇上就在眼前，万一伤到皇上怎么办？那可是杀头抄家的罪名！是以一众文武大臣只能干瞪眼，就看着慕容悦和猛虎搏斗。

慕容悦没有他哥哥的力气，慕容绝尚不能一箭穿头，他更不能，眼见猛虎掉头又来，心下一横，发出一箭，射爆它的右眼，老虎只觉得眼前一黑，似乎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候，从洞中飞出一个人影，手

上拿着割肉的匕首，对准失去双目的猛虎就是乱刺，猛虎疼得张牙舞爪，却看不到目标，众大臣趁机上前救回拓跋宏，再看出来那人，正是慕容绝。

@翹嘴昌魚 2017-07-31 17:32:38

两脚羊是什么朝代??

就是这个朝代

@ywujun1969 2017-07-31 17:34:09

@浮生若梦 87: 本土豪赏 1 根鹅毛 (10 赏金) 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

感谢土豪!!!

@花花世界谢 2017-07-31 18:22:21

我是来打酱油的

欢迎酱油党，前面写得比较中规中矩，后面的会更好玩

@雪漫飞鸿 2017-07-31 18:08:46

现在南北朝是个影视剧热点

电视剧还没想过，先努力把小说写完吧

@状元不爱秀孜 2017-07-31 19:44:30

决定跟了

感谢支持，本人保证不做太监

@翹嘴昌鱼 2017-07-3117:32:38

两脚羊是什么朝代??

@浮生若梦 872017-07-3117:40:55

就是这个朝代

@xuanyuanmaomao2017-07-3120:06:08

唐朝也有呀

嗯，从这时候起的

@认准一条道 2017-07-3116:49:57

写得太好了，很时代感，很幽默。

感谢支持！

@面具的爹 2017-07-3122:54:41

我以为写历史，原来是小说。

现在写南北朝历史的挺多，来换换口味吧

(12)

只见慕容绝脸上、胳膊上、腿上全是血迹，他挡在慕容傥前面，

挥动匕首逼退猛虎。众位大臣这才反应过来，纷纷展示自己的骑射神技，刷刷刷一通乱箭齐发，将凶悍的独目猛虎击毙，一个个互相吹捧。

“太尉好箭法！”

“哎呀，老了，大将军也不错！”

“不敢当不敢当，还是世子年少有为……”

“爹，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哇……”

直到看到拓跋嫣从洞中被接出来，拓跋弘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多悬，就差一点，俯瞰万里河山、掌管千万百姓、麾下百万军队的北魏皇帝就命丧虎口。他不想是谁把拓跋宏送上虎口，也不想是谁救了拓跋宏，反倒怪罪其慕容绝来。

慕容绝，又是慕容家的！要不是你，我儿不会以身涉险，嫣儿也不会被困洞中！今天太皇太后不在，我就杀了你以绝后患！想到这儿，拓跋弘大喝了一声：“来人啊！将慕容绝绑了，就地正法！”

慕容绝虽然浑身是血，但大部分都是老虎的，他受的只是皮肉伤，要不是中途箭壶跌落，他也不至于躲在洞中。眼见兄弟为救自己舍身斗虎，自己便奋勇冲出，兄弟合力，总算保住慕容觉。谁知还没来得及庆幸劫后余生，拓跋弘一声令下，慕容绝便被绑了，这一下实在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爹，你干嘛要绑绝哥哥？”

拓跋嫣虽受惊吓，浑身上下却是半点伤也没有。看到这里，众位大臣都暗暗惊奇，想不到慕容绝小小年纪，一人勇斗四虎，还能保护住公主安然无恙，这份勇力，恐怕是我再年轻十岁也有所不及！

“慕容绝私闯禁地，连累皇上、公主涉险，其罪当诛！”拓跋弘怒气冲冲，他这气倒不是装的，慕容绝这厮武力值太彪悍了，才十来岁就连杀数虎，长大以后那还不是心腹大患？趁其羽翼未成，必须杀之！

“禀父亲，”拓跋宏惊魂稍定，听说父亲要杀慕容绝，急忙帮他澄清，“是我和慕容绝打赌，让他进入虎圈的，这事和慕容绝无关。”

“哦？”

儿子这样说，这事倒不好办了。照此说来，慕容绝非但不是戴罪之身，而且还是拓跋嫣的救命恩人，这特么就比较尴尬了！

一时没了主意的拓跋弘干咳了两声。

“启禀太上皇！”冯夙那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

“有话快说！”

要不是看在他是冯太后侄子的份儿上，拓跋弘才懒得和他说话，言辞中丝毫不掩饰对他的厌恶，就差说出“有屁快放”了。

“彭城公主本来是和小臣约好一起狩猎的，一定是受慕容挑拨迫才被带到虎圈来，请太上皇明鉴！”

难得冯夙这小子说话中听一回！拓跋弘大喜！他知道今天当着满朝文武是杀不了慕容绝了，自己硬要颠倒黑白，定然失了民心，是以不等旁人说话，就将此事定了案：“慕容绝大胆挑拨公主，罪不可赦！但好在保护公主毫发无伤，亦算有功！功过不能相抵，死罪虽免，活罪难饶，即日起净身入宫，在崇光宫当差，不得有误！”

把勇武绝伦的慕容绝净身做太监，是拓跋弘忽发奇想，虽然有一

个武力值如此恐怖的太监并非什么好事，但是只要他入了宫，到时候就随自己怎么摆弄，即便是随便找个罪名廷毙他，太皇太后也无话可说！想到这里，拓跋弘很是为自己的小机智点了个赞！

什么？让我做太监？

慕容绝没想到拓跋弘会玩儿这么狠！这不是要慕容家绝后吗？哦，对不起，忘了我还有一个弟弟，可是那又怎样，万一他以后出柜了怎么办？传宗接代的重任还不是落在自己肩上？拓跋弘，你跟我玩儿阴的！

慕容绝毕竟才十来岁，还体会不到拓跋弘背后的阴谋诡计，但他也知道当太监绝非好事！只是，眼下太皇太后不在，没有一个人能为他说得上话。这算什么？自己拼了命想证明自己是大魏帝国第一勇士，结果最后成了太监，早知道要争的是大魏帝国第一太监的名号，自己是说什么也不会进虎圈的！

“父亲，不可。”关键时刻，又是拓跋宏。慕容绝在心里感动得泪眼婆娑，还是未来的大舅哥好！

可不是么，无论将来兄弟俩谁娶了公主，拓跋宏都是绝对的大舅哥。

“为何不可？”

“儿与慕容绝的赌约分出胜负，按照约定，慕容绝当娶彭城公主，万万不可净身！”

拓跋宏在和慕容绝说赌约的时候，只不过是少年人的一句玩笑话，连拓跋嫣自己也没有当真。可是眼下慕容绝性命攸关，拓跋宏只好把

这事提了上来，希望能让父亲收回成命。

拓跋嫣虽然对什么许配啊、驸马的懵懵懂懂，但也知道和自己有关，睁着一双大眼睛愈发好奇。

“胡闹！”

果然，拓跋弘听了之后怒不可遏！

“你们是怎么约定的？”

纵然想反悔，拓跋弘也要师出有名，毕竟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皇帝已经开了金口，覆水难收！

“儿与慕容绝约定，双方酉时比拼猎物的多少，猎物多者获胜！胜者即为彭城公主驸马！”

“哦，那慕容绝都猎了些什么呢？”

慕容绝从比赛伊始就深入虎圈，加上最先杀的一头猛虎，一共亲手猎杀三头猛虎。而拓跋宏、慕容悦组合靠着捡漏才猎杀一头伤重的老虎，胜负十分明显。

这是关系到皇家公主的终身大事，拓跋弘眉头微皱：“慕容悦射杀独目虎有目共睹，为何没有算上去？”

独目虎身遭万箭穿心，死在谁手里还真不好说，本来没有算给慕容悦，但既然太上皇发话了，就把独目虎算给慕容悦，这样，慕容悦和慕容绝的战绩是2:3。慕容悦知道，要是自己赢了，大哥就得当太监，当即上前道：“禀太上皇，臣甘愿认输！”

“认输？”拓跋弘眯着眼睛，“你是怕你大哥输了吧？难道你就不想娶彭城公主？”

慕容悦和拓跋嫣从小玩到大，也算青梅竹马，但要说娶亲的念头，还真没想过，毕竟年纪尚小。

“臣愿赌服输，不敢奢望。”

拓跋嫣虽然听得懵懂，也听出了慕容悦不愿意娶自己，她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无辜地道：“悦哥哥，你为什么不愿意娶我？嫣儿做错了什么吗？”

“娶不娶恐怕由不得你！”

拓跋弘紧紧地盯着慕容悦。

@平平淡淡就浪 2017-08-0109:07:27

还更吗？

每天都更，欢迎关注

@冰红茶、玄 2017-08-0109:51:53

楼主可恶。一天才写2章

哈哈，楼主努力中

@浮生若梦 872017-07-2909:57:00

(2)

也许就是这首歌，在另一个男人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这个人就是拓跋弘。

才十来岁的他或许还不懂得什么叫基情，但是他很明白慕容白曜曾经“背叛”过自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得贪婪我爱的

懦弱——

所以每次见到慕容白曜，这个风一样的少年总是会想起乙浑，那个曾经想做王的男人。随着拓跋弘渐渐长大，慕容白曜愈来愈感觉到后背发冷，仿佛有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上，随时会斩落下来.....

@权顛 2017-08-0110:56:06

不是“参合陂”么。。。

已经过去好几十年啦

@晴山堂的游圣烟 2017-08-0110:08:02

每日一顶

感谢感谢！

@田冬 20142017-08-0111:02:33

写的真好，南北朝的文章看过不少，用白话文写的你不是头一份但绝对是独一份！

我只能说你……有眼光！哈哈

@crazyxf0072017-08-0112:06:50

怎么就太监了，这么好的文笔可惜了。

楼主誓死不当太监

@姜文宣 2017-08-01 12:14:56

北魏的皇帝都短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前六个里就有三个被杀的，一个身体不好的……

@zuoan7702017-08-01 11:34:28

感谢感谢！

(13)

自从十四年前，拓跋弘听到消息说冯太后私育一子，便查无所获。后来听说慕容家生了两个儿子，结果这两个儿子一黑肤一白面，一个勇武一个文弱，无论从外貌还是内在，可谓是大相径庭。如今，随着两兄弟年龄渐长，拓跋弘愈发坚信他俩不是亲兄弟，依照性情来看，慕容绝是慕容氏所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毕竟慕容白曜也是赫赫有名的一代名将。而慕容悦白白净净，一看就是文弱书生，应该就是那个王肃之后。

虽说怀疑，但没有拿到真凭实据，拓跋弘倒也不敢断定，只是心中在想，不管这两人的爹地是谁，都必须除去，一个不留，自己不能在宏儿身边埋下两颗定时炸弹。虽说如此，却也要有先有后，慕容绝勇猛过人，宜先除之，剩下慕容悦慢慢再说。

打定主意，拓跋弘看了看时间，才申时一刻，距离酉时还有段时间。

“既然你们约定在酉时，那么就酉时再见，到时候胜负如何，立见分晓！”

拓跋弘现在铁了心要除掉慕容绝，不想给他任何口实。

“得想办法把这事告诉给太皇太后。”

拓跋宏跟在父亲身边，没有办法向慕容傥通风报讯。他看到拓跋嫣就在自己身旁，悄悄把脖子上的玉佩摘了下来，塞到拓跋嫣手里。

“嫣妹，你好像累了，回宫休息休息吧！”

拓跋嫣虽然不谙事务，但是冰雪聪明，她知道这玉佩是太皇太后赐给哥哥的，又见哥哥如此小动作，心里已经猜到八九分，伸个懒腰道：“是啊，打了一天猎，我就不陪你们了，父亲，我回去了。”

拓跋弘正想着怎么让拓跋宏反败为胜，随便答应了一声，道：“传令，驱出所有猛虎，不得有误！”

拓跋嫣知道自己心里的大英雄要被父亲办成太监，心急如焚，虽然此时她还不太明白太监究竟是个什么物种，但是也知道他们的地位和 9527 差不多，当太监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要不然哥哥也不会这么着急，连太皇太后赐给他的贴身保命的玉佩都拿了出来。她的小白马刚才被老虎大快朵颐，想起自己骑过的马中，似乎只有慕容傥的坐骑最听话稳当，当下便去找慕容傥借马。

慕容傥跟着大哥，一直来到虎圈外面的小树林，看到大哥情绪低落。

“大哥，别怕，一会儿我去求太皇太后，只要她老人家出马，太上皇不敢为难你！”

“拓跋弘，算你狠！老二，我问你一件事。”

“放心吧，我是不会和你争公主的！”

“不是，我是想问，你想不想给父亲报仇？”

“报仇？”

慕容傥惊了。

谁都知道慕容白曜是被拓跋弘所杀，为父亲报仇，难道是要杀了太上皇？

“我想了，要杀他，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慕容绝道，“平时咱们要接近他根本没可能，现在大家都在虎圈，你我手上又有弓箭，一箭射死他并不是难事！”

慕容傥倒吸了一口凉气：“大哥，射死他是不难，可到时候你我可就是真正的叛臣贼子了！”

“你怕死？”

“我不怕死，只是觉得这么做有些不值当。”

“为何不值当？”

“拓跋弘已经是太上皇，等皇上一天天长大了，明白了道理，总有一天会为我们的父亲正名，我们现在何必冒险呢？”

“拓跋弘处处针对你我，总之不杀他我难咽这口恶气！放心吧，我们藏在林子里，远远地给上他一箭，神不知鬼不觉！”

慕容傥摇头道：“我认为还是不要这么做，万一东窗事发，你我事小，母亲日渐年迈，难道你还要看她承受丧子之痛吗？”

“别废话，这件事，你就说你做不做？”

“大哥，别逼我，我是不会做的！”

“好，你不做，我来，就算是东窗事发，也是我一个人承担，到时候，你要好好照顾母亲！”

“大哥……”

不知为何，慕容觉觉得此时的大哥如此陌生，似乎成了另外一个人。

“老二，你的弱点就是太胆小谨慎，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不会像我一样到处惹祸！我走了！”

说完，慕容绝迈步朝前面的桃林走去，他也许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和弟弟的人生从此就天翻地覆，再也回不到从前。

@浮生若梦 872017-07-3022:40:03

感谢各位关注，是从舞文弄墨搬过来的，所以前面更新得多点，只要大家喜欢，我会继续努力

@凡事都喜欢研究 2017-08-0112:36:51

据说慕容少年时和他姐姐一起在床上伺候苻坚...小慕容功夫了得!! 能写一下吗? 嘿嘿

哈哈，这段历史在前面，不过后面有更刺激的，你猜猜是谁？

@彭志强彭塘 2017-08-0115:12:53

这样的文字看着舒服。

楼主快更新呀，我是看一次顶一次

感谢支持！

@白牡丹黑牡丹蚕 2017-07-3008:40:26

顶啊顶

@小小萧然 2017-08-0109:28:41

楼主，你的天涯等级是多少了呢

是问我吗？好像不是很高

感谢各位，今天在外面跑了一天，见了几个制片人朋友，回来了，继续更！

(14)

拓跋嫣就是在这个时候找到慕容悦，把拓跋宏的玉佩交给他看。

怎么办？怎么办？是去求太皇太后，还是阻止大哥？

很明显，求太皇太后肯定是来不及了，可是，也不能告诉拓跋嫣说我大哥要去杀了你爹啊！

必须阻止老大！丫儿太冲动！冲动是魔鬼！

慕容悦主意已定，把玉佩交给拓跋嫣：“嫣妹，你先去求太皇太后，我再去劝劝大哥。”

拓跋嫣接过玉佩：“好！”

“动手！”

两人正要分开，忽然，树林里刷刷刷闪出几道黑影，其中一道黑

影一把抱住拓跋嫣，捂住了她的嘴，又一道身影直奔慕容悦，想要如法炮制，慕容悦虽然年幼，但自幼练习家传绝学慕容剑法，倒也有些根基，一个闪身避过来人，大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

那人一招扑空，倒有些意外。捂住拓跋嫣的人轻声道：“老姚，怎么连个孩子都制不住？”

这几个人穿的都是夜行衣，蒙着面，看不到脸孔，但是听老姚的声音比较沉闷，有点像在水中敲打破锣：“小子，你会武功？”

看到这几个人的装束，又想到这里是皇家猎苑，慕容悦已经猜出这几个人的身份。

“你们是刺客？！”

那个叫老姚的人嘿嘿一笑：“算你聪明，不过没什么用，乖乖跟我走吧！”

慕容悦想出声示警，可是对方欺身过来，他只觉得胸口前仿佛有巨石压来，压得自己透不过气。老姚伸出枯干瘦长的一只手，宛如闪电一般抓住慕容悦的胳膊，慕容悦再也无法挣脱，和拓跋嫣一样束手就擒。

慕容悦这才看清，来的人一共有五个，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兵器，杀气十足。

看到这两人衣饰华贵，擒住拓跋嫣的人疑虑一下：“你们两个，是什么人？”

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松开拓跋嫣的嘴。

“放开我，我是彭城公主。”

彭城公主？

这个身份在一般人听来可能是无比尊贵，但是那人却只是轻轻“哦”了一声：“我问你，你们的皇帝现在在哪里？”

“哼，你捏疼我了，不告诉你！”

拓跋嫣撅起小嘴。在她的记忆中，还从来没有人对她这般无礼，便耍起了小孩脾气。

那人见他粉嘟嘟的模样可爱，倒也拿她没办法。老姚松开捂住慕容悦的手。

“小子，敢叫一声，这小丫头可就没命了！”

老姚做手势在拓跋嫣的脖子上比划个斩的动作。

慕容悦心念电转，这几个人是刺客，或许可以救大哥，我只要把他们带到皇上身边，再出声示警，到时候正好阻止大哥出手，谅这五个人也抵不过近千人的宗子军。

打定主意，脸上神色就轻松了许多。

“我问你，皇帝在哪里？”

“在虎圈。”

“他身边有多少人？”

“一两个百人队吧。”

听到皇帝身边人少，老姚大喜：“尹香主，看来这次大事可成！”

尹香主正是擒拿拓跋嫣之人，只见他点点头，道：“胡狗害死了秦堂主，给秦堂主报仇！”

拓跋嫣拿眼瞪着慕容悦：“悦哥哥，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们？”

慕容傥假装“哎呦”一声，冲拓跋嫣眨眨眼，拓跋嫣似懂非懂，不再出声。

五个人带着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倒也轻松，尹香主和老姚一人负责一个，朝前疾行，慕容傥只觉得耳边风声呼啸而过，显然这几个人轻功不低。

片刻间就进了虎圈，看到还没来得急收拾的老虎尸体，几个人都是大惊。

“胡人皇帝太血腥了，这老虎死得忒惨！”

再往里走，发现几个宗子军的游骑，几个人小心躲过，越往里走发现宗子军越多，老姚低声抱怨：“这他妈哪是一两个百人队啊，至少有一个千人队啊！”

说道这里，不禁瞪了慕容傥一眼，慕容傥嘴巴被布团塞住，也懒得找借口。此时的他也在四处查看，不知道大哥藏在哪里。

且说拓跋弘带上文武大臣和皇上，下令放出虎圈里剩余的所有老虎，逼着儿子一一射杀，这样一来，就算慕容绝把他杀过的老虎再杀一遍，也铁定是输了。输了比赛就意味着他娶不了公主，娶不了公主就得进宫当太监，当了太监就得被自己玩儿死，想到这里，拓跋弘神清气爽。

“酉时已到，传慕容绝！”

侍卫飞马而去，拓跋宏还在一边干呕。有生以来，自己好像连兔子都没杀一只，没想到一出手，就杀了六七只老虎，此时拓跋宏的内心是无法平静的。纵然是山中之王又能如何？命运还不是掌握在别人

手中？

此时，尹香主五人带着慕容悦、拓跋嫣躲在距离大队人马前十余丈的桃林里，对眼前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没想到的是，在他们身后，还藏着一个慕容绝。

原来慕容绝早早就来到桃林里埋伏，是以没有被人发现，他看见慕容悦和拓跋嫣被人绑架到桃林里，不由诧异。好在慕容悦发现了他，冲他轻轻摇了摇头，慕容绝会意，没有轻举妄动。

“禀太上皇，慕容绝不见了！”刚才出去的侍卫飞马来报。

“纳尼？”

拓跋弘大感气闷。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助儿子稳占上风，本以为慕容绝会认输伏法，谁知他竟然畏罪潜逃了，让自己的计划全部落空。

“给我查，就算翻遍整个鹿苑，也得把慕容绝揪出来！”

“喏！”侍卫应声而去。

“距离太远，得把胡人皇帝吸引到这边来。”

看着拓跋弘父子离这边太远，尹香主低声道。

“不如把这个公主放出去，给她下点儿料。”

老姚自以为天才般地想到这个馊主意，没想到却给自己的后半生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好主意！”

@爱了恋了爱寻 2017-08-01 21:05:58

楼主的故事真丰富

楼主也很忧伤啊

@云台 28 将之首 2017-08-0106:03:16

生在汉武帝时代，死得更快。

其实那个朝代都挺快

(15)

尹香主当即解开拓跋嫣，放她出去。他和老姚共事多年，当然知道“下点儿料”是什么意思，他冲着那个瘦小的蒙面人微一点头，只见那蒙面人轻飘飘在拓跋嫣背后拍了一掌，象是把人往外推出。这蒙面人专练内家功法，内力阴柔至极，一掌打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事，实际五脏六腑皆为其所伤。

拓跋嫣突然没了束缚，大喊一声“哥哥”就朝前跑去，可是她刚跑出林边，就觉得天昏地暗，脚下一软，一头跌倒在地上。

拓跋弘父子、慕容绝、慕容悦都看到了这一幕。

拓跋嫣跌倒，无疑是那个蒙面人做了什么手脚，为了杀皇帝，竟然连八岁的孩子都不放过，想到这儿，慕容悦觉得自己的胸像要炸开一般，他浑身一用力，挣断了绑在身上的绳索，抓过老姚的手，一口咬了下去。

拓跋宏本以为妹妹回了方山，没想到竟然出现在这里，而且才跑几步就跌倒在地，生死不明，当即便朝着妹妹跑去。

拓跋弘虽然也觉得惊异，但他毕竟历经世事，知道越是有违常规

的事背后越有蹊跷，急忙大声道：“宏儿回来！”

果然，拓跋宏才要跑到秘密身边，就听见树林里有人“啊”了一声。

这一声是老姚叫的，他被慕容傥突如其来咬了一口，情不自禁叫出了声。

听到树林里有动静，拓跋弘也顾不得自己的安危了，一边大喊“保护皇上”，一边自己抢先冲了出去！

眼前的拓跋宏虽然年纪不大，他可是整个大魏帝国的希望啊！不容有失！

树林里，一二三四，四道人影闪电般冲出，四把寒光闪闪的兵器对着拓跋宏就招呼过去，拓跋宏都吓懵了，什么时候见过这阵仗？眼见四把兵器举在半空，自己就要被乱刃分尸，忽然，当当当当四声金铁交鸣的声音过后，四把兵刃在空中都失去准头。

“宏儿，快跑！”

听到父亲的喊声，拓跋宏惊魂稍定，不顾一切从四把兵刃下逃回，朝着拓跋弘跑去。

尹香主惊骇莫名，他朝着地上看去，只见地上躺着四只雕翎箭，方才当当当当那四响，便是箭打在兵器上的响动。以自己的功力，原本不至于被箭射中就失去准头，岂料对方劲力甚大，自己又没有准备，这才着了道。可是他明明记得自己身后没人，只有一个慕容傥还被绑着，手边更没有兵器，直到他回头，这才看到草丛里站起一人，是一个黑如炭火的少年，那少年拿着一只劲弓，张弓搭箭，直奔自己而来。

桃林里，慕容悦死死缠住老姚，但终究是敌不过老姚，反被他制住，连打带踹。

“小子，你敢咬我！”

“咬死你这王八蛋！”

两人正纠缠着，老姚忽然看见慕容绝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吓了一跳：“怎么又冒出来一个？”

但是慕容绝并没有看他，因为他看到，距离自己六七丈远，拓跋弘已经冲了过来，他是来救自己儿子的。

绝佳的机会！

慕容绝想这一刻已经想很久了。自从他出生就没见到父亲，小时候跟同龄人一起玩耍，总是被莫名嘲笑，说自己是“逆臣之子”，回家问母亲，母亲流着泪告诉他，父亲被太上皇杀了。从那一刻起，他心里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等他年纪大一点了，也慢慢知道参合坡之战，也知道了大魏帝国其实是在吞并大燕国的基础上建立的，国恨家仇，让他对这个太上皇充满仇恨。每次在宫里和拓跋弘偶遇，他都会紧紧地盯着他，想象着让他血债血偿，可是毕竟两人的差距太多，自己根本没有机会。

如今，等了多年的机会就在眼前，以这个距离，自己连老虎都能射杀，何况是人？

所以，慕容绝没有丝毫犹豫，抬手一箭，直奔拓跋弘。

拓跋弘是幸运的，因为慕容绝一箭本来瞄准的是他的心脏。一箭穿心，中者立毙。

可是刚好他弯下腰准备去抱他的宏儿，这一箭，就结结实实射在他的肩胛骨上。

“啊哟！”

好熟悉的感觉，好熟悉的力道！

走过这么多年，还是忘不了这酸爽——妈的，谁射我？

尹香主更诧异了。黑面少年四箭连发，从刀口下救了拓跋宏，本来以为他是敌人，谁知道他竟然一箭射伤太上皇，这人究竟是敌是友？

来不及让他细想，气势汹汹的宗子军就已经冲了上来。

皇上遇险，这就是宗子军的失职！太上皇遇刺，虎贲校尉的官职肯定是保不住了！要是太上皇伤重而死，估计在场的侍卫大多数都要一起陪葬！

知耻后勇，宗子军像发了疯一样，潮水般包围住四人，铁壁铜墙，那四人就是铜浇铁铸的也别想活着出去！

尹香主见被重重包围，倒也还镇定，他此行本就没抱着希望活着回去，大声道：“兄弟们，今天虽然没有杀了胡人皇帝，但也重伤了他们的太上皇！我也算是给秦堂主报仇了！”

其他三个黑衣人受他影响，振臂高呼，士气大振。

“北戮胡狗，南屠夷猪。还我华夏，唯我风巫！”

更正一下，拓跋嫣是十一岁不是八岁，因为楼主还没有来得及校对，大家体谅

@青梅煮酒 19702017-08-0123:01:18

@浮生若梦 87: 本土豪赏 1 根鹅毛 (10 赏金) 聊表敬意，礼轻情

意重

谢谢老板！

(16)

可惜这掷地有声的声音，转瞬就淹没在一片刀剑的碰撞声中。

“树林里还有刺客！”

拓跋弘忍着肩膀上的疼痛，大声呼喝。方才他在抬起头的那一刻，已经看到拿着弓箭的慕容绝。

虎贲校尉带着百十人直奔树林而来！

老姚知道事情不妙，返身就跑。这时候，顾不得什么江湖道义了，尹香主他们能保个全尸就不错了，总得留个活人带口信儿回去吧？不然谁知道威震天下的太上皇是被我们刺杀的？

坏人总有安慰自己的理由，可是慕容悦不想给他这个机会！

“别走！”

慕容悦紧紧抓住老姚，他是伤害拓跋嫣的罪魁祸首，不能让他跑了！

“小子，别缠着我！”

老姚拼命想甩掉慕容悦，可是慕容悦象是膏药一样黏在身上，“再缠我可就不客气了！”

老姚抽出背上的大刀。

慕容绝看到弟弟在一边和老姚纠缠，可惜没等他出手帮忙，宗子军就呼啸而来。

“跑！”

慕容绝朝着弟弟大喝一声。

他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刺客在前，自己在后，就算慕容悦没有出手，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以拓跋弘的性格，必然将兄弟二人一起问罪。

刷刷刷几箭，跑在最前面的御前侍卫接连倒下，宗子军攻势为之一顿，慕容绝伸手入箭壶，拔了个空，糟了，没箭了！

老姚已经趁着这个空当挣脱慕容悦，大步流星朝着林子后面跑去，慕容悦咬紧牙关，紧追不舍。

这片桃林在虎圈的边缘，平日为了防止老虎逃脱，虎圈的周围不是两人多高的倒钩栅栏，就是断崖、沟壑等天然屏障，老姚跑的方向，正是一处断崖。慕容绝虽然知道是绝路，但是别处也无路可走，只能随着老姚和慕容悦，来到一处断崖之上。

“操，没路了！”

老姚才发现身陷绝境，顿时绝望。

“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报应不爽！”慕容悦恨恨道。

“小子，说什么风凉话？”老姚看见慕容绝惊天一箭，射倒拓跋弘，又见他和慕容悦一伙，也晕头转向，“你们两个，到底是哪伙儿的？”

“我们哪伙儿都不是！”慕容绝道。

“大哥，他伤了嫣妹，杀了他给嫣妹报仇！”

想到拓跋嫣遭人暗算，生死不明，慕容悦就更加气闷，但是此时，慕容绝想的却不是这些。

“老二，”慕容绝看了一眼绝壁之下，是湍急的河流，“我是没有回头路了，那一箭是我射的，拓跋弘看得清清楚楚，你不用陪着我。”

“老大你说啥呢？咱们一起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分开过？”

“这次不一样，我犯下的是杀头的死罪，搞不好全族都被株连，咱们分开后，你也别回家了，各自逃命去吧！”

“那母亲怎么办？”

“是我不孝，害了她老人家！”

“……”

“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咱们俩分开，活命的机会还大一些。”

慕容悦知道大哥不是危言耸听，在历朝历代，刺杀皇帝都是诛九族的大罪，慕容白曜是因为没有真凭实据所以只身赴死，现在兄弟俩犯下的可是实打实的罪名，差点当面射杀太上皇，大魏上下肯定是全力通缉！河边这一别，搞不好就是永别了！

“当啷”一声，慕容悦把拓跋嫣交给自己的那块玉佩砍为两段。

“这玉佩咱俩一人一半，万一日后还能相见……”

慕容绝接过半边玉佩：“老二，保重！”

“大哥，保重！”

就在这时，身后的宗子军已经追了上来，虎贲校尉一声令下，几十名弓箭手张弓搭箭，乱箭齐发。

“跳！”

慕容绝大喝一声，三个人影拔地而起，噗通通如飞蛾投火般跌落悬崖，坠入河中。

慕容傥不习水性，落入水中挣扎了几下，呛了几口黄汤，头脑中昏昏沉沉，愈发不省人事，便在水中飘飘荡荡，随波逐流。

也不知过了多久，感觉脸上黏黏的，似乎有什么热乎乎的东西在舔，慕容傥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一只黄狗，在自己脸上肆意挥洒着热情。

这是哪儿？

慕容傥扑棱一下坐起，只感觉头昏脑涨。按照正常的剧情，我现在不应该是躺在某位小姐的闺房里吗？还有个美丽俏皮的丫鬟喂我喝参汤，然后小姐发现我是忠臣之后，私定个终身啥的，为什么现在毛都没有？对不起，阿黄，我没说你！你还是有毛的！

他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大殿上，面前是燃烧的火堆，身后是一尊佛像，两旁矗立着金刚，手拿降魔杵，面目狰狞。

这应该是一座寺庙。虽然看不出时间，但从火堆来看，似乎应该到了晚上。

慕容傥掉落的河是如浑水支流，恰好流经平城。如浑水穿城而过，在他的印象里，河边只有两座寺庙，一座是皇舅寺，一座是永宁寺，可无论是哪个寺庙，都说明慕容傥正在城里。

白天发生的一幕幕在慕容傥脑中乱成一团，等他理出头绪，才猛

然惊觉自己已经从南乡公二公子变成刺杀太上皇的通缉要犯。慕容悦简直不敢相信！

我会不会是在做梦？不如再睡一会儿，也许醒了发现我正躺在自己家床上，洪伯还会叫我起床练功，大哥依然拎着木剑和我比武，虽然自己从来没有一次打赢过他。然后去给母亲敬茶，请安，两兄弟趁着老夫子打瞌睡的时候，悄悄溜出院子猎狐打鸟，好不快活……

可是当慕容悦再次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是在这大殿，没有大哥，没有洪伯，没有木剑，没有下午茶，有的，只是一块残缺的玉佩，本来刻着“皇兴”两个字的玉佩，现在只剩下一个“兴”字。

他想起了在峭壁上和大哥诀别，想起了拓跋嫣倒在虎圈的桃林边，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让他感觉欲哭无泪，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

在这一刻，慕容悦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除了眼前这条黄狗，毫不嫌弃地舔着他的脸。

@1 尽 shi 侯 2017-08-0123:41:41

楼主晚安，明日继续。

感谢这位道友

(17)

忽然，殿外传来两个人的说话声，

“那小子醒了吗？”

“他呛了很多水，恐怕还没有！”

慕容傥一听这声音，十分熟悉，竟然是老姚。

“他是什么人？有用吗？”

“这小子和胡人的公主在一起，应该也有点身份，我就想着先抓回来等卫副堂主发落了。”

两个人的声音由远及近，似乎正朝这边走来。

想到是老姚和他的同伙，慕容傥赶紧一头栽倒，继续装晕。等他刚刚躺下，两个人已经进了大殿，慕容傥眯着眼望去，只见是老姚陪着一个人黄脸大汉。黄脸大汉脸上胡须甚密，身形雄壮，看起来颇有威严。

老姚走到慕容傥身边，推了推他，慕容傥纹丝不动。

“北马南舟，说得真是一点没错，这胡人还真是旱鸭子，落到水里就完！”说话的正是老姚。

“只有你一个人回来了？”

黄脸汉子朝四处看看，并没有发现熟悉的身影。

“卫副堂主，本来我深陷重围，浴血奋战，应该和兄弟们一起同生共死，但是尹香主说我们不能就这么死的不明不白，所以就让我杀开一条血路，回来给兄弟们报讯。”

慕容傥闭着眼，虽然没有看到老姚的表情，但是听他语气，这话说得十分诚恳，感觉就像真的一样，不由心道：“说得大义凛然，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家伙见到侍卫掉头就跑，根本都没有交手，哪里来的杀开一条血路？”

“那胡人的太上皇是谁射伤的？”

“是我！”老姚大言不惭道，“他们太上皇见我跑了，紧追不舍，当时我手中没了兵刃，顺手夺过一张弓，回手就是一箭，没想到，还真射中了！”

慕容悦暗骂了一声不要脸，那一箭明明是大哥射的，却被这家伙抢着往自己脸上贴金。

“姚西兄弟，不愧是我们赤云堂的好汉！回头我一定上报，重重赏你！”

姚西干笑两声：“那自然是多谢卫副堂主美意，不过咱们没了堂主，不知道该上报何人？”

黄脸大汉倒不以为意，小声道：“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我当了堂主呢？”

“卫副堂主劳苦功高，功昭日月，说句心里话，你在我心中早就

是堂主了！”

姚西的这一句马屁拍得黄脸大汉十分舒服：“你放心，只要我当了堂主，这尹香主的位子就由你来坐，以后赤云堂，还不是我们兄弟俩说得算？”

两个人干笑几声。

“姚副香主，谁让你们去刺杀胡酋的？”

两个人正低声笑着，忽然，一个女人的声音飘进耳朵。在慕容悦的印象中，除了拓跋嫣，还没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有这么好听。他偷偷张开眼角，看到一个风姿绰约的美丽妇人从外面走进。

糟了，怎么又来了一个同伙？慕容悦暗叫一声不好。

“安旗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赵副香主见有人进来，立刻换了一副嘴脸，一脸的正气凛然，完全没有了刚才低笑时的猥亵，“我们风巫誓杀胡人，刺杀胡酋有什么不对吗？”

那个安旗使虽然年近三十，可是眉宇间少了几分少女般的娇憨，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雍容和自信：“刺杀胡酋固然不错，可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这么说，姚西兄弟箭伤胡人的太上皇，九死一生逃了回来，难道还错了吗？”

黄脸大汉面色阴沉道。

“卫青衫，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安旗使见他说得冠冕堂皇，忍不住怒气飙升，“秦堂主现在在胡人手里，你这个时候刺杀皇帝，不是摆明了要借刀杀人吗？”

“安若素，你……好大的胆子，敢污蔑本堂主！”

卫青衫也勃然大怒，场面一度十分紧张。

“安旗使，卫副堂主，息怒，息怒，”姚西赶紧圆场道，“大家都是赤云堂的兄弟，有什么话好好说，别伤了兄弟间的和气！”

“和气？哼！”安若素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道，“卫副堂主要真是有好心，应该跟我亲一起去劫狱，而不是去帮倒忙！”

安若素这句话恰好说中了卫青衫的心事。

他们赤云堂属于风巫门下，是七个堂口之一。卫青衫在老堂主还在的时候就是副手，本来老堂主过世，卫青衫以为继任的堂主会是自己，结果总舵空降来一个秦望离，自己又成了千年老二。

这秦望离年纪和自己相当，如果不出意外，在堂主的位子上干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也就是说，他卫青衫再想往上攀爬一步，肯定绕不过秦望离这座高山，除非秦望离死了或高升。秦望离正值壮年，突然暴毙的可能性不大，赤云堂又远离总舵，立功高升的几率也几近于零。本来卫青衫正自烦闷，可能这辈子注定自己把冷板凳坐穿，忽然听说秦堂主在平城被大内高手给阴了，自是喜出望外。

拼着一口气回来报信的兄弟还没说明白情况就吐血挂了，所以秦望离究竟是死是活没人得知，于是，赤云堂在营救还是报仇这两个方案的选择上就尴尬了。

作为秦望离的妻子，安若素是倾向于营救的，毕竟依照秦望离在江湖上的地位，如果是死了，肯定有消息传出，击毙他的大内高手或赏或升，总不至于一声不响。但以卫青衫为首的报仇党，却认定堂主遇害，于是才有了尹香主虎圈一行。

“如果安旗使认定秦堂主没死，请拿出证据来，否则兄弟们给秦堂主报仇，我认为理所应当！”

卫青衫说出这话，安若素也没了脾气。

自从得知秦望离被秘密关押在天牢，安若素亲自带人劫牢三次，但是对方知道秦望离的身份地位，早就加强防范，连大内第一高手高崇虎都亲自坐镇，安若素没有讨到半点便宜，不但连秦望离的面都没见到，反而折损了几位高手。虽然说对方越有准备越说明秦望离还活着，但毕竟没有真凭实据，是以谁也说服不了谁。

“要不这样吧！”姚西眼珠子一转，似乎又有了主意，“我捉到的

这个小子是胡人公主的相好，不如我们派他回去打探一下消息，秦堂主到底是死是活，然后再做定夺！”

对于这个方案，卫青衫和安若素都表示同意，于是慕容傥在姚西的暴喝声中惊醒，晕头转向道：“我在哪里？发生什么事？”

姚西二话没说，捏开他的嘴，就给他塞了一颗药丸。

“小子，我刚才跟你吃的是剧毒之物，七日断肠散！如果你不听我们的话，七天之后肠穿肚烂，死无全尸！”

“嗬嗬，这药还挺好吃的，还有么，再给我来一颗！”

“……”

@烘干机成功抠 2017-08-02 10:54:39

穿越剧看多了吧。。。~~~

谢谢，本人从来不看穿越剧

其实楼主想写的是一个武侠故事，既不是yy，也不是穿越。楼主虽然是一名编剧，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寻秦记》还是《步步惊心》从来没看过一集以上，如故有相似之处只能说是巧合了，楼主也不想啊，楼主也很绝望啊！

@lnxer2017-08-02 11:41:52

南北朝一直是我历史常识中最缺少的一块。感觉没什么好讲的。

楼主最喜欢的历史是三国，不过要说丰富性南北朝还是相当精彩的，悲情帝王苻坚、功盖诸葛的王猛、一带战神冉闵、将星云集的慕

容家族，这是前期的，中期的如灭了6个皇帝的刘裕、一统北方的拓跋焘、名将如云的两次南北大战，到后期就是六镇兵变、武川家族崛起、高欢宇文泰争霸，个人还蛮喜欢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在历史书中看他没感觉，可是看他的奋斗史简直就是屌丝逆袭，相当励志！

@小阿星阿肆 2017-08-02 11:57:17

等更好辛苦

哈哈，下午再更一章，感谢支持！

@lnxer2017-08-02 11:41:52

南北朝一直是我历史常识中最缺少的一块。感觉没什么好讲的。

@浮生若梦 872017-08-02 11:53:59

楼主最喜欢的历史是三国，不过要说丰富性南北朝还是相当精彩的，悲情帝王苻坚、功盖诸葛的王猛、一带战神冉闵、将星云集的慕容家族，这是前期的，中期的如灭了6个皇帝的刘裕、一统北方的拓跋焘、名将如云的两次南北大战，到后期就是六镇兵变、武川家族崛起、高欢宇文泰争霸，个人还蛮喜欢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在历史书中看他没感觉，可是看他的奋斗史简直就是屌丝逆袭，相当励志！

@lnxer2017-08-02 14:32:13

应该是这段时期没有大一统，所以关注少了。有必要补充一下认识了。

一起学习！

(18)

大内总管高崇虎最近比较郁闷，十来天前，自己得到线报，风巫赤云堂堂主秦望离坐镇平城，意图不轨，他当即亲率大内十七名高手前往围追堵截，终于把秦望离堵在客栈，当夜一战，击毙赤云堂两名好手，自己也损失了三个兄弟，还有六七八人重伤，虽说代价有点惨重，但总算生擒敌首。

不料之后，自己就处处陷入被动。赤云堂旗使安若素数次劫牢，妄图救人，虽然自己严加防范，又亲自坐镇，但手下十七人又损失四五个，等于自己这一役，将大内十八高手的老本拼掉了一半多，最后活着的连重伤的算一起才不到十人，可谓损失惨重。

眼看得这边脱不开身，皇帝秋猎又要护驾，想到往年秋猎基本上风平浪静，他便派了几个受了轻伤的手下过去看场子，孰料尹香主刺杀皇帝，制造了个大动静，伤了公主不说，还伤了太上皇，就算自己力擒秦望离，功大于天，此时只怕也难逃其咎，因此，听说太皇太后召见自己，高崇虎尤感背上发凉。可是又能奈何？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这事躲是躲不过去的。

冯太后住在东宫，高崇虎来的时候，拓跋宏正在回报彭城公主的病情。

“还是没有好转？”多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阴谋暗算，冯太后已经养成处变不惊的习惯。

“嫣妹自从受伤之后，就一直昏迷不醒。太医昨日用过药，说只能保住一时，要想根治，并无办法。”

“这孩子，也是命苦。”冯太后在宫中并无子嗣，虽然拓跋嫣不是其所出，但冯太后是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机灵懂事的小丫头，“太医如果没有办法，就悬赏天下名医，有能医好公主者，官升三级，良田千顷，赏银万金！”

“是。”

高崇虎立在一边，静静等冯太后和皇上说完，冯太后才对他开口。

“刺客捉到了么？是什么人？”

高崇虎冷汗直冒，道：“回太皇太后，从昨天发现的几具尸体看，刺客是风巫无疑，只是风巫一向行踪诡异，飘忽不定，目前尚未没有线索，不过臣已经下令严查，如果有包庇、窝赃者，与刺客同罪！”

“哦？那么这事，为何又和慕容家的两位公子有关？”冯太后这才问出她心中的疑虑。

“据太上皇说，射伤他的正是公子慕容绝。”

高崇虎回答得小心谨慎。他知道慕容兄弟在冯太后眼中得宠，便来个迷糊两可。

“太上皇亲眼所见？”

“正是。”

“当时谁在太上皇身边？”

“只有皇上一人。”

“宏儿，我问你，你见到是慕容绝箭伤太上皇了么？”

冯太后盯着拓跋宏道。

见到还是没见？

拓跋宏当时身处乱刀之下，差点被乱刃分尸，是慕容绝连出四箭将兵器崩开，救了自己。但是随后那一箭，他也是见到了。

慕容绝，你为何要这样做？如果我说见到，你们两兄弟和满门老小必然不保，可是要说没见到，似乎又说不过去。

“孩儿不知，孩儿当时过于慌乱，只顾逃命。”

既不是见，也不是没见，而是不知。

“那慕容傥在场么？”

“孩儿并未见到慕容傥。”

拓跋宏说的这句话确是实情，慕容傥始终在林子里纠缠姚西，并未露面。

“是这样啊……”冯太后似乎稍稍松了口气，“太上皇在虎圈猎虎一天，过于劳累，莫不是看花了眼吧？”

“似乎、也许、好像、大概……有这个可能！”

高崇虎顺着冯太后的意思揣测道。

我就说么，王郎一生儒雅，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孩子？听说两兄弟跳进河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要是万一有一个好歹，我怎么向地下的王郎交代？拓跋弘啊拓跋弘，我已经忍让你让得够了，何苦要步步紧逼，让我留在这世间的最后一点骨血也不得安生？他就那么不入你的法眼吗？

“摆驾，去崇光宫。”冯太后道。

自从当上太上皇后，拓跋弘就搬进了崇光宫。太武帝信道，拓跋弘信佛。只不过自从他搬进崇光宫以后，冯太后一次也没来过。听说太皇太后亲临，拓跋弘不感意外。

也是，自己逼得他儿子跳河，她焉能不管不问？虽然她从来没承认过自己有儿子。

可是，那又如何？慕容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射了自己一箭，其罪当诛，自己已经下令将慕容一家阖府老幼下押天牢，就等捉到那俩小子一齐问斩！就算你是太皇太后，也绝没有理由让我宽宏大量，既往不咎吧？

是以拓跋弘心中了无挂碍。

“参见太皇太后。”

“我儿身上有伤，快起来罢。”

拓跋弘在躬身施礼的时候，又牵动了肩膀上的伤口，忍不住皱了皱眉。他这倒不是装的。慕容绝那小子太有劲，一箭射穿了自己的肩胛骨。本来他也怀疑自己是看花了眼，慕容绝再犯浑，也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刺杀皇帝吧？但是这份力道，让他相信了，除了慕容绝，没有第二个人能使出来。

他看着落座的冯太后，忽然感觉有点奇怪。不是因为他旁边站着高崇虎，而是自己这么多年来，似乎从来没见过冯太后笑过，怎么今天冯太后容光满面？

“我儿伤势如何？”

“还好，除了疼点儿没毛病。”

“这是我从美国进口的大力丸，你们没事嗑两粒，补补身子。”

“多谢太皇太后赠药！左右，拿去扔了！”

“我儿最近睡眠如何？”

“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哦，那睡眠质量是相当优质了！”

“哪有，经常半夜醒过来，哭一会儿接着睡。”

“……”

拓跋弘本以为冯太后会问慕容绝和慕容悦的事，自己心中早就想好了对策，岂料她聊的全都不痛不痒，尽是一些吃喝拉撒。倒让他始料不及，准备了一肚子话，结果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

冯太后就这样走了。

纳尼？

就这样结束了？难道她放弃救自己的儿子？还是我错怪她了，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儿子？诶，不对啊，太皇太后走了，高崇虎怎么还在这里？太皇太后，这人是不是你丢的——

@洒家是妖怪妖举 2017-08-02 15:26:24

楼主加油啊，快点写，不要太监，帖子就不会沉了！

楼主玩命更新中

@雪漫飞鸿 2017-07-31 16:05:28

楼主写的小说，还是正史？

@浮生若梦 872017-07-3116:26:55

原创小说，欢迎关注哈

@lawageqie20082017-08-0210:27:06

楼上的楼上，哪有什么正史，野史也许还有一半的可信度。出版的
的正史嘛，借用一位名人的话：可信度不足百分之一。

绝对的，越往前的越无法考证

@一不小心毁三观 2017-08-0215:51:00

南北朝时汉民被日成狗。

战争年代最惨的就是老百姓，少数民族也没好哪儿去，羯族都被
灭族了

@wbovsj53154842017-08-0220:58:42

楼主，赶紧更新啊，太好看了，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牛铁了啊

感谢支持！

@看贼挨打 2017-08-0223:28:55

生在和平年代死的人比南北朝的总人口都多你信吗？小屁孩。

嗯，回头我再写个生在和平年代你就死定了，你再告诉我生在南
北朝就不会死吗？

(19)

慕容悦本不畏死，想到自己三天前还鲜衣怒马，和大哥一起仗剑行猎，与皇上、公主一起谈笑风生，结果现在成了丧家之犬，全城通缉。街头上贴满了统计自己的告示。要不是他自己小心些，方才险些被看榜的士兵当场捉拿了。

可是转念又想，大哥、拓跋嫣生死不明，家中老母不知会遭何变故，自己一死事小，让牵挂他的人遭到连累担惊受怕，又于心何安？是以便回家看看。结果还没进门，就看见府上大门紧闭，门上贴着封条，不用问就知道怎么回事，谋逆大罪株连全族，肯定是被抄家了。

想到上了年纪的老母，慕容悦心中不忍，纵使我死，也要救出母亲，只是，该怎么救？自己不是黑社会，劫牢反狱的本钱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见皇上，皇上看在旧日的交情上，或许会网开一面，对，就去见皇上。可是，怎么进宫呢？

还是高聪这小子有办法，给自己弄了一身官里的衣服。

高聪他爹是大内总管高崇虎，江湖人称鬼虎神魑。叫他鬼虎并不是因为他名字里有一个虎字，而是称赞其虎爪功独步武林，神魑却是称赞他轻功高超，形如鬼魅。身为大内总管，没有两把刷子还真镇不住一众高手。高聪这小子师从他爹，这辈子最大的指望就是继承他爹的位子，成为总管二代，是以没事就进宫找他爹。一开始，大内侍卫见他年纪小，就逗他，每次都要弹他的丁丁才放他进去，结果高聪以为每次进宫必须要弹丁丁，吓得好久不敢往宫里跑。直到他遇到慕容绝和慕容悦，这才知道原来不弹丁丁也是可以进去的。他鼻涕一把泪

一把把这事告诉他爹，害得那些欺负他的侍卫一次性把欠了他一年的丁丁全还了回去，还留出了明年的富余，据说高聪的弹指功比虎爪功练得好，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高聪跟侍卫们很熟，跟慕容兄弟更时常切磋武艺，混进宫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但他也听说了外面的风声，也不敢大张旗鼓：“儆哥，我相信你，但我只能帮你道到这里了。”

高聪把混进宫里的衣服往外一拿，慕容儆一看，好么，是套宫女的衣服。

“就没别的衣服了吗？你昨晚是不是又偷看宫女洗澡了？”

“儆哥，看你说的，我哪能大晚上的干那事儿啊？——一般都是白天干的。”

事已至此，也由不得慕容儆挑三拣四了，宫女就宫女吧，至少比太监强。

“等等，能不能带我先去看看公主？”

慕容儆从高聪嘴里得知自己的家人暂时被收监，便想到那天公主生死不明。

“公主是救回来了，不过这病……唉。”

当慕容儆见到拓跋嫣的时候，他感到很自责。

拓跋嫣躺在床上，还在昏迷中，不过看脸色煞白，毫无血色。也不知道尹香主的手下用了什么阴毒的武功，让原本一个活力四射的小姑娘看起来如同日渐枯萎的花朵。要不是那天自己带尹香主他们去虎圈，嫣妹也不至于……

想到这里，慕容傥忽然心生怨念，尹香主他们为了救人不惜伤害嫣妹，我又凭什么帮他们？嫣妹被害得这样惨，不管怎么说，这仇一定得报！

正胡思乱想着，忽然听见外面有脚步声，慕容傥想躲，可是为时已晚。他忘了自己身穿宫女服。高聪因为身份不能进来，屋里只有慕容傥一人。

“公主喝过药了么？”

是拓跋宏的声音。

“皇……”

慕容傥很惊喜，本想出声相认，结果一回头，发现冯夙也在，这一下大大出于忽意料之外。想到现在是敏感时期，而自己这事又过于机密，慕容傥急忙掩口，点了点头。

拓跋宏没注意他，倒是冯夙看了他两眼：“新来的？”

慕容傥低头默认。

拓跋宏走到床边，拉着拓跋嫣的手，泪如雨下：“嫣妹，你知道吗？父亲他……”

就在几个时辰前，拓跋弘被发现死在鹿野浮屠。据说他死的时候正在拜佛，走得异常平静。大臣中虽然也有人怀疑太上皇为何离奇暴毙，但这话终究不敢说出口，人人都知太上皇和太皇太后面和心不合，说了这话就等于质疑冯太后，谁也不会为了一个过气的皇上去得罪当朝权贵。

想到拓跋嫣加入有一天醒来，发现父亲已经不在，不知会有多伤

心。

“皇上节哀，生死由命，天道循环，谁也不能幸免。”

拓跋宏擦了擦眼泪：“如果公主醒了，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她，免受刺激。”

“喏。”

“皇上！”

正在这时，虎贲校尉拓跋龙兴急忙来报。他行色匆匆，完全忘了通报礼仪。

拓跋宏身边的人基本都是冯太后嫡系，像这个冯夙，整天黏在皇帝身边，说是陪读、陪玩、陪游，其实就是全天候监视，像拓跋龙兴一样向帝室靠拢的人极少，是以拓跋宏只是微哼一声，并没有怪罪他。

“拓跋将军何事？”

拓跋龙兴在门口朝里面瞟了一眼，并没有说话。

拓跋宏会意，看了看屋里唯一的“宫女”和冯夙。

“你们都下去吧。”

冯夙只有带着“宫女”悻悻而退。

转过屋角，冯夙忽然一转身，一把拉住慕容悦的手，慕容悦一惊，以为他识破自己的身份，抬起腿就准备往冯夙的裆下踹去，结果只听冯夙道：“妹妹何时进宫的？在宫里有没有相好？”

冯夙比慕容悦大上几岁，男女之事已经明了。见这“宫女”初来乍到，又有几分姿色，免不了心痒难挠，急匆匆便要下手。

慕容悦急忙收回自己的临门一脚，假装惊慌，害羞摇头，这一来

更撩拨得冯夙欲火难耐。

“哥哥认识的人多，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个？你看哥哥咋样？”

没等慕容悦回答，冯夙已经张嘴就亲，眼见冯夙闭上眼睛冲自己而来，口中一股酸臭几乎令人作呕，抬手照着其后脑处就是一记手刀。

“哎呀我去！还想日我！”

冯夙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当场晕倒。

@陌小紫小由 2017-08-04 09:10:23

好久没这么追贴了，一口气全看完了，楼主辛苦，支持

感谢感谢！

楼主这两天家里断网，跑网吧来更呢，感谢大家支持，楼主会继续努力

(20)

慕容悦急着见拓跋宏，丢下冯夙返身回来，却见到拓跋宏和拓跋龙兴站在院子里，拓跋宏似乎满面愁容。

“此事当真？”拓跋宏罕见。

“千真万确！”拓跋龙兴道，“我悄悄查过尸体，太上皇不是死于剧毒，而是五脏六腑被内力震碎，是高手所为。”

太上皇死于谋杀？可是他明明身在崇光宫，又没听说有刺客，究竟是何人下的毒手？

“太上皇最近见过什么人？”

“太上皇驾崩之前，太皇太后曾去过崇光宫。”

太皇太后？

尽管拓跋宏内心不愿意把冯太后和父亲的死联系在一起，可他并不是傻子。太上皇和太皇太后面和心不合，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他还是本能地选择回避：“兹事体大，不可乱说！”

“对了，太上皇此前经常提到一个人。”

“谁？”

“风巫赤云堂堂主，秦望离。”

“秦望离？”

拓跋宏内心隐隐觉得，太上皇之死或许会和这个人有关。

“臣曾经听太上皇提起过此人，太上皇本来单算单独召见他，不过后来这人并没有赴约，听说，好像是被高总管抓了去。”

“不管他是谁，一定要查到此人，查出太上皇为什么要召见他！不容有失！”

“喏！”

拓跋龙兴领命而去。

又是这个秦望离！

慕容傥已经感觉到命运之手刻意安排的深深恶意！

他到底欠了别人多少钱？

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找他？

慕容傥搞不懂，他现在只想和皇上相认，然后为自己洗清罪名，救一家人于水火。

“皇……”

可是，他刚想相认，就听见屋子里面“嚶”了一声。

“嫣妹！”

父亲死了，拓跋嫣就是自己最亲的人，拓跋宏大喊了一声“快传太医”，就冲进屋子。

拓跋嫣醒了，但是问她什么，她就是不说话。连冯太后问她，她也只是泪眼连连。

“是伤还没好吗？”

太医诊完脉搏，摇了摇头：“公主所受实为内伤，郁热郁积伤了声脉，恐怕……”

“恐怕什么？”

“恐怕此生再不能说话了。”

“啊？”

慕容傥万万没有想到，曾经声若天籁的拓跋嫣将终生再不能说一言。这是何等的残酷？以后再也听不到他叫“绝哥哥”，也再也听不到她跟自己说悄悄话，想到此处，慕容傥心中更恨姚西，姚西啊姚西，要是有一日你终落我手，我定然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慕容傥心中暗暗发誓。

“可有办法医治？”

“老臣无能……”

拓跋嫣刚刚苏醒，尚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除了身子疲惫，还觉得口不能言，冯太后和拓跋宏不想让她听到太多，加重了伤势，宽慰她几句，让她好生休息，便留下宫女太监，自行回宫。慕容傥此

时身为“宫女”，自然也在侍奉之列。

宫女们先是给公主擦脸梳头，紧接着又端来大盆，倒上热水，似乎准备给公主沐浴，慕容悦心下大囧，眼看公主就要全裸着出现在自己眼前，赶紧想办法撤离。

“喂，你新来的？怎么干活儿毛手毛脚的！”

慕容悦本以为是在训斥自己，结果回头一看，见一个老宫女在训一个背过身去的小宫女，便没在意。趁人不备，他也溜了出来。结刚好听到冯太后和拓跋宏两人在小径上说话。

“皇上，太上皇驾崩，公主重伤，这事你怎么看？”

“太上皇、嫣妹都是被风巫所害，孙儿定要捉拿到主事之人，给太上皇一个交代！”

冯太后和拓跋弘素来不和，此次拓跋弘暴毙，难免有些流言蜚语和冯太后扯上干系，是以她才想问拓跋宏做如何想，这个回答倒也叫她满意。

“我已派人查清，此时和慕容绝、慕容悦兄弟无关，他们的家人，就先放了罢。”

冯太后说话一向是一言九鼎，她既然这么说了，拓跋宏唯有谨遵懿命：“孙儿也是这般想法。”

纳尼？就这样把人放了吗？不是说好的我与大内侍卫大战八百回合救出母亲吗？你们这样草率让我很尴尬啊！这是谁，谁在男扮女装？不是我不是我——)

经历一天，此时天色已晚，慕容悦心中还在天人交战，不知道现

在该不该站出来承认身份，既然冯太后说自己和慕容绝无罪，自己就没有必要继续乔装了，不如先和拓跋宏相认，然后再去见冯太后，这样做比在众人面前直接站出来稳妥些。

他刚想好后，就发现拓跋宏已然迈步回宫，慕容傥抬脚就要跟上，结果忽然觉得自己耳后有风，脖子上一寒，一把匕首出现在自己下巴上。

“别动！”

呃……是谁这么大胆子，竟敢在皇宫中绑票？

借着月光，慕容傥看到眼前这个人身形娇小，穿着官女的衣服，正是刚才被老宫女呵斥的小宫女。这小宫女虽然年纪不大，却生得一副俏丽模样。杏眼弯弯，樱桃小口，面似桃花，吹气如兰，象是从画里面走出来的一样！

这模样就算是皇帝的妃子也比不上啊！怎么会在这里当个使唤丫头？慕容傥心里纳闷。

“你是谁？带我去哪儿？”

慕容傥故意捏着鼻子说话。

“嘘，别说话！”

慕容傥被驾着刀子，也就只有乖乖不动，免得真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皇帝的寝宫怎么走？”

一个小宫女问皇帝的寝宫，目的只可能有一个，就是勾引皇上，借机上位！想必这小宫女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才出此下策。

慕容悦用手比划，七拐八拐，看得小宫女晕头转向。

“你是哑巴？”

“不是你叫我别说话的嘛！”

得，交流不畅！

“前面带路！”

小宫女把匕首抵在慕容悦腰间。

@rppltx74538912017-08-0411:22:02

请作者加油更贴

作者努力中，感谢支持

@你不懂岁月月夷 2017-08-0413:46:23

楼主辛苦，我看的是直播吗？哈哈

绝对的，楼主是活的，哈

@白汐纯叶舞舞欢 2017-08-0412:33:22

顶出一片新天地！

感谢支持！

(21)

拿着刀去找皇上，恐怕不只是色诱这么简单吧？万一他是刺客呢？

慕容悦心中暗道。

想到上次自己带姚西他们去虎圈，结果害得太上皇惨死公主重伤，

这回慕容傥多了心眼儿，干脆带她去太和殿，免得多生事端。

公主休息的地方离太和殿倒也不远，谁知两人刚到太和殿，就见到拓跋宏负着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似乎在等人。

慕容傥这一下可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太和殿是皇上白天办公的地方，谁知道这么晚了还会在这里！自己这已经是第二次把刺客引到皇上面前来了，这下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谁知道，那小宫女倒没有动，拉着慕容傥躲在角落里，紧张地盯着屋子里面。

难道是我想多了？慕容傥有些摸不着头脑，哦，对了，她应该是在等她的同伙。

果然，想到此处，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来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虎贲校尉拓跋龙兴，另一个人也高大威猛，块头和拓跋龙兴差不多。只不过他身穿囚服，手上、脚上尽是铁镣脚铐，好在被布包着，行走起来倒也没太大动静。

小宫女看到那戴铁镣脚铐之人，抿了抿嘴唇，看样子有些紧张。

“皇上，人带来了。”

平时大大咧咧的拓跋龙兴，现在显得十分谨慎。

“你下去吧。”

拓跋龙兴识相地离开，走出房门时将门轻轻带上，自己守在门口。

这样一来，慕容傥和小宫女就再也看不到里面了。

“你就是秦望离？”

拓跋宏紧紧盯着眼前这个红面大汉问道。

“正是！”秦望离虽然被关在牢中数日，但精神头儿丝毫不差，声音爽朗。

“太上皇见你所为何事？”

拓跋宏不绕弯子，开门见山。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约定，除了他，我对谁都不会说。”

秦望离毫不含糊。

“我是皇上，难道也说不得？”

“你是胡人的皇上，不是我们汉人的皇上，自然是说不得！”

拓跋宏沉吟片刻。

“你要见太上皇？”

“对！”

“可是，太上皇已经不在。”

“他死了？”

秦望离一点就透。

“是被你们风巫的人刺杀的。”

秦望离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我刺杀他数次都没有成功，他就死了？是谁杀的？难道是卫？”

“据你们的人说，是一个叫姚西的人。”

“姚西？”秦望离突然哈哈大笑，“怎么会是他？你要说是若素杀的我都信，怎么会是老姚？不可能，不可能！”

作为姚西的直属堂主，秦望离显然更了解姚西，倒不是说他本事不行，而是他实在没有干如此大事的魄力。

拓跋宏倒也不纠结他相信与否：“太上皇已经辞世，难道你要把你们之间的秘密永远藏在心里？”

这倒是一个新的问题，秦望离收起了笑声，思索起来。

正在这时，殿外响起了吵闹声。

“皇上在哪儿？我要见皇上！”

是高崇虎的声音。

自从拓跋宏叮嘱拓跋龙兴打听秦望离的消息之后，拓跋龙兴就悄悄去了天牢。十数日内天牢屡遭袭击，大内侍卫死伤狼藉，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拓跋龙兴猜到秦望离很有可能就在牢中。果然，趁着高崇虎去见太皇太后，拓跋龙兴在天牢中见到准备转移到地牢的秦望离。拓跋龙兴假称奉太皇太后之命，看守的狱吏意识没摸清头脑，被拓跋龙兴糊弄过去，没想到高崇虎马上就知道了，是以前来要人。

“皇上在太和殿办公，没有宣召，不得入内。”

拓跋龙兴当然不会轻易放他进去。

“既然拓跋将军不肯通报，那我只能自己去求见了！”

高崇虎杀气腾腾，他身后跟着数名大内侍卫。

秦望离是太皇太后钦点的要犯，自己宁肯放着皇上和太上皇不保，也要拼死阻止风巫救人，可见何其重要？没想到自己一个疏忽，听说人被拓跋龙兴带走了，气得他当场斩杀值宿的狱吏。

拓跋龙兴上前一步，挡在高崇虎身前：“高总管有何要事要深夜打扰皇上？如果皇上怪罪，该当如何？”

高崇虎冷笑一声：“我有要事禀报，皇上当然不会问罪，闪开！”

他有冯太后撑腰，对拓跋龙兴根本不怕，见他没有让路的意思，一把就朝他胳膊上抓来。

高崇虎外号鬼虎神魁，手上功夫着实了得，拓跋龙兴不敢怠慢，抽出腰刀就朝高崇虎胳膊斩去：“大胆高崇虎，竟敢闯宫？来人，给我拿下！”

数十名宗子军从太和殿两侧一拥而上，打着灯笼火把登时将高崇虎和大内侍卫围在当场。

要论打架，别说眼前这十几个普通军士，就是再来十来名江湖好手，高崇虎也丝毫不惧，但眼下是在皇宫，自己又是大内总管，这般闹将下去势必对自己不利。

“好！既然拓跋将军不肯通报，那我就在这里等。”高崇虎是铁了心不走，这样一来，倒让拓跋龙兴为难了。

皇上和秦望离正在屋中，如果高崇虎不走，岂不早晚都要见到？皇上叮嘱过此事机密，万不可让第三人知道，现在门外能有三十人，搞不定他，我的人头可难保了！

想到这儿，拓跋龙兴坚决不退让。就在两边人马喧闹之时，拓跋宏从太和殿出来了。

“什么人在此喧闹，成何体统？”

虽然高崇虎是冯太后的亲信，可是见了皇上，毕竟不敢太过狂妄。

“启禀皇上，天牢走失一名犯人，有侍卫亲眼见倒他朝这边而来，臣恐惊了圣驾，特来护驾！”

拓跋宏知道他为何而来，本来听到秦望离口中的那个消息，自己

还有点不确定，但是高崇虎如此重视此人，不惜深夜闯宫亲自拿人，可见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感谢各位支持，欢迎踩楼！

@呦多多壤 um2017-08-0516:23:46

不管是什么，赶快更新呀，我都没法工作了，一小时要看好几回看是否更新了…快

这位网友让我受宠若惊啊，为了你必须再更一章！

@死骑码码美 2017-08-0513:04:02

坐等更新~~

感谢支持

@冷面的告白冷濾 2017-08-0511:56:49

楼主更新啊

等楼主发功

@冲左禁令 2017-08-0514:26:15

请楼主加油更新

感谢来踩！

(22)

“我这里并无外人，你们回去罢！”

“不可，皇上如果有什么闪失，臣等万死莫辞！”

“难道除了太皇太后的话，我的话你们都不听吗？”拓跋宏隐隐动怒道。

皇帝下了逐客令，这样一来，高崇虎便不好再说什么，他朝着自己的手下一歪头，两名侍卫会意，悄悄隐没在夜色中。

“臣告退！”

拓跋宏看着高崇虎和其他的大内侍卫离开，却并没有进屋的意思。秦望离的话言犹在耳，令他十分震惊。

这家伙，居然说太皇太后有一个私生子，太皇太后之所以不肯让父亲和自己亲政，是想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孩子，这等大逆不道之言，他是如何想出来的？

虽说生气，但这几日太皇太后频频召见朝中四贵，也不由得让拓跋宏有所疑虑，父亲和太皇太后斗了一辈子，难道真是为了此事？

‘你可有何凭证？’

“这私生子就隐匿在慕容府府中，你一查便知。”

“胡说！慕容绝、慕容傥兄弟和我一起长大，我怎么从未听说？”

“嘿嘿，”秦望离冷笑一声，“你是皇帝，当然不会有人和你说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冯太后为什么单单对这两兄弟恩宠有加？难道当真是为了慕容白曜吗？”

拓跋宏回忆起冯太后召见慕容兄弟时的种种，不由心惊，自打我有记忆以来，太皇太后对我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但是每次召见慕容兄弟俩，太皇太后都慈眉善目，和蔼有加，难道，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慕容氏自称‘慕二仪之道，继三光之容’，如果是慕容氏之子，脚踝处当有日月之纹，你一验便知。”

这么简单？想必我父皇也验过吧？为何从不曾听他提起？

一时间接收的信息太多，拓跋宏头脑中思绪复杂，纷乱如麻。

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真要找到慕容兄弟验明真身吗？可是两兄弟已经失踪，上哪儿去找？就算找到了，也验了，难道我真能杀了他们吗？

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忽然听到拓跋龙兴一声大喝：“什么人？”

拓跋龙兴一招手，立刻有五六个甲士朝着殿外的花丛中走来。

慕容傥故意在花丛中扭来扭曲，果然引起拓跋龙兴注意，他刚要大声喊，结果胸前、肋下一紧，被身边的小宫女点了哑穴，说不出话来！

那小宫女一扬手，一把银针飞出，将众人手中的火把打掉。眼前突然失了光亮，一片漆黑。

“保护皇上！”

众军卒全部后撤，围在拓跋宏身前。

拓跋龙兴大步上前，一把从花丛中抓出一人，此时，军士们再次点燃火把，只见花丛中除了慕容傥假扮的宫女，再无一人。

“你是谁？鬼鬼祟祟藏在这里干嘛？”

慕容傥被点了哑穴，说不出话，只能支支吾吾地比划。他远远看见拓跋宏，拓跋宏显然也没有认出自己。

情急之下，慕容傥抢了一名士卒的刀，其他士卒立刻拔刀相向。

“你要干什么？放下兵器！”拓跋龙兴大喝。

慕容悦在地上写了几个大字。比比划划让拓跋龙兴看，拓跋龙兴看了看，一撇嘴：“不认识！来人啊，把刺客绑了！”

慕容悦大急，朝着拓跋宏比比划划，拓跋宏终于被眼前这个动作奇怪的宫女所吸引。按照鲜卑人的习俗，见到尊敬的人要载歌载舞，难道这宫女第一次见到皇上所以跳舞欢迎我吗？当下他上前几步，看到地上的几个大字：我是慕容悦！

“是你？”

如果是在半个时辰前，拓跋宏在此情形下见到慕容悦，必然十分惊喜。两人自幼就是好友加玩伴，熟稔至极，慕容兄弟跳河后生死不明，拓跋宏曾担心了好长时间。但是，就在这半个时辰里，秦望离的话让他回想起很多事，他想到了慕容绝、慕容悦兄弟长的“泾渭分明”，想到冯太后对待自己和慕容兄弟截然不同的态度，想到父亲对慕容兄弟的疏远和警惕，想到自己曾经若有意若无意听到的一些流言……一切的一切，让秦望离的话在他心中再次响起：“慕容氏自称‘慕二仪之道，继三光之容’，如果是慕容氏之子，脚踝处当有日月之纹，你一验便知。”

“来人，脱掉他的鞋子！”

慕容悦满心欢喜见到拓跋宏，本以为洗脱罪名后皆大欢喜，没料到拓跋宏神色冷峻，第一句话竟然是脱掉自己的鞋子，这让他大感意外。

皇上最近喜欢这调调吗？

两名五大三粗的士卒按住慕容傥，轻松就除去他的鞋子，结果这两人差点当场晕倒，这酸爽——

拓跋宏掩着鼻子，把慕容傥的裤腿往上一拉，只见慕容傥的两只脚踝处干干净净，毛都没有。

拓跋家族也是鲜卑人，知道图腾纹在身上的重要性。鲜卑人打仗历来勇猛，冲锋在前，结果就是越猛的人越死无全尸，以后后来家属想收尸都不知道收哪块。后来鲜卑人就开始在身上刺了一些图腾，有刺太阳的，有刺猛兽的，有刺蟒蛇的，不一而足。流传到后来，几乎每一个大的家族都有自己固定的图饰，比如，拓跋家就是鹿首，慕容家就是日月，当然，除了鲜卑族的其他胡族也各有自己的崇拜，像羌族崇拜羊，往往在胸口上刺个羊头，狄戎各族以狼为吉祥物，氏族人崇拜山……

只有汉族人坚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坚决不在皮肤上乌七八糟地乱刺乱画，就算要刺，那也是“还我河山”、“反清复明”、“达康书记”、“东来局长”什么的，此时拓跋宏见慕容傥身上毫无鲜卑人的迹象，心里当时就凉了一大截。

@星夜已逝已思 2017-08-05 17:33:55

文笔好，电视剧的节奏哈。

感谢这位道友，可能是编剧写小说比较有画面感

@玉佩整数玉特 2017-08-05 18:41:20

我拜你为师好啦，就可以当秀才啦。哈哈

道友客气啦，互相学习

(23)

秦望离诚不我欺！

慕容悦啊慕容悦，想不到原来你是太皇太后的私生子！

要是论辈分的话，我还要叫你一声叔喽？

慕容家一共有两兄弟，既然慕容悦已被锁定，那么慕容绝就基本被排除可能。

小宫女被拓跋龙兴发现的时候，使了一招瞒天过海，让慕容悦吸引敌人注意，然后自己金蝉脱壳，接着又暗度陈仓，潜入太和殿想救秦望离出来。

“雨仙，你怎么来了？”

秦望离认出小宫女，大感意外。

之前安若素带着赤云堂的兄弟几次冲击天牢，有一次自己明明已经看到安若素就在眼前，结果还是被高崇虎给拦了下来，是以他基本不再抱有出去的希望，谁知道这种情况下，还能见到她。

“姐夫，我来救你！”

“你姐呢？”

雨仙想打开秦望离身上的铁镣，却又怕发出声响，干着急没有办法，这时候，秦望离听到动静，至少有三个轻功高手朝着屋子里快步而来，当即朝雨仙使个眼色，雨仙会意，一闪身上了屋梁。

来的人是高崇虎和一高一矮两名大内高手。

高崇虎本就没有走远，一边派出暗哨观察这边的动静，一边伺机而动。拓跋宏一直在屋外和慕容悦纠缠，他便也想到悄悄进屋来拿人。

秦望离见到是他，刚想出声，就被高崇虎重重一拳打在后颈。

高崇虎指挥两名侍卫悄无声息把秦望离抬了出去，雨仙见状不妙，一扬手，又一把银针四射而出，飞身一剑直取高崇虎。

因为怕惊动皇上，高崇虎也没有声张。当即两手左抄右截，将雨仙发出的银针悉数接下，低声喝问：“你是谁？”

“风巫雨仙，你们听说过么？”

雨仙见到高崇虎不动声色就接住自己一把银针，暗自吃惊，难怪安姐姐他们接连失利，这人武功之高恐怕不在姐夫之下啊！

虽说如此，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秦望离带走，雨仙一咬牙，还是拼了。刷刷刷连环三剑就去刺那两名侍卫。

那名矮个儿侍卫脚下慢了一步，背上中了两个银针，正自钻心疼，却又不肯大声叫喊，忽然看见雨仙飞身扑来，气得不管不顾，举刀相迎，竟是个同归于尽的打法，雨仙还没等兵刃相交，调转剑尖朝着瘦高个儿刺去。瘦高个儿放下秦望离，随手挥出一剑，正搭在雨仙的剑身上，雨仙只觉得手里的剑被生生黏住，根本运不动。

“在剑……我张先面前使剑，恐怕有点儿班门弄斧吧？”

高个儿侍卫嘲笑道。

雨仙虽然师出名门，剑法精湛，但毕竟年纪尚小，功力有限，被那人看出破绽，以蛮力夺剑，只得将剑弃了，见雨仙要走，高崇虎嘿嘿一笑：“来而不往非礼也，小姑娘，送你个纪念吧！”

几只银针打在雨仙后肩上，雨仙负伤而去。

此时，拓跋龙兴已经察觉到殿中有动静。

“殿中有人！”

等他带着士卒冲进来一看，什么秦望离、高崇虎，早都没了，地上只有两滩未干的血迹。

拓跋宏闻声也跟了进来。

“看清楚是谁了吗？”

拓跋龙兴进来的时候看到个背影，看样子应该是高崇虎，他本来想追，可是毕竟不能弃皇上于不顾。何况皇上已经见到秦望离，再追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便道：“没看清，可能是慕容傥的同伙。”

此时，慕容傥还被留在殿外。

听到慕容傥，拓跋宏就头大。传言冯太后曾经和刘宋的使者王肃关系暧昧，如果慕容傥真是他俩的私生子的话，恐怕他应该叫慕容傥罢？

“皇上，怎么办？”

拓跋龙兴朝门外看了一眼。

拓跋宏想起自己的父亲屡次要杀慕容兄弟，都是自己从中斡旋，暗中通报冯太后，没想到救的却是仇人，最终酿成大祸。

“留他个全尸吧！”

他终于做了决定。父亲已经死了，作为拓跋家的男人必须要顶住，慕容傥，对不起了，我绝不能再拿自己和妹妹的性命冒险！

“喏。”

拓跋龙兴眼中精光暴盛。

“留他个全尸吧！”

慕容傥见众人都进了屋子，就把自己留在外面，也想进屋去和皇上解释清楚，起码让他们先解了自己的哑穴，结果刚到门口，就听到这句话。

皇上……是要杀我吗？

慕容傥惊住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冯太后不是说了吗，刺杀一事和我无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还是有什么误会？

慕容傥推门而入，看见拓跋宏尚未离去。

慕容傥比比划划拦住拓跋宏，却见拓跋宏一脸冷漠，转身就走。

“慕容傥，皇上说了，赐你个全尸！快谢恩吧！”

拓跋龙兴一脸狞笑。

鲜卑朝廷共有四贵，除了太尉源贺、尚书令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还有南部给事中李冲。前三位是元老耆宿，只有李冲是后起之秀。尽管他四贵中他官职最低，却因受到冯太后赏识而被重用。

太尉源贺是北魏的兵马大元帅，常年带兵驻守漠南，防备柔然，只有重大事宜才回平城，是以对于朝中大事不太关心，属于拍手党，随大溜。尚书令拓跋丕曾助冯太后力除乙浑，属于冯太后的亲密战友加左膀右臂，基本上也是听冯太后的。

冯太后深夜密召四贵入宫，四人都知道将有大事发生，没料到的是，冯太后提出的居然是废掉拓跋宏，另立咸阳王拓跋禧为帝。

难道传说是真的？

另立新君历来是是权臣谋朝篡位的传统套路。

此举一来是投石问路，看看朝中大臣有哪些附和，哪些反对，对敌我阵营有个重新估计。二来又给大家做了心理铺垫。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一样，一个房间太暗，如果你说，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意思就是说，你直接说我要当皇帝，那大家肯定是都不允许的，但你说，我要立一个新皇帝，大家一想，反正也要立新的，谁当还不是一样？于是你就被通过了。

所以当冯太后提出废帝时，大家想的都是冯太后是不是有意自己取而代之。如果是的话，那么中国第一个女皇帝就要提前二百年诞生了。

感谢大家支持！

@陌小紫小由 2017-08-0608:32:08

有些慢，能快点吗

我也想多写点儿，可是楼主每天写个两三千字就感觉用尽四海八荒之力啦，请这位道友体谅，感谢支持！

@筱幽梦筱忧 2017-08-0608:59:45

追了两天就看完了！……楼主快更～

欢迎日追，哈哈

@zuoan7702017-08-0607:11:29

@浮生若梦 87: 本土豪赏 1 根鹅毛 (10 赏金) 聊表敬意, 礼轻情意重

感谢土豪!

@一周一次逗周副 2017-08-0615:33:34

有水平, 有引力, 写的好

感谢支持!

@温文尔雅峭 kg2017-08-0615:59:35

情节很吸引人啊, 文笔也不错-----

欢迎常来! @吉日春雨 2017-08-0615:11:38 支持佳作! -----

-----多谢!@紫衣闲人衣郝 2017-08-0611:00:08 没没

没了? -----每天都更的@换心换人心话

2017-08-0615:14:35 刘明来了, 刘明在这里等待!-----

-----感谢刘明! @青年歡樂哆哆趴 2017-08-0613:48:46 精

彩-----感谢来访@下页李下释 2017-08-

0611:47:19 在顶,,, -----多谢!@狼巢徐

巢胃 2017-08-0616:36:22 顶起-----感

谢支持!@bdxrjn46398412017-08-0616:56:54 坐等更新-----

-----感谢!@青梅煮酒 19702017-08-0616:46:05-----

-----感谢土豪! @倩女飒飒飒库 2017-08-

0617:59:09 快更新啊，楼主大人-----等
楼主酝酿酝酿啊@从不再来考不删 2017-08-0618:19:48 支持-----
----- 多谢！ @斌帅思密达密呀 2017-08-
0618:50:03 太好看觉得-----

感谢！

@死骑码码美 2017-08-0619:23:54

楼主更新啊

楼主明早爬起来更

(24)

源贺和拓跋丕没有异议，冯太后已经当了实质上的皇帝很多年，不过是改个名号而已，但是，尚书右仆射穆泰和南部给事中李冲却坚决反对。

太皇太后，你这是在玩儿火！

是的，名不正言不顺，等你百年之后，后继无人，拓跋家势必要反扑，届时你连前半生好不容易攒下的名声都将不保，得不偿失。一个名号而已，何苦呢？

但是，冯太后想的却是，谁说我后继无人？

本来我只想让我的儿子平平安安长大，可是拓跋弘，你欺负我儿欺负得够了！我要让你们拓跋家付出代价！现在拓跋弘已经死了，自己唯一的顾忌不复存在。等我正式登基，百年之后将皇帝传给我的儿子，有何不可？虽然自己的儿子现在还生死不明，但我相信，总有一

天会找到的。

可是，现在自己还不能和他们说自己有儿子的事，事情就这样陷入僵局，直到高崇虎急匆匆赶来密报，冯太后听说拓跋宏亲自夜审秦望离，大吃一惊。

孤形吊影，冷月凄风。

慕容傥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从小在宫里见到的颗歪脖树就是自己命运的最终归宿。

当拓跋宏义无反顾绝情而去的那一刻，慕容傥的心彻底死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们从小就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起骑马，一起泡妞，我把你当皇上，当兄弟，甚至在虎口下救过你的命，你却要杀我？

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嘛？

射你爹那一箭的是我大哥，又不是我！

为什么？为什么？

拓跋龙兴把慕容傥吊在这棵树上就走了。他确信慕容傥活不下来。一来这里极少有人经过，不会有人救他。二来就算有人要救，树底下还有一个被树叶掩埋的枯井，不小心的话极易掉进去，这荒郊野外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掉进井里的人除了等死还是等死，所以无论怎样，慕容傥都活不过今晚。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没想到慕容傥能双手揪着绳子坚持半天，也没想到在这宫里还有一个人，雨仙。

雨仙被高崇虎一记银针伤了左肩，知道今晚救人不成，便想离开

皇宫，结果身后一高一矮两名侍卫追得甚急，她伤势过重，又迷了路，迷迷糊糊转到这里。

“谁在那儿？”

恍惚间，她好像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影。正是慕容傥。

慕容傥借着月光，认出是先前绑架自己的小宫女，他很想大声跟她说“是我”，但他一来吊在树上，脖子被绳子勒着，二来身上还被雨仙点着哑穴，想出声也不可能。两只手死死抓住绳子，连挥手的资格都没有。

雨仙这才看清，树上挂着的人是之前被自己绑架的“宫女姐姐”。

“宫女姐姐？你怎么在这儿？”

雨仙记得和“宫女姐姐”分手的地方是太和殿，没想到自己绕了皇宫一圈，还是能见到她，难道自己又绕回来了？直到看着“宫女姐姐”张着嘴巴说不出话，这才想起自己给她点了哑穴。

“我救你下来！”

风巫虽然仇视胡人，但也不会滥杀无辜，看到“宫女”被自己连累，雨仙还是有些过意不去，所以才想要救她。但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脚下正是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只要自己再朝前迈一步，她和慕容傥就只能一个树上，一个井底，两两相望了。

对于这口枯井，慕容傥是有印象的。小时候他和哥哥玩耍，就曾掉下去过，要不是哥哥回去叫人，只怕自己现在早成了一堆白骨了。所以看到雨仙要踏上枯井的时候，慕容傥干着急没有办法。

“啣……呸！”

慕容傥虽然说不说话，但是吐口水还是可以的。紧要关头，他一口口水吐在地上，果然，雨仙停住脚步，皱眉道：“我好心救你，你怎么吐我口水？那你再多吊一会儿吧！”

慕容傥坚持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听雨仙说让自己多吊一会儿，急得一口气没上来，直翻白眼儿。

正当这时，一直追雨仙的一高一矮两名侍卫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两个人一个手上持刀，一个持剑。

“雨仙姑娘，你跑不掉了，乖乖跟我们兄弟回去吧！”

“你束手就擒，我们兄弟也省事儿了！”

两个人笑声淫荡，想不到今晚还有如此艳遇，这小妮子简直漂亮得像仙女一样啊！

雨仙心下暗道，这两货，要不是我身上受伤，怕他何来？但她也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道：“两位大哥，你们趁人之危，还以多欺少，算什么好汉？传将出去，不怕被人笑话大内侍卫如此不堪吗？”

高个儿侍卫嘿嘿笑了两声：“我们堪或不堪，等会儿你就知道了，不过看在你受伤的份儿上，哥哥让你，可不许太调皮哦！”

“那好，咱们单挑！”

雨仙最怕他们一拥而上，那样一来，自己半点儿机会也没有。

“单挑就单挑，我先来！”

矮个儿侍卫身上中了雨仙两个银针，心中有火，也不等瘦高个答应，挥剑就上。

“老樊，小心点儿！可别把姑娘弄伤了，一会儿就不好玩儿了！”

老樊倒是有心相让，但这姑娘又岂是好对付的？夜入皇宫又不被大内侍卫发现，孤身救人险些得手，要不是大内总管高崇虎伤了她，只怕她早就逃之夭夭了。

这一交上手，老樊有点后悔了，娘的，早知道这姑娘这么难缠，应该让张先先上，我坐收渔翁之利，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雨仙的剑被张先夺了，此时使的是随手抢来的一口剑，老樊使的是刀，两个人一个舞起来如灵蛇起舞，另一个挥起来却是虎虎生风。雨仙知道自己在气力上不敌，刻意避免和对方硬碰硬，伺机寻找对方破绽。她好不容易激将成功，逼得对方和自己单打独斗，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如果连一个矮子都久战不下，就更没法对付对方的高个儿了。

想到这儿，她卖了个破绽，露出受伤的左肩，故意“啊”了一声。

老樊大喜，她身上有伤，看来是撑不住了！

当即刷刷两刀，抢攻雨仙左肩。没想到雨仙是假招子，矮个儿侍卫抢攻，露出空门，雨仙身子一转，最后一把银针撒出，正中老樊面门。

@澈的未来很未棺 2017-08-0612:47:21

此贴会火

感谢支持！

@宁丫头吼吼宁张 2017-08-0621:09:11

上来先顶

欢迎常来！

(1)

慕容儼出生的这一年，慕容家族在中原这块本不属于他们的乐土上建立的大燕帝国，已经消失了整整一个甲子，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大魏，由一个群雄环伺的小国一跃成长为庞然大物，灭后秦，吞大夏，降北凉，征北燕，成为继天王苻坚之后，再次一统北方的超级巨舰。

慕容氏的后人也许曾想过，假如没有参合坡一战，现在的大魏，或许应该叫大燕。但是，历史没有假如，至少慕容白曜就是这么想。他的前辈慕容垂就曾经背叛苻天王和前秦，建立后燕，可惜最终还是在与魏国的争霸中不幸败北，遁走辽东，后又被冯氏灭国。可是，那又能怎样呢？连冯氏不也被拓跋一族纳入麾下了吗？

如今北魏的后宫，就是年轻的太后冯氏掌权，而朝中，又以南乡公慕容白曜居首。有时候历史真的很可笑，拓跋氏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剿灭群雄，最终决策帝国的，却是当初降臣的后裔。早知道你这么拼命地为他人做嫁衣裳，我们是不是应该早点放弃抵抗？

虽说历史有点黑色幽默，但拓跋氏多少还是让慕容白曜有些敬佩的。自开国以降，拓跋氏的皇帝就没出过一个废物。道武帝拓跋珪击败后燕，将魏国的版图从草原东扩至中原；明元皇帝拓跋嗣北拒柔然，南征刘宋，辟地三百余里；太武帝拓跋焘攻城掠地，灭国无数，一统北方，柔然后撤千里以避其锋；虽说文成帝拓跋濬没有开疆辟土，却也是守成之君，维护了帝国的统一，至少不像慕容宝才皇二代就成了

膏粱子弟。只是眼下这个皇帝拓跋弘，倒教慕容白曜有些吃不准。

文成帝拓跋濬英年早逝，拓跋弘继位的时候才十一岁，整个帝国的重担，都压在他和年仅二十三岁的冯太后身上。

要说这个冯太后，也是烈性女子，文成帝驾崩后，按照北魏旧制，先帝的一应御衣器物等俱应焚烧，朝中百官和后宫嫔妃一起亲临现场哭泣哀悼。结果火光熊起，冯太后思念亡人，不能自己，竟然纵身扑向熊熊烈火。

可惜她不是丹妮莉丝，不能在大火中孵出巨龙，反倒是被众人七手八脚从大火中救出。烟熏火烤，冯太后早已不省人事。在鬼门关转了一圈，阎王不收，冯太后才幽幽醒来。人在生死关头，往往会大彻大悟，冯太后就如灵台开窍一般顿悟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千百年来，想明白这三个终极问题的人数不超过十个手指头，这冯太后居然就这样无师自通，想明白了自己已经从皇后升职为太后，从而认真从事起太后这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但是，高手不是一日练成的，是需要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机会——，当然后者比前者重要一万倍，就像冯太后能成为千古一后，首先她得是太后，如果她只是个普通妇人，纵然使出吃奶的劲儿也只能成为尼古拉斯大妈冯。

有了身份，冯太后的机会，是一个权臣。

这位权臣名叫乙浑，他的上位充满了传奇色彩，如果有机会让他登上福布斯权臣排行榜的领奖台，他的发言词一定如下：我之所以走

到今天，最要感谢的人就是——我寄己！

乙浑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侍中，虽然号称三品，但在京师遍地王爺满目将军之地，随随便便碾压他的人至少有好几百个，可是只有他从文成帝的死中看到了机会。

拓跋濬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啊，谁都没想到一代帝王英年早逝，不然尼古拉斯太后冯也不至于慌乱得六神无主失了方寸，一时冲动险些成为先帝的陪葬。

继位的拓跋弘年幼，拓跋濬没有机会进行权力交接，就意味着权力出现了巨大的真空。这情形就像你喜欢上一个美妇，突然得知她成了寡妇一样，先下手为强啊，不然她就是别人的了！

乙浑喜不喜欢冯太后我不知道，但至少他喜欢权力的游戏。这哥们儿欺负皇帝、太后是孤儿寡母，瞅准时机矫诏杀了平原王、南阳公等大批实力派大臣，然后自封太尉，总领朝政。

或许有人说这是扯淡，你自封太尉谁认可你？我估计这就是乙浑的高明之处，矫诏杀了那么多大臣，谁是省油的灯？哪个不是皇亲国戚，谁人不是封王拜将？凭你说杀就杀？但是，我有先王遗诏呢？瞬间就堵住了悠悠众口，好吧，先王遗诏，命我任太尉，总领朝政，谁人不服？可去地下问先帝——

这就是矫诏的高明之处。

等到拓跋弘和冯太后从悲痛中晃过神儿来，搞明白状况时，人家乙浑已经是权倾朝野，乾坤独大了，再想扳倒他，难！

但是，谁教她是冯太后呢！跟所有的太后一样，太后要想夺权，

在朝中必须有同盟。吕后有外戚，武则天有狄仁杰，冯太后有慕容白曜。

慕容白曜是当朝名将，封冠军将军，进爵南乡公，在朝中的地位是和乙浑共同执政。实权在握的他，理所当然成为冯太后和乙浑共同拉拢的对象。

上天啊上天，一个是爱我的人，一个是我爱的人，究竟该选谁呢？
掷个色子吧！

在慕容白曜的回忆录——《那些年我们共同欺负的女孩儿》一书里，很明显，慕容白曜是站在乙浑一边的。也许除了他和冯太后，谁都不知道他是冯太后安插在乙浑身边的棋子。

冯太后对付乙浑的策略，说起来很像某些男孩儿追女孩儿，宠着你，惯着你，然后再把你一脚踢开！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今天加官进爵，明天诰命赏赐，总之就像温水煮青蛙，用温柔的陷阱麻痹得敌人找不着北，暗中却和慕容白曜加紧谋划，随时准备给予乙浑致命一击。

要么说没文化真可怕呢，乙浑这个大字不识一筐的主儿，或许真的以为自己就高枕无忧了。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自信。尤其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更好像无所不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乙浑甚至可以相信，把自己截成十一段，组个足球队，踢完球自己还能接回成原来的模样……

这么乐观的他，一定是射手座的！

所以，乙浑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内有慕容白曜卧底在侧，外有冯太后虎视眈眈，乙浑实在是犯了一个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所以

轻而易举就被冯太后碾压在历史的车轮后了。

据载，乙浑被斩的这天，他流着泪，深情唱起了那首动人的歌：？

我最深爱的人

伤我却是最深

进退我无权选择

紧紧关上心门

留下片刻温存

只怕还有来生

(2)

也许就是这首歌，在另一个男人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这个人就是拓跋弘。

才十来岁的他或许还不懂得什么叫基情，但是他很明白慕容白曜曾经“背叛”过自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得贪婪我爱的懦弱——

所以每次见到慕容白曜，这个风一样的少年总是会想起乙浑，那个曾经想做王的男人。随着拓跋弘渐渐长大，慕容白曜愈来愈感觉到后背发冷，仿佛有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上，随时会斩落下来。这个世界越来越让他看不懂了。明明自己是有功之臣，可是偏偏要受到这般猜忌。话说，把事情和皇帝说明白不就行了吗？

大错特错！别忘了这是权力的游戏。权力从乙浑手中消失了，自然会过度到别人手里，只是这个人不是皇帝。年纪幼小的他还不能亲政，凡事皆由冯太后代劳，如今几年过去，拓跋弘已经长大成人，冯

太后却丝毫没有交出权力的意思。而慕容白曜摆明了是冯太后的亲信，就算他曾帮助诛杀乙浑，又能怎么样呢？皇帝要急于扳倒的，是升级版乙浑 2.0。一气之下的拓跋弘干脆放出大招，我不是没威望吗？大臣们不都是不服吗？那么好，我砍人，看你们服不服！

满朝文武都是冯太后的人，当然不能让他说砍就砍，拓跋弘把目光对准了塞外，柔然人常年来袭，我就砍他们攒人头！等我建立了像太武帝一样的功勋？看你们还服不服！

于是，南北朝第一古惑仔拓跋弘开始了常年砍人的生涯，曾经深入柔然境内两千多里，吓得柔然人不敢饮马阴山。

皇上好战，这慕容白曜是知道的，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为什么拓跋弘刚刚宣布出征就回来。尤其是今晚，拓跋弘平日里跟自己素无往来，这次怎么会急急忙忙在半夜急急忙忙召见自己？

难道是冯太后有事？不可能啊，冯太后现在远在方山，前日还把自己已经怀孕十月的妻子接去陪驾，更何况自己看得清楚，太监手上拿的是皇上的手谕，深更半夜，他找我来做什么？总不会是数星星吧？我又不是宇宙区长胸怀宇宙——管他呢，毕竟人家是君，自己是臣，君叫臣到，不敢不从。或许，这是个缓和拓跋弘猜忌的机会呢，慕容白曜心想。

平城位于今天的山西大同，最早为赵武灵王所建，后经秦汉，遂成平城县。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称帝后，迁都此处，“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后又经过几代皇帝扩建，已经隐隐然有大都市气象。

早在汉代，皇宫就有“东宫、西宫”之说，平城仿汉代皇宫所建，

亦分东、西二宫。东宫以太后为首，下携皇室女眷，平日理事居住，皇帝都在西宫。

时值深夜，宫门已经紧闭，传谕太监出示手谕，领着慕容白曜过了穿堂越殿，一路来到太华殿。

身为朝中重臣，这已经不是慕容白曜第一次深夜入宫，但一路行来，月浊星稀，夜鹰高啼，还是让慕容白曜有些不寒而栗。尤其是官前十几位手持矛戈的士兵，难道今晚有事？

“微臣参见皇上。”

无论从正面还是侧面看，这个人都是拓跋弘。慕容白曜不禁暗自庆幸，还好自己不用像冯锡范一样被公主骗去东郊皇陵去迎战东方不败。

“慕容白曜，你可知罪？”

拓跋弘的台词掷地有声。

“这个……微臣不知，还请皇上明示。”

慕容白曜知道今晚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却没料到拓跋弘上来就先发制人，不禁冷汗冒出。

“我问你，南宋使者王肃现在在哪里？”

拓跋弘面色阴沉。

“王肃上月来京，现在应该回去了吧！”

慕容白曜不禁心下忐忑。

“哦？”拓跋弘紧紧盯着慕容白曜，“难道你不知道他现在就在方山灵泉宫？”

灵泉宫？

慕容白曜心下一颤，太后现在不是在那里吗？皇上为何要这样问？
难道……

“微臣不知！”

嗯，育良书记教过的，热情，礼貌，一问三不知。

“不知？”拓跋弘一声冷笑，“那我问你，前日你妻慕容氏是不是被太后接去方山了？”

“呃，这个……”慕容白曜勉强答道，“确有此事。微臣之妻已有十月身孕，太后怜悯，特接去方山便于照顾。”

“是这样吗？可是，我怎么听说不是这么回事啊？”

“启禀皇上，此事千真万确！”

“慕容白曜，我问你，王肃之事，你到底知道多少？”

拓跋弘是用兵老手，正面突破不成，便开始诱敌深入。但慕容白曜又岂非用兵名家？

“臣确实不知。”

任敌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我听说，王肃被你送出平城，又悄悄化妆去了方山，而慕容氏又被接去灵泉宫，这恐怕不是巧合吧？”

皇上这是在暗示什么？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就得带点儿绿？

“皇上明察，臣妻端淑贤良，断然不会做那龌龊之事，更何况她身怀十月身孕！”

慕容白曜索性两眼一闭，一条道走到黑。

“我也相信他们不会有什么，可是保不准他们是另有图谋。慕容白曜，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说出实情，我可以饶你不死，保你妻儿平安！”

慕容白曜这才知道今晚拓跋弘召见自己的用意，原来他是准备向冯太后发难了。

(3)

方山，灵泉宫。

一位俊男怀抱着一个美女。

“尼古拉斯，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

“讨厌，以前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叫人家尼古拉斯，说，你心里是不是有别人了！”

……

呃，对不起，走错片场了。

此时的方山灵泉宫里，一位妇人正躺在床上抱着肚子翻来滚去，疼痛难忍，稳婆、丫鬟给妇人擦汗的擦汗，端水的端水，出出进进，忙得不可开交。

院外，一个儒衫长须的中年男子和一个面白肤润、姿色绝佳的宫廷贵人若即若离地关注着眼前的一切。

“这样，真的能成功吗？”长须男子问。

“事已至今，别无他法，只有一试了。”贵妇幽幽道。

“不然，还是我把他带回宋国罢！”

“回去后，你又怎么和府上交代呢？”贵妇似笑非笑。

“就说……我在路上捡的。”

“瞒得了一时，恐怕瞒不了一世。况且，自己的骨肉，远在千里，终究还是放不下心——”

“阿柔，委屈你了。”

长须男子轻轻拥揽贵妇。

“没什么委屈的，”贵妇轻轻一笑，“只要你知道，这世间还有我们母子便好——”

太华殿内，拓跋弘死死盯着慕容白曜。

“这么说，你是一个字都不肯说了？”

“臣既不知，多说何益？”

“好，你要当忠臣，我成全你！”拓跋弘一声令下，“来人，把慕容白曜带下去，斩！”

几个殿前侍卫应声而入，带走慕容白曜。

“皇上！”慕容白曜道，“你要治微臣之罪，微臣万死不辞，但你千万不能诬陷太后啊！”

“诬陷？哼！”

拓跋弘一声冷笑。

确切地说，拓跋弘也不知道冯太后和王肃是何时开始的。就在这几年，他几乎常年带兵在外，对外说是抵御柔然进犯，其实还不是为了牢牢抓住军权？或许就是在哪个时候，作为刘宋使者的王肃就和冯太后开始眉目传情了。拓跋一族本就是胡人，甚至连在北地生活的汉人积年累月下来，也多少都受胡人的影响，不那么看重礼教。再加上

冯太后寡居多年，骤然见到一位江南望族的大才子，心动之情可以理解。可是，你毕竟是大魏的太后啊，和敌国使臣共商国是商量到了床上，教我这个皇上以后怎么面对南朝？怎么面对江东父老？你好，敌国使者，weare 阔木累？任我脸皮再厚也不敢面对，那画面太美！

而且不仅如此，听说冯太后还给自己生了个小兄弟。这是什么节奏？难道要谋朝篡位？

冯太后虽然说是拓跋弘名分上的“母后”，可她并非拓跋弘的生母。

要说这个冯太后，可着实不简单，年轻时就像开了挂，秒杀一切拦路虎。我们都知道她在丈夫驾崩后浴火重生，却不知道她的运气有多好，现在看起来倒更象是从几百年后穿越过来的。

第一，拓跋弘的生身之母李氏，原本是南朝人，因为北魏南征，被虏到北方来，辗转做了拓跋濬的妃子。拓跋濬从小就在北地长大，平日接触的鲜卑女子不是女汉子就是金刚芭比，何时见过这种，一双含情目两蹙眉眉的女子？当时就宠爱得昏天暗地无以复加，要不怎么后宫那么多妃子，她先怀上龙种呢？

拓跋濬害怕宫里有人暗害她，还特意带她阴山数月游，生下小拓跋弘。本来就宠爱有加，又生了皇子，李氏在拓跋濬心中的地位那是扶摇直上天下无双，无人可以撼动啊，堂堂北燕皇族后裔冯氏，被秒得连个渣儿都不剩。我估计冯太后纵身跳火时想的绝对不是以身殉情，而是妒火中烧，不能让拓跋濬和李氏在另一个秀恩爱，不允许，绝对不允许！为什么呢？因为李氏已经早于拓跋濬先去了。

众所周知，北魏皇族流行的祖制是子贵母死。也就是说，无论哪一个皇帝的后代被立为太子，这位太子的生身之母必须赐死，据说这么做是以防外戚专权，东西两汉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啊。有魏一朝，被赐死的皇后比比皆是，如果哪位喜欢穿越的女同学不幸穿越到北魏当上太子妃，记住千万不能生儿子，否则可能没出第一集就下去领盒饭了。

拓跋弘的生母李氏就很好地客串了一回群演，而把这位美人逼死的，正是她的情敌冯后，也就是后来的冯太后，以至于让拓跋弘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娘。虽然说李氏是死于祖制，但冯太后的助攻恐怕也没在拓跋弘的心中留下什么和蔼可亲的印象，所以他自小就不跟这位“母后”亲近，也是理所当然。

第二，是她手铸金人，成为正式主宰后宫的不二人选。要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以来，在哪朝当皇后最不容易，我认为首选北魏，没有之一。

除了不能生儿子，在北魏要当上皇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就是按照游牧民族预测吉凶的习俗手铸金人。被选定的候选人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成，则说明上天眷顾你，选中你当后宫之主，败，则淘汰出局，想当皇后，此生再无可能。

而这手铸金人的程序呢，说起来不难，就是被定为候选人的准皇后在工匠的协助下将铜液灌入模具，铸造出来的金人完好，便算成功。这套流程一来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在面对进一步万人之上，退一步万丈深渊的人生节点上能否沉得住气。二来是考验当事人能否和所有参

与之人同心同德，协力合作，之中倘若有一人出了差错，就满盘皆输。所以免不了有些使绊子、做手脚的宫斗戏上演。但无论如何，能做成功，还是说明冯太后的心性、运气俱佳的。多少嫔妃因为没有铸成金人，名字都淹没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更别说享受荣华富贵了。

面对这样一个“穿越”来的对手，可见拓跋弘会有多郁闷。如果她真的在外面有了一个私生子，取代自己和儿子也并非不可能。谁让自己的儿子才刚刚出生，和自己一样图样图年轻呢！

所以拓跋弘的做法是，一不做，二不休，必须去灵泉宫查，但又不能明着和冯太后撕破脸，这就需要一个高明的借口：慕容白曜谋反！

只有慕容白曜谋反，拓跋弘亲自带人去抓慕容氏才理所当然！

只要能在灵泉宫查到冯太后的情人和私生子，后面的一切就由自己说了算！

慕容白曜，事已至此，朕只好借你的人头一用了！要怪就去怪冯太后吧，谁让她把你的妻子接上方山了呢！

拓跋弘的嘴角闪过一丝冷笑。

“报！慕容白曜业已正法！”须臾，御前侍卫回奏道。

“好！慕容白曜党附乙浑，意图不轨，灭其三族，传令下去，宗子军在东掖门外集合，即刻随我去方山！”

“喏！”

(4)

方山，又名方岭，在平城正北，登高俯瞰，据说能一览平城无余。王肃在登方山俯瞰平城曾后作诗一首，曰《悲平城》：悲平城，驱马

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罡风。

大意是说平城这块地儿真不咋样，也只有你们这些没文化的胡人才会选这里建都。我们都选建康那旮旯风景好的地方！

但方山的风景还是极好的，山青水碧，风景秀丽。当然，对王肃来说，最主要的是还是看人。哪里有冯太后，哪里才是风景，建康？什么建康？……

“王郎，你再为我吟诵一遍《悲平城》罢。”

素日威严的冯太后，也只有在这个才子情人面前才会小鸟依人，让人不胜怜惜。

“阿柔，你有心事么？”王肃轻声询问道，“你一有心事，就让我吟诵这首诗。”

“如果不是身在北朝，如果不是身为太后，我多想和你一起纵马江南，去看看你家乡的舟桥楼宇，感受你心中的诗情画意——”

“王某何幸，能得阿柔如此垂青？”

“你愿意我随你去么？”

王肃当然知道，冯太后只是说说罢了，谁会放弃独掌天下之尊，去江南做一个布衣草民？

“嘘！这样的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我不希望你为我受一丁点儿委屈！”

“那你愿意为我留下来么？”

“呃……阿柔，孩子长得像我么？”

“不像！像你多难看，满脸的胡子，还是像我多些，皮肤水嫩水

嫩的！”

“我在想，如果孩子像我该多好！这样，以后你想我的时候，看看他就不觉得寂寞了。”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了？”

“我毕竟是宋国使臣，如果这样就留下来，恐怕……恐怕会遭天下人耻笑。”

“那你和敌国的太后上床，就不怕遭天下人耻笑吗？”冯太后佯怒道。

“阿柔，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我心里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想念你和孩子……”

冯太后轻轻用手捂住王肃的嘴：“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你我各自有命，能得一时情缘，已是缘分。我也正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才想要把他寄托在慕容世家，不至于像无父无母的孤儿漂泊于世。”

“阿柔，苦了你了！”

“像你说的，寂寞的时候，看看他，也许就觉得不苦了。”冯太后轻轻一笑，“对了，孩子的名字想好了么？”

“我这一辈子，就是思前想后，顾虑太多，我希望孩子不像我，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冲’字，就叫王冲，你看怎样？”

“王郎，你忘了，他以后应该姓慕容。”

“那就叫慕容冲。”

冯太后隐隐觉得这个名字有些不吉，不只是因为鲜卑皇帝中曾经有一个大燕皇帝与此重名，而且那个皇帝最后还被手下的将军杀死，

连三十岁都不到，但是看见王肃兴致正好，也不便拂了他的意。

“禀报太后，南乡公夫人马上就要生了！”一位老妇人急急忙忙跑来道。

“好！”冯太后眼眉一挑，“快去准备！”

灵泉宫前，踏踏马蹄声在深夜显得尤为刺耳。守门军校原本的昏昏睡意立刻被这声音惊到九霄云外。

“醒醒，醒醒！你听！”

“大半夜的，哪来的马队——莫非是柔然来袭？”

为了抵御柔然，北魏特地在平城以北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虽说如此，也难保柔然小股马队趁夜来袭。

“不像！听声音，倒象是从平城过来的——”

还没等一众卫士回过神来，已经有一骑斥候先来叩门：“皇上亲临灵泉宫捉拿人犯，尔等原地待命，敢擅离职守者，斩！”

众卫士这才惊魂稍定。

产房内，婆子、丫鬟都已经准备就绪，稳婆分开慕容氏的两腿：

“用力，加把劲儿！”

门外，紧张的冯太后和王肃不时向里面张望，须臾，“哇”的一声，一个婴儿落地。丫鬟急忙来报：“生了生了！”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男孩儿？”冯太后胸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阿柔，事情成了！”王肃紧紧握着冯太后的双手。

“不对！”恍惚中，冯太后似乎听到宫门处传来纷繁杂乱的声音，
“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

还没等丫鬟出去，已经有官人来报。

“启禀太后，皇上到！”

皇上？他怎么会来？难道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如果被他发现王肃在这里，岂不是——

饶是冯太后素来镇定，可是她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一刻，美人的脸颊微微泛白。

“这个时候，要走恐怕是来不及了。”王肃捋着胡须，倒还显得镇定。

“你这把胡子，还是刮了去罢！”冯太后道。

宗子军号称魏国禁军精锐，所有人员全部由宗室子弟构成，在这里，你要是喊一句“姓拓跋的”，保准所有人一起拿眼睛瞪你，因为每个人都姓拓跋。

自从拓跋弘的太爷爷太武帝拓跋焘被身边的宦官宗爱所杀，继位的每位皇帝心里都仿佛产生一丝阴影，宗爱不但首创了本朝太监杀皇帝的先例，而且还是继赵高之后，又一位在一年之内对皇帝完成两连杀的杀手专业户，这不能不让拓跋弘心有余悸。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他这里不成问题。因为常年征战，拓跋弘对军队了然于胸，宗子军是皇家军队，对皇室的忠诚度毋庸置疑，久而久之，就成了拓跋弘的亲近卫队，只对皇帝一个人效忠。换句话说，就算冯

太后对拓跋弘有所不满，想要像对付乙浑一样做掉拓跋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就过不了宗子军这关。正因如此，拓跋弘才有胆量孤身闯入灵泉宫。

(5)

方山，又名方岭，在平城正北，登高俯瞰，据说能一览平城无余。王肃在登方山俯瞰平城曾后作诗一首，曰《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罡风。

大意是说平城这块地儿真不咋样，也只有你们这些没文化的胡人才会选这里建都。我们都选建康那旮旯风景好的地方！

但方山的风景还是极好的，山青水碧，风景秀丽。当然，对王肃来说，最主要的是还是看人。哪里有冯太后，哪里才是风景，建康？什么建康？……

“王郎，你再为我吟诵一遍《悲平城》罢。”

素日威严的冯太后，也只有在这个才子情人面前才会小鸟依人，让人不胜怜惜。

“阿柔，你有心事么？”王肃轻声询问道，“你一有心事，就让我吟诵这首诗。”

“如果不是身在北朝，如果不是身为太后，我多想和你一起纵马江南，去看看你家乡的舟桥楼宇，感受你心中的诗情画意——”

“王某何幸，能得阿柔如此垂青？”

“你愿意我随你去么？”

王肃当然知道，冯太后只是说说罢了，谁会放弃独掌天下之尊，

去江南做一个布衣草民？

“嘘！这样的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我不希望你为我受一丁点儿委屈！”

“那你愿意为我留下来么？”

“呃……阿柔，孩子长得像我么？”

“不像！像你多难看，满脸的胡子，还是像我多些，皮肤水嫩水嫩的！”

“我在想，如果孩子像我该多好！这样，以后你想我的时候，看看他就不觉得寂寞了。”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了？”

“我毕竟是宋国使臣，如果这样就留下来，恐怕……恐怕会遭天下人耻笑。”

“那你和敌国的太后上床，就不怕遭天下人耻笑吗？”冯太后佯怒道。

“阿柔，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我心里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想念你和孩子……”

冯太后轻轻用手捂住王肃的嘴：“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你我各自有命，能得一时情缘，已是缘分。我也正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才想要把他寄托在慕容世家，不至于像无父无母的孤儿漂泊于世。”

“阿柔，苦了你了！”

“像你说的，寂寞的时候，看看他，也许就觉得不苦了。”冯太后轻轻一笑，“对了，孩子的名字想好了么？”

“我这一辈子，就是思前想后，顾虑太多，我希望孩子不像我，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冲’字，就叫王冲，你看怎样？”

“王郎，你忘了，他以后应该姓慕容。”

“那就叫慕容冲。”

冯太后隐隐觉得这个名字有些不吉，不只是因为鲜卑皇帝中曾经有一个大燕皇帝与此重名，而且那个皇帝最后还被手下的将军杀死，连三十岁都不到，但是看见王肃兴致正好，也不便拂了他的意。

“禀报太后，南乡公夫人马上要生了！”一位老妇人急急忙忙跑来道。

“好！”冯太后眼眉一挑，“快去准备！”

灵泉宫前，踏踏马蹄声在深夜显得尤为刺耳。守门军校原本的昏昏睡意立刻被这声音惊到九霄云外。

“醒醒，醒醒！你听！”

“大半夜的，哪来的马队——莫非是柔然来袭？”

为了抵御柔然，北魏特地和平城以北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虽说如此，也难保柔然小股马队趁夜来袭。

“不像！听声音，倒象是从平城过来的——”

还没等一众卫士回过神来，已经有一骑斥候先来叩门：“皇上亲临灵泉宫捉拿人犯，尔等原地待命，敢擅离职守者，斩！”

众卫士这才惊魂稍定。

产房内，婆子、丫鬟都已经准备就绪，稳婆分开慕容氏的两腿：

“用力，加把劲儿！”

门外，紧张的冯太后和王肃不时向里面张望，须臾，“哇”的一声，一个婴儿落地。丫鬟急忙来报：“生了生了！”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男孩儿？”冯太后胸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阿柔，事情成了！”王肃紧紧握着冯太后的双手。

“不对！”恍惚中，冯太后似乎听到宫门处传来纷繁杂乱的声音，“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

还没等丫鬟出去，已经有官人来报。

“启禀太后，皇上到！”

皇上？他怎么会来？难道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如果被他发现王肃在这里，岂不是——

饶是冯太后素来镇定，可是她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一刻，美人的脸颊微微泛白。

“这个时候，要走恐怕是来不及了。”王肃捋着胡须，倒还显得镇定。

“你这把胡子，还是刮了去罢！”冯太后道。

宗子军号称魏国禁军精锐，所有人员全部由宗室子弟构成，在这里，你要是喊一句“姓拓跋的”，保准所有人一起拿眼睛瞪你，因为每个人都姓拓跋。

自从拓跋弘的太爷爷太武帝拓跋焘被身边的宦官宗爱所杀，继位的每位皇帝心里都仿佛产生一丝阴影，宗爱不但首创了本朝太监杀皇

帝的先例，而且还是继赵高之后，又一位在一年之内对皇帝完成两连杀的杀手专业户，这不能不让拓跋弘心有余悸。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他这里不成问题。因为常年征战，拓跋弘对军队了然于胸，宗子军是皇家军队，对皇室的忠诚度毋庸置疑，久而久之，就成了拓跋弘的亲近卫队，只对皇帝一个人效忠。换句话说，就算冯太后对拓跋弘有所不满，想要像对付乙浑一样做掉拓跋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就过不了宗子军这关。正因如此，拓跋弘才有胆量孤身闯入灵泉宫。

(6)

“拓跋弘参见太后！”

拓跋弘虽然带着千余名士兵杀气腾腾地包围了方山，但该有的礼数还是免不了的。当着满院的宫女太监、侍卫兵士，强忍怒气对冯太后深鞠一躬。

“皇上免礼，不知深夜前来，所为何事？”

明知对方来意不善，冯太后依然能镇定自若，淡然处之，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势。

“慕容白曜谋逆，儿特来捉拿犯臣之妻，慕容氏。”

“什么？慕容白曜谋逆？”冯太后微微吃惊，脑中飞快转念，想理出个头绪来。

“是，慕容白曜党附乙浑，意图不轨，已经被我诛杀了。”

“当真？”

“当真！”

看样子，拓跋弘不象是开玩笑。

震惊，十分震惊！

冯太后简直不敢相信，昨天还是自己亲信的慕容白曜转眼间就成了一缕亡魂，而他的妻子还在这里生产，儿子也刚刚出生。如果拓跋弘想斩草除根，这一家三口恐怕只能在黄泉路上团聚了。

“可有证据？”

“有慕容白曜与乙浑书信为证。”

心痛！

不能呼吸！

冯太后当然知道，那些书信是慕容白曜在自己的授意下故意写给乙浑的，为的就是麻痹敌人，引蛇出洞，这事自己曾经和拓跋弘说过，可是他还是装作不知道，明知慕容白曜是我的人他还要杀，明知慕容氏在我这里他还要抓，他想干嘛？

转瞬之间，冯太后已经对拓跋弘的来意猜出了十之八九，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难道他听说了什么？

“那你将如何？”

“慕容氏身为叛臣之妻，恐有党羽在此作乱，恳请太后速回平城，儿当在此彻查灵泉宫。”

哦，听明白了，这哪是搜什么慕容白曜党羽啊，这是摆明了搜我啊！就为了搜我，堂堂南乡公，一代名将，就被硬生生打成叛逆，这世界还有王法吗？

“这样啊，”冯太后依然不慌不忙，“慕容世家在我朝数代为官，忠心耿耿可昭日月，其中必有误会，能否请皇上网开一面，饶过其家人，待事情查明之后再行定夺？”

“慕容氏可免，但余者必查！”

宫外旌旗招展，马蹄声连连，冯太后知道今晚之事必不可免，况且拓跋弘冠冕堂皇，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只有长叹一声：“罢了，看在你一片孝心，本官就回了平城罢！慕容氏且随本官如何？”

“正好！”

慕容氏产后昏厥，尚不知夫君已死，只见左右丫鬟半搀着将其抬上轿子，紧接着，两个稳婆抱着两个男婴，也准备登轿。

“且慢！”

拓跋弘看见两个孩子，目中精光一闪。这两个孩子一般大小，一个黑如炭火，虎头虎脑，一个白白净净，耳聪目明。

“皇上何意？”冯太后装作不解。

“此二子是何人？”

“慕容氏怀胎十月，今晚临盆，此二子皆是慕容氏所生。”

“哦？慕容氏一胎生二子？”

“是双胞胎。”

“为何长得不像？”

“双胞胎中亦多有不像者。”

“为何看起来一个黑一个白？”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既然二人是兄弟，可否滴血验亲？”

“皇上是在怀疑什么？”

“无他，好奇耳！”

时至今日，冯太后已经可以充分相信，拓跋弘今晚突闯灵泉宫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他一定是听到自己和王肃育有一子，才想来捉个现行。还好王肃已经刮去胡子，隐匿在一干太监之中。但这两个孩子却是无处掩形，不得不暴露在拓跋弘眼皮子底下。

冯太后和王肃确实育有一子。

太后寡居多年，忽然产子，此事亘古闻所未闻，是以冯太后将孩子隐匿在方山灵泉宫，本想先蒙混过关，等孩子渐渐长大再说后话，岂料拓跋弘亲征柔然，忽然凯旋，这一下不由慌了手脚。王肃要将孩子带回南朝，冯太后心有不舍，危急之际，忽然想到慕容氏临盆在即，不如顺水推舟，假称孩子是慕容氏所生，将孩子交由慕容氏代养，这样一来，冯太后也不至于和骨肉天涯相隔，是以急召慕容氏到灵泉宫，想来个暗度陈仓，谁知还是被拓跋弘听到风声，当即果断斩杀慕容白曜，亲自来方山拿人！

拓跋弘当然不会相信这两个看起来黑白分明、容貌发肤都不一样的孩子会是双胞胎，要证明他俩不是亲兄弟的办法只有一个，滴血验亲！

不得不说，在那个科学有限的年代，滴血验亲已经是人们认识到的最科学有效的手段了，自从它被发明出来，就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所以一听到拓跋弘的提议，冯太后也是吓得脸色煞

白，她知道这两个孩子不是亲生兄弟，如果血液不相融，自己岂不是前功尽弃？

“不可……”

眼看着拓跋弘随行的太医已经拿出金杯、银针，看来是有备而来，冯太后虽然明知自己的反抗毫无意义，也还是不由自主地出言阻止。

“太后！”拓跋弘似笑非笑道，“莫非这两个孩子的身世另有隐情？”

“当然不是……”

“那为何出言阻止？”

“孩子年幼，恐伤身体！”

“哈哈，无妨，太医自有分寸！”

拓跋弘认定这两个孩子不是兄弟，是以吩咐太医只取二人之血，一旦血不相融，自己立刻发难！谁知，神奇的是，两个孩子的血在水中徐徐转了数圈，居然完全融合起来，这下看得拓跋弘目瞪口呆。这在当时自然不能被理解，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人，血液怎么会融合？但是现在的科学可以给出很好的解释，理论上，任何两个人的血在足够长的时间内都可以相融！

现在的拓跋弘，就像一只鼓足了的气球，浑身是气但无处发泄！

他本以为自己带着大军前来，一旦发现把柄，立刻以淫乱后宫为名将冯太后软禁，届时冯太后面临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入冷宫，从此再不能干涉朝政，这样一来，朝廷的大权才会回到皇族的手里，可是谁料出师未捷，难道这俩孩子真的都是慕容氏所生？

谢谢大家支持！你们的回帖就是我动力

(7)

“皇上！”

太医在拓跋弘耳边耳语几句，拓跋弘听后大喜！

正是，两个孩子虽然血液相融，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两个孩子都是冯太后所生！所以，只要证明他们不是慕容氏所生，自己依然可以兴师问罪！

拓跋弘兴冲冲地下令取慕容氏之血滴入杯中，结果，让他瞠目结舌的是，慕容氏的血也融了进去！

苍天啊，大地啊，是哪位天使大姐在恶作剧啊？

拓跋弘有备而来志在必得，结果奋力一拳打在棉花上，毫不受力，这力道转化为无形，反而差点把他自己憋出内伤。

人生就像闹肚子，有时候你以为是一泡屎，其实它只是一个屁。

难道是情报错了？不可能啊，就算孩子的事错了，可是还有一个人不可能错，那个南朝使者王肃，明明有人看到他进了灵泉宫，此时为何偏偏不在？如果能拿到他，冯太后淫乱后宫的罪名依然不可避免！

对，拿到那个南朝使者！

“传令下去，搜查灵泉宫，看有没有身穿南朝服饰的可疑男子！”

拓跋弘一声令下，守在门外的宗子军闪亮登场。

“皇上，”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拓跋弘的不依不饶，终于激怒了冯太后，“要不要连本宫一并查了，验明正身？”

“儿不敢！”

“那你几次三番在我宫内查人，意欲何为？”

“我实在是为了太后的安危——”

冯太后怒视拓跋弘。

此时，化装成太监的王肃已经感觉到大魏禁军的凛凛杀气，一个彪悍的宗子军校尉已经距离他仅仅一步之遥。

上帝保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阿弥陀佛！

“禀报太后，太尉源贺、尚书令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前来护驾！”

宫门处的守门军校飞马来报。

“什么？”

比冯太后更惊讶的是拓跋弘。

此次行动，他严令禁止走漏风声，可是谁知道，还是被冯太后的这几个铁杆儿粉丝尾随而来。

拓跋弘登高俯瞰，只见方山脚下，刀枪林立，火把通明，马蹄踏踏，人影憧憧，看样子，人数比宗子军多了数倍有余。太尉源贺掌管天下兵马，拓跋丕和穆泰又是鲜卑勋贵，朝中四贵已来其三，看来今晚的行动提前结束了。

“有劳皇上挂怀。我累了，要休息了，你们都下去罢。”

冯太后说完这句话，便再不理拓跋弘，更不提回平城之事。

拓跋弘知道自己错过了有史以来也可能是从今往后最佳的一次翻盘机会，可是他能有什么办法？单挑？自己单挑对面一群人。群殴？对面一群人殴打自己一个，左右都赢不了。爹地啊爹地，你可知道你

千辛万苦守住的大好江山现在被你的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你可知你曾经的女人被你的敌人玩弄于床第之间？还生下了两个孩子！我此生纵然扳不倒冯太后，也要让这两个泥子命赴黄泉！

“叛臣之子，杀！”

拓跋弘一挥手，两名侍卫劈手从稳婆手中夺过两个孩子，就要手起刀落。

他知道光明正大搜宫不成，早就心生一计，此举正是要逼王肃现身。

王肃，如果你再不出来，就别怪我对这两个孩子不客气！

“不可！”

果然，人群中，一个面白如镜的“太监”抢身上前，伸手便要来夺。

本来，王肃也没想过为了孩子暴露自己，可是，眼见孩子命悬一线，他还是鬼使神差地站了出来。本能也好，父爱也罢，一切都因自己而起，就让我来了解这一切吧！

好啊，王肃，你终于出现了！你以为你刮了胡子我就不认识你了吗？

冯太后也想不到，事情竟然陡起变故。王郎啊王郎，就算牺牲了孩子，我也要保护你，你这又是何苦呢？

“有刺客！保护皇上！”

宗子军平日训练有素，一声令下，立即有十余名铁甲武士闪身挡在拓跋弘身前，长刀出鞘，等着王肃自己往刀刃上撞。

王肃在冲出来的那一刻就后悔了，md，又是冲动的惩罚，就像我和阿柔初次见面那样。

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

呃不……

那次我为宋使，来到平城见天子，天子他特别忙，回到后宫搬出娘。这个娘们不一般，九天仙女下凡间。稍微冲我一眨眼，立刻全身都酥软。那夜我没有回房间，天亮之后点根儿烟，佳人在侧心在颤，这算不算做汉奸——

王肃在踏上了冯太后龙床的那一刻，就清楚知道这件事的后果。自古以来，给皇上戴绿帽儿，或者给皇上的皇上戴绿帽儿，都不会有好果子吃。一旦东窗事发，必死无疑。轻则像嫪毐一样被抄家灭门，重则还会引起两国开战。要知道拓跋家的皇帝没有孬种，一旦冯太后因此失势，拓跋弘掌权，以他好战的性格和憋屈了这么多年的苦水，向南朝报复不可避免。所以自己不同意冯太后把孩子生下来，毕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么大一个孩子，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猜测妄议。但陷入恋爱中的女人，智商都超出天际，冯太后也不可避免。她一生膝下无子，难得又遇到有情郎，只恨自己不能给王肃多生几个，所以才想出冒充慕容世子的主意。

冒充就冒充吧，王肃也想着能瞒一时是一时，谁知道拓跋弘才刚出京便回师，搞得自己手忙脚乱，走到这一步，也实在让自己没想到。为今之计，只有一死，还冯太后一个清白，免得让拓跋弘乘势做大，引起第三次南北大战。

想到此处，王肃故意把脸往宗子军的刀刃上撞去，瞬间，一张白白净净的脸就变得血肉模糊。

早知今日，也许，当初自己就不该踏出那一步，我早该死了，阿柔，永别了！我去另一个世界等你！

王肃朝冯太后看了最后一眼，毅然转身，猛然朝山下纵身一跃……

“速到山下，捉拿刺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treechang2017-07-3009:43:51

照你说的冯太后熏死过去醒过来后性情大变，按穿越小说的套路，她一定是被现代穿过去的灵魂附身了，哈哈哈哈哈

有这个可能——

@顾浩大爷摆 2017-07-3011:25:02

果断马克，是原创首发么？

是原创首发，尽量每天更新一章！

(8)

拓跋弘没料到王肃还会来这么一手，一手好牌再次被打得稀巴烂，不由得气急败坏。

王郎——

方山虽然不高，从山顶跃下也必然摔得粉身碎骨，冯太后虽然心下震惊、剧痛得无以言表，但面上还是依然平静：“一个太监，值得

皇上大惊小怪吗？”

太监？

嘿嘿，拓跋弘心道，等找到尸首就知道了！如果此人不是太监，你冯太后就是全身是嘴也说不清，到时候我治你一个通奸之罪，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儿实为太后安危着想，不可不察！”

“这么说，你倒是一片孝心了？”

“不敢！”

空气再次凝结。

大家都知道，现在一切的关键，在于王肃的尸首，如果被拓跋弘找到，冯太后百口莫辩。王郎牺牲自己保护孩子，冯太后此时不知道自己的心情是喜是悲，纵有眼泪也只能在眼眶里打圈，更绝不能多看孩子一眼。

“回皇上，刺客的尸体找不到了。”

须弥，宗子军虎贲校尉飞马来报。

“为何？”拓跋弘急道。

“方山河道连通如浑水，刺客的尸体已落入河中！”

“什么？”

冯太后如释重负。

“如浑水流经宫皇城，马上通知禁军，在下游打捞，若打捞不到，唯你是问！”

“喏！”

冯太后的心再次紧张起来。

七天之后，宗子军在如浑水下游打捞到一具尸体。一名男子看衣服和宫中太监如出一辙。只是尸体长时间被水浸泡，已经胀得无法辨认。依稀可见男子面部刀疤纵横，血肉模糊，辨其下体，其势已去。

除此之外，拓跋弘从宗子军的回报中再也探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武州川啊，你不停地流；如浑水啊，你望不到头——

上天为何如此待我？

扳倒冯太后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这样错过了，我是拓跋家族的罪人！

拓跋弘知道，河中发现的尸体绝不是王肃，他也知道，自己现在终究还是斗不过冯太后。可是又有什么办法？自己这么做也是不得不为！眼看儿子拓跋宏一天天长大，如果自己后退一步，儿子不但可能当不上皇帝，甚至可能小命都保不住！

为了孩子，王肃可以牺牲自己，从万丈悬崖上纵身一跃，拓跋弘也可以牺牲！你不是太后吗？你不是不交权吗？那么好，我就让你当不成太后！

拓跋弘当然不敢公然和冯太后火并，降不了你我还升不了你吗？

五年后，他把自己才五岁的太子拓跋宏立为皇帝，才二十出头的他早早就当上了皇上，那么自然，冯太后的身份就水涨船高，成为太皇太后，从皇帝的“妈”升级为皇帝的“奶奶”，你总不好再越级干政了吧？

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年轻人的想法就是很傻很天真，这一纯属泄愤的举动丝毫不对冯太后构成威胁，冯太后连搭理都懒得搭理，你爱咋咋地，让自编自导自演却没有观众的拓跋弘很受伤，说好的剧本呢？说好的台词呢？演员演出都不按剧情的吗？可惜他忘了，修改剧本的权力从来就不在编剧自己手中，导演、制片人、明星，随便哪个人大笔一挥，你的剧本就成了太监。

很明显，冯太后是集三者于一身。欲哭无泪的拓跋弘只好自己挖坑自己埋，自己写的剧本，再难也要演完，从此迁居崇光宫，老老实实当起了太上皇。

可是，他真的会那么老实吗？你见过哪个太上皇骑着战马拿着钢刀屁颠屁颠深入大漠几千里满世界去追柔然人的吗？你见过哪个太上皇钻山林猎虎豹又是打仗又是阅兵频繁地向太后大秀自己的肱二头肌的吗？

不仅如此，他还训练自己才几岁的儿子早早就骑马打猎，mysonmylove，爹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鲜卑从马背上得天下，历代君王都是马背上的皇帝，你也不能差了，先教你什么呢？就从打狗棍先练起吧，打狗棍法第一步，先和几十条恶狗关在一起……呃，对不起儿子，忘了给你棍子——

鹿苑位于平城北郊，西起雷公山，东包采掠、白登山，方圆数百里，自从北魏在平城建都以来，这里便成为皇家猎场。鲜卑族出自草原，对水草情有独钟，每年秋季，皇帝都会带着皇族、大臣围场狩猎，以获得猎物的多寡进行封赏。

这次秋猎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非要说有，就是年仅十四岁的皇帝拓跋宏第一次狩猎。十来岁的他不像他爹地那么勇猛拉风，追着一头色彩斑斓的猛虎一骑绝尘而去。他人小力气弱，还拉不起大弓，只能拿一把小弓箭到处追猎一些雉鸡、野兔之类，跟在他身边的妹妹拓跋嫣十分不满。拓跋嫣才十一岁，嘟起小嘴的样子让人又爱又怜。

“我说哥哥呀，你就不能打一些大点的猎物吗？这么小的兔子，杀了它太可怜了！”

“我也没办法呀，这么大点儿的弓，只能打这些。”拓跋宏委屈道。

“那咱们去找别人一起吧！”

“我才不想让那些大臣笑话！”

如果说他爹拓跋弘当的皇帝有名无实，那么拓跋宏的皇帝生涯更叫一个身不由己。他爹好歹只受冯太后一个人摆布，他还得受他爹摆弄。

小宏啊，今天练功了没有？爹给你的七本内功心法都记熟了吗？年轻人切忌心浮气躁，没事多看看佛学也是好的，这八本《四十二章经》你拿去吧！还有，当皇上不能整天只知道打打杀杀，那不成黑社会大哥了？多读点历史，以史为鉴嘛，这套从春秋到东晋的二十四本《皇帝那点儿事儿》送你——

成天被耳提面命的拓跋宏已经被摧残得少年老成，拓跋嫣知道哥哥差点都要学成书呆子，难得出来放松放松，就拉着他道：“干嘛非找大人？我们去找绝哥哥和佻哥哥啊！”

拓跋嫣口中的绝哥哥和傥哥哥，就是慕容白曜的遗腹子。十四年前，拓跋弘以“党附乙浑”的谋逆罪将南乡公慕容白曜处死，一方面借他的头打开灵泉宫的大门，搜查冯太后寝宫，另一方面，也在朝中剪除冯太后的羽翼。冯太后知道慕容白曜死得冤，如果不是当时自己接慕容氏去灵泉宫生产，慕容白曜至少不会连儿子都见不到就命赴黄泉。但是，即便此时她已经身为太皇太后，也不便对太上皇钦定的铁案直接提出翻案，只能以“罪不及子”为名，保住了慕容家的血脉，毕竟慕容白曜谋逆罪未能坐实，而自己的儿子还在慕容府上。念子心切，此后，冯太后时常恩赐兄弟俩入宫，大小封赏不断，是以慕容绝和慕容傥兄弟，早已经和拓跋兄妹混得很熟了。

拓跋嫣提此建议，拓跋宏立刻点头。自己虽然贵为皇帝，身边真正能说说话的，还真就这两个人。

感谢各位关注，是从舞文弄墨搬过来的，所以前面更新得多，只要大家喜欢，我会继续努力

再更一章

(9)

“啪”！

一箭中的。

一只秃鹰本来盘旋着想捉野兔，结果被当成靶子，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两匹马上载着两个少年风驰电掣，旋即而至。

“哥，好箭法！”

一个十三四岁、面白如玉的英俊少年诚心赞道。

“可惜还没猎到真正的猎物！”

一个肤色黝黑，看起来比白俊少年强健得多的少年龇牙道。在他心里，飞鹰走兔什么的太不过瘾，如果像太上皇一样能去虎圈就好了，屠熊缚虎，那才是真正的打猎。

“已经很好了，不像我，半天都没打到。”

白俊少年叹气道。

从小到大，他在武力方面就不如他的哥哥，力气更是没法比。每次打猎，哥哥都是一马当先，中者立毙，害得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出手。哥哥恨不得屠熊缚虎，他却连个野兔都没打到，有时候他真怀疑自己和哥哥是不是一个妈生的，咋就差距这么大呢？

“老二，别心急，大不了我的猎物劈你一半！”

兄弟俩感情好，当哥哥的经常照顾弟弟，在黑面少年看来理所当然。

黑面少年一边说着，一边朝落地的猎物走去。

“说得好，要不要把我的猎物也给你们兄弟俩分了去？”

一个尖锐刺耳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黑面少年皱皱眉，这太监嗓儿，一听就是冯夙那个二百五。这家伙仗着自己是冯太后的侄子，一向飞扬跋扈，对两个“叛臣”之子更是看不上眼，没事儿就过来撩骚。

“我们的猎物多得是，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黑面少年没理他，眼看地上的秃鹰就在眼前，身上的箭如同死神

一样攫取着它的生命力，伸手就要抓。

“慢着！”操着一口标准太监腔儿的少年从马背上跳了下来，这少年看起来十三四岁，方脸大眼，论相貌也算得上是人中赤兔，马中吕布，只见他浑身上下绫罗绸缎异常光鲜，丝毫没有北魏人的粗犷之风，“谁说这是你的，我还说这鹰是我的呢！”

纳尼？开什么玩笑。黑面少年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这只鹰明明是自己打的，身上还插着箭，冯夙这厮有何脸面说是他的？

“冯夙，你拉得开一石的弓么？”黑面少年嘲笑道。

“你……”那个叫冯夙的少年显然对别人质疑他的荷尔蒙很不满，“别以为自己有几斤力气就了不起，告诉你，这鹰可是我先看见的。”

“你先看见的就是你的？”

“没错！”

“那我还先看见你了呢！”

“慕容绝，”冯夙一张小白脸气得通红，“不过是个叛臣之子，凭什么和我争？”

慕容绝本来对冯夙只是爱答不理，言语间甚至还有几分嘲笑，但当他听到“叛臣之子”几个字，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不见。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看到慕容绝黑口黑面，冯夙也有点紧张，毕竟这黑小子是个混不吝，要是发起飙来，恐怕自己占不到便宜。但有时候，人的贱是一种本能，就像生命一样深入骨髓，冯夙明知道有可能会吃亏，嘴上还是冒出一句：“就说你叛臣之子怎么了，你咬我啊！”

慕容绝没有咬他，只是虎目一瞪，就吓得冯夙倒退着跌了一跤。

“慕容绝，你打人——”

如果晚生一千年，冯夙有可能是最会帮球队赢球的影帝，可惜不幸的是，他遇到的不是绅士的英国队，而是狂暴的俄罗斯队。慕容绝显然对他自说自话的表演没兴趣。

“好，你说我打你，那我就打你一个看看，免得凭空被冤枉了！”

慕容绝跨出一步，朝冯夙走去。

“哥，打人不打脸——”

白俊少年急忙拉住他。

“老二，别拦我，今天我非撕烂他这张破嘴！”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把他浑身上下捏个粉碎性骨折就可以了，打脸容易被看出来！”

“好兄弟，就这么办！”

“慕容悦，天杀的，你就损吧，画个圈圈诅咒你！”

冯夙此时已经有点后悔为什么要得罪这哥俩儿。要知道他们的父亲犯的可是“谋逆罪”，换句话说就是连皇帝都敢杀，眼下四下无人，自己这几个手下不够慕容绝塞牙缝儿的，万一俩兄弟把自己大卸八块喂狼了……后果不堪设想。

“绝哥哥、悦哥哥，你们干什么呢？”

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这声音他俩听过无数次，除了彭城公主，没有第二个人说话能有这么好听。

“参见皇上、公主。”两兄弟一起躬身。

“唉，算了，又没外人，咱们随便说话。”拓跋宏也只有在几个同龄的玩伴中，才显出随性的一面。

来的人正是拓跋宏和拓跋嫣，刚才那悦耳的声音，就出自拓跋嫣之口。

“冯夙，你又惹祸了吧？早就告诉你不要以少欺多，你又不听，早晚有天栽跟头！”拓跋嫣嗔怪道。

冯夙恶人先告状：“明明是他们欺负我，请皇上给我做主。”

“唉唉，行了，哪儿凉快赶紧上哪儿待着去，别耽误我们谈正事儿——”

冯夙的年纪虽然也和拓跋宏差不多，但仗着冯太后是自己的姑姑，张狂惯了，拓跋宏对他不甚喜欢。眼看着拓跋宏和慕容兄弟谈笑风生，自己根本插不进话儿，冯夙觉得待在这里也是自讨没趣，悻悻而退。

“这只鹰是你打的？”拓跋宏看着慕容绝的弓不胜赞叹。

自己的弓才有七斗，慕容绝和他年纪相当，却已经能拉开一石二的弓，不愧是将门虎子。

“还是个雏儿，要是能射到大雕才好。”慕容绝对自己的勇力倒不客气。

“看来今年的秋猎大赛，绝哥哥要勇拔头筹呢！”拓跋嫣看着慕容绝马屁股上挂着的飞禽走兽，不胜赞叹，“倪哥哥，怎么你一只也没打到？”

慕容倪的马屁股上光光，两手一摊，道：“谁说我没打到？我只不过还没开始发力而已。”

拓跋宏知道他跟在慕容绝后面只能捡漏，只是嘴硬，便道：“那你想不想超过你大哥？”

“当然想啊！”

“不如这样，我们比比，两个人一组，酉时在这里集合，哪组的猎物多，算哪组获胜！”看着慕容绝满载而归，也激起了拓跋宏的好胜心。

“这个……太欺负你们了吧？”慕容绝嘿嘿一笑。

(10)

“已经打到的猎物不算，我和慕容悦一组，你和嫣妹一组，这样就公平了。”拓跋宏分配得倒也合理！

“好耶！我和绝哥哥一组，”拓跋嫣拍手道，“哥哥，悦哥哥，输了可不许哭鼻子哟！”

“看你说的！我们又不是十岁的小孩子！”慕容悦道，“既然是比赛，总得有赌注吧？赌注是什么？”

“赌注嘛！”拓跋宏看见拓跋嫣对慕容绝一脸崇拜的眼神，忽然来了主意，“这样吧，你们哪个人赢了，我就把公主许配给谁！”

虽然年纪尚小，还听不懂男女之事，但是拓跋嫣还是脸上一红：“哥，你干嘛拿我说事？”

“女孩子嘛，早晚要嫁人的，怕什么！”拓跋宏看见两兄弟对此没有异议，大声道，“好，那就这么定了，咱们天黑在此，不见不散！”

拓跋宏说完，便和慕容悦朝东打马而去。

“绝哥哥，我们去哪里？”拓跋嫣作为资深“蕨根粉”，只需要

听吩咐就好。

“东边有虎圈，我们也向东！”

虎圈，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圈老虎的地方。拓跋家族是鲜卑人，生性喜猎，为了使打猎更有乐趣，专门从各地弄来十数头猛虎，放养在这片山林。每年秋猎，凡是有能射杀老虎者，基本都是当年的秋猎冠军。

慕容绝自幼臂力甚大，根骨奇佳，习武也比常人快上许多，从小便有勇武之名。只不过，这个勇武之名在没有实际战绩之前，也仅仅是被人说说而已，这情形就好比喜欢你一个美女，美女也喜欢你，但她就是不让你碰，你干着急也没办法，要是下手晚了，美女没准还被别人抢了去。秋猎冠军无疑就是这个美女，时时拨动着慕容绝敏感的神经，只不过冯太后担心他们的安危，不许他们靠近这片危险的区域。如今，既然皇上提出比赛，慕容绝心中的念头便被再次勾起，要是皇上和老二猎到了老虎，那自己岂不是还要再等一年才能正名？是以也顾不得那么多，朝着虎圈就策马而去。

虎圈并不大，方圆不过三四十里，放养十多只老虎其实并不合理，盖因老虎是独居动物，向来一山不容二虎，而这些老虎平时就被关在笼子里，只有像这样每年一次的秋猎，才会被放出来放放风。

不过这老虎也很郁闷，平时一关就是一年，缺乏锻炼骨质疏松，好不容易被放出来，还没来得急喘口气走两步，就碰上一群野蛮人骑着马拿着箭四处追杀，山中之王威风何在？百兽之首颜面何存？一来二去，这老虎就学乖了，碰到大队人马，老虎就各自逃命，遇到落单

的人，往往就合力击杀。好在鲜卑人常年狩猎，知道老虎的习性，轻易倒也不敢落单。太上皇拓跋弘虽然率先冲入虎圈，大队人马旋即而至，并无危险，但慕容绝就不一样了，他猎杀老虎的心太急切了，根本没去考虑这些，带着拓跋嫣一马当先就冲入虎圈。

这老虎一看，呦呵，挑衅！赤裸裸的挑衅！你们人多我还怕你，就这么两个孩子，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兄弟们都出来，开饭了！人马肉双拼！

慕容绝乍见老虎，还有几分兴奋，忽然发现数目不对，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我去，合著虎圈里一半的老虎都来了，自己这面子太大了，当即刷刷两箭，将最靠前的一只老虎放倒，带着拓跋嫣掉头就跑。

“嫣妹，快跑！”

慕容绝和拓跋嫣座下的都是日行百里的良驹，本来和这些老虎比赛跑还有得一拼，但是这些马平日里被保养得太好，吃饭是外卖洗澡时人工 spa 平时又是低头族，什么时候见过这阵势？俗话说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五只老虎跑得更快，当即拓跋嫣座下的白马就被吓瘫了，马失前蹄，好在慕容绝眼疾手快，他本来在拓跋嫣前面，调转马头后，跟在拓跋嫣后面，当即伸手一抄，直接将拓跋嫣拽到自己马背上，纵马狂奔，百忙中回头一看，只见三只老虎已经扑向白马大快朵颐，两只老虎依然对自己不离不弃，这份执着令人感动！说好的双拼就是双拼，自己点的外卖，再难吃也要吃完！

面对着两只老虎，慕容绝倒有些镇定了，自己是来干嘛的？不就

是猎虎来的吗？刚才被五只老虎偷袭措手不及，眼下二对二，正好单挑，当即打马回头，对拓跋嫣说了一声“看好了”，只见慕容绝张弓，搭箭，一箭射出，正中最先一头猛虎的眉心。这虎骄横惯了，虽然脑袋中箭有点儿晕，但跟喝了二两小酒一样，晕晕乎乎更兴奋，还是朝慕容绝奋力扑来，慕容绝一咬牙，将马往旁边一带，使出全身力气对着飞在半空的老虎肚皮就是一箭，一箭穿心！

拓跋嫣躲在慕容绝怀里，紧紧抓住缰绳，对刚才发生的一切看得真真切切，随着老虎啪叽一声趴在地上再也不起，慕容绝的形象在她眼中瞬间高大了许多，宛如天神一般站在四只老虎面前，威风凛凛。

且说拓跋宏和慕容悦一路向东，以他们二人的胆子是绝对不敢来虎圈的。

“皇上……”

“这里没人，叫我宏哥吧！”

“宏哥，我怎么感觉这场比赛咱俩要输呢？”

“为啥？”

“我哥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今天是奔着虎圈去的，万一他猎杀一头老虎，咱俩就是打一窝兔子也是白搭啊！”

“有道理，那你说咋办？”

“要不咱俩也去看看？”

“唔……咱俩也不能显得太胆小了，看看就看看！”

于是拓跋宏和慕容悦也来到虎圈。

@向上吧小流氓 2017-07-31 02:37:32

我他妈生在 80 年代都差点死掉，还好交了 300 罚款。草

恭喜这位道友渡劫成功！

@亮盾 pk 亮剑 2017-07-31 12:09:01

100 年后你也死定了

感谢道友祝我长命百岁！

@雪漫飞鸿 2017-07-31 16:05:28

楼主写的小说，还是正史？

原创小说，欢迎关注哈

哈哈，刚看到帖子上了热帖榜，今天再更一章

(11)

太上皇今天打了一头大老虎，心满意足，正带着人准备回去开虎肉 party，结果看见儿子过来了，心下大喜：“小宏子，好样的，你爹我早就说带你一起猎虎，你偏不来，这下怎么想通了？”

拓跋宏知道父亲一向不喜欢慕容氏兄弟，也不敢将和慕容绝打赌的事告诉他，道：“早就听说虎圈盛名，今天想过来看看，这头老虎是爹打的吗？爹地威武！”

拓跋弘哈哈大笑：“晚上回去有虎肉吃了，这东西可是大补，虎鞭还可以……”拓跋弘忽然想到他还是小孩子，不应该说这些，干咳了两声，“哦，对了，你妹妹嫣儿呢？”

“嫣妹她……”拓跋宏没想到父亲会有此一问，随口道，“刚才好像看到她和冯夙在一起。”

“哼，”拓跋弘从鼻孔中表示了自己的轻蔑，“冯夙那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和嫣儿都离他远点，免得沾染晦气。”

“是，儿记下了。”

正说着，忽然圈中传来一声虎啸，拓跋弘吓了一跳，他回头问左右：“人都出来了么？怎么还有虎啸？”

右仆射穆泰神情肃穆道：“这啸声中饱含悲鸣，似乎尚有人在圈中狩猎！”

我去，啸声中饱含悲鸣这种事你都听得出来？不愧精通兽语，简直是人渣中的人渣！

“虎贲校尉检点随行人员，发现缺席立刻来报！其余人随我立刻前往查看！”

拓跋弘一骑当先，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直奔虎啸的地点而来。

当他们来的时候，简直都惊呆了，只见地下一片狼藉，两只老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身子下流出大片血迹，显然是没命了，还有两只老虎，一只独目，另一只眼上还插着箭杆，另一只身上插着好几支箭，只是每一支都不足以致命，两只老虎虎视眈眈地盯着一处洞口，发出悲鸣。

慕容悦的心直接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知道洞里十有八九是慕容绝和拓跋嫣。

“谁在洞里？”

拓跋弘看到这血腥的场面也是一惊。自己大张旗鼓，带着数百人费了半天的劲才猎杀一只猛虎，这人随随便便就杀了两只，看样子洞外的两只也受重伤，要是被他猎杀四只，自己这区区一只的战绩又何足道哉？瞬间，刚才猎杀猛虎的喜悦化为乌有，他也想知道是什么人有如此勇力。

“父亲？”洞中传来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声。

“嫣儿？”

拓跋弘惊了，他看了儿子一眼，拓跋宏刚才说嫣儿和冯夙那小子在一起，难道这些老虎是冯夙杀的？这娘炮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练《葵花宝典》了吗？

“嫣儿，你和谁在一起？”

“我和绝哥哥！”

“绝哥哥？”拓跋弘还没把人物和名字对上号。

“是慕容绝。”

事已至此，拓跋宏知道再也瞒不住，索性说出实情。

“慕容绝？”拓跋弘对这小子当然有印象。黑得跟雷劈了似的，经常被太皇太后召唤入宫。知道他爹被自己所杀，每次见到自己的时候都是满眼仇恨。如果不是太皇太后纵容娇惯，自己早就把这黑小子踢回月球了。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敢带着公主私入虎圈？出事怎么办？他死了事小，要是嫣儿有什么闪失，自己如何向她地下的娘亲交代？

拓跋弘越想越生气：“大胆慕容绝，带公主以身涉险，该当何罪？”

“太上皇，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还是想办法救出公主。”
穆泰进言道。

哦，也是，先得把嫣儿救出来再说！

听到拓跋嫣说话，拓跋弘知道她暂时没事，眼见这两头猛虎是绝佳的靶子，就将自己的弓箭交给儿子。

“小宏子，去救你妹妹出来！”

皇帝和太上皇狩猎，朝中文武重臣皆在，拓跋弘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你们不是觉得皇帝年幼吗？你们不是对皇上阳奉阴违吗？就让你们看看，我们拓跋家没有怂人！别说两只老虎身受重伤，就算万一有事，自己和这么多大臣都在，也不会让儿子吃亏，是以他才放心大胆地让儿子去杀虎立威。

拓跋宏虽然也是鲜卑血脉，但他刚刚出生便被立为太子，母亲亦因“子贵母死”的苛则早早离世，在他的成长记忆里，一边是雷厉风行的愤青爸爸，一边是阴沉刻薄的心机奶奶，他时刻想的不是如何表现自己争取荣宠，而是如何守成自保。是以性格中就多了几分谨慎，甚至显得过于老成。如今接到父亲扔来的这个烫手山芋，扔掉也不是，只好硬着头皮顶上。当即张弓搭箭，朝着独目的猛虎射去。

那独目猛虎歪头躲过一箭，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拓跋宏就是一张怒吼。武功中有一种叫狮子吼的究竟有多猛大家都不知道，但是眼前这老虎吼可是实打实的，对动物尤其有杀伤力！一些随从的战马已经被这一声吓得骨酥腿麻，当即有两个文臣直接从马上栽下。或许是拓跋宏胯下这批战马受到感应，竟然抬腿朝着独目猛虎走去，它想干嘛？

施展美人计色诱？拜托，你俩不是一个品种啊！

坐在马上的拓跋宏急拉缰绳，大声呵斥，谁知这马反而受了刺激，直接朝着独眼老虎窜去，这一下可实在是出乎意料，连拓跋弘也没有料到，等他反应过来，儿子的坐骑已经朝前面窜出两丈有余。饶是他大喊一声“保护皇上”，身后的众位大臣也是有心无力，也许只在他们抬起弓箭的刹那，皇上就已经送上人头了。

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拓跋弘发话，已经有一道人影像离弦的箭窜了出去，直奔猛虎，正是慕容悦。他心念大哥和公主，早就伺机而动，见拓跋宏吸引了老虎的注意，直接从侧翼偷袭，

慕容悦手上的是一把黄杨弓，对准两头猛虎扬手就是连发，身上中了许多支箭的老虎本来就已体力不支，被慕容悦补箭后，踉踉跄跄再也站不稳，一头栽倒下去，那只独目的猛虎却越发凶悍。

身为公虎的它体型硕大，貌似有五六百斤，却异常灵活，接连避开慕容悦两箭，竟然不顾送到嘴边的拓跋宏，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慕容悦就扑去。

慕容悦前几箭有备而发，老虎扑来，刚好他手中无箭，只好就地一滚，躲将开去。身后满朝文武大臣张弓搭箭，却是一个人都不敢发，皇上就在眼前，万一伤到皇上怎么办？那可是杀头抄家的罪名！是以一众文武大臣只能干瞪眼，就看着慕容悦和猛虎搏斗。

慕容悦没有他哥哥的力气，慕容绝尚不能一箭穿头，他更不能，眼见猛虎掉头又来，心下一横，发出一箭，射爆它的右眼，老虎只觉得眼前一黑，似乎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候，从洞中飞出一个人影，手

上拿着割肉的匕首，对准失去双目的猛虎就是乱刺，猛虎疼得张牙舞爪，却看不到目标，众大臣趁机上前救回拓跋宏，再看出来那人，正是慕容绝。

@翹嘴昌魚 2017-07-31 17:32:38

两脚羊是什么朝代??

就是这个朝代

@ywujun1969 2017-07-31 17:34:09

@浮生若梦 87: 本土豪赏 1 根鹅毛 (10 赏金) 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

感谢土豪!!!

@花花世界谢 2017-07-31 18:22:21

我是来打酱油的

欢迎酱油党，前面写得比较中规中矩，后面的会更好玩

@雪漫飞鸿 2017-07-31 18:08:46

现在南北朝是个影视剧热点

电视剧还没想过，先努力把小说写完吧

@状元不爱秀孜 2017-07-31 19:44:30

决定跟了-----感谢支持，本人保证

不做太监@翘嘴昌鱼 2017-07-3117:32:38 两脚羊是什么朝代?? ---
-----@浮生若梦 872017-07-3117:40:55 就
是这个朝代-----@xuanyuanmaomao2017-
07-3120:06:08 唐朝也有呀-----嗯，从
这时候起的@认准一条道 2017-07-3116:49:57 写得太好了，很时代
感，很幽默。-----感谢支持!@面具的爹
2017-07-3122:54:41 我以为写历史，原来是小说。-----
-----现在写南北朝历史的挺多，来换换口味吧(12) 只见
慕容绝脸上、胳膊上、腿上全是血迹，他挡在慕容悦前面，挥动匕首
逼退猛虎。众位大臣这才反应过来，纷纷展示自己的骑射神技，刷刷
刷一通乱箭齐发，将凶悍的独目猛虎击毙，一个个互相吹捧。

“太尉好箭法!”

“哎呀，老了，大将军也不错!”

“不敢当不敢当，还是世子年少有为……”

“爹，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哇……”

直到看到拓跋嫣从洞中被接出来，拓跋弘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多
悬，就差一点，俯瞰万里河山、掌管千万百姓、麾下百万军队的北魏
皇帝就命丧虎口。他不想是谁把拓跋宏送上虎口，也不想是谁救了拓
跋宏，反倒怪罪其慕容绝来。

慕容绝，又是慕容家的!要不是你，我儿不会以身涉险，嫣儿也
不会被困洞中!今天太皇太后不在，我就杀了你以绝后患!想到这儿，
拓跋弘大喝了一声：“来人啊!将慕容绝绑了，就地正法!”

慕容绝虽然浑身是血，但大部分都是老虎的，他受的只是皮肉伤，要不是中途箭壶跌落，他也不至于躲在洞中。眼见兄弟为救自己舍身斗虎，自己便奋勇冲出，兄弟合力，总算保住慕容悦。谁知还没来得及庆幸劫后余生，拓跋弘一声令下，慕容绝便被绑了，这一下实在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爹，你干嘛要绑绝哥哥？”

拓跋嫣虽受惊吓，浑身上下却是半点伤也没有。看到这里，众位大臣都暗暗惊奇，想不到慕容绝小小年纪，一人勇斗四虎，还能保护住公主安然无恙，这份勇力，恐怕是我再年轻十岁也有所不及！

“慕容绝私闯禁地，连累皇上、公主涉险，其罪当诛！”拓跋弘怒气冲冲，他这气倒不是装的，慕容绝这厮武力值太彪悍了，才十来岁就连杀数虎，长大以后那还不是心腹大患？趁其羽翼未成，必须杀之！

“禀父亲，”拓跋宏惊魂稍定，听说父亲要杀慕容绝，急忙帮他澄清，“是我和慕容绝打赌，让他进入虎圈的，这事和慕容绝无关。”

“哦？”

儿子这样说，这事倒不好办了。照此说来，慕容绝非但不是戴罪之身，而且还是拓跋嫣的救命恩人，这特么就比较尴尬了！

一时没了主意的拓跋弘干咳了两声。

“启禀太上皇！”冯夙那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

“有话快说！”

要不是看在他是冯太后侄子的份儿上，拓跋弘才懒得和他说话，

言辞中丝毫不掩饰对他的厌恶，就差说出“有屁快放”了。

“彭城公主本来是和小臣约好一起狩猎的，一定是受慕容挑拨迫才被带到虎圈来，请太上皇明鉴！”

难得冯夙这小子说话中听一回！拓跋弘大喜！他知道今天当着满朝文武是杀不了慕容绝了，自己硬要颠倒黑白，定然失了民心，是以不等旁人说话，就将此事定了案：“慕容绝大胆挑拨公主，罪不可赦！但好在保护公主毫发无伤，亦算有功！功过不能相抵，死罪虽免，活罪难饶，即日起净身入宫，在崇光宫当差，不得有误！”

把勇武绝伦的慕容绝净身做太监，是拓跋弘忽发奇想，虽然有一个武力值如此恐怖的太监并非什么好事，但是只要他入了宫，到时候就随自己怎么摆弄，即便是随便找个罪名廷毙他，太皇太后也无话可说！想到这里，拓跋弘很是为自己的小机智点了个赞！

什么？让我做太监？

慕容绝没想到拓跋弘会玩儿这么狠！这不是要慕容家绝后吗？哦，对不起，忘了我还有一个弟弟，可是那又怎样，万一他以后出柜了怎么办？传宗接代的重任还不是落在自己肩上？拓跋弘，你跟我玩儿阴的！

慕容绝毕竟才十来岁，还体会不到拓跋弘背后的阴谋诡计，但他也知道当太监绝非好事！只是，眼下太皇太后不在，没有一个人能为他说得上话。这算什么？自己拼了命想证明自己是大魏帝国第一勇士，结果最后成了太监，早知道要争的是大魏帝国第一太监的名号，自己是说什么也不会进虎圈的！

“父亲，不可。”关键时刻，又是拓跋宏。慕容绝在心里感动得泪眼婆娑，还是未来的大舅哥好！

可不是么，无论将来兄弟俩谁娶了公主，拓跋宏都是绝对的大舅哥。

“为何不可？”

“儿与慕容绝的赌约分出胜负，按照约定，慕容绝当娶彭城公主，万万不可净身！”

拓跋宏在和慕容绝说赌约的时候，只不过是少年人的一句玩笑话，连拓跋嫣自己也没有当真。可是眼下慕容绝性命攸关，拓跋宏只好把这事儿提了上来，希望能让父亲收回成命。

拓跋嫣虽然对什么许配啊、驸马的懵懵懂懂，但也知道和自己有关，睁着一双大眼睛愈发好奇。

“胡闹！”

果然，拓跋弘听了之后怒不可遏！

“你们是怎么约定的？”

纵然想反悔，拓跋弘也要师出有名，毕竟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皇帝已经开了金口，覆水难收！

“儿与慕容绝约定，双方酉时比拼猎物的多少，猎物多者获胜！胜者即为彭城公主驸马！”

“哦，那慕容绝都猎了些什么呢？”

慕容绝从比赛伊始就深入虎圈，加上最先杀的一头猛虎，一共亲手猎杀三头猛虎。而拓跋宏、慕容悦组合靠着捡漏才猎杀一头伤重的

老虎，胜负十分明显。

这是关系到皇家公主的终身大事，拓跋弘眉头微皱：“慕容傖射杀独目虎有目共睹，为何没有算上去？”

独目虎身遭万箭穿心，死在谁手里还真不好说，本来没有算给慕容傖，但既然太上皇发话了，就把独目虎算给慕容傖，这样，慕容傖和慕容绝的战绩是2:3。慕容傖知道，要是自己赢了，大哥就得当太监，当即上前道：“禀太上皇，臣甘愿认输！”

“认输？”拓跋弘眯着眼睛，“你是怕你大哥输了吧？难道你就不想娶彭城公主？”

慕容傖和拓跋嫣从小玩到大，也算青梅竹马，但要说娶亲的念头，还真没想过，毕竟年纪尚小。

“臣愿赌服输，不敢奢望。”

拓跋嫣虽然听得懵懂，也听出了慕容傖不愿意娶自己，她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无辜地道：“傖哥哥，你为什么不愿意娶我？嫣儿做错了什么吗？”

“娶不娶恐怕由不得你！”

拓跋弘紧紧地盯着慕容傖。

@平平淡淡就浪 2017-08-0109:07:27

还更吗？

每天都更，欢迎关注

@冰红茶、玄 2017-08-0109:51:53

楼主可恶。一天才写 2 章

哈哈，楼主努力中

@浮生若梦 872017-07-2909:57:00

(2)

也许就是这首歌，在另一个男人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这个人就是拓跋弘。

才十来岁的他或许还不懂得什么叫基情，但是他很明白慕容白曜曾经“背叛”过自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得贪婪我爱的懦弱——

所以每次见到慕容白曜，这个风一样的少年总是会想起乙浑，那个曾经想做王的男人。随着拓跋弘渐渐长大，慕容白曜愈来愈感觉到后背发冷，仿佛有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上，随时会斩落下来.....

@权颀 2017-08-0110:56:06

不是“参合陂”么。。。

已经过去好几十年啦

@晴山堂的游圣烟 2017-08-0110:08:02

每日一顶

感谢感谢！

@田冬 20142017-08-0111:02:33

写的真好，南北朝的文章看过不少，用白话文写的你不是头一份但绝对是独一份！

我只能说你……有眼光！哈哈

@crazyxf0072017-08-0112:06:50

怎么就太监了，这么好的文笔可惜了。

楼主誓死不当太监

@姜文宣 2017-08-0112:14:56

北魏的皇帝都短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前六个里就有三个被杀的，一个身体不好的……

@zuoan7702017-08-0111:34:28

感谢感谢！

(13)

自从十四年前，拓跋弘听到消息说冯太后私育一子，便查无所获。后来听说慕容家生了两个儿子，结果这两个儿子一黑肤一白面，一个勇武一个文弱，无论从外貌还是内在，可谓是大相径庭。如今，随着两兄弟年龄渐长，拓跋弘愈发坚信他俩不是亲兄弟，依照性情来看，

慕容绝是慕容氏所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毕竟慕容白曜也是赫赫有名的一代名将。而慕容悦白白净净，一看就是文弱书生，应该就是那个王肃之后。

虽说怀疑，但没有拿到真凭实据，拓跋弘倒也不敢断定，只是心中在想，不管这两人的爹地是谁，都必须除去，一个不留，自己不能在宏儿身边埋下两颗定时炸弹。虽说如此，却也要有先有后，慕容绝勇猛过人，宜先除之，剩下慕容悦慢慢再说。

打定主意，拓跋弘看了看时间，才申时一刻，距离酉时还有段时间。

“既然你们约定在酉时，那么就酉时再见，到时候胜负如何，立见分晓！”

拓跋弘现在铁了心要除掉慕容绝，不想给他任何口实。

“得想办法把这事告诉给太皇太后。”

拓跋宏跟在父亲身边，没有办法向慕容悦通风报讯。他看到拓跋嫣就在自己身旁，悄悄把脖子上的玉佩摘了下来，塞到拓跋嫣手里。

“嫣妹，你好像累了，回宫休息休息吧！”

拓跋嫣虽然不谙事务，但是冰雪聪明，她知道这玉佩是太皇太后赐给哥哥的，又见哥哥如此小动作，心里已经猜到八九分，伸个懒腰道：“是啊，打了一天猎，我就不陪你们了，父亲，我回去了。”

拓跋弘正想着怎么让拓跋宏反败为胜，随便答应了一声，道：“传令，驱出所有猛虎，不得有误！”

拓跋嫣知道自己心里的大英雄要被父亲办成太监，心急如焚，虽

然此时她还不太明白太监究竟是个什么物种，但是也知道他们的地位和 9527 差不多，当太监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要不然哥哥也不会这么着急，连太皇太后赐给他的贴身保命的玉佩都拿了出来。她的小白马刚才被老虎大快朵颐，想起自己骑过的马中，似乎只有慕容傥的坐骑最听话稳当，当下便去找慕容傥借马。

慕容傥跟着大哥，一直来到虎圈外面的小树林，看到大哥情绪低落。

“大哥，别怕，一会儿我去求太皇太后，只要她老人家出马，太上皇不敢为难你！”

“拓跋弘，算你狠！老二，我问你一件事。”

“放心吧，我是不会和你争公主的！”

“不是，我是想问，你想不想给父亲报仇？”

“报仇？”

慕容傥惊了。

谁都知道慕容白曜是被拓跋弘所杀，为父亲报仇，难道是要杀了太上皇？

“我想了，要杀他，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慕容绝道，“平时咱们要接近他根本没可能，现在大家都在虎圈，你我手上又有弓箭，一箭射死他并不是难事！”

慕容傥倒吸了一口凉气：“大哥，射死他是不难，可到时候你我可就是真正的叛臣贼子了！”

“你怕死？”

“我不怕死，只是觉得这么做有些不值当。”

“为何不值当？”

“拓跋弘已经是太上皇，等皇上一天天长大了，明白了道理，总有一天会为我们的父亲正名，我们现在何必冒险呢？”

“拓跋弘处处针对你我，总之不杀他我难咽这口恶气！放心吧，我们藏在林子里，远远地给上他一箭，神不知鬼不觉！”

慕容悦摇头道：“我认为还是不要这么做，万一东窗事发，你我事小，母亲日渐年迈，难道你还要看她承受丧子之痛吗？”

“别废话，这件事，你就说你做不做？”

“大哥，别逼我，我是不会做的！”

“好，你不做，我来，就算是东窗事发，也是我一个人承担，到时候，你要好好照顾母亲！”

“大哥……”

不知为何，慕容悦觉得此时的大哥如此陌生，似乎成了另外一个人。

“老二，你的弱点就是太胆小谨慎，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不会像我一样到处惹祸！我走了！”

说完，慕容绝迈步朝前面的桃林走去，他也许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和弟弟的人生从此就天翻地覆，再也回不到从前。

@浮生若梦 872017-07-30 22:40:03

感谢各位关注，是从舞文弄墨搬过来的，所以前面更新得多点，只要大家喜欢，我会继续努力

@凡事都喜欢研究 2017-08-0112:36:51

据说慕容少年时和他姐姐一起在床上伺候苻坚...小慕容功夫了得!!能写一下吗?嘿嘿

哈哈,这段历史在前面,不过后面有更刺激的,你猜猜是谁?

@彭志强彭塘 2017-08-0115:12:53

这样的文字看着舒服。

楼主快更新呀,我是看一次顶一次

感谢支持!

@白牡丹黑牡丹蚕 2017-07-3008:40:26

顶啊顶

@小小萧然 2017-08-0109:28:41

楼主,你的天涯等级是多少了呢

是问我吗?好像不是很高

感谢各位,今天在外面跑了一天,见了几个制片人朋友,回来了,继续更!

(14)

拓跋嫣就是在这个时候找到慕容悦,把拓跋宏的玉佩交给他看。

怎么办？怎么办？是去求太皇太后，还是阻止大哥？

很明显，求太皇太后肯定是来不及了，可是，也不能告诉拓跋嫣说我大哥要去杀了你爹啊！

必须阻止老大！丫儿太冲动！冲动是魔鬼！

慕容悦主意已定，把玉佩交给拓跋嫣：“嫣妹，你先去求太皇太后，我再去劝劝大哥。”

拓跋嫣接过玉佩：“好！”

“动手！”

两人正要分开，忽然，树林里刷刷刷闪出几道黑影，其中一道黑影一把抱住拓跋嫣，捂住了她的嘴，又一道身影直奔慕容悦，想要如法炮制，慕容悦虽然年幼，但自幼练习家传绝学慕容剑法，倒也有些根基，一个闪身避过来人，大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

那人一招扑空，倒有些意外。捂住拓跋嫣的人轻声道：“老姚，怎么连个孩子都制不住？”

这几个人穿的都是夜行衣，蒙着面，看不到脸孔，但是听老姚的声音比较沉闷，有点像在水中敲打破锣：“小子，你会武功？”

看到这几个人的装束，又想到这里是皇家猎苑，慕容悦已经猜出这几个人的身份。

“你们是刺客？！”

那个叫老姚的人嘿嘿一笑：“算你聪明，不过没什么用，乖乖跟我走吧！”

慕容悦想出声示警，可是对方欺身过来，他只觉得胸口前仿佛有

巨石压来，压得自己透不过气。老姚伸出枯干瘦长的一只手，宛如闪电一般抓住慕容悦的胳膊，慕容悦再也无法挣脱，和拓跋嫣一样束手就擒。

慕容悦这才看清，来的人一共有五个，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兵器，杀气十足。

看到这两人衣饰华贵，擒住拓跋嫣的人疑虑一下：“你们两个，是什么人？”

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松开拓跋嫣的嘴。

“放开我，我是彭城公主。”

彭城公主？

这个身份在一般人听来可能是无比尊贵，但是那人却只是轻轻“哦”了一声：“我问你，你们的皇帝现在在哪里？”

“哼，你捏疼我了，不告诉你！”

拓跋嫣撅起小嘴。在她的记忆中，还从来没有人对她这般无礼，便耍起了小孩脾气。

那人见他粉嘟嘟的模样可爱，倒也拿她没办法。老姚松开捂住慕容悦的手。

“小子，敢叫一声，这小丫头可就没命了！”

老姚做手势在拓跋嫣的脖子上比划个斩的动作。

慕容悦心念电转，这几个人是刺客，或许可以救大哥，我只要把他们带到皇上身边，再出声示警，到时候正好阻止大哥出手，谅这五个人也抵不过近千人的宗子军。

打定主意，脸上神色就轻松了许多。

“我问你，皇帝在哪里？”

“在虎圈。”

“他身边有多少人？”

“一两个百人队吧。”

听到皇帝身边人少，老姚大喜：“尹香主，看来这次大事可成！”

尹香主正是擒拿拓跋嫣之人，只见他点点头，道：“胡狗害死了秦堂主，给秦堂主报仇！”

拓跋嫣拿眼瞪着慕容悦：“悦哥哥，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们？”

慕容悦假装“哎呦”一声，冲拓跋嫣眨眨眼，拓跋嫣似懂非懂，不再出声。

五个人带着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倒也轻松，尹香主和老姚一人负责一个，朝前疾行，慕容悦只觉得耳边风声呼啸而过，显然这几个人轻功不低。

片刻间就进了虎圈，看到还没来得急收拾的老虎尸体，几个人都是大惊。

“胡人皇帝太血腥了，这老虎死得忒惨！”

再往里走，发现几个宗子军的游骑，几个人小心躲过，越往里走发现宗子军越多，老姚低声抱怨：“这他妈哪是一两个百人队啊，至少有一个千人队啊！”

说道这里，不禁瞪了慕容悦一眼，慕容悦嘴巴被布团塞住，也懒得找借口。此时的他也在四处查看，不知道大哥藏在哪里。

且说拓跋弘带上文武大臣和皇上，下令放出虎圈里剩余的所有老虎，逼着儿子一一射杀，这样一来，就算慕容绝把他杀过的老虎再杀一遍，也铁定是输了。输了比赛就意味着他娶不了公主，娶不了公主就得进宫当太监，当了太监就得被自己玩儿死，想到这里，拓跋弘神清气爽。

“酉时已到，传慕容绝！”

侍卫飞马而去，拓跋宏还在一边干呕。有生以来，自己好像连兔子都没杀一只，没想到一出手，就杀了六七只老虎，此时拓跋宏的内心是无法平静的。纵然是山中之王又能如何？命运还不是掌握在别人手中？

此时，尹香主五人带着慕容傥、拓跋嫣躲在距离大队人马前十余丈的桃林里，对眼前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没想到的是，在他们身后，还藏着一个慕容绝。

原来慕容绝早早就来到桃林里埋伏，是以没有被人发现，他看见慕容傥和拓跋嫣被人绑架到桃林里，不由诧异。好在慕容傥发现了他，冲他轻轻摇了摇头，慕容绝会意，没有轻举妄动。

“禀太上皇，慕容绝不见了！”刚才出去的侍卫飞马来报。

“纳尼？”

拓跋弘大感气闷。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助儿子稳占上风，本以为慕容绝会认输伏法，谁知他竟然畏罪潜逃了，让自己的计划全部落空。

“给我查，就算翻遍整个鹿苑，也得把慕容绝揪出来！”

“啫！”侍卫应声而去。

“距离太远，得把胡人皇帝吸引到这边来。”

看着拓跋弘父子离这边太远，尹香主低声道。

“不如把这个公主放出去，给她下点儿料。”

老姚自以为天才般地想到这个馊主意，没想到却给自己的后半生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好主意！”

@爱了恋了爱寻 2017-08-0121:05:58

楼主的故事真丰富

楼主也很忧伤啊

@云台 28 将之首 2017-08-0106:03:16

生在汉武帝时代，死得更快。

其实那个朝代都挺快

(15)

尹香主当即解开拓跋嫣，放她出去。他和老姚共事多年，当然知道“下点儿料”是什么意思，他冲着那个瘦小的蒙面人微一点头，只见那蒙面人轻飘飘在拓跋嫣背后拍了一掌，象是把人往外推出。这蒙面人专练内家功法，内力阴柔至极，一掌打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事，实际五脏六腑皆为其所伤。

拓跋嫣突然没了束缚，大喊一声“哥哥”就朝前跑去，可是她刚

跑出林边，就觉得天昏地暗，脚下一软，一头跌倒在地上。

拓跋弘父子、慕容绝、慕容傥都看到了这一幕。

拓跋嫣跌倒，无疑是那个蒙面人做了什么手脚，为了杀皇帝，竟然连八岁的孩子都不放过，想到这儿，慕容傥觉得自己的胸像要炸开一般，他浑身一用力，挣断了绑在身上的绳索，抓过老姚的手，一口咬了下去。

拓跋宏本以为妹妹回了方山，没想到竟然出现在这里，而且才跑几步就跌倒在地，生死不明，当即便朝着妹妹跑去。

拓跋弘虽然也觉得惊异，但他毕竟历经世事，知道越是有违常规的事背后越有蹊跷，急忙大声道：“宏儿回来！”

果然，拓跋宏才要跑到秘密身边，就听见树林里有人“啊”了一声。

这一声是老姚叫的，他被慕容傥突如其来咬了一口，情不自禁叫出了声。

听到树林里有动静，拓跋弘也顾不得自己的安危了，一边大喊“保护皇上”，一边自己抢先冲了出去！

眼前的拓跋宏虽然年纪不大，他可是整个大魏帝国的希望啊！不容有失！

树林里，一二三四，四道人影闪电般冲出，四把寒光闪闪的兵器对着拓跋宏就招呼过去，拓跋宏都吓懵了，什么时候见过这阵仗？眼见四把兵器举在半空，自己就要被乱刃分尸，忽然，当当当当四声金铁交鸣的声音过后，四把兵刃在空中都失去准头。

“宏儿，快跑！”

听到父亲的喊声，拓跋宏惊魂稍定，不顾一切从四把兵刃下逃回，朝着拓跋弘跑去。

尹香主惊骇莫名，他朝着地上看去，只见地上躺着四只雕翎箭，方才当当当当那四响，便是箭打在兵器上的响动。以自己的功力，原本不至于被箭射中就失去准头，岂料对方劲力甚大，自己又没有准备，这才着了道。可是他明明记得自己身后没人，只有一个慕容悦还被绑着，手边更没有兵器，直到他回头，这才看到草丛里站起一人，是一个黑如炭火的少年，那少年拿着一只劲弓，张弓搭箭，直奔自己而来。

桃林里，慕容悦死死缠住老姚，但终究是敌不过老姚，反被他制住，连打带踹。

“小子，你敢咬我！”

“咬死你这王八蛋！”

两人正纠缠着，老姚忽然看见慕容绝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吓了一跳：“怎么又冒出来一个？”

但是慕容绝并没有看他，因为他看到，距离自己六七丈远，拓跋弘已经冲了过来，他是来救自己儿子的。

绝佳的机会！

慕容绝想这一刻已经想很久了。自从他出生就没见到父亲，小时候跟同龄人一起玩耍，总是被莫名嘲笑，说自己是“逆臣之子”，回家问母亲，母亲流着泪告诉他，父亲被太上皇杀了。从那一刻起，他心里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等他年纪大一点了，也慢慢知道参合坡之战，也知道了大魏帝国其实是在吞并大燕国的基础上建立的，国恨家仇，让他对这个太上皇充满仇恨。每次在宫里和拓跋弘偶遇，他都会紧紧地盯着他，想象着他血债血偿，可是毕竟两人的差距太多，自己根本没有机会。

如今，等了多年的机会就在眼前，以这个距离，自己连老虎都能射杀，何况是人？

所以，慕容绝没有丝毫犹豫，抬手一箭，直奔拓跋弘。

拓跋弘是幸运的，因为慕容绝一箭本来瞄准的是他的心脏。一箭穿心，中者立毙。

可是刚好他弯下腰准备去抱他的宏儿，这一箭，就结结实实射在他的肩胛骨上。

“啊呦！”

好熟悉的感觉，好熟悉的力道！

走过这么多年，还是忘不了这酸爽——妈的，谁射我？

尹香主更诧异了。黑面少年四箭连发，从刀口下救了拓跋宏，本来以为他是敌人，谁知道他竟然一箭射伤太上皇，这人究竟是敌是友？

来不及让他细想，气势汹汹的宗子军就已经冲了上来。

皇上遇险，这就是宗子军的失职！太上皇遇刺，虎贲校尉的官职肯定是保不住了！要是太上皇伤重而死，估计在场的侍卫大多数都要一起陪葬！

知耻后勇，宗子军像发了疯一样，潮水般包围住四人，铁壁铜墙，那四人就是铜浇铁铸的也别想活着出去！

尹香主见被重重包围，倒也还镇定，他此行本就没抱着希望活着回去，大声道：“兄弟们，今天虽然没有杀了胡人皇帝，但也重伤了他们的太上皇！我也算是给秦堂主报仇了！”

其他三个黑衣人受他影响，振臂高呼，士气大振。

“北戮胡狗，南屠夷猪。还我华夏，唯我风巫！”

更正一下，拓跋嫣是十一岁不是八岁，因为楼主还没有来得及校对，大家体谅

@青梅煮酒 19702017-08-0123:01:18

@浮生若梦 87：本土豪赏 1 根鹅毛（10 赏金）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

谢谢老板！

（16）

可惜这掷地有声的声音，转瞬就淹没在一片刀剑的碰撞声中。

“树林里还有刺客！”

拓跋弘忍着肩膀上的疼痛，大声呼喝。方才他在抬起头的那一刻，已经看到拿着弓箭的慕容绝。

虎贲校尉带着百十人直奔树林而来！

老姚知道事情不妙，返身就跑。这时候，顾不得什么江湖道义了，尹香主他们能保个全尸就不错了，总得留个活人带口信儿回去吧？不然谁知道威震天下的太上皇是被我们刺杀的？

坏人总有安慰自己的理由，可是慕容悦不想给他这个机会！

“别走！”

慕容悦紧紧抓住老姚，他是伤害拓跋嫣的罪魁祸首，不能让他跑了！

“小子，别缠着我！”

老姚拼命想甩掉慕容悦，可是慕容悦象是膏药一样黏在身上，“再缠我可就不客气了！”

老姚抽出背上的大刀。

慕容绝看到弟弟在一边和老姚纠缠，可惜没等他出手帮忙，宗子军就呼啸而来。

“跑！”

慕容绝朝着弟弟大喝一声。

他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刺客在前，自己在后，就算慕容悦没有出手，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以拓跋弘的性格，必然将兄弟二人一起问罪。

刷刷刷几箭，跑在最前面的御前侍卫接连倒下，宗子军攻势为之一顿，慕容绝伸手入箭壶，拔了个空，糟了，没箭了！

老姚已经趁着这个空当挣脱慕容悦，大步流星朝着林子后面跑去，慕容悦咬紧牙关，紧追不舍。

这片桃林在虎圈的边缘，平日为了防止老虎逃脱，虎圈的周围不是两人多高的倒钩栅栏，就是断崖、沟壑等天然屏障，老姚跑的方向，正是一处断崖。慕容绝虽然知道是绝路，但是别处也无路可走，只能随着老姚和慕容悦，来到一处断崖之上。

“操，没路了！”

老姚才发现身陷绝境，顿时绝望。

“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报应不爽！”慕容悦恨恨道。

“小子，说什么风凉话？”老姚看见慕容悦惊天一箭，射倒拓跋弘，又见他和慕容悦一伙，也晕头转向，“你们两个，到底是哪伙儿的？”

“我们哪伙儿都不是！”慕容悦道。

“大哥，他伤了嫣妹，杀了他给嫣妹报仇！”

想到拓跋嫣遭人暗算，生死不明，慕容悦就更加气闷，但是此时，慕容悦想的却不是这些。

“老二，”慕容悦看了一眼绝壁之下，是湍急的河流，“我是没有回头路了，那一箭是我射的，拓跋弘看得清清楚楚，你不用陪着我。”

“老大你说啥呢？咱们一起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分开过？”

“这次不一样，我犯下的是杀头的死罪，搞不好全族都被株连，咱们分开后，你也别回家了，各自逃命去吧！”

“那母亲怎么办？”

“是我不孝，害了她老人家！”

“……”

“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咱们俩分开，活命的机会还大一些。”

慕容悦知道大哥不是危言耸听，在历朝历代，刺杀皇帝都是诛九

族的大罪，慕容白曜是因为没有真凭实据所以只身赴死，现在兄弟俩犯下的可是实打实的罪名，差点当面射杀太上皇，大魏上下肯定是全力通缉！河边这一别，搞不好就是永别了！

“当啷”一声，慕容傥把拓跋嫣交给自己的那块玉佩砍为两段。

“这玉佩咱俩一人一半，万一日后还能相见……”

慕容绝接过半边玉佩：“老二，保重！”

“大哥，保重！”

就在这时，身后的宗子军已经追了上来，虎贲校尉一声令下，几十名弓箭手张弓搭箭，乱箭齐发。

“跳！”

慕容绝大喝一声，三个人影拔地而起，噗通通如飞蛾投火般跌落悬崖，坠入河中。

慕容傥不习水性，落入水中挣扎了几下，呛了几口黄汤，头脑中昏昏沉沉，愈发不省人事，便在水中飘飘荡荡，随波逐流。

也不知过了多久，感觉脸上黏黏的，似乎有什么热乎乎的东西在舔，慕容傥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一只黄狗，在自己脸上肆意挥洒着热情。

这是哪儿？

慕容傥扑棱一下坐起，只感觉头昏脑涨。按照正常的剧情，我现在不应该是躺在某位小姐的闺房里吗？还有个美丽俏皮的丫鬟喂我喝参汤，然后小姐发现我是忠臣之后，私定个终身啥的，为什么现在毛都没有？对不起，阿黄，我没说你！你还是有毛的！

他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大殿上，面前是燃烧的火堆，身后是一尊佛像，两旁矗立着金刚，手拿降魔杵，面目狰狞。

这应该是一座寺庙。虽然看不出时间，但从火堆来看，似乎应该到了晚上。

慕容悦掉的河是如浑水支流，恰好流经平城。如浑水穿城而过，在他的印象里，河边只有两座寺庙，一座是皇舅寺，一座是永宁寺，可无论是哪个寺庙，都说明慕容悦正在城里。

白天发生的一幕幕在慕容悦脑中乱成一团，等他理出头绪，才猛然惊觉自己已经从南乡公二公子变成刺杀太上皇的通缉要犯。慕容悦简直不敢相信！

我会不会是在做梦？不如再睡一会儿，也许醒了发现我正躺在自己家床上，洪伯还会叫我起床练功，大哥依然拎着木剑和我比武，虽然自己从来没有一次打赢过他。然后去给母亲敬茶，请安，两兄弟趁着老夫子打瞌睡的时候，悄悄溜出院子猎狐打鸟，好不快活……

可是当慕容悦再次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是在这大殿，没有大哥，没有洪伯，没有木剑，没有下午茶，有的，只是一块残缺的玉佩，本来刻着“皇兴”两个字的玉佩，现在只剩下一个“兴”字。

他想起了在峭壁上和大哥诀别，想起了拓跋嫣倒在虎圈的桃林边，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让他感觉欲哭无泪，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

在这一刻，慕容悦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除了眼前这条黄狗，

毫不嫌弃地舔着他的脸。

@l 尽 shi 侯 2017-08-0123:41:41

楼主晚安，明日继续。

感谢这位道友

(17)

忽然，殿外传来两个人的说话声，

“那小子醒了吗？”

“他呛了很多水，恐怕还没有！”

慕容傥一听这声音，十分熟悉，竟然是老姚。

“他是什么人？有用吗？”

“这小子和胡人的公主在一起，应该也有点身份，我就想着先抓回来等卫副堂主发落了。”

两个人的声音由远及近，似乎正朝这边走来。

想到是老姚和他的同伙，慕容傥赶紧一头栽倒，继续装晕。等他刚刚躺下，两个人已经进了大殿，慕容傥眯着眼望去，只见是老姚陪着一个黄脸大汉。黄脸大汉脸上胡须甚密，身形雄壮，看起来颇有威严。

老姚走到慕容傥身边，推了推他，慕容傥纹丝不动。

“北马南舟，说得真是一点没错，这胡人还真是旱鸭子，落到水里就完！”说话的正是老姚。

“只有你一个人回来了？”

黄脸汉子朝四处看看，并没有发现熟悉的身影。

“卫副堂主，本来我深陷重围，浴血奋战，应该和兄弟们一起同生共死，但是尹香主说我们不能就这么死的不明不白，所以就让我杀开一条血路，回来给兄弟们报讯。”

慕容悦闭着眼，虽然没有看到老姚的表情，但是听他语气，这话说得十分诚恳，感觉就像真的一样，不由心道：“说得大义凛然，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家伙见到侍卫掉头就跑，根本都没有交手，哪里来的杀开一条血路？”

“那胡人的太上皇是谁射伤的？”

“是我！”老姚大言不惭道，“他们太上皇见我跑了，紧追不舍，当时我手中没了兵刃，顺手夺过一张弓，回手就是一箭，没想到，还真射中了！”

慕容悦暗骂了一声不要脸，那一箭明明是大哥射的，却被这家伙抢着往自己脸上贴金。

“姚西兄弟，不愧是我们赤云堂的好汉！回头我一定上报，重重赏你！”

姚西干笑两声：“那自然是多谢卫副堂主美意，不过咱们没了堂主，不知道该上报何人？”

黄脸大汉倒不以为意，小声道：“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我当了堂主呢？”

“卫副堂主劳苦功高，功昭日月，说句心里话，你在我心中早就已经是堂主了！”

姚西的这一句马屁拍得黄脸大汉十分舒服：“你放心，只要我当了堂主，这尹香主的位子就由你来坐，以后赤云堂，还不是我们兄弟俩说得算？”

两个人干笑几声。

“姚副香主，谁让你们去刺杀胡酋的？”

两个人正低声笑着，忽然，一个女人的声音飘进耳朵。在慕容傥的印象中，除了拓跋嫣，还没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有这么好听。他偷偷张开眼角，看到一个风姿绰约的美丽妇人从外面走进。

糟了，怎么又来了一个同伙？慕容傥暗叫一声不好。

“安旗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赵副香主见有人进来，立刻换了一副嘴脸，一脸的正气凛然，完全没有了刚才低笑时的猥亵，“我们风巫誓杀胡人，刺杀胡酋有什么不对吗？”

那个安旗使虽然年近三十，可是眉宇间少了几分少女般的娇憨，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雍容和自信：“刺杀胡酋固然不错，可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这么说，姚西兄弟箭伤胡人的太上皇，九死一生逃了回来，难道还错了吗？”

黄脸大汉面色阴沉道。

“卫青衫，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安旗使见他说得冠冕堂皇，忍不住怒气飙升，“秦堂主现在胡人手里，你这个时候刺杀皇帝，不是摆明了要借刀杀人吗？”

“安若素，你……好大的胆子，敢污蔑本堂主！”

卫青衫也勃然大怒，场面一度十分紧张。

“安旗使，卫副堂主，息怒，息怒，”姚西赶紧圆场道，“大家都是赤云堂的兄弟，有什么话好好说，别伤了兄弟间的和气！”

“和气？哼！”安若素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道，“卫副堂主要真是有好心，应该跟我亲一起去劫狱，而不是去帮倒忙！”

安若素这句话恰好说中了卫青衫的心事。

他们赤云堂属于风巫门下，是七个堂口之一。卫青衫在老堂主还在的时候就是副手，本来老堂主过世，卫青衫以为继任的堂主会是自己，结果总舵空降来一个秦望离，自己又成了千年老二。

这秦望离年纪和自己相当，如果不出意外，在堂主的位子上干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也就是说，他卫青衫再想往上攀爬一步，肯定绕不过秦望离这座高山，除非秦望离死了或高升。秦望离正值壮年，突然暴毙的可能性不大，赤云堂又远离总舵，立功高升的几率也几近于零。本来卫青衫正自烦闷，可能这辈子注定自己把冷板凳坐穿，忽然听说秦堂主在平城被大内高手给阴了，自是喜出望外。

拼着一口气回来报信的兄弟还没说明白情况就吐血挂了，所以秦望离究竟是死是活没人得知，于是，赤云堂在营救还是报仇这两个方案的选择上就尴尬了。

作为秦望离的妻子，安若素是倾向于营救的，毕竟依照秦望离在江湖上的地位，如果是死了，肯定有消息传出，击毙他的大内高手或赏或升，总不至于一声不响。但以卫青衫为首的报仇党，却认定堂主遇害，于是才有了尹香主虎圈一行。

“如果安旗使认定秦堂主没死，请拿出证据来，否则兄弟们给秦堂主报仇，我认为理所应当！”

卫青衫说出这话，安若素也没了脾气。

自从得知秦望离被秘密关押在天牢，安若素亲自带人劫牢三次，但是对方知道秦望离的身份地位，早就加强防范，连大内第一高手高崇虎都亲自坐镇，安若素没有讨到半点便宜，不但连秦望离的面都没见到，反而折损了几位高手。虽然说对方越有准备越说明秦望离还活着，但毕竟没有真凭实据，是以谁也说服不了谁。

“要不这样吧！”姚西眼珠子一转，似乎又有了主意，“我捉到的这个小子是胡人公主的相好，不如我们派他回去打探一下消息，秦堂主到底是死是活，然后再做定夺！”

对于这个方案，卫青衫和安若素都表示同意，于是慕容悦在姚西的暴喝声中惊醒，晕头转向道：“我在哪里？发生什么事？”

姚西二话没说，捏开他的嘴，就给他塞了一颗药丸。

“小子，我刚才跟你吃的是剧毒之物，七日断肠散！如果你不听我们的话，七天之后肠穿肚烂，死无全尸！”

“嗬嗬，这药还挺好吃的，还有么，再给我来一颗！”

“.....”

@烘干机成功抠 2017-08-02 10:54:39

穿越剧看多了吧。。。~~~

谢谢，本人从来不看穿越剧

其实楼主想写的是一个武侠故事，既不是 yy，也不是穿越。楼主虽然是一名编剧，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寻秦记》还是《步步惊心》从来没看过一集以上，如故有相似之处只能说是巧合了，楼主也不想啊，楼主也很绝望啊！

@lnxer2017-08-0211:41:52

南北朝一直是我历史常识中最缺少的一块。感觉没什么好讲的。

楼主最喜欢的历史是三国，不过要说丰富性南北朝还是相当精彩的，悲情帝王苻坚、功盖诸葛的王猛、一带战神冉闵、将星云集的慕容家族，这是前期的，中期的如灭了 6 个皇帝的刘裕、一统北方的拓跋焘、名将如云的两次南北大战，到后期就是六镇兵变、武川家族崛起、高欢宇文泰争霸，个人还蛮喜欢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在历史书中看他没感觉，可是看他的奋斗史简直就是屌丝逆袭，相当励志！

@小阿星阿肆 2017-08-0211:57:17

等更好辛苦

哈哈，下午再更一章，感谢支持！

@lnxer2017-08-0211:41:52

南北朝一直是我历史常识中最缺少的一块。感觉没什么好讲的。

@浮生若梦 872017-08-0211:53:59

楼主最喜欢的历史是三国，不过要说丰富性南北朝还是相当精彩

的，悲情帝王苻坚、功盖诸葛的王猛、一带战神冉闵、将星云集的慕容家族，这是前期的，中期的如灭了6个皇帝的刘裕、一统北方的拓跋焘、名将如云的两次南北大战，到后期就是六镇兵变、武川家族崛起、高欢宇文泰争霸，个人还蛮喜欢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在历史书中看他没感觉，可是看他的奋斗史简直就是屌丝逆袭，相当励志！

@lnxer2017-08-02 14:32:13

应该是这段时期没有大一统，所以关注少了。有必要补充一下认识了。

一起学习！

(18)

大内总管高崇虎最近比较郁闷，十来天前，自己得到线报，风巫赤云堂堂主秦望离坐镇平城，意图不轨，他当即亲率大内十七名高手前往围追堵截，终于把秦望离堵在客栈，当夜一战，击毙赤云堂两名好手，自己也损失了三个兄弟，还有六七人重伤，虽说代价有点惨重，但总算生擒敌首。

不料之后，自己就处处陷入被动。赤云堂旗使安若素数次劫牢，妄图救人，虽然自己严加防范，又亲自坐镇，但手下十七人又损失四五个，等于自己这一役，将大内十八高手的老本拼掉了一半多，最后活着的连重伤的算一起才不到十人，可谓损失惨重。

眼看得这边脱不开身，皇帝秋猎又要护驾，想到往年秋猎基本上

风平浪静，他便派了几个受了轻伤的手下过去看场子，孰料尹香主刺杀皇帝，制造了个大动静，伤了公主不说，还伤了太上皇，就算自己力擒秦望离，功大于天，此时只怕也难逃其咎，因此，听说太皇太后召见自己，高崇虎尤感背上发凉。可是又能奈何？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这事躲是躲不过去的。

冯太后住在东宫，高崇虎来的时候，拓跋宏正在回报彭城公主的病情。

“还是没有好转？”多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阴谋暗算，冯太后已经养成处变不惊的习惯。

“嫣妹自从受伤之后，就一直昏迷不醒。太医昨日用过药，说只能保住一时，要想根治，并无办法。”

“这孩子，也是命苦。”冯太后在宫中并无子嗣，虽然拓跋嫣不是其所出，但冯太后是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机灵懂事的小丫头，“太医如果没有办法，就悬赏天下名医，有能医好公主者，官升三级，良田千顷，赏银万金！”

“是。”

高崇虎立在一边，静静等冯太后和皇上说完，冯太后才对他开口。

“刺客捉到了么？是什么人？”

高崇虎冷汗直冒，道：“回太皇太后，从昨天发现的几具尸体看，刺客是风巫无疑，只是风巫一向行踪诡异，飘忽不定，目前尚未没有线索，不过臣已经下令严查，如果有包庇、窝赃者，与刺客同罪！”

“哦？那么这事，为何又和慕容家的两位公子有关？”冯太后这

才问出她心中的疑虑。

“据太上皇说，射伤他的正是公子慕容绝。”

高崇虎回答得小心谨慎。他知道慕容兄弟在冯太后眼中得宠，便来个迷糊两可。

“太上皇亲眼所见？”

“正是。”

“当时谁在太上皇身边？”

“只有皇上一人。”

“宏儿，我问你，你见到是慕容绝箭伤太上皇了么？”

冯太后盯着拓跋宏道。

见到还是没见？

拓跋宏当时身处乱刀之下，差点被乱刃分尸，是慕容绝连出四箭将兵器崩开，救了自己。但是随后那一箭，他也是见到了。

慕容绝，你为何要这样做？如果我说见到，你们两兄弟和满门老小必然不保，可是要说没见到，似乎又说不过去。

“孩儿不知，孩儿当时过于慌乱，只顾逃命。”

既不是见，也不是没见，而是不知。

“那慕容悦在场么？”

“孩儿并未见到慕容悦。”

拓跋宏说的这句话确是实情，慕容悦始终在林子里纠缠姚西，并未露面。

“是这样啊……”冯太后似乎稍稍松了口气，“太上皇在虎圈猎

虎一天，过于劳累，莫不是看花了眼吧？”

“似乎、也许、好像、大概……有这个可能！”

高崇虎顺着冯太后的意思揣测道。

我就说么，王郎一生儒雅，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孩子？听说两兄弟跳进河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要是万一有一个好歹，我怎么向地下的王郎交代？拓跋弘啊拓跋弘，我已经忍让你让得够了，何苦要步步紧逼，让我留在这世间的最后一点骨血也不得安生？他就那么不入你的法眼吗？

“摆驾，去崇光宫。”冯太后道。

自从当上太上皇后，拓跋弘就搬进了崇光宫。太武帝信道，拓跋弘信佛。只不过自从他搬进崇光宫以后，冯太后一次也没来过。听说太皇太后亲临，拓跋弘不感意外。

也是，自己逼得他儿子跳河，她焉能不管不问？虽然她从来没承认过自己有儿子。

可是，那又如何？慕容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射了自己一箭，其罪当诛，自己已经下令将慕容一家阖府老幼下押天牢，就等捉到那俩小子一齐问斩！就算你是太皇太后，也绝没有理由让我宽宏大量，既往不咎吧？

是以拓跋弘心中了无挂碍。

“参见太皇太后。”

“我儿身上有伤，快起来罢。”

拓跋弘在躬身施礼的时候，又牵动了肩膀上的伤口，忍不住皱了

皱眉。他这倒不是装的。慕容绝那小子太有劲，一箭射穿了自己的肩胛骨。本来他也怀疑自己是看花了眼，慕容绝再犯浑，也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刺杀皇帝吧？但是这份力道，让他相信了，除了慕容绝，没有第二个人能使出来。

他看着落座的冯太后，忽然感觉有点奇怪。不是因为他旁边站着高崇虎，而是自己这么多年来，似乎从来没见过冯太后笑过，怎么今天冯太后容光满面？

“我儿伤势如何？”

“还好，除了疼点儿没毛病。”

“这是我从美国进口的大力丸，你们没事嗑两粒，补补身子。”

“多谢太皇太后赠药！左右，拿去扔了！”

“我儿最近睡眠如何？”

“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哦，那睡眠质量是相当优质了！”

“哪有，经常半夜醒过来，哭一会儿接着睡。”

“……”

拓跋弘本以为冯太后会问慕容绝和慕容悦的事，自己心中早就想好了对策，岂料她聊的全都不痛不痒，尽是一些吃喝拉撒。倒让他始料不及，准备了一肚子话，结果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

冯太后就这样走了。

纳尼？

就这样结束了？难道她放弃救自己的儿子？还是我错怪她了，也

许她根本就没有儿子？诶，不对啊，太皇太后走了，高崇虎怎么还在这里？太皇太后，这人是不是你丢的——

@洒家是妖怪妖举 2017-08-02 15:26:24

楼主加油啊，快点写，不要太监，帖子就不会沉了！

楼主玩命更新中

@雪漫飞鸿 2017-07-31 16:05:28

楼主写的小说，还是正史？

@浮生若梦 872017-07-31 16:26:55

原创小说，欢迎关注哈

@lawageqie20082017-08-02 10:27:06

楼上的楼上，哪有什么正史，野史也许还有一半的可信度。出版的
的正史嘛，借用一位名人的话：可信度不足百分之一。

绝对的，越往前的越无法考证

@一不小心毁三观 2017-08-02 15:51:00

南北朝时汉民被日成狗。

战争年代最惨的就是老百姓，少数民族也没好哪儿去，羯族都被
灭族了

@wbovsj53154842017-08-0220:58:42

楼主，赶紧更新啊，太好看了，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牛铁了啊

感谢支持！

@看贼挨打 2017-08-0223:28:55

生在和平年代死的人比南北朝的总人口都多你信吗？小屁孩。

嗯，回头我再写个生在和平年代你就死定了，你再告诉我生在南北朝就不会死吗？

(19)

慕容傥本不畏死，想到自己三天前还鲜衣怒马，和大哥一起仗剑行猎，与皇上、公主一起谈笑风生，结果现在成了丧家之犬，全城通缉。街头上贴满了统计自己的告示。要不是他自己小心些，方才险些被看榜的士兵当场捉拿了。

可是转念又想，大哥、拓跋嫣生死不明，家中老母不知会遭何变故，自己一死事小，让牵挂他的人遭到连累担惊受怕，又于心何安？是以便回家看看。结果还没进门，就看见府上大门紧闭，门上贴着封条，不用问就知道怎么回事，谋逆大罪株连全族，肯定是被抄家了。

想到上了年纪的老母，慕容傥心中不忍，纵使我死，也要救出母亲，只是，该怎么救？自己不是黑社会，劫牢反狱的本钱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见皇上，皇上看在旧日的交情上，或许会网开一面，对，就去见皇上。可是，怎么进宫呢？

还是高聪这小子有办法，给自己弄了一身宫里的衣服。

高聪他爹是大内总管高崇虎，江湖人称鬼虎神魑。叫他鬼虎并不是因为他名字里有一个虎字，而是称赞其虎爪功独步武林，神魑却是称赞他轻功高超，形如鬼魅。身为大内总管，没有两把刷子还真镇不住一众高手。高聪这小子师从他爹，这辈子最大的指望就是继承他爹的位子，成为总管二代，是以没事就进宫找他爹。一开始，大内侍卫见他年纪小，就逗他，每次都要弹他的丁丁才放他进去，结果高聪以为每次进宫必须要弹丁丁，吓得好久不敢往宫里跑。直到他遇到慕容绝和慕容傥，这才知道原来不弹丁丁也是可以进去的。他鼻涕一把泪一把把这事告诉他爹，害得那些欺负他的侍卫一次性把欠了他一年的丁丁全还了回去，还留出了明年的富余，据说高聪的弹指功比虎爪功练得好，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高聪跟侍卫们很熟，跟慕容兄弟更时常切磋武艺，混进宫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但他也听说了外面的风声，也不敢大张旗鼓：“傥哥，我相信你，但我只能帮你道到这里了。”

高聪把混进宫里的衣服往外一拿，慕容傥一看，好么，是套宫女的衣服。

“就没别的衣服了吗？你昨晚是不是又偷看宫女洗澡了？”

“傥哥，看你说的，我哪能大晚上的干那事儿啊？——一般都是白天干的。”

事已至此，也由不得慕容傥挑三拣四了，宫女就宫女吧，至少比太监强。

“等等，能不能带我先去看看公主？”

慕容悦从高聪嘴里得知自己的家人暂时被收监，便想到那天公主生死不明。

“公主是救回来了，不过这病……唉。”

当慕容悦见到拓跋嫣的时候，他感到很自责。

拓跋嫣躺在床上，还在昏迷中，不过看脸色煞白，毫无血色。也不知道尹香主的手下用了什么阴毒的武功，让原本一个活力四射的小姑娘看起来如同日渐枯萎的花朵。要不是那天自己带尹香主他们去虎圈，嫣妹也不至于……

想到这里，慕容悦忽然心生怨念，尹香主他们为了救人不惜伤害嫣妹，我又凭什么帮他们？嫣妹被害得这样惨，不管怎么说，这仇一定得报！

正胡思乱想着，忽然听见外面有脚步声，慕容悦想躲，可是为时已晚。他忘了自己身穿宫女服。高聪因为身份不能进来，屋里只有慕容悦一人。

“公主喝过药了么？”

是拓跋宏的声音。

“皇……”

慕容悦很惊喜，本想出声相认，结果一回头，发现冯夙也在，这一下大大出于忽意料之外。想到现在是敏感时期，而自己这事又过于机密，慕容悦急忙掩口，点了点头。

拓跋宏没注意他，倒是冯夙看了他两眼：“新来的？”

慕容傥低头默认。

拓跋宏走到床边，拉着拓跋嫣的手，泪如雨下：“嫣妹，你知道吗？父亲他……”

就在几个时辰前，拓跋弘被发现死在鹿野浮屠。据说他死的时候正在拜佛，走得异常平静。大臣中虽然也有人怀疑太上皇为何离奇暴毙，但这话终究不敢说出口，人人都知太上皇和太皇太后面和心不合，说了这话就等于质疑冯太后，谁也不会为了一个过气的皇上去得罪当朝权贵。

想到拓跋嫣加入有一天醒来，发现父亲已经不在，不知会有多伤心。

“皇上节哀，生死由命，天道循环，谁也不能幸免。”

拓跋宏擦了擦眼泪：“如果公主醒了，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她，免受刺激。”

“喏。”

“皇上！”

正当这时，虎贲校尉拓跋龙兴急忙来报。他行色匆匆，完全忘了通报礼仪。

拓跋宏身边的人基本都是冯太后嫡系，像这个冯夙，整天黏在皇帝身边，说是陪读、陪玩、陪游，其实就是全天候监视，像拓跋龙兴一样向帝室靠拢的人极少，是以拓跋宏只是微哼一声，并没有怪罪他。

“拓跋将军何事？”

拓跋龙兴在门口朝里面瞟了一眼，并没有说话。

拓跋宏会意，看了看屋里唯一的“宫女”和冯夙。

“你们都下去吧。”

冯夙只有带着“宫女”悻悻而退。

转过屋角，冯夙忽然一转身，一把拉住慕容傥的手，慕容傥一惊，以为他识破自己的身份，抬起腿就准备往冯夙的裆下踹去，结果只听冯夙道：“妹妹何时进宫的？在宫里有没有相好？”

冯夙比慕容傥大上几岁，男女之事已经明了。见这“宫女”初来乍到，又有几分姿色，免不了心痒难挠，急匆匆便要下手。

慕容傥急忙收回自己的临门一脚，假装惊慌，害羞摇头，这一来更撩拨得冯夙欲火难耐。

“哥哥认识的人多，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个？你看哥哥咋样？”

没等慕容傥回答，冯夙已经张嘴就亲，眼见冯夙闭上眼睛冲自己而来，口中一股酸臭几乎令人作呕，抬手照着其后脑处就是一记手刀。

“哎呀我去！还想日我！”

冯夙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当场晕倒。

@陌小紫小由 2017-08-04 09:10:23

好久没这么追贴了，一口气全看完了，楼主辛苦，支持

感谢感谢！

楼主这两天家里断网，跑网吧来更呢，感谢大家支持，楼主会继续努力

(20)

慕容悦急着见拓跋宏，丢下冯夙返身回来，却见到拓跋宏和拓跋龙兴站在院子里，拓跋宏似乎满面愁容。

“此事当真？”拓跋宏罕见。

“千真万确！”拓跋龙兴道，“我悄悄查过尸体，太上皇不是死于剧毒，而是五脏六腑被内力震碎，是高手所为。”

太上皇死于谋杀？可是他明明身在崇光宫，又没听说有刺客，究竟是何人下的毒手？

“太上皇最近见过什么人？”

“太上皇驾崩之前，太皇太后曾去过崇光宫。”

太皇太后？

尽管拓跋宏内心不愿意把冯太后和父亲的死联系在一起，可他并不是傻子。太上皇和太皇太后面和心不合，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他还是本能地选择回避：“兹事体大，不可乱说！”

“对了，太上皇此前经常提到一个人。”

“谁？”

“风巫赤云堂堂主，秦望离。”

“秦望离？”

拓跋宏内心隐隐觉得，太上皇之死或许会和这个人有关。

“臣曾经听太上皇提起过此人，太上皇本来单算单独召见他，不过后来这人并没有赴约，听说，好像是被高总管抓了去。”

“不管他是谁，一定要查到此人，查出太上皇为什么要召见他！不容有失！”

“啾！”

拓跋龙兴领命而去。

又是这个秦望离！

慕容傥已经感觉到命运之手刻意安排的深深恶意！

他到底欠了别人多少钱？

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找他？

慕容傥搞不懂，他现在只想和皇上相认，然后为自己洗清罪名，救一家人于水火。

“皇……”

可是，他刚想相认，就听见屋子里面“嚶”了一声。

“嫣妹！”

父亲死了，拓跋嫣就是自己最亲的人，拓跋宏大喊了一声“快传太医”，就冲进屋子。

拓跋嫣醒了，但是问她什么，她就是不说话。连冯太后问她，她也只是泪眼连连。

“是伤还没好吗？”

太医诊完脉搏，摇了摇头：“公主所受实为内伤，郁热郁积伤了声脉，恐怕……”

“恐怕什么？”

“恐怕此生再不能说话了。”

“啊？”

慕容傥万万没有想到，曾经声若天籁的拓跋嫣将终生再不能说一

言。这是何等的残酷？以后再也听不到他叫“绝哥哥”，也再也听不到她跟自己说悄悄话，想到此处，慕容傥心中更恨姚西，姚西啊姚西，要是有一日你终落我手，我定然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慕容傥心中暗暗发誓。

“可有办法医治？”

“老臣无能……”

拓跋嫣刚刚苏醒，尚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除了身子疲惫，还觉得口不能言，冯太后和拓跋宏不想让她听到太多，加重了伤势，宽慰她几句，让她好生休息，便留下宫女太监，自行回宫。慕容傥此时身为“宫女”，自然也在侍奉之列。

宫女们先是给公主擦脸梳头，紧接着又端来大盆，倒上热水，似乎准备给公主沐浴，慕容傥心下大囧，眼看公主就要全裸着出现在自己眼前，赶紧想办法撤离。

“喂，你新来的？怎么干活儿毛手毛脚的！”

慕容傥本以为是在训斥自己，结果回头一看，见一个老宫女在训一个背过身去的小宫女，便没在意。趁人不备，他也溜了出来。结刚好听到冯太后和拓跋宏两人在小径上说话。

“皇上，太上皇驾崩，公主重伤，这事你怎么看？”

“太上皇、嫣妹都是被风巫所害，孙儿定要捉拿到主事之人，给太上皇一个交代！”

冯太后和拓跋弘素来不和，此次拓跋弘暴毙，难免有些流言蜚语和冯太后扯上干系，是以她才想问拓跋弘做如何想，这个回答倒也叫

她满意。

“我已派人查清，此时和慕容绝、慕容悦兄弟无关，他们的家人，就先放了罢。”

冯太后说话一向是一言九鼎，她既然这么说了，拓跋宏唯有谨遵懿命：“孙儿也是这般想法。”

纳尼？就这样把人放了吗？不是说好的我与大内侍卫大战八百回合救出母亲吗？你们这样草率让我很尴尬啊！这是谁，谁在男扮女装？不是我不是我----)

经历一天，此时天色已晚，慕容悦心中还在天人交战，不知道现在该不该站出来承认身份，既然冯太后说自己和慕容绝无罪，自己就没有必要继续乔装了，不如先和拓跋宏相认，然后再去见冯太后，这样做比在众人面前直接站出来稳妥些。

他刚想好后，就发现拓跋宏已然迈步回宫，慕容悦抬脚就要跟上，结果忽然觉得自己耳后有风，脖子上一寒，一把匕首出现在自己下巴上。

“别动！”

呃……是谁这么大胆子，竟敢在皇宫中绑票？

借着月光，慕容悦看到眼前这个人身形娇小，穿着官女的衣服，正是刚才被老宫女呵斥的小宫女。这小宫女虽然年纪不大，却生得一副俏丽模样。杏眼弯弯，樱桃小口，面似桃花，吹气如兰，象是从画里面走出来的一样！

这模样就算是皇帝的妃子也比不上啊！怎么会在这里当个使唤丫

头？慕容傥心里纳闷。

“你是谁？带我去哪儿？”

慕容傥故意捏着鼻子说话。

“嘘，别说话！”

慕容傥被驾着刀子，也就只有乖乖不动，免得真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皇帝的寝宫怎么走？”

一个小宫女问皇帝的寝宫，目的只可能有一个，就是勾引皇上，借机上位！想必这小宫女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才出此下策。

慕容傥用手比划，七拐八拐，看得小宫女晕头转向。

“你是哑巴？”

“不是你叫我别说话的嘛！”

得，交流不畅！

“前面带路！”

小宫女把匕首抵在慕容傥腰间。

@rppltx74538912017-08-0411:22:02

请作者加油更贴

作者努力中，感谢支持

@你不懂岁月月夷 2017-08-0413:46:23

楼主辛苦，我看的是直播吗？哈哈

绝对的，楼上是活的，哈

@白汐纯叶舞舞欢 2017-08-04 12:33:22

顶出一片新天地！

感谢支持！

(21)

拿着刀去找皇上，恐怕不只是色诱这么简单吧？万一他是刺客呢？慕容悦心中暗道。

想到上次自己带姚西他们去虎圈，结果害得太上皇惨死公主重伤，这回慕容悦多了心眼儿，干脆带她去太和殿，免得多生事端。

公主休息的地方离太和殿倒也不远，谁知两人刚到太和殿，就见到拓跋宏负着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似乎在等人。

慕容悦这一下可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太和殿是皇上白天办公的地方，谁知道这么晚了还会在这里！自己这已经是第二次把刺客引到皇上面前来了，这下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谁知道，那小宫女倒没有动，拉着慕容悦躲在角落里，紧张地盯着屋子里面。

难道是我想多了？慕容悦有些摸不着头脑，哦，对了，她应该是在等她的同伙。

果然，想到此处，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来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虎贲校尉拓跋龙兴，另一个人也高大威猛，块头和拓跋龙兴差不多。只不过他身穿囚服，手上、脚上尽是铁镣脚

铐，好在被布包着，行走起来倒也没太大动静。

小宫女看到那戴铁镣脚铐之人，抿了抿嘴唇，看样子有些紧张。

“皇上，人带来了。”

平时大大咧咧的拓跋龙兴，现在显得十分谨慎。

“你下去吧。”

拓跋龙兴识相地离开，走出房门时将门轻轻带上，自己守在门口。

这样一来，慕容悦和小宫女就再也看不到里面了。

“你就是秦望离？”

拓跋宏紧紧盯着眼前这个红面大汉问道。

“正是！”秦望离虽然被关在牢中数日，但精神头儿丝毫不差，声音爽朗。

“太上皇见你所为何事？”

拓跋宏不绕弯子，开门见山。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约定，除了他，我对谁都不会说。”

秦望离毫不含糊。

“我是皇上，难道也说不得？”

“你是胡人的皇上，不是我们汉人的皇上，自然是说不得！”

拓跋宏沉吟片刻。

“你要见太上皇？”

“对！”

“可是，太上皇已经不在。”

“他死了？”

秦望离一点就透。

“是被你们风巫的人刺杀的。”

秦望离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我刺杀他数次都没有成功，他就死了？是谁杀的？难道是卫？”

“据你们的人说，是一个叫姚西的人。”

“姚西？”秦望离突然哈哈大笑，“怎么会是他？你要说是若素杀的我都信，怎么会是老姚？不可能，不可能！”

作为姚西的直属堂主，秦望离显然更了解姚西，倒不是说他本事不行，而是他实在没有干如此大事的魄力。

拓跋宏倒也不纠结他相信与否：“太上皇已经辞世，难道你要把你们之间的秘密永远藏在心里？”

这倒是一个新的问题，秦望离收起了笑声，思索起来。

正在这时，殿外响起了吵闹声。

“皇上在哪儿？我要见皇上！”

是高崇虎的声音。

自从拓跋宏叮嘱拓跋龙兴打听秦望离的消息之后，拓跋龙兴就悄悄去了天牢。十数日内天牢屡遭袭击，大内侍卫死伤狼藉，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拓跋龙兴猜到秦望离很有可能就在牢中。果然，趁着高崇虎去见太皇太后，拓跋龙兴在天牢中见到准备转移到地牢的秦望离。拓跋龙兴假称奉太皇太后之命，看守的狱吏意识没摸清头脑，被拓跋龙兴糊弄过去，没想到高崇虎马上就知道了，是以前来要人。

“皇上在太和殿办公，没有宣召，不得入内。”

拓跋龙兴当然不会轻易放他进去。

“既然拓跋将军不肯通报，那我只能自己去求见了！”

高崇虎杀气腾腾，他身后跟着数名大内侍卫。

秦望离是太皇太后钦点的要犯，自己宁肯放着皇上和太上皇不保，也要拼死阻止风巫救人，可见何其重要？没想到自己一个疏忽，听说人被拓跋龙兴带走了，气得他当场斩杀值宿的狱吏。

拓跋龙兴上前一步，挡在高崇虎身前：“高总管有何要事要深夜打扰皇上？如果皇上怪罪，该当如何？”

高崇虎冷笑一声：“我有要事禀报，皇上当然不会问罪，闪开！”

他有冯太后撑腰，对拓跋龙兴根本不怕，见他没有让路的意思，一把就朝他胳膊上抓来。

高崇虎外号鬼虎神魑，手上功夫着实了得，拓跋龙兴不敢怠慢，抽出腰刀就朝高崇虎胳膊斩去：“大胆高崇虎，竟敢闯宫？来人，给我拿下！”

数十名宗子军从太和殿两侧一拥而上，打着灯笼火把登时将高崇虎和大内侍卫围在当场。

要论打架，别说眼前这十几个普通军士，就是再来十来名江湖好手，高崇虎也丝毫不惧，但眼下是在皇宫，自己又是大内总管，这般闹将下去势必对自己不利。

“好！既然拓跋将军不肯通报，那我就在这里等。”高崇虎是铁了心不走，这样一来，倒让拓跋龙兴为难了。

皇上和秦望离正在屋中，如果高崇虎不走，岂不早晚都要见到？

皇上叮嘱过此事机密，万不可让第三人知道，现在门外能有三十人，搞不定他，我的人头可难保了！

想到这儿，拓跋龙兴坚决不退让。就在两边人马喧闹之时，拓跋宏从太和殿出来了。

“什么人在此喧闹，成何体统？”

虽然高崇虎是冯太后的亲信，可是见了皇上，毕竟不敢太过狂妄。

“启禀皇上，天牢走失一名犯人，有侍卫亲眼见倒他朝这边而来，臣恐惊了圣驾，特来护驾！”

拓跋宏知道他为何而来，本来听到秦望离口中的那个消息，自己还有点不确定，但是高崇虎如此重视此人，不惜深夜闯宫亲自拿人，可见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感谢各位支持，欢迎踩楼！

@呦多多壤 um2017-08-0516:23:46

不管是什么，赶快更新呀，我都没法工作了，一小时要看好几回看是否更新了…快

这位网友让我受宠若惊啊，为了你必须再更一章！

@死骑码码美 2017-08-0513:04:02

坐等更新~~

感谢支持

@冷面的告白冷滤 2017-08-0511:56:49

楼主更新啊

等楼主发功

@冲左禁令 2017-08-05 14:26:15

请楼主加油更新

感谢来踩！

(22)

“我这里并无外人，你们回去罢！”

“不可，皇上如果有什么闪失，臣等万死莫辞！”

“难道除了太皇太后的话，我的话你们都不听吗？”拓跋宏隐隐动怒道。

皇帝下了逐客令，这样一来，高崇虎便不好再说什么，他朝着自己的手下一歪头，两名侍卫会意，悄悄隐没在夜色中。

“臣告退！”

拓跋宏看着高崇虎和其他的大内侍卫离开，却并没有进屋的意思。秦望离的话言犹在耳，令他十分震惊。

这家伙，居然说太皇太后有一个私生子，太皇太后之所以不肯让父亲和自己亲政，是想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孩子，这等大逆不道之言，他是如何想出来的？

虽说生气，但这几日太皇太后频频召见朝中四贵，也不由得让拓跋宏有所疑虑，父亲和太皇太后斗了一辈子，难道真是为了此事？

‘你可有何凭证？’

“这私生子就隐匿在慕容府府中，你一查便知。”

“胡说！慕容绝、慕容悦兄弟和我一起长大，我怎么从未听说？”

“嘿嘿，”秦望离冷笑一声，“你是皇帝，当然不会有人和你说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冯太后为什么单单对这两兄弟恩宠有加？难道当真是为了慕容白曜吗？”

拓跋宏回忆起冯太后召见慕容兄弟时的种种，不由心惊，自打我有记忆以来，太皇太后对我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但是每次召见慕容兄弟俩，太皇太后都慈眉善目，和蔼有加，难道，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慕容氏自称‘慕二仪之道，继三光之容’，如果是慕容氏之子，脚踝处当有日月之纹，你一验便知。”

这么简单？想必我父皇也验过吧？为何从不曾听他提起？

一时间接收的信息太多，拓跋宏头脑中思绪复杂，纷乱如麻。

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真要找到慕容兄弟验明真身吗？可是两兄弟已经失踪，上哪儿去找？就算找到了，也验了，难道我真能杀了他们吗？

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忽然听到拓跋龙兴一声大喝：“什么人？”

拓跋龙兴一招手，立刻有五六个甲士朝着殿外的花丛中走来。

慕容悦故意在花丛中扭来扭曲，果然引起拓跋龙兴注意，他刚要大声喊，结果胸前、肋下一紧，被身边的小宫女点了哑穴，说不出话来！

那小宫女一扬手，一把银针飞出，将众人手中的火把打掉。眼前

突然失了光亮，一片漆黑。

“保护皇上！”

众军卒全部后撤，围在拓跋宏身前。

拓跋龙兴大步上前，一把从花丛中抓出一人，此时，军士们再次点燃火把，只见花丛中除了慕容傥假扮的宫女，再无一人。

“你是谁？鬼鬼祟祟藏在这里干嘛？”

慕容傥被点了哑穴，说不出话，只能支支吾吾地比划。他远远看见拓跋宏，拓跋宏显然也没有认出自己。

情急之下，慕容傥抢了一名士卒的刀，其他士卒立刻拔刀相向。

“你要干什么？放下兵器！”拓跋龙兴大喝。

慕容傥在地上写了几个大字。比比划划让拓跋龙兴看，拓跋龙兴看了看，一撇嘴：“不认识！来人啊，把刺客绑了！”

慕容傥大急，朝着拓跋宏比比划划，拓跋宏终于被眼前这个动作奇怪的宫女所吸引。按照鲜卑人的习俗，见到尊敬的人要载歌载舞，难道这宫女第一次见到皇上所以跳舞欢迎我吗？当下他上前几步，看到地上的几个大字：我是慕容傥！

“是你？”

如果是在半个时辰前，拓跋宏在此情形下见到慕容傥，必然十分惊喜。两人自幼就是好友加玩伴，熟稔至极，慕容兄弟跳河后生死不明，拓跋宏曾担心了好长时间。但是，就在这半个时辰里，秦望离的话让他回想起很多事，他想到了慕容绝、慕容傥兄弟长的“泾渭分明”，想到冯太后对待自己和慕容兄弟截然不同的态度，想到父亲对慕容兄

弟的疏远和警惕，想到自己曾经若有意若无意听到的一些流言……一切的一切，让秦望离的话在他心中再次响起：“慕容氏自称‘慕二仪之道，继三光之容’，如果是慕容氏之子，脚踝处当有日月之纹，你一验便知。”

“来人，脱掉他的鞋子！”

慕容悦满心欢喜见到拓跋宏，本以为洗脱罪名后皆大欢喜，没料到拓跋宏神色冷峻，第一句话竟然是脱掉自己的鞋子，这让他大感意外。

皇上最近喜欢这调调吗？

两名五大三粗的士卒按住慕容悦，轻松就除去他的鞋子，结果这两人差点当场晕倒，这酸爽——

拓跋宏掩着鼻子，把慕容悦的裤腿往上一拉，只见慕容悦的两只脚踝处干干净净，毛都没有。

拓跋家族也是鲜卑人，知道图腾纹在身上的重要性。鲜卑人打仗历来勇猛，冲锋在前，结果就是越猛的人越死无全尸，以后后来家属想收尸都不知道收哪块。后来鲜卑人就开始在身上刺了一些图腾，有刺太阳的，有刺猛兽的，有刺鳞蛇的，不一而足。流传到后来，几乎每一个大的家族都有自己固定的图饰，比如，拓跋家就是鹿首，慕容家就是日月，当然，除了鲜卑族的其他胡族也各有自己的崇拜，像羌族崇拜羊，往往在胸口上刺个羊头，狄戎各族以狼为吉祥物，氐族人崇拜山……

只有汉族人坚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坚决不在皮肤上乌七八糟

地乱刺乱画，就算要刺，那也是“还我河山”、“反清复明”、“达康书记”、“东来局长”什么的，此时拓跋宏见慕容悦身上毫无鲜卑人的迹象，心里当时就凉了一大截。

@星夜已逝已思 2017-08-05 17:33:55

文笔好，电视剧的节奏哈。

感谢这位道友，可能是编剧写小说比较有画面感

@玉佩整数玉特 2017-08-05 18:41:20

我拜你为师好啦，就可以当秀才啦。哈哈

道友客气啦，互相学习

(23)

秦望离诚不我欺！

慕容悦啊慕容悦，想不到原来你是太皇太后的私生子！

要是论辈分的话，我还要叫你一声叔喽？

慕容家一共有两兄弟，既然慕容悦已被锁定，那么慕容绝就基本被排除可能。

小宫女被拓跋龙兴发现的时候，使了一招瞒天过海，让慕容悦吸引敌人注意，然后自己金蝉脱壳，接着又暗度陈仓，潜入太和殿想救秦望离出来。

“雨仙，你怎么来了？”

秦望离认出小宫女，大感意外。

之前安若素带着赤云堂的兄弟几次冲击天牢，有一次自己明明已经看到安若素就在眼前，结果还是被高崇虎给拦了下来，是以他基本不再抱有出去的希望，谁知道这种情况下，还能见到她。

“姐夫，我来救你！”

“你姐呢？”

雨仙想打开秦望离身上的铁镣，却又怕发出声响，干着急没有办法，这时候，秦望离听到动静，至少有三个轻功高手朝着屋子里快步而来，当即朝雨仙使个眼色，雨仙会意，一闪身上了屋梁。

来的人是高崇虎和一高一矮两名大内高手。

高崇虎本就没有走远，一边派出暗哨观察这边的动静，一边伺机而动。拓跋宏一直在屋外和慕容傥纠缠，他便也想到悄悄进屋来拿人。

秦望离见到是他，刚想出声，就被高崇虎重重一拳打在后颈。

高崇虎指挥两名侍卫悄无声息把秦望离抬了出去，雨仙见状不妙，一扬手，又一把银针四射而出，飞身一剑直取高崇虎。

因为怕惊动皇上，高崇虎也没有声张。当即两手左抄右截，将雨仙发出的银针悉数接下，低声喝问：“你是谁？”

“风巫雨仙，你们听说过么？”

雨仙见到高崇虎不动声色就接住自己一把银针，暗自吃惊，难怪安姐姐他们接连失利，这人武功之高恐怕不在姐夫之下啊！

虽说如此，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秦望离带走，雨仙一咬牙，还是拼了。刷刷刷连环三剑就去刺那两名侍卫。

那名矮个儿侍卫脚下慢了一步，背上中了两个银针，正自钻心疼

痛，却又不敢大声叫喊，忽然看见雨仙飞身扑来，气得不管不顾，举刀相迎，竟是个同归于尽的打法，雨仙还没等兵刃相交，调转剑尖朝着瘦高个儿刺去。瘦高个儿放下秦望离，随手挥出一剑，正搭在雨仙的剑身上，雨仙只觉得手里的剑被生生黏住，根本运不动。

“在剑……我张先面前使剑，恐怕有点儿班门弄斧吧？”

高个儿侍卫嘲笑道。

雨仙虽然师出名门，剑法精湛，但毕竟年纪尚小，功力有限，被那人看出破绽，以蛮力夺剑，只得将剑弃了，见雨仙要走，高崇虎嘿嘿一笑：“来而不往非礼也，小姑娘，送你个纪念吧！”

几只银针打在雨仙后肩上，雨仙负伤而去。

此时，拓跋龙兴已经察觉到殿中有动静。

“殿中有人！”

等他带着士卒冲进来一看，什么秦望离、高崇虎，早都没了，地上只有两滩未干的血迹。

拓跋宏闻声也跟了进来。

“看清楚是谁了吗？”

拓跋龙兴进来的时候看到个背影，看样子应该是高崇虎，他本来想追，可是毕竟不能弃皇上于不顾。何况皇上已经见到秦望离，再追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便道：“没看清，可能是慕容傥的同伙。”

此时，慕容傥还被留在殿外。

听到慕容傥，拓跋宏就头大。传言冯太后曾经和刘宋的使者王肃关系暧昧，如果慕容傥真是他俩的私生子的话，恐怕他应该叫慕容傥

罢？

“皇上，怎么办？”

拓跋龙兴朝门外看了一眼。

拓跋宏想起自己的父亲屡次要杀慕容兄弟，都是自己从中斡旋，暗中通报冯太后，没想到救的却是仇人，最终酿成大祸。

“留他个全尸吧！”

他终于做了决定。父亲已经死了，作为拓跋家的男人必须要顶住，慕容悦，对不起了，我绝不能再拿自己和妹妹的性命冒险！

“喏。”

拓跋龙兴眼中精光暴盛。

“留他个全尸吧！”

慕容悦见众人都进了屋子，就把自己留在外面，也想进屋去和皇上解释清楚，起码让他们先解了自己的哑穴，结果刚到门口，就听到这句话。

皇上……是要杀我吗？

慕容悦惊住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冯太后不是说了吗，刺杀一事和我无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还是有什么误会？

慕容悦推门而入，看见拓跋宏尚未离去。

慕容悦比比划划拦住拓跋宏，却见拓跋宏一脸冷漠，转身就走。

“慕容悦，皇上说了，赐你个全尸！快谢恩吧！”

拓跋龙兴一脸狞笑。

鲜卑朝廷共有四贵，除了太尉源贺、尚书令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还有南部给事中李冲。前三位是元老耆宿，只有李冲是后起之秀。尽管他四贵中他官职最低，却因受到冯太后赏识而被重用。

太尉源贺是北魏的兵马大元帅，常年带兵驻守漠南，防备柔然，只有重大事宜才回平城，是以对于朝中大事不太关心，属于拍手党，随大溜。尚书令拓跋丕曾助冯太后力除乙浑，属于冯太后的亲密战友加左膀右臂，基本上也是听冯太后的。

冯太后深夜密召四贵入宫，四人都知道将有大事发生，没料到的是，冯太后提出的居然是废掉拓跋宏，另立咸阳王拓跋禧为帝。

难道传说是真的？

另立新君历来是是权臣谋朝篡位的传统套路。

此举一来是投石问路，看看朝中大臣有哪些附和，哪些反对，对敌我阵营有个重新估计。二来又给大家做了心理铺垫。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一样，一个房间太暗，如果你说，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意思就是说，你直接说我要当皇帝，那大家肯定是都不允许的，但你说，我要立一个新皇帝，大家一想，反正也要立新的，谁当还不是一样？于是你就被通过了。

所以当冯太后提出废帝时，大家想的都是冯太后是不是有意自己取而代之。如果是的话，那么中国第一个女皇帝就要提前二百年诞生了。

感谢大家支持！

@陌小紫小由 2017-08-0608:32:08

有些慢，能快点吗

我也想多写点儿，可是楼主每天写个两三千字就感觉用尽四海八荒之力啦，请这位道友体谅，感谢支持！

@筱幽梦筱忧 2017-08-0608:59:45

追了两天就看完了！……楼主快更～

欢迎日追，哈哈

@zuoan7702017-08-0607:11:29

@浮生若梦 87：本土豪赏 1 根鹅毛（10 赏金）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感谢土豪！@一周一次逗周副 2017-08-0615:33:34 有水平，有引力，写的好-----

-----感谢支持！@温文尔雅峭 kg2017-08-0615:59:35 情节很吸引人啊，文笔也不错-----欢迎常来！@吉日春雨 2017-08-0615:11:38 支持佳作！-----

-----多谢！@紫衣闲人衣郝 2017-08-0611:00:08 没没没了？-----

-----每天都更的@换心换人心话 2017-08-0615:14:35 刘明来了，刘明在这里等待！-----

-----感谢刘明！@青年歡樂哆哆趴 2017-08-0613:48:46 精彩-----

-----感谢来访@下页李下释 2017-08-0611:47:19 在顶,,-----多谢！@狼巢徐

巢胃 2017-08-0616:36:22 顶起-----感
谢支持!@bdxrjn46398412017-08-0616:56:54 坐等更新-----
-----感谢!@青梅煮酒 19702017-08-0616:46:05-----
-----感谢土豪!@倩女飒飒飒库 2017-08-
0617:59:09 快更新啊, 楼主大人-----

等楼主酝酿酝酿啊

@从不再来考不删 2017-08-0618:19:48

支持

多谢!

@斌帅思密达密呀 2017-08-0618:50:03

太好看觉得

感谢!

@死骑码码美 2017-08-0619:23:54

楼主更新啊

楼主明早爬起来更

(24)

源贺和拓跋丕没有异议, 冯太后已经当了实质上的皇帝很多年, 不过是改个名号而已, 但是, 尚书右仆射穆泰和南部给事中李冲却坚决反对。

太皇太后，你这是在玩儿火！

是的，名不正言不顺，等你百年之后，后继无人，拓跋家势必反扑，届时你连前半生好不容易攒下的名声都将不保，得不偿失。一个名号而已，何苦呢？

但是，冯太后想的却是，谁说我后继无人？

本来我只想让我的儿子平平安安长大，可是拓跋弘，你欺负我儿欺负得够了！我要让你们拓跋家付出代价！现在拓跋弘已经死了，自己唯一的顾忌不复存在。等我正式登基，百年之后将皇帝传给我的儿子，有何不可？虽然自己的儿子现在还生死不明，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可是，现在自己还不能和他们说自己有儿子的事，事情就这样陷入僵局，直到高崇虎急匆匆赶来密报，冯太后听说拓跋宏亲自夜审秦望离，大吃一惊。

孤形吊影，冷月凄风。

慕容傥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从小在宫里见到的颗歪脖子树就是自己命运的最终归宿。

当拓跋宏义无反顾绝情而去的那一刻，慕容傥的心彻底死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们从小就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起骑马，一起泡妞，我把你当皇上，当兄弟，甚至在虎口下救过你的命，你却要杀我？

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噻？

射你爹那一箭的是我大哥，又不是我！

为什么？为什么？

拓跋龙兴把慕容傥吊在这棵树上就走了。他确信慕容傥活不下来。一来这里极少有人经过，不会有人救他。二来就算有人要救，树底下还有一个被树叶掩埋的枯井，不小心的话极易掉进去，这荒郊野外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掉进井里的人除了等死还是等死，所以无论怎样，慕容傥都活不过今晚。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没想到慕容傥能双手揪着绳子坚持半天，也没想到在这宫里还有一个人，雨仙。

雨仙被高崇虎一记银针伤了左肩，知道今晚救人不成，便想离开皇宫，结果身后一高一矮两名侍卫追得甚急，她伤势过重，又迷了路，迷迷糊糊转到这里。

“谁在那儿？”

恍惚间，她好像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影。正是慕容傥。

慕容傥借着月光，认出是先前绑架自己的小宫女，他很想大声跟她说“是我”，但他一来吊在树上，脖子被绳子勒着，二来身上还被雨仙点着哑穴，想出声也不可能。两只手死死抓住绳子，连挥手的资格都没有。

雨仙这才看清，树上挂着的人是之前被自己绑架的“宫女姐姐”。

“宫女姐姐？你怎么在这儿？”

雨仙记得和“宫女姐姐”分手的地方是太和殿，没想到自己绕了皇宫一圈，还是能见到她，难道自己又绕回来了？直到看着“宫女姐姐”张着嘴巴说不出话，这才想起自己给她点了哑穴。

“我救你下来！”

风巫虽然仇视胡人，但也不会滥杀无辜，看到“宫女”被自己连累，雨仙还是有些过意不去，所以才想要救她。但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脚下正是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只要自己再朝前迈一步，她和慕容悦就只能一个树上，一个井底，两两相望了。

对于这口枯井，慕容悦是有印象的。小时候他和哥哥玩耍，就曾掉下去过，要不是哥哥回去叫人，只怕自己现在早成了一堆白骨了。所以看到雨仙要踏上枯井的时候，慕容悦干着急没有办法。

“啮……呸！”

慕容悦虽然说不的话，但是吐口水还是可以的。紧要关头，他一口口水吐在地上，果然，雨仙停住脚步，皱眉道：“我好心救你，你怎么吐我口水？那你再多吊一会儿吧！”

慕容悦坚持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听雨仙说让自己多吊一会儿，急得一口气没上来，直翻白眼儿。

正在这时，一直追雨仙的一高一矮两名侍卫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两个人一个手上持刀，一个持剑。

“雨仙姑娘，你跑不掉了，乖乖跟我们兄弟回去吧！”

“你束手就擒，我们兄弟也省事儿了！”

两个人笑声淫荡，想不到今晚还有如此艳遇，这小妮子简直漂亮得像仙女一样啊！

雨仙心下暗道，这两货，要不是我身上受伤，怕他何来？但她也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道：“两位大哥，你们趁人之危，还以

多欺少，算什么好汉？传将出去，不怕被人笑话大内侍卫如此不堪吗？”

高个儿侍卫嘿嘿笑了两声：“我们堪或不堪，等会儿你就知道了，不过看在你受伤的份儿上，哥哥让你，可不许太调皮哦！”

“那好，咱们单挑！”

雨仙最怕他们一拥而上，那样一来，自己半点儿机会也没有。

“单挑就单挑，我先来！”

矮个儿侍卫身上中了雨仙两个银针，心中有火，也不等瘦高个答应，挥剑就上。

“老樊，小心点儿！可别把姑娘弄伤了，一会儿就不好玩儿了！”

老樊倒是有心相让，但这姑娘又岂是好对付的？夜入皇宫又不被大内侍卫发现，孤身救人险些得手，要不是大内总管高崇虎伤了她，只怕她早就逃之夭夭了。

这一交上手，老樊有点后悔了，娘的，早知道这姑娘这么难缠，应该让张先先上，我坐收渔翁之利，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雨仙的剑被张先夺了，此时使的是随手抢来的一口剑，老樊使的是刀，两个人一个舞起来如灵蛇起舞，另一个挥起来却是虎虎生风。雨仙知道自己在气力上不敌，刻意避免和对方硬碰硬，伺机寻找对方破绽。她好不容易激将成功，逼得对方和自己单打独斗，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如果连一个矮子都久战不下，就更没法对付对方的高个儿了。

想到这儿，她卖了个破绽，露出受伤的左肩，故意“啊”了一声。

老樊大喜，她身上有伤，看来是撑不住了！

当即刷刷两刀，抢攻雨仙左肩。没想到雨仙是假招子，矮个儿侍卫抢攻，露出空门，雨仙身子一转，最后一把银针撒出，正中老樊面门。

@澈的未来很未棺 2017-08-0612:47:21

此贴会火

感谢支持！

@宁丫头吼吼宁张 2017-08-0621:09:11

上来先顶

欢迎常来！

(1)

慕容悦出生的这一年，慕容家族在中原这块不属于他们的乐土上建立的大燕帝国，已经消失了整整一个甲子，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大魏，由一个群雄环伺的小国一跃成长为庞然大物，灭后秦，吞大夏，降北凉，征北燕，成为继天王苻坚之后，再次一统北方的超级巨舰。

慕容氏的后人也许曾想过，假如没有参合坡一战，现在的大魏，或许应该叫大燕。但是，历史没有假如，至少慕容白曜就是这么想。他的前辈慕容垂就曾经背叛苻天王和前秦，建立后燕，可惜最终还是在与魏国的争霸中不幸败北，遁走辽东，后又被冯氏灭国。可是，那又能怎样呢？连冯氏不也被拓跋一族纳入麾下了吗？

如今北魏的后宫，就是年轻的太后冯氏掌权，而朝中，又以南乡

公慕容白曜居首。有时候历史真的很可笑，拓跋氏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剿灭群雄，最终决策帝国的，却是当初降臣的后裔。早知道你这么拼命地为他人做嫁衣裳，我们是不是应该早点放弃抵抗？

虽说历史有点黑色幽默，但拓跋氏多少还是让慕容白曜有些敬佩的。自开国以降，拓跋氏的皇帝就没出过一个废物。道武帝拓跋珪击败后燕，将魏国的版图从草原东扩至中原；明元皇帝拓跋嗣北拒柔然，南征刘宋，辟地三百余里；太武帝拓跋焘攻城掠地，灭国无数，一统北方，柔然后撤千里以避其锋；虽说文成帝拓跋濬没有开疆辟土，却也是守成之君，维护了帝国的统一，至少不像慕容宝才皇二代就成了膏粱子弟。只是眼下这个皇帝拓跋弘，倒教慕容白曜有些吃不准。

文成帝拓跋濬英年早逝，拓跋弘继位的时候才十一岁，整个帝国的重担，都压在他和年仅二十三岁的冯太后身上。

要说这个冯太后，也是烈性女子，文成帝驾崩后，按照北魏旧制，先帝的一应御衣器物等俱应焚烧，朝中百官和后宫嫔妃一起亲临现场哭泣哀悼。结果火光熊起，冯太后思念亡人，不能自己，竟然纵身扑向熊熊烈火。

可惜她不是丹妮莉丝，不能在大火中孵出巨龙，反倒是被众人七手八脚从大火中救出。烟熏火烤，冯太后早已不省人事。在鬼门关转了一圈，阎王不收，冯太后才幽幽醒来。人在生死关头，往往会大彻大悟，冯太后就如灵台开窍一般顿悟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千百年来，想明白这三个终极问题的人数不超过十个手指头，这

冯太后居然就这样无师自通，想明白了自己已经从皇后升职为太后，从而认真从事起太后这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但是，高手不是一日练成的，是需要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机会——，当然后者比前者重要一万倍，就像冯太后能成为千古一后，首先她得是太后，如果她只是个普通妇人，纵然使出吃奶的劲儿也只能成为尼古拉斯大妈冯。

有了身份，冯太后的机会，是一个权臣。

这位权臣名叫乙浑，他的上位充满了传奇色彩，如果有机会让他登上福布斯权臣排行榜的领奖台，他的发言词一定如下：我之所以走到今天，最要感谢的人就是——我寄己！

乙浑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侍中，虽然号称三品，但在京师遍地王爷满目将军之地，随随便便碾压他的人至少有好几百个，可是只有他从文成帝的死中看到了机会。

拓跋濬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啊，谁都没想到一代帝王英年早逝，不然尼古拉斯太后冯也不至于慌乱得六神无主失了方寸，一时冲动险些成为先帝的陪葬。

继位的拓跋弘年幼，拓跋濬没有机会进行权力交接，就意味着权力出现了巨大的真空。这情形就像你喜欢上一个美妇，突然得知她成了寡妇一样，先下手为强啊，不然她就是别人的了！

乙浑喜不喜欢冯太后我不知道，但至少他喜欢权力的游戏。这哥们儿欺负皇帝、太后是孤儿寡母，瞅准时机矫诏杀了平原王、南阳公等大批实力派大臣，然后自封太尉，总领朝政。

或许有人说这是扯淡，你自封太尉谁认可你？我估计这就是乙浑的高明之处，矫诏杀了那么多大臣，谁是省油的灯？哪个不是皇亲国戚，谁人不是封王拜将？凭你说杀就杀？但是，我有先王遗诏呢？瞬间就堵住了悠悠众口，好吧，先王遗诏，命我任太尉，总领朝政，谁人不服？可去地下问先帝——

这就是矫诏的高明之处。

等到拓跋弘和冯太后从悲痛中晃过神儿来，搞明白状况时，人家乙浑已经是权倾朝野，乾坤独大了，再想扳倒他，难！

但是，谁教她是冯太后呢！跟所有的太后一样，太后要想夺权，在朝中必须有同盟。吕后有外戚，武则天有狄仁杰，冯太后有慕容白曜。

慕容白曜是当朝名将，封冠军将军，进爵南乡公，在朝中的地位是和乙浑共同执政。实权在握的他，理所当然成为冯太后和乙浑共同拉拢的对象。

上天啊上天，一个是爱我的人，一个是我爱的人，究竟该选谁呢？
掷个色子吧！

在慕容白曜的回忆录——《那些年我们共同欺负的女孩儿》一书里，很明显，慕容白曜是站在乙浑一边的。也许除了他和冯太后，谁都不知道他是冯太后安插在乙浑身边的棋子。

冯太后对付乙浑的策略，说起来很像某些男孩儿追女孩儿，宠着你，惯着你，然后再把你一脚踢开！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今天加官进爵，明天诰命赏赐，总之就像温水煮青蛙，用温柔的陷阱麻痹得敌人

找不着北，暗中却和慕容白曜加紧谋划，随时准备给予乙浑致命一击。

要么说没文化真可怕呢，乙浑这个大字不识一筐的主儿，或许真的以为自己就高枕无忧了。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自信。尤其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更好像无所不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乙浑甚至可以相信，把自己截成十一段，组个足球队，踢完球自己还能接回成原来的模样……

这么乐观的他，一定是射手座的！

所以，乙浑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内有慕容白曜卧底在侧，外有冯太后虎视眈眈，乙浑实在是犯了一个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所以轻而易举就被冯太后碾压在历史的车轮后了。

据载，乙浑被斩的这天，他流着泪，深情唱起了那首动人的歌：？

我最深爱的人

伤我却是最深

进退我无权选择

紧紧关上心门

留下片刻温存

只怕还有来生

(2)

也许就是这首歌，在另一个男人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这个人就是拓跋弘。

才十来岁的他或许还不懂得什么叫基情，但是他很明白慕容白曜曾经“背叛”过自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得贪婪我爱的

懦弱——

所以每次见到慕容白曜，这个风一样的少年总是会想起乙浑，那个曾经想做王的男人。随着拓跋弘渐渐长大，慕容白曜愈来愈感觉到后背发冷，仿佛有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上，随时会斩落下来。这个世界越来越让他看不懂了。明明自己是有功之臣，可是偏偏要受到这般猜忌。话说，把事情和皇帝说明白不就行了吗？

大错特错！别忘了这是权力的游戏。权力从乙浑手中消失了，自然会过度到别人手里，只是这个人不是皇帝。年纪幼小的他还不能亲政，凡事皆由冯太后代劳，如今几年过去，拓跋弘已经长大成人，冯太后却丝毫没有交出权力的意思。而慕容白曜摆明了是冯太后的亲信，就算他曾帮助诛杀乙浑，又能怎么样呢？皇帝要急于扳倒的，是升级版**的乙浑 2.0**。一气之下的拓跋弘干脆放出大招，我不是没威望吗？大臣们不都是不服吗？那么好，我砍人，看你们服不服！

满朝文武都是冯太后的人，当然不能让他说砍就砍，拓跋弘把目光对准了塞外，柔然人常年来袭，我就砍他们攒人头！等我建立了像**太武帝一样的功勋**？看你们还服不服！

于是，南北朝第一古惑仔拓跋弘开始了常年砍人的生涯，曾经深入柔然境内两千多里，吓得柔然人不敢饮马阴山。

皇上好战，这慕容白曜是知道的，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为什么拓跋弘刚刚宣布出征就回来。尤其是今晚，拓跋弘平日里跟自己素无往来，这次怎么会急急忙忙在半夜急急忙忙召见自己？

难道是冯太后有事？不可能啊，冯太后现在远在方山，前日还把

自己已经怀孕十月的妻子接去陪驾，更何况自己看得清楚，太监手上拿的是皇上的手谕，深更半夜，他找我来做什么？总不会是数星星吧？我又不是宇宙区长胸怀宇宙——管他呢，毕竟人家是君，自己是臣，君叫臣到，不敢不从。或许，这是个缓和拓跋弘猜忌的机会呢，慕容白曜心想。

平城位于今天的山西大同，最早为赵武灵王所建，后经秦汉，遂成平城县。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称帝后，迁都此处，“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后又经过几代皇帝扩建，已经隐隐然有大都市气象。

早在汉代，皇宫就有“东宫、西宫”之说，平城仿汉代皇宫所建，亦分东、西二宫。东宫以太后为首，下携皇室女眷，平日理事居住，皇帝都在西宫。

时值深夜，宫门已经紧闭，传谕太监出示手谕，领着慕容白曜过了穿堂越殿，一路来到太华殿。

身为朝中重臣，这已经不是慕容白曜第一次深夜入宫，但一路行来，月浊星稀，夜鹰高啼，还是让慕容白曜有些不寒而栗。尤其是官前十几位手持矛戈的士兵，难道今晚有事？

“微臣参见皇上。”

无论从正面还是侧面看，这个人都是拓跋弘。慕容白曜不禁暗自庆幸，还好自己不用像冯锡范一样被公主骗去东郊皇陵去迎战东方不败。

“慕容白曜，你可知罪？”

拓跋弘的台词掷地有声。

“这个……微臣不知，还请皇上明示。”

慕容白曜知道今晚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却没料到拓跋弘上来就先发制人，不禁冷汗冒出。

“我问你，南宋使者王肃现在在哪里？”

拓跋弘面色阴沉。

“王肃上月来京，现在应该回去了吧！”

慕容白曜不禁心下忐忑。

“哦？”拓跋弘紧紧盯着慕容白曜，“难道你不知道他现在就在方山灵泉宫？”

灵泉宫？

慕容白曜心下一颤，太后现在不是在那里吗？皇上为何要这样问？难道……

“微臣不知！”

嗯，育良书记教过的，热情，礼貌，一问三不知。

“不知？”拓跋弘一声冷笑，“那我问你，前日你妻慕容氏是不是被太后接去方山了？”

“呃，这个……”慕容白曜勉强答道，“确有此事。微臣之妻已有十月身孕，太后怜悯，特接去方山便于照顾。”

“是这样吗？可是，我怎么听说不是这么回事啊？”

“启禀皇上，此事千真万确！”

“慕容白曜，我问你，王肃之事，你到底知道多少？”

拓跋弘是用兵老手，正面突破不成，便开始诱敌深入。但慕容白

曜又岂非用兵名家？

“臣确实不知。”

任敌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我听说，王肃被你送出平城，又悄悄化妆去了方山，而慕容氏又被接去灵泉宫，这恐怕不是巧合吧？”

皇上这是在暗示什么？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就得带点儿绿？

“皇上明察，臣妻端淑贤良，断然不会做那龌龊之事，更何况她身怀十月身孕！”

慕容白曜索性两眼一闭，一条道走到黑。

“我也相信他们不会有什么，可是保不准他们是另有图谋。慕容白曜，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说出实情，我可以饶你不死，保你妻儿平安！”

慕容白曜这才知道今晚拓跋弘召见自己的用意，原来他是准备向冯太后发难了。

(3)

方山，灵泉宫。

一位俊男怀抱着一个美女。

“尼古拉斯，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

“讨厌，以前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叫人家尼古拉斯，说，你心里是不是有别人了！”

……

呃，对不起，走错片场了。

此时的方山灵泉宫里，一位妇人正躺在床上抱着肚子翻来滚去，疼痛难忍，稳婆、丫鬟给妇人擦汗的擦汗，端水的端水，出出进进，忙得不可开交。

院外，一个儒衫长须的中年男子和一个面白肤润、姿色绝佳的宫廷贵人若即若离地关注着眼前的一切。

“这样，真的能成功吗？”长须男子问。

“事已至今，别无他法，只有一试了。”贵妇幽幽道。

“不然，还是我把他带回宋国罢！”

“回去后，你又怎么和府上交代呢？”贵妇似笑非笑。

“就说……我在路上捡的。”

“瞒得了一时，恐怕瞒不了一世。况且，自己的骨肉，远在千里，终究还是放不下心——”

“阿柔，委屈你了。”

长须男子轻轻拥揽贵妇。

“没什么委屈的，”贵妇轻轻一笑，“只要你知道，这世间还有我们母子便好——”

太华殿内，拓跋弘死死盯着慕容白曜。

“这么说，你是一个字都不肯说了？”

“臣既不知，多说何益？”

“好，你要当忠臣，我成全你！”拓跋弘一声令下，“来人，把慕容白曜带下去，斩！”

几个殿前侍卫应声而入，带走慕容白曜。

“皇上！”慕容白曜道，“你要治微臣之罪，微臣万死不辞，但你千万不能诬陷太后啊！”

“诬陷？哼！”

拓跋弘一声冷笑。

确切地说，拓跋弘也不知道冯太后和王肃是何时开始的。就在这几年，他几乎常年带兵在外，对外说是抵御柔然进犯，其实还不是为了牢牢抓住军权？或许就是在哪个时候，作为刘宋使者的王肃就和冯太后开始眉目传情了。拓跋一族本就是胡人，甚至连在北地生活的汉人积年累月下来，也多少都受胡人的影响，不那么看重礼教。再加上冯太后寡居多年，骤然见到一位江南望族的大才子，心动之情可以理解。可是，你毕竟是大魏的太后啊，和敌国使臣共商国是商量到了床上，教我这个皇上以后怎么面对南朝？怎么面对江东父老？你好，敌国使者，weare 阔木累？任我脸皮再厚也不敢面对，那画面太美！

而且不仅如此，听说冯太后还给自己生了个小兄弟。这是什么节奏？难道要谋朝篡位？

冯太后虽然说是拓跋弘名分上的“母后”，可她并非拓跋弘的生母。

要说这个冯太后，可着实不简单，年轻时就像开了挂，秒杀一切拦路虎。我们都知道她在丈夫驾崩后浴火重生，却不知道她的运气有多好，现在看起来倒更象是从几百年后穿越过来的。

第一，拓跋弘的生身之母李氏，原本是南朝人，因为北魏南征，被虏到北方来，辗转做了拓跋濬的妃子。拓跋濬从小就在北地长大，

平日接触的鲜卑女子不是女汉子就是金刚芭比，何时见过这种，一双含情目两蹙眉烟眉的女子？当时就宠爱得昏天暗地无以复加，要不怎么后宫那么多妃子，她先怀上龙种呢？

拓跋濬害怕宫里有人暗害她，还特意带她阴山数月游，生下小拓跋弘。本来就宠爱有加，又生了皇子，李氏在拓跋濬心中的地位那是扶摇直上天下无双，无人可以撼动啊，堂堂北燕皇族后裔冯氏，被秒得连个渣儿都不剩。我估计冯太后纵身跳火时想的绝对不是以身殉情，而是妒火中烧，不能让拓跋濬和李氏在另一个秀恩爱，不允许，绝对不允许！为什么呢？因为李氏已经早于拓跋濬先去了。

众所周知，北魏皇族流行的祖制是子贵母死。也就是说，无论哪一个皇帝的后代被立为太子，这位太子的生身之母必须赐死，据说这么做是以防外戚专权，东西两汉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啊。有魏一朝，被赐死的皇后比比皆是，如果哪位喜欢穿越的女同学不幸穿越到北魏当上太子妃，记住千万不能生儿子，否则可能没出第一集就下去领盒饭了。

拓跋弘的生母李氏就很好地客串了一回群演，而把这位美人逼死的，正是她的情敌冯后，也就是后来的冯太后，以至于让拓跋弘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娘。虽然说李氏是死于祖制，但冯太后的助攻恐怕也没在拓跋弘的心中留下什么和蔼可亲的印象，所以他自小就不跟这位“母后”亲近，也是理所当然。

第二，是她手铸金人，成为正式主宰后宫的不二人选。要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以来，在哪朝当皇后最不容易，我认为首选北魏，没有之

一。

除了不能生儿子，在北魏要当上皇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就是按照游牧民族预测吉凶的习俗手铸金人。被选定的候选人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成，则说明上天眷顾你，选中你当后宫之主，败，则淘汰出局，想当皇后，此生再无可能。

而这手铸金人的程序呢，说起来不难，就是被定为候选人的准皇后在工匠的协助下将铜液灌入模具，铸造出来的金人完好，便算成功。这套流程一来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在面对进一步万人之上，退一步万丈深渊的人生节点上能否沉得住气。二来是考验当事人能否和所有参与之人同心同德，协力合作，之中倘若有一人出了差错，就满盘皆输。所以免不了有些使绊子、做手脚的宫斗戏上演。但无论如何，能做成功，还是说明冯太后的心性、运气俱佳的。多少嫔妃因为没有铸成金人，名字都淹没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更别说享受荣华富贵了。

面对这样一个“穿越”来的对手，可见拓跋弘会有多郁闷。如果她真的在外面有了一个私生子，取代自己和儿子也并非不可能。谁让自己的儿子才刚刚出生，和自己一样图样图年轻呢！

所以拓跋弘的做法是，一不做，二不休，必须去灵泉宫查，但又不能明着和冯太后撕破脸，这就需要一个高明的借口：慕容白曜谋反！

只有慕容白曜谋反，拓跋弘亲自带人去抓慕容氏才理所当然！

只要能在灵泉宫查到冯太后的情人和私生子，后面的一切就由自己说了算！

慕容白曜，事已至此，朕只好借你的人头一用了！要怪就去怪冯

太后吧，谁让她把你的妻子接上方山了呢！

拓跋弘的嘴角闪过一丝冷笑。

“报！慕容白曜业已正法！”须臾，御前侍卫回奏道。

“好！慕容白曜党附乙浑，意图不轨，灭其三族，传令下去，宗子军在东掖门外集合，即刻随我去方山！”

“喏！”

(4)

方山，又名方岭，在平城正北，登高俯瞰，据说能一览平城无余。王肃在登方山俯瞰平城曾后作诗一首，曰《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罡风。

大意是说平城这块地儿真不咋样，也只有你们这些没文化的胡人才会选这里建都。我们都选建康那旮旯风景好的地方！

但方山的风景还是极好的，山青水碧，风景秀丽。当然，对王肃来说，最主要的是还是看人。哪里有冯太后，哪里才是风景，建康？什么建康？……

“王郎，你再为我吟诵一遍《悲平城》罢。”

素日威严的冯太后，也只有在这个才子情人面前才会小鸟依人，让人不胜怜惜。

“阿柔，你有心事么？”王肃轻声询问道，“你一有心事，就让我吟诵这首诗。”

“如果不是身在北朝，如果不是身为太后，我多想和你一起纵马江南，去看看你家乡的舟桥楼宇，感受你心中的诗情画意——”

“王某何幸，能得阿柔如此垂青？”

“你愿意我随你去么？”

王肃当然知道，冯太后只是说说罢了，谁会放弃独掌天下之尊，去江南做一个布衣草民？

“嘘！这样的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我不希望你为我受一丁点儿委屈！”

“那你愿意为我留下来么？”

“呃……阿柔，孩子长得像我么？”

“不像！像你多难看，满脸的胡子，还是像我多些，皮肤水嫩水嫩的！”

“我在想，如果孩子像我该多好！这样，以后你想我的时候，看看他就不觉得寂寞了。”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了？”

“我毕竟是宋国使臣，如果这样就留下来，恐怕……恐怕会遭天下人耻笑。”

“那你和敌国的太后上床，就不怕遭天下人耻笑吗？”冯太后佯怒道。

“阿柔，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我心里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想念你和孩子……”

冯太后轻轻用手捂住王肃的嘴：“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你我各自有命，能得一时情缘，已是缘分。我也正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才想要把他寄托在慕容世家，不至于像无父无母的孤儿漂泊于世。”

“阿柔，苦了你了！”

“像你说的，寂寞的时候，看看他，也许就觉得不苦了。”冯太后轻轻一笑，“对了，孩子的名字想好了么？”

“我这一辈子，就是思前想后，顾虑太多，我希望孩子不像我，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冲’字，就叫王冲，你看怎样？”

“王郎，你忘了，他以后应该姓慕容。”

“那就叫慕容冲。”

冯太后隐隐觉得这个名字有些不吉，不只是因为鲜卑皇帝中曾经有一个大燕皇帝与此重名，而且那个皇帝最后还被手下的将军杀死，连三十岁都不到，但是看见王肃兴致正好，也不便拂了他的意。

“禀报太后，南乡公夫人马上要生了！”一位老妇人急急忙忙跑来道。

“好！”冯太后眼眉一挑，“快去准备！”

灵泉宫前，踏踏马蹄声在深夜显得尤为刺耳。守门军校原本的昏昏睡意立刻被这声音惊到九霄云外。

“醒醒，醒醒！你听！”

“大半夜的，哪来的马队——莫非是柔然来袭？”

为了抵御柔然，北魏特地在平城以北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虽说如此，也难保柔然小股马队趁夜来袭。

“不像！听声音，倒象是从平城过来的——”

还没等一众卫士回过神来，已经有一骑斥候先来叩门：“皇上亲临灵泉宫捉拿人犯，尔等原地待命，敢擅离职守者，斩！”

众卫士这才惊魂稍定。

产房内，婆子、丫鬟都已经准备就绪，稳婆分开慕容氏的两腿：“用力，加把劲儿！”

门外，紧张的冯太后和王肃不时向里面张望，须臾，“哇”的一声，一个婴儿落地。丫鬟急忙来报：“生了生了！”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男孩儿？”冯太后胸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阿柔，事情成了！”王肃紧紧握着冯太后的双手。

“不对！”恍惚中，冯太后似乎听到宫门处传来纷繁杂乱的声音，“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

还没等丫鬟出去，已经有官人来报。

“启禀太后，皇上到！”

皇上？他怎么会来？难道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如果被他发现王肃在这里，岂不是——

饶是冯太后素来镇定，可是她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一刻，美人的脸颊微微泛白。

“这个时候，要走恐怕是来不及了。”王肃捋着胡须，倒还显得镇定。

“你这把胡子，还是刮了去罢！”冯太后道。

宗子军号称魏国禁军精锐，所有人员全部由宗室子弟构成，在这里，你要是喊一句“姓拓跋的”，保准所有人一起拿眼睛瞪你，因为

每个人都姓拓跋。

自从拓跋弘的太爷爷太武帝拓跋焘被身边的宦官宗爱所杀，继位的每位皇帝心里都仿佛产生一丝阴影，宗爱不但首创了本朝太监杀皇帝的先例，而且还是继赵高之后，又一位在一年之内对皇帝完成两连杀的杀手专业户，这不能不让拓跋弘心有余悸。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他这里不成问题。因为常年征战，拓跋弘对军队了然于胸，宗子军是皇家军队，对皇室的忠诚度毋庸置疑，久而久之，就成了拓跋弘的亲近卫队，只对皇帝一个人效忠。换句话说，就算冯太后对拓跋弘有所不满，想要像对付乙浑一样做掉拓跋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就过不了宗子军这关。正因如此，拓跋弘才有胆量孤身闯入灵泉宫。

(5)

方山，又名方岭，在平城正北，登高俯瞰，据说能一览平城无余。王肃在登方山俯瞰平城曾后作诗一首，曰《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罡风。

大意是说平城这块地儿真不咋样，也只有你们这些没文化的胡人才会选这里建都。我们都选建康那旮旯风景好的地方！

但方山的风景还是极好的，山青水碧，风景秀丽。当然，对王肃来说，最主要的是还是看人。哪里有冯太后，哪里才是风景，建康？什么建康？……

“王郎，你再为我吟诵一遍《悲平城》罢。”

素日威严的冯太后，也只有在这个才子情人面前才会小鸟依人，让人不胜怜惜。

“阿柔，你有心事么？”王肃轻声询问道，“你一有心事，就让我吟诵这首诗。”

“如果不是身在北朝，如果不是身为太后，我多想和你一起纵马江南，去看看你家乡的舟桥楼宇，感受你心中的诗情画意——”

“王某何幸，能得阿柔如此垂青？”

“你愿意我随你去么？”

王肃当然知道，冯太后只是说说罢了，谁会放弃独掌天下之尊，去江南做一个布衣草民？

“嘘！这样的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我不希望你为我受一丁点儿委屈！”

“那你愿意为我留下来么？”

“呃……阿柔，孩子长得像我么？”

“不像！像你多难看，满脸的胡子，还是像我多些，皮肤水嫩水嫩的！”

“我在想，如果孩子像我该多好！这样，以后你想我的时候，看他就不觉得寂寞了。”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了？”

“我毕竟是宋国使臣，如果这样就留下来，恐怕……恐怕会遭天下人耻笑。”

“那你和敌国的太后上床，就不怕遭天下人耻笑吗？”冯太后佯

怒道。

“阿柔，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我心里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想念你和孩子……”

冯太后轻轻用手捂住王肃的嘴：“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你我各自有命，能得一时情缘，已是缘分。我也正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才想要把他寄托在慕容世家，不至于像无父无母的孤儿漂泊于世。”

“阿柔，苦了你了！”

“像你说的，寂寞的时候，看看他，也许就觉得不苦了。”冯太后轻轻一笑，“对了，孩子的名字想好了么？”

“我这一辈子，就是思前想后，顾虑太多，我希望孩子不像我，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冲’字，就叫王冲，你看怎样？”

“王郎，你忘了，他以后应该姓慕容。”

“那就叫慕容冲。”

冯太后隐隐觉得这个名字有些不吉，不只是因为鲜卑皇帝中曾经有一个大燕皇帝与此重名，而且那个皇帝最后还被手下的将军杀死，连三十岁都不到，但是看见王肃兴致正好，也不便拂了他的意。

“禀报太后，南乡公夫人马上就要生了！”一位老妇人急急忙忙跑来道。

“好！”冯太后眼眉一挑，“快去准备！”

灵泉宫前，踏踏马蹄声在深夜显得尤为刺耳。守门军校原本的昏昏睡意立刻被这声音惊到九霄云外。

“醒醒，醒醒！你听！”

“大半夜的，哪来的马队——莫非是柔然来袭？”

为了抵御柔然，北魏特地在平城以北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虽说如此，也难保柔然小股马队趁夜来袭。

“不像！听声音，倒象是从平城过来的——”

还没等一众卫士回过神来，已经有一骑斥候先来叩门：“皇上亲临灵泉宫捉拿人犯，尔等原地待命，敢擅离职守者，斩！”

众卫士这才惊魂稍定。

产房内，婆子、丫鬟都已经准备就绪，稳婆分开慕容氏的两腿：“用力，加把劲儿！”

门外，紧张的冯太后和王肃不时向里面张望，须臾，“哇”的一声，一个婴儿落地。丫鬟急忙来报：“生了生了！”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男孩儿？”冯太后胸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阿柔，事情成了！”王肃紧紧握着冯太后的双手。

“不对！”恍惚中，冯太后似乎听到宫门处传来纷繁杂乱的声音，“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

还没等丫鬟出去，已经有官人来报。

“启禀太后，皇上到！”

皇上？他怎么会来？难道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如果被他发现王肃在这里，岂不是——

饶是冯太后素来镇定，可是她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一刻，美

人的脸颊微微泛白。

“这个时候，要走恐怕是来不及了。”王肃捋着胡须，倒还显得镇定。

“你这把胡子，还是刮了去罢！”冯太后道。

宗子军号称魏国禁军精锐，所有人员全部由宗室子弟构成，在这里，你要是喊一句“姓拓跋的”，保准所有人一起拿眼睛瞪你，因为每个人都姓拓跋。

自从拓跋弘的太爷爷太武帝拓跋焘被身边的宦官宗爱所杀，继位的每位皇帝心里都仿佛产生一丝阴影，宗爱不但首创了本朝太监杀皇帝的先例，而且还是继赵高之后，又一位在一年之内对皇帝完成两连杀的杀手专业户，这不能不让拓跋弘心有余悸。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他这里不成问题。因为常年征战，拓跋弘对军队了然于胸，宗子军是皇家军队，对皇室的忠诚度毋庸置疑，久而久之，就成了拓跋弘的亲近卫队，只对皇帝一个人效忠。换句话说，就算冯太后对拓跋弘有所不满，想要像对付乙浑一样做掉拓跋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就过不了宗子军这关。正因如此，拓跋弘才有胆量孤身闯入灵泉宫。

(6)

“拓跋弘参见太后！”

拓跋弘虽然带着千余名士兵杀气腾腾地包围了方山，但该有的礼数还是免不了的。当着满院的宫女太监、侍卫兵士，强忍怒气对冯太

后深鞠一躬。

“皇上免礼，不知深夜前来，所为何事？”

明知对方来意不善，冯太后依然能镇定自若，淡然处之，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势。

“慕容白曜谋逆，儿特来捉拿犯臣之妻，慕容氏。”

“什么？慕容白曜谋逆？”冯太后微微吃惊，脑中飞快转念，想理出个头绪来。

“是，慕容白曜党附乙浑，意图不轨，已经被我诛杀了。”

“当真？”

“当真！”

看样子，拓跋弘不象是开玩笑。

震惊，十分震惊！

冯太后简直不敢相信，昨天还是自己亲信的慕容白曜转眼间就成了一缕亡魂，而他的妻子还在这里生产，儿子也刚刚出生。如果拓跋弘想斩草除根，这一家三口恐怕只能在黄泉路上团聚了。

“可有证据？”

“有慕容白曜与乙浑书信为证。”

心痛！

不能呼吸！

冯太后当然知道，那些书信是慕容白曜在自己的授意下故意写给乙浑的，为的就是麻痹敌人，引蛇出洞，这事自己曾经和拓跋弘说过，可是他还是装作不知道，明知慕容白曜是我的人他还要杀，明知慕容

氏在我这里他还要抓，他想干嘛？

转瞬之间，冯太后已经对拓跋弘的来意猜出了十之八九，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难道他听说了什么？

“那你将如何？”

“慕容氏身为叛臣之妻，恐有党羽在此作乱，恳请太后速回平城，儿当在此彻查灵泉宫。”

哦，听明白了，这哪是搜什么慕容白曜党羽啊，这是摆明了搜我啊！就为了搜我，堂堂南乡公，一代名将，就被硬生生打成叛逆，这世界还有王法吗？

“这样啊，”冯太后依然不慌不忙，“慕容世家在我朝数代为官，忠心耿耿可昭日月，其中必有误会，能否请皇上网开一面，饶过其家人，待事情查明之后再行定夺？”

“慕容氏可免，但余者必查！”

宫外旌旗招展，马蹄声连连，冯太后知道今晚之事必不可免，况且拓跋弘冠冕堂皇，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只有长叹一声：“罢了，看在你一片孝心，本宫就回了平城罢！慕容氏且随本宫如何？”

“正好！”

慕容氏产后昏厥，尚不知夫君已死，只见左右丫鬟半搀着将其抬上轿子，紧接着，两个稳婆抱着两个男婴，也准备登轿。

“且慢！”

拓跋弘看见两个孩子，目中精光一闪。这两个孩子一般大小，一个黑如炭火，虎头虎脑，一个白白净净，耳聪目明。

“皇上何意？”冯太后装作不解。

“此二子是何人？”

“慕容氏怀胎十月，今晚临盆，此二子皆是慕容氏所生。”

“哦？慕容氏一胎生二子？”

“是双胞胎。”

“为何长得不像？”

“双胞胎中亦多有不像者。”

“为何看起来一个黑一个白？”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既然二人是兄弟，可否滴血验亲？”

“皇上是在怀疑什么？”

“无他，好奇耳！”

此时此刻，冯太后已经可以充分相信，拓跋弘今晚突闯灵泉宫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他一定是听到自己和王肃育有一子，才想来捉个现行。还好王肃已经刮去胡子，隐匿在一干太监之中。但这两个孩子却是无处掩形，不得不暴露在拓跋弘眼皮子底下。

冯太后和王肃确实育有一子。

太后寡居多年，忽然产子，此事亘古闻所未闻，是以冯太后将孩子隐匿在方山灵泉宫，本想先蒙混过关，等孩子渐渐长大再说后话，岂料拓跋弘亲征柔然，忽然凯旋，这一下不由慌了手脚。王肃要将孩子带回南朝，冯太后心有不舍，危急之际，忽然想到慕容氏临盆在即，不如顺水推舟，假称孩子是慕容氏所生，将孩子交由慕容氏代养，这

样一来，冯太后也不至于和骨肉天涯相隔，是以急召慕容氏到灵泉宫，想来个暗度陈仓，谁知还是被拓跋弘听到风声，当即果断斩杀慕容白曜，亲自来方山拿人！

拓跋弘当然不会相信这两个看起来黑白分明、容貌发肤都不一样的孩子会是双胞胎，要证明他俩不是亲兄弟的办法只有一个，滴血验亲！

不得不说，在那个科学有限的年代，滴血验亲已经是人们认识到的最科学有效的手段了，自从它被发明出来，就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所以一听到拓跋弘的提议，冯太后也是吓得脸色煞白，她知道这两个孩子不是亲生兄弟，如果血液不相融，自己岂不是前功尽弃？

“不可……”

眼看着拓跋弘随行的太医已经拿出金杯、银针，看来是有备而来，冯太后虽然明知自己的反抗毫无意义，也还是不由自主地出言阻止。

“太后！”拓跋弘似笑非笑道，“莫非这两个孩子的身世另有隐情？”

“当然不是……”

“那为何出言阻止？”

“孩子年幼，恐伤身体！”

“哈哈，无妨，太医自有分寸！”

拓跋弘认定这两个孩子不是兄弟，是以吩咐太医只取二人之血，一旦血不相融，自己立刻发难！谁知，神奇的是，两个孩子的血在水

中徐徐转了数圈，居然完全融合起来，这下看得拓跋弘目瞪口呆。这在当时自然不能被理解，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人，血液怎么会融合？但是现在的科学可以给出很好的解释，理论上，任何两个人的血在足够长的时间内都可以相融！

现在的拓跋弘，就像一只鼓足了的气球，浑身是气但无处发泄！

他本以为自己带着大军前来，一旦发现把柄，立刻以淫乱后宫为名将冯太后软禁，届时冯太后面临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入冷宫，从此再不能干涉朝政，这样一来，朝廷的大权才会回到皇族的手里，可是谁料出师未捷，难道这俩孩子真的都是慕容氏所生？

谢谢大家支持！你们的回帖就是我动力

(7)

“皇上！”

太医在拓跋弘耳边耳语几句，拓跋弘听后大喜！

正是，两个孩子虽然血液相融，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两个孩子都是冯太后所生！所以，只要证明他们不是慕容氏所生，自己依然可以兴师问罪！

拓跋弘兴冲冲地下令取慕容氏之血滴入杯中，结果，让他瞠目结舌的是，慕容氏的血也融了进去！

苍天啊，大地啊，是哪位天使大姐在恶作剧啊？

拓跋弘有备而来志在必得，结果奋力一拳打在棉花上，毫不受力，这力道转化为无形，反而差点把他自己憋出内伤。

人生就像闹肚子，有时候你以为是一泡屎，其实它只是一个屁。

难道是情报错了？不可能啊，就算孩子的事错了，可是还有一个人不可能错，那个南朝使者王肃，明明有人看到他进了灵泉宫，此时为何偏偏不在？如果能拿到他，冯太后淫乱后宫的罪名依然不可避免！

对，拿到那个南朝使者！

“传令下去，搜查灵泉宫，看有没有身穿南朝服饰的可疑男子！”

拓跋弘一声令下，守在门外的宗子军闪亮登场。

“皇上，”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拓跋弘的不依不饶，终于激怒了冯太后，“要不要连本宫一并查了，验明正身？”

“儿不敢！”

“那你几次三番在我宫内查人，意欲何为？”

“我实在是为了太后的安危——”

冯太后怒视拓跋弘。

此时，化装成太监的王肃已经感觉到大魏禁军的凛凛杀气，一个彪悍的宗子军校尉已经距离他仅仅一步之遥。

上帝保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阿弥陀佛！

“禀报太后，太尉源贺、尚书令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前来护驾！”

官门处的守门军校飞马来报。

“什么？”

比冯太后更惊讶的是拓跋弘。

此次行动，他严令禁止走漏风声，可是谁知道，还是被冯太后的这几个铁杆儿粉丝尾随而来。

拓跋弘登高俯瞰，只见方山脚下，刀枪林立，火把通明，马蹄踏踏，人影憧憧，看样子，人数比宗子军多了数倍有余。太尉源贺掌管天下兵马，拓跋丕和穆泰又是鲜卑勋贵，朝中四贵已来其三，看来今晚的行动提前结束了。

“有劳皇上挂怀。我累了，要休息了，你们都下去罢。”

冯太后说完这句话，便再不理拓跋弘，更不提回平城之事。

拓跋弘知道自己错过了有史以来也可能是从今往后最佳的一次翻盘机会，可是他能有什么办法？单挑？自己单挑对面一群人。群殴？对面一群人殴打自己一个，左右都赢不了。爹地啊爹地，你可知道你千辛万苦守住的大好江山现在被你的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你可知道你曾经的女人被你的敌人玩弄于床第之间？还生下了两个孩子！我此生纵然扳不倒冯太后，也要让这两个泥子命赴黄泉！

“叛臣之子，杀！”

拓跋弘一挥手，两名侍卫劈手从稳婆手中夺过两个孩子，就要手起刀落。

他知道光明正大搜宫不成，早就心生一计，此举正是要逼王肃现身。

王肃，如果你再不出来，就别怪我对这两个孩子不客气！

“不可！”

果然，人群中，一个面白如镜的“太监”抢身上前，伸手便要来夺。

本来，王肃也没想过为了孩子暴露自己，可是，眼见孩子命悬一

线，他还是鬼使神差地站了出来。本能也好，父爱也罢，一切都因自己而起，就让我来了解这一切吧！

好啊，王肃，你终于出现了！你以为你刮了胡子我就不认识你了吗？

冯太后也想不到，事情竟然陡起变故。王郎啊王郎，就算牺牲了孩子，我也要保护你，你这又是何苦呢？

“有刺客！保护皇上！”

宗子军平日训练有素，一声令下，立即有十余名铁甲武士闪身挡在拓跋弘身前，长刀出鞘，等着王肃自己往刀刃上撞。

王肃在冲出来的那一刻就后悔了，md，又是冲动的惩罚，就像我和阿柔初次见面那样。

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

呃不……

那次我为宋使，来到平城见天子，天子他特别忙，回到后宫搬出娘。这个娘们不一般，九天仙女下凡间。稍微冲我一眨眼，立刻全身都酥软。那夜我没有回房间，天亮之后点根儿烟，佳人在侧心在颤，这算不算做汉奸——

王肃在踏上了冯太后龙床的那一刻，就清楚知道这件事的后果。自古以来，给皇上戴绿帽儿，或者给皇上的皇上戴绿帽儿，都不会有好果子吃。一旦东窗事发，必死无疑。轻则像嫪毐一样被抄家灭门，重则还会引起两国开战。要知道拓跋家的皇帝没有孬种，一旦冯太后因此失势，拓跋弘掌权，以他好战的性格和憋屈了这么多年的苦水，

向南朝报复不可避免。所以自己不同意冯太后把孩子生下来，毕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么大一个孩子，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猜测妄议。但陷入恋爱中的女人，智商都超出天际，冯太后也不可避免。她一生膝下无子，难得又遇到有情郎，只恨自己不能给王肃多生几个，所以才想出冒充慕容世子的主意。

冒充就冒充吧，王肃也想着能瞒一时是一时，谁知道拓跋弘才刚出京便回师，搞得自己手忙脚乱，走到这一步，也实在让自己没想到。为今之计，只有一死，还冯太后一个清白，免得让拓跋弘乘势做大，引起第三次南北大战。

想到此处，王肃故意把脸往宗子军的刀刃上撞去，瞬间，一张白白净净的脸就变得血肉模糊。

早知今日，也许，当初自己就不该踏出那一步，我早该死了，阿柔，永别了！我去另一个世界等你！

王肃朝冯太后看了最后一眼，毅然转身，猛然朝山下纵身一跃……

“速到山下，捉拿刺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treechang2017-07-3009:43:51

照你说的冯太后熏死过去醒过来后性情大变，按穿越小说的套路，她一定是被现代穿过去的灵魂附身了，哈哈哈哈哈

有这个可能——

@顾浩大爷摆 2017-07-3011:25:02

果断马克，是原创首发么？

是原创首发，尽量每天更新一章！

(8)

拓跋弘没料到王肃还会来这么一手，一手好牌再次被打得稀巴烂，不由得气急败坏。

王郎——

方山虽然不高，从山顶跃下也必然摔得粉身碎骨，冯太后虽然心下震惊、剧痛得无以言表，但面上还是依然平静：“一个太监，值得皇上大惊小怪吗？”

太监？

嘿嘿，拓跋弘心道，等找到尸首就知道了！如果此人不是太监，你冯太后就是全身是嘴也说不清，到时候我治你一个通奸之罪，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儿实为太后安危着想，不可不察！”

“这么说，你倒是一片孝心了？”

“不敢！”

空气再次凝结。

大家都知道，现在一切的关键，在于王肃的尸首，如果被拓跋弘找到，冯太后百口莫辩。王郎牺牲自己保护孩子，冯太后此时不知道自己的心情是喜是悲，纵有眼泪也只能在眼眶里打圈，更绝不能多看孩子一眼。

“回皇上，刺客的尸体找不到了。”

须弥，宗子军虎贲校尉飞马来报。

“为何？”拓跋弘急道。

“方山河道连通如浑水，刺客的尸体已落入河中！”

“什么？”

冯太后如释重负。

“如浑水流经宫皇城，马上通知禁军，在下游打捞，若打捞不到，唯你是问！”

“喏！”

冯太后的心再次紧张起来。

七天之后，宗子军在如浑水下游打捞到一具尸体。一名男子看衣服和宫中太监如出一辙。只是尸体长时间被水浸泡，已经胀得无法辨认。依稀可见男子面部刀疤纵横，血肉模糊，辨其下体，其势已去。

除此之外，拓跋弘从宗子军的回报中再也探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武州川啊，你不停地流；如浑水啊，你望不到头——

上天为何如此待我？

扳倒冯太后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这样错过了，我是拓跋家族的罪人！

拓跋弘知道，河中发现的尸体绝不是王肃，他也知道，自己现在终究还是斗不过冯太后。可是又有什么办法？自己这么做也是不得不为！眼看儿子拓跋宏一天天长大，如果自己后退一步，儿子不但可能

当不上皇帝，甚至可能小命都保不住！

为了孩子，王肃可以牺牲自己，从万丈悬崖上纵身一跃，拓跋弘也可以牺牲！你不是太后吗？你不是不交权吗？那么好，我就让你当不成太后！

拓跋弘当然不敢公然和冯太后火并，降不了你我还升不了你吗？

五年后，他把自己才五岁的太子拓跋宏立为皇帝，才二十出头的他早早就当上了皇上，那么自然，冯太后的身份就水涨船高，成为太皇太后，从皇帝的“妈”升级为皇帝的“奶奶”，你总不好再越级干政了吧？

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年轻人的想法就是很傻很天真，这一纯属泄愤的举动丝毫不对冯太后构成威胁，冯太后连搭理都懒得搭理，你爱咋咋地，让自编自导自演却没有观众的拓跋弘很受伤，说好的剧本呢？说好的台词呢？演员演出都不按剧情的吗？可惜他忘了，修改剧本的权力从来就不在编剧自己手中，导演、制片人、明星，随便哪个人大笔一挥，你的剧本就成了太监。

很明显，冯太后是集三者于一身。欲哭无泪的拓跋弘只好自己挖坑自己埋，自己写的剧本，再难也要演完，从此迁居崇光宫，老老实实当起了太上皇。

可是，他真的会那么老实吗？你见过哪个太上皇跨着战马拿着钢刀屁颠屁颠深入大漠几千里满世界去追柔然人的吗？你见过哪个太上皇钻山林猎虎豹又是打仗又是阅兵频繁地向太后大秀自己的肱二头肌的吗？

不仅如此，他还训练自己才几岁的儿子早早就骑马打猎，mysonmylove，爹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鲜卑从马背上得天下，历代君王都是马背上的皇帝，你也不能差了，先教你什么呢？就从打狗棍先练起吧，打狗棍法第一步，先和几十条恶狗关在一起……呃，对不起儿子，忘了给你棍子——

鹿苑位于平城北郊，西起雷公山，东包采掠、白登山，方圆数百里，自从北魏在平城建都以来，这里便成为皇家猎场。鲜卑族出自草原，对水草情有独钟，每年秋季，皇帝都会带着皇族、大臣围场狩猎，以获得猎物的多寡进行封赏。

这次秋猎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非要说有，就是年仅十四岁的皇帝拓跋宏第一次狩猎。十来岁的他不像他爹地那么勇猛拉风，追着一头色彩斑斓的猛虎一骑绝尘而去。他人小力气弱，还拉不起大弓，只能拿一把小弓箭到处追猎一些雉鸡、野兔之类，跟在他身边的妹妹拓跋嫣十分不满。拓跋嫣才十一岁，嘟起小嘴的样子让人又爱又怜。

“我说哥哥呀，你就不能打一些大点的猎物吗？这么小的兔子，杀了它太可怜了！”

“我也没办法呀，这么大点儿的弓，只能打这些。”拓跋宏委屈道。

“那咱们去找别人一起吧！”

“我才不想让那些大臣笑话！”

如果说他爹拓跋弘当的皇帝有名无实，那么拓跋宏的皇帝生涯更叫一个身不由己。他爹好歹只受冯太后一个人摆布，他还得受他爹摆

弄。

小宏啊，今天练功了没有？爹给你的七本内功心法都记熟了吗？年轻人切忌心浮气躁，没事多看看佛学也是好的，这八本《四十二章经》你拿去吧！还有，当皇上不能整天只知道打打杀杀，那不成黑社会大哥了？多读点历史，以史为鉴嘛，这套从春秋到东晋的二十四本《皇帝那点事儿》送你——

成天被耳提面命的拓跋宏已经被摧残得少年老成，拓跋嫣知道哥哥差点都要学成书呆子，难得出来放松放松，就拉着他道：“干嘛非找大人？我们去找绝哥哥和傥哥哥啊！”

拓跋嫣口中的绝哥哥和傥哥哥，就是慕容白曜的遗腹子。十四年前，拓跋弘以“党附乙浑”的谋逆罪将南乡公慕容白曜处死，一方面借他的头打开灵泉宫的大门，搜查冯太后寝宫，另一方面，也在朝中剪除冯太后的羽翼。冯太后知道慕容白曜死得冤，如果不是当时自己接慕容氏去灵泉宫生产，慕容白曜至少不会连儿子都见不到就命赴黄泉。但是，即便此时她已经身为太皇太后，也不便对太上皇钦定的铁案直接提出翻案，只能以“罪不及子”为名，保住了慕容家的血脉，毕竟慕容白曜谋逆罪未能坐实，而自己的儿子还在慕容府上。念子心切，此后，冯太后时常恩赐兄弟俩入宫，大小封赏不断，是以慕容绝和慕容傥兄弟，早已经和拓跋兄妹混得很熟了。

拓跋嫣提此建议，拓跋宏立刻点头。自己虽然贵为皇帝，身边真正能说说话的，还真就这两个人。

感谢各位关注，是从舞文弄墨搬过来的，所以前面更新得多点，

只要大家喜欢，我会继续努力

再更一章

(9)

“啪”！

一箭中的。

一只秃鹰本来盘旋着想捉野兔，结果被当成靶子，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两匹马上载着两个少年风驰电掣，旋即而至。

“哥，好箭法！”

一个十三四岁、面白如玉的英俊少年诚心赞道。

“可惜还没猎到真正的猎物！”

一个肤色黝黑，看起来比白俊少年强健得多的少年龇牙道。在他心里，飞鹰走兔什么的太不过瘾，如果像太上皇一样能去虎圈就好了，屠熊缚虎，那才是真正的打猎。

“已经很好了，不像我，半天都没打到。”

白俊少年叹气道。

从小到大，他在武力方面就不如他的哥哥，力气更是没法比。每次打猎，哥哥都是一马当先，中者立毙，害得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出手。哥哥恨不得屠熊缚虎，他却连个野兔都没打到，有时候他真怀疑自己和哥哥是不是一个妈生的，咋就差距这么大呢？

“老二，别心急，大不了我的猎物劈你一半！”

兄弟俩感情好，当哥哥的经常照顾弟弟，在黑面少年看来理所应

当。

黑面少年一边说着，一边朝落地的猎物走去。

“说得好，要不要把我的猎物也给你们兄弟俩分了去？”

一个尖锐刺耳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黑面少年皱皱眉，这太监嗓儿，一听就是冯夙那个二百五。这家伙仗着自己是冯太后的侄子，一向飞扬跋扈，对两个“叛臣”之子更是看不上眼，没事儿就过来撩骚。

“我们的猎物多得是，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黑面少年没理他，眼看地上的秃鹰就在眼前，身上的箭如同死神一样攫取着它的生命力，伸手就要抓。

“慢着！”操着一口标准太监腔儿的少年从马背上跳了下来，这少年看起来十三四岁，方脸大眼，论相貌也算得上是人中赤兔，马中吕布，只见他浑身上下绫罗绸缎异常光鲜，丝毫没有北魏人的粗犷之风，“谁说这是你的，我还说这鹰是我的呢！”

纳尼？开什么玩笑。黑面少年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这只鹰明明是自已打的，身上还插着箭，冯夙这厮有何脸面说是他的？

“冯夙，你拉得开一石的弓么？”黑面少年嘲笑道。

“你……”那个叫冯夙的少年显然对别人质疑他的荷尔蒙很不满，“别以为自己有几斤力气就了不起，告诉你，这鹰可是我先看见的。”

“你先看见的就是你的？”

“没错！”

“那我还先看见你了呢！”

“慕容绝，”冯夙一张小白脸气得通红，“不过是个叛臣之子，凭什么和我争？”

慕容绝本来对冯夙只是爱答不理，言语间甚至还有几分嘲笑，但当他听到“叛臣之子”几个字，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不见。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看到慕容绝黑口黑面，冯夙也有点紧张，毕竟这黑小子是个混不吝，要是发起飙来，恐怕自己占不到便宜。但有时候，人的贱是一种本能，就像生命一样深入骨髓，冯夙明知道有可能会吃亏，嘴上还是冒出一句：“就说你叛臣之子怎么了，你咬我啊！”

慕容绝没有咬他，只是虎目一瞪，就吓得冯夙倒退着跌了一跤。

“慕容绝，你打人——”

如果晚生一千年，冯夙有可能是最会帮球队赢球的影帝，可惜不幸的是，他遇到的不是绅士的英国队，而是狂暴的俄罗斯队。慕容绝显然对他自说自话的表演没兴趣。

“好，你说我打你，那我就打你一个看看，免得凭空被冤枉了！”

慕容绝跨出一步，朝冯夙走去。

“哥，打人不打脸——”

白俊少年急忙拉住他。

“老二，别拦我，今天我非撕烂他这张破嘴！”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把他浑身上下捏个粉碎性骨折就可以了，打脸容易被看出来！”

“好兄弟，就这么办！”

“慕容悦，天杀的，你就损吧，画个圈圈诅咒你！”

冯夙此时已经有点后悔为什么要得罪这哥俩儿。要知道他们的父亲犯的可是“谋逆罪”，换句话说就是连皇帝都敢杀，眼下四下无人，自己这几个手下不够慕容绝塞牙缝儿的，万一俩兄弟把自己大卸八块喂狼了……后果不堪设想。

“绝哥哥、悦哥哥，你们干什么呢？”

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这声音他俩听过无数次，除了彭城公主，没有第二个人说话能有这么好听。

“参见皇上、公主。”两兄弟一起躬身。

“唉，算了，又没外人，咱们随便说话。”拓跋宏也只有几个同龄的玩伴中，才显出随性的一面。

来的人正是拓跋宏和拓跋嫣，刚才那悦耳的声音，就出自拓跋嫣之口。

“冯夙，你又惹祸了吧？早就告诉你不要以少欺多，你又不听，早晚有天栽跟头！”拓跋嫣嗔怪道。

冯夙恶人先告状：“明明是他们欺负我，请皇上给我做主。”

“唉唉，行了，哪儿凉快赶紧上哪儿待着去，别耽误我们谈正事儿——”

冯夙的年纪虽然也和拓跋宏差不多，但仗着冯太后是自己的姑姑，张狂惯了，拓跋宏对他不甚喜欢。眼看着拓跋宏和慕容兄弟谈笑风生，自己根本插不进话儿，冯夙觉得待在这里也是自讨没趣，悻悻而退。

“这只鹰是你打的？”拓跋宏看着慕容绝的弓不胜赞叹。

自己的弓才有七斗，慕容绝和他年纪相当，却已经能拉开一石二的弓，不愧是将门虎子。

“还是个雏儿，要是能射到大雕才好。”慕容绝对自己的勇力倒不客气。

“看来今年的秋猎大赛，绝哥哥要勇拔头筹呢！”拓跋嫣看着慕容绝马屁股上挂着的飞禽走兽，不胜赞叹，“傥哥哥，怎么你一只也没打到？”

慕容傥的马屁股上光光，两手一摊，道：“谁说我没打到？我只不过还没开始发力而已。”

拓跋宏知道他跟在慕容绝后面只能捡漏，只是嘴硬，便道：“那你想不想超过你大哥？”

“当然想啊！”

“不如这样，我们比比，两个人一组，酉时在这里集合，哪组的猎物多，算哪组获胜！”看着慕容绝满载而归，也激起了拓跋宏的好胜心。

“这个……太欺负你们了吧？”慕容绝嘿嘿一笑。

(10)

“已经打到的猎物不算，我和慕容傥一组，你和嫣妹一组，这样就公平了。”拓跋宏分配得倒也合理！

“好耶！我和绝哥哥一组，”拓跋嫣拍手道，“哥哥，傥哥哥，输了可不许哭鼻子哟！”

“看你说的！我们又不是十岁的小孩子！”慕容傥道，“既然是比

赛，总得有赌注吧？赌注是什么？”

“赌注嘛！”拓跋宏看见拓跋嫣对慕容绝一脸崇拜的眼神，忽然来了主意，“这样吧，你们哪个人赢了，我就把公主许配给谁！”

虽然年纪尚小，还听不懂男女之事，但是拓跋嫣还是脸上一红：“哥，你干嘛拿我说事？”

“女孩子嘛，早晚要嫁人的，怕什么！”拓跋宏看见两兄弟对此没有异议，大声道，“好，那就这么定了，咱们天黑在此，不见不散！”

拓跋宏说完，便和慕容悦朝东打马而去。

“绝哥哥，我们去哪里？”拓跋嫣作为资深“蕨根粉”，只需要听吩咐就好。

“东边有虎圈，我们也向东！”

虎圈，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圈老虎的地方。拓跋家族是鲜卑人，生性喜猎，为了使打猎更有乐趣，专门从各地弄来十数头猛虎，放养在这片山林。每年秋猎，凡是有能射杀老虎者，基本都是当年的秋猎冠军。

慕容绝自幼臂力甚大，根骨奇佳，习武也比常人快上许多，从小便有勇武之名。只不过，这个勇武之名在没有实际战绩之前，也仅仅是被人说说而已，这情形就好比喜欢你一个美女，美女也喜欢你，但她就是不让你碰，你干着急也没办法，要是下手晚了，美女没准还被别人抢了去。秋猎冠军无疑就是这个美女，时时拨动着慕容绝敏感的神经，只不过冯太后担心他们的安危，不许他们靠近这片危险的区域。如今，既然皇上提出比赛，慕容绝心中的念头便被再次勾起，要

是皇上和老二猎到了老虎，那自己岂不是还要再等一年才能正名？是以也顾不得那么多，朝着虎圈就策马而去。

虎圈并不大，方圆不过三四十里，放养十多只老虎其实并不合理，盖因老虎是独居动物，向来一山不容二虎，而这些老虎平时就被关在笼子里，只有像这样每年一次的秋猎，才会被放出来放放风。

不过这老虎也很郁闷，平时一关就是一年，缺乏锻炼骨质疏松，好不容易被放出来，还没来得急喘口气走两步，就碰上一群野蛮人骑着马拿着箭四处追杀，山中之王威风何在？百兽之首颜面何存？一来二去，这老虎就学乖了，碰到大队人马，老虎就各自逃命，遇到落单的人，往往就合力击杀。好在鲜卑人常年狩猎，知道老虎的习性，轻易倒也不敢落单。太上皇拓跋弘虽然率先冲入虎圈，大队人马旋即而至，并无危险，但慕容绝就不一样了，他猎杀老虎的心太急切了，根本没去考虑这些，带着拓跋嫣一马当先就冲入虎圈。

这老虎一看，哟呵，挑衅！赤裸裸的挑衅！你们人多我还怕你，就这么两个孩子，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兄弟们都出来，开饭了！人马肉双拼！

慕容绝乍见老虎，还有几分兴奋，忽然发现数目不对，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我去，合著虎圈里一半的老虎都来了，自己这面子太大了，当即刷刷两箭，将最靠前的一只老虎放倒，带着拓跋嫣掉头就跑。

“嫣妹，快跑！”

慕容绝和拓跋嫣座下的都是日行百里的良驹，本来和这些老虎比

赛跑还有得一拼，但是这些马平日里被保养得太好，吃饭是外卖洗澡时人工 spa 平时又是低头族，什么时候见过这阵势？俗话说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五只老虎跑得更快，当即拓跋嫣座下的白马就被吓瘫了，马失前蹄，好在慕容绝眼疾手快，他本来在拓跋嫣前面，调转马头后，跟在拓跋嫣后面，当即伸手一抄，直接将拓跋嫣拽到自己马背上，纵马狂奔，百忙中回头一看，只见三只老虎已经扑向白马大快朵颐，两只老虎依然对自己不离不弃，这份执着令人感动！说好的双拼就是双拼，自己点的外卖，再难吃也要吃完！

面对着两只老虎，慕容绝倒有些镇定了，自己是来干嘛的？不就是猎虎来的吗？刚才被五只老虎偷袭措手不及，眼下二对二，正好单挑，当即打马回头，对拓跋嫣说了一声“看好了”，只见慕容绝张弓，搭箭，一箭射出，正中最先一头猛虎的眉心。这虎骄横惯了，虽然脑袋中箭有点儿晕，但跟喝了二两小酒一样，晕晕乎乎更兴奋，还是朝慕容绝奋力扑来，慕容绝一咬牙，将马往旁边一带，使出全身力气对着飞在半空的老虎肚皮就是一箭，一箭穿心！

拓跋嫣躲在慕容绝怀里，紧紧抓住缰绳，对刚才发生的一切看得真真切切，随着老虎啪叽一声趴在地上再也不起，慕容绝的形象在她眼中瞬间高大了许多，宛如天神一般站在四只老虎面前，威风凛凛。

且说拓跋宏和慕容悦一路向东，以他们二人的胆子是绝对不敢来虎圈的。

“皇上……”

“这里没人，叫我宏哥吧！”

“宏哥，我怎么感觉这场比赛咱俩要输呢？”

“为啥？”

“我哥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今天是奔着虎圈去的，万一他猎杀一头老虎，咱俩就是打一窝兔子也是白搭啊！”

“有道理，那你说咋办？”

“要不咱俩也去看看？”

“唔……咱俩也不能显得太胆小了，看看就看看！”

于是拓跋宏和慕容悦也来到虎圈。

@向上吧小流氓 2017-07-31 02:37:32

我他妈生在 80 年代都差点死掉，还好交了 300 罚款。草

恭喜这位道友渡劫成功！

@亮盾 pk 亮剑 2017-07-31 12:09:01

100 年后你也死定了

感谢道友祝我长命百岁！

@雪漫飞鸿 2017-07-31 16:05:28

楼主写的小说，还是正史？

原创小说，欢迎关注哈

哈哈，刚看到帖子上了热帖榜，今天再更一章

(11)

太上皇今天打了一头大老虎，心满意足，正带着人准备回去开虎肉 party，结果看见儿子过来了，心下大喜：“小宏子，好样的，你爹我早就说带你一起猎虎，你偏不来，这下怎么想通了？”

拓跋宏知道父亲一向不喜欢慕容氏兄弟，也不敢将和慕容绝打赌的事告诉他，道：“早就听说虎圈盛名，今天想过来看看，这头老虎是爹打的吗？爹地威武！”

拓跋弘哈哈大笑：“晚上回去有虎肉吃了，这东西可是大补，虎鞭还可以……”拓跋弘忽然想到他还是小孩子，不应该说这些，干咳了两声，“哦，对了，你妹妹嫣儿呢？”

“嫣妹她……”拓跋宏没想到父亲会有此一问，随口道，“刚才好像看到她和冯夙在一起。”

“哼，”拓跋弘从鼻孔中表示了自己的轻蔑，“冯夙那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和嫣儿都离他远点，免得沾染晦气。”

“是，儿记下了。”

正说着，忽然圈中传来一声虎啸，拓跋弘吓了一跳，他回头问左右：“人都出来了么？怎么还有虎啸？”

右仆射穆泰神情肃穆道：“这啸声中饱含悲鸣，似乎尚有人在圈中狩猎！”

我去，啸声中饱含悲鸣这种事你都听得出来？不愧精通兽语，简直是人渣中的人渣！

“虎贲校尉检点随行人员，发现缺席立刻来报！其余人随我立刻前往查看！”

拓跋弘一骑当先，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直奔虎啸的地点而来。

当他们来的时候，简直都惊呆了，只见地下一片狼藉，两只老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身子下流出大片血迹，显然是没命了，还有两只老虎，一只独目，另一只眼上还插着箭杆，另一只身上插着好几支箭，只是每一支都不足以致命，两只老虎虎视眈眈地盯着一处洞口，发出悲鸣。

慕容悦的心直接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知道洞里十有八九是慕容绝和拓跋嫣。

“谁在洞里？”

拓跋弘看到这血腥的场面也是一惊。自己大张旗鼓，带着数百人费了半天的劲才猎杀一只猛虎，这人随随便便就杀了两只，看样子洞外的两只也受重伤，要是被他猎杀四只，自己这区区一只的战绩又何足道哉？瞬间，刚才猎杀猛虎的喜悦化为乌有，他也想知道是什么人有如此勇力。

“父亲？”洞中传来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声。

“嫣儿？”

拓跋弘惊了，他看了儿子一眼，拓跋宏刚才说嫣儿和冯夙那小子在一起，难道这些老虎是冯夙杀的？这娘炮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练《葵花宝典》了吗？

“嫣儿，你和谁在一起？”

“我和绝哥哥！”

“绝哥哥？”拓跋弘还没把人物和名字对上号。

“是慕容绝。”

事已至此，拓跋宏知道再也瞒不住，索性说出实情。

“慕容绝？”拓跋弘对这小子当然有印象。黑得跟雷劈了似的，经常被太皇太后召唤入宫。知道他爹被自己所杀，每次见到自己的时候都是满眼仇恨。如果不是太皇太后纵容娇惯，自己早就把这黑小子踢回月球了。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敢带着公主私入虎圈？出事怎么办？他死了事小，要是嫣儿有什么闪失，自己如何向她地下的娘亲交代？

拓跋弘越想越生气：“大胆慕容绝，带公主以身涉险，该当何罪？”

“太上皇，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还是想办法救出公主。”穆泰进言道。

哦，也是，先得把嫣儿救出来再说！

听到拓跋嫣说话，拓跋弘知道她暂时没事，眼见这两头猛虎是绝佳的靶子，就将自己的弓箭交给儿子。

“小宏子，去救你妹妹出来！”

皇帝和太上皇狩猎，朝中文武重臣皆在，拓跋弘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你们不是觉得皇帝年幼吗？你们不是对皇上阳奉阴违吗？就让你们看看，我们拓跋家没有怂人！别说两只老虎身受重伤，就算万一有事，自己和这么多大臣都在，也不会让儿子吃亏，是以他才放心大胆地让儿子去杀虎立威。

拓跋宏虽然也是鲜卑血脉，但他刚刚出生便被立为太子，母亲亦因“子贵母死”的苛则早早离世，在他的成长记忆里，一边是雷厉风

行的愤青爸爸，一边是阴沉刻薄的心机奶奶，他时刻想的不是如何表现自己争取荣宠，而是如何守成自保。是以性格中就多了几分谨慎，甚至显得过于老成。如今接到父亲扔来的这个烫手山芋，扔掉也不是，只好硬着头皮顶上。当即张弓搭箭，朝着独目的猛虎射去。

那独目猛虎歪头躲过一箭，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拓跋宏就是一张怒吼。武功中有一种叫狮子吼的究竟有多猛大家都不知道，但是眼前这老虎吼可是实打实的，对动物尤其有杀伤力！一些随从的战马已经被这一声吓得骨酥腿麻，当即有两个文臣直接从马上栽下。或许是拓跋宏胯下这批战马受到感应，竟然抬腿朝着独目猛虎走去，它想干嘛？施展美人计色诱？拜托，你俩不是一个品种啊！

坐在马上的拓跋宏急拉缰绳，大声呵斥，谁知这马反而受了刺激，直接朝着独眼老虎窜去，这一下可实在是出乎意料，连拓跋弘也没有料到，等他反应过来，儿子的坐骑已经朝前面窜出两丈有余。饶是他大喊一声“保护皇上”，身后的众位大臣也是有心无力，也许只在他们抬起弓箭的刹那，皇上就已经送上人头了。

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拓跋弘发话，已经有一道人影像离弦的箭窜了出去，直奔猛虎，正是慕容悦。他心念大哥和公主，早就伺机而动，见拓跋宏吸引了老虎的注意，直接从侧翼偷袭，

慕容悦手上的是一把黄杨弓，对准两头猛虎扬手就是连发，身上中了许多支箭的老虎本来就已体力不支，被慕容悦补箭后，踉踉跄跄再也站不稳，一头栽倒下去，那只独目的猛虎却越发凶悍。

身为公虎的它体型硕大，貌似有五六百斤，却异常灵活，接连避

开慕容悦两箭，竟然不顾送到嘴边的拓跋宏，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慕容悦就扑去。

慕容悦前几箭有备而发，老虎扑来，刚好他手中无箭，只好就地一滚，躲将开去。身后满朝文武大臣张弓搭箭，却是一个人都敢发，皇上就在眼前，万一伤到皇上怎么办？那可是杀头抄家的罪名！是以一众文武大臣只能干瞪眼，就看着慕容悦和猛虎搏斗。

慕容悦没有他哥哥的力气，慕容绝尚不能一箭穿头，他更不能，眼见猛虎掉头又来，心下一横，发出一箭，射爆它的右眼，老虎只觉得眼前一黑，似乎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候，从洞中飞出一个人影，手上拿着割肉的匕首，对准失去双目的猛虎就是乱刺，猛虎疼得张牙舞爪，却看不到目标，众大臣趁机上前救回拓跋宏，再看出来那人，正是慕容绝。

@翹嘴昌魚 2017-07-3117:32:38

两脚羊是什么朝代??

就是这个朝代

@ywu jun19692017-07-3117:34:09

@浮生若梦 87: 本土豪赏1根鹅毛(10赏金)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

感谢土豪!!!

@花花世界谢 2017-07-3118:22:21

我是来打酱油的-----欢迎酱油党，
前面写得比较中规中矩，后面的会更好玩@雪漫飞鸿 2017-07-
3118:08:46 现在南北朝是个影视剧热点-----
-----电视剧还没想过，先努力把小说写完吧@状元不爱秀孜 2017-
07-3119:44:30 决定跟了-----感谢支持，
本人保证不做太监@翘嘴昌鱼 2017-07-3117:32:38 两脚羊是什么朝
代？？-----@浮生若梦 872017-07-
3117:40:55 就是这个朝代-----
@xuanyuanmaomao2017-07-3120:06:08 唐朝也有呀-----
-----嗯，从这时候起的@认准一条道 2017-07-3116:49:57
写得太好了，很时代感，很幽默。

感谢支持！

@面具的爹 2017-07-3122:54:41

我以为写历史，原来是小说。

现在写南北朝历史的挺多，来换换口味吧

(12)

只见慕容绝脸上、胳膊上、腿上全是血迹，他挡在慕容傥前面，
挥动匕首逼退猛虎。众位大臣这才反应过来，纷纷展示自己的骑射神
技，刷刷刷一通乱箭齐发，将凶悍的独目猛虎击毙，一个个互相吹捧。

“太尉好箭法！”

“哎呀，老了，大将军也不错！”

“不敢当不敢当，还是世子年少有为……”

“爹，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哇……”

直到看到拓跋嫣从洞中被接出来，拓跋弘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多悬，就差一点，俯瞰万里河山、掌管千万百姓、麾下百万军队的北魏皇帝就命丧虎口。他不想是谁把拓跋宏送上虎口，也不想是谁救了拓跋宏，反倒怪罪其慕容绝来。

慕容绝，又是慕容家的！要不是你，我儿不会以身涉险，嫣儿也不会被困洞中！今天太皇太后不在，我就杀了你以绝后患！想到这儿，拓跋弘大喝了一声：“来人啊！将慕容绝绑了，就地正法！”

慕容绝虽然浑身是血，但大部分都是老虎的，他受的只是皮肉伤，要不是中途箭壶跌落，他也不至于躲在洞中。眼见兄弟为救自己舍身斗虎，自己便奋勇冲出，兄弟合力，总算保住慕容觉。谁知还没来得及庆幸劫后余生，拓跋弘一声令下，慕容绝便被绑了，这一下实在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爹，你干嘛要绑绝哥哥？”

拓跋嫣虽受惊吓，浑身上下却是半点伤也没有。看到这里，众位大臣都暗暗惊奇，想不到慕容绝小小年纪，一人勇斗四虎，还能保护住公主安然无恙，这份勇力，恐怕是我再年轻十岁也有所不及！

“慕容绝私闯禁地，连累皇上、公主涉险，其罪当诛！”拓跋弘怒气冲冲，他这气倒不是装的，慕容绝这厮武力值太彪悍了，才十来岁就连杀数虎，长大以后那还不是心腹大患？趁其羽翼未成，必须杀

之！

“禀父亲，”拓跋宏惊魂稍定，听说父亲要杀慕容绝，急忙帮他澄清，“是我和慕容绝打赌，让他进入虎圈的，这事和慕容绝无关。”

“哦？”

儿子这样说，这事倒不好办了。照此说来，慕容绝非但不是戴罪之身，而且还是拓跋嫣的救命恩人，这特么就比较尴尬了！

一时没了主意的拓跋弘干咳了两声。

“启禀太上皇！”冯夙那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

“有话快说！”

要不是看在他是冯太后侄子的份儿上，拓跋弘才懒得和他说话，言辞中丝毫不掩饰对他的厌恶，就差说出“有屁快放”了。

“彭城公主本来是和小臣约好一起狩猎的，一定是受慕容挑拨迫才被带到虎圈来，请太上皇明鉴！”

难得冯夙这小子说话中听一回！拓跋弘大喜！他知道今天当着满朝文武是杀不了慕容绝了，自己硬要颠倒黑白，定然失了民心，是以不等旁人说话，就将此事定了案：“慕容绝大胆挑拨公主，罪不可赦！但好在保护公主毫发无伤，亦算有功！功过不能相抵，死罪虽免，活罪难饶，即日起净身入宫，在崇光宫当差，不得有误！”

把勇武绝伦的慕容绝净身做太监，是拓跋弘忽发奇想，虽然有一个武力值如此恐怖的太监并非什么好事，但是只要他入了宫，到时候就随自己怎么摆弄，即便是随便找个罪名廷毙他，太皇太后也无话可说！想到这里，拓跋弘很是为自己的小机智点了个赞！

什么？让我做太监？

慕容绝没想到拓跋弘会玩儿这么狠！这不是要慕容家绝后吗？哦，对不起，忘了我还有一个弟弟，可是那又怎样，万一他以后出柜了怎么办？传宗接代的重任还不是落在自己肩上？拓跋弘，你跟我玩儿阴的！

慕容绝毕竟才十来岁，还体会不到拓跋弘背后的阴谋诡计，但他也知道当太监绝非好事！只是，眼下太皇太后不在，没有一个人能为他说得上话。这算什么？自己拼了命想证明自己是大魏帝国第一勇士，结果最后成了太监，早知道要争的是大魏帝国第一太监的名号，自己是说什么也不会进虎圈的！

“父亲，不可。”关键时刻，又是拓跋宏。慕容绝在心里感动得泪眼婆娑，还是未来的大舅哥好！

可不是么，无论将来兄弟俩谁娶了公主，拓跋宏都是绝对的大舅哥。

“为何不可？”

“儿与慕容绝的赌约分出胜负，按照约定，慕容绝当娶彭城公主，万万不可净身！”

拓跋宏在和慕容绝说赌约的时候，只不过是少年人的一句玩笑话，连拓跋嫣自己也没有当真。可是眼下慕容绝性命攸关，拓跋宏只好把这事儿提了上来，希望能让父亲收回成命。

拓跋嫣虽然对什么许配啊、驸马的懵懵懂懂，但也知道和自己有关，睁着一双大眼睛愈发好奇。

“胡闹！”

果然，拓跋弘听了之后怒不可遏！

“你们是怎么约定的？”

纵然想反悔，拓跋弘也要师出有名，毕竟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皇帝已经开了金口，覆水难收！

“儿与慕容绝约定，双方酉时比拼猎物的多少，猎物多者获胜！胜者即为彭城公主驸马！”

“哦，那慕容绝都猎了些什么呢？”

慕容绝从比赛伊始就深入虎圈，加上最先杀的一头猛虎，一共亲手猎杀三头猛虎。而拓跋宏、慕容傥组合靠着捡漏才猎杀一头伤重的老虎，胜负十分明显。

这是关系到皇家公主的终身大事，拓跋弘眉头微皱：“慕容傥射杀独目虎有目共睹，为何没有算上去？”

独目虎身遭万箭穿心，死在谁手里还真不好说，本来没有算给慕容傥，但既然太上皇发话了，就把独目虎算给慕容傥，这样，慕容傥和慕容绝的战绩是2:3。慕容傥知道，要是自己赢了，大哥就得当太监，当即上前道：“禀太上皇，臣甘愿认输！”

“认输？”拓跋弘眯着眼睛，“你是怕你大哥输了吧？难道你就不想娶彭城公主？”

慕容傥和拓跋嫣从小玩到大，也算青梅竹马，但要说娶亲的念头，还真没想过，毕竟年纪尚小。

“臣愿赌服输，不敢奢望。”

拓跋嫣虽然听得懵懂，也听出了慕容傥不愿意娶自己，她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无辜地道：“傥哥哥，你为什么不愿意娶我？嫣儿做错了什么吗？”

“娶不娶恐怕由不得你！”

拓跋弘紧紧地盯着慕容傥。

@平平淡淡就浪 2017-08-0109:07:27

还更吗？

每天都更，欢迎关注

@冰红茶、玄 2017-08-0109:51:53

楼主可恶。一天才写2章

哈哈，楼主努力中

@浮生若梦 872017-07-2909:57:00

(2)

也许就是这首歌，在另一个男人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这个人就是拓跋弘。

才十来岁的他或许还不懂得什么叫基情，但是他很明白慕容白曜曾经“背叛”过自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得贪婪我爱的懦弱——

所以每次见到慕容白曜，这个风一样的少年总是会想起乙浑，那个曾经想做王的男人。随着拓跋弘渐渐长大，慕容白曜愈来愈感觉到

后背发冷，仿佛有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上，随时会
斩落下来.....

@权颢 2017-08-0110:56:06

不是“参合陂”么。。。

已经过去好几十年啦

@晴山堂的游圣烟 2017-08-0110:08:02

每日一顶

感谢感谢！

@田冬 20142017-08-0111:02:33

写的真好，南北朝的文章看过不少，用白话文写的你不是头一份
但绝对是独一份！

我只能说你……有眼光！哈哈

@crazyxf0072017-08-0112:06:50

怎么就太监了，这么好的文笔可惜了。

楼主誓死不当太监

@姜文宣 2017-08-0112:14:56

北魏的皇帝都短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前六个里就有三个被杀的，一个身体不好的……

@zuoan7702017-08-0111:34:28

感谢感谢！

(13)

自从十四年前，拓跋弘听到消息说冯太后私育一子，便查无所获。后来听说慕容家生了两个儿子，结果这两个儿子一黑肤一白面，一个勇武一个文弱，无论从外貌还是内在，可谓是大相径庭。如今，随着两兄弟年龄渐长，拓跋弘愈发坚信他俩不是亲兄弟，依照性情来看，慕容绝是慕容氏所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毕竟慕容白曜也是赫赫有名的一代名将。而慕容傥白白净净，一看就是文弱书生，应该就是那个王肃之后。

虽说怀疑，但没有拿到真凭实据，拓跋弘倒也不敢断定，只是心中在想，不管这两人的爹地是谁，都必须除去，一个不留，自己不能在宏儿身边埋下两颗定时炸弹。虽说如此，却也要有先有后，慕容绝勇猛过人，宜先除之，剩下慕容傥慢慢再说。

打定主意，拓跋弘看了看时间，才申时一刻，距离酉时还有段时间。

“既然你们约定在酉时，那么就酉时再见，到时候胜负如何，立见分晓！”

拓跋弘现在铁了心要除掉慕容绝，不想给他任何口实。

“得想办法把这事告诉给太皇太后。”

拓跋宏跟在父亲身边，没有办法向慕容傥通风报讯。他看到拓跋嫣就在自己身旁，悄悄把脖子上的玉佩摘了下来，塞到拓跋嫣手里。

“嫣妹，你好像累了，回宫休息休息吧！”

拓跋嫣虽然不谙事务，但是冰雪聪明，她知道这玉佩是太皇太后赐给哥哥的，又见哥哥如此小动作，心里已经猜到八九分，伸个懒腰道：“是啊，打了一天猎，我就不陪你们了，父亲，我回去了。”

拓跋弘正想着怎么让拓跋宏反败为胜，随便答应了一声，道：“传令，驱出所有猛虎，不得有误！”

拓跋嫣知道自己心里的大英雄要被父亲办成太监，心急如焚，虽然此时她还不太明白太监究竟是个什么物种，但是也知道他们的地位和 9527 差不多，当太监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要不然哥哥也不会这么着急，连太皇太后赐给他的贴身保命的玉佩都拿了出来。她的小白马刚才被老虎大快朵颐，想起自己骑过的马中，似乎只有慕容傥的坐骑最听话稳当，当下便去找慕容傥借马。

慕容傥跟着大哥，一直来到虎圈外面的小树林，看到大哥情绪低落。

“大哥，别怕，一会儿我去求太皇太后，只要她老人家出马，太上皇不敢为难你！”

“拓跋弘，算你狠！老二，我问你一件事。”

“放心吧，我是不会和你争公主的！”

“不是，我是想问，你想不想给父亲报仇？”

“报仇？”

慕容悦惊了。

谁都知道慕容白曜是被拓跋弘所杀，为父亲报仇，难道是要杀了太上皇？

“我想了，要杀他，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慕容绝道，“平时咱们要接近他根本没可能，现在大家都在虎圈，你我手上又有弓箭，一箭射死他并不是难事！”

慕容悦倒吸了一口凉气：“大哥，射死他是不难，可到时候你我可就是真正的叛臣贼子了！”

“你怕死？”

“我不怕死，只是觉得这么做有些不值当。”

“为何不值当？”

“拓跋弘已经是太上皇，等皇上一天天长大了，明白了道理，总有一天会为我们的父亲正名，我们现在何必冒险呢？”

“拓跋弘处处针对你我，总之不杀他我难咽这口恶气！放心吧，我们藏在林子里，远远地给上他一箭，神不知鬼不觉！”

慕容悦摇头道：“我认为还是不要这么做，万一东窗事发，你小事小，母亲日渐年迈，难道你还要看她承受丧子之痛吗？”

“别废话，这件事，你就说你做不做？”

“大哥，别逼我，我是不会做的！”

“好，你不做，我来，就算是东窗事发，也是我一个人承担，到时候，你要好好照顾母亲！”

“大哥……”

不知为何，慕容悦觉得此时的大哥如此陌生，似乎成了另外一个人。

“老二，你的弱点就是太胆小谨慎，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不会像我一样到处惹祸！我走了！”

说完，慕容绝迈步朝前面的桃林走去，他也许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和弟弟的人生从此就天翻地覆，再也回不到从前。

@浮生若梦 872017-07-3022:40:03

感谢各位关注，是从舞文弄墨搬过来的，所以前面更新得多点，只要大家喜欢，我会继续努力

@凡事都喜欢研究 2017-08-0112:36:51

据说慕容少年时和他姐姐一起在床上伺候苻坚...小慕容功夫了得!! 能写一下吗? 嘿嘿

哈哈，这段历史在前面，不过后面有更刺激的，你猜猜是谁？

@彭志强彭塘 2017-08-0115:12:53

这样的文字看着舒服。

楼主快更新呀，我是看一次顶一次

感谢支持！

@白牡丹黑牡丹蚕 2017-07-3008:40:26

顶啊顶

@小小萧然 2017-08-0109:28:41

楼主，你的天涯等级是多少了呢

是问我吗？好像不是很高

感谢各位，今天在外面跑了一天，见了几个制片人朋友，回来了，继续更！

(14)

拓跋嫣就是在这个时候找到慕容悦，把拓跋宏的玉佩交给他看。

怎么办？怎么办？是去求太皇太后，还是阻止大哥？

很明显，求太皇太后肯定是来不及了，可是，也不能告诉拓跋嫣说我大哥要去杀了你爹啊！

必须阻止老大！丫儿太冲动！冲动是魔鬼！

慕容悦主意已定，把玉佩交给拓跋嫣：“嫣妹，你先去求太皇太后，我再去劝劝大哥。”

拓跋嫣接过玉佩：“好！”

“动手！”

两人正要分开，忽然，树林里刷刷刷闪出几道黑影，其中一道黑影一把抱住拓跋嫣，捂住了她的嘴，又一道身影直奔慕容悦，想要如法炮制，慕容悦虽然年幼，但自幼练习家传绝学慕容剑法，倒也有些根基，一个闪身避过来人，大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

那人一招扑空，倒有些意外。捂住拓跋嫣的人轻声道：“老姚，怎么连个孩子都制不住？”

这几个人穿的都是夜行衣，蒙着面，看不到脸孔，但是听老姚的声音比较沉闷，有点像在水中敲打破锣：“小子，你会武功？”

看到这几个人的装束，又想到这里是皇家猎苑，慕容倪已经猜出这几个人的身份。

“你们是刺客？！”

那个叫老姚的人嘿嘿一笑：“算你聪明，不过没什么用，乖乖跟我走吧！”

慕容倪想出声示警，可是对方欺身过来，他只觉得胸口前仿佛有巨石压来，压得自己透不过气。老姚伸出枯干瘦长的一只手，宛如闪电一般抓住慕容倪的胳膊，慕容倪再也无法挣脱，和拓跋嫣一样束手就擒。

慕容倪这才看清，来的人一共有五个，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兵器，杀气十足。

看到这两人衣饰华贵，擒住拓跋嫣的人疑虑一下：“你们两个，是什么人？”

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松开拓跋嫣的嘴。

“放开我，我是彭城公主。”

彭城公主？

这个身份在一般人听来可能是无比尊贵，但是那人却只是轻轻“哦”了一声：“我问你，你们的皇帝现在在哪里？”

“哼，你捏疼我了，不告诉你！”

拓跋嫣撅起小嘴。在她的记忆中，还从来没有人对她这般无礼，便耍起了小孩脾气。

那人见他粉嘟嘟的模样可爱，倒也拿她没办法。老姚松开捂住慕容佻的手。

“小子，敢叫一声，这小丫头可就没命了！”

老姚做手势在拓跋嫣的脖子上比划个斩的动作。

慕容佻心念电转，这几个人是刺客，或许可以救大哥，我只要把他们带到皇上身边，再出声示警，到时候正好阻止大哥出手，谅这五个人也抵不过近千人的宗子军。

打定主意，脸上神色就轻松了许多。

“我问你，皇帝在哪里？”

“在虎圈。”

“他身边有多少人？”

“一两个百人队吧。”

听到皇帝身边人少，老姚大喜：“尹香主，看来这次大事可成！”

尹香主正是擒拿拓跋嫣之人，只见他点点头，道：“胡狗害死了秦堂主，给秦堂主报仇！”

拓跋嫣拿眼瞪着慕容佻：“佻哥哥，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们？”

慕容佻假装“哎呦”一声，冲拓跋嫣眨眨眼，拓跋嫣似懂非懂，不再出声。

五个人带着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倒也轻松，尹香主和老姚一人负

责一个，朝前疾行，慕容傥只觉得耳边风声呼啸而过，显然这几个人轻功不低。

片刻间就进了虎圈，看到还没来得急收拾的老虎尸体，几个人都是大惊。

“胡人皇帝太血腥了，这老虎死得忒惨！”

再往里走，发现几个宗子军的游骑，几个人小心躲过，越往里走发现宗子军越多，老姚低声抱怨：“这他妈哪是一两个百人队啊，至少有一个千人队啊！”

说道这里，不禁瞪了慕容傥一眼，慕容傥嘴巴被布团塞住，也懒得找借口。此时的他也在四处查看，不知道大哥藏在哪里。

且说拓跋弘带上文武大臣和皇上，下令放出虎圈里剩余的所有老虎，逼着儿子一一射杀，这样一来，就算慕容绝把他杀过的老虎再杀一遍，也铁定是输了。输了比赛就意味着他娶不了公主，娶不了公主就得进宫当太监，当了太监就得被自己玩儿死，想到这里，拓跋弘神清气爽。

“酉时已到，传慕容绝！”

侍卫飞马而去，拓跋宏还在一边干呕。有生以来，自己好像连兔子都没杀一只，没想到一出手，就杀了六七只老虎，此时拓跋宏的内心是无法平静的。纵然是山中之王又能如何？命运还不是掌握在别人手中？

此时，尹香主五人带着慕容傥、拓跋嫣躲在距离大队人马前十余丈的桃林里，对眼前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没想到的是，在他们

身后，还藏着一个慕容绝。

原来慕容绝早早就来到桃林里埋伏，是以没有被人发现，他看见慕容儁和拓跋嫣被人绑架到桃林里，不由诧异。好在慕容儁发现了他，冲他轻轻摇了摇头，慕容绝会意，没有轻举妄动。

“禀太上皇，慕容绝不见了！”刚才出去的侍卫飞马来报。

“纳尼？”

拓跋弘大感气闷。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助儿子稳占上风，本以为慕容绝会认输伏法，谁知他竟然畏罪潜逃了，让自己的计划全部落空。

“给我查，就算翻遍整个鹿苑，也得把慕容绝揪出来！”

“喏！”侍卫应声而去。

“距离太远，得把胡人皇帝吸引到这边来。”

看着拓跋弘父子离这边太远，尹香主低声道。

“不如把这个公主放出去，给她下点儿料。”

老姚自以为天才般地想到这个馊主意，没想到却给自己的后半生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好主意！”

@爱了恋了爱寻 2017-08-0121:05:58

楼主的故事真丰富

楼主也很忧伤啊

@云台 28 将之首 2017-08-0106:03:16

生在汉武帝时代，死得更快。

其实那个朝代都挺快

(15)

尹香主当即解开拓跋嫣，放她出去。他和老姚共事多年，当然知道“下点儿料”是什么意思，他冲着那个瘦小的蒙面人微一点头，只见那蒙面人轻飘飘在拓跋嫣背后拍了一掌，象是把人往外推出。这蒙面人专练内家功法，内力阴柔至极，一掌打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事，实际五脏六腑皆为其所伤。

拓跋嫣突然没了束缚，大喊一声“哥哥”就朝前跑去，可是她刚跑出林边，就觉得天昏地暗，脚下一软，一头跌倒在地上。

拓跋弘父子、慕容绝、慕容傥都看到了这一幕。

拓跋嫣跌倒，无疑是那个蒙面人做了什么手脚，为了杀皇帝，竟然连八岁的孩子都不放过，想到这儿，慕容傥觉得自己的胸像要炸开一般，他浑身一用力，挣断了绑在身上的绳索，抓过老姚的手，一口咬了下去。

拓跋宏本以为妹妹回了方山，没想到竟然出现在这里，而且才跑几步就跌倒在地，生死不明，当即便朝着妹妹跑去。

拓跋弘虽然也觉得惊异，但他毕竟历经世事，知道越是有违常规的事背后越有蹊跷，急忙大声道：“宏儿回来！”

果然，拓跋宏才要跑到秘密身边，就听见树林里有人“啊”了一声。

这一声是老姚叫的，他被慕容傥突如其来咬了一口，情不自禁叫出了声。

听到树林里有动静，拓跋弘也顾不得自己的安危了，一边大喊“保护皇上”，一边自己抢先冲了出去！

眼前的拓跋宏虽然年纪不大，他可是整个大魏帝国的希望啊！不容有失！

树林里，一二三四，四道人影闪电般冲出，四把寒光闪闪的兵器对着拓跋宏就招呼过去，拓跋宏都吓懵了，什么时候见过这阵仗？眼见四把兵器举在半空，自己就要被乱刃分尸，忽然，当当当当四声金铁交鸣的声音过后，四把兵刃在空中都失去准头。

“宏儿，快跑！”

听到父亲的喊声，拓跋宏惊魂稍定，不顾一切从四把兵刃下逃回，朝着拓跋弘跑去。

尹香主惊骇莫名，他朝着地上看去，只见地上躺着四只雕翎箭，方才当当当当那四响，便是箭打在兵器上的响动。以自己的功力，原本不至于被箭射中就失去准头，岂料对方劲力甚大，自己又没有准备，这才着了道。可是他明明记得自己身后没人，只有一个慕容傥还被绑着，手边更没有兵器，直到他回头，这才看到草丛里站起一人，是一个黑如炭火的少年，那少年拿着一只劲弓，张弓搭箭，直奔自己而来。

桃林里，慕容傥死死缠住老姚，但终究是敌不过老姚，反被他制住，连打带踹。

“小子，你敢咬我！”

“咬死你这王八蛋！”

两人正纠缠着，老姚忽然看见慕容绝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吓了一跳：“怎么又冒出来一个？”

但是慕容绝并没有看他，因为他看到，距离自己六七丈远，拓跋弘已经冲了过来，他是来救自己儿子的。

绝佳的机会！

慕容绝想这一刻已经想很久了。自从他出生就没见到父亲，小时候跟同龄人一起玩耍，总是被莫名嘲笑，说自己是“逆臣之子”，回家问母亲，母亲流着泪告诉他，父亲被太上皇杀了。从那一刻起，他心里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等他年纪大一点了，也慢慢知道参合坡之战，也知道了大魏帝国其实是在吞并大燕国的基础上建立的，国恨家仇，让他对这个太上皇充满仇恨。每次在官里和拓跋弘偶遇，他都会紧紧地盯着他，想象着他血债血偿，可是毕竟两人的差距太多，自己根本没有机会。

如今，等了多年的机会就在眼前，以这个距离，自己连老虎都能射杀，何况是人？

所以，慕容绝没有丝毫犹豫，抬手一箭，直奔拓跋弘。

拓跋弘是幸运的，因为慕容绝一箭本来瞄准的是他的心脏。一箭穿心，中者立毙。

可是刚好他弯下腰准备去抱他的宏儿，这一箭，就结结实实射在他的肩胛骨上。

“啊哟！”

好熟悉的感觉，好熟悉的力道！

走过这么多年，还是忘不了这酸爽——妈的，谁射我？

尹香主更诧异了。黑面少年四箭连发，从刀口下救了拓跋宏，本来以为他是敌人，谁知道他竟然一箭射伤太上皇，这人究竟是敌是友？

来不及让他细想，气势汹汹的宗子军就已经冲了上来。

皇上遇险，这就是宗子军的失职！太上皇遇刺，虎贲校尉的官职肯定是保不住了！要是太上皇伤重而死，估计在场的侍卫大多数都要一起陪葬！

知耻后勇，宗子军像发了疯一样，潮水般包围住四人，铁壁铜墙，那四人就是铜浇铁铸的也别想活着出去！

尹香主见被重重包围，倒也还镇定，他此行本就没抱着希望活着回去，大声道：“兄弟们，今天虽然没有杀了胡人皇帝，但也重伤了他们的太上皇！我也算是给秦堂主报仇了！”

其他三个黑衣人受他影响，振臂高呼，士气大振。

“北戮胡狗，南屠夷猪。还我华夏，唯我风巫！”

更正一下，拓跋嫣是十一岁不是八岁，因为楼主还没有来得及校对，大家体谅

@青梅煮酒 19702017-08-0123:01:18

@浮生若梦 87：本土豪赏 1 根鹅毛（10 赏金）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

谢谢老板！

(16)

可惜这掷地有声的声音，转瞬就淹没在一片刀剑的碰撞声中。

“树林里还有刺客！”

拓跋弘忍着肩膀上的疼痛，大声呼喝。方才他在抬起头的那一刻，已经看到拿着弓箭的慕容绝。

虎贲校尉带着百十人直奔树林而来！

老姚知道事情不妙，返身就跑。这时候，顾不得什么江湖道义了，尹香主他们能保个全尸就不错了，总得留个活人带口信儿回去吧？不然谁知道威震天下的太上皇是被我们刺杀的？

坏人总有安慰自己的理由，可是慕容佻不想给他这个机会！

“别走！”

慕容佻紧紧抓住老姚，他是伤害拓跋嫣的罪魁祸首，不能让他跑了！

“小子，别缠着我！”

老姚拼命想甩掉慕容佻，可是慕容佻象是膏药一样黏在身上，“再缠我可就不客气了！”

老姚抽出背上的大刀。

慕容绝看到弟弟在一边和老姚纠缠，可惜没等他出手帮忙，宗子军就呼啸而来。

“跑！”

慕容绝朝着弟弟大喝一声。

他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刺客在前，自己在后，

就算慕容傥没有出手，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以拓跋弘的性格，必然将兄弟二人一起问罪。

刷刷刷几箭，跑在最前面的御前侍卫接连倒下，宗子军攻势为之一顿，慕容绝伸手入箭壶，拔了个空，糟了，没箭了！

老姚已经趁着这个空当挣脱慕容傥，大步流星朝着林子后面跑去，慕容傥咬紧牙关，紧追不舍。

这片桃林在虎圈的边缘，平日为了防止老虎逃脱，虎圈的周围不是两人多高的倒钩栅栏，就是断崖、沟壑等天然屏障，老姚跑的方向，正是一处断崖。慕容绝虽然知道是绝路，但是别处也无路可走，只能随着老姚和慕容傥，来到一处断崖之上。

“操，没路了！”

老姚才发现身陷绝境，顿时绝望。

“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报应不爽！”慕容傥恨恨道。

“小子，说什么风凉话？”老姚看见慕容绝惊天一箭，射倒拓跋弘，又见他和慕容傥一伙，也晕头转向，“你们两个，到底是哪伙儿的？”

“我们哪伙儿都不是！”慕容绝道。

“大哥，他伤了嫣妹，杀了他给嫣妹报仇！”

想到拓跋嫣遭人暗算，生死不明，慕容傥就更加气闷，但是此时，慕容绝想的却不是这些。

“老二，”慕容绝看了一眼绝壁之下，是湍急的河流，“我是没有

回头路了，那一箭是我射的，拓跋弘看得清清楚楚，你不用陪着我。”

“老大你说啥呢？咱们一起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分开过？”

“这次不一样，我犯下的是杀头的死罪，搞不好全族都被株连，咱们分开后，你也别回家了，各自逃命去吧！”

“那母亲怎么办？”

“是我不孝，害了她老人家！”

“……”

“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咱们俩分开，活命的机会还大一些。”

慕容傥知道大哥不是危言耸听，在历朝历代，刺杀皇帝都是诛九族的大罪，慕容白曜是因为没有真凭实据所以只身赴死，现在兄弟俩犯下的可是实打实的罪名，差点当面射杀太上皇，大魏上下肯定是全力通缉！河边这一别，搞不好就是永别了！

“当啷”一声，慕容傥把拓跋嫣交给自己的那块玉佩砍为两段。

“这玉佩咱俩一人一半，万一日后还能相见……”

慕容绝接过半边玉佩：“老二，保重！”

“大哥，保重！”

就在这时，身后的宗子军已经追了上来，虎贲校尉一声令下，几十名弓箭手张弓搭箭，乱箭齐发。

“跳！”

慕容绝大喝一声，三个人影拔地而起，噗通通如飞蛾投火般跌落悬崖，坠入河中。

慕容傥不习水性，落入水中挣扎了几下，呛了几口黄汤，头脑中昏昏沉沉，愈发不省人事，便在水中飘飘荡荡，随波逐流。

也不知过了多久，感觉脸上黏黏的，似乎有什么热乎乎的东西在舔，慕容傥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一只黄狗，在自己脸上肆意挥洒着热情。

这是哪儿？

慕容傥扑棱一下坐起，只感觉头昏脑涨。按照正常的剧情，我现在不应该是躺在某位小姐的闺房里吗？还有个美丽俏皮的丫鬟喂我喝参汤，然后小姐发现我是忠臣之后，私定个终身啥的，为什么现在毛都没有？对不起，阿黄，我没说你！你还是有毛的！

他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大殿上，面前是燃烧的火堆，身后是一尊佛像，两旁矗立着金刚，手拿降魔杵，面目狰狞。

这应该是一座寺庙。虽然看不出时间，但从火堆来看，似乎应该到了晚上。

慕容傥掉的河是如浑水支流，恰好流经平城。如浑水穿城而过，在他的印象里，河边只有两座寺庙，一座是皇舅寺，一座是永宁寺，可无论是哪个寺庙，都说明慕容傥正在城里。

白天发生的一幕幕在慕容傥脑中乱成一团，等他理出头绪，才猛然惊觉自己已经从南乡公二公子变成刺杀太上皇的通缉要犯。慕容傥简直不敢相信！

我会不会是在做梦？不如再睡一会儿，也许醒了发现我正躺在自

己家床上，洪伯还会叫我起床练功，大哥依然拎着木剑和我比武，虽然自己从来没有一次打赢过他。然后去给母亲敬茶，请安，两兄弟趁着老夫子打瞌睡的时候，悄悄溜出院子猎狐打鸟，好不快活……

可是当慕容傥再次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是在这大殿，没有大哥，没有洪伯，没有木剑，没有下午茶，有的，只是一块残缺的玉佩，本来刻着“皇兴”两个字的玉佩，现在只剩下一个“兴”字。

他想起了在峭壁上和大哥诀别，想起了拓跋嫣倒在虎圈的桃林边，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让他感觉欲哭无泪，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

在这一刻，慕容傥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除了眼前这条黄狗，毫不嫌弃地舔着他的脸。

@1 尽 shi 侯 2017-08-0123:41:41

楼主晚安，明日继续。

感谢这位道友

(17)

忽然，殿外传来两个人的说话声，

“那小子醒了吗？”

“他呛了很多水，恐怕还没有！”

慕容傥一听这声音，十分熟悉，竟然是老姚。

“他是什么人？有用吗？”

“这小子和胡人的公主在一起，应该也有点身份，我就想着先抓

回来等卫副堂主发落了。”

两个人的声音由远及近，似乎正朝这边走来。

想到是老姚和他的同伙，慕容傥赶紧一头栽倒，继续装晕。等他刚刚躺下，两个人已经进了大殿，慕容傥眯着眼望去，只见是老姚陪着个黄脸大汉。黄脸大汉脸上胡须甚密，身形雄壮，看起来颇有威严。

老姚走到慕容傥身边，推了推他，慕容傥纹丝不动。

“北马南舟，说得真是一点没错，这胡人还真是旱鸭子，落到水里就完！”说话的正是老姚。

“只有你一个人回来了？”

黄脸汉子朝四处看看，并没有发现熟悉的身影。

“卫副堂主，本来我深陷重围，浴血奋战，应该和兄弟们一起同生共死，但是尹香主说我们不能就这么死的不明不白，所以就让我杀开一条血路，回来给兄弟们报讯。”

慕容傥闭着眼，虽然没有看到老姚的表情，但是听他语气，这话说得十分诚恳，感觉就像真的一样，不由心道：“说得大义凛然，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家伙见到侍卫掉头就跑，根本都没有交手，哪里来的杀开一条血路？”

“那胡人的太上皇是谁射伤的？”

“是我！”老姚大言不惭道，“他们太上皇见我跑了，紧追不舍，当时我手中没了兵刃，顺手夺过一张弓，回手就是一箭，没想到，还真射中了！”

慕容悦暗骂了一声不要脸，那一箭明明是大哥射的，却被这家伙抢着往自己脸上贴金。

“姚西兄弟，不愧是我们赤云堂的好汉！回头我一定上报，重重赏你！”

姚西干笑两声：“那自然是多谢卫副堂主美意，不过咱们没了堂主，不知道该上报何人？”

黄脸大汉倒不以为意，小声道：“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我当了堂主呢？”

“卫副堂主劳苦功高，功昭日月，说句心里话，你在我心中早就已经是堂主了！”

姚西的这一句马屁拍得黄脸大汉十分舒服：“你放心，只要我当了堂主，这尹香主的位子就由你来坐，以后赤云堂，还不是我们兄弟俩说得算？”

两个人干笑几声。

“姚副香主，谁让你们去刺杀胡酋的？”

两个人正低声笑着，忽然，一个女人的声音飘进耳朵。在慕容悦的印象中，除了拓跋嫣，还没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有这么好听。他偷偷张开眼角，看到一个风姿绰约的美丽妇人从外面走进。

糟了，怎么又来了一个同伙？慕容悦暗叫一声不好。

“安旗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赵副香主见有人进来，立刻换了一副嘴脸，一脸的正气凛然，完全没有了刚才低笑时的猥亵，“我们风巫誓杀胡人，刺杀胡酋有什么不对吗？”

那个安旗使虽然年近三十，可是眉宇间少了几分少女般的娇憨，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雍容和自信：“刺杀胡酋固然不错，可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这么说，姚西兄弟箭伤胡人的太上皇，九死一生逃了回来，难道还错了吗？”

黄脸大汉面色阴沉道。

“卫青衫，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安旗使见他说得冠冕堂皇，忍不住怒气飙升，“秦堂主现在胡人手里，你这个时候刺杀皇帝，不是摆明了要借刀杀人吗？”

“安若素，你……好大的胆子，敢污蔑本堂主！”

卫青衫也勃然大怒，场面一度十分紧张。

“安旗使，卫副堂主，息怒，息怒，”姚西赶紧圆场道，“大家都是赤云堂的兄弟，有什么话好好说，别伤了兄弟间的和气！”

“和气？哼！”安若素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道，“卫副堂主要真是有好心，应该跟我亲一起去劫狱，而不是去帮倒忙！”

安若素这句话恰好说中了卫青衫的心事。

他们赤云堂属于风巫门下，是七个堂口之一。卫青衫在老堂主还在的时候就是副手，本来老堂主过世，卫青衫以为继任的堂主会是自己，结果总舵空降来一个秦望离，自己又成了千年老二。

这秦望离年纪和自己相当，如果不出意外，在堂主的位子上干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也就是说，他卫青衫再想往上攀爬一步，肯定绕不过秦望离这座高山，除非秦望离死了或高升。秦望离正值壮年，突

然暴毙的可能性不大，赤云堂又远离总舵，立功高升的几率也几近于零。本来卫青衫正自烦闷，可能这辈子注定自己把冷板凳坐穿，忽然听说秦堂主在平城被大内高手给阴了，自是喜出望外。

拼着一口气回来报信的兄弟还没说明白情况就吐血挂了，所以秦望离究竟是死是活没人得知，于是，赤云堂在营救还是报仇这两个方案的选择上就尴尬了。

作为秦望离的妻子，安若素是倾向于营救的，毕竟依照秦望离在江湖上的地位，如果是死了，肯定有消息传出，击毙他的大内高手或赏或升，总不至于一声不响。但以卫青衫为首的报仇党，却认定堂主遇害，于是才有了尹香主虎圈一行。

“如果安旗使认定秦堂主没死，请拿出证据来，否则兄弟们给秦堂主报仇，我认为理所应当！”

卫青衫说出这话，安若素也没了脾气。

自从得知秦望离被秘密关押在天牢，安若素亲自带人劫牢三次，但是对方知道秦望离的身份地位，早就加强防范，连大内第一高手高崇虎都亲自坐镇，安若素没有讨到半点便宜，不但连秦望离的面都没见到，反而折损了几位高手。虽然说对方越有准备越说明秦望离还活着，但毕竟没有真凭实据，是以谁也说服不了谁。

“要不这样吧！”姚西眼珠子一转，似乎又有了主意，“我捉到的这个小子是胡人公主的相好，不如我们派他回去打探一下消息，秦堂主到底是死是活，然后再做定夺！”

对于这个方案，卫青衫和安若素都表示同意，于是慕容倪在姚西

的暴喝声中惊醒，晕头转向道：“我在哪里？发生什么事？”

姚西二话没说，捏开他的嘴，就给他塞了一颗药丸。

“小子，我刚才跟你吃的是剧毒之物，七日断肠散！如果你不听我们的话，七天之后肠穿肚烂，死无全尸！”

“嗬嗬，这药还挺好吃的，还有么，再给我来一颗！”

“.....”

@烘干机成功抠 2017-08-0210:54:39

穿越剧看多了吧。。。~~~

谢谢，本人从来不看穿越剧

其实楼主想写的是一个武侠故事，既不是yy，也不是穿越。楼主虽然是一名编剧，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寻秦记》还是《步步惊心》从来没看过一集以上，如故有相似之处只能说是巧合了，楼主也不想啊，楼主也很绝望啊！

@lnxer2017-08-0211:41:52

南北朝一直是我历史常识中最缺少的一块。感觉没什么好讲的。

楼主最喜欢的历史是三国，不过要说丰富性南北朝还是相当精彩的，悲情帝王苻坚、功盖诸葛的王猛、一带战神冉闵、将星云集的慕容家族，这是前期的，中期的如灭了6个皇帝的刘裕、一统北方的拓跋焘、名将如云的两次南北大战，到后期就是六镇兵变、武川家族崛起、高欢宇文泰争霸，个人还蛮喜欢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在历

史书中看他没感觉,可是看他的奋斗史简直就是屌丝逆袭,相当励志!

@小阿星阿肆 2017-08-02 11:57:17

等更好辛苦

哈哈,下午再更一章,感谢支持!

@lnxer2017-08-02 11:41:52

南北朝一直是我历史常识中最缺少的一块。感觉没什么好讲的。

@浮生若梦 872017-08-02 11:53:59

楼主最喜欢的历史是三国,不过要说丰富性南北朝还是相当精彩的,悲情帝王苻坚、功盖诸葛的王猛、一带战神冉闵、将星云集的慕容家族,这是前期的,中期的如灭了6个皇帝的刘裕、一统北方的拓跋焘、名将如云的两次南北大战,到后期就是六镇兵变、武川家族崛起、高欢宇文泰争霸,个人还蛮喜欢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在历史书中看他没感觉,可是看他的奋斗史简直就是屌丝逆袭,相当励志!

@lnxer2017-08-02 14:32:13

应该是这段时期没有大一统,所以关注少了。有必要补充一下认识了。

一起学习!

(18)

大内总管高崇虎最近比较郁闷，十来天前，自己得到线报，风巫赤云堂堂主秦望离坐镇平城，意图不轨，他当即亲率大内十七名高手前往围追堵截，终于把秦望离堵在客栈，当夜一战，击毙赤云堂两名好手，自己也损失了三个兄弟，还有六七人重伤，虽说代价有点惨重，但总算生擒敌首。

不料之后，自己就处处陷入被动。赤云堂旗使安若素数次劫牢，妄图救人，虽然自己严加防范，又亲自坐镇，但手下十七人又损失四五个，等于自己这一役，将大内十八高手的老本拼掉了一半多，最后活着的连重伤的算一起才不到十人，可谓损失惨重。

眼看得这边脱不开身，皇帝秋猎又要护驾，想到往年秋猎基本上风平浪静，他便派了几个受了轻伤的手下过去看场子，孰料尹香主刺杀皇帝，制造了个大动静，伤了公主不说，还伤了太上皇，就算自己力擒秦望离，功大于天，此时只怕也难逃其咎，因此，听说太皇太后召见自己，高崇虎尤感背上发凉。可是又能奈何？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这事躲是躲不过去的。

冯太后住在东宫，高崇虎来的时候，拓跋宏正在回报彭城公主的病情。

“还是没有好转？”多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阴谋暗算，冯太后已经养成处变不惊的习惯。

“嫣妹自从受伤之后，就一直昏迷不醒。太医昨日用过药，说只能保住一时，要想根治，并无办法。”

“这孩子，也是命苦。”冯太后在宫中并无子嗣，虽然拓跋嫣不

是其所出，但冯太后是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机灵懂事的小丫头，“太医如果没有办法，就悬赏天下名医，有能医好公主者，官升三级，良田千顷，赏银万金！”

“是。”

高崇虎立在一边，静静等冯太后和皇上说完，冯太后才对他开口。

“刺客捉到了么？是什么人？”

高崇虎冷汗直冒，道：“回太皇太后，从昨天发现的几具尸体看，刺客是风巫无疑，只是风巫一向行踪诡异，飘忽不定，目前尚未没有线索，不过臣已经下令严查，如果有包庇、窝赃者，与刺客同罪！”

“哦？那么这事，为何又和慕容家的两位公子有关？”冯太后这才问出她心中的疑虑。

“据太上皇说，射伤他的正是公子慕容绝。”

高崇虎回答得小心谨慎。他知道慕容兄弟在冯太后眼中得宠，便来个迷糊两可。

“太上皇亲眼所见？”

“正是。”

“当时谁在太上皇身边？”

“只有皇上一人。”

“宏儿，我问你，你见到是慕容绝箭伤太上皇了么？”

冯太后盯着拓跋宏道。

见到还是没见？

拓跋宏当时身处乱刀之下，差点被乱刃分尸，是慕容绝连出四箭

将兵器崩开，救了自己。但是随后那一箭，他也是见到了。

慕容绝，你为何要这样做？如果我说见到，你们两兄弟和满门老小必然不保，可是要说没见到，似乎又说不过去。

“孩儿不知，孩儿当时过于慌乱，只顾逃命。”

既不是见，也不是没见，而是不知。

“那慕容悦在场么？”

“孩儿并未见到慕容悦。”

拓跋宏说的这句话确是实情，慕容悦始终在林子里纠缠姚西，并未露面。

“是这样啊……”冯太后似乎稍稍松了口气，“太上皇在虎圈猎虎一天，过于劳累，莫不是看花了眼吧？”

“似乎、也许、好像、大概……有这个可能！”

高崇虎顺着冯太后的意思揣测道。

我就说么，王郎一生儒雅，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孩子？听说两兄弟跳进河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要是万一有一个好歹，我怎么向地下的王郎交代？拓跋弘啊拓跋弘，我已经忍让你让得够了，何苦要步步紧逼，让我留在这世间的最后一点骨血也不得安生？他就那么不入你的法眼吗？

“摆驾，去崇光宫。”冯太后道。

自从当上太上皇后，拓跋弘就搬进了崇光宫。太武帝信道，拓跋弘信佛。只不过自从他搬进崇光宫以后，冯太后一次也没来过。听说太皇太后亲临，拓跋弘不感意外。

也是，自己逼得他儿子跳河，她焉能不管不问？虽然她从来没承认过自己有儿子。

可是，那又如何？慕容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射了自己一箭，其罪当诛，自己已经下令将慕容一家阖府老幼下押天牢，就等捉到那俩小子一齐问斩！就算你是太皇太后，也绝没有理由让我宽宏大量，既往不咎吧？

是以拓跋弘心中了无挂碍。

“参见太皇太后。”

“我儿身上有伤，快起来罢。”

拓跋弘在躬身施礼的时候，又牵动了肩膀上的伤口，忍不住皱了皱眉。他这倒不是装的。慕容绝那小子太有劲，一箭射穿了自己的肩胛骨。本来他也怀疑自己是看花了眼，慕容绝再犯浑，也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刺杀皇帝吧？但是这份力道，让他相信了，除了慕容绝，没有第二个人能使出来。

他看着落座的冯太后，忽然感觉有点奇怪。不是因为他旁边站着高崇虎，而是自己这么多年来，似乎从来没见过冯太后笑过，怎么今天冯太后容光满面？

“我儿伤势如何？”

“还好，除了疼点儿没毛病。”

“这是我从美国进口的大力丸，你们没事嗑两粒，补补身子。”

“多谢太皇太后赠药！左右，拿去扔了！”

“我儿最近睡眠如何？”

“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哦，那睡眠质量是相当优质了！”

“哪有，经常半夜醒过来，哭一会儿接着睡。”

“……”

拓跋弘本以为冯太后会问慕容绝和慕容悦的事，自己心中早就想好了对策，岂料她聊的全都不痛不痒，尽是一些吃喝拉撒。倒让他始料不及，准备了一肚子话，结果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

冯太后就这样走了。

纳尼？

就这样结束了？难道她放弃救自己的儿子？还是我错怪她了，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儿子？诶，不对啊，太皇太后走了，高崇虎怎么还在这里？太皇太后，这人是不是你丢的——

@洒家是妖怪妖举 2017-08-02 15:26:24

楼主加油啊，快点写，不要太监，帖子就不会沉了！

楼主玩命更新中

@雪漫飞鸿 2017-07-31 16:05:28

楼主写的小说，还是正史？

@浮生若梦 872017-07-31 16:26:55

原创小说，欢迎关注哈

@lawageqie20082017-08-0210:27:06

楼上的楼上，哪有什么正史，野史也许还有一半的可信度。出版的
的正史嘛，借用一位名人的话：可信度不足百分之一。

绝对的，越往前的越无法考证

@一不小心毁三观 2017-08-0215:51:00

南北朝时汉民被日成狗。

战争年代最惨的就是老百姓，少数民族也没好哪儿去，羯族都被
灭族了

@wbovsj53154842017-08-0220:58:42

楼主，赶紧更新啊，太好看了，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牛铁了啊

感谢支持！

@看贼挨打 2017-08-0223:28:55

生在和平年代死的人比南北朝的总人口都多你信吗？小屁孩。

嗯，回头我再写个生在和平年代你就死定了，你再告诉我生在南
北朝就不会死吗？

(19)

慕容傥本不畏死，想到自己三天前还鲜衣怒马，和大哥一起仗剑
行猎，与皇上、公主一起谈笑风生，结果现在成了丧家之犬，全城通

缉。街头上贴满了统计自己的告示。要不是他自己小心些，方才险些被看榜的士兵当场捉拿了。

可是转念又想，大哥、拓跋嫣生死不明，家中老母不知会遭何变故，自己一死事小，让牵挂他的人遭到连累担惊受怕，又于心何安？是以便回家看看。结果还没进门，就看见府上大门紧闭，门上贴着封条，不用问就知道怎么回事，谋逆大罪株连全族，肯定是被抄家了。

想到上了年纪的老母，慕容傥心中不忍，纵使我死，也要救出母亲，只是，该怎么救？自己不是黑社会，劫牢反狱的本钱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见皇上，皇上看在旧日的交情上，或许会网开一面，对，就去见皇上。可是，怎么进宫呢？

还是高聪这小子有办法，给自己弄了一身宫里的衣服。

高聪他爹是大内总管高崇虎，江湖人称鬼虎神魁。叫他鬼虎并不是因为他名字里有一个虎字，而是称赞其虎爪功独步武林，神魁却是称赞他轻功高超，形如鬼魅。身为大内总管，没有两把刷子还真镇不住一众高手。高聪这小子师从他爹，这辈子最大的指望就是继承他爹的位子，成为总管二代，是以没事就进宫找他爹。一开始，大内侍卫见他年纪小，就逗他，每次都要弹他的丁丁才放他进去，结果高聪以为每次进宫必须要弹丁丁，吓得好久不敢往宫里跑。直到他遇到慕容绝和慕容傥，这才知道原来不弹丁丁也是可以进去的。他鼻涕一把泪一把把这事告诉他爹，害得那些欺负他的侍卫一次性把欠了他一年的丁丁全还了回去，还留出了明年的富余，据说高聪的弹指功比虎爪功练得好，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高聪跟侍卫们很熟，跟慕容兄弟更时常切磋武艺，混进宫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但他也听说了外面的风声，也不敢大张旗鼓：“倪哥，我相信你，但我只能帮你道到这里了。”

高聪把混进宫里的衣服往外一拿，慕容倪一看，好么，是套官女的衣服。

“就没别的衣服了吗？你昨晚是不是又偷看宫女洗澡了？”

“倪哥，看你说的，我哪能大晚上的干那事儿啊？——一般都是白天干的。”

事已至此，也由不得慕容倪挑三拣四了，宫女就宫女吧，至少比太监强。

“等等，能不能带我先去看看公主？”

慕容倪从高聪嘴里得知自己的家人暂时被收监，便想到那天公主生死不明。

“公主是救回来了，不过这病……唉。”

当慕容倪见到拓跋嫣的时候，他感到很自责。

拓跋嫣躺在床上，还在昏迷中，不过看脸色煞白，毫无血色。也不知道尹香主的手下用了什么阴毒的武功，让原本一个活力四射的小姑娘看起来如同日渐枯萎的花朵。要不是那天自己带尹香主他们去虎圈，嫣妹也不至于……

想到这里，慕容倪忽然心生怨念，尹香主他们为了救人不惜伤害嫣妹，我又凭什么帮他们？嫣妹被害得这样惨，不管怎么说，这仇一定得报！

正胡思乱想着，忽然听见外面有脚步声，慕容傥想躲，可是为时已晚。他忘了自己身穿宫女服。高聪因为身份不能进来，屋里只有慕容傥一人。

“公主喝过药了么？”

是拓跋宏的声音。

“皇……”

慕容傥很惊喜，本想出声相认，结果一回头，发现冯夙也在，这一下大大出于忽意料之外。想到现在是敏感时期，而自己这事又过于机密，慕容傥急忙掩口，点了点头。

拓跋宏没注意他，倒是冯夙看了他两眼：“新来的？”

慕容傥低头默认。

拓跋宏走到床边，拉着拓跋嫣的手，泪如雨下：“嫣妹，你知道吗？父亲他……”

就在几个时辰前，拓跋弘被发现死在鹿野浮屠。据说他死的时候正在拜佛，走得异常平静。大臣中虽然也有人怀疑太上皇为何离奇暴毙，但这话终究不敢说出口，人人都知太上皇和太皇太后面和心不合，说了这话就等于质疑冯太后，谁也不会为了一个过气的皇上去得罪当朝权贵。

想到拓跋嫣加入有一天醒来，发现父亲已经不在，不知会有多伤心。

“皇上节哀，生死由命，天道循环，谁也不能幸免。”

拓跋宏擦了擦眼泪：“如果公主醒了，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她，免

受刺激。”

“喏。”

“皇上！”

正在这时，虎贲校尉拓跋龙兴急忙来报。他行色匆匆，完全忘了通报礼仪。

拓跋宏身边的人基本都是冯太后嫡系，像这个冯夙，整天黏在皇帝身边，说是陪读、陪玩、陪游，其实就是全天候监视，像拓跋龙兴一样向帝室靠拢的人极少，是以拓跋宏只是微哼一声，并没有怪罪他。

“拓跋将军何事？”

拓跋龙兴在门口朝里面瞟了一眼，并没有说话。

拓跋宏会意，看了看屋里唯一的“宫女”和冯夙。

“你们都下去吧。”

冯夙只有带着“宫女”悻悻而退。

转过屋角，冯夙忽然一转身，一把拉住慕容儆的手，慕容儆一惊，以为他识破自己的身份，抬起腿就准备往冯夙的裆下踹去，结果只听冯夙道：“妹妹何时进宫的？在宫里有没有相好？”

冯夙比慕容儆大上几岁，男女之事已经明了。见这“宫女”初来乍到，又有几分姿色，免不了心痒难挠，急匆匆便要下手。

慕容儆急忙收回自己的临门一脚，假装惊慌，害羞摇头，这一来更撩拨得冯夙欲火难耐。

“哥哥认识的人多，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个？你看哥哥咋样？”

没等慕容儆回答，冯夙已经张嘴就亲，眼见冯夙闭上眼睛冲自己

而来，口中一股酸臭几乎令人作呕，抬手照着其后脑处就是一记手刀。

“哎呀我去！还想日我！”

冯夙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当场晕倒。

@陌小紫小由 2017-08-04 09:10:23

好久没这么追贴了，一口气全看完了，楼主辛苦，支持

感谢感谢！

楼主这两天家里断网，跑网吧来更呢，感谢大家支持，楼主会继续努力

(20)

慕容悦急着见拓跋宏，丢下冯夙返身回来，却见到拓跋宏和拓跋龙兴站在院子里，拓跋宏似乎满面愁容。

“此事当真？”拓跋宏罕见。

“千真万确！”拓跋龙兴道，“我悄悄查过尸体，太上皇不是死于剧毒，而是五脏六腑被内力震碎，是高手所为。”

太上皇死于谋杀？可是他明明身在崇光宫，又没听说有刺客，究竟是何人下的毒手？

“太上皇最近见过什么人？”

“太上皇驾崩之前，太皇太后曾去过崇光宫。”

太皇太后？

尽管拓跋宏内心不愿意把冯太后和父亲的死联系在一起，可他并不是傻子。太上皇和太皇太后面和心不合，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他

还是本能地选择回避：“兹事体大，不可乱说！”

“对了，太上皇此前经常提到一个人。”

“谁？”

“风巫赤云堂堂主，秦望离。”

“秦望离？”

拓跋宏内心隐隐觉得，太上皇之死或许会和这个人有关。

“臣曾经听太上皇提起过此人，太上皇本来单算单独召见他，不过后来这人并没有赴约，听说，好像是被高总管抓了去。”

“不管他是谁，一定要查到此人，查出太上皇为什么要召见他！不容有失！”

“喏！”

拓跋龙兴领命而去。

又是这个秦望离！

慕容傥已经感觉到命运之手刻意安排的深深恶意！

他到底欠了别人多少钱？

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找他？

慕容傥搞不懂，他现在只想和皇上相认，然后为自己洗清罪名，救一家人于水火。

“皇……”

可是，他刚想相认，就听见屋子里面“嚶”了一声。

“嫣妹！”

父亲死了，拓跋嫣就是自己最亲的人，拓跋宏大喊了一声“快传

太医”，就冲进屋子。

拓跋嫣醒了，但是问她什么，她就是不说话。连冯太后问她，她也只是泪眼连连。

“是伤还没好吗？”

太医诊完脉搏，摇了摇头：“公主所受实为内伤，郁热郁积伤了声脉，恐怕……”

“恐怕什么？”

“恐怕此生再不能说话了。”

“啊？”

慕容傥万万没有想到，曾经声若天籁的拓跋嫣将终生再不能说一言。这是何等的残酷？以后再也听不到他叫“绝哥哥”，也再也听不到她跟自己说悄悄话，想到此处，慕容傥心中更恨姚西，姚西啊姚西，要是有一日你终落我手，我定然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慕容傥心中暗暗发誓。

“可有办法医治？”

“老臣无能……”

拓跋嫣刚刚苏醒，尚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除了身子疲惫，还觉得口不能言，冯太后和拓跋宏不想让她听到太多，加重了伤势，宽慰她几句，让她好生休息，便留下宫女太监，自行回宫。慕容傥此时身为“宫女”，自然也在侍奉之列。

宫女们先是给公主擦脸梳头，紧接着又端来大盆，倒上热水，似乎准备给公主沐浴，慕容傥心下大囧，眼看公主就要全裸着出现在自

己眼前，赶紧想办法撤离。

“喂，你新来的？怎么干活儿毛手毛脚的！”

慕容悦本以为是在训斥自己，结果回头一看，见一个老宫女在训一个背过身去的小宫女，便没在意。趁人不备，他也溜了出来。结刚好听到冯太后和拓跋宏两人在小径上说话。

“皇上，太上皇驾崩，公主重伤，这事你怎么看？”

“太上皇、嫣妹都是被风巫所害，孙儿定要捉拿到主事之人，给太上皇一个交代！”

冯太后和拓跋弘素来不和，此次拓跋弘暴毙，难免有些流言蜚语和冯太后扯上干系，是以她才想问拓跋宏做如何想，这个回答倒也叫她满意。

“我已派人查清，此时和慕容绝、慕容悦兄弟无关，他们的家人，就先放了罢。”

冯太后说话一向是一言九鼎，她既然这么说了，拓跋宏唯有谨遵懿命：“孙儿也是这般想法。”

纳尼？就这样把人放了吗？不是说好的我与大内侍卫大战八百回合救出母亲吗？你们这样草率让我很尴尬啊！这是谁，谁在男扮女装？不是我不是我----)

经历一天，此时天色已晚，慕容悦心中还在天人交战，不知道现在该不该站出来承认身份，既然冯太后说自己和慕容绝无罪，自己就没有必要继续乔装了，不如先和拓跋宏相认，然后再去见冯太后，这样做比在众人面前直接站出来稳妥些。

他刚想好后，就发现拓跋宏已然迈步回宫，慕容悦抬脚就要跟上，结果忽然觉得自己耳后有风，脖子上一寒，一把匕首出现在自己下巴上。

“别动！”

呃……是谁这么大胆子，竟敢在皇宫中绑票？

借着月光，慕容悦看到眼前这个人身形娇小，穿着宫女的衣服，正是刚才被老宫女呵斥的小宫女。这小宫女虽然年纪不大，却生得一副俏丽模样。杏眼弯弯，樱桃小口，面似桃花，吹气如兰，象是从画里面走出来的一样！

这模样就算是皇帝的妃子也比不上啊！怎么会在这里当个使唤丫头？慕容悦心里纳闷。

“你是谁？带我去哪儿？”

慕容悦故意捏着鼻子说话。

“嘘，别说话！”

慕容悦被驾着刀子，也就只有乖乖不动，免得真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皇帝的寝宫怎么走？”

一个小宫女问皇帝的寝宫，目的只可能有一个，就是勾引皇上，借机上位！想必这小宫女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才出此下策。

慕容悦用手比划，七拐八拐，看得小宫女晕头转向。

“你是哑巴？”

“不是你叫我别说话的嘛！”

得，交流不畅！

“前面带路！”

小宫女把匕首抵在慕容傥腰间。

@rppltx74538912017-08-0411:22:02

请作者加油更贴

作者努力中，感谢支持

@你不懂岁月月夷 2017-08-0413:46:23

楼主辛苦，我看的是直播吗？哈哈

绝对的，楼主是活的，哈

@白汐纯叶舞舞欢 2017-08-0412:33:22

顶出一片新天地！

感谢支持！

(21)

拿着刀去找皇上，恐怕不只是色诱这么简单吧？万一他是刺客呢？
慕容傥心中暗道。

想到上次自己带姚西他们去虎圈，结果害得太上皇惨死公主重伤，
这回慕容傥多了心眼儿，干脆带她去太和殿，免得多生事端。

公主休息的地方离太和殿倒也不远，谁知两人刚到太和殿，就见到拓跋宏负着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似乎在等人。

慕容悦这一下可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太和殿是皇上白天办公的地方，谁知道这么晚了还会在这里！自己这已经是第二次把刺客引到皇上面前来了，这下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谁知道，那小宫女倒没有动，拉着慕容悦躲在角落里，紧张地盯着屋子里面。

难道是我想多了？慕容悦有些摸不着头脑，哦，对了，她应该是在等她的同伙。

果然，想到此处，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来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虎贲校尉拓跋龙兴，另一个人也高大威猛，块头和拓跋龙兴差不多。只不过他身穿囚服，手上、脚上尽是铁镣脚铐，好在被布包着，行走起来倒也没太大动静。

小宫女看到那戴铁镣脚铐之人，抿了抿嘴唇，看样子有些紧张。

“皇上，人带来了。”

平时大大咧咧的拓跋龙兴，现在显得十分谨慎。

“你下去吧。”

拓跋龙兴识相地离开，走出房门时将门轻轻带上，自己守在门口。

这样一来，慕容悦和小宫女就再也看不到里面了。

“你就是秦望离？”

拓跋宏紧紧盯着眼前这个红面大汉问道。

“正是！”秦望离虽然被关在牢中数日，但精神头儿丝毫不差，声音爽朗。

“太上皇见你所为何事？”

拓跋宏不绕弯子，开门见山。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约定，除了他，我对谁都不会说。”

秦望离毫不含糊。

“我是皇上，难道也说不得？”

“你是胡人的皇上，不是我们汉人的皇上，自然是说不得！”

拓跋宏沉吟片刻。

“你要见太上皇？”

“对！”

“可是，太上皇已经不在。”

“他死了？”

秦望离一点就透。

“是被你们风巫的人刺杀的。”

秦望离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我刺杀他数次都没有成功，他就死了？是谁杀的？难道是卫？”

“据你们的人说，是一个叫姚西的人。”

“姚西？”秦望离突然哈哈大笑，“怎么会是他？你要说是若素杀的我都信，怎么会是老姚？不可能，不可能！”

作为姚西的直属堂主，秦望离显然更了解姚西，倒不是说他本事不行，而是他实在没有干如此大事的魄力。

拓跋宏倒也不纠结他相信与否：“太上皇已经辞世，难道你要把你们之间的秘密永远藏在心里？”

这倒是一个新的问题，秦望离收起了笑声，思索起来。

正在这时，殿外响起了吵闹声。

“皇上在哪儿？我要见皇上！”

是高崇虎的声音。

自从拓跋宏叮嘱拓跋龙兴打听秦望离的消息之后，拓跋龙兴就悄悄去了天牢。十数日内天牢屡遭袭击，大内侍卫死伤狼藉，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拓跋龙兴猜到秦望离很有可能就在牢中。果然，趁着高崇虎去见太皇太后，拓跋龙兴在天牢中见到准备转移到地牢的秦望离。拓跋龙兴假称奉太皇太后之命，看守的狱吏意识没摸清头脑，被拓跋龙兴糊弄过去，没想到高崇虎马上就知道了，是以前来要人。

“皇上在太和殿办公，没有宣召，不得入内。”

拓跋龙兴当然不会轻易放他进去。

“既然拓跋将军不肯通报，那我只能自己去求见了！”

高崇虎杀气腾腾，他身后跟着数名大内侍卫。

秦望离是太皇太后钦点的要犯，自己宁肯放着皇上和太上皇不保，也要拼死阻止风巫救人，可见何其重要？没想到自己一个疏忽，听说人被拓跋龙兴带走了，气得他当场斩杀值宿的狱吏。

拓跋龙兴上前一步，挡在高崇虎身前：“高总管有何要事要深夜打扰皇上？如果皇上怪罪，该当如何？”

高崇虎冷笑一声：“我有要事禀报，皇上当然不会问罪，闪开！”

他有冯太后撑腰，对拓跋龙兴根本不怕，见他没有让路的意思，一把就朝他胳膊上抓来。

高崇虎外号鬼虎神魑，手上功夫着实了得，拓跋龙兴不敢怠慢，

抽出腰刀就朝高崇虎胳膊斩去：“大胆高崇虎，竟敢闯宫？来人，给我拿下！”

数十名宗子军从太和殿两侧一拥而上，打着灯笼火把登时将高崇虎和大内侍卫围在当场。

要论打架，别说眼前这十几个普通军士，就是再来十来名江湖好手，高崇虎也丝毫不惧，但眼下是在皇宫，自己又是大内总管，这般闹将下去势必对自己不利。

“好！既然拓跋将军不肯通报，那我就在这里等。”高崇虎是铁了心不走，这样一来，倒让拓跋龙兴为难了。

皇上和秦望离正在屋中，如果高崇虎不走，岂不早晚都要见到？皇上叮嘱过此事机密，万不可让第三人知道，现在门外能有三十人，搞不定他，我的人头可难保了！

想到这儿，拓跋龙兴坚决不退让。就在两边人马喧闹之时，拓跋宏从太和殿出来了。

“什么人在此喧闹，成何体统？”

虽然高崇虎是冯太后的亲信，可是见了皇上，毕竟不敢太过狂妄。

“启禀皇上，天牢走失一名犯人，有侍卫亲眼见到他朝这边而来，臣恐惊了圣驾，特来护驾！”

拓跋宏知道他为何而来，本来听到秦望离口中的那个消息，自己还有点不确定，但是高崇虎如此重视此人，不惜深夜闯宫亲自拿人，可见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感谢各位支持，欢迎踩楼！

@呦多多壤 um2017-08-0516:23:46

不管是什么，赶快更新呀，我都没法工作了，一小时要看好几回看是否更新了…快

这位网友让我受宠若惊啊，为了你必须再更一章！

@死骑码码美 2017-08-0513:04:02

坐等更新~~

感谢支持

@冷面的告白冷滤 2017-08-0511:56:49

楼主更新啊

等楼主发功

@冲左禁令 2017-08-0514:26:15

请楼主加油更新

感谢来踩！

(22)

“我这里并无外人，你们回去罢！”

“不可，皇上如果有什么闪失，臣等万死莫辞！”

“难道除了太皇太后的话，我的话你们都不听吗？”拓跋宏隐隐动怒道。

皇帝下了逐客令，这样一来，高崇虎便不好再说什么，他朝着自己的手下一歪头，两名侍卫会意，悄悄隐没在夜色中。

“臣告退！”

拓跋宏看着高崇虎和其他的大内侍卫离开，却并没有进屋的意思。秦望离的话言犹在耳，令他十分震惊。

这家伙，居然说太皇太后有一个私生子，太皇太后之所以不肯让父亲和自己亲政，是想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孩子，这等大逆不道之言，他是如何想出来的？

虽说生气，但这几日太皇太后频频召见朝中四贵，也不由得让拓跋宏有所疑虑，父亲和太皇太后斗了一辈子，难道真是为了此事？

‘你可有何凭证？’

“这私生子就隐匿在慕容府府中，你一查便知。”

“胡说！慕容绝、慕容悦兄弟和我一起长大，我怎么从未听说？”

“嘿嘿，”秦望离冷笑一声，“你是皇帝，当然不会有人和你说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冯太后为什么单单对这两兄弟恩宠有加？难道当真是为了慕容白曜吗？”

拓跋宏回忆起冯太后召见慕容兄弟时的种种，不由心惊，自打我有记忆以来，太皇太后对我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但是每次召见慕容兄弟俩，太皇太后都慈眉善目，和蔼有加，难道，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慕容氏自称‘慕二仪之道，继三光之容’，如果是慕容氏之子，脚踝处当有日月之纹，你一验便知。”

这么简单？想必我父皇也验过吧？为何从不曾听他提起？

一时间接收的信息太多，拓跋宏头脑中思绪复杂，纷乱如麻。

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办？真能找到慕容兄弟验明真身吗？可是两兄弟已经失踪，上哪儿去找？就算找到了，也验了，难道我真能杀了他们吗？

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忽然听到拓跋龙兴一声大喝：“什么人？”

拓跋龙兴一招手，立刻有五六个甲士朝着殿外的花丛中走来。

慕容傥故意在花丛中扭来扭曲，果然引起拓跋龙兴注意，他刚要大声喊，结果胸前、肋下一紧，被身边的小宫女点了哑穴，说不出话来！

那小宫女一扬手，一把银针飞出，将众人手中的火把打掉。眼前突然失了光亮，一片漆黑。

“保护皇上！”

众军卒全部后撤，围在拓跋宏身前。

拓跋龙兴大步上前，一把从花丛中抓出一人，此时，军士们再次点燃火把，只见花丛中除了慕容傥假扮的宫女，再无一人。

“你是谁？鬼鬼祟祟藏在这里干嘛？”

慕容傥被点了哑穴，说不出话，只能支支吾吾地比划。他远远看见拓跋宏，拓跋宏显然也没有认出自己。

情急之下，慕容傥抢了一名士卒的刀，其他士卒立刻拔刀相向。

“你要干什么？放下兵器！”拓跋龙兴大喝。

慕容傥在地上写了几个大字。比比划划让拓跋龙兴看，拓跋龙兴看了看，一撇嘴：“不认识！来人啊，把刺客绑了！”

慕容悦大急，朝着拓跋宏比比划划，拓跋宏终于被眼前这个动作奇怪的宫女所吸引。按照鲜卑人的习俗，见到尊敬的人要载歌载舞，难道这宫女第一次见到皇上所以跳舞欢迎我吗？当下他上前几步，看到地上的几个大字：我是慕容悦！

“是你？”

如果是在半个时辰前，拓跋宏在此情形下见到慕容悦，必然十分惊喜。两人自幼就是好友加玩伴，熟稔至极，慕容兄弟跳河后生死不明，拓跋宏曾担心了好长时间。但是，就在这半个时辰里，秦望离的话让他回想起很多事，他想到了慕容绝、慕容悦兄弟长的“泾渭分明”，想到冯太后对待自己和慕容兄弟截然不同的态度，想到父亲对慕容兄弟的疏远和警惕，想到自己曾经若有意若无意听到的一些流言……一切的一切，让秦望离的话在他心中再次响起：“慕容氏自称‘慕二仪之道，继三光之容’，如果是慕容氏之子，脚踝处当有日月之纹，你一验便知。”

“来人，脱掉他的鞋子！”

慕容悦满心欢喜见到拓跋宏，本以为洗脱罪名后皆大欢喜，没料到拓跋宏神色冷峻，第一句话竟然是脱掉自己的鞋子，这让他大感意外。

皇上最近喜欢这调调吗？

两名五大三粗的士卒按住慕容悦，轻松就除去他的鞋子，结果这两人差点当场晕倒，这酸爽——

拓跋宏掩着鼻子，把慕容悦的裤腿往上一拉，只见慕容悦的两只

脚踝处干干净净，毛都没有。

拓跋家族也是鲜卑人，知道图腾纹在身上的重要性。鲜卑人打仗历来勇猛，冲锋在前，结果就是越猛的人越死无全尸，以后后来家属想收尸都不知道收哪块。后来鲜卑人就开始在身上刺了一些图腾，有刺太阳的，有刺猛兽的，有刺蟒蛇的，不一而足。流传到后来，几乎每一个大的家族都有自己固定的图饰，比如，拓跋家就是鹿首，慕容家就是日月，当然，除了鲜卑族的其他胡族也各有自己的崇拜，像羌族崇拜羊，往往在胸口上刺个羊头，狄戎各族以狼为吉祥物，氐族人崇拜山……

只有汉族人坚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坚决不在皮肤上乌七八糟地乱刺乱画，就算要刺，那也是“还我河山”、“反清复明”、“达康书记”、“东来局长”什么的，此时拓跋宏见慕容傥身上毫无鲜卑人的迹象，心里当时就凉了一大截。

@星夜已逝已思 2017-08-05 17:33:55

文笔好，电视剧的节奏哈。

感谢这位道友，可能是编剧写小说比较有画面感

@玉佩整数玉特 2017-08-05 18:41:20

我拜你为师好啦，就可以当秀才啦。哈哈

道友客气啦，互相学习

(23)

秦望离诚不我欺！

慕容悦啊慕容悦，想不到原来你是太皇太后的私生子！

要是论辈分的话，我还要叫你一声叔喽？

慕容家一共有两兄弟，既然慕容悦已被锁定，那么慕容绝就基本被排除可能。

小宫女被拓跋龙兴发现的时候，使了一招瞒天过海，让慕容悦吸引敌人注意，然后自己金蝉脱壳，接着又暗度陈仓，潜入太和殿想救秦望离出来。

“雨仙，你怎么来了？”

秦望离认出小宫女，大感意外。

之前安若素带着赤云堂的兄弟几次冲击天牢，有一次自己明明已经看到安若素就在眼前，结果还是被高崇虎给拦了下来，是以他基本不再抱有出去的希望，谁知道这种情况下，还能见到她。

“姐夫，我来救你！”

“你姐呢？”

雨仙想打开秦望离身上的铁镣，却又怕发出声响，干着急没有办法，这时候，秦望离听到动静，至少有三个轻功高手朝着屋子里快步而来，当即朝雨仙使个眼色，雨仙会意，一闪身上了屋梁。

来的人是高崇虎和一高一矮两名大内高手。

高崇虎本就没有走远，一边派出暗哨观察这边的动静，一边伺机而动。拓跋宏一直在屋外和慕容悦纠缠，他便也想到悄悄进屋来拿人。

秦望离见到是他，刚想出声，就被高崇虎重重一拳打在后颈。

高崇虎指挥两名侍卫悄无声息把亲望离抬了出去，雨仙见状不妙，一扬手，又一把银针四射而出，飞身一剑直取高崇虎。

因为怕惊动皇上，高崇虎也没有声张。当即两手左抄右截，将雨仙发出的银针悉数接下，低声喝问：“你是谁？”

“风巫雨仙，你们听说过么？”

雨仙见到高崇虎不动声色就接住自己一把银针，暗自吃惊，难怪安姐姐他们接连失利，这人武功之高恐怕不在姐夫之下啊！

虽说如此，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秦望离带走，雨仙一咬牙，还是拼了。刷刷刷连环三剑就去刺那两名侍卫。

那名矮个儿侍卫脚下慢了一步，背上中了两个银针，正自钻心疼，却又不肯大声叫喊，忽然看见雨仙飞身扑来，气得不管不顾，举刀相迎，竟是个同归于尽的打法，雨仙还没等兵刃相交，调转剑尖朝着瘦高个儿刺去。瘦高个儿放下秦望离，随手挥出一剑，正搭在雨仙的剑身上，雨仙只觉得手里的剑被生生黏住，根本运不动。

“在剑……我张先面前使剑，恐怕有点儿班门弄斧吧？”

高个儿侍卫嘲笑道。

雨仙虽然师出名门，剑法精湛，但毕竟年纪尚小，功力有限，被那人看出破绽，以蛮力夺剑，只得将剑弃了，见雨仙要走，高崇虎嘿嘿一笑：“来而不往非礼也，小姑娘，送你个纪念吧！”

几只银针打在雨仙后肩上，雨仙负伤而去。

此时，拓跋龙兴已经察觉到殿中有动静。

“殿中有人！”

等他带着士卒冲进来一看，什么秦望离、高崇虎，早都没了，地上只有两滩未干的血迹。

拓跋宏闻声也跟了进来。

“看清楚是谁了吗？”

拓跋龙兴进来的时候看到个背影，看样子应该是高崇虎，他本来想追，可是毕竟不能弃皇上于不顾。何况皇上已经见到秦望离，再追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便道：“没看清，可能是慕容傥的同伙。”

此时，慕容傥还被留在殿外。

听到慕容傥，拓跋宏就头大。传言冯太后曾经和刘宋的使者王肃关系暧昧，如果慕容傥真是他俩的私生子的话，恐怕他应该叫慕容傥罢？

“皇上，怎么办？”

拓跋龙兴朝门外看了一眼。

拓跋宏想起自己的父亲屡次要杀慕容兄弟，都是自己从中斡旋，暗中通报冯太后，没想到救的却是仇人，最终酿成大祸。

“留他个全尸吧！”

他终于做了决定。父亲已经死了，作为拓跋家的男人必须要顶住，慕容傥，对不起了，我绝不能再拿自己和妹妹的性命冒险！

“喏。”

拓跋龙兴眼中精光暴盛。

“留他个全尸吧！”

慕容傥见众人都进了屋子，就把自己留在外面，也想进屋去和皇

上解释清楚，起码让他们先解了自己的哑穴，结果刚到门口，就听到这句话。

皇上……是要杀我吗？

慕容傥惊住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冯太后不是说了吗，刺杀一事和我无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还是有什么误会？

慕容傥推门而入，看见拓跋宏尚未离去。

慕容傥比比划划拦住拓跋宏，却见拓跋宏一脸冷漠，转身就走。

“慕容傥，皇上说了，赐你个全尸！快谢恩吧！”

拓跋龙兴一脸狞笑。

鲜卑朝廷共有四贵，除了太尉源贺、尚书令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还有南部给事中李冲。前三位是元老耆宿，只有李冲是后起之秀。尽管他四贵中他官职最低，却因受到冯太后赏识而被重用。

太尉源贺是北魏的兵马大元帅，常年带兵驻守漠南，防备柔然，只有重大事宜才回平城，是以对于朝中大事不太关心，属于拍手党，随大溜。尚书令拓跋丕曾助冯太后力除乙浑，属于冯太后的亲密战友加左膀右臂，基本上也是听冯太后的。

冯太后深夜密召四贵入宫，四人都知道将有大事发生，没料到的是，冯太后提出的居然是废掉拓跋宏，另立咸阳王拓跋禧为帝。

难道传说是真的？

另立新君历来是是权臣谋朝篡位的传统套路。

此举一来是投石问路，看看朝中大臣有哪些附和，哪些反对，对

敌我阵营有个重新估计。二来又给大家做了心理铺垫。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一样，一个房间太暗，如果你说，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意思就是说，你直接说我要当皇帝，那大家肯定是都不允许的，但你说，我要立一个新皇帝，大家一想，反正也要立新的，谁当还不是一样？于是你就被通过了。

所以当冯太后提出废帝时，大家想的都是冯太后是不是有意自己取而代之。如果是的话，那么中国第一个女皇帝就要提前二百年诞生了。

感谢大家支持！

@陌小紫小由 2017-08-0608:32:08

有些慢，能快点吗

我也想多写点儿，可是楼主每天写个两三千字就感觉用尽四海八荒之力啦，请这位道友体谅，感谢支持！

@筱幽梦筱忧 2017-08-0608:59:45

追了两天就看完了！……楼主快更～

欢迎日追，哈哈

@zuoan7702017-08-0607:11:29

@浮生若梦 87：本土豪赏 1 根鹅毛（10 赏金）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

感谢土豪!

@一周一次逗周副 2017-08-0615:33:34

有水平，有引力，写的好

感谢支持!

@温文尔雅峭 kg2017-08-0615:59:35

情节很吸引人啊，文笔也不错

欢迎常来!

@吉日春雨 2017-08-0615:11:38

支持佳作!

多谢! @紫衣闲人衣郝 2017-08-0611:00:08 没没没了? -----

-----每天都更的@换心换人心话 2017-08-0615:14:35 刘明来了,刘明在这里等待!-----

-----感谢刘明! @青年歡樂哆哆趴 2017-08-0613:48:46 精彩-----

-----感谢来访@下页李下释 2017-08-0611:47:19 在顶,, -----多谢!@狼巢徐

巢胃 2017-08-0616:36:22 顶起-----感谢

支持! @bdxrjn46398412017-08-0616:56:54 坐等更新-----

-----感谢! @青梅煮酒 19702017-08-0616:46:05-----

-----感谢土豪！@倩女飒飒飒厖 2017-08-0617:59:09 快更新啊，楼主大人-----等
楼主酝酿酝酿啊@从不再来考不删 2017-08-0618:19:48 支持-----
-----多谢！@斌帅思密达密呀 2017-08-0618:50:03 太好看觉得-----感谢！@死
骑码码美 2017-08-0619:23:54 楼主更新啊-----
-----楼主明早爬起来更（24）

源贺和拓跋丕没有异议，冯太后已经当了实质上的皇帝很多年，不过是改个名号而已，但是，尚书右仆射穆泰和南部给事中李冲却坚决反对。

太皇太后，你这是在玩儿火！

是的，名不正言不顺，等你百年之后，后继无人，拓跋家势必要反扑，届时你连前半生好不容易攒下的名声都将不保，得不偿失。一个名号而已，何苦呢？

但是，冯太后想的却是，谁说我后继无人？

本来我只想让我的儿子平平安安长大，可是拓跋弘，你欺负我儿欺负得够了！我要让你们拓跋家付出代价！现在拓跋弘已经死了，自己唯一的顾忌不复存在。等我正式登基，百年之后将皇帝传给我的儿子，有何不可？虽然自己的儿子现在还生死不明，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可是，现在自己还不能和他们说自己有儿子的事，事情就这样陷入僵局，直到高崇虎急匆匆赶来密报，冯太后听说拓跋宏亲自夜审秦

望离，大吃一惊。

孤形吊影，冷月凄风。

慕容傥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从小在宫里见到的颗歪脖树就是自己命运的最终归宿。

当拓跋宏义无反顾绝情而去的那一刻，慕容傥的心彻底死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们从小就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起骑马，一起泡妞，我把你当皇上，当兄弟，甚至在虎口下救过你的命，你却要杀我？

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噻？

射你爹那一箭的是我大哥，又不是我！

为什么？为什么？

拓跋龙兴把慕容傥吊在这棵树上就走了。他确信慕容傥活不下来。一来这里极少有人经过，不会有人救他。二来就算有人要救，树底下还有一个被树叶掩埋的枯井，不小心的话极易掉进去，这荒郊野外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掉进井里的人除了等死还是等死，所以无论怎样，慕容傥都活不过今晚。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没想到慕容傥能双手揪着绳子坚持半天，也没想到在这宫里还有一个人，雨仙。

雨仙被高崇虎一记银针伤了左肩，知道今晚救人不成，便想离开皇宫，结果身后一高一矮两名侍卫追得甚急，她伤势过重，又迷了路，迷迷糊糊转到这里。

“谁在那儿？”

恍惚间，她好像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影。正是慕容悦。

慕容悦借着月光，认出是先前绑架自己的小宫女，他很想大声跟她说“是我”，但他一来吊在树上，脖子被绳子勒着，二来身上还被雨仙点着哑穴，想出声也不可能。两只手死死抓住绳子，连挥手的资格都没有。

雨仙这才看清，树上挂着的人是之前被自己绑架的“宫女姐姐”。

“宫女姐姐？你怎么在这儿？”

雨仙记得和“宫女姐姐”分手的地方是太和殿，没想到自己绕了皇宫一圈，还是能见到她，难道自己又绕回来了？直到看着“宫女姐姐”张着嘴巴说不出话，这才想起自己给她点了哑穴。

“我救你下来！”

风巫虽然仇视胡人，但也不会滥杀无辜，看到“宫女”被自己连累，雨仙还是有些过意不去，所以才想要救她。但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脚下正是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只要自己再朝前迈一步，她和慕容悦就只能一个树上，一个井底，两两相望了。

对于这口枯井，慕容悦是有印象的。小时候他和哥哥玩耍，就曾掉下去过，要不是哥哥回去叫人，只怕自己现在早成了一堆白骨了。所以看到雨仙要踏上枯井的时候，慕容悦干着急没有办法。

“啮……呸！”

慕容悦虽然说不了话，但是吐口水还是可以的。紧要关头，他一口口水吐在地上，果然，雨仙停住脚步，皱眉道：“我好心救你，你怎么吐我口水？那你再多吊一会儿吧！”

慕容悦坚持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听雨仙说让自己多吊一会儿，急得一口气没上来，直翻白眼儿。

正在这时，一直追雨仙的一高一矮两名侍卫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两个人一个手上持刀，一个持剑。

“雨仙姑娘，你跑不掉了，乖乖跟我们兄弟回去吧！”

“你束手就擒，我们兄弟也省事儿了！”

两个人笑声淫荡，想不到今晚还有如此艳遇，这小妮子简直漂亮得像仙女一样啊！

雨仙心下暗道，这俩货，要不是我身上受伤，怕他何来？但她也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道：“两位大哥，你们趁人之危，还以多欺少，算什么好汉？传将出去，不怕被人笑话大内侍卫如此不堪吗？”

高个儿侍卫嘿嘿笑了两声：“我们堪或不堪，等会儿你就知道了，不过看在你受伤的份儿上，哥哥让你，可不许太调皮哦！”

“那好，咱们单挑！”

雨仙最怕他们一拥而上，那样一来，自己半点儿机会也没有。

“单挑就单挑，我先来！”

矮个儿侍卫身上中了雨仙两个银针，心中有火，也不等瘦高个答应，挥剑就上。

“老樊，小心点儿！可别把姑娘弄伤了，一会儿就不好玩儿了！”

老樊倒是有心相让，但这姑娘又岂是好对付的？夜入皇宫又不被大内侍卫发现，孤身救人险些得手，要不是大内总管高崇虎伤了她，

只怕她早就逃之夭夭了。

这一交上手，老樊有点后悔了，娘的，早知道这姑娘这么难缠，应该让张先先上，我坐收渔翁之利，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雨仙的剑被张先夺了，此时使的是随手抢来的一口剑，老樊使的是刀，两个人一个舞起来如灵蛇起舞，另一个挥起来却是虎虎生风。雨仙知道自己在气力上不敌，刻意避免和对方硬碰硬，伺机寻找对方破绽。她好不容易激将成功，逼得对方和自己单打独斗，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如果连一个矮子都久战不下，就更没法对付对方的高个儿了。

想到这儿，她卖了个破绽，露出受伤的左肩，故意“啊”了一声。

老樊大喜，她身上有伤，看来是撑不住了！

当即刷刷两刀，抢攻雨仙左肩。没想到雨仙是假招子，矮个儿侍卫抢攻，露出空门，雨仙身子一转，最后一把银针撒出，正中老樊面门。

@澈的未来很未棺 2017-08-0612:47:21

此贴会火

感谢支持！

@宁丫头吼吼宁张 2017-08-0621:09:11

上来先顶

欢迎常来！

(1)

慕容儼出生的这一年，慕容家族在中原这块本不属于他们的乐土上建立的大燕帝国，已经消失了整整一个甲子，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大魏，由一个群雄环伺的小国一跃成长为庞然大物，灭后秦，吞大夏，降北凉，征北燕，成为继天王苻坚之后，再次一统北方的超级巨舰。

慕容氏的后人也许曾想过，假如没有参合坡一战，现在的大魏，或许应该叫大燕。但是，历史没有假如，至少慕容白曜就是这么想。他的前辈慕容垂就曾经背叛苻天王和前秦，建立后燕，可惜最终还是在与魏国的争霸中不幸败北，遁走辽东，后又被冯氏灭国。可是，那又能怎样呢？连冯氏不也被拓跋一族纳入麾下了吗？

如今北魏的后宫，就是年轻的太后冯氏掌权，而朝中，又以南乡公慕容白曜居首。有时候历史真的很可笑，拓跋氏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剿灭群雄，最终决策帝国的，却是当初降臣的后裔。早知道你这么拼命地为他人做嫁衣裳，我们是不是应该早点放弃抵抗？

虽说历史有点黑色幽默，但拓跋氏多少还是让慕容白曜有些敬佩的。自开国以降，拓跋氏的皇帝就没出过一个废物。道武帝拓跋珪击败后燕，将魏国的版图从草原东扩至中原；明元皇帝拓跋嗣北拒柔然，南征刘宋，辟地三百余里；太武帝拓跋焘攻城掠地，灭国无数，一统北方，柔然后撤千里以避其锋；虽说文成帝拓跋濬没有开疆辟土，却也是守成之君，维护了帝国的统一，至少不像慕容宝才皇二代就成了膏粱子弟。只是眼下这个皇帝拓跋弘，倒教慕容白曜有些吃不准。

文成帝拓跋濬英年早逝，拓跋弘继位的时候才十一岁，整个帝国的重担，都压在他和年仅二十三岁的冯太后身上。

要说这个冯太后，也是烈性女子，文成帝驾崩后，按照北魏旧制，先帝的一应御衣器物等俱应焚烧，朝中百官和后宫嫔妃一起亲临现场哭泣哀悼。结果火光熊起，冯太后思念亡人，不能自己，竟然纵身扑向熊熊烈火。

可惜她不是丹妮莉丝，不能在大火中孵出巨龙，反倒是被众人七手八脚从大火中救出。烟熏火烤，冯太后早已不省人事。在鬼门关转了一圈，阎王不收，冯太后才幽幽醒来。人在生死关头，往往会大彻大悟，冯太后就如灵台开窍一般顿悟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千百年来，想明白这三个终极问题的人数不超过十个手指头，这冯太后居然就这样无师自通，想明白了自己已经从皇后升职为太后，从而认真从事起太后这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但是，高手不是一日练成的，是需要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机会——，当然后者比前者重要一万倍，就像冯太后能成为千古一后，首先她得是太后，如果她只是个普通妇人，纵然使出吃奶的劲儿也只能成为尼古拉斯大妈冯。

有了身份，冯太后的机会，是一个权臣。

这位权臣名叫乙浑，他的上位充满了传奇色彩，如果有机会让他登上福布斯权臣排行榜的领奖台，他的发言词一定如下：我之所以走到今天，最要感谢的人就是——我寄己！

乙浑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侍中，虽然号称三品，但在京师遍地王爷满目将军之地，随随便便碾压他的人至少有好几百个，可是只有他从

文成帝的死中看到了机会。

拓跋濬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啊，谁都没想到一代帝王英年早逝，不然尼古拉斯太后冯也不至于慌乱得六神无主失了方寸，一时冲动险些成为先帝的陪葬。

继位的拓跋弘年幼，拓跋濬没有机会进行权力交接，就意味着权力出现了巨大的真空。这情形就像你喜欢上一个美妇，突然得知她成了寡妇一样，先下手为强啊，不然她就是别人的了！

乙浑喜不喜欢冯太后我不知道，但至少他喜欢权力的游戏。这哥们儿欺负皇帝、太后是孤儿寡母，瞅准时机矫诏杀了平原王、南阳公等大批实力派大臣，然后自封太尉，总领朝政。

或许有人说这是扯淡，你自封太尉谁认可你？我估计这就是乙浑的高明之处，矫诏杀了那么多大臣，谁是省油的灯？哪个不是皇亲国戚，谁人不是封王拜将？凭你说杀就杀？但是，我有先王遗诏呢？瞬间就堵住了悠悠众口，好吧，先王遗诏，命我任太尉，总领朝政，谁人不服？可去地下问先帝——

这就是矫诏的高明之处。

等到拓跋弘和冯太后从悲痛中晃过神儿来，搞明白状况时，人家乙浑已经是权倾朝野，乾坤独大了，再想扳倒他，难！

但是，谁教她是冯太后呢！跟所有的太后一样，太后要想夺权，在朝中必须有同盟。吕后有外戚，武则天有狄仁杰，冯太后有慕容白曜。

慕容白曜是当朝名将，封冠军将军，进爵南乡公，在朝中的地位

是和乙浑共同执政。实权在握的他，理所当然成为冯太后和乙浑共同拉拢的对象。

上天啊上天，一个是爱我的人，一个是我爱的人，究竟该选谁呢？
擲个色子吧！

在慕容白曜的回忆录——《那些年我们共同欺负的女孩儿》一书里，很明显，慕容白曜是站在乙浑一边的。也许除了他和冯太后，谁都不知道他是冯太后安插在乙浑身边的棋子。

冯太后对付乙浑的策略，说起来很像某些男孩儿追女孩儿，宠着你，惯着你，然后再把你一脚踢开！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今天加官进爵，明天诰命赏赐，总之就像温水煮青蛙，用温柔的陷阱麻痹得敌人找不着北，暗中却和慕容白曜加紧谋划，随时准备给予乙浑致命一击。

要么说没文化真可怕呢，乙浑这个大字不识一筐的主儿，或许真的以为自己就高枕无忧了。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自信。尤其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更好像无所不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乙浑甚至可以相信，把自己截成十一段，组个足球队，踢完球自己还能接回成原来的模样……

这么乐观的他，一定是射手座的！

所以，乙浑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内有慕容白曜卧底在侧，外有冯太后虎视眈眈，乙浑实在是犯了一个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所以轻而易举就被冯太后碾压在历史的车轮后了。

据载，乙浑被斩的这天，他流着泪，深情唱起了那首动人的歌：？

我最深爱的人

伤我却是最深
进退我无权选择
紧紧关上心门
留下片刻温存
只怕还有来生

(2)

也许就是这首歌，在另一个男人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这个人就是拓跋弘。

才十来岁的他或许还不懂得什么叫基情，但是他很明白慕容白曜曾经“背叛”过自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得贪婪我爱的懦弱——

所以每次见到慕容白曜，这个风一样的少年总是会想起乙浑，那个曾经想做王的男人。随着拓跋弘渐渐长大，慕容白曜愈来愈感觉到后背发冷，仿佛有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上，随时会斩落下来。这个世界越来越让他看不懂了。明明自己是有功之臣，可是偏偏要受到这般猜忌。话说，把事情和皇帝说明白不就行了吗？

大错特错！别忘了这是权力的游戏。权力从乙浑手中消失了，自然会过度到别人手里，只是这个人不是皇帝。年纪幼小的他还不能亲政，凡事皆由冯太后代劳，如今几年过去，拓跋弘已经长大成人，冯太后却丝毫没有交出权力的意思。而慕容白曜摆明了是冯太后的亲信，就算他曾帮助诛杀乙浑，又能怎么样呢？皇帝要急于扳倒的，是升级版乙浑 2.0。一气之下的拓跋弘干脆放出大招，我不是没威望吗？

大臣们不都是不服吗？那么好，我砍人，看你们服不服！

满朝文武都是冯太后的人，当然不能让他说砍就砍，拓跋弘把目光对准了塞外，柔然人常年来袭，我就砍他们攒人头！等我建立了像太武帝一样的功勋？看你们还服不服！

于是，南北朝第一古惑仔拓跋弘开始了常年砍人的生涯，曾经深入柔然境内两千多里，吓得柔然人不敢饮马阴山。

皇上好战，这慕容白曜是知道的，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为什么拓跋弘刚刚宣布出征就回来。尤其是今晚，拓跋弘平日里跟自己素无往来，这次怎么会急急忙忙在半夜急急忙忙召见自己？

难道是冯太后有事？不可能啊，冯太后现在远在方山，前日还把自己已经怀孕十月的妻子接去陪驾，更何况自己看得清楚，太监手上拿的是皇上的手谕，深更半夜，他找我来做什么？总不会是数星星吧？我又不是宇宙区长胸怀宇宙——管他呢，毕竟人家是君，自己是臣，君叫臣到，不敢不从。或许，这是个缓和拓跋弘猜忌的机会呢，慕容白曜心想。

平城位于今天的山西大同，最早为赵武灵王所建，后经秦汉，遂成平城县。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称帝后，迁都此处，“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后又经过几代皇帝扩建，已经隐隐然有大都市气象。

早在汉代，皇宫就有“东宫、西宫”之说，平城仿汉代皇宫所建，亦分东、西二宫。东宫以太后为首，下携皇室女眷，平日理事居住，皇帝都在西宫。

时值深夜，宫门已经紧闭，传谕太监出示手谕，领着慕容白曜过

了穿堂越殿，一路来到太华殿。

身为朝中重臣，这已经不是慕容白曜第一次深夜入宫，但一路行来，月浊星稀，夜鹰高啼，还是让慕容白曜有些不寒而栗。尤其是官前十几位手持矛戈的士兵，难道今晚有事？

“微臣参见皇上。”

无论从正面还是侧面看，这个人都是拓跋弘。慕容白曜不禁暗自庆幸，还好自己不用像冯锡范一样被公主骗去东郊皇陵去迎战东方不败。

“慕容白曜，你可知罪？”

拓跋弘的台词掷地有声。

“这个……微臣不知，还请皇上明示。”

慕容白曜知道今晚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却没料到拓跋弘上来就先发制人，不禁冷汗冒出。

“我问你，南宋使者王肃现在在哪里？”

拓跋弘面色阴沉。

“王肃上月来京，现在应该回去了吧！”

慕容白曜不禁心下忐忑。

“哦？”拓跋弘紧紧盯着慕容白曜，“难道你不知道他现在就在方山灵泉宫？”

灵泉宫？

慕容白曜心下一颤，太后现在不是在那里吗？皇上为何要这样问？难道……

“微臣不知！”

嗯，育良书记教过的，热情，礼貌，一问三不知。

“不知？”拓跋弘一声冷笑，“那我问你，前日你妻慕容氏是不是被太后接去方山了？”

“呃，这个……”慕容白曜勉强答道，“确有此事。微臣之妻已有十月身孕，太后怜悯，特接去方山便于照顾。”

“是这样吗？可是，我怎么听说不是这么回事啊？”

“启禀皇上，此事千真万确！”

“慕容白曜，我问你，王肃之事，你到底知道多少？”

拓跋弘是用兵老手，正面突破不成，便开始诱敌深入。但慕容白曜又岂非用兵名家？

“臣确实不知。”

任敌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我听说，王肃被你送出平城，又悄悄化妆去了方山，而慕容氏又被接去灵泉宫，这恐怕不是巧合吧？”

皇上这是在暗示什么？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就得带点儿绿？

“皇上明察，臣妻端淑贤良，断然不会做那龌龊之事，更何况她身怀十月身孕！”

慕容白曜索性两眼一闭，一条道走到黑。

“我也相信他们不会有什么，可是保不准他们是另有图谋。慕容白曜，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说出实情，我可以饶你不死，保你妻儿平安！”

慕容白曜这才知道今晚拓跋弘召见自己的用意，原来他是准备向冯太后发难了。

(3)

方山，灵泉宫。

一位俊男怀抱着一个美女。

“尼古拉斯，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

“讨厌，以前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叫人家尼古拉斯，说，你心里是不是有别人了！”

……

呃，对不起，走错片场了。

此时的方山灵泉宫里，一位妇人正躺在床上抱着肚子翻来滚去，疼痛难忍，稳婆、丫鬟给妇人擦汗的擦汗，端水的端水，出出进进，忙得不可开交。

院外，一个儒衫长须的中年男子和一个面白肤润、姿色绝佳的官廷贵人若即若离地关注着眼前的一切。

“这样，真的能成功吗？”长须男子问。

“事已至今，别无他法，只有一试了。”贵妇幽幽道。

“不然，还是我把他带回宋国罢！”

“回去后，你又怎么和府上交代呢？”贵妇似笑非笑。

“就说……我在路上捡的。”

“瞒得了一时，恐怕瞒不了一世。况且，自己的骨肉，远在千里，终究还是放不下心——”

“阿柔，委屈你了。”

长须男子轻轻拥揽贵妇。

“没什么委屈的，”贵妇轻轻一笑，“只要你知道，这世间还有我们母子便好——”

太华殿内，拓跋弘死死盯着慕容白曜。

“这么说，你是一个字都不肯说了？”

“臣既不知，多说何益？”

“好，你要当忠臣，我成全你！”拓跋弘一声令下，“来人，把慕容白曜带下去，斩！”

几个殿前侍卫应声而入，带走慕容白曜。

“皇上！”慕容白曜道，“你要治微臣之罪，微臣万死不辞，但你千万不能诬陷太后啊！”

“诬陷？哼！”

拓跋弘一声冷笑。

确切地说，拓跋弘也不知道冯太后和王肃是何时开始的。就在这几年，他几乎常年带兵在外，对外说是抵御柔然进犯，其实还不是为了牢牢抓住军权？或许就是在哪个时候，作为刘宋使者的王肃就和冯太后开始眉目传情了。拓跋一族本就是胡人，甚至连在北地生活的汉人积年累月下来，也多少都受胡人的影响，不那么看重礼教。再加上冯太后寡居多年，骤然见到一位江南望族的大才子，心动之情可以理解。可是，你毕竟是大魏的太后啊，和敌国使臣共商国是商量到了床上，教我这个皇上以后怎么面对南朝？怎么面对江东父老？你好，敌

国使者，weare 阔木累？任我脸皮再厚也不敢面对，那画面太美！

而且不仅如此，听说冯太后还给自己生了个小兄弟。这是什么节奏？难道要谋朝篡位？

冯太后虽然说是拓跋弘名分上的“母后”，可她并非拓跋弘的生母。

要说这个冯太后，可着实不简单，年轻时就像开了挂，秒杀一切拦路虎。我们都知道她在丈夫驾崩后浴火重生，却不知道她的运气有多好，现在看起来倒更象是从几百年后穿越过来的。

第一，拓跋弘的生身之母李氏，原本是南朝人，因为北魏南征，被虏到北方来，辗转做了拓跋濬的妃子。拓跋濬从小就在北地长大，平日接触的鲜卑女子不是女汉子就是金刚芭比，何时见过这种，一双含情目两蹙眉眉的女子？当时就宠爱得昏天暗地无以复加，要不怎么后宫那么多妃子，她先怀上龙种呢？

拓跋濬害怕宫里有人暗害她，还特意带她阴山数月游，生下小拓跋弘。本来就宠爱有加，又生了皇子，李氏在拓跋濬心中的地位那是扶摇直上天下无双，无人可以撼动啊，堂堂北燕皇族后裔冯氏，被秒得连个渣儿都不剩。我估计冯太后纵身跳火时想的绝对不是以身殉情，而是妒火中烧，不能让拓跋濬和李氏在另一个秀恩爱，不允许，绝对不允许！为什么呢？因为李氏已经早于拓跋濬先去了。

众所周知，北魏皇族流行的祖制是子贵母死。也就是说，无论哪一个皇帝的后代被立为太子，这位太子的生身之母必须赐死，据说这么做是以防外戚专权，东西两汉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啊。有魏一朝，

被赐死的皇后比比皆是，如果哪位喜欢穿越的女同学不幸穿越到北魏当上太子妃，记住千万不能生儿子，否则可能没出第一集就下去领盒饭了。

拓跋弘的生母李氏就很好地客串了一回群演，而把这位美人逼死的，正是她的情敌冯后，也就是后来的冯太后，以至于让拓跋弘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娘。虽然说李氏是死于祖制，但冯太后的助攻恐怕也没在拓跋弘的心中留下什么和蔼可亲的印象，所以他自小就不跟这位“母后”亲近，也是理所当然。

第二，是她手铸金人，成为正式主宰后宫的不二人选。要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以来，在哪朝当皇后最不容易，我认为首选北魏，没有之一。

除了不能生儿子，在北魏要当上皇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就是按照游牧民族预测吉凶的习俗手铸金人。被选定的候选人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成，则说明上天眷顾你，选中你当后宫之主，败，则淘汰出局，想当皇后，此生再无可能。

而这手铸金人的程序呢，说起来不难，就是被定为候选人的准皇后在工匠的协助下将铜液灌入模具，铸造出来的金人完好，便算成功。这套流程一来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在面对进一步万人之上，退一步万丈深渊的人生节点上能否沉得住气。二来是考验当事人能否和所有参与之人同心同德，协力合作，之中倘若有一人出了差错，就满盘皆输。所以免不了有些使绊子、做手脚的宫斗戏上演。但无论如何，能做成功，还是说明冯太后的心性、运气俱佳的。多少嫔妃因为没有铸

成金人，名字都淹没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更别说享受荣华富贵了。

面对这样一个“穿越”来的对手，可见拓跋弘会有多郁闷。如果她真的在外面有了一个私生子，取代自己和儿子也并非不可能。谁让自己的儿子才刚刚出生，和自己一样图样图年轻呢！

所以拓跋弘的做法是，一不做，二不休，必须去灵泉宫查，但又不能明着和冯太后撕破脸，这就需要一个高明的借口：慕容白曜谋反！

只有慕容白曜谋反，拓跋弘亲自带人去抓慕容氏才理所当然！

只要能在灵泉宫查到冯太后的情人和私生子，后面的一切就由自己说了算！

慕容白曜，事已至此，朕只好借你的人头一用了！要怪就去怪冯太后吧，谁让她把你的妻子接上方山了呢！

拓跋弘的嘴角闪过一丝冷笑。

“报！慕容白曜业已正法！”须臾，御前侍卫回奏道。

“好！慕容白曜党附乙浑，意图不轨，灭其三族，传令下去，宗子军在东掖门外集合，即刻随我去方山！”

“喏！”

(4)

方山，又名方岭，在平城正北，登高俯瞰，据说能一览平城无余。王肃在登方山俯瞰平城曾后作诗一首，曰《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罡风。

大意是说平城这块地儿真不咋样，也只有你们这些没文化的胡人才会选这里建都。我们都选建康那旮旯风景好的地方！

但方山的风景还是极好的，山青水碧，风景秀丽。当然，对王肃来说，最主要的是还是看人。哪里有冯太后，哪里才是风景，建康？什么建康？……

“王郎，你再为我吟诵一遍《悲平城》罢。”

素日威严的冯太后，也只有在这个才子情人面前才会小鸟依人，让人不胜怜惜。

“阿柔，你有心事么？”王肃轻声询问道，“你一有心事，就让我吟诵这首诗。”

“如果不是身在北朝，如果不是身为太后，我多想和你一起纵马江南，去看看你家乡的舟桥楼宇，感受你心中的诗情画意——”

“王某何幸，能得阿柔如此垂青？”

“你愿意我随你去么？”

王肃当然知道，冯太后只是说说罢了，谁会放弃独掌天下之尊，去江南做一个布衣草民？

“嘘！这样的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我不希望你为我受一丁点儿委屈！”

“那你愿意为我留下来么？”

“呃……阿柔，孩子长得像我么？”

“不像！像你多难看，满脸的胡子，还是像我多些，皮肤水嫩水嫩的！”

“我在想，如果孩子像我该多好！这样，以后你想我的时候，看看他就不觉得寂寞了。”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了？”

“我毕竟是宋国使臣，如果这样就留下来，恐怕……恐怕会遭天下人耻笑。”

“那你和敌国的太后上床，就不怕遭天下人耻笑吗？”冯太后佯怒道。

“阿柔，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我心里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想念你和孩子……”

冯太后轻轻用手捂住王肃的嘴：“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你我各自有命，能得一时情缘，已是缘分。我也正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才想要把他寄托在慕容世家，不至于像无父无母的孤儿漂泊于世。”

“阿柔，苦了你了！”

“像你说的，寂寞的时候，看看他，也许就觉得不苦了。”冯太后轻轻一笑，“对了，孩子的名字想好了么？”

“我这一辈子，就是思前想后，顾虑太多，我希望孩子不像我，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冲’字，就叫王冲，你看怎样？”

“王郎，你忘了，他以后应该姓慕容。”

“那就叫慕容冲。”

冯太后隐隐觉得这个名字有些不吉，不只是因为鲜卑皇帝中曾经有一个大燕皇帝与此重名，而且那个皇帝最后还被手下的将军杀死，连三十岁都不到，但是看见王肃兴致正好，也不便拂了他的意。

“禀报太后，南乡公夫人马上要生了！”一位老妇人急急忙忙跑来道。

“好！”冯太后眼眉一挑，“快去准备！”

灵泉宫前，踏踏马蹄声在深夜显得尤为刺耳。守门军校原本的昏昏睡意立刻被这声音惊到九霄云外。

“醒醒，醒醒！你听！”

“大半夜的，哪来的马队——莫非是柔然来袭？”

为了抵御柔然，北魏特地在平城以北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虽说如此，也难保柔然小股马队趁夜来袭。

“不像！听声音，倒象是从平城过来的——”

还没等一众卫士回过神来，已经有一骑斥候先来叩门：“皇上亲临灵泉宫捉拿人犯，尔等原地待命，敢擅离职守者，斩！”

众卫士这才惊魂稍定。

产房内，婆子、丫鬟都已经准备就绪，稳婆分开慕容氏的两腿：“用力，加把劲儿！”

门外，紧张的冯太后和王肃不时向里面张望，须臾，“哇”的一声，一个婴儿落地。丫鬟急忙来报：“生了生了！”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男孩儿？”冯太后胸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阿柔，事情成了！”王肃紧紧握着冯太后的双手。

“不对！”恍惚中，冯太后似乎听到宫门处传来纷繁杂乱的声音，“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

还没等丫鬟出去，已经有官人来报。

“启禀太后，皇上到！”

皇上？他怎么会来？难道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如果被他发现王肃在这里，岂不是——

饶是冯太后素来镇定，可是她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一刻，美人的脸颊微微泛白。

“这个时候，要走恐怕是来不及了。”王肃捋着胡须，倒还显得镇定。

“你这把胡子，还是刮了去罢！”冯太后道。

宗子军号称魏国禁军精锐，所有人员全部由宗室子弟构成，在这里，你要是喊一句“姓拓跋的”，保准所有人一起拿眼睛瞪你，因为每个人都姓拓跋。

自从拓跋弘的太爷爷太武帝拓跋焘被身边的宦官宗爱所杀，继位的每位皇帝心里都仿佛产生一丝阴影，宗爱不但首创了本朝太监杀皇帝的先例，而且还是继赵高之后，又一位在一年之内对皇帝完成两连杀的杀手专业户，这不能不让拓跋弘心有余悸。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他这里不成问题。因为常年征战，拓跋弘对军队了然于胸，宗子军是皇家军队，对皇室的忠诚度毋庸置疑，久而久之，就成了拓跋弘的亲近卫队，只对皇帝一个人效忠。换句话说，就算冯太后对拓跋弘有所不满，想要像对付乙浑一样做掉拓跋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就过不了宗子军这关。正因如此，拓跋弘才有胆量孤身闯入灵泉宫。

(5)

方山，又名方岭，在平城正北，登高俯瞰，据说能一览平城无余。王肃在登方山俯瞰平城曾后作诗一首，曰《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罡风。

大意是说平城这块地儿真不咋样，也只有你们这些没文化的胡人才会选这里建都。我们都选建康那旮旯风景好的地方！

但方山的风景还是极好的，山青水碧，风景秀丽。当然，对王肃来说，最主要的是还是看人。哪里有冯太后，哪里才是风景，建康？什么建康？……

“王郎，你再为我吟诵一遍《悲平城》罢。”

素日威严的冯太后，也只有在这个才子情人面前才会小鸟依人，让人不胜怜惜。

“阿柔，你有心事么？”王肃轻声询问道，“你一有心事，就让我吟诵这首诗。”

“如果不是身在北朝，如果不是身为太后，我多想和你一起纵马江南，去看看你家乡的舟桥楼宇，感受你心中的诗情画意——”

“王某何幸，能得阿柔如此垂青？”

“你愿意我随你去么？”

王肃当然知道，冯太后只是说说罢了，谁会放弃独掌天下之尊，去江南做一个布衣草民？

“嘘！这样的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我不希望你为我受一丁点儿委屈！”

“那你愿意为我留下来么？”

“呃……阿柔，孩子长得像我么？”

“不像！像你多难看，满脸的胡子，还是像我多些，皮肤水嫩水嫩的！”

“我在想，如果孩子像我该多好！这样，以后你想我的时候，看看他就不觉得寂寞了。”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了？”

“我毕竟是宋国使臣，如果这样就留下来，恐怕……恐怕会遭天下人耻笑。”

“那你和敌国的太后上床，就不怕遭天下人耻笑吗？”冯太后佯怒道。

“阿柔，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我心里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想念你和孩子……”

冯太后轻轻用手捂住王肃的嘴：“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你我各自有命，能得一时情缘，已是缘分。我也正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才想要把他寄托在慕容世家，不至于像无父无母的孤儿漂泊于世。”

“阿柔，苦了你了！”

“像你说的，寂寞的时候，看看他，也许就觉得不苦了。”冯太后轻轻一笑，“对了，孩子的名字想好了么？”

“我这一辈子，就是思前想后，顾虑太多，我希望孩子不像我，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冲’字，就叫王冲，你看怎样？”

“王郎，你忘了，他以后应该姓慕容。”

“那就叫慕容冲。”

冯太后隐隐觉得这个名字有些不吉，不只是因为鲜卑皇帝中曾经有一个大燕皇帝与此重名，而且那个皇帝最后还被手下的将军杀死，连三十岁都不到，但是看见王肃兴致正好，也不便拂了他的意。

“禀报太后，南乡公夫人马上要生了！”一位老妇人急急忙忙跑来道。

“好！”冯太后眼眉一挑，“快去准备！”

灵泉宫前，踏踏马蹄声在深夜显得尤为刺耳。守门军校原本的昏昏睡意立刻被这声音惊到九霄云外。

“醒醒，醒醒！你听！”

“大半夜的，哪来的马队——莫非是柔然来袭？”

为了抵御柔然，北魏特地在平城以北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虽说如此，也难保柔然小股马队趁夜来袭。

“不像！听声音，倒象是从平城过来的——”

还没等一众卫士回过神来，已经有一骑斥候先来叩门：“皇上亲临灵泉宫捉拿人犯，尔等原地待命，敢擅离职守者，斩！”

众卫士这才惊魂稍定。

产房内，婆子、丫鬟都已经准备就绪，稳婆分开慕容氏的两腿：

“用力，加把劲儿！”

门外，紧张的冯太后和王肃不时向里面张望，须臾，“哇”的一声，一个婴儿落地。丫鬟急忙来报：“生了生了！”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男孩儿？”冯太后胸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阿柔，事情成了！”王肃紧紧握着冯太后的双手。

“不对！”恍惚中，冯太后似乎听到宫门处传来纷繁杂乱的声音，
“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

还没等丫鬟出去，已经有官人来报。

“启禀太后，皇上到！”

皇上？他怎么会来？难道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如果被他发现王肃在这里，岂不是——

饶是冯太后素来镇定，可是她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一刻，美人的脸颊微微泛白。

“这个时候，要走恐怕是来不及了。”王肃捋着胡须，倒还显得镇定。

“你这把胡子，还是刮了去罢！”冯太后道。

宗子军号称魏国禁军精锐，所有人员全部由宗室子弟构成，在这里，你要是喊一句“姓拓跋的”，保准所有人一起拿眼睛瞪你，因为每个人都姓拓跋。

自从拓跋弘的太爷爷太武帝拓跋焘被身边的宦官宗爱所杀，继位的每位皇帝心里都仿佛产生一丝阴影，宗爱不但首创了本朝太监杀皇帝的先例，而且还是继赵高之后，又一位在一年之内对皇帝完成两连杀的杀手专业户，这不能不让拓跋弘心有余悸。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他这里不成问题。因为常年征战，拓跋弘对军队了然于胸，宗子军是皇家军队，对皇室的忠诚度毋庸置疑，久而久之，就成了拓跋弘的亲近卫队，只对皇帝一个人效忠。换句话说，就算冯太后对拓跋弘有所不满，想要像对付乙浑一样做掉拓跋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就过不了宗子军这关。正因如此，拓跋弘才有胆量孤身闯入灵泉宫。

(6)

“拓跋弘参见太后！”

拓跋弘虽然带着千余名士兵杀气腾腾地包围了方山，但该有的礼数还是免不了的。当着满院的宫女太监、侍卫兵士，强忍怒气对冯太后深鞠一躬。

“皇上免礼，不知深夜前来，所为何事？”

明知对方来意不善，冯太后依然能镇定自若，淡然处之，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势。

“慕容白曜谋逆，儿特来捉拿犯臣之妻，慕容氏。”

“什么？慕容白曜谋逆？”冯太后微微吃惊，脑中飞快转念，想理出个头绪来。

“是，慕容白曜党附乙浑，意图不轨，已经被我诛杀了。”

“当真？”

“当真！”

看样子，拓跋弘不象是开玩笑。

震惊，十分震惊！

冯太后简直不敢相信，昨天还是自己亲信的慕容白曜转眼间就成了一缕亡魂，而他的妻子还在这里生产，儿子也刚刚出生。如果拓跋弘想斩草除根，这一家三口恐怕只能在黄泉路上团聚了。

“可有证据？”

“有慕容白曜与乙浑书信为证。”

心痛！

不能呼吸！

冯太后当然知道，那些书信是慕容白曜在自己的授意下故意写给乙浑的，为的就是麻痹敌人，引蛇出洞，这事自己曾经和拓跋弘说过，可是他还是装作不知道，明知慕容白曜是我的人他还要杀，明知慕容氏在我这里他还要抓，他想干嘛？

转瞬之间，冯太后已经对拓跋弘的来意猜出了十之八九，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难道他听说了什么？

“那你将如何？”

“慕容氏身为叛臣之妻，恐有党羽在此作乱，恳请太后速回平城，儿当在此彻查灵泉宫。”

哦，听明白了，这哪是搜什么慕容白曜党羽啊，这是摆明了搜我啊！就为了搜我，堂堂南乡公，一代名将，就被硬生生打成叛逆，这世界还有王法吗？

“这样啊，”冯太后依然不慌不忙，“慕容世家在我朝数代为官，忠心耿耿可昭日月，其中必有误会，能否请皇上网开一面，饶过其家人，待事情查明之后再行定夺？”

“慕容氏可免，但余者必查！”

宫外旌旗招展，马蹄声连连，冯太后知道今晚之事必不可免，况且拓跋弘冠冕堂皇，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只有长叹一声：“罢了，看在你一片孝心，本官就回了平城罢！慕容氏且随本官如何？”

“正好！”

慕容氏产后昏厥，尚不知夫君已死，只见左右丫鬟半搀着将其抬上轿子，紧接着，两个稳婆抱着两个男婴，也准备登轿。

“且慢！”

拓跋弘看见两个孩子，目中精光一闪。这两个孩子一般大小，一个黑如炭火，虎头虎脑，一个白白净净，耳聪目明。

“皇上何意？”冯太后装作不解。

“此二子是何人？”

“慕容氏怀胎十月，今晚临盆，此二子皆是慕容氏所生。”

“哦？慕容氏一胎生二子？”

“是双胞胎。”

“为何长得不像？”

“双胞胎中亦多有不像者。”

“为何看起来一个黑一个白？”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既然二人是兄弟，可否滴血验亲？”

“皇上是在怀疑什么？”

“无他，好奇耳！”

时至今日，冯太后已经可以充分相信，拓跋弘今晚突闯灵泉宫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他一定是听到自己和王肃育有一子，才想来捉个现行。还好王肃已经刮去胡子，隐匿在一千太监之中。但这两个孩子却是无处掩形，不得不暴露在拓跋弘眼皮子底下。

冯太后和王肃确实育有一子。

太后寡居多年，忽然产子，此事亘古闻所未闻，是以冯太后将孩子隐匿在方山灵泉宫，本想先蒙混过关，等孩子渐渐长大再说后话，岂料拓跋弘亲征柔然，忽然凯旋，这一下不由慌了手脚。王肃要将孩子带回南朝，冯太后心有不舍，危急之际，忽然想到慕容氏临盆在即，不如顺水推舟，假称孩子是慕容氏所生，将孩子交由慕容氏代养，这样一来，冯太后也不至于和骨肉天涯相隔，是以急召慕容氏到灵泉宫，想来个暗度陈仓，谁知还是被拓跋弘听到风声，当即果断斩杀慕容白曜，亲自来方山拿人！

拓跋弘当然不会相信这两个看起来黑白分明、容貌发肤都不一样的孩子会是双胞胎，要证明他俩不是亲兄弟的办法只有一个，滴血验亲！

不得不说，在那个科学有限的年代，滴血验亲已经是人们认识到的最科学有效的手段了，自从它被发明出来，就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所以一听到拓跋弘的提议，冯太后也是吓得脸色煞白，她知道这两个孩子不是亲生兄弟，如果血液不相融，自己岂不是前功尽弃？

“不可……”

眼看着拓跋弘随行的太医已经拿出金杯、银针，看来是有备而来，冯太后虽然明知自己的反抗毫无意义，也还是不由自主地出言阻止。

“太后！”拓跋弘似笑非笑道，“莫非这两个孩子的身世另有隐情？”

“当然不是……”

“那为何出言阻止？”

“孩子年幼，恐伤身体！”

“哈哈，无妨，太医自有分寸！”

拓跋弘认定这两个孩子不是兄弟，是以吩咐太医只取二人之血，一旦血不相融，自己立刻发难！谁知，神奇的是，两个孩子的血在水中徐徐转了数圈，居然完全融合起来，这下看得拓跋弘目瞪口呆。这在当时自然不能被理解，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人，血液怎么会融合？但是现在的科学可以给出很好的解释，理论上，任何两个人的血在足够长的时间内都可以相融！

现在的拓跋弘，就像一只鼓足了的气球，浑身是气但无处发泄！

他本以为自己带着大军前来，一旦发现把柄，立刻以淫乱后宫为名将冯太后软禁，届时冯太后面临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入冷宫，从此再不能干涉朝政，这样一来，朝廷的大权才会回到皇族的手里，可是谁料出师未捷，难道这俩孩子真的都是慕容氏所生？

谢谢大家支持！你们的回帖就是我动力

(7)

“皇上！”

太医在拓跋弘耳边耳语几句，拓跋弘听后大喜！

正是，两个孩子虽然血液相融，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两个孩子都是冯太后所生！所以，只要证明他们不是慕容氏所生，自己依然可以兴师问罪！

拓跋弘兴冲冲地下令取慕容氏之血滴入杯中，结果，让他瞠目结舌的是，慕容氏的血也融了进去！

苍天啊，大地啊，是哪位天使大姐在恶作剧啊？

拓跋弘有备而来志在必得，结果奋力一拳打在棉花上，毫不受力，这力道转化为无形，反而差点把他自己憋出内伤。

人生就像闹肚子，有时候你以为是一泡屎，其实它只是一个屁。

难道是情报错了？不可能啊，就算孩子的事错了，可是还有一个人不可能错，那个南朝使者王肃，明明有人看到他进了灵泉宫，此时为何偏偏不在？如果能拿到他，冯太后淫乱后宫的罪名依然不可避免！

对，拿到那个南朝使者！

“传令下去，搜查灵泉宫，看有没有身穿南朝服饰的可疑男子！”

拓跋弘一声令下，守在门外的宗子军闪亮登场。

“皇上，”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拓跋弘的不依不饶，终于激怒了冯太后，“要不要连本宫一并查了，验明正身？”

“儿不敢！”

“那你几次三番在我宫内查人，意欲何为？”

“我实在是为了太后的安危——”

冯太后怒视拓跋弘。

此时，化装成太监的王肃已经感觉到大魏禁军的凛凛杀气，一个彪悍的宗子军校尉已经距离他仅仅一步之遥。

上帝保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阿弥陀佛！

“禀报太后，太尉源贺、尚书令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前来护驾！”

宫门处的守门军校飞马来报。

“什么？”

比冯太后更惊讶的是拓跋弘。

此次行动，他严令禁止走漏风声，可是谁知道，还是被冯太后的这几个铁杆儿粉丝尾随而来。

拓跋弘登高俯瞰，只见方山脚下，刀枪林立，火把通明，马蹄踏踏，人影憧憧，看样子，人数比宗子军多了数倍有余。太尉源贺掌管天下兵马，拓跋丕和穆泰又是鲜卑勋贵，朝中四贵已来其三，看来今晚的行动提前结束了。

“有劳皇上挂怀。我累了，要休息了，你们都下去罢。”

冯太后说完这句话，便再不理拓跋弘，更不提回平城之事。

拓跋弘知道自己错过了有史以来也可能是从今往后最佳的一次翻盘机会，可是他能有什么办法？单挑？自己单挑对面一群人。群殴？对面一群人殴打自己一个，左右都赢不了。爹地啊爹地，你可知道你千辛万苦守住的大好江山现在被你的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你可知道你曾经的女人被你的敌人玩弄于床第之间？还生下了两个孩子！我此生纵然扳不倒冯太后，也要让这两个泥子命赴黄泉！

“叛臣之子，杀！”

拓跋弘一挥手，两名侍卫劈手从稳婆手中夺过两个孩子，就要手起刀落。

他知道光明正大搜宫不成，早就心生一计，此举正是要逼王肃现身。

王肃，如果你再不出来，就别怪我对这两个孩子不客气！

“不可！”

果然，人群中，一个面白如镜的“太监”抢身上前，伸手便要来夺。

本来，王肃也没想过为了孩子暴露自己，可是，眼见孩子命悬一线，他还是鬼使神差地站了出来。本能也好，父爱也罢，一切都因自己而起，就让我来了解这一切吧！

好啊，王肃，你终于出现了！你以为你刮了胡子我就不认识你了吗？

冯太后也想不到，事情竟然陡起变故。王郎啊王郎，就算牺牲了孩子，我也要保护你，你这又是何苦呢？

“有刺客！保护皇上！”

宗子军平日训练有素，一声令下，立即有十余名铁甲武士闪身挡在拓跋弘身前，长刀出鞘，等着王肃自己往刀刃上撞。

王肃在冲出来的那一刻就后悔了，md，又是冲动的惩罚，就像我和阿柔初次见面那样。

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

呃不……

那次我为宋使，来到平城见天子，天子他特别忙，回到后宫搬出娘。这个娘们不一般，九天仙女下凡间。稍微冲我一眨眼，立刻全身都酥软。那夜我没有回房间，天亮之后点根儿烟，佳人在侧心在颤，这算不算做汉奸——

王肃在踏上了冯太后龙床的那一刻，就清楚知道这件事的后果。自古以来，给皇上戴绿帽儿，或者给皇上的皇上戴绿帽儿，都不会有好果子吃。一旦东窗事发，必死无疑。轻则像嫪毐一样被抄家灭门，重则还会引起两国开战。要知道拓跋家的皇帝没有孬种，一旦冯太后因此失势，拓跋弘掌权，以他好战的性格和憋屈了这么多年的苦水，向南朝报复不可避免。所以自己不同意冯太后把孩子生下来，毕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么大一个孩子，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猜测妄议。但陷入恋爱中的女人，智商都超出天际，冯太后也不可避免。她一生膝下无子，难得又遇到有情郎，只恨自己不能给王肃多生几个，所以才想出冒充慕容世子的主意。

冒充就冒充吧，王肃也想着能瞒一时是一时，谁知道拓跋弘才刚出京便回师，搞得自己手忙脚乱，走到这一步，也实在让自己没想到。为今之计，只有一死，还冯太后一个清白，免得让拓跋弘乘势做大，引起第三次南北大战。

想到此处，王肃故意把脸往宗子军的刀刃上撞去，瞬间，一张白白净净的脸就变得血肉模糊。

早知今日，也许，当初自己就不该踏出那一步，我早该死了，阿

柔，永别了！我去另一个世界等你！

王肃朝冯太后看了最后一眼，毅然转身，猛然朝山下纵身一跃……

“速到山下，捉拿刺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treechang2017-07-3009:43:51

照你说的冯太后熏死过去醒过来后性情大变，按穿越小说的套路，她一定是被现代穿过去的灵魂附身了，哈哈哈哈

有这个可能——

@顾浩大爷摆 2017-07-3011:25:02

果断马克，是原创首发么？

是原创首发，尽量每天更新一章！

(8)

拓跋弘没料到王肃还会来这么一手，一手好牌再次被打得稀巴烂，不由得气急败坏。

王郎——

方山虽然不高，从山顶跃下也必然摔得粉身碎骨，冯太后虽然心下震惊、剧痛得无以言表，但面上还是依然平静：“一个太监，值得皇上大惊小怪吗？”

太监？

嘿嘿，拓跋弘心道，等找到尸首就知道了！如果此人不是太监，

你冯太后就是全身是嘴也说不清，到时候我治你一个通奸之罪，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儿实为太后安危着想，不可不察！”

“这么说，你倒是一片孝心了？”

“不敢！”

空气再次凝结。

大家都知道，现在一切的关键，在于王肃的尸首，如果被拓跋弘找到，冯太后百口莫辩。王郎牺牲自己保护孩子，冯太后此时不知道自己的心情是喜是悲，纵有眼泪也只能在眼眶里打圈，更绝不能多看孩子一眼。

“回皇上，刺客的尸体找不到了。”

须弥，宗子军虎贲校尉飞马来报。

“为何？”拓跋弘急道。

“方山河道连通如浑水，刺客的尸体已落入河中！”

“什么？”

冯太后如释重负。

“如浑水流经宫皇城，马上通知禁军，在下游打捞，若打捞不到，唯你是问！”

“喏！”

冯太后的心再次紧张起来。

七天之后，宗子军在如浑水下游打捞到一具尸体。一名男子看衣服和宫中太监如出一辙。只是尸体长时间被水浸泡，已经胀得无法辨

认。依稀可见男子面部刀疤纵横，血肉模糊，辨其下体，其势已去。

除此之外，拓跋弘从宗子军的回报中再也探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武州川啊，你不停地流；如浑水啊，你望不到头——

上天为何如此待我？

扳倒冯太后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这样错过了，我是拓跋家族的罪人！

拓跋弘知道，河中发现的尸体绝不是王肃，他也知道，自己现在终究还是斗不过冯太后。可是又有什么办法？自己这么做也是不得不为！眼看儿子拓跋宏一天天长大，如果自己后退一步，儿子不但可能当不上皇帝，甚至可能小命都保不住！

为了孩子，王肃可以牺牲自己，从万丈悬崖上纵身一跃，拓跋弘也可以牺牲！你不是太后吗？你不是不交权吗？那么好，我就让你当不成太后！

拓跋弘当然不敢公然和冯太后火并，降不了你我还升不了你吗？

五年后，他把自己才五岁的太子拓跋宏立为皇帝，才二十出头的他早早就当上了皇上，那么自然，冯太后的身份就水涨船高，成为太皇太后，从皇帝的“妈”升级为皇帝的“奶奶”，你总不好再越级干政了吧？

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年轻人的想法就是很傻很天真，这一纯属泄愤的举动丝毫不对冯太后构成威胁，冯太后连搭理都懒得搭理，你爱咋咋地，让自编自导自演却没有观众的拓跋弘很受伤，说好的剧本呢？

说好的台词呢？演员演出都不按剧情的吗？可惜他忘了，修改剧本的权力从来就不在编剧自己手中，导演、制片人、明星，随便哪个人大笔一挥，你的剧本就成了太监。

很明显，冯太后是集三者于一身。欲哭无泪的拓跋弘只好自己挖坑自己埋，自己写的剧本，再难也要演完，从此迁居崇光宫，老老实实当起了太上皇。

可是，他真的会那么老实吗？你见过哪个太上皇骑着战马拿着钢刀屁颠屁颠深入大漠几千里满世界去追柔然人的吗？你见过哪个太上皇钻山林猎虎豹又是打仗又是阅兵频繁地向太后大秀自己的肱二头肌的吗？

不仅如此，他还训练自己才几岁的儿子早早就骑马打猎，mysonmylove，爹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鲜卑从马背上得天下，历代君王都是马背上的皇帝，你也不能差了，先教你什么呢？就从打狗棍先练起吧，打狗棍法第一步，先和几十条恶狗关在一起……呃，对不起儿子，忘了给你棍子——

鹿苑位于平城北郊，西起雷公山，东包采掠、白登山，方圆数百里，自从北魏在平城建都以来，这里便成为皇家猎场。鲜卑族出自草原，对水草情有独钟，每年秋季，皇帝都会带着皇族、大臣围场狩猎，以获得猎物的多寡进行封赏。

这次秋猎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非要说有，就是年仅十四岁的皇帝拓跋宏第一次狩猎。十来岁的他不像他爹地那么勇猛拉风，追着一头色彩斑斓的猛虎一骑绝尘而去。他人小力气弱，还拉不起大弓，只

能拿一把小弓箭到处追猎一些雉鸡、野兔之类，跟在他身边的妹妹拓跋嫣十分不满。拓跋嫣才十一岁，嘟起小嘴的样子让人又爱又怜。

“我说哥哥呀，你就不能打一些大点的猎物吗？这么小的兔子，杀了它太可怜了！”

“我也没办法呀，这么大点儿的弓，只能打这些。”拓跋宏委屈道。

“那咱们去找别人一起吧！”

“我才不想让那些大臣笑话！”

如果说他爹拓跋弘当的皇帝有名无实，那么拓跋宏的皇帝生涯更叫一个身不由己。他爹好歹只受冯太后一个人摆布，他还得受他爹摆弄。

小宏啊，今天练功了没有？爹给你的七本内功心法都记熟了吗？年轻人切忌心浮气躁，没事多看看佛学也是好的，这八本《四十二章经》你拿去吧！还有，当皇上不能整天只知道打打杀杀，那不成黑社会大哥了？多读点历史，以史为鉴嘛，这套从春秋到东晋的二十四本《皇帝那点儿事儿》送你——

成天被耳提面命的拓跋宏已经被摧残得少年老成，拓跋嫣知道哥哥差点都要学成书呆子，难得出来放松放松，就拉着他道：“干嘛非找大人？我们去找绝哥哥和佻哥哥啊！”

拓跋嫣口中的绝哥哥和佻哥哥，就是慕容白曜的遗腹子。十四年前，拓跋弘以“党附乙浑”的谋逆罪将南乡公慕容白曜处死，一方面借他的头打开灵泉宫的大门，搜查冯太后寝宫，另一方面，也在朝中

剪除冯太后的羽翼。冯太后知道慕容白曜死得冤，如果不是当时自己接慕容氏去灵泉宫生产，慕容白曜至少不会连儿子都见不到就命赴黄泉。但是，即便此时她已经身为太皇太后，也不便对太上皇钦定的铁案直接提出翻案，只能以“罪不及子”为名，保住了慕容家的血脉，毕竟慕容白曜谋逆罪未能坐实，而自己的儿子还在慕容府上。念子心切，此后，冯太后时常恩赐兄弟俩入宫，大小封赏不断，是以慕容绝和慕容悦兄弟，早已经和拓跋兄妹混得很熟了。

拓跋嫣提此建议，拓跋宏立刻点头。自己虽然贵为皇帝，身边真正能说说话的，还真就这两个人。

感谢各位关注，是从舞文弄墨搬过来的，所以前面更新得多点，只要大家喜欢，我会继续努力

再更一章

(9)

“啪”！

一箭中的。

一只秃鹰本来盘旋着想捉野兔，结果被当成靶子，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两匹马上载着两个少年风驰电掣，旋即而至。

“哥，好箭法！”

一个十三四岁、面白如玉的英俊少年诚心赞道。

“可惜还没猎到真正的猎物！”

一个肤色黝黑，看起来比白俊少年强健得多的少年龇牙道。在他

心里，飞鹰走兔什么的太不过瘾，如果像太上皇一样能去虎圈就好了，屠熊缚虎，那才是真正的打猎。

“已经很好了，不像我，半天都没打到。”

白俊少年叹气道。

从小到大，他在武力方面就不如他的哥哥，力气更是没法比。每次打猎，哥哥都是一马当先，中者立毙，害得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出手。哥哥恨不得屠熊缚虎，他却连个野兔都没打到，有时候他真怀疑自己和哥哥是不是一个妈生的，咋就差距这么大呢？

“老二，别心急，大不了我的猎物劈你一半！”

兄弟俩感情好，当哥哥的经常照顾弟弟，在黑面少年看来理所当然。

黑面少年一边说着，一边朝落地的猎物走去。

“说得好，要不要把我的猎物也给你们兄弟俩分了去？”

一个尖锐刺耳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黑面少年皱皱眉，这太监嗓儿，一听就是冯夙那个二百五。这家伙仗着自己是冯太后的侄子，一向飞扬跋扈，对两个“叛臣”之子更是看不上眼，没事儿就过来撩骚。

“我们的猎物多得是，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黑面少年没理他，眼看地上的秃鹰就在眼前，身上的箭如同死神一样攫取着它的生命力，伸手就要抓。

“慢着！”操着一口标准太监腔儿的少年从马背上跳了下来，这少年看起来十三四岁，方脸大眼，论相貌也算得上是人中赤兔，马中

吕布，只见他浑身上下绫罗绸缎异常光鲜，丝毫没有北魏人的粗犷之风，“谁说这是你的，我还说这鹰是我的呢！”

纳尼？开什么玩笑。黑面少年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这只鹰明明是自已打的，身上还插着箭，冯夙这厮有何脸面说是他的？

“冯夙，你拉得开一石的弓么？”黑面少年嘲笑道。

“你……”那个叫冯夙的少年显然对别人质疑他的荷尔蒙很不满，“别以为自己有几斤力气就了不起，告诉你，这鹰可是我先看见的。”

“你先看见的就是你的？”

“没错！”

“那我还先看见你了呢！”

“慕容绝，”冯夙一张小白脸气得通红，“不过是个叛臣之子，凭什么和我争？”

慕容绝本来对冯夙只是爱答不理，言语间甚至还有几分嘲笑，但当他听到“叛臣之子”几个字，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不见。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看到慕容绝黑口黑面，冯夙也有点紧张，毕竟这黑小子是个混不吝，要是发起飙来，恐怕自己占不到便宜。但有时候，人的贱是一种本能，就像生命一样深入骨髓，冯夙明知道有可能会吃亏，嘴上还是冒出一句：“就说你叛臣之子怎么了，你咬我啊！”

慕容绝没有咬他，只是虎目一瞪，就吓得冯夙倒退着跌了一跤。

“慕容绝，你打人——”

如果晚生一千年，冯夙有可能是最会帮球队赢球的影帝，可惜不

幸的是，他遇到的不是绅士的英国队，而是狂暴的俄罗斯队。慕容绝显然对他自说自话的表演没兴趣。

“好，你说我打你，那我就打你一个看看，免得凭空被冤枉了！”

慕容绝跨出一步，朝冯夙走去。

“哥，打人不打脸——”

白俊少年急忙拉住他。

“老二，别拦我，今天我非撕烂他这张破嘴！”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把他浑身上下捏个粉碎性骨折就可以了，打脸容易被看出来！”

“好兄弟，就这么办！”

“慕容悦，天杀的，你就损吧，画个圈圈诅咒你！”

冯夙此时已经有点后悔为什么要得罪这哥俩儿。要知道他们的父亲犯的可是“谋逆罪”，换句话就是连皇帝都敢杀，眼下四下无人，自己这几个手下不够慕容绝塞牙缝儿的，万一俩兄弟把自己大卸八块喂狼了……后果不堪设想。

“绝哥哥、悦哥哥，你们干什么呢？”

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这声音他俩听过无数次，除了彭城公主，没有第二个人说话能有这么好听。

“参见皇上、公主。”两兄弟一起躬身。

“唉，算了，又没外人，咱们随便说话。”拓跋宏也只有在几个同龄的玩伴中，才显出随性的一面。

来的人正是拓跋宏和拓跋嫣，刚才那悦耳的声音，就出自拓跋嫣

之口。

“冯夙，你又惹祸了吧？早就告诉你不要以少欺多，你又不听，早晚有天栽跟头！”拓跋嫣嗔怪道。

冯夙恶人先告状：“明明是他们欺负我，请皇上给我做主。”

“唉唉，行了，哪儿凉快赶紧上哪儿待着去，别耽误我们谈正事儿——”

冯夙的年纪虽然也和拓跋宏差不多，但仗着冯太后是自己的姑姑，张狂惯了，拓跋宏对他不甚喜欢。眼看着拓跋宏和慕容兄弟谈笑风生，自己根本插不进话儿，冯夙觉得待在这里也是自讨没趣，悻悻而退。

“这只鹰是你打的？”拓跋宏看着慕容绝的弓不胜赞叹。

自己的弓才有七斗，慕容绝和他年纪相当，却已经能拉开一石二的弓，不愧是将门虎子。

“还是个雏儿，要是能射到大雕才好。”慕容绝对自己的勇力倒不客气。

“看来今年的秋猎大赛，绝哥哥要勇拔头筹呢！”拓跋嫣看着慕容绝马屁股上挂着的飞禽走兽，不胜赞叹，“傥哥哥，怎么你一只也没打到？”

慕容傥的马屁股上光光，两手一摊，道：“谁说我没打到？我只不过还没开始发力而已。”

拓跋宏知道他跟在慕容绝后面只能捡漏，只是嘴硬，便道：“那你想不想超过你大哥？”

“当然想啊！”

“不如这样，我们比比，两个人一组，酉时在这里集合，哪组的猎物多，算哪组获胜！”看着慕容绝满载而归，也激起了拓跋宏的好胜心。

“这个……太欺负你们了吧？”慕容绝嘿嘿一笑。

(10)

“已经打到的猎物不算，我和慕容悦一组，你和嫣妹一组，这样就公平了。”拓跋宏分配得倒也合理！

“好耶！我和绝哥哥一组，”拓跋嫣拍手道，“哥哥，悦哥哥，输了可不许哭鼻子哟！”

“看你说的！我们又不是十岁的小孩子！”慕容悦道，“既然是比赛，总得有赌注吧？赌注是什么？”

“赌注嘛！”拓跋宏看见拓跋嫣对慕容绝一脸崇拜的眼神，忽然来了主意，“这样吧，你们哪个人赢了，我就把公主许配给谁！”

虽然年纪尚小，还听不懂男女之事，但是拓跋嫣还是脸上一红：“哥，你干嘛拿我说事？”

“女孩子嘛，早晚要嫁人的，怕什么！”拓跋宏看见两兄弟对此没有异议，大声道，“好，那就这么定了，咱们天黑在此，不见不散！”

拓跋宏说完，便和慕容悦朝东打马而去。

“绝哥哥，我们去哪里？”拓跋嫣作为资深“蕨根粉”，只需要听吩咐就好。

“东边有虎圈，我们也向东！”

虎圈，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圈老虎的地方。拓跋家族是鲜卑人，

生性喜猎，为了使打猎更有乐趣，专门从各地弄来十数头猛虎，放养在这片山林。每年秋猎，凡是有能射杀老虎者，基本都是当年的秋猎冠军。

慕容绝自幼臂力甚大，根骨奇佳，习武也比常人快上许多，从小便有勇武之名。只不过，这个勇武之名在没有实际战绩之前，也仅仅是被人说说而已，这情形就好比喜欢你一个美女，美女也喜欢你，但她就是不让你碰，你干着急也没办法，要是下手晚了，美女没准还被别人抢了去。秋猎冠军无疑就是这个美女，时时拨动着慕容绝敏感的神经，只不过冯太后担心他们的安危，不许他们靠近这片危险的区域。如今，既然皇上提出比赛，慕容绝心中的念头便被再次勾起，要是皇上和老二猎到了老虎，那自己岂不是还要再等一年才能正名？是以也顾不得那么多，朝着虎圈就策马而去。

虎圈并不大，方圆不过三四十里，放养十多只老虎其实并不合理，盖因老虎是独居动物，向来一山不容二虎，而这些老虎平时就被关在笼子里，只有像这样每年一次的秋猎，才会被放出来放放风。

不过这老虎也很郁闷，平时一关就是一年，缺乏锻炼骨质疏松，好不容易被放出来，还没来得急喘口气走两步，就碰上一群野蛮人骑着马拿着箭四处追杀，山中之王威风何在？百兽之首颜面何存？一来二去，这老虎就学乖了，碰到大队人马，老虎就各自逃命，遇到落单的人，往往就合力击杀。好在鲜卑人常年狩猎，知道老虎的习性，轻易倒也不敢落单。太上皇拓跋弘虽然率先冲入虎圈，大队人马旋即而至，并无危险，但慕容绝就不一样了，他猎杀老虎的心太急切了，根

本没去考虑这些，带着拓跋嫣一马当先就冲入虎圈。

这老虎一看，哟呵，挑衅！赤裸裸的挑衅！你们人多我还怕你，就这么两个孩子，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兄弟们都出来，开饭了！人马肉双拼！

慕容绝乍见老虎，还有几分兴奋，忽然发现数目不对，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我去，合著虎圈里一半的老虎都来了，自己这面子太大了，当即刷刷两箭，将最靠前的一只老虎放倒，带着拓跋嫣掉头就跑。

“嫣妹，快跑！”

慕容绝和拓跋嫣座下的都是日行百里的良驹，本来和这些老虎比赛跑还有得一拼，但是这些马平日里被保养得太好，吃饭是外卖洗澡时人工 spa 平时又是低头族，什么时候见过这阵势？俗话说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五只老虎跑得更快，当即拓跋嫣座下的白马就被吓瘫了，马失前蹄，好在慕容绝眼疾手快，他本来在拓跋嫣前面，调转马头后，跟在拓跋嫣后面，当即伸手一抄，直接将拓跋嫣拽到自己马背上，纵马狂奔，百忙中回头一看，只见三只老虎已经扑向白马大快朵颐，两只老虎依然对自己不离不弃，这份执着令人感动！说好的双拼就是双拼，自己点的外卖，再难吃也要吃完！

面对着两只老虎，慕容绝倒有些镇定了，自己是来干嘛的？不就是猎虎来的吗？刚才被五只老虎偷袭措手不及，眼下二对二，正好单挑，当即打马回头，对拓跋嫣说了一声“看好了”，只见慕容绝张弓，搭箭，一箭射出，正中最先一头猛虎的眉心。这虎骄横惯了，虽然脑

袋中箭有点儿晕，但跟喝了二两小酒一样，晕晕乎乎更兴奋，还是朝慕容绝奋力扑来，慕容绝一咬牙，将马往旁边一带，使出全身力气对着飞在半空的老虎肚皮就是一箭，一箭穿心！

拓跋嫣躲在慕容绝怀里，紧紧抓住缰绳，对刚才发生的一切看得真真切切，随着老虎啪叽一声趴在地上再也不起，慕容绝的形象在她眼中瞬间高大了许多，宛如天神一般站在四只老虎面前，威风凛凛。

且说拓跋宏和慕容悦一路向东，以他们二人的胆子是绝对不敢来虎圈的。

“皇上……”

“这里没人，叫我宏哥吧！”

“宏哥，我怎么感觉这场比赛咱俩要输呢？”

“为啥？”

“我哥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今天是奔着虎圈去的，万一他猎杀一头老虎，咱俩就是打一窝兔子也是白搭啊！”

“有道理，那你说咋办？”

“要不咱俩也去看看？”

“唔……咱俩也不能显得太胆小了，看看就看看！”

于是拓跋宏和慕容悦也来到虎圈。

@向上吧小流氓 2017-07-31 02:37:32

我他妈生在 80 年代都差点死掉，还好交了 300 罚款。草

恭喜这位道友渡劫成功！

@亮盾 pk 亮剑 2017-07-31 12:09:01

100年后你也死定了

感谢道友祝我长命百岁！

@雪漫飞鸿 2017-07-31 16:05:28

楼主写的小说，还是正史？

原创小说，欢迎关注哈

哈哈，刚看到帖子上了热帖榜，今天再更一章

(11)

太上皇今天打了一头大老虎，心满意足，正带着人准备回去开虎肉 party，结果看见儿子过来了，心下大喜：“小宏子，好样的，你爹我早就说带你一起猎虎，你偏不来，这下怎么想通了？”

拓跋宏知道父亲一向不喜欢慕容氏兄弟，也不敢将和慕容绝打赌的事告诉他，道：“早就听说虎圈盛名，今天想过来看看，这头老虎是爹打的吗？爹地威武！”

拓跋弘哈哈大笑：“晚上回去有虎肉吃了，这东西可是大补，虎鞭还可以……”拓跋弘忽然想到他还是小孩子，不应该说这些，干咳了两声，“哦，对了，你妹妹嫣儿呢？”

“嫣妹她……”拓跋宏没想到父亲会有此一问，随口道，“刚才好像看到她和冯夙在一起。”

“哼，”拓跋弘从鼻孔中表示了自己的轻蔑，“冯夙那小子，癞蛤

蟆想吃天鹅肉，你和嫣儿都离他远点，免得沾染晦气。”

“是，儿记下了。”

正说着，忽然圈中传来一声虎啸，拓跋弘吓了一跳，他回头问左右：“人都出来了么？怎么还有虎啸？”

右仆射穆泰神情肃穆道：“这啸声中饱含悲鸣，似乎尚有人在圈中狩猎！”

我去，啸声中饱含悲鸣这种事你都听得出来？不愧精通兽语，简直是人渣中的人渣！

“虎贲校尉检点随行人员，发现缺席立刻来报！其余人随我立刻前往查看！”

拓跋弘一骑当先，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直奔虎啸的地点而来。

当他们来的时候，简直都惊呆了，只见地下一片狼藉，两只老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身子下流出大片血迹，显然是没命了，还有两只老虎，一只独目，另一只眼上还插着箭杆，另一只身上插着好几支箭，只是每一支都不足以致命，两只老虎虎视眈眈地盯着一处洞口，发出悲鸣。

慕容悦的心直接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知道洞里十有八九是慕容绝和拓跋嫣。

“谁在洞里？”

拓跋弘看到这血腥的场面也是一惊。自己大张旗鼓，带着数百人费了半天的劲才猎杀一只猛虎，这人随随便便就杀了两只，看样子洞外的两只也受重伤，要是被他猎杀四只，自己这区区一只的战绩又何

足道哉？瞬间，刚才猎杀猛虎的喜悦化为乌有，他也想知道是什么人有如此勇力。

“父亲？”洞中传来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声。

“嫣儿？”

拓跋弘惊了，他看了儿子一眼，拓跋宏刚才说嫣儿和冯夙那小子在一起，难道这些老虎是冯夙杀的？这娘炮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练《葵花宝典》了吗？

“嫣儿，你和谁在一起？”

“我和绝哥哥！”

“绝哥哥？”拓跋弘还没把人物和名字对上号。

“是慕容绝。”

事已至此，拓跋宏知道再也瞒不住，索性说出实情。

“慕容绝？”拓跋弘对这小子当然有印象。黑得跟雷劈了似的，经常被太皇太后召唤入宫。知道他爹被自己所杀，每次见到自己的时候都是满眼仇恨。如果不是太皇太后纵容娇惯，自己早就把这黑小子踢回月球了。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敢带着公主私入虎圈？出事怎么办？他死了事小，要是嫣儿有什么闪失，自己如何向她地下的娘亲交代？

拓跋弘越想越生气：“大胆慕容绝，带公主以身涉险，该当何罪？”

“太上皇，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还是想办法救出公主。”穆泰进言道。

哦，也是，先得把嫣儿救出来再说！

听到拓跋嫣说话，拓跋弘知道她暂时没事，眼见这两头猛虎是绝佳的靶子，就将自己的弓箭交给儿子。

“小宏子，去救你妹妹出来！”

皇帝和太上皇狩猎，朝中文武重臣皆在，拓跋弘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你们不是觉得皇帝年幼吗？你们不是对皇上阳奉阴违吗？就让你们看看，我们拓跋家没有怂人！别说两只老虎身受重伤，就算万一有事，自己和这么多大臣都在，也不会让儿子吃亏，是以他才放心大胆地让儿子去杀虎立威。

拓跋宏虽然也是鲜卑血脉，但他刚刚出生便被立为太子，母亲亦因“子贵母死”的苛则早早离世，在他的成长记忆里，一边是雷厉风行的愤青爸爸，一边是阴沉刻薄的心机奶奶，他时刻想的不是如何表现自己争取荣宠，而是如何守成自保。是以性格中就多了几分谨慎，甚至显得过于老成。如今接到父亲扔来的这个烫手山芋，扔掉也不是，只好硬着头皮顶上。当即张弓搭箭，朝着独目的猛虎射去。

那独目猛虎歪头躲过一箭，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拓跋宏就是一张怒吼。武功中有一种叫狮子吼的究竟有多猛大家都不知道，但是眼前这老虎吼可是实打实的，对动物尤其有杀伤力！一些随从的战马已经被这一声吓得骨酥腿麻，当即有两个文臣直接从马上栽下。或许是拓跋宏胯下这批战马受到感应，竟然抬腿朝着独目猛虎走去，它想干嘛？施展美人计色诱？拜托，你俩不是一个品种啊！

坐在马上的拓跋宏急拉缰绳，大声呵斥，谁知这马反而受了刺激，直接朝着独眼老虎窜去，这一下可实在是出乎意料，连拓跋弘也没有

料到，等他反应过来，儿子的坐骑已经朝前面窜出两丈有余。饶是他大喊一声“保护皇上”，身后的众位大臣也是有心无力，也许只在他们抬起弓箭的刹那，皇上就已经送上人头了。

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拓跋弘发话，已经有一道人影像离弦的箭窜了出去，直奔猛虎，正是慕容悦。他心念大哥和公主，早就伺机而动，见拓跋宏吸引了老虎的注意，直接从侧翼偷袭，

慕容悦手上的是一把黄杨弓，对准两头猛虎扬手就是连发，身上中了许多支箭的老虎本来就已体力不支，被慕容悦补箭后，踉踉跄跄再也站不稳，一头栽倒下去，那只独目的猛虎却越发凶悍。

身为公虎的它体型硕大，貌似有五六百斤，却异常灵活，接连避开慕容悦两箭，竟然不顾送到嘴边的拓跋宏，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慕容悦就扑去。

慕容悦前几箭有备而发，老虎扑来，刚好他手中无箭，只好就地一滚，躲将开去。身后满朝文武大臣张弓搭箭，却是一个人都不敢发，皇上就在眼前，万一伤到皇上怎么办？那可是杀头抄家的罪名！是以一众文武大臣只能干瞪眼，就看着慕容悦和猛虎搏斗。

慕容悦没有他哥哥的力气，慕容绝尚不能一箭穿头，他更不能，眼见猛虎掉头又来，心下一横，发出一箭，射爆它的右眼，老虎只觉得眼前一黑，似乎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候，从洞中飞出一个人影，手上拿着割肉的匕首，对准失去双目的猛虎就是乱刺，猛虎疼得张牙舞爪，却看不到目标，众大臣趁机上前救回拓跋宏，再看出来那人，正是慕容绝。

@翹嘴昌魚 2017-07-3117:32:38

兩腳羊是什麼朝代??

就是這個朝代

@ywujun19692017-07-3117:34:09

@浮生若夢 87: 本土豪賞 1 根鵝毛 (10 賞金) 聊表敬意, 禮輕情意重

感謝土豪!!!

@花花世界謝 2017-07-3118:22:21

我是來打醬油的

歡迎醬油黨, 前面寫得比較中規中矩, 后面的会更好玩

@雪漫飛鴻 2017-07-3118:08:46

現在南北朝是個影視劇熱點

電視劇還沒想過, 先努力把小說寫完吧

@狀元不愛秀孜 2017-07-3119:44:30

決定跟了

感謝支持, 本人保證不做太監

@翹嘴昌魚 2017-07-3117:32:38

两脚羊是什么朝代??

@浮生若梦 872017-07-3117:40:55

就是这个朝代

@xuanyuanmaomao2017-07-3120:06:08

唐朝也有呀

嗯，从这时候起的

@认准一条道 2017-07-3116:49:57

写得太好了，很时代感，很幽默。

感谢支持！

@面具的爹 2017-07-3122:54:41

我以为写历史，原来是小说。

现在写南北朝历史的挺多，来换换口味吧

(12)

只见慕容绝脸上、胳膊上、腿上全是血迹，他挡在慕容傥前面，挥动匕首逼退猛虎。众位大臣这才反应过来，纷纷展示自己的骑射神技，刷刷刷一通乱箭齐发，将凶悍的独目猛虎击毙，一个个互相吹捧。

“太尉好箭法！”

“哎呀，老了，大将军也不错！”

“不敢当不敢当，还是世子年少有为……”

“爹，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哇……”

直到看到拓跋嫣从洞中被接出来，拓跋弘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多悬，就差一点，俯瞰万里河山、掌管千万百姓、麾下百万军队的北魏皇帝就命丧虎口。他不想是谁把拓跋宏送上虎口，也不想是谁救了拓跋宏，反倒怪罪其慕容绝来。

慕容绝，又是慕容家的！要不是你，我儿不会以身涉险，嫣儿也不会被困洞中！今天太皇太后不在，我就杀了你以绝后患！想到这儿，拓跋弘大喝了一声：“来人啊！将慕容绝绑了，就地正法！”

慕容绝虽然浑身是血，但大部分都是老虎的，他受的只是皮肉伤，要不是中途箭壶跌落，他也不至于躲在洞中。眼见兄弟为救自己舍身斗虎，自己便奋勇冲出，兄弟合力，总算保住慕容觉。谁知还没来得及庆幸劫后余生，拓跋弘一声令下，慕容绝便被绑了，这一下实在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爹，你干嘛要绑绝哥哥？”

拓跋嫣虽受惊吓，浑身上下却是半点伤也没有。看到这里，众位大臣都暗暗惊奇，想不到慕容绝小小年纪，一人勇斗四虎，还能保护住公主安然无恙，这份勇力，恐怕是我再年轻十岁也有所不及！

“慕容绝私闯禁地，连累皇上、公主涉险，其罪当诛！”拓跋弘怒气冲冲，他这气倒不是装的，慕容绝这厮武力值太彪悍了，才十来岁就连杀数虎，长大以后那还不是心腹大患？趁其羽翼未成，必须杀

之！

“禀父亲，”拓跋宏惊魂稍定，听说父亲要杀慕容绝，急忙帮他澄清，“是我和慕容绝打赌，让他进入虎圈的，这事和慕容绝无关。”

“哦？”

儿子这样说，这事倒不好办了。照此说来，慕容绝非但不是戴罪之身，而且还是拓跋嫣的救命恩人，这特么就比较尴尬了！

一时没了主意的拓跋弘干咳了两声。

“启禀太上皇！”冯夙那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

“有话快说！”

要不是看在他是冯太后侄子的份儿上，拓跋弘才懒得和他说话，言辞中丝毫不掩饰对他的厌恶，就差说出“有屁快放”了。

“彭城公主本来是和小臣约好一起狩猎的，一定是受慕容挑拨迫才被带到虎圈来，请太上皇明鉴！”

难得冯夙这小子说话中听一回！拓跋弘大喜！他知道今天当着满朝文武是杀不了慕容绝了，自己硬要颠倒黑白，定然失了民心，是以不等旁人说话，就将此事定了案：“慕容绝大胆挑拨公主，罪不可赦！但好在保护公主毫发无伤，亦算有功！功过不能相抵，死罪虽免，活罪难饶，即日起净身入宫，在崇光宫当差，不得有误！”

把勇武绝伦的慕容绝净身做太监，是拓跋弘忽发奇想，虽然有一个武力值如此恐怖的太监并非什么好事，但是只要他入了宫，到时候就随自己怎么摆弄，即便是随便找个罪名廷毙他，太皇太后也无话可说！想到这里，拓跋弘很是为自己的小机智点了个赞！

什么？让我做太监？

慕容绝没想到拓跋弘会玩儿这么狠！这不是要慕容家绝后吗？哦，对不起，忘了我还有一个弟弟，可是那又怎样，万一他以后出柜了怎么办？传宗接代的重任还不是落在自己肩上？拓跋弘，你跟我玩儿阴的！

慕容绝毕竟才十来岁，还体会不到拓跋弘背后的阴谋诡计，但他也知道当太监绝非好事！只是，眼下太皇太后不在，没有一个人能为他说得上话。这算什么？自己拼了命想证明自己是大魏帝国第一勇士，结果最后成了太监，早知道要争的是大魏帝国第一太监的名号，自己是说什么也不会进虎圈的！

“父亲，不可。”关键时刻，又是拓跋宏。慕容绝在心里感动得泪眼婆娑，还是未来的大舅哥好！

可不是么，无论将来兄弟俩谁娶了公主，拓跋宏都是绝对的大舅哥。

“为何不可？”

“儿与慕容绝的赌约分出胜负，按照约定，慕容绝当娶彭城公主，万万不可净身！”

拓跋宏在和慕容绝说赌约的时候，只不过是少年人的一句玩笑话，连拓跋嫣自己也没有当真。可是眼下慕容绝性命攸关，拓跋宏只好把这事儿提了上来，希望能让父亲收回成命。

拓跋嫣虽然对什么许配啊、驸马的懵懵懂懂，但也知道和自己有关，睁着一双大眼睛愈发好奇。

“胡闹！”

果然，拓跋弘听了之后怒不可遏！

“你们是怎么约定的？”

纵然想反悔，拓跋弘也要师出有名，毕竟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皇帝已经开了金口，覆水难收！

“儿与慕容绝约定，双方酉时比拼猎物的多少，猎物多者获胜！胜者即为彭城公主驸马！”

“哦，那慕容绝都猎了些什么呢？”

慕容绝从比赛伊始就深入虎圈，加上最先杀的一头猛虎，一共亲手猎杀三头猛虎。而拓跋宏、慕容傥组合靠着捡漏才猎杀一头伤重的老虎，胜负十分明显。

这是关系到皇家公主的终身大事，拓跋弘眉头微皱：“慕容傥射杀独目虎有目共睹，为何没有算上去？”

独目虎身遭万箭穿心，死在谁手里还真不好说，本来没有算给慕容傥，但既然太上皇发话了，就把独目虎算给慕容傥，这样，慕容傥和慕容绝的战绩是2:3。慕容傥知道，要是自己赢了，大哥就得当太监，当即上前道：“禀太上皇，臣甘愿认输！”

“认输？”拓跋弘眯着眼睛，“你是怕你大哥输了吧？难道你就不想娶彭城公主？”

慕容傥和拓跋嫣从小玩到大，也算青梅竹马，但要说娶亲的念头，还真没想过，毕竟年纪尚小。

“臣愿赌服输，不敢奢望。”

拓跋嫣虽然听得懵懂，也听出了慕容傥不愿意娶自己，她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无辜地道：“傥哥哥，你为什么不愿意娶我？嫣儿做错了什么吗？”

“娶不娶恐怕由不得你！”

拓跋弘紧紧地盯着慕容傥。

@平平淡淡就浪 2017-08-0109:07:27

还更吗？

每天都更，欢迎关注

@冰红茶、玄 2017-08-0109:51:53

楼主可恶。一天才写2章

哈哈，楼主努力中

@浮生若梦 872017-07-2909:57:00

(2)

也许就是这首歌，在另一个男人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这个人就是拓跋弘。

才十来岁的他或许还不懂得什么叫基情，但是他很明白慕容白曜曾经“背叛”过自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得贪婪我爱的懦弱——

所以每次见到慕容白曜，这个风一样的少年总是会想起乙浑，那个曾经想做王的男人。随着拓跋弘渐渐长大，慕容白曜愈来愈感觉到

后背发冷，仿佛有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上，随时会
斩落下来.....

@权颀 2017-08-0110:56:06

不是“参合陂”么。。。

已经过去好几十年啦

@晴山堂的游圣烟 2017-08-0110:08:02

每日一顶

感谢感谢！

@田冬 20142017-08-0111:02:33

写的真好，南北朝的文章看过不少，用白话文写的你不是头一份
但绝对是独一份！

我只能说你……有眼光！哈哈

@crazyxf0072017-08-0112:06:50

怎么就太监了，这么好的文笔可惜了。

楼主誓死不当太监

@姜文宣 2017-08-0112:14:56

北魏的皇帝都短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前六个里就有三个被杀的，一个身体不好的……

@zuonan7702017-08-0111:34:28

感谢感谢！

(13)

自从十四年前，拓跋弘听到消息说冯太后私育一子，便查无所获。后来听说慕容家生了两个儿子，结果这两个儿子一黑肤一白面，一个勇武一个文弱，无论从外貌还是内在，可谓是大相径庭。如今，随着两兄弟年龄渐长，拓跋弘愈发坚信他俩不是亲兄弟，依照性情来看，慕容绝是慕容氏所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毕竟慕容白曜也是赫赫有名的一代名将。而慕容傥白白净净，一看就是文弱书生，应该就是那个王肃之后。

虽说怀疑，但没有拿到真凭实据，拓跋弘倒也不敢断定，只是心中在想，不管这两人的爹地是谁，都必须除去，一个不留，自己不能在宏儿身边埋下两颗定时炸弹。虽说如此，却也要有先有后，慕容绝勇猛过人，宜先除之，剩下慕容傥慢慢再说。

打定主意，拓跋弘看了看时间，才申时一刻，距离酉时还有段时间。

“既然你们约定在酉时，那么就酉时再见，到时候胜负如何，立见分晓！”

拓跋弘现在铁了心要除掉慕容绝，不想给他任何口实。

“得想办法把这事告诉给太皇太后。”

拓跋宏跟在父亲身边，没有办法向慕容傥通风报讯。他看到拓跋嫣就在自己身旁，悄悄把脖子上的玉佩摘了下来，塞到拓跋嫣手里。

“嫣妹，你好像累了，回宫休息休息吧！”

拓跋嫣虽然不谙事务，但是冰雪聪明，她知道这玉佩是太皇太后赐给哥哥的，又见哥哥如此小动作，心里已经猜到八九分，伸个懒腰道：“是啊，打了一天猎，我就不陪你们了，父亲，我回去了。”

拓跋弘正想着怎么让拓跋宏反败为胜，随便答应了一声，道：“传令，驱出所有猛虎，不得有误！”

拓跋嫣知道自己心里的大英雄要被父亲办成太监，心急如焚，虽然此时她还不太明白太监究竟是个什么物种，但是也知道他们的地位和 9527 差不多，当太监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要不然哥哥也不会这么着急，连太皇太后赐给他的贴身保命的玉佩都拿了出来。她的小白马刚才被老虎大快朵颐，想起自己骑过的马中，似乎只有慕容傥的坐骑最听话稳当，当下便去找慕容傥借马。

慕容傥跟着大哥，一直来到虎圈外面的小树林，看到大哥情绪低落。

“大哥，别怕，一会儿我去求太皇太后，只要她老人家出马，太上皇不敢为难你！”

“拓跋弘，算你狠！老二，我问你一件事。”

“放心吧，我是不会和你争公主的！”

“不是，我是想问，你想不想给父亲报仇？”

“报仇？”

慕容悦惊了。

谁都知道慕容白曜是被拓跋弘所杀，为父亲报仇，难道是要杀了太上皇？

“我想了，要杀他，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慕容绝道，“平时咱们要接近他根本没可能，现在大家都在虎圈，你我手上又有弓箭，一箭射死他并不是难事！”

慕容悦倒吸了一口凉气：“大哥，射死他是不难，可到时候你我可就是真正的叛臣贼子了！”

“你怕死？”

“我不怕死，只是觉得这么做有些不值当。”

“为何不值当？”

“拓跋弘已经是太上皇，等皇上一天天长大了，明白了道理，总有一天会为我们的父亲正名，我们现在何必冒险呢？”

“拓跋弘处处针对你我，总之不杀他我难咽这口恶气！放心吧，我们藏在林子里，远远地给上他一箭，神不知鬼不觉！”

慕容悦摇头道：“我认为还是不要这么做，万一东窗事发，你我事小，母亲日渐年迈，难道你还要看她承受丧子之痛吗？”

“别废话，这件事，你就说你做不做？”

“大哥，别逼我，我是不会做的！”

“好，你不做，我来，就算是东窗事发，也是我一个人承担，到时候，你要好好照顾母亲！”

“大哥……”

不知为何，慕容悦觉得此时的大哥如此陌生，似乎成了另外一个人。

“老二，你的弱点就是太胆小谨慎，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不会像我一样到处惹祸！我走了！”

说完，慕容绝迈步朝前面的桃林走去，他也许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和弟弟的人生从此就天翻地覆，再也回不到从前。

@浮生若梦 872017-07-3022:40:03

感谢各位关注，是从舞文弄墨搬过来的，所以前面更新得多点，只要大家喜欢，我会继续努力

@凡事都喜欢研究 2017-08-0112:36:51

据说慕容少年时和他姐姐一起在床上伺候苻坚...小慕容功夫了得!!能写一下吗?嘿嘿

哈哈，这段历史在前面，不过后面有更刺激的，你猜猜是谁？

@彭志强彭塘 2017-08-0115:12:53

这样的文字看着舒服。

楼主快更新呀，我是看一次顶一次

感谢支持！

@白牡丹黑牡丹蚕 2017-07-3008:40:26

顶啊顶

@小小萧然 2017-08-0109:28:41

楼主，你的天涯等级是多少了呢

是问我吗？好像不是很高

感谢各位，今天在外面跑了一天，见了几个制片人朋友，回来了，继续更！

(14)

拓跋嫣就是在这个时候找到慕容悦，把拓跋宏的玉佩交给他看。

怎么办？怎么办？是去求太皇太后，还是阻止大哥？

很明显，求太皇太后肯定是来不及了，可是，也不能告诉拓跋嫣说我大哥要去杀了你爹啊！

必须阻止老大！丫儿太冲动！冲动是魔鬼！

慕容悦主意已定，把玉佩交给拓跋嫣：“嫣妹，你先去求太皇太后，我再去劝劝大哥。”

拓跋嫣接过玉佩：“好！”

“动手！”

两人正要分开，忽然，树林里刷刷刷闪出几道黑影，其中一道黑影一把抱住拓跋嫣，捂住了她的嘴，又一道身影直奔慕容悦，想要如法炮制，慕容悦虽然年幼，但自幼练习家传绝学慕容剑法，倒也有些根基，一个闪身避过来人，大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

那人一招扑空，倒有些意外。捂住拓跋嫣的人轻声道：“老姚，怎么连个孩子都制不住？”

这几个人穿的都是夜行衣，蒙着面，看不到脸孔，但是听老姚的声音比较沉闷，有点像在水中敲打破锣：“小子，你会武功？”

看到这几个人的装束，又想到这里是皇家猎苑，慕容倪已经猜出这几个人的身份。

“你们是刺客？！”

那个叫老姚的人嘿嘿一笑：“算你聪明，不过没什么用，乖乖跟我走吧！”

慕容倪想出声示警，可是对方欺身过来，他只觉得胸口前仿佛有巨石压来，压得自己透不过气。老姚伸出枯干瘦长的一只手，宛如闪电一般抓住慕容倪的胳膊，慕容倪再也无法挣脱，和拓跋嫣一样束手就擒。

慕容倪这才看清，来的人一共有五个，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兵器，杀气十足。

看到这两人衣饰华贵，擒住拓跋嫣的人疑虑一下：“你们两个，是什么人？”

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松开拓跋嫣的嘴。

“放开我，我是彭城公主。”

彭城公主？

这个身份在一般人听来可能是无比尊贵，但是那人却只是轻轻“哦”了一声：“我问你，你们的皇帝现在在哪里？”

“哼，你捏疼我了，不告诉你！”

拓跋嫣撅起小嘴。在她的记忆中，还从来没有人对她这般无礼，便耍起了小孩脾气。

那人见他粉嘟嘟的模样可爱，倒也拿她没办法。老姚松开捂住慕容佺的手。

“小子，敢叫一声，这小丫头可就没命了！”

老姚做手势在拓跋嫣的脖子上比划个斩的动作。

慕容佺心念电转，这几个人是刺客，或许可以救大哥，我只要把他们带到皇上身边，再出声示警，到时候正好阻止大哥出手，谅这五个人也抵不过近千人的宗子军。

打定主意，脸上神色就轻松了许多。

“我问你，皇帝在哪里？”

“在虎圈。”

“他身边有多少人？”

“一两个百人队吧。”

听到皇帝身边人少，老姚大喜：“尹香主，看来这次大事可成！”

尹香主正是擒拿拓跋嫣之人，只见他点点头，道：“胡狗害死了秦堂主，给秦堂主报仇！”

拓跋嫣拿眼瞪着慕容佺：“佺哥哥，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们？”

慕容佺假装“哎呦”一声，冲拓跋嫣眨眨眼，拓跋嫣似懂非懂，不再出声。

五个人带着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倒也轻松，尹香主和老姚一人负

责一个，朝前疾行，慕容悦只觉得耳边风声呼啸而过，显然这几个人轻功不低。

片刻间就进了虎圈，看到还没来得急收拾的老虎尸体，几个人都是大惊。

“胡人皇帝太血腥了，这老虎死得忒惨！”

再往里走，发现几个宗子军的游骑，几个人小心躲过，越往里走发现宗子军越多，老姚低声抱怨：“这他妈哪是一两个百人队啊，至少有一个千人队啊！”

说道这里，不禁瞪了慕容悦一眼，慕容悦嘴巴被布团塞住，也懒得找借口。此时的他也在四处查看，不知道大哥藏在哪里。

且说拓跋弘带上文武大臣和皇上，下令放出虎圈里剩余的所有老虎，逼着儿子一一射杀，这样一来，就算慕容绝把他杀过的老虎再杀一遍，也铁定是输了。输了比赛就意味着他娶不了公主，娶不了公主就得进宫当太监，当了太监就得被自己玩儿死，想到这里，拓跋弘神清气爽。

“酉时已到，传慕容绝！”

侍卫飞马而去，拓跋宏还在一边干呕。有生以来，自己好像连兔子都没杀一只，没想到一出手，就杀了六七只老虎，此时拓跋宏的内心是无法平静的。纵然是山中之王又能如何？命运还不是掌握在别人手中？

此时，尹香主五人带着慕容悦、拓跋嫣躲在距离大队人马前十余丈的桃林里，对眼前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没想到的是，在他们

身后，还藏着一个慕容绝。

原来慕容绝早早就来到桃林里埋伏，是以没有被人发现，他看见慕容傥和拓跋嫣被人绑架到桃林里，不由诧异。好在慕容傥发现了她，冲他轻轻摇了摇头，慕容绝会意，没有轻举妄动。

“禀太上皇，慕容绝不见了！”刚才出去的侍卫飞马来报。

“纳尼？”

拓跋弘大感气闷。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助儿子稳占上风，本以为慕容绝会认输伏法，谁知他竟然畏罪潜逃了，让自己的计划全部落空。

“给我查，就算翻遍整个鹿苑，也得把慕容绝揪出来！”

“喏！”侍卫应声而去。

“距离太远，得把胡人皇帝吸引到这边来。”

看着拓跋弘父子离这边太远，尹香主低声道。

“不如把这个公主放出去，给她下点儿料。”

老姚自以为天才般地想到这个馊主意，没想到却给自己的后半生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好主意！”

@爱了恋了爱寻 2017-08-0121:05:58

楼主的故事真丰富

楼主也很忧伤啊

@云台 28 将之首 2017-08-0106:03:16

生在汉武帝时代，死得更快。

其实那个朝代都挺快

(15)

尹香主当即解开拓跋嫣，放她出去。他和老姚共事多年，当然知道“下点儿料”是什么意思，他冲着那个瘦小的蒙面人微一点头，只见那蒙面人轻飘飘在拓跋嫣背后拍了一掌，象是把人往外推出。这蒙面人专练内家功法，内力阴柔至极，一掌打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事，实际五脏六腑皆为其所伤。

拓跋嫣突然没了束缚，大喊一声“哥哥”就朝前跑去，可是她刚跑出林边，就觉得天昏地暗，脚下一软，一头跌倒在地上。

拓跋弘父子、慕容绝、慕容傥都看到了这一幕。

拓跋嫣跌倒，无疑是那个蒙面人做了什么手脚，为了杀皇帝，竟然连八岁的孩子都不放过，想到这儿，慕容傥觉得自己的胸像要炸开一般，他浑身一用力，挣断了绑在身上的绳索，抓过老姚的手，一口咬了下去。

拓跋宏本以为妹妹回了方山，没想到竟然出现在这里，而且才跑几步就跌倒在地，生死不明，当即便朝着妹妹跑去。

拓跋弘虽然也觉得惊异，但他毕竟历经世事，知道越是有违常规的事背后越有蹊跷，急忙大声道：“宏儿回来！”

果然，拓跋宏才要跑到秘密身边，就听见树林里有人“啊”了一声。

这一声是老姚叫的，他被慕容傥突如其来咬了一口，情不自禁叫出了声。

听到树林里有动静，拓跋弘也顾不得自己的安危了，一边大喊“保护皇上”，一边自己抢先冲了出去！

眼前的拓跋宏虽然年纪不大，他可是整个大魏帝国的希望啊！不容有失！

树林里，一二三四，四道人影闪电般冲出，四把寒光闪闪的兵器对着拓跋宏就招呼过去，拓跋宏都吓懵了，什么时候见过这阵仗？眼见四把兵器举在半空，自己就要被乱刃分尸，忽然，当当当当四声金铁交鸣的声音过后，四把兵刃在空中都失去准头。

“宏儿，快跑！”

听到父亲的喊声，拓跋宏惊魂稍定，不顾一切从四把兵刃下逃回，朝着拓跋弘跑去。

尹香主惊骇莫名，他朝着地上看去，只见地上躺着四只雕翎箭，方才当当当当那四响，便是箭打在兵器上的响动。以自己的功力，原本不至于被箭射中就失去准头，岂料对方劲力甚大，自己又没有准备，这才着了道。可是他明明记得自己身后没人，只有一个慕容傥还被绑着，手边更没有兵器，直到他回头，这才看到草丛里站起一人，是一个黑如炭火的少年，那少年拿着一只劲弓，张弓搭箭，直奔自己而来。

桃林里，慕容傥死死缠住老姚，但终究是敌不过老姚，反被他制住，连打带踹。

“小子，你敢咬我！”

“咬死你这王八蛋！”

两人正纠缠着，老姚忽然看见慕容绝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吓了一跳：“怎么又冒出来一个？”

但是慕容绝并没有看他，因为他看到，距离自己六七丈远，拓跋弘已经冲了过来，他是来救自己儿子的。

绝佳的机会！

慕容绝想这一刻已经想很久了。自从他出生就没见到父亲，小时候跟同龄人一起玩耍，总是被莫名嘲笑，说自己是“逆臣之子”，回家问母亲，母亲流着泪告诉他，父亲被太上皇杀了。从那一刻起，他心里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等他年纪大一点了，也慢慢知道参合坡之战，也知道了大魏帝国其实是在吞并大燕国的基础上建立的，国恨家仇，让他对这个太上皇充满仇恨。每次在宫里和拓跋弘偶遇，他都会紧紧地盯着他，想象着让他血债血偿，可是毕竟两人的差距太多，自己根本没有机会。

如今，等了多年的机会就在眼前，以这个距离，自己连老虎都能射杀，何况是人？

所以，慕容绝没有丝毫犹豫，抬手一箭，直奔拓跋弘。

拓跋弘是幸运的，因为慕容绝一箭本来瞄准的是他的心脏。一箭穿心，中者立毙。

可是刚好他弯下腰准备去抱他的宏儿，这一箭，就结结实实射在他的肩胛骨上。

“啊哟！”

好熟悉的感觉，好熟悉的力道！

走过这么多年，还是忘不了这酸爽——妈的，谁射我？

尹香主更诧异了。黑面少年四箭连发，从刀口下救了拓跋宏，本来以为他是敌人，谁知道他竟然一箭射伤太上皇，这人究竟是敌是友？

来不及让他细想，气势汹汹的宗子军就已经冲了上来。

皇上遇险，这就是宗子军的失职！太上皇遇刺，虎贲校尉的官职肯定是保不住了！要是太上皇伤重而死，估计在场的侍卫大多数都要一起陪葬！

知耻后勇，宗子军像发了疯一样，潮水般包围住四人，铁壁铜墙，那四人就是铜浇铁铸的也别想活着出去！

尹香主见被重重包围，倒也还镇定，他此行本就没抱着希望活着回去，大声道：“兄弟们，今天虽然没有杀了胡人皇帝，但也重伤了他们的太上皇！我也算是给秦堂主报仇了！”

其他三个黑衣人受他影响，振臂高呼，士气大振。

“北戮胡狗，南屠夷猪。还我华夏，唯我风巫！”

更正一下，拓跋嫣是十一岁不是八岁，因为楼主还没有来得及校对，大家体谅

@青梅煮酒 19702017-08-0123:01:18

@浮生若梦 87：本土豪赏 1 根鹅毛（10 赏金）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

谢谢老板！

(16)

可惜这掷地有声的声音，转瞬就淹没在一片刀剑的碰撞声中。

“树林里还有刺客！”

拓跋弘忍着肩膀上的疼痛，大声呼喝。方才他在抬起头的那一刻，已经看到拿着弓箭的慕容绝。

虎贲校尉带着百十人直奔树林而来！

老姚知道事情不妙，返身就跑。这时候，顾不得什么江湖道义了，尹香主他们能保个全尸就不错了，总得留个活人带口信儿回去吧？不然谁知道威震天下的太上皇是被我们刺杀的？

坏人总有安慰自己的理由，可是慕容佻不想给他这个机会！

“别走！”

慕容佻紧紧抓住老姚，他是伤害拓跋嫣的罪魁祸首，不能让他跑了！

“小子，别缠着我！”

老姚拼命想甩掉慕容佻，可是慕容佻象是膏药一样黏在身上，“再缠我可就不客气了！”

老姚抽出背上的大刀。

慕容绝看到弟弟在一边和老姚纠缠，可惜没等他出手帮忙，宗子军就呼啸而来。

“跑！”

慕容绝朝着弟弟大喝一声。

他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刺客在前，自己在后，

就算慕容傥没有出手，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以拓跋弘的性格，必然将兄弟二人一起问罪。

刷刷刷几箭，跑在最前面的御前侍卫接连倒下，宗子军攻势为之一顿，慕容绝伸手入箭壶，拔了个空，糟了，没箭了！

老姚已经趁着这个空当挣脱慕容傥，大步流星朝着林子后面跑去，慕容傥咬紧牙关，紧追不舍。

这片桃林在虎圈的边缘，平日为了防止老虎逃脱，虎圈的周围不是两人多高的倒钩栅栏，就是断崖、沟壑等天然屏障，老姚跑的方向，正是一处断崖。慕容绝虽然知道是绝路，但是别处也无路可走，只能随着老姚和慕容傥，来到一处断崖之上。

“操，没路了！”

老姚才发现身陷绝境，顿时绝望。

“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报应不爽！”慕容傥恨恨道。

“小子，说什么风凉话？”老姚看见慕容绝惊天一箭，射倒拓跋弘，又见他和慕容傥一伙，也晕头转向，“你们两个，到底是哪伙儿的？”

“我们哪伙儿都不是！”慕容绝道。

“大哥，他伤了嫣妹，杀了他给嫣妹报仇！”

想到拓跋嫣遭人暗算，生死不明，慕容傥就更加气闷，但是此时，慕容绝想的却不是这些。

“老二，”慕容绝看了一眼绝壁之下，是湍急的河流，“我是没有

回头路了，那一箭是我射的，拓跋弘看得清清楚楚，你不用陪着我。”

“老大你说啥呢？咱们一起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分开过？”

“这次不一样，我犯下的是杀头的死罪，搞不好全族都被株连，咱们分开后，你也别回家了，各自逃命去吧！”

“那母亲怎么办？”

“是我不孝，害了她老人家！”

“……”

“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咱们俩分开，活命的机会还大一些。”

慕容傥知道大哥不是危言耸听，在历朝历代，刺杀皇帝都是诛九族的大罪，慕容白曜是因为没有真凭实据所以只身赴死，现在兄弟俩犯下的可是实打实的罪名，差点当面射杀太上皇，大魏上下肯定是全力通缉！河边这一别，搞不好就是永别了！

“当啷”一声，慕容傥把拓跋嫣交给自己的那块玉佩砍为两段。

“这玉佩咱俩一人一半，万一日后还能相见……”

慕容绝接过半边玉佩：“老二，保重！”

“大哥，保重！”

就在这时，身后的宗子军已经追了上来，虎贲校尉一声令下，几十名弓箭手张弓搭箭，乱箭齐发。

“跳！”

慕容绝大喝一声，三个人影拔地而起，噗通通如飞蛾投火般跌落悬崖，坠入河中。

慕容傥不习水性，落入水中挣扎了几下，呛了几口黄汤，头脑中昏昏沉沉，愈发不省人事，便在水中飘飘荡荡，随波逐流。

也不知过了多久，感觉脸上黏黏的，似乎有什么热乎乎的东西在舔，慕容傥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一只黄狗，在自己脸上肆意挥洒着热情。

这是哪儿？

慕容傥扑棱一下坐起，只感觉头昏脑涨。按照正常的剧情，我现在不应该是躺在某位小姐的闺房里吗？还有个美丽俏皮的丫鬟喂我喝参汤，然后小姐发现我是忠臣之后，私定个终身啥的，为什么现在毛都没有？对不起，阿黄，我没说你！你还是有毛的！

他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大殿上，面前是燃烧的火堆，身后是一尊佛像，两旁矗立着金刚，手拿降魔杵，面目狰狞。

这应该是一座寺庙。虽然看不出时间，但从火堆来看，似乎应该到了晚上。

慕容傥掉的河是如浑水支流，恰好流经平城。如浑水穿城而过，在他的印象里，河边只有两座寺庙，一座是皇舅寺，一座是永宁寺，可无论是哪个寺庙，都说明慕容傥正在城里。

白天发生的一幕幕在慕容傥脑中乱成一团，等他理出头绪，才猛然惊觉自己已经从南乡公二公子变成刺杀太上皇的通缉要犯。慕容傥简直不敢相信！

我会不会是在做梦？不如再睡一会儿，也许醒了发现我正躺在自

己家床上，洪伯还会叫我起床练功，大哥依然拎着木剑和我比武，虽然自己从来没有一次打赢过他。然后去给母亲敬茶，请安，两兄弟趁着老夫子打瞌睡的时候，悄悄溜出院子猎狐打鸟，好不快活……

可是当慕容傥再次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是在这大殿，没有大哥，没有洪伯，没有木剑，没有下午茶，有的，只是一块残缺的玉佩，本来刻着“皇兴”两个字的玉佩，现在只剩下一个“兴”字。

他想起了在峭壁上和大哥诀别，想起了拓跋嫣倒在虎圈的桃林边，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让他感觉欲哭无泪，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

在这一刻，慕容傥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除了眼前这条黄狗，毫不嫌弃地舔着他的脸。

@1 尽 shi 侯 2017-08-0123:41:41

楼主晚安，明日继续。

感谢这位道友

(17)

忽然，殿外传来两个人的说话声，

“那小子醒了吗？”

“他呛了很多水，恐怕还没有！”

慕容傥一听这声音，十分熟悉，竟然是老姚。

“他是什么人？有用吗？”

“这小子和胡人的公主在一起，应该也有点身份，我就想着先抓

回来等卫副堂主发落了。”

两个人的声音由远及近，似乎正朝这边走来。

想到是老姚和他的同伙，慕容傥赶紧一头栽倒，继续装晕。等他刚刚躺下，两个人已经进了大殿，慕容傥眯着眼望去，只见是老姚陪着个黄脸大汉。黄脸大汉脸上胡须甚密，身形雄壮，看起来颇有威严。

老姚走到慕容傥身边，推了推他，慕容傥纹丝不动。

“北马南舟，说得真是一点没错，这胡人还真是旱鸭子，落到水里就完！”说话的正是老姚。

“只有你一个人回来了？”

黄脸汉子朝四处看看，并没有发现熟悉的身影。

“卫副堂主，本来我深陷重围，浴血奋战，应该和兄弟们一起同生共死，但是尹香主说我们不能就这么死的不明不白，所以就让我杀开一条血路，回来给兄弟们报讯。”

慕容傥闭着眼，虽然没有看到老姚的表情，但是听他语气，这话说得十分诚恳，感觉就像真的一样，不由心道：“说得大义凛然，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家伙见到侍卫掉头就跑，根本都没有交手，哪里来的杀开一条血路？”

“那胡人的太上皇是谁射伤的？”

“是我！”老姚大言不惭道，“他们太上皇见我跑了，紧追不舍，当时我手中没了兵刃，顺手夺过一张弓，回手就是一箭，没想到，还真射中了！”

慕容悦暗骂了一声不要脸，那一箭明明是大哥射的，却被这家伙抢着往自己脸上贴金。

“姚西兄弟，不愧是我们赤云堂的好汉！回头我一定上报，重重赏你！”

姚西干笑两声：“那自然是多谢卫副堂主美意，不过咱们没了堂主，不知道该上报何人？”

黄脸大汉倒不以为意，小声道：“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我当了堂主呢？”

“卫副堂主劳苦功高，功昭日月，说句心里话，你在我心中早就已经是堂主了！”

姚西的这一句马屁拍得黄脸大汉十分舒服：“你放心，只要我当了堂主，这尹香主的位子就由你来坐，以后赤云堂，还不是我们兄弟俩说得算？”

两个人干笑几声。

“姚副香主，谁让你们去刺杀胡酋的？”

两个人正低声笑着，忽然，一个女人的声音飘进耳朵。在慕容悦的印象中，除了拓跋嫣，还没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有这么好听。他偷偷张开眼角，看到一个风姿绰约的美丽妇人从外面走进。

糟了，怎么又来了一个同伙？慕容悦暗叫一声不好。

“安旗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赵副香主见有人进来，立刻换了一副嘴脸，一脸的正气凛然，完全没有了刚才低笑时的猥亵，“我们风巫誓杀胡人，刺杀胡酋有什么不对吗？”

那个安旗使虽然年近三十，可是眉宇间少了几分少女般的娇憨，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雍容和自信：“刺杀胡酋固然不错，可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这么说，姚西兄弟箭伤胡人的太上皇，九死一生逃了回来，难道还错了吗？”

黄脸大汉面色阴沉道。

“卫青衫，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安旗使见他说得冠冕堂皇，忍不住怒气飙升，“秦堂主现在胡人手里，你这个时候刺杀皇帝，不是摆明了要借刀杀人吗？”

“安若素，你……好大的胆子，敢污蔑本堂主！”

卫青衫也勃然大怒，场面一度十分紧张。

“安旗使，卫副堂主，息怒，息怒，”姚西赶紧圆场道，“大家都是赤云堂的兄弟，有什么话好好说，别伤了兄弟间的和气！”

“和气？哼！”安若素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道，“卫副堂主要真是有好心，应该跟我亲一起去劫狱，而不是去帮倒忙！”

安若素这句话恰好说中了卫青衫的心事。

他们赤云堂属于风巫门下，是七个堂口之一。卫青衫在老堂主还在的时候就是副手，本来老堂主过世，卫青衫以为继任的堂主会是自己，结果总舵空降来一个秦望离，自己又成了千年老二。

这秦望离年纪和自己相当，如果不出意外，在堂主的位子上干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也就是说，他卫青衫再想往上攀爬一步，肯定绕不过秦望离这座高山，除非秦望离死了或高升。秦望离正值壮年，突

然暴毙的可能性不大，赤云堂又远离总舵，立功高升的几率也几近于零。本来卫青衫正自烦闷，可能这辈子注定自己把冷板凳坐穿，忽然听说秦堂主在平城被大内高手给阴了，自是喜出望外。

拼着一口气回来报信的兄弟还没说明白情况就吐血挂了，所以秦望离究竟是死是活没人得知，于是，赤云堂在营救还是报仇这两个方案的选择上就尴尬了。

作为秦望离的妻子，安若素是倾向于营救的，毕竟依照秦望离在江湖上的地位，如果是死了，肯定有消息传出，击毙他的大内高手或赏或升，总不至于一声不响。但以卫青衫为首的报仇党，却认定堂主遇害，于是才有了尹香主虎圈一行。

“如果安旗使认定秦堂主没死，请拿出证据来，否则兄弟们给秦堂主报仇，我认为理所应当！”

卫青衫说出这话，安若素也没了脾气。

自从得知秦望离被秘密关押在天牢，安若素亲自带人劫牢三次，但是对方知道秦望离的身份地位，早就加强防范，连大内第一高手高崇虎都亲自坐镇，安若素没有讨到半点便宜，不但连秦望离的面都没见到，反而折损了几位高手。虽然说对方越有准备越说明秦望离还活着，但毕竟没有真凭实据，是以谁也说服不了谁。

“要不这样吧！”姚西眼珠子一转，似乎又有了主意，“我捉到的这个小子是胡人公主的相好，不如我们派他回去打探一下消息，秦堂主到底是死是活，然后再做定夺！”

对于这个方案，卫青衫和安若素都表示同意，于是慕容倪在姚西

的暴喝声中惊醒，晕头转向道：“我在哪里？发生什么事？”

姚西二话没说，捏开他的嘴，就给他塞了一颗药丸。

“小子，我刚才跟你吃的是剧毒之物，七日断肠散！如果你不听我们的话，七天之后肠穿肚烂，死无全尸！”

“嗬嗬，这药还挺好吃的，还有么，再给我来一颗！”

“……”

@烘干机成功抠 2017-08-0210:54:39

穿越剧看多了吧。。。~~~

谢谢，本人从来不看穿越剧

其实楼主想写的是一个武侠故事，既不是yy，也不是穿越。楼主虽然是一名编剧，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寻秦记》还是《步步惊心》从来没看过一集以上，如故有相似之处只能说是巧合了，楼主也不想啊，楼主也很绝望啊！

@lnxer2017-08-0211:41:52

南北朝一直是我历史常识中最缺少的一块。感觉没什么好讲的。

楼主最喜欢的历史是三国，不过要说丰富性南北朝还是相当精彩的，悲情帝王苻坚、功盖诸葛的王猛、一带战神冉闵、将星云集的慕容家族，这是前期的，中期的如灭了6个皇帝的刘裕、一统北方的拓跋焘、名将如云的两次南北大战，到后期就是六镇兵变、武川家族崛起、高欢宇文泰争霸，个人还蛮喜欢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在历

史书中看他没感觉,可是看他的奋斗史简直就是屌丝逆袭,相当励志!

@小阿星阿肆 2017-08-02 11:57:17

等更好辛苦

哈哈,下午再更一章,感谢支持!

@lnxer2017-08-02 11:41:52

南北朝一直是我历史常识中最缺少的一块。感觉没什么好讲的。

@浮生若梦 872017-08-02 11:53:59

楼主最喜欢的历史是三国,不过要说丰富性南北朝还是相当精彩的,悲情帝王苻坚、功盖诸葛的王猛、一带战神冉闵、将星云集的慕容家族,这是前期的,中期的如灭了6个皇帝的刘裕、一统北方的拓跋焘、名将如云的两次南北大战,到后期就是六镇兵变、武川家族崛起、高欢宇文泰争霸,个人还蛮喜欢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在历史书中看他没感觉,可是看他的奋斗史简直就是屌丝逆袭,相当励志!

@lnxer2017-08-02 14:32:13

应该是这段时期没有大一统,所以关注少了。有必要补充一下认识了。

一起学习!

(18)

大内总管高崇虎最近比较郁闷，十来天前，自己得到线报，风巫赤云堂堂主秦望离坐镇平城，意图不轨，他当即亲率大内十七名高手前往围追堵截，终于把秦望离堵在客栈，当夜一战，击毙赤云堂两名好手，自己也损失了三个兄弟，还有六七人重伤，虽说代价有点惨重，但总算生擒敌首。

不料之后，自己就处处陷入被动。赤云堂旗使安若素数次劫牢，妄图救人，虽然自己严加防范，又亲自坐镇，但手下十七人又损失四五个，等于自己这一役，将大内十八高手的老本拼掉了一半多，最后活着的连重伤的算一起才不到十人，可谓损失惨重。

眼看得这边脱不开身，皇帝秋猎又要护驾，想到往年秋猎基本上风平浪静，他便派了几个受了轻伤的手下过去看场子，孰料尹香主刺杀皇帝，制造了个大动静，伤了公主不说，还伤了太上皇，就算自己力擒秦望离，功大于天，此时只怕也难逃其咎，因此，听说太皇太后召见自己，高崇虎尤感背上发凉。可是又能奈何？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这事躲是躲不过去的。

冯太后住在东宫，高崇虎来的时候，拓跋宏正在回报彭城公主的病情。

“还是没有好转？”多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阴谋暗算，冯太后已经养成处变不惊的习惯。

“嫣妹自从受伤之后，就一直昏迷不醒。太医昨日用过药，说只能保住一时，要想根治，并无办法。”

“这孩子，也是命苦。”冯太后在宫中并无子嗣，虽然拓跋嫣不

是其所出，但冯太后是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机灵懂事的小丫头，“太医如果没有办法，就悬赏天下名医，有能医好公主者，官升三级，良田千顷，赏银万金！”

“是。”

高崇虎立在一边，静静等冯太后和皇上说完，冯太后才对他开口。

“刺客捉到了么？是什么人？”

高崇虎冷汗直冒，道：“回太皇太后，从昨天发现的几具尸体看，刺客是风巫无疑，只是风巫一向行踪诡异，飘忽不定，目前尚未没有线索，不过臣已经下令严查，如果有包庇、窝赃者，与刺客同罪！”

“哦？那么这事，为何又和慕容家的两位公子有关？”冯太后这才问出她心中的疑虑。

“据太上皇说，射伤他的正是公子慕容绝。”

高崇虎回答得小心谨慎。他知道慕容兄弟在冯太后眼中得宠，便来个迷糊两可。

“太上皇亲眼所见？”

“正是。”

“当时谁在太上皇身边？”

“只有皇上一人。”

“宏儿，我问你，你见到是慕容绝箭伤太上皇了么？”

冯太后盯着拓跋宏道。

见到还是没见？

拓跋宏当时身处乱刀之下，差点被乱刃分尸，是慕容绝连出四箭

将兵器崩开，救了自己。但是随后那一箭，他也是见到了。

慕容绝，你为何要这样做？如果我说见到，你们两兄弟和满门老小必然不保，可是要说没见到，似乎又说不过去。

“孩儿不知，孩儿当时过于慌乱，只顾逃命。”

既不是见，也不是没见，而是不知。

“那慕容悦在场么？”

“孩儿并未见到慕容悦。”

拓跋宏说的这句话确是实情，慕容悦始终在林子里纠缠姚西，并未露面。

“是这样啊……”冯太后似乎稍稍松了口气，“太上皇在虎圈猎虎一天，过于劳累，莫不是看花了眼吧？”

“似乎、也许、好像、大概……有这个可能！”

高崇虎顺着冯太后的意思揣测道。

我就说么，王郎一生儒雅，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孩子？听说两兄弟跳进河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要是万一有一个好歹，我怎么向地下的王郎交代？拓跋弘啊拓跋弘，我已经忍让你让得够了，何苦要步步紧逼，让我留在这世间的最后一点骨血也不得安生？他就那么不入你的法眼吗？

“摆驾，去崇光宫。”冯太后道。

自从当上太上皇后，拓跋弘就搬进了崇光宫。太武帝信道，拓跋弘信佛。只不过自从他搬进崇光宫以后，冯太后一次也没来过。听说太皇太后亲临，拓跋弘不感意外。

也是，自己逼得他儿子跳河，她焉能不管不问？虽然她从来没承认过自己有儿子。

可是，那又如何？慕容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射了自己一箭，其罪当诛，自己已经下令将慕容一家阖府老幼下押天牢，就等捉到那俩小子一齐问斩！就算你是太皇太后，也绝没有理由让我宽宏大量，既往不咎吧？

是以拓跋弘心中了无挂碍。

“参见太皇太后。”

“我儿身上有伤，快起来罢。”

拓跋弘在躬身施礼的时候，又牵动了肩膀上的伤口，忍不住皱了皱眉。他这倒不是装的。慕容绝那小子太有劲，一箭射穿了自己的肩胛骨。本来他也怀疑自己是看花了眼，慕容绝再犯浑，也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刺杀皇帝吧？但是这份力道，让他相信了，除了慕容绝，没有第二个人能使出来。

他看着落座的冯太后，忽然感觉有点奇怪。不是因为他旁边站着高崇虎，而是自己这么多年来，似乎从来没见过冯太后笑过，怎么今天冯太后容光满面？

“我儿伤势如何？”

“还好，除了疼点儿没毛病。”

“这是我从美国进口的大力丸，你们没事嗑两粒，补补身子。”

“多谢太皇太后赠药！左右，拿去扔了！”

“我儿最近睡眠如何？”

“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哦，那睡眠质量是相当优质了！”

“哪有，经常半夜醒过来，哭一会儿接着睡。”

“……”

拓跋弘本以为冯太后会问慕容绝和慕容悦的事，自己心中早就想好了对策，岂料她聊的全都不痛不痒，尽是一些吃喝拉撒。倒让他始料不及，准备了一肚子话，结果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

冯太后就这样走了。

纳尼？

就这样结束了？难道她放弃救自己的儿子？还是我错怪她了，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儿子？诶，不对啊，太皇太后走了，高崇虎怎么还在这里？太皇太后，这人是不是你丢的——

@洒家是妖怪妖举 2017-08-02 15:26:24

楼主加油啊，快点写，不要太监，帖子就不会沉了！

楼主玩命更新中

@雪漫飞鸿 2017-07-31 16:05:28

楼主写的小说，还是正史？

@浮生若梦 872017-07-31 16:26:55

原创小说，欢迎关注哈

@lawageqie20082017-08-0210:27:06

楼上的楼上，哪有什么正史，野史也许还有一半的可信度。出版的
的正史嘛，借用一位名人的话：可信度不足百分之一。

绝对的，越往前的越无法考证

@一不小心毁三观 2017-08-0215:51:00

南北朝时汉民被日成狗。

战争年代最惨的就是老百姓，少数民族也没好哪儿去，羯族都被
灭族了

@wbovsj53154842017-08-0220:58:42

楼主，赶紧更新啊，太好看了，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牛铁了啊

感谢支持！

@看贼挨打 2017-08-0223:28:55

生在和平年代死的人比南北朝的总人口都多你信吗？小屁孩。

嗯，回头我再写个生在和平年代你就死定了，你再告诉我生在南
北朝就不会死吗？

(19)

慕容儼本不畏死，想到自己三天前还鲜衣怒马，和大哥一起仗剑
行猎，与皇上、公主一起谈笑风生，结果现在成了丧家之犬，全城通

缉。街头上贴满了统计自己的告示。要不是他自己小心些，方才险些被看榜的士兵当场捉拿了。

可是转念又想，大哥、拓跋嫣生死不明，家中老母不知会遭何变故，自己一死事小，让牵挂他的人遭到连累担惊受怕，又于心何安？是以便回家看看。结果还没进门，就看见府上大门紧闭，门上贴着封条，不用问就知道怎么回事，谋逆大罪株连全族，肯定是被抄家了。

想到上了年纪的老母，慕容傥心中不忍，纵使我死，也要救出母亲，只是，该怎么救？自己不是黑社会，劫牢反狱的本钱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见皇上，皇上看在旧日的交情上，或许会网开一面，对，就去见皇上。可是，怎么进宫呢？

还是高聪这小子有办法，给自己弄了一身宫里的衣服。

高聪他爹是大内总管高崇虎，江湖人称鬼虎神魁。叫他鬼虎并不是因为他名字里有一个虎字，而是称赞其虎爪功独步武林，神魁却是称赞他轻功高超，形如鬼魅。身为大内总管，没有两把刷子还真镇不住一众高手。高聪这小子师从他爹，这辈子最大的指望就是继承他爹的位子，成为总管二代，是以没事就进宫找他爹。一开始，大内侍卫见他年纪小，就逗他，每次都要弹他的丁丁才放他进去，结果高聪以为每次进宫必须要弹丁丁，吓得好久不敢往宫里跑。直到他遇到慕容绝和慕容傥，这才知道原来不弹丁丁也是可以进去的。他鼻涕一把泪一把把这事告诉他爹，害得那些欺负他的侍卫一次性把欠了他一年的丁丁全还了回去，还留出了明年的富余，据说高聪的弹指功比虎爪功练得好，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高聪跟侍卫们很熟，跟慕容兄弟更时常切磋武艺，混进宫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但他也听说了外面的风声，也不敢大张旗鼓：“儁哥，我相信你，但我只能帮你道到这里了。”

高聪把混进宫里的衣服往外一拿，慕容儁一看，好么，是套官女的衣服。

“就没别的衣服了吗？你昨晚是不是又偷看宫女洗澡了？”

“儁哥，看你说的，我哪能大晚上的干那事儿啊？——一般都是白天干的。”

事已至此，也由不得慕容儁挑三拣四了，宫女就宫女吧，至少比太监强。

“等等，能不能带我先去看看公主？”

慕容儁从高聪嘴里得知自己的家人暂时被收监，便想到那天公主生死不明。

“公主是救回来了，不过这病……唉。”

当慕容儁见到拓跋嫣的时候，他感到很自责。

拓跋嫣躺在床上，还在昏迷中，不过看脸色煞白，毫无血色。也不知道尹香主的手下用了什么阴毒的武功，让原本一个活力四射的小姑娘看起来如同日渐枯萎的花朵。要不是那天自己带尹香主他们去虎圈，嫣妹也不至于……

想到这里，慕容儁忽然心生怨念，尹香主他们为了救人不惜伤害嫣妹，我又凭什么帮他们？嫣妹被害得这样惨，不管怎么说，这仇一定得报！

正胡思乱想着，忽然听见外面有脚步声，慕容傥想躲，可是为时已晚。他忘了自己身穿宫女服。高聪因为身份不能进来，屋里只有慕容傥一人。

“公主喝过药了么？”

是拓跋宏的声音。

“皇……”

慕容傥很惊喜，本想出声相认，结果一回头，发现冯夙也在，这一下大大出于忽意料之外。想到现在是敏感时期，而自己这事又过于机密，慕容傥急忙掩口，点了点头。

拓跋宏没注意他，倒是冯夙看了他两眼：“新来的？”

慕容傥低头默认。

拓跋宏走到床边，拉着拓跋嫣的手，泪如雨下：“嫣妹，你知道吗？父亲他……”

就在几个时辰前，拓跋弘被发现死在鹿野浮屠。据说他死的时候正在拜佛，走得异常平静。大臣中虽然也有人怀疑太上皇为何离奇暴毙，但这话终究不敢说出口，人人都知太上皇和太皇太后面和心不合，说了这话就等于质疑冯太后，谁也不会为了一个过气的皇上去得罪当朝权贵。

想到拓跋嫣加入有一天醒来，发现父亲已经不在，不知会有多伤心。

“皇上节哀，生死由命，天道循环，谁也不能幸免。”

拓跋宏擦了擦眼泪：“如果公主醒了，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她，免

受刺激。”

“喏。”

“皇上！”

正在这时，虎贲校尉拓跋龙兴急忙来报。他行色匆匆，完全忘了通报礼仪。

拓跋宏身边的人基本都是冯太后嫡系，像这个冯夙，整天黏在皇帝身边，说是陪读、陪玩、陪游，其实就是全天候监视，像拓跋龙兴一样向帝室靠拢的人极少，是以拓跋宏只是微哼一声，并没有怪罪他。

“拓跋将军何事？”

拓跋龙兴在门口朝里面瞟了一眼，并没有说话。

拓跋宏会意，看了看屋里唯一的“宫女”和冯夙。

“你们都下去吧。”

冯夙只有带着“宫女”悻悻而退。

转过屋角，冯夙忽然一转身，一把拉住慕容傥的手，慕容傥一惊，以为他识破自己的身份，抬起腿就准备往冯夙的裆下踹去，结果只听冯夙道：“妹妹何时进宫的？在宫里有没有相好？”

冯夙比慕容傥大上几岁，男女之事已经明了。见这“宫女”初来乍到，又有几分姿色，免不了心痒难挠，急匆匆便要下手。

慕容傥急忙收回自己的临门一脚，假装惊慌，害羞摇头，这一来更撩拨得冯夙欲火难耐。

“哥哥认识的人多，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个？你看哥哥咋样？”

没等慕容傥回答，冯夙已经张嘴就亲，眼见冯夙闭上眼睛冲自己

而来，口中一股酸臭几乎令人作呕，抬手照着其后脑处就是一记手刀。

“哎呀我去！还想日我！”

冯夙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当场晕倒。

@陌小紫小由 2017-08-04 09:10:23

好久没这么追贴了，一口气全看完了，楼主辛苦，支持

感谢感谢！

楼主这两天家里断网，跑网吧来更呢，感谢大家支持，楼主会继续努力

(20)

慕容悦急着见拓跋宏，丢下冯夙返身回来，却见到拓跋宏和拓跋龙兴站在院子里，拓跋宏似乎满面愁容。

“此事当真？”拓跋宏罕见。

“千真万确！”拓跋龙兴道，“我悄悄查过尸体，太上皇不是死于剧毒，而是五脏六腑被内力震碎，是高手所为。”

太上皇死于谋杀？可是他明明身在崇光宫，又没听说有刺客，究竟是何人下的毒手？

“太上皇最近见过什么人？”

“太上皇驾崩之前，太皇太后曾去过崇光宫。”

太皇太后？

尽管拓跋宏内心不愿意把冯太后和父亲的死联系在一起，可他并不是傻子。太上皇和太皇太后面和心不合，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他

还是本能地选择回避：“兹事体大，不可乱说！”

“对了，太上皇此前经常提到一个人。”

“谁？”

“风巫赤云堂堂主，秦望离。”

“秦望离？”

拓跋宏内心隐隐觉得，太上皇之死或许会和这个人有关。

“臣曾经听太上皇提起过此人，太上皇本来单算单独召见他，不过后来这人并没有赴约，听说，好像是被高总管抓了去。”

“不管他是谁，一定要查到此人，查出太上皇为什么要召见他！不容有失！”

“喏！”

拓跋龙兴领命而去。

又是这个秦望离！

慕容傥已经感觉到命运之手刻意安排的深深恶意！

他到底欠了别人多少钱？

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找他？

慕容傥搞不懂，他现在只想和皇上相认，然后为自己洗清罪名，救一家人于水火。

“皇……”

可是，他刚想相认，就听见屋子里面“嚶”了一声。

“嫣妹！”

父亲死了，拓跋嫣就是自己最亲的人，拓跋宏大喊了一声“快传

太医”，就冲进屋子。

拓跋嫣醒了，但是问她什么，她就是不说话。连冯太后问她，她也只是泪眼连连。

“是伤还没好吗？”

太医诊完脉搏，摇了摇头：“公主所受实为内伤，郁热郁积伤了声脉，恐怕……”

“恐怕什么？”

“恐怕此生再不能说话了。”

“啊？”

慕容傥万万没有想到，曾经声若天籁的拓跋嫣将终生再不能说一言。这是何等的残酷？以后再也听不到他叫“绝哥哥”，也再也听不到她跟自己说悄悄话，想到此处，慕容傥心中更恨姚西，姚西啊姚西，要是有一日你终落我手，我定然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慕容傥心中暗暗发誓。

“可有办法医治？”

“老臣无能……”

拓跋嫣刚刚苏醒，尚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除了身子疲惫，还觉得口不能言，冯太后和拓跋宏不想让她听到太多，加重了伤势，宽慰她几句，让她好生休息，便留下宫女太监，自行回宫。慕容傥此时身为“宫女”，自然也在侍奉之列。

宫女们先是给公主擦脸梳头，紧接着又端来大盆，倒上热水，似乎准备给公主沐浴，慕容傥心下大囧，眼看公主就要全裸着出现在自

己眼前，赶紧想办法撤离。

“喂，你新来的？怎么干活儿毛手毛脚的！”

慕容悦本以为是在训斥自己，结果回头一看，见一个老宫女在训一个背过身去的小宫女，便没在意。趁人不备，他也溜了出来。结刚好听到冯太后和拓跋宏两人在小径上说话。

“皇上，太上皇驾崩，公主重伤，这事你怎么看？”

“太上皇、嫣妹都是被风巫所害，孙儿定要捉拿到主事之人，给太上皇一个交代！”

冯太后和拓跋弘素来不和，此次拓跋弘暴毙，难免有些流言蜚语和冯太后扯上干系，是以她才想问拓跋宏做如何想，这个回答倒也叫她满意。

“我已派人查清，此时和慕容绝、慕容悦兄弟无关，他们的家人，就先放了罢。”

冯太后说话一向是一言九鼎，她既然这么说了，拓跋宏唯有谨遵懿命：“孙儿也是这般想法。”

纳尼？就这样把人放了吗？不是说好的我与大内侍卫大战八百回合救出母亲吗？你们这样草率让我很尴尬啊！这是谁，谁在男扮女装？不是我不是我----)

经历一天，此时天色已晚，慕容悦心中还在天人交战，不知道现在该不该站出来承认身份，既然冯太后说自己和慕容绝无罪，自己就没有必要继续乔装了，不如先和拓跋宏相认，然后再去见冯太后，这样做比在众人面前直接站出来稳妥些。

他刚想好后，就发现拓跋宏已然迈步回宫，慕容悦抬脚就要跟上，结果忽然觉得自己耳后有风，脖子上一寒，一把匕首出现在自己下巴上。

“别动！”

呃……是谁这么大胆子，竟敢在皇宫中绑票？

借着月光，慕容悦看到眼前这个人身形娇小，穿着宫女的衣服，正是刚才被老宫女呵斥的小宫女。这小宫女虽然年纪不大，却生得一副俏丽模样。杏眼弯弯，樱桃小口，面似桃花，吹气如兰，象是从画里面走出来的一样！

这模样就算是皇帝的妃子也比不上啊！怎么会在这里当个使唤丫头？慕容悦心里纳闷。

“你是谁？带我去哪儿？”

慕容悦故意捏着鼻子说话。

“嘘，别说话！”

慕容悦被驾着刀子，也就只有乖乖不动，免得真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皇帝的寝宫怎么走？”

一个小宫女问皇帝的寝宫，目的只可能有一个，就是勾引皇上，借机上位！想必这小宫女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才出此下策。

慕容悦用手比划，七拐八拐，看得小宫女晕头转向。

“你是哑巴？”

“不是你叫我别说话的嘛！”

得，交流不畅！

“前面带路！”

小宫女把匕首抵在慕容傥腰间。

@rppltx74538912017-08-0411:22:02

请作者加油更贴

作者努力中，感谢支持

@你不懂岁月月夷 2017-08-0413:46:23

楼主辛苦，我看的是直播吗？哈哈

绝对的，楼主是活的，哈

@白汐纯叶舞舞欢 2017-08-0412:33:22

顶出一片新天地！

感谢支持！

(21)

拿着刀去找皇上，恐怕不只是色诱这么简单吧？万一他是刺客呢？
慕容傥心中暗道。

想到上次自己带姚西他们去虎圈，结果害得太上皇惨死公主重伤，这回慕容傥多了心眼儿，干脆带她去太和殿，免得多生事端。

公主休息的地方离太和殿倒也不远，谁知两人刚到太和殿，就见到拓跋宏负着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似乎在等人。

慕容悦这一下可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太和殿是皇上白天办公的地方，谁知道这么晚了还会在这里！自己这已经是第二次把刺客引到皇上面前来了，这下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谁知道，那小宫女倒没有动，拉着慕容悦躲在角落里，紧张地盯着屋子里面。

难道是我想多了？慕容悦有些摸不着头脑，哦，对了，她应该是在等她的同伙。

果然，想到此处，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来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虎贲校尉拓跋龙兴，另一个人也高大威猛，块头和拓跋龙兴差不多。只不过他身穿囚服，手上、脚上尽是铁镣脚铐，好在被布包着，行走起来倒也没太大动静。

小宫女看到那戴铁镣脚铐之人，抿了抿嘴唇，看样子有些紧张。

“皇上，人带来了。”

平时大大咧咧的拓跋龙兴，现在显得十分谨慎。

“你下去吧。”

拓跋龙兴识相地离开，走出房门时将门轻轻带上，自己守在门口。

这样一来，慕容悦和小宫女就再也看不到里面了。

“你就是秦望离？”

拓跋宏紧紧盯着眼前这个红面大汉问道。

“正是！”秦望离虽然被关在牢中数日，但精神头儿丝毫不差，声音爽朗。

“太上皇见你所为何事？”

拓跋宏不绕弯子，开门见山。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约定，除了他，我对谁都不会说。”

秦望离毫不含糊。

“我是皇上，难道也说得不得？”

“你是胡人的皇上，不是我们汉人的皇上，自然是说得不得！”

拓跋宏沉吟片刻。

“你要见太上皇？”

“对！”

“可是，太上皇已经不在。”

“他死了？”

秦望离一点就透。

“是被你们风巫的人刺杀的。”

秦望离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我刺杀他数次都没有成功，他就死了？是谁杀的？难道是卫？”

“据你们的人说，是一个叫姚西的人。”

“姚西？”秦望离突然哈哈大笑，“怎么会是他？你要说是若素杀的我都信，怎么会是老姚？不可能，不可能！”

作为姚西的直属堂主，秦望离显然更了解姚西，倒不是说他本事不行，而是他实在没有干如此大事的魄力。

拓跋宏倒也不纠结他相信与否：“太上皇已经辞世，难道你要把你们之间的秘密永远藏在心里？”

这倒是一个新的问题，秦望离收起了笑声，思索起来。

正在这时，殿外响起了吵闹声。

“皇上在哪儿？我要见皇上！”

是高崇虎的声音。

自从拓跋宏叮嘱拓跋龙兴打听秦望离的消息之后，拓跋龙兴就悄悄去了天牢。十数日内天牢屡遭袭击，大内侍卫死伤狼藉，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拓跋龙兴猜到秦望离很有可能就在牢中。果然，趁着高崇虎去见太皇太后，拓跋龙兴在天牢中见到准备转移到地牢的秦望离。拓跋龙兴假称奉太皇太后之命，看守的狱吏意识没摸清头脑，被拓跋龙兴糊弄过去，没想到高崇虎马上就知道了，是以前来要人。

“皇上在太和殿办公，没有宣召，不得入内。”

拓跋龙兴当然不会轻易放他进去。

“既然拓跋将军不肯通报，那我只能自己去求见了！”

高崇虎杀气腾腾，他身后跟着数名大内侍卫。

秦望离是太皇太后钦点的要犯，自己宁肯放着皇上和太上皇不保，也要拼死阻止风巫救人，可见何其重要？没想到自己一个疏忽，听说人被拓跋龙兴带走了，气得他当场斩杀值宿的狱吏。

拓跋龙兴上前一步，挡在高崇虎身前：“高总管有何要事要深夜打扰皇上？如果皇上怪罪，该当如何？”

高崇虎冷笑一声：“我有要事禀报，皇上当然不会问罪，闪开！”

他有冯太后撑腰，对拓跋龙兴根本不怕，见他没有让路的意思，一把就朝他胳膊上抓来。

高崇虎外号鬼虎神魑，手上功夫着实了得，拓跋龙兴不敢怠慢，

抽出腰刀就朝高崇虎胳膊斩去：“大胆高崇虎，竟敢闯宫？来人，给我拿下！”

数十名宗子军从太和殿两侧一拥而上，打着灯笼火把登时将高崇虎和大内侍卫围在当场。

要论打架，别说眼前这十几个普通军士，就是再来十来名江湖好手，高崇虎也丝毫不惧，但眼下是在皇宫，自己又是大内总管，这般闹将下去势必对自己不利。

“好！既然拓跋将军不肯通报，那我就在这里等。”高崇虎是铁了心不走，这样一来，倒让拓跋龙兴为难了。

皇上和秦望离正在屋中，如果高崇虎不走，岂不早晚都要见到？皇上叮嘱过此事机密，万不可让第三人知道，现在门外能有三十人，搞不定他，我的人头可难保了！

想到这儿，拓跋龙兴坚决不退让。就在两边人马喧闹之时，拓跋宏从太和殿出来了。

“什么人在此喧闹，成何体统？”

虽然高崇虎是冯太后的亲信，可是见了皇上，毕竟不敢太过狂妄。

“启禀皇上，天牢走失一名犯人，有侍卫亲眼见倒他朝这边而来，臣恐惊了圣驾，特来护驾！”

拓跋宏知道他为何而来，本来听到秦望离口中的那个消息，自己还有点不确定，但是高崇虎如此重视此人，不惜深夜闯宫亲自拿人，可见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感谢各位支持，欢迎踩楼！

@呦多多壤 um2017-08-0516:23:46

不管是什么，赶快更新呀，我都没法工作了，一小时要看好几回看是否更新了…快

这位网友让我受宠若惊啊，为了你必须再更一章！

@死骑码码美 2017-08-0513:04:02

坐等更新~~

感谢支持

@冷面的告白冷滤 2017-08-0511:56:49

楼主更新啊

等楼主发功

@冲左禁令 2017-08-0514:26:15

请楼主加油更新

感谢来踩！

(22)

“我这里并无外人，你们回去罢！”

“不可，皇上如果有什么闪失，臣等万死莫辞！”

“难道除了太皇太后的话，我的话你们都不听吗？”拓跋宏隐隐动怒道。

皇帝下了逐客令，这样一来，高崇虎便不好再说什么，他朝着自己的手下一歪头，两名侍卫会意，悄悄隐没在夜色中。

“臣告退！”

拓跋宏看着高崇虎和其他的大内侍卫离开，却并没有进屋的意思。秦望离的话言犹在耳，令他十分震惊。

这家伙，居然说太皇太后有一个私生子，太皇太后之所以不肯让父亲和自己亲政，是想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孩子，这等大逆不道之言，他是如何想出来的？

虽说生气，但这几日太皇太后频频召见朝中四贵，也不由得让拓跋宏有所疑虑，父亲和太皇太后斗了一辈子，难道真是为了此事？

‘你可有何凭证？’

“这私生子就隐匿在慕容府府中，你一查便知。”

“胡说！慕容绝、慕容悦兄弟和我一起长大，我怎么从未听说？”

“嘿嘿，”秦望离冷笑一声，“你是皇帝，当然不会有人和你说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冯太后为什么单单对这两兄弟恩宠有加？难道当真是为了慕容白曜吗？”

拓跋宏回忆起冯太后召见慕容兄弟时的种种，不由心惊，自打我有记忆以来，太皇太后对我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但是每次召见慕容兄弟俩，太皇太后都慈眉善目，和蔼有加，难道，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慕容氏自称‘慕二仪之道，继三光之容’，如果是慕容氏之子，脚踝处当有日月之纹，你一验便知。”

这么简单？想必我父皇也验过吧？为何从不曾听他提起？

一时间接收的信息太多，拓跋宏头脑中思绪复杂，纷乱如麻。

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办？真能找到慕容兄弟验明真身吗？可是两兄弟已经失踪，上哪儿去找？就算找到了，也验了，难道我真能杀了他们吗？

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忽然听到拓跋龙兴一声大喝：“什么人？”

拓跋龙兴一招手，立刻有五六个甲士朝着殿外的花丛中走来。

慕容傥故意在花丛中扭来扭曲，果然引起拓跋龙兴注意，他刚要大声喊，结果胸前、肋下一紧，被身边的小宫女点了哑穴，说不出话来！

那小宫女一扬手，一把银针飞出，将众人手中的火把打掉。眼前突然失了光亮，一片漆黑。

“保护皇上！”

众军卒全部后撤，围在拓跋宏身前。

拓跋龙兴大步上前，一把从花丛中抓出一人，此时，军士们再次点燃火把，只见花丛中除了慕容傥假扮的宫女，再无一人。

“你是谁？鬼鬼祟祟藏在这里干嘛？”

慕容傥被点了哑穴，说不出话，只能支支吾吾地比划。他远远看见拓跋宏，拓跋宏显然也没有认出自己。

情急之下，慕容傥抢了一名士卒的刀，其他士卒立刻拔刀相向。

“你要干什么？放下兵器！”拓跋龙兴大喝。

慕容傥在地上写了几个大字。比比划划让拓跋龙兴看，拓跋龙兴看了看，一撇嘴：“不认识！来人啊，把刺客绑了！”

慕容悦大急，朝着拓跋宏比比划划，拓跋宏终于被眼前这个动作奇怪的宫女所吸引。按照鲜卑人的习俗，见到尊敬的人要载歌载舞，难道这宫女第一次见到皇上所以跳舞欢迎我吗？当下他上前几步，看到地上的几个大字：我是慕容悦！

“是你？”

如果是在半个时辰前，拓跋宏在此情形下见到慕容悦，必然十分惊喜。两人自幼就是好友加玩伴，熟稔至极，慕容兄弟跳河后生死不明，拓跋宏曾担心了好长时间。但是，就在这半个时辰里，秦望离的话让他回想起很多事，他想到了慕容绝、慕容悦兄弟长的“泾渭分明”，想到冯太后对待自己和慕容兄弟截然不同的态度，想到父亲对慕容兄弟的疏远和警惕，想到自己曾经若有意若无意听到的一些流言……一切的一切，让秦望离的话在他心中再次响起：“慕容氏自称‘慕二仪之道，继三光之容’，如果是慕容氏之子，脚踝处当有日月之纹，你一验便知。”

“来人，脱掉他的鞋子！”

慕容悦满心欢喜见到拓跋宏，本以为洗脱罪名后皆大欢喜，没料到拓跋宏神色冷峻，第一句话竟然是脱掉自己的鞋子，这让他大感意外。

皇上最近喜欢这调调吗？

两名五大三粗的士卒按住慕容悦，轻松就除去他的鞋子，结果这两人差点当场晕倒，这酸爽——

拓跋宏掩着鼻子，把慕容悦的裤腿往上一拉，只见慕容悦的两只

脚踝处干干净净，毛都没有。

拓跋家族也是鲜卑人，知道图腾纹在身上的重要性。鲜卑人打仗历来勇猛，冲锋在前，结果就是越猛的人越死无全尸，以后后来家属想收尸都不知道收哪块。后来鲜卑人就开始在身上刺了一些图腾，有刺太阳的，有刺猛兽的，有刺蟒蛇的，不一而足。流传到后来，几乎每一个大的家族都有自己固定的图饰，比如，拓跋家就是鹿首，慕容家就是日月，当然，除了鲜卑族的其他胡族也各有自己的崇拜，像羌族崇拜羊，往往在胸口上刺个羊头，狄戎各族以狼为吉祥物，氐族人崇拜山……

只有汉族人坚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坚决不在皮肤上乌七八糟地乱刺乱画，就算要刺，那也是“还我河山”、“反清复明”、“达康书记”、“东来局长”什么的，此时拓跋宏见慕容傥身上毫无鲜卑人的迹象，心里当时就凉了一大截。

@星夜已逝已思 2017-08-05 17:33:55

文笔好，电视剧的节奏哈。

感谢这位道友，可能是编剧写小说比较有画面感

@玉佩整数玉特 2017-08-05 18:41:20

我拜你为师好啦，就可以当秀才啦。哈哈

道友客气啦，互相学习

(23)

秦望离诚不我欺！

慕容悦啊慕容悦，想不到原来你是太皇太后的私生子！

要是论辈分的话，我还要叫你一声叔喽？

慕容家一共有两兄弟，既然慕容悦已被锁定，那么慕容绝就基本被排除可能。

小宫女被拓跋龙兴发现的时候，使了一招瞒天过海，让慕容悦吸引敌人注意，然后自己金蝉脱壳，接着又暗度陈仓，潜入太和殿想救秦望离出来。

“雨仙，你怎么来了？”

秦望离认出小宫女，大感意外。

之前安若素带着赤云堂的兄弟几次冲击天牢，有一次自己明明已经看到安若素就在眼前，结果还是被高崇虎给拦了下来，是以他基本不再抱有出去的希望，谁知道这种情况下，还能见到她。

“姐夫，我来救你！”

“你姐呢？”

雨仙想打开秦望离身上的铁镣，却又怕发出声响，干着急没有办法，这时候，秦望离听到动静，至少有三个轻功高手朝着屋子里快步而来，当即朝雨仙使个眼色，雨仙会意，一闪身上了屋梁。

来的人是高崇虎和一高一矮两名大内高手。

高崇虎本就没有走远，一边派出暗哨观察这边的动静，一边伺机而动。拓跋宏一直在屋外和慕容悦纠缠，他便也想到悄悄进屋来拿人。

秦望离见到是他，刚想出声，就被高崇虎重重一拳打在后颈。

高崇虎指挥两名侍卫悄无声息把亲望离抬了出去，雨仙见状不妙，一扬手，又一把银针四射而出，飞身一剑直取高崇虎。

因为怕惊动皇上，高崇虎也没有声张。当即两手左抄右截，将雨仙发出的银针悉数接下，低声喝问：“你是谁？”

“风巫雨仙，你们听说过么？”

雨仙见到高崇虎不动声色就接住自己一把银针，暗自吃惊，难怪安姐姐他们接连失利，这人武功之高恐怕不在姐夫之下啊！

虽说如此，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秦望离带走，雨仙一咬牙，还是拼了。刷刷刷连环三剑就去刺那两名侍卫。

那名矮个儿侍卫脚下慢了一步，背上中了两个银针，正自钻心疼，却又不肯大声叫喊，忽然看见雨仙飞身扑来，气得不管不顾，举刀相迎，竟是个同归于尽的打法，雨仙还没等兵刃相交，调转剑尖朝着瘦高个儿刺去。瘦高个儿放下秦望离，随手挥出一剑，正搭在雨仙的剑身上，雨仙只觉得手里的剑被生生黏住，根本运不动。

“在剑……我张先面前使剑，恐怕有点儿班门弄斧吧？”

高个儿侍卫嘲笑道。

雨仙虽然师出名门，剑法精湛，但毕竟年纪尚小，功力有限，被那人看出破绽，以蛮力夺剑，只得将剑弃了，见雨仙要走，高崇虎嘿嘿一笑：“来而不往非礼也，小姑娘，送你个纪念吧！”

几只银针打在雨仙后肩上，雨仙负伤而去。

此时，拓跋龙兴已经察觉到殿中有动静。

“殿中有人！”

等他带着士卒冲进来一看，什么秦望离、高崇虎，早都没了，地上只有两滩未干的血迹。

拓跋宏闻声也跟了进来。

“看清楚是谁了吗？”

拓跋龙兴进来的时候看到个背影，看样子应该是高崇虎，他本来想追，可是毕竟不能弃皇上于不顾。何况皇上已经见到秦望离，再追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便道：“没看清，可能是慕容傥的同伙。”

此时，慕容傥还被留在殿外。

听到慕容傥，拓跋宏就头大。传言冯太后曾经和刘宋的使者王肃关系暧昧，如果慕容傥真是他俩的私生子的话，恐怕他应该叫慕容傥罢？

“皇上，怎么办？”

拓跋龙兴朝门外看了一眼。

拓跋宏想起自己的父亲屡次要杀慕容兄弟，都是自己从中斡旋，暗中通报冯太后，没想到救的却是仇人，最终酿成大祸。

“留他个全尸吧！”

他终于做了决定。父亲已经死了，作为拓跋家的男人必须要顶住，慕容傥，对不起了，我绝不能再拿自己和妹妹的性命冒险！

“喏。”

拓跋龙兴眼中精光暴盛。

“留他个全尸吧！”

慕容傥见众人都进了屋子，就把自己留在外面，也想进屋去和皇

上解释清楚，起码让他们先解了自己的哑穴，结果刚到门口，就听到这句话。

皇上……是要杀我吗？

慕容傥惊住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冯太后不是说了吗，刺杀一事和我无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还是有什么误会？

慕容傥推门而入，看见拓跋宏尚未离去。

慕容傥比比划划拦住拓跋宏，却见拓跋宏一脸冷漠，转身就走。

“慕容傥，皇上说了，赐你个全尸！快谢恩吧！”

拓跋龙兴一脸狞笑。

鲜卑朝廷共有四贵，除了太尉源贺、尚书令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还有南部给事中李冲。前三位是元老耆宿，只有李冲是后起之秀。尽管他四贵中他官职最低，却因受到冯太后赏识而被重用。

太尉源贺是北魏的兵马大元帅，常年带兵驻守漠南，防备柔然，只有重大事宜才回平城，是以对于朝中大事不太关心，属于拍手党，随大溜。尚书令拓跋丕曾助冯太后力除乙浑，属于冯太后的亲密战友加左膀右臂，基本上也是听冯太后的。

冯太后深夜密召四贵入宫，四人都知道将有大事发生，没料到的是，冯太后提出的居然是废掉拓跋宏，另立咸阳王拓跋禧为帝。

难道传说是真的？

另立新君历来是是权臣谋朝篡位的传统套路。

此举一来是投石问路，看看朝中大臣有哪些附和，哪些反对，对

敌我阵营有个重新估计。二来又给大家做了心理铺垫。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一样，一个房间太暗，如果你说，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意思就是说，你直接说我要当皇帝，那大家肯定是都不允许的，但你说，我要立一个新皇帝，大家一想，反正也要立新的，谁当还不是一样？于是你就被通过了。

所以当冯太后提出废帝时，大家想的都是冯太后是不是有意自己取而代之。如果是的话，那么中国第一个女皇帝就要提前二百年诞生了。

感谢大家支持！

@陌小紫小由 2017-08-0608:32:08

有些慢，能快点吗

我也想多写点儿，可是楼主每天写个两三千字就感觉用尽四海八荒之力啦，请这位道友体谅，感谢支持！

@筱幽梦筱忧 2017-08-0608:59:45

追了两天就看完了！……楼主快更～

欢迎日追，哈哈

@zuoan7702017-08-0607:11:29

@浮生若梦 87：本土豪赏 1 根鹅毛（10 赏金）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

感谢土豪!

@一周一次逗周副 2017-08-0615:33:34

有水平，有引力，写的好

感谢支持! @温文尔雅峭 kg2017-08-0615:59:35 情节很吸引人
啊，文笔也不错-----欢迎常来! @吉日春
雨 2017-08-0615:11:38 支持佳作! -----
-多谢! @紫衣闲人衣郝 2017-08-0611:00:08 没没没了? -----
----- 每天都更的 @换心换人心话 2017-08-
0615:14:35 刘明来了,刘明在这里等待!-----
-----感谢刘明! @青年歡樂哆哆趴 2017-08-0613:48:46 精彩-----
----- 感谢来访 @下页李下释 2017-08-
0611:47:19 在顶,,,-----多谢!@狼巢徐
巢胃 2017-08-0616:36:22 顶起-----感
谢支持! @bdxrjn46398412017-08-0616:56:54 坐等更新-----
-----感谢! @青梅煮酒 19702017-08-0616:46:05-----
-----感谢土豪! @倩女飒飒飒库 2017-08-
0617:59:09 快更新啊，楼主大人-----等
楼主酝酿酝酿啊@从不再来考不删 2017-08-0618:19:48 支持-----
----- 多谢! @斌帅思密达密呀 2017-08-
0618:50:03

太好看觉得

感谢！

@死骑码码美 2017-08-06 19:23:54

楼主更新啊

楼主明早爬起来更

(24)

源贺和拓跋丕没有异议，冯太后已经当了实质上的皇帝很多年，不过是改个名号而已，但是，尚书右仆射穆泰和南部给事中李冲却坚决反对。

太皇太后，你这是在玩儿火！

是的，名不正言不顺，等你百年之后，后继无人，拓跋家势必要反扑，届时你连前半生好不容易攒下的名声都将不保，得不偿失。一个名号而已，何苦呢？

但是，冯太后想的却是，谁说我后继无人？

本来我只想让我的儿子平平安安长大，可是拓跋弘，你欺负我儿欺负得够了！我要让你们拓跋家付出代价！现在拓跋弘已经死了，自己唯一的顾忌不复存在。等我正式登基，百年之后将皇帝传给我的儿子，有何不可？虽然自己的儿子现在还生死不明，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可是，现在自己还不能和他们说自己有儿子的事，事情就这样陷

入僵局，直到高崇虎急匆匆赶来密报，冯太后听说拓跋宏亲自夜审秦望离，大吃一惊。

孤形吊影，冷月凄风。

慕容傥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从小在宫里见到的颗歪脖树就是自己命运的最终归宿。

当拓跋宏义无反顾绝情而去的那一刻，慕容傥的心彻底死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们从小就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起骑马，一起泡妞，我把你当皇上，当兄弟，甚至在虎口下救过你的命，你却要杀我？

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嘛？

射你爹那一箭的是我大哥，又不是我！

为什么？为什么？

拓跋龙兴把慕容傥吊在这棵树上就走了。他确信慕容傥活不下来。一来这里极少有人经过，不会有人救他。二来就算有人要救，树底下还有一个被树叶掩埋的枯井，不小心的话极易掉进去，这荒郊野外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掉进井里的人除了等死还是等死，所以无论怎样，慕容傥都活不过今晚。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没想到慕容傥能双手揪着绳子坚持半天，也没想到在这宫里还有一个人，雨仙。

雨仙被高崇虎一记银针伤了左肩，知道今晚救人不成，便想离开皇宫，结果身后一高一矮两名侍卫追得甚急，她伤势过重，又迷了路，迷迷糊糊转到这里。

“谁在那儿？”

恍惚间，她好像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影。正是慕容悦。

慕容悦借着月光，认出是先前绑架自己的小宫女，他很想大声跟她说“是我”，但他一来吊在树上，脖子被绳子勒着，二来身上还被雨仙点着哑穴，想出声也不可能。两只手死死抓住绳子，连挥手的资格都没有。

雨仙这才看清，树上挂着的人是之前被自己绑架的“宫女姐姐”。

“宫女姐姐？你怎么在这儿？”

雨仙记得和“宫女姐姐”分手的地方是太和殿，没想到自己绕了皇宫一圈，还是能见到她，难道自己又绕回来了？直到看着“宫女姐姐”张着嘴巴说不出话，这才想起自己给她点了哑穴。

“我救你下来！”

风巫虽然仇视胡人，但也不会滥杀无辜，看到“宫女”被自己连累，雨仙还是有些过意不去，所以才想要救她。但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脚下正是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只要自己再朝前迈一步，她和慕容悦就只能一个树上，一个井底，两两相望了。

对于这口枯井，慕容悦是有印象的。小时候他和哥哥玩耍，就曾掉下去过，要不是哥哥回去叫人，只怕自己现在早成了一堆白骨了。所以看到雨仙要踏上枯井的时候，慕容悦干着急没有办法。

“啣……呸！”

慕容悦虽然说不了话，但是吐口水还是可以的。紧要关头，他一口口水吐在地上，果然，雨仙停住脚步，皱眉道：“我好心救你，你

怎么吐我口水？那你再多吊一会儿吧！”

慕容悦坚持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听雨仙说让自己多吊一会儿，急得一口气没上来，直翻白眼儿。

正当这时，一直追雨仙的一高一矮两名侍卫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两个人一个手上持刀，一个持剑。

“雨仙姑娘，你跑不掉了，乖乖跟我们兄弟回去吧！”

“你束手就擒，我们兄弟也省事儿了！”

两个人笑声淫荡，想不到今晚还有如此艳遇，这小妮子简直漂亮得像仙女一样啊！

雨仙心下暗道，这俩货，要不是我身上受伤，怕他何来？但她也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道：“两位大哥，你们趁人之危，还以多欺少，算什么好汉？传将出去，不怕被人笑话大内侍卫如此不堪吗？”

高个儿侍卫嘿嘿笑了两声：“我们堪或不堪，等会儿你就知道了，不过看在你受伤的份儿上，哥哥让你，可不许太调皮哦！”

“那好，咱们单挑！”

雨仙最怕他们一拥而上，那样一来，自己半点儿机会也没有。

“单挑就单挑，我先来！”

矮个儿侍卫身上中了雨仙两个银针，心中有火，也不等瘦高个答应，挥剑就上。

“老樊，小心点儿！可别把姑娘弄伤了，一会儿就不好玩儿了！”

老樊倒是有心相让，但这姑娘又岂是好对付的？夜入皇宫又不被

大内侍卫发现，孤身救人险些得手，要不是大内总管高崇虎伤了她，只怕她早就逃之夭夭了。

这一交上手，老樊有点后悔了，娘的，早知道这姑娘这么难缠，应该让张先先上，我坐收渔翁之利，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雨仙的剑被张先夺了，此时使的是随手抢来的一口剑，老樊使的是刀，两个人一个舞起来如灵蛇起舞，另一个挥起来却是虎虎生风。雨仙知道自己在气力上不敌，刻意避免和对方硬碰硬，伺机寻找对方破绽。她好不容易激将成功，逼得对方和自己单打独斗，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如果连一个矮子都久战不下，就更没法对付对方的高个儿了。

想到这儿，她卖了个破绽，露出受伤的左肩，故意“啊”了一声。

老樊大喜，她身上有伤，看来是撑不住了！

当即刷刷两刀，抢攻雨仙左肩。没想到雨仙是假招子，矮个儿侍卫抢攻，露出空门，雨仙身子一转，最后一把银针撒出，正中老樊面门。

@澈的未来很未棺 2017-08-0612:47:21

此贴会火

感谢支持！

@宁丫头吼吼宁张 2017-08-0621:09:11

上来先顶

欢迎常来！

(1)

慕容悦出生的这一年，慕容家族在中原这块本不属于他们的乐土上建立的大燕帝国，已经消失了整整一个甲子，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大魏，由一个群雄环伺的小国一跃成长为庞然大物，灭后秦，吞大夏，降北凉，征北燕，成为继天王苻坚之后，再次一统北方的超级巨舰。

慕容氏的后人也许曾想过，假如没有参合坡一战，现在的大魏，或许应该叫大燕。但是，历史没有假如，至少慕容白曜就是这么想。他的前辈慕容垂就曾经背叛苻天王和前秦，建立后燕，可惜最终还是在与魏国的争霸中不幸败北，遁走辽东，后又被冯氏灭国。可是，那又能怎样呢？连冯氏不也被拓跋一族纳入麾下了吗？

如今北魏的后宫，就是年轻的太后冯氏掌权，而朝中，又以南乡公慕容白曜居首。有时候历史真的很可笑，拓跋氏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剿灭群雄，最终决策帝国的，却是当初降臣的后裔。早知道你这么拼命地为他人做嫁衣裳，我们是不是应该早点放弃抵抗？

虽说历史有点黑色幽默，但拓跋氏多少还是让慕容白曜有些敬佩的。自开国以降，拓跋氏的皇帝就没出过一个废物。道武帝拓跋珪击败后燕，将魏国的版图从草原东扩至中原；明元皇帝拓跋嗣北拒柔然，南征刘宋，辟地三百余里；太武帝拓跋焘攻城掠地，灭国无数，一统北方，柔然后撤千里以避其锋；虽说文成帝拓跋濬没有开疆辟土，却也是守成之君，维护了帝国的统一，至少不像慕容宝才皇二代就成了膏粱子弟。只是眼下这个皇帝拓跋弘，倒教慕容白曜有些吃不准。

文成帝拓跋濬英年早逝，拓跋弘继位的时候才十一岁，整个帝国

的重担，都压在他和年仅二十三岁的冯太后身上。

要说这个冯太后，也是烈性女子，文成帝驾崩后，按照北魏旧制，先帝的一应御衣器物等俱应焚烧，朝中百官和后宫嫔妃一起亲临现场哭泣哀悼。结果火光熊起，冯太后思念亡人，不能自己，竟然纵身扑向熊熊烈火。

可惜她不是丹妮莉丝，不能在大火中孵出巨龙，反倒是被众人七手八脚从大火中救出。烟熏火烤，冯太后早已不省人事。在鬼门关转了一圈，阎王不收，冯太后才幽幽醒来。人在生死关头，往往会大彻大悟，冯太后就如灵台开窍一般顿悟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千百年来，想明白这三个终极问题的人数不超过十个手指头，这冯太后居然就这样无师自通，想明白了自己已经从皇后升职为太后，从而认真从事起太后这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但是，高手不是一日练成的，是需要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机会——，当然后者比前者重要一万倍，就像冯太后能成为千古一后，首先她得是太后，如果她只是个普通妇人，纵然使出吃奶的劲儿也只能成为尼古拉斯大妈冯。

有了身份，冯太后的机会，是一个权臣。

这位权臣名叫乙浑，他的上位充满了传奇色彩，如果有机会让他登上福布斯权臣排行榜的领奖台，他的发言词一定如下：我之所以走到今天，最要感谢的人就是——我寄己！

乙浑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侍中，虽然号称三品，但在京师遍地王

斧满目将军之地，随随便便碾压他的人至少有好几百个，可是只有他从文成帝的死中看到了机会。

拓跋濬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啊，谁都没想到一代帝王英年早逝，不然尼古拉斯太后冯也不至于慌乱得六神无主失了方寸，一时冲动险些成为先帝的陪葬。

继位的拓跋弘年幼，拓跋濬没有机会进行权力交接，就意味着权力出现了巨大的真空。这情形就像你喜欢上一个美妇，突然得知她成了寡妇一样，先下手为强啊，不然她就是别人的了！

乙浑喜不喜欢冯太后我不知道，但至少他喜欢权力的游戏。这哥们儿欺负皇帝、太后是孤儿寡母，瞅准时机矫诏杀了平原王、南阳公等大批实力派大臣，然后自封太尉，总领朝政。

或许有人说这是扯淡，你自封太尉谁认可你？我估计这就是乙浑的高明之处，矫诏杀了那么多大臣，谁是省油的灯？哪个不是皇亲国戚，谁人不是封王拜将？凭你说杀就杀？但是，我有先王遗诏呢？瞬间就堵住了悠悠众口，好吧，先王遗诏，命我任太尉，总领朝政，谁人不服？可去地下问先帝——

这就是矫诏的高明之处。

等到拓跋弘和冯太后从悲痛中晃过神儿来，搞明白状况时，人家乙浑已经是权倾朝野，乾坤独大了，再想扳倒他，难！

但是，谁教她是冯太后呢！跟所有的太后一样，太后要想夺权，在朝中必须有同盟。吕后有外戚，武则天有狄仁杰，冯太后有慕容白曜。

慕容白曜是当朝名将，封冠军将军，进爵南乡公，在朝中的地位是和乙浑共同执政。实权在握的他，理所当然成为冯太后和乙浑共同拉拢的对象。

上天啊上天，一个是爱我的人，一个是我爱的人，究竟该选谁呢？
掷个色子吧！

在慕容白曜的回忆录——《那些年我们共同欺负的女孩儿》一书里，很明显，慕容白曜是站在乙浑一边的。也许除了他和冯太后，谁都不知道他是冯太后安插在乙浑身边的棋子。

冯太后对付乙浑的策略，说起来很像某些男孩儿追女孩儿，宠着你，惯着你，然后再把你一脚踢开！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今天加官进爵，明天诰命赏赐，总之就像温水煮青蛙，用温柔的陷阱麻痹得敌人找不着北，暗中却和慕容白曜加紧谋划，随时准备给予乙浑致命一击。

要么说没文化真可怕呢，乙浑这个大字不识一筐的主儿，或许真的以为自己就高枕无忧了。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自信。尤其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更好像无所不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乙浑甚至可以相信，把自己截成十一段，组个足球队，踢完球自己还能接回成原来的模样……

这么乐观的他，一定是射手座的！

所以，乙浑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内有慕容白曜卧底在侧，外有冯太后虎视眈眈，乙浑实在是犯了一个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所以轻而易举就被冯太后碾压在历史的车轮后了。

据载，乙浑被斩的这天，他流着泪，深情唱起了那首动人的歌：？

我最深爱的人
伤我却是最深
进退我无权选择
紧紧关上心门
留下片刻温存
只怕还有来生

(2)

也许就是这首歌，在另一个男人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这个人就是拓跋弘。

才十来岁的他或许还不懂得什么叫基情，但是他很明白慕容白曜曾经“背叛”过自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得贪婪我爱的懦弱——

所以每次见到慕容白曜，这个风一样的少年总是会想起乙浑，那个曾经想做王的男人。随着拓跋弘渐渐长大，慕容白曜愈来愈感觉到后背发冷，仿佛有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上，随时会斩落下来。这个世界越来越让他看不懂了。明明自己是有功之臣，可是偏偏要受到这般猜忌。话说，把事情和皇帝说明白不就行了吗？

大错特错！别忘了这是权力的游戏。权力从乙浑手中消失了，自然会过度到别人手里，只是这个人不是皇帝。年纪幼小的他还不能亲政，凡事皆由冯太后代劳，如今几年过去，拓跋弘已经长大成人，冯太后却丝毫没有交出权力的意思。而慕容白曜摆明了是冯太后的亲信，就算他曾帮助诛杀乙浑，又能怎么样呢？皇帝要急于扳倒的，是升级

版的乙浑 2.0。一气之下的拓跋弘干脆放出大招，我不是没威望吗？大臣们不都是不服吗？那么好，我砍人，看你们服不服！

满朝文武都是冯太后的人，当然不能让他说砍就砍，拓跋弘把目光对准了塞外，柔然人常年来袭，我就砍他们攒人头！等我建立了像太武帝一样的功勋？看你们还服不服！

于是，南北朝第一古惑仔拓跋弘开始了常年砍人的生涯，曾经深入柔然境内两千多里，吓得柔然人不敢饮马阴山。

皇上好战，这慕容白曜是知道的，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为什么拓跋弘刚刚宣布出征就回来。尤其是今晚，拓跋弘平日里跟自己素无往来，这次怎么会急急忙忙在半夜急急忙忙召见自己？

难道是冯太后有事？不可能啊，冯太后现在远在方山，前日还把自己已经怀孕十月的妻子接去陪驾，更何况自己看得清楚，太监手上拿的是皇上的手谕，深更半夜，他找我来做什么？总不会是数星星吧？我又不是宇宙区长胸怀宇宙——管他呢，毕竟人家是君，自己是臣，君叫臣到，不敢不从。或许，这是个缓和拓跋弘猜忌的机会呢，慕容白曜心想。

平城位于今天的山西大同，最早为赵武灵王所建，后经秦汉，遂成平城县。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称帝后，迁都此处，“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后又经过几代皇帝扩建，已经隐隐然有大都市气象。

早在汉代，皇宫就有“东宫、西宫”之说，平城仿汉代皇宫所建，亦分东、西二宫。东宫以太后为首，下携皇室女眷，平日理事居住，皇帝都在西宫。

时值深夜，宫门已经紧闭，传谕太监出示手谕，领着慕容白曜过了穿堂越殿，一路来到太华殿。

身为朝中重臣，这已经不是慕容白曜第一次深夜入宫，但一路行来，月浊星稀，夜鹰高啼，还是让慕容白曜有些不寒而栗。尤其是官前十几位手持矛戈的士兵，难道今晚有事？

“微臣参见皇上。”

无论从正面还是侧面看，这个人都是拓跋弘。慕容白曜不禁暗自庆幸，还好自己不用像冯锡范一样被公主骗去东郊皇陵去迎战东方不败。

“慕容白曜，你可知罪？”

拓跋弘的台词掷地有声。

“这个……微臣不知，还请皇上明示。”

慕容白曜知道今晚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却没料到拓跋弘上来就先发制人，不禁冷汗冒出。

“我问你，南宋使者王肃现在在哪里？”

拓跋弘面色阴沉。

“王肃上月来京，现在应该回去了吧！”

慕容白曜不禁心下忐忑。

“哦？”拓跋弘紧紧盯着慕容白曜，“难道你不知道他现在就在方山灵泉宫？”

灵泉宫？

慕容白曜心下一颤，太后现在不是在那里吗？皇上为何要这样问？

难道……

“微臣不知！”

嗯，育良书记教过的，热情，礼貌，一问三不知。

“不知？”拓跋弘一声冷笑，“那我问你，前日你妻慕容氏是不是被太后接去方山了？”

“呃，这个……”慕容白曜勉强答道，“确有此事。微臣之妻已有十月身孕，太后怜悯，特接去方山便于照顾。”

“是这样吗？可是，我怎么听说不是这么回事啊？”

“启禀皇上，此事千真万确！”

“慕容白曜，我问你，王肃之事，你到底知道多少？”

拓跋弘是用兵老手，正面突破不成，便开始诱敌深入。但慕容白曜又岂非用兵名家？

“臣确实不知。”

任敌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我听说，王肃被你送出平城，又悄悄化妆去了方山，而慕容氏又被接去灵泉宫，这恐怕不是巧合吧？”

皇上这是在暗示什么？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就得带点儿绿？

“皇上明察，臣妻端淑贤良，断然不会做那龌龊之事，更何况她身怀十月身孕！”

慕容白曜索性两眼一闭，一条道走到黑。

“我也相信他们不会有什么，可是保不准他们是另有图谋。慕容白曜，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说出实情，我可以饶你不死，保

你妻儿平安！”

慕容白曜这才知道今晚拓跋弘召见自己的用意，原来他是准备向冯太后发难了。

(3)

方山，灵泉宫。

一位俊男怀抱着一个美女。

“尼古拉斯，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

“讨厌，以前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叫人家尼古拉斯，说，你心里是不是有别人了！”

……

呃，对不起，走错片场了。

此时的方山灵泉宫里，一位妇人正躺在床上抱着肚子翻来滚去，疼痛难忍，稳婆、丫鬟给妇人擦汗的擦汗，端水的端水，出出进进，忙得不可开交。

院外，一个儒衫长须的中年男子和一个面白肤润、姿色绝佳的宫廷贵人若即若离地关注着眼前的一切。

“这样，真的能成功吗？”长须男子问。

“事已至今，别无他法，只有一试了。”贵妇幽幽道。

“不然，还是我把他带回宋国罢！”

“回去后，你又怎么和府上交代呢？”贵妇似笑非笑。

“就说……我在路上捡的。”

“瞒得了一时，恐怕瞒不了一世。况且，自己的骨肉，远在千里，

终究还是放不下心——”

“阿柔，委屈你了。”

长须男子轻轻拥揽贵妇。

“没什么委屈的，”贵妇轻轻一笑，“只要你知道，这世间还有我们母子便好——”

太华殿内，拓跋弘死死盯着慕容白曜。

“这么说，你是一个字都不肯说了？”

“臣既不知，多说何益？”

“好，你要当忠臣，我成全你！”拓跋弘一声令下，“来人，把慕容白曜带下去，斩！”

几个殿前侍卫应声而入，带走慕容白曜。

“皇上！”慕容白曜道，“你要治微臣之罪，微臣万死不辞，但你千万不能诬陷太后啊！”

“诬陷？哼！”

拓跋弘一声冷笑。

确切地说，拓跋弘也不知道冯太后和王肃是何时开始的。就在这几年，他几乎常年带兵在外，对外说是抵御柔然进犯，其实还不是为了牢牢抓住军权？或许就是在哪个时候，作为刘宋使者的王肃就和冯太后开始眉目传情了。拓跋一族本就是胡人，甚至连在北地生活的汉人积年累月下来，也多少都受胡人的影响，不那么看重礼教。再加上冯太后寡居多年，骤然见到一位江南望族的大才子，心动之情可以理解。可是，你毕竟是大魏的太后啊，和敌国使臣共商国是商量到了床

上，教我这个皇上以后怎么面对南朝？怎么面对江东父老？你好，敌国使者，weare 阔木累？任我脸皮再厚也不敢面对，那画面太美！

而且不仅如此，听说冯太后还给自己生了个小兄弟。这是什么节奏？难道要谋朝篡位？

冯太后虽然说是拓跋弘名分上的“母后”，可她并非拓跋弘的生母。

要说这个冯太后，可着实不简单，年轻时就像开了挂，秒杀一切拦路虎。我们都知道她在丈夫驾崩后浴火重生，却不知道她的运气有多好，现在看起来倒更象是从几百年后穿越过来的。

第一，拓跋弘的生身之母李氏，原本是南朝人，因为北魏南征，被虏到北方来，辗转做了拓跋濬的妃子。拓跋濬从小就在北地长大，平日接触的鲜卑女子不是女汉子就是金刚芭比，何时见过这种，一双含情目两蹙眉眉的女子？当时就宠爱得昏天暗地无以复加，要不怎么后宫那么多妃子，她先怀上龙种呢？

拓跋濬害怕宫里有人暗害她，还特意带她阴山数月游，生下小拓跋弘。本来就宠爱有加，又生了皇子，李氏在拓跋濬心中的地位那是扶摇直上天下无双，无人可以撼动啊，堂堂北燕皇族后裔冯氏，被秒得连个渣儿都不剩。我估计冯太后纵身跳火时想的绝对不是以身殉情，而是妒火中烧，不能让拓跋濬和李氏在另一个秀恩爱，不允许，绝对不允许！为什么呢？因为李氏已经早于拓跋濬先去了。

众所周知，北魏皇族流行的祖制是子贵母死。也就是说，无论哪一个皇帝的后代被立为太子，这位太子的生身之母必须赐死，据说这

么做是以防外戚专权，东西两汉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啊。有魏一朝，被赐死的皇后比比皆是，如果哪位喜欢穿越的女同学不幸穿越到北魏当上太子妃，记住千万不能生儿子，否则可能没出第一集就下去领盒饭了。

拓跋弘的生母李氏就很好地客串了一回群演，而把这位美人逼死的，正是她的情敌冯后，也就是后来的冯太后，以至于让拓跋弘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娘。虽然说李氏是死于祖制，但冯太后的助攻恐怕也没在拓跋弘的心中留下什么和蔼可亲的印象，所以他自小就不跟这位“母后”亲近，也是理所当然。

第二，是她手铸金人，成为正式主宰后宫的不二人选。要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以来，在哪朝当皇后最不容易，我认为首选北魏，没有之一。

除了不能生儿子，在北魏要当上皇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就是按照游牧民族预测吉凶的习俗手铸金人。被选定的候选人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成，则说明上天眷顾你，选中你当后宫之主，败，则淘汰出局，想当皇后，此生再无可能。

而这手铸金人的程序呢，说起来不难，就是被定为候选人的准皇后在工匠的协助下将铜液灌入模具，铸造出来的金人完好，便算成功。这套流程一来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在面对进一步万人之上，退一步万丈深渊的人生节点上能否沉得住气。二来是考验当事人能否和所有参与之人同心同德，协力合作，之中倘若有一人出了差错，就满盘皆输。所以免不了有些使绊子、做手脚的宫斗戏上演。但无论如何，能

做成功，还是说明冯太后的心性、运气俱佳的。多少嫔妃因为没有铸成金人，名字都淹没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更别说享受荣华富贵了。

面对这样一个“穿越”来的对手，可见拓跋弘会有多郁闷。如果她真的在外面有了一个私生子，取代自己和儿子也并非不可能。谁让自己的儿子才刚刚出生，和自己一样图样图年轻呢！

所以拓跋弘的做法是，一不做，二不休，必须去灵泉宫查，但又不能明着和冯太后撕破脸，这就需要一个高明的借口：慕容白曜谋反！

只有慕容白曜谋反，拓跋弘亲自带人去抓慕容氏才理所当然！

只要能在灵泉宫查到冯太后的情人和私生子，后面的一切就由自己说了算！

慕容白曜，事已至此，朕只好借你的人头一用了！要怪就去怪冯太后吧，谁让她把你的妻子接上方山了呢！

拓跋弘的嘴角闪过一丝冷笑。

“报！慕容白曜业已正法！”须臾，御前侍卫回奏道。

“好！慕容白曜党附乙浑，意图不轨，灭其三族，传令下去，宗子军在东掖门外集合，即刻随我去方山！”

“喏！”

(4)

方山，又名方岭，在平城正北，登高俯瞰，据说能一览平城无余。王肃在登方山俯瞰平城曾后作诗一首，曰《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罡风。

大意是说平城这块地儿真不咋样，也只有你们这些没文化的胡人

才会选这里建都。我们都选建康那旮旯风景好的地方！

但方山的风景还是极好的，山青水碧，风景秀丽。当然，对王肃来说，最主要的是还是看人。哪里有冯太后，哪里才是风景，建康？什么建康？……

“王郎，你再为我吟诵一遍《悲平城》罢。”

素日威严的冯太后，也只有在这个才子情人面前才会小鸟依人，让人不胜怜惜。

“阿柔，你有心事么？”王肃轻声询问道，“你一有心事，就让我吟诵这首诗。”

“如果不是身在北朝，如果不是身为太后，我多想和你一起纵马江南，去看看你家乡的舟桥楼宇，感受你心中的诗情画意——”

“王某何幸，能得阿柔如此垂青？”

“你愿意我随你去么？”

王肃当然知道，冯太后只是说说罢了，谁会放弃独掌天下之尊，去江南做一个布衣草民？

“嘘！这样的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我不希望你为我受一丁点儿委屈！”

“那你愿意为我留下来么？”

“呃……阿柔，孩子长得像我么？”

“不像！像你多难看，满脸的胡子，还是像我多些，皮肤水嫩水嫩的！”

“我在想，如果孩子像我该多好！这样，以后你想我的时候，看

看他就不觉得寂寞了。”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了？”

“我毕竟是宋国使臣，如果这样就留下来，恐怕……恐怕会遭天下人耻笑。”

“那你和敌国的太后上床，就不怕遭天下人耻笑吗？”冯太后佯怒道。

“阿柔，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我心里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想念你和孩子……”

冯太后轻轻用手捂住王肃的嘴：“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你我各自有命，能得一时情缘，已是缘分。我也正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才想要把他寄托在慕容世家，不至于像无父无母的孤儿漂泊于世。”

“阿柔，苦了你了！”

“像你说的，寂寞的时候，看看他，也许就觉得不苦了。”冯太后轻轻一笑，“对了，孩子的名字想好了么？”

“我这一辈子，就是思前想后，顾虑太多，我希望孩子不像我，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冲’字，就叫王冲，你看怎样？”

“王郎，你忘了，他以后应该姓慕容。”

“那就叫慕容冲。”

冯太后隐隐觉得这个名字有些不吉，不只是因为鲜卑皇帝中曾经有一个大燕皇帝与此重名，而且那个皇帝最后还被手下的将军杀死，连三十岁都不到，但是看见王肃兴致正好，也不便拂了他的意。

“禀报太后，南乡公夫人马上就要生了！”一位老妇人急急忙忙跑

来道。

“好！”冯太后眼眉一挑，“快去准备！”

灵泉宫前，踏踏马蹄声在深夜显得尤为刺耳。守门军校原本的昏昏睡意立刻被这声音惊到九霄云外。

“醒醒，醒醒！你听！”

“大半夜的，哪来的马队——莫非是柔然来袭？”

为了抵御柔然，北魏特地在平城以北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虽说如此，也难保柔然小股马队趁夜来袭。

“不像！听声音，倒象是从平城过来的——”

还没等一众卫士回过神来，已经有一骑斥候先来叩门：“皇上亲临灵泉宫捉拿人犯，尔等原地待命，敢擅离职守者，斩！”

众卫士这才惊魂稍定。

产房内，婆子、丫鬟都已经准备就绪，稳婆分开慕容氏的两腿：

“用力，加把劲儿！”

门外，紧张的冯太后和王肃不时向里面张望，须臾，“哇”的一声，一个婴儿落地。丫鬟急忙来报：“生了生了！”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男孩儿？”冯太后胸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阿柔，事情成了！”王肃紧紧握着冯太后的双手。

“不对！”恍惚中，冯太后似乎听到宫门处传来纷繁杂乱的声音，

“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

还没等丫鬟出去，已经有官人来报。

“启禀太后，皇上到！”

皇上？他怎么会来？难道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如果被他发现王肃在这里，岂不是——

饶是冯太后素来镇定，可是她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一刻，美人的脸颊微微泛白。

“这个时候，要走恐怕是来不及了。”王肃捋着胡须，倒还显得镇定。

“你这把胡子，还是刮了去罢！”冯太后道。

宗子军号称魏国禁军精锐，所有人员全部由宗室子弟构成，在这里，你要是喊一句“姓拓跋的”，保准所有人一起拿眼睛瞪你，因为每个人都姓拓跋。

自从拓跋弘的太爷爷太武帝拓跋焘被身边的宦官宗爱所杀，继位的每位皇帝心里都仿佛产生一丝阴影，宗爱不但首创了本朝太监杀皇帝的先例，而且还是继赵高之后，又一位在一年之内对皇帝完成两连杀的杀手专业户，这不能不让拓跋弘心有余悸。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他这里不成问题。因为常年征战，拓跋弘对军队了然于胸，宗子军是皇家军队，对皇室的忠诚度毋庸置疑，久而久之，就成了拓跋弘的亲近卫队，只对皇帝一个人效忠。换句话说，就算冯太后对拓跋弘有所不满，想要像对付乙浑一样做掉拓跋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就过不了宗子军这关。正因如此，拓跋弘才有胆量孤

身闯入灵泉宫。

(5)

方山，又名方岭，在平城正北，登高俯瞰，据说能一览平城无余。王肃在登方山俯瞰平城曾后作诗一首，曰《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罡风。

大意是说平城这块地儿真不咋样，也只有你们这些没文化的胡人才会选这里建都。我们都选建康那旮旯风景好的地方！

但方山的风景还是极好的，山青水碧，风景秀丽。当然，对王肃来说，最主要的是还是看人。哪里有冯太后，哪里才是风景，建康？什么建康？……

“王郎，你再为我吟诵一遍《悲平城》罢。”

素日威严的冯太后，也只有在这个才子情人面前才会小鸟依人，让人不胜怜惜。

“阿柔，你有心事么？”王肃轻声询问道，“你一有心事，就让我吟诵这首诗。”

“如果不是身在北朝，如果不是身为太后，我多想和你一起纵马江南，去看看你家乡的舟桥楼宇，感受你心中的诗情画意——”

“王某何幸，能得阿柔如此垂青？”

“你愿意我随你去么？”

王肃当然知道，冯太后只是说说罢了，谁会放弃独掌天下之尊，去江南做一个布衣草民？

“嘘！这样的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我不希望你为我受一丁点儿

委屈！”

“那你愿意为我留下来么？”

“呃……阿柔，孩子长得像我么？”

“不像！像你多难看，满脸的胡子，还是像我多些，皮肤水嫩水嫩的！”

“我在想，如果孩子像我该多好！这样，以后你想我的时候，看看他就不觉得寂寞了。”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了？”

“我毕竟是宋国使臣，如果这样就留下来，恐怕……恐怕会遭天下人耻笑。”

“那你和敌国的太后上床，就不怕遭天下人耻笑吗？”冯太后佯怒道。

“阿柔，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我心里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想念你和孩子……”

冯太后轻轻用手捂住王肃的嘴：“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你我各自有命，能得一时情缘，已是缘分。我也正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才想要把他寄托在慕容世家，不至于像无父无母的孤儿漂泊于世。”

“阿柔，苦了你了！”

“像你说的，寂寞的时候，看看他，也许就觉得不苦了。”冯太后轻轻一笑，“对了，孩子的名字想好了么？”

“我这一辈子，就是思前想后，顾虑太多，我希望孩子不像我，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冲’字，就叫王冲，你看怎样？”

“王郎，你忘了，他以后应该姓慕容。”

“那就叫慕容冲。”

冯太后隐隐觉得这个名字有些不吉，不只是因为鲜卑皇帝中曾经有一个大燕皇帝与此重名，而且那个皇帝最后还被手下的将军杀死，连三十岁都不到，但是看见王肃兴致正好，也不便拂了他的意。

“禀报太后，南乡公夫人马上要生了！”一位老妇人急急忙忙跑来道。

“好！”冯太后眼眉一挑，“快去准备！”

灵泉宫前，踏踏马蹄声在深夜显得尤为刺耳。守门军校原本的昏昏睡意立刻被这声音惊到九霄云外。

“醒醒，醒醒！你听！”

“大半夜的，哪来的马队——莫非是柔然来袭？”

为了抵御柔然，北魏特地在平城以北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虽说如此，也难保柔然小股马队趁夜来袭。

“不像！听声音，倒象是从平城过来的——”

还没等一众卫士回过神来，已经有一骑斥候先来叩门：“皇上亲临灵泉宫捉拿人犯，尔等原地待命，敢擅离职守者，斩！”

众卫士这才惊魂稍定。

产房内，婆子、丫鬟都已经准备就绪，稳婆分开慕容氏的两腿：

“用力，加把劲儿！”

门外，紧张的冯太后和王肃不时向里面张望，须臾，“哇”的一声，一个婴儿落地。丫鬟急忙来报：“生了生了！”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男孩儿？”冯太后胸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阿柔，事情成了！”王肃紧紧握着冯太后的双手。

“不对！”恍惚中，冯太后似乎听到宫门处传来纷繁杂乱的声音，
“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

还没等丫鬟出去，已经有官人来报。

“启禀太后，皇上到！”

皇上？他怎么会来？难道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如果被他发现王肃在这里，岂不是——

饶是冯太后素来镇定，可是她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一刻，美人的脸颊微微泛白。

“这个时候，要走恐怕是来不及了。”王肃捋着胡须，倒还显得镇定。

“你这把胡子，还是刮了去罢！”冯太后道。

宗子军号称魏国禁军精锐，所有人员全部由宗室子弟构成，在这里，你要是喊一句“姓拓跋的”，保准所有人一起拿眼睛瞪你，因为每个人都姓拓跋。

自从拓跋弘的太爷爷太武帝拓跋焘被身边的宦官宗爱所杀，继位的每位皇帝心里都仿佛产生一丝阴影，宗爱不但首创了本朝太监杀皇帝的先例，而且还是继赵高之后，又一位在一年之内对皇帝完成两连杀的杀手专业户，这不能不让拓跋弘心有余悸。生存还是死亡？这是

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他这里不成问题。因为常年征战，拓跋弘对军队了然于胸，宗子军是皇家军队，对皇室的忠诚度毋庸置疑，久而久之，就成了拓跋弘的亲近卫队，只对皇帝一个人效忠。换句话说，就算冯太后对拓跋弘有所不满，想要像对付乙浑一样做掉拓跋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就过不了宗子军这关。正因如此，拓跋弘才有胆量孤身闯入灵泉宫。

(6)

“拓跋弘参见太后！”

拓跋弘虽然带着千余名士兵杀气腾腾地包围了方山，但该有的礼数还是免不了的。当着满院的宫女太监、侍卫兵士，强忍怒气对冯太后深鞠一躬。

“皇上免礼，不知深夜前来，所为何事？”

明知对方来意不善，冯太后依然能镇定自若，淡然处之，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势。

“慕容白曜谋逆，儿特来捉拿犯臣之妻，慕容氏。”

“什么？慕容白曜谋逆？”冯太后微微吃惊，脑中飞快转念，想理出个头绪来。

“是，慕容白曜党附乙浑，意图不轨，已经被我诛杀了。”

“当真？”

“当真！”

看样子，拓跋弘不象是开玩笑。

震惊，十分震惊！

冯太后简直不敢相信，昨天还是自己亲信的慕容白曜转眼间就成了一缕亡魂，而他的妻子还在这里生产，儿子也刚刚出生。如果拓跋弘想斩草除根，这一家三口恐怕只能在黄泉路上团聚了。

“可有证据？”

“有慕容白曜与乙浑书信为证。”

心痛！

不能呼吸！

冯太后当然知道，那些书信是慕容白曜在自己的授意下故意写给乙浑的，为的就是麻痹敌人，引蛇出洞，这事自己曾经和拓跋弘说过，可是他还是装作不知道，明知慕容白曜是我的人他还要杀，明知慕容氏在我这里他还要抓，他想干嘛？

转瞬之间，冯太后已经对拓跋弘的来意猜出了十之八九，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难道他听说了什么？

“那你将如何？”

“慕容氏身为叛臣之妻，恐有党羽在此作乱，恳请太后速回平城，儿当在此彻查灵泉宫。”

哦，听明白了，这哪是搜什么慕容白曜党羽啊，这是摆明了搜我啊！就为了搜我，堂堂南乡公，一代名将，就被硬生生打成叛逆，这世界还有王法吗？

“这样啊，”冯太后依然不慌不忙，“慕容世家在我朝数代为官，忠心耿耿可昭日月，其中必有误会，能否请皇上网开一面，饶过其家

人，待事情查明之后再行定夺？”

“慕容氏可免，但余者必查！”

宫外旌旗招展，马蹄声连连，冯太后知道今晚之事必不可免，况且拓跋弘冠冕堂皇，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只有长叹一声：“罢了，看在你一片孝心，本宫就回了平城罢！慕容氏且随本宫如何？”

“正好！”

慕容氏产后昏厥，尚不知夫君已死，只见左右丫鬟半搀着将其抬上轿子，紧接着，两个稳婆抱着两个男婴，也准备登轿。

“且慢！”

拓跋弘看见两个孩子，目中精光一闪。这两个孩子一般大小，一个黑如炭火，虎头虎脑，一个白白净净，耳聪目明。

“皇上何意？”冯太后装作不解。

“此二子是何人？”

“慕容氏怀胎十月，今晚临盆，此二子皆是慕容氏所生。”

“哦？慕容氏一胎生二子？”

“是双胞胎。”

“为何长得不像？”

“双胞胎中亦多有不像者。”

“为何看起来一个黑一个白？”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既然二人是兄弟，可否滴血验亲？”

“皇上是在怀疑什么？”

“无他，好奇耳！”

时至今日，冯太后已经可以充分相信，拓跋弘今晚突闯灵泉宫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他一定是听到自己和王肃育有一子，才想来捉个现行。还好王肃已经刮去胡子，隐匿在一干太监之中。但这两个孩子却是无处掩形，不得不暴露在拓跋弘眼皮子底下。

冯太后和王肃确实育有一子。

太后寡居多年，忽然产子，此事亘古闻所未闻，是以冯太后将孩子隐匿在方山灵泉宫，本想先蒙混过关，等孩子渐渐长大再说后话，岂料拓跋弘亲征柔然，忽然凯旋，这一下不由慌了手脚。王肃要将孩子带回南朝，冯太后心有不舍，危急之际，忽然想到慕容氏临盆在即，不如顺水推舟，假称孩子是慕容氏所生，将孩子交由慕容氏代养，这样一来，冯太后也不至于和骨肉天涯相隔，是以急召慕容氏到灵泉宫，想来个暗度陈仓，谁知还是被拓跋弘听到风声，当即果断斩杀慕容白曜，亲自来方山拿人！

拓跋弘当然不会相信这两个看起来黑白分明、容貌发肤都不一样的孩子会是双胞胎，要证明他俩不是亲兄弟的办法只有一个，滴血验亲！

不得不说，在那个科学有限的年代，滴血验亲已经是人们认识到的最科学有效的手段了，自从它被发明出来，就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所以一听到拓跋弘的提议，冯太后也是吓得脸色煞白，她知道这两个孩子不是亲生兄弟，如果血液不相融，自己岂不是前功尽弃？

“不可……”

眼看着拓跋弘随行的太医已经拿出金杯、银针，看来是有备而来，冯太后虽然明知自己的反抗毫无意义，也还是不由自主地出言阻止。

“太后！”拓跋弘似笑非笑道，“莫非这两个孩子的身世另有隐情？”

“当然不是……”

“那为何出言阻止？”

“孩子年幼，恐伤身体！”

“哈哈，无妨，太医自有分寸！”

拓跋弘认定这两个孩子不是兄弟，是以吩咐太医只取二人之血，一旦血不相融，自己立刻发难！谁知，神奇的是，两个孩子的血在水中徐徐转了数圈，居然完全融合起来，这下看得拓跋弘目瞪口呆。这在当时自然不能被理解，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人，血液怎么会融合？但是现在的科学可以给出很好的解释，理论上，任何两个人的血在足够长的时间内都可以相融！

现在的拓跋弘，就像一只鼓足了的气球，浑身是气但无处发泄！

他本以为自己带着大军前来，一旦发现把柄，立刻以淫乱后宫为名将冯太后软禁，届时冯太后面临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入冷宫，从此再不能干涉朝政，这样一来，朝廷的大权才会回到皇族的手里，可是谁料出师未捷，难道这俩孩子真的都是慕容氏所生？

谢谢大家支持！你们的回帖就是我动力

(7)

“皇上！”

太医在拓跋弘耳边耳语几句，拓跋弘听后大喜！

正是，两个孩子虽然血液相融，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两个孩子都是冯太后所生！所以，只要证明他们不是慕容氏所生，自己依然可以兴师问罪！

拓跋弘兴冲冲地下令取慕容氏之血滴入杯中，结果，让他瞠目结舌的是，慕容氏的血也融了进去！

苍天啊，大地啊，是哪位天使大姐在恶作剧啊？

拓跋弘有备而来志在必得，结果奋力一拳打在棉花上，毫不受力，这力道转化为无形，反而差点把他自己憋出内伤。

人生就像闹肚子，有时候你以为是一泡屎，其实它只是一个屁。

难道是情报错了？不可能啊，就算孩子的事错了，可是还有一个人不可能错，那个南朝使者王肃，明明有人看到他进了灵泉宫，此时为何偏偏不在？如果能拿到他，冯太后淫乱后宫的罪名依然不可避免！

对，拿到那个南朝使者！

“传令下去，搜查灵泉宫，看有没有身穿南朝服饰的可疑男子！”

拓跋弘一声令下，守在门外的宗子军闪亮登场。

“皇上，”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拓跋弘的不依不饶，终于激怒了冯太后，“要不要连本宫一并查了，验明正身？”

“儿不敢！”

“那你几次三番在我宫内查人，意欲何为？”

“我实在是为了太后的安危——”

冯太后怒视拓跋弘。

此时，化装成太监的王肃已经感觉到大魏禁军的凛凛杀气，一个彪悍的宗子军校尉已经距离他仅仅一步之遥。

上帝保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阿弥陀佛！

“禀报太后，太尉源贺、尚书令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前来护驾！”

宫门处的守门军校飞马来报。

“什么？”

比冯太后更惊讶的是拓跋弘。

此次行动，他严令禁止走漏风声，可是谁知道，还是被冯太后的这几个铁杆儿粉丝尾随而来。

拓跋弘登高俯瞰，只见方山脚下，刀枪林立，火把通明，马蹄踏踏，人影憧憧，看样子，人数比宗子军多了数倍有余。太尉源贺掌管天下兵马，拓跋丕和穆泰又是鲜卑勋贵，朝中四贵已来其三，看来今晚的行动提前结束了。

“有劳皇上挂怀。我累了，要休息了，你们都下去罢。”

冯太后说完这句话，便再不理拓跋弘，更不提回平城之事。

拓跋弘知道自己错过了有史以来也可能是从今往后最佳的一次翻盘机会，可是他能有什么办法？单挑？自己单挑对面一群人。群殴？对面一群人殴打自己一个，左右都赢不了。爹地啊爹地，你可知道你千辛万苦守住的大好江山现在被你的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你可知你曾经的女人被你的敌人玩弄于床第之间？还生下了两个孩子！我此

生纵然扳不倒冯太后，也要让这两个泥子命赴黄泉！

“叛臣之子，杀！”

拓跋弘一挥手，两名侍卫劈手从稳婆手中夺过两个孩子，就要手起刀落。

他知道光明正大搜宫不成，早就心生一计，此举正是要逼王肃现身。

王肃，如果你再不出来，就别怪我对这两个孩子不客气！

“不可！”

果然，人群中，一个面白如镜的“太监”抢身上前，伸手便要来夺。

本来，王肃也没想过为了孩子暴露自己，可是，眼见孩子命悬一线，他还是鬼使神差地站了出来。本能也好，父爱也罢，一切都因自己而起，就让我来了解这一切吧！

好啊，王肃，你终于出现了！你以为你刮了胡子我就不认识你了吗？

冯太后也想不到，事情竟然陡起变故。王郎啊王郎，就算牺牲了孩子，我也要保护你，你这又是何苦呢？

“有刺客！保护皇上！”

宗子军平日训练有素，一声令下，立即有十余名铁甲武士闪身挡在拓跋弘身前，长刀出鞘，等着王肃自己往刀刃上撞。

王肃在冲出来的那一刻就后悔了，md，又是冲动的惩罚，就像我和阿柔初次见面那样。

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

呃不……

那次我为宋使，来到平城见天子，天子他特别忙，回到后宫搬出娘。这个娘们不一般，九天仙女下凡间。稍微冲我一眨眼，立刻全身都酥软。那夜我没有回房间，天亮之后点根儿烟，佳人在侧心在颤，这算不算做汉奸——

王肃在踏上了冯太后龙床的那一刻，就清楚知道这件事的后果。自古以来，给皇上戴绿帽儿，或者给皇上的皇上戴绿帽儿，都不会有好果子吃。一旦东窗事发，必死无疑。轻则像嫪毐一样被抄家灭门，重则还会引起两国开战。要知道拓跋家的皇帝没有孬种，一旦冯太后因此失势，拓跋弘掌权，以他好战的性格和憋屈了这么多年的苦水，向南朝报复不可避免。所以自己不同意冯太后把孩子生下来，毕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么大一个孩子，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猜测妄议。但陷入恋爱中的女人，智商都超出天际，冯太后也不可避免。她一生膝下无子，难得又遇到有情郎，只恨自己不能给王肃多生几个，所以才想出冒充慕容世子的主意。

冒充就冒充吧，王肃也想着能瞒一时是一时，谁知道拓跋弘才刚出京便回师，搞得自己手忙脚乱，走到这一步，也实在让自己没想到。为今之计，只有一死，还冯太后一个清白，免得让拓跋弘乘势做大，引起第三次南北大战。

想到此处，王肃故意把脸往宗子军的刀刃上撞去，瞬间，一张白白净净的脸就变得血肉模糊。

早知今日，也许，当初自己就不该踏出那一步，我早该死了，阿柔，永别了！我去另一个世界等你！

王肃朝冯太后看了最后一眼，毅然转身，猛然朝山下纵身一跃……

“速到山下，捉拿刺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treechang2017-07-3009:43:51

照你说的冯太后熏死过去醒过来后性情大变，按穿越小说的套路，她一定是被现代穿过去的灵魂附身了，哈哈哈哈哈

有这个可能——

@顾浩大爷摆 2017-07-3011:25:02

果断马克，是原创首发么？

是原创首发，尽量每天更新一章！

(8)

拓跋弘没料到王肃还会来这么一手，一手好牌再次被打得稀巴烂，不由得气急败坏。

王郎——

方山虽然不高，从山顶跃下也必然摔得粉身碎骨，冯太后虽然心下震惊、剧痛得无以言表，但面上还是依然平静：“一个太监，值得皇上大惊小怪吗？”

太监？

嘿嘿，拓跋弘心道，等找到尸首就知道了！如果此人不是太监，你冯太后就是全身是嘴也说不清，到时候我治你一个通奸之罪，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儿实为太后安危着想，不可不察！”

“这么说，你倒是一片孝心了？”

“不敢！”

空气再次凝结。

大家都知道，现在一切的关键，在于王肃的尸首，如果被拓跋弘找到，冯太后百口莫辩。王郎牺牲自己保护孩子，冯太后此时不知道自己的心情是喜是悲，纵有眼泪也只能在眼眶里打圈，更绝不能多看孩子一眼。

“回皇上，刺客的尸体找不到了。”

须弥，宗子军虎贲校尉飞马来报。

“为何？”拓跋弘急道。

“方山河道连通如浑水，刺客的尸体已落入河中！”

“什么？”

冯太后如释重负。

“如浑水流经宫皇城，马上通知禁军，在下游打捞，若打捞不到，唯你是问！”

“喏！”

冯太后的心再次紧张起来。

七天之后，宗子军在如浑水下游打捞到一具尸体。一名男子看衣

服和宫中太监如出一辙。只是尸体长时间被水浸泡，已经胀得无法辨认。依稀可见男子面部刀疤纵横，血肉模糊，辨其下体，其势已去。

除此之外，拓跋弘从宗子军的回报中再也探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武州川啊，你不停地流；如浑水啊，你望不到头——

上天为何如此待我？

扳倒冯太后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这样错过了，我是拓跋家族的罪人！

拓跋弘知道，河中发现的尸体绝不是王肃，他也知道，自己现在终究还是斗不过冯太后。可是又有什么办法？自己这么做也是不得不为！眼看儿子拓跋宏一天天长大，如果自己后退一步，儿子不但可能当不上皇帝，甚至可能小命都保不住！

为了孩子，王肃可以牺牲自己，从万丈悬崖上纵身一跃，拓跋弘也可以牺牲！你不是太后吗？你不是不交权吗？那么好，我就让你当不成太后！

拓跋弘当然不敢公然和冯太后火并，降不了你我还升不了你吗？

五年后，他把自己才五岁的太子拓跋宏立为皇帝，才二十出头的他早早就当上了皇上，那么自然，冯太后的身份就水涨船高，成为太皇太后，从皇帝的“妈”升级为皇帝的“奶奶”，你总不好再越级干政了吧？

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年轻人的想法就是很傻很天真，这一纯属泄愤的举动丝毫不对冯太后构成威胁，冯太后连搭理都懒得搭理，你爱

咋咋地，让自编自导自演却没有观众的拓跋弘很受伤，说好的剧本呢？说好的台词呢？演员演出都不按剧情的吗？可惜他忘了，修改剧本的权力从来就不在编剧自己手中，导演、制片人、明星，随便哪个人大笔一挥，你的剧本就成了太监。

很明显，冯太后是集三者于一身。欲哭无泪的拓跋弘只好自己挖坑自己埋，自己写的剧本，再难也要演完，从此迁居崇光宫，老老实实当起了太上皇。

可是，他真的会那么老实吗？你见过哪个太上皇骑着战马拿着钢刀屁颠屁颠深入大漠几千里满世界去追柔然人的吗？你见过哪个太上皇钻山林猎虎豹又是打仗又是阅兵频繁地向太后大秀自己的肱二头肌的吗？

不仅如此，他还训练自己才几岁的儿子早早就骑马打猎，mysonmylove，爹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鲜卑从马背上得天下，历代君王都是马背上的皇帝，你也不能差了，先教你什么呢？就从打狗棍先练起吧，打狗棍法第一步，先和几十条恶狗关在一起……呃，对不起儿子，忘了给你棍子——

鹿苑位于平城北郊，西起雷公山，东包采掠、白登山，方圆数百里，自从北魏在平城建都以来，这里便成为皇家猎场。鲜卑族出自草原，对水草情有独钟，每年秋季，皇帝都会带着皇族、大臣围场狩猎，以获得猎物的多寡进行封赏。

这次秋猎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非要说有，就是年仅十四岁的皇帝拓跋宏第一次狩猎。十来岁的他不像他爹地那么勇猛拉风，追着一

头色彩斑斓的猛虎一骑绝尘而去。他人小力气弱，还拉不起大弓，只能拿一把小弓箭到处追猎一些雉鸡、野兔之类，跟在他身边的妹妹拓跋嫣十分不满。拓跋嫣才十一岁，嘟起小嘴的样子让人又爱又怜。

“我说哥哥呀，你就不能打一些大点的猎物吗？这么小的兔子，杀了它太可怜了！”

“我也没办法呀，这么大点儿的弓，只能打这些。”拓跋宏委屈道。

“那咱们去找别人一起吧！”

“我才不想让那些大臣笑话！”

如果说他爹拓跋弘当的皇帝有名无实，那么拓跋宏的皇帝生涯更叫一个身不由己。他爹好歹只受冯太后一个人摆布，他还得受他爹摆弄。

小宏啊，今天练功了没有？爹给你的七本内功心法都记熟了吗？年轻人切忌心浮气躁，没事多看看佛学也是好的，这八本《四十二章经》你拿去吧！还有，当皇上不能整天只知道打打杀杀，那不成黑社会大哥了？多读点历史，以史为鉴嘛，这套从春秋到东晋的二十四本《皇帝那点儿事儿》送你——

成天被耳提面命的拓跋宏已经被摧残得少年老成，拓跋嫣知道哥哥差点都要学成书呆子，难得出来放松放松，就拉着他道：“干嘛非找大人？我们去找绝哥哥和佻哥哥啊！”

拓跋嫣口中的绝哥哥和佻哥哥，就是慕容白曜的遗腹子。十四年前，拓跋弘以“党附乙浑”的谋逆罪将南乡公慕容白曜处死，一方面

借他的头打开灵泉宫的大门，搜查冯太后寝宫，另一方面，也在朝中剪除冯太后的羽翼。冯太后知道慕容白曜死得冤，如果不是当时自己接慕容氏去灵泉宫生产，慕容白曜至少不会连儿子都见不到就命赴黄泉。但是，即便此时她已经身为太皇太后，也不便对太上皇钦定的铁案直接提出翻案，只能以“罪不及子”为名，保住了慕容家的血脉，毕竟慕容白曜谋逆罪未能坐实，而自己的儿子还在慕容府上。念子心切，此后，冯太后时常恩赐兄弟俩入宫，大小封赏不断，是以慕容绝和慕容悦兄弟，早已经和拓跋兄妹混得很熟了。

拓跋嫣提此建议，拓跋宏立刻点头。自己虽然贵为皇帝，身边真正能说说话的，还真就这两个人。

感谢各位关注，是从舞文弄墨搬过来的，所以前面更新得多，只要大家喜欢，我会继续努力

再更一章

(9)

“啪”！

一箭中的。

一只秃鹰本来盘旋着想捉野兔，结果被当成靶子，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两匹马上载着两个少年风驰电掣，旋即而至。

“哥，好箭法！”

一个十三四岁、面白如玉的英俊少年诚心赞道。

“可惜还没猎到真正的猎物！”

一个肤色黝黑，看起来比白俊少年强健得多的少年龇牙道。在他心里，飞鹰走兔什么的太不过瘾，如果像太上皇一样能去虎圈就好了，屠熊缚虎，那才是真正的打猎。

“已经很好了，不像我，半天都没打到。”

白俊少年叹气道。

从小到大，他在武力方面就不如他的哥哥，力气更是没法比。每次打猎，哥哥都是一马当先，中者立毙，害得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出手。哥哥恨不得屠熊缚虎，他却连个野兔都没打到，有时候他真怀疑自己和哥哥是不是一个妈生的，咋就差距这么大呢？

“老二，别心急，大不了我的猎物劈你一半！”

兄弟俩感情好，当哥哥的经常照顾弟弟，在黑面少年看来理所当然。

黑面少年一边说着，一边朝落地的猎物走去。

“说得好，要不要把我的猎物也给你们兄弟俩分了去？”

一个尖锐刺耳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黑面少年皱皱眉，这太监嗓儿，一听就是冯夙那个二百五。这家伙仗着自己是冯太后的侄子，一向飞扬跋扈，对两个“叛臣”之子更是看不上眼，没事儿就过来撩骚。

“我们的猎物多得是，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黑面少年没理他，眼看地上的秃鹰就在眼前，身上的箭如同死神一样攫取着它的生命力，伸手就要抓。

“慢着！”操着一口标准太监腔儿的少年从马背上跳了下来，这

少年看起来十三四岁，方脸大眼，论相貌也算得上是人中赤兔，马中吕布，只见他浑身上下绫罗绸缎异常光鲜，丝毫没有北魏人的粗犷之风，“谁说这是你的，我还说这鹰是我的呢！”

纳尼？开什么玩笑。黑面少年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这只鹰明明是自已打的，身上还插着箭，冯夙这厮有何脸面说是他的？

“冯夙，你拉得开一石的弓么？”黑面少年嘲笑道。

“你……”那个叫冯夙的少年显然对别人质疑他的荷尔蒙很不满，“别以为自己有几斤力气就了不起，告诉你，这鹰可是我先看见的。”

“你先看见的就是你的？”

“没错！”

“那我还先看见你了呢！”

“慕容绝，”冯夙一张小白脸气得通红，“不过是个叛臣之子，凭什么和我争？”

慕容绝本来对冯夙只是爱答不理，言语间甚至还有几分嘲笑，但当他听到“叛臣之子”几个字，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不见。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看到慕容绝黑口黑面，冯夙也有点紧张，毕竟这黑小子是个混不吝，要是发起飙来，恐怕自己占不到便宜。但有时候，人的贱是一种本能，就像生命一样深入骨髓，冯夙明知道有可能会吃亏，嘴上还是冒出一句：“就说你叛臣之子怎么了，你咬我啊！”

慕容绝没有咬他，只是虎目一瞪，就吓得冯夙倒退着跌了一跤。

“慕容绝，你打人——”

如果晚生一千年，冯夙有可能是最会帮球队赢球的影帝，可惜不幸的是，他遇到的不是绅士的英国队，而是狂暴的俄罗斯队。慕容绝显然对他自说自话的表演没兴趣。

“好，你说我打你，那我就打你一个看看，免得凭空被冤枉了！”

慕容绝跨出一步，朝冯夙走去。

“哥，打人不打脸——”

白俊少年急忙拉住他。

“老二，别拦我，今天我非撕烂他这张破嘴！”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把他浑身上下捏个粉碎性骨折就可以了，打脸容易被看出来！”

“好兄弟，就这么办！”

“慕容悦，天杀的，你就损吧，画个圈圈诅咒你！”

冯夙此时已经有点后悔为什么要得罪这哥俩儿。要知道他们的父亲犯的可是“谋逆罪”，换句话说就是连皇帝都敢杀，眼下四下无人，自己这几个手下不够慕容绝塞牙缝儿的，万一俩兄弟把自己大卸八块喂狼了……后果不堪设想。

“绝哥哥、悦哥哥，你们干什么呢？”

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这声音他俩听过无数次，除了彭城公主，没有第二个人说话能有这么好听。

“参见皇上、公主。”两兄弟一起躬身。

“唉，算了，又没外人，咱们随便说话。”拓跋宏也只有在几个同龄的玩伴中，才显出随性的一面。

来的人正是拓跋宏和拓跋嫣，刚才那悦耳的声音，就出自拓跋嫣之口。

“冯夙，你又惹祸了吧？早就告诉你不要以少欺多，你又不听，早晚有天栽跟头！”拓跋嫣嗔怪道。

冯夙恶人先告状：“明明是他们欺负我，请皇上给我做主。”

“唉唉，行了，哪儿凉快赶紧上哪儿待着去，别耽误我们谈正事儿——”

冯夙的年纪虽然也和拓跋宏差不多，但仗着冯太后是自己的姑姑，张狂惯了，拓跋宏对他不甚喜欢。眼看着拓跋宏和慕容兄弟谈笑风生，自己根本插不进话儿，冯夙觉得待在这里也是自讨没趣，悻悻而退。

“这只鹰是你打的？”拓跋宏看着慕容绝的弓不胜赞叹。

自己的弓才有七斗，慕容绝和他年纪相当，却已经能拉开一石二的弓，不愧是将门虎子。

“还是个雏儿，要是能射到大雕才好。”慕容绝对自己的勇力倒不客气。

“看来今年的秋猎大赛，绝哥哥要勇拔头筹呢！”拓跋嫣看着慕容绝马屁股上挂着的飞禽走兽，不胜赞叹，“愣哥哥，怎么你一只也没打到？”

慕容愣的马屁股上光光，两手一摊，道：“谁说我没打到？我只不过还没开始发力而已。”

拓跋宏知道他跟在慕容绝后面只能捡漏，只是嘴硬，便道：“那你想不想超过你大哥？”

“当然想啊！”

“不如这样，我们比比，两个人一组，酉时在这里集合，哪组的猎物多，算哪组获胜！”看着慕容绝满载而归，也激起了拓跋宏的好胜心。

“这个……太欺负你们了吧？”慕容绝嘿嘿一笑。

(10)

“已经打到的猎物不算，我和慕容悦一组，你和嫣妹一组，这样就公平了。”拓跋宏分配得倒也合理！

“好耶！我和绝哥哥一组，”拓跋嫣拍手道，“哥哥，悦哥哥，输了可不许哭鼻子哟！”

“看你说的！我们又不是十岁的小孩子！”慕容悦道，“既然是比赛，总得有赌注吧？赌注是什么？”

“赌注嘛！”拓跋宏看见拓跋嫣对慕容绝一脸崇拜的眼神，忽然来了主意，“这样吧，你们哪个人赢了，我就把公主许配给谁！”

虽然年纪尚小，还听不懂男女之事，但是拓跋嫣还是脸上一红：“哥，你干嘛拿我说事？”

“女孩子嘛，早晚要嫁人的，怕什么！”拓跋宏看见两兄弟对此没有异议，大声道，“好，那就这么定了，咱们天黑在此，不见不散！”

拓跋宏说完，便和慕容悦朝东打马而去。

“绝哥哥，我们去哪里？”拓跋嫣作为资深“蕨根粉”，只需要听吩咐就好。

“东边有虎圈，我们也向东！”

虎圈，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圈老虎的地方。拓跋家族是鲜卑人，生性喜猎，为了使打猎更有乐趣，专门从各地弄来十数头猛虎，放养在这片山林。每年秋猎，凡是有能射杀老虎者，基本都是当年的秋猎冠军。

慕容绝自幼臂力甚大，根骨奇佳，习武也比常人快上许多，从小便有勇武之名。只不过，这个勇武之名在没有实际战绩之前，也仅仅是被人说说而已，这情形就好比喜欢你一个美女，美女也喜欢你，但她就是不让你碰，你干着急也没办法，要是下手晚了，美女没准还被别人抢了去。秋猎冠军无疑就是这个美女，时时拨动着慕容绝敏感的神经，只不过冯太后担心他们的安危，不许他们靠近这片危险的区域。如今，既然皇上提出比赛，慕容绝心中的念头便被再次勾起，要是皇上和老二猎到了老虎，那自己岂不是还要再等一年才能正名？是以也顾不得那么多，朝着虎圈就策马而去。

虎圈并不大，方圆不过三四十里，放养十多只老虎其实并不合理，盖因老虎是独居动物，向来一山不容二虎，而这些老虎平时就被关在笼子里，只有像这样每年一次的秋猎，才会被放出来放放风。

不过这老虎也很郁闷，平时一关就是一年，缺乏锻炼骨质疏松，好不容易被放出来，还没来得急喘口气走两步，就碰上一群野蛮人骑着马拿着箭四处追杀，山中之王威风何在？百兽之首颜面何存？一来二去，这老虎就学乖了，碰到大队人马，老虎就各自逃命，遇到落单的人，往往就合力击杀。好在鲜卑人常年狩猎，知道老虎的习性，轻易倒也不敢落单。太上皇拓跋弘虽然率先冲入虎圈，大队人马旋即而

至，并无危险，但慕容绝就不一样了，他猎杀老虎的心太急切了，根本没去考虑这些，带着拓跋嫣一马当先就冲入虎圈。

这老虎一看，呦呵，挑衅！赤裸裸的挑衅！你们人多我还怕你，就这么两个孩子，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兄弟们都出来，开饭了！人马肉双拼！

慕容绝乍见老虎，还有几分兴奋，忽然发现数目不对，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我去，合著虎圈里一半的老虎都来了，自己这面子太大了，当即刷刷两箭，将最靠前的一只老虎放倒，带着拓跋嫣掉头就跑。

“嫣妹，快跑！”

慕容绝和拓跋嫣座下的都是日行百里的良驹，本来和这些老虎比赛跑还有得一拼，但是这些马平日里被保养得太好，吃饭是外卖洗澡时人工 spa 平时又是低头族，什么时候见过这阵势？俗话说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五只老虎跑得更快，当即拓跋嫣座下的白马就被吓瘫了，马失前蹄，好在慕容绝眼疾手快，他本来在拓跋嫣前面，调转马头后，跟在拓跋嫣后面，当即伸手一抄，直接将拓跋嫣拽到自己马背上，纵马狂奔，百忙中回头一看，只见三只老虎已经扑向白马大快朵颐，两只老虎依然对自己不离不弃，这份执着令人感动！说好的双拼就是双拼，自己点的外卖，再难吃也要吃完！

面对着两只老虎，慕容绝倒有些镇定了，自己是来干嘛的？不就是猎虎来的吗？刚才被五只老虎偷袭措手不及，眼下二对二，正好单挑，当即打马回头，对拓跋嫣说了一声“看好了”，只见慕容绝张弓，

搭箭，一箭射出，正中最先一头猛虎的眉心。这虎骄横惯了，虽然脑袋中箭有点儿晕，但跟喝了二两小酒一样，晕晕乎乎更兴奋，还是朝慕容绝奋力扑来，慕容绝一咬牙，将马往旁边一带，使出全身力气对着飞在半空的老虎肚皮就是一箭，一箭穿心！

拓跋嫣躲在慕容绝怀里，紧紧抓住缰绳，对刚才发生的一切看得真真切切，随着老虎啪叽一声趴在地上再也不起，慕容绝的形象在她眼中瞬间高大了许多，宛如天神一般站在四只老虎面前，威风凛凛。

且说拓跋宏和慕容悦一路向东，以他们二人的胆子是绝对不敢来虎圈的。

“皇上……”

“这里没人，叫我宏哥吧！”

“宏哥，我怎么感觉这场比赛咱俩要输呢？”

“为啥？”

“我哥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今天是奔着虎圈去的，万一他猎杀一头老虎，咱俩就是打一窝兔子也是白搭啊！”

“有道理，那你说咋办？”

“要不咱俩也去看看？”

“唔……咱俩也不能显得太胆小了，看看就看看！”

于是拓跋宏和慕容悦也来到虎圈。

@向上吧小流氓 2017-07-31 02:37:32

我他妈生在 80 年代都差点死掉，还好交了 300 罚款。草

恭喜这位道友渡劫成功！

@亮盾 pk 亮剑 2017-07-31 12:09:01

100年后你也死定了

感谢道友祝我长命百岁！

@雪漫飞鸿 2017-07-31 16:05:28

楼主写的小说，还是正史？

原创小说，欢迎关注哈

哈哈，刚看到帖子上了热帖榜，今天再更一章

(11)

太上皇今天打了一头大老虎，心满意足，正带着人准备回去开虎肉 party，结果看见儿子过来了，心下大喜：“小宏子，好样的，你爹我早就说带你一起猎虎，你偏不来，这下怎么想通了？”

拓跋宏知道父亲一向不喜欢慕容氏兄弟，也不敢将和慕容绝打赌的事告诉他，道：“早就听说虎圈盛名，今天想过来看看，这头老虎是爹打的吗？爹地威武！”

拓跋弘哈哈大笑：“晚上回去有虎肉吃了，这东西可是大补，虎鞭还可以……”拓跋弘忽然想到他还是小孩子，不应该说这些，干咳了两声，“哦，对了，你妹妹嫣儿呢？”

“嫣妹她……”拓跋宏没想到父亲会有此一问，随口道，“刚才好像看到她和冯夙在一起。”

“哼，”拓跋弘从鼻孔中表示了自己的轻蔑，“冯夙那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和嫣儿都离他远点，免得沾染晦气。”

“是，儿记下了。”

正说着，忽然圈中传来一声虎啸，拓跋弘吓了一跳，他回头问左右：“人都出来了么？怎么还有虎啸？”

右仆射穆泰神情肃穆道：“这啸声中饱含悲鸣，似乎尚有人在圈中狩猎！”

我去，啸声中饱含悲鸣这种事你都听得出来？不愧精通兽语，简直是人渣中的人渣！

“虎贲校尉检点随行人员，发现缺席立刻来报！其余人随我立刻前往查看！”

拓跋弘一骑当先，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直奔虎啸的地点而来。

当他们来的时候，简直都惊呆了，只见地下一片狼藉，两只老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身子下流出大片血迹，显然是没命了，还有两只老虎，一只独目，另一只眼上还插着箭杆，另一只身上插着好几支箭，只是每一支都不足以致命，两只老虎虎视眈眈地盯着一处洞口，发出悲鸣。

慕容悦的心直接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知道洞里十有八九是慕容绝和拓跋嫣。

“谁在洞里？”

拓跋弘看到这血腥的场面也是一惊。自己大张旗鼓，带着数百人费了半天的劲才猎杀一只猛虎，这人随随便便就杀了两只，看样子洞

外的两只也受重伤，要是被他猎杀四只，自己这区区一只的战绩又何足道哉？瞬间，刚才猎杀猛虎的喜悦化为乌有，他也想知道是什么人有如此勇力。

“父亲？”洞中传来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声。

“嫣儿？”

拓跋弘惊了，他看了儿子一眼，拓跋宏刚才说嫣儿和冯夙那小子在一起，难道这些老虎是冯夙杀的？这娘炮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练《葵花宝典》了吗？

“嫣儿，你和谁在一起？”

“我和绝哥哥！”

“绝哥哥？”拓跋弘还没把人物和名字对上号。

“是慕容绝。”

事已至此，拓跋宏知道再也瞒不住，索性说出实情。

“慕容绝？”拓跋弘对这小子当然有印象。黑得跟雷劈了似的，经常被太皇太后召唤入宫。知道他爹被自己所杀，每次见到自己的时候都是满眼仇恨。如果不是太皇太后纵容娇惯，自己早就把这黑小子踢回月球了。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敢带着公主私入虎圈？出事怎么办？他死了事小，要是嫣儿有什么闪失，自己如何向她地下的娘亲交代？

拓跋弘越想越生气：“大胆慕容绝，带公主以身涉险，该当何罪？”

“太上皇，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还是想办法救出公主。”

穆泰进言道。

哦，也是，先得把嫣儿救出来再说！

听到拓跋嫣说话，拓跋弘知道她暂时没事，眼见这两头猛虎是绝佳的靶子，就将自己的弓箭交给儿子。

“小宏子，去救你妹妹出来！”

皇帝和太上皇狩猎，朝中文武重臣皆在，拓跋弘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你们不是觉得皇帝年幼吗？你们不是对皇上阳奉阴违吗？就让你们看看，我们拓跋家没有怂人！别说两只老虎身受重伤，就算万一有事，自己和这么多大臣都在，也不会让儿子吃亏，是以他才放心大胆地让儿子去杀虎立威。

拓跋宏虽然也是鲜卑血脉，但他刚刚出生便被立为太子，母亲亦因“子贵母死”的苛则早早离世，在他的成长记忆里，一边是雷厉风行的愤青爸爸，一边是阴沉刻薄的心机奶奶，他时刻想的不是如何表现自己争取荣宠，而是如何守成自保。是以性格中就多了几分谨慎，甚至显得过于老成。如今接到父亲扔来的这个烫手山芋，扔掉也不是，只好硬着头皮顶上。当即张弓搭箭，朝着独目的猛虎射去。

那独目猛虎歪头躲过一箭，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拓跋宏就是一张怒吼。武功中有一种叫狮子吼的究竟有多猛大家都不知道，但是眼前这老虎吼可是实打实的，对动物尤其有杀伤力！一些随从的战马已经被这一声吓得骨酥腿麻，当即有两个文臣直接从马上栽下。或许是拓跋宏胯下这批战马受到感应，竟然抬腿朝着独目猛虎走去，它想干嘛？施展美人计色诱？拜托，你俩不是一个品种啊！

坐在马上的拓跋宏急拉缰绳，大声呵斥，谁知这马反而受了刺激，

直接朝着独眼老虎窜去，这一下可实在是出乎意料，连拓跋弘也没有料到，等他反应过来，儿子的坐骑已经朝前面窜出两丈有余。饶是他大喊一声“保护皇上”，身后的众位大臣也是有心无力，也许只在他们抬起弓箭的刹那，皇上就已经送上人头了。

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拓跋弘发话，已经有一道人影像离弦的箭窜了出去，直奔猛虎，正是慕容悦。他心念大哥和公主，早就伺机而动，见拓跋宏吸引了老虎的注意，直接从侧翼偷袭，

慕容悦手上的是一把黄杨弓，对准两头猛虎扬手就是连发，身上中了许多支箭的老虎本来就已体力不支，被慕容悦补箭后，踉踉跄跄再也站不稳，一头栽倒下去，那只独目的猛虎却越发凶悍。

身为公虎的它体型硕大，貌似有五六百斤，却异常灵活，接连避开慕容悦两箭，竟然不顾送到嘴边的拓跋宏，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慕容悦就扑去。

慕容悦前几箭有备而发，老虎扑来，刚好他手中无箭，只好就地一滚，躲将开去。身后满朝文武大臣张弓搭箭，却是一个人都敢发，皇上就在眼前，万一伤到皇上怎么办？那可是杀头抄家的罪名！是以一众文武大臣只能干瞪眼，就看着慕容悦和猛虎搏斗。

慕容悦没有他哥哥的力气，慕容绝尚不能一箭穿头，他更不能，眼见猛虎掉头又来，心下一横，发出一箭，射爆它的右眼，老虎只觉得眼前一黑，似乎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候，从洞中飞出一个人影，手上拿着割肉的匕首，对准失去双目的猛虎就是乱刺，猛虎疼得张牙舞爪，却看不到目标，众大臣趁机上前救回拓跋宏，再看出来那人，正

是慕容绝。

@翹嘴昌魚 2017-07-3117:32:38

两脚羊是什么朝代??

就是这个朝代

@ywujun19692017-07-3117:34:09

@浮生若梦 87: 本土豪赏1根鹅毛(10赏金)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

感谢土豪!!!

@花花世界谢 2017-07-3118:22:21

我是来打酱油的

欢迎酱油党,前面写得比较中规中矩,后面的会更好玩

@雪漫飞鸿 2017-07-3118:08:46

现在南北朝是个影视剧热点

电视剧还没想过,先努力把小说写完吧@状元不爱秀孜 2017-07-3119:44:30 决定跟了-----感谢支持,本人保证不做太监@翹嘴昌魚 2017-07-3117:32:38 两脚羊是什么朝代?? -----@浮生若梦 872017-07-3117:40:55 就是这个朝代-----

@xuanyuanmaomao2017-07-3120:06:08 唐朝也有呀-----

-----嗯，从这时候起的@认准一条道 2017-07-3116:49:57

写得太好了，很时代感，很幽默。-----

感谢支持！@面具的爹 2017-07-3122:54:41 我以为写历史，原来是小说。

-----现在写南北朝历史的挺多，来

换换口味吧

(12)

只见慕容绝脸上、胳膊上、腿上全是血迹，他挡在慕容悦前面，挥动匕首逼退猛虎。众位大臣这才反应过来，纷纷展示自己的骑射神技，刷刷刷一通乱箭齐发，将凶悍的独目猛虎击毙，一个个互相吹捧。

“太尉好箭法！”

“哎呀，老了，大将军也不错！”

“不敢当不敢当，还是世子年少有为……”

“爹，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哇……”

直到看到拓跋嫣从洞中被接出来，拓跋弘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多悬，就差一点，俯瞰万里河山、掌管千万百姓、麾下百万军队的北魏皇帝就命丧虎口。他不想是谁把拓跋宏送上虎口，也不想是谁救了拓跋宏，反倒怪罪其慕容绝来。

慕容绝，又是慕容家的！要不是你，我儿不会以身涉险，嫣儿也不会被困洞中！今天太皇太后不在，我就杀了你以绝后患！想到这儿，拓跋弘大喝了一声：“来人啊！将慕容绝绑了，就地正法！”

慕容绝虽然浑身是血，但大部分都是老虎的，他受的只是皮肉伤，

要不是中途箭壶跌落，他也不至于躲在洞中。眼见兄弟为救自己舍身斗虎，自己便奋勇冲出，兄弟合力，总算保住慕容悦。谁知还没来得及庆幸劫后余生，拓跋弘一声令下，慕容绝便被绑了，这一下实在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爹，你干嘛要绑绝哥哥？”

拓跋嫣虽受惊吓，浑身上下却是半点伤也没有。看到这里，众位大臣都暗暗惊奇，想不到慕容绝小小年纪，一人勇斗四虎，还能保护住公主安然无恙，这份勇力，恐怕是我再年轻十岁也有所不及！

“慕容绝私闯禁地，连累皇上、公主涉险，其罪当诛！”拓跋弘怒气冲冲，他这气倒不是装的，慕容绝这厮武力值太彪悍了，才十来岁就连杀数虎，长大以后那还不是心腹大患？趁其羽翼未成，必须杀之！

“禀父亲，”拓跋宏惊魂稍定，听说父亲要杀慕容绝，急忙帮他澄清，“是我和慕容绝打赌，让他进入虎圈的，这事和慕容绝无关。”

“哦？”

儿子这样说，这事倒不好办了。照此说来，慕容绝非但不是戴罪之身，而且还是拓跋嫣的救命恩人，这特么就比较尴尬了！

一时没了主意的拓跋弘干咳了两声。

“启禀太上皇！”冯夙那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

“有话快说！”

要不是看在他是冯太后侄子的份儿上，拓跋弘才懒得和他说话，言辞中丝毫不掩饰对他的厌恶，就差说出“有屁快放”了。

“彭城公主本来是和小臣约好一起狩猎的，一定是受慕容挑拨迫才被带到虎圈来，请太上皇明鉴！”

难得冯夙这小子说话中听一回！拓跋弘大喜！他知道今天当着满朝文武是杀不了慕容绝了，自己硬要颠倒黑白，定然失了民心，是以不等旁人说话，就将此事定了案：“慕容绝大胆挑拨公主，罪不可赦！但好在保护公主毫发无伤，亦算有功！功过不能相抵，死罪虽免，活罪难饶，即日起净身入宫，在崇光宫当差，不得有误！”

把勇武绝伦的慕容绝净身做太监，是拓跋弘忽发奇想，虽然有一个武力值如此恐怖的太监并非什么好事，但是只要他入了宫，到时候就随自己怎么摆弄，即便是随便找个罪名廷毙他，太皇太后也无话可说！想到这里，拓跋弘很是为自己的小机智点了个赞！

什么？让我做太监？

慕容绝没想到拓跋弘会玩儿这么狠！这不是要慕容家绝后吗？哦，对不起，忘了我还有一个弟弟，可是那又怎样，万一他以后出柜了怎么办？传宗接代的重任还不是落在自己肩上？拓跋弘，你跟我玩儿阴的！

慕容绝毕竟才十来岁，还体会不到拓跋弘背后的阴谋诡计，但他也知道当太监绝非好事！只是，眼下太皇太后不在，没有一个人能为他说得上话。这算什么？自己拼了命想证明自己是“大魏帝国第一勇士”，结果最后成了太监，早知道要争的是“大魏帝国第一太监”的名号，自己是说什么也不会进虎圈的！

“父亲，不可。”关键时刻，又是拓跋宏。慕容绝在心里感动得

泪眼婆娑，还是未来的大舅哥好！

可不是么，无论将来兄弟俩谁娶了公主，拓跋宏都是绝对的大舅哥。

“为何不可？”

“儿与慕容绝的赌约分出胜负，按照约定，慕容绝当娶彭城公主，万万不可净身！”

拓跋宏在和慕容绝说赌约的时候，只不过是少年人的一句玩笑话，连拓跋嫣自己也没有当真。可是眼下慕容绝性命攸关，拓跋宏只好把这事提了上来，希望能让父亲收回成命。

拓跋嫣虽然对什么许配啊、驸马的懵懵懂懂，但也知道和自己有关，睁着一双大眼睛愈发好奇。

“胡闹！”

果然，拓跋弘听了之后怒不可遏！

“你们是怎么约定的？”

纵然想反悔，拓跋弘也要师出有名，毕竟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皇帝已经开了金口，覆水难收！

“儿与慕容绝约定，双方酉时比拼猎物的多少，猎物多者获胜！胜者即为彭城公主驸马！”

“哦，那慕容绝都猎了些什么呢？”

慕容绝从比赛伊始就深入虎圈，加上最先杀的一头猛虎，一共亲手猎杀三头猛虎。而拓跋宏、慕容傥组合靠着捡漏才猎杀一头伤重的老虎，胜负十分明显。

这是关系到皇家公主的终身大事，拓跋弘眉头微皱：“慕容傖射杀独目虎有目共睹，为何没有算上去？”

独目虎身遭万箭穿心，死在谁手里还真不好说，本来没有算给慕容傖，但既然太上皇发话了，就把独目虎算给慕容傖，这样，慕容傖和慕容绝的战绩是2:3。慕容傖知道，要是自己赢了，大哥就得当太监，当即上前道：“禀太上皇，臣甘愿认输！”

“认输？”拓跋弘眯着眼睛，“你是怕你大哥输了吧？难道你就不想娶彭城公主？”

慕容傖和拓跋嫣从小玩到大，也算青梅竹马，但要说娶亲的念头，还真没想过，毕竟年纪尚小。

“臣愿赌服输，不敢奢望。”

拓跋嫣虽然听得懵懂，也听出了慕容傖不愿意娶自己，她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无辜地道：“傖哥哥，你为什么不愿意娶我？嫣儿做错了什么吗？”

“娶不娶恐怕由不得你！”

拓跋弘紧紧地盯着慕容傖。

@平平淡淡就浪 2017-08-0109:07:27

还更吗？

每天都更，欢迎关注

@冰红茶、玄 2017-08-0109:51:53

楼主可恶。一天才写2章

哈哈，楼主努力中

@浮生若梦 872017-07-2909:57:00

(2)

也许就是这首歌，在另一个男人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这个人就是拓跋弘。

才十来岁的他或许还不懂得什么叫基情，但是他很明白慕容白曜曾经“背叛”过自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得贪婪我爱的懦弱——

所以每次见到慕容白曜，这个风一样的少年总是会想起乙浑，那个曾经想做王的男人。随着拓跋弘渐渐长大，慕容白曜愈来愈感觉到后背发冷，仿佛有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上，随时会斩落下来.....

@权颀 2017-08-0110:56:06

不是“参合陂”么。。。

已经过去好几十年啦

@晴山堂的游圣烟 2017-08-0110:08:02

每日一顶

感谢感谢！

@田冬 20142017-08-0111:02:33

写的真好，南北朝的文章看过不少，用白话文写的你不是头一份但绝对是独一份！

我只能说你……有眼光！哈哈

@crazyxf0072017-08-0112:06:50

怎么就太监了，这么好的文笔可惜了。

楼主誓死不当太监

@姜文宣 2017-08-0112:14:56

北魏的皇帝都短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前六个里就有三个被杀的，一个身体不好的……

@zuoan7702017-08-0111:34:28

感谢感谢！

(13)

自从十四年前，拓跋弘听到消息说冯太后私育一子，便查无所获。后来听说慕容家生了两个儿子，结果这两个儿子一黑肤一白面，一个勇武一个文弱，无论从外貌还是内在，可谓是大相径庭。如今，随着两兄弟年龄渐长，拓跋弘愈发坚信他俩不是亲兄弟，依照性情来看，慕容绝是慕容氏所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毕竟慕容白曜也是赫赫有名

的一代名将。而慕容傥白白净净，一看就是文弱书生，应该就是那个王肃之后。

虽说怀疑，但没有拿到真凭实据，拓跋弘倒也不敢断定，只是心中在想，不管这两人的爹地是谁，都必须除去，一个不留，自己不能在宏儿身边埋下两颗定时炸弹。虽说如此，却也要有先有后，慕容绝勇猛过人，宜先除之，剩下慕容傥慢慢再说。

打定主意，拓跋弘看了看时间，才申时一刻，距离酉时还有段时间。

“既然你们约定在酉时，那么就酉时再见，到时候胜负如何，立见分晓！”

拓跋弘现在铁了心要除掉慕容绝，不想给他任何口实。

“得想办法把这事告诉给太皇太后。”

拓跋宏跟在父亲身边，没有办法向慕容傥通风报讯。他看到拓跋嫣就在自己身旁，悄悄把脖子上的玉佩摘了下来，塞到拓跋嫣手里。

“嫣妹，你好像累了，回宫休息休息吧！”

拓跋嫣虽然不谙事务，但是冰雪聪明，她知道这玉佩是太皇太后赐给哥哥的，又见哥哥如此小动作，心里已经猜到八九分，伸个懒腰道：“是啊，打了一天猎，我就不陪你们了，父亲，我回去了。”

拓跋弘正想着怎么让拓跋宏反败为胜，随便答应了一声，道：“传令，驱出所有猛虎，不得有误！”

拓跋嫣知道自己心里的大英雄要被父亲办成太监，心急如焚，虽然此时她还不太明白太监究竟是个什么物种，但是也知道他们的地位

和 9527 差不多，当太监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要不然哥哥也不会这么着急，连太皇太后赐给他的贴身保命的玉佩都拿了出来。她的小白马刚才被老虎大快朵颐，想起自己骑过的马中，似乎只有慕容傥的坐骑最听话稳当，当下便去找慕容傥借马。

慕容傥跟着大哥，一直来到虎圈外面的小树林，看到大哥情绪低落。

“大哥，别怕，一会儿我去求太皇太后，只要她老人家出马，太上皇不敢为难你！”

“拓跋弘，算你狠！老二，我问你一件事。”

“放心吧，我是不会和你争公主的！”

“不是，我是想问，你想不想给父亲报仇？”

“报仇？”

慕容傥惊了。

谁都知道慕容白曜是被拓跋弘所杀，为父亲报仇，难道是要杀了太上皇？

“我想了，要杀他，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慕容绝道，“平时咱们要接近他根本没可能，现在大家都在虎圈，你我手上又有弓箭，一箭射死他并不是难事！”

慕容傥倒吸了一口凉气：“大哥，射死他是不难，可到时候你我可就是真正的叛臣贼子了！”

“你怕死？”

“我不怕死，只是觉得这么做有些不值当。”

“为何不值当？”

“拓跋弘已经是太上皇，等皇上一天天长大了，明白了道理，总有一天会为我们的父亲正名，我们现在何必冒险呢？”

“拓跋弘处处针对你我，总之不杀他我难咽这口恶气！放心吧，我们藏在林子里，远远地给上他一箭，神不知鬼不觉！”

慕容傥摇头道：“我认为还是不要这么做，万一东窗事发，你我事小，母亲日渐年迈，难道你还要看她承受丧子之痛吗？”

“别废话，这件事，你就说你做不做？”

“大哥，别逼我，我是不会做的！”

“好，你不做，我来，就算是东窗事发，也是我一个人承担，到时候，你要好好照顾母亲！”

“大哥……”

不知为何，慕容傥觉得此时的大哥如此陌生，似乎成了另外一个人。

“老二，你的弱点就是太胆小谨慎，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不会像我一样到处惹祸！我走了！”

说完，慕容绝迈步朝前面的桃林走去，他也许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和弟弟的人生从此就天翻地覆，再也回不到从前。

@浮生若梦 872017-07-30 22:40:03

感谢各位关注，是从舞文弄墨搬过来的，所以前面更新得多点，只要大家喜欢，我会继续努力

@凡事都喜欢研究 2017-08-0112:36:51

据说慕容少年时和他姐姐一起在床上伺候苻坚...小慕容功夫了得!!能写一下吗?嘿嘿

哈哈,这段历史在前面,不过后面有更刺激的,你猜猜是谁?

@彭志强彭塘 2017-08-0115:12:53

这样的文字看着舒服。

楼主快更新呀,我是看一次顶一次

感谢支持!

@白牡丹黑牡丹蚕 2017-07-3008:40:26

顶啊顶

@小小萧然 2017-08-0109:28:41

楼主,你的天涯等级是多少了呢

是问我吗?好像不是很高

感谢各位,今天在外面跑了一天,见了几个制片人朋友,回来了,继续更!

(14)

拓跋嫣就是在这个时候找到慕容悦,把拓跋宏的玉佩交给他看。

怎么办?怎么办?是去求太皇太后,还是阻止大哥?

很明显，求太皇太后肯定是来不及了，可是，也不能告诉拓跋嫣说我大哥要去杀了你爹啊！

必须阻止老大！丫儿太冲动！冲动是魔鬼！

慕容傥主意已定，把玉佩交给拓跋嫣：“嫣妹，你先去求太皇太后，我再去劝劝大哥。”

拓跋嫣接过玉佩：“好！”

“动手！”

两人正要分开，忽然，树林里刷刷刷闪出几道黑影，其中一道黑影一把抱住拓跋嫣，捂住了她的嘴，又一道身影直奔慕容傥，想要如法炮制，慕容傥虽然年幼，但自幼练习家传绝学慕容剑法，倒也有些根基，一个闪身避过来人，大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

那人一招扑空，倒有些意外。捂住拓跋嫣的人轻声道：“老姚，怎么连个孩子都制不住？”

这几个人穿的都是夜行衣，蒙着面，看不到脸孔，但是听老姚的声音比较沉闷，有点像在水中敲打破锣：“小子，你会武功？”

看到这几个人的装束，又想到这里是皇家猎苑，慕容傥已经猜出这几个人的身份。

“你们是刺客？！”

那个叫老姚的人嘿嘿一笑：“算你聪明，不过没什么用，乖乖跟我走吧！”

慕容傥想出声示警，可是对方欺身过来，他只觉得胸口前仿佛有巨石压来，压得自己透不过气。老姚伸出枯干瘦长的一只手，宛如闪

电一般抓住慕容傥的胳膊，慕容傥再也无法挣脱，和拓跋嫣一样束手就擒。

慕容傥这才看清，来的人一共有五个，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兵器，杀气十足。

看到这两人衣饰华贵，擒住拓跋嫣的人疑虑一下：“你们两个，是什么人？”

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松开拓跋嫣的嘴。

“放开我，我是彭城公主。”

彭城公主？

这个身份在一般人听来可能是无比尊贵，但是那人却只是轻轻“哦”了一声：“我问你，你们的皇帝现在哪里？”

“哼，你捏疼我了，不告诉你！”

拓跋嫣撅起小嘴。在她的记忆中，还从来没有人对她这般无礼，便耍起了小孩脾气。

那人见他粉嘟嘟的模样可爱，倒也拿她没办法。老姚松开捂住慕容傥的手。

“小子，敢叫一声，这小丫头可就没命了！”

老姚做手势在拓跋嫣的脖子上比划个斩的动作。

慕容傥心念电转，这几个人是刺客，或许可以救大哥，我只要把他们带到皇上身边，再出声示警，到时候正好阻止大哥出手，谅这五个人也抵不过近千人的宗子军。

打定主意，脸上神色就轻松了许多。

“我问你，皇帝在哪里？”

“在虎圈。”

“他身边有多少人？”

“一两个百人队吧。”

听到皇帝身边人少，老姚大喜：“尹香主，看来这次大事可成！”

尹香主正是擒拿拓跋嫣之人，只见他点点头，道：“胡狗害死了秦堂主，给秦堂主报仇！”

拓跋嫣拿眼瞪着慕容悦：“悦哥哥，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们？”

慕容悦假装“哎哟”一声，冲拓跋嫣眨眨眼，拓跋嫣似懂非懂，不再出声。

五个人带着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倒也轻松，尹香主和老姚一人负责一个，朝前疾行，慕容悦只觉得耳边风声呼啸而过，显然这几个人轻功不低。

片刻间就进了虎圈，看到还没来得及收拾的老虎尸体，几个人都是大惊。

“胡人皇帝太血腥了，这老虎死得忒惨！”

再往里走，发现几个宗子军的游骑，几个人小心躲过，越往里走发现宗子军越多，老姚低声抱怨：“这他妈哪是一两个百人队啊，至少有一个千人队啊！”

说道这里，不禁瞪了慕容悦一眼，慕容悦嘴巴被布团塞住，也懒得找借口。此时的他也在四处查看，不知道大哥藏在哪里。

且说拓跋弘带上文武大臣和皇上，下令放出虎圈里剩余的所有老

虎，逼着儿子一一射杀，这样一来，就算慕容绝把他杀过的老虎再杀一遍，也铁定是输了。输了比赛就意味着他娶不了公主，娶不了公主就得进宫当太监，当了太监就得被自己玩儿死，想到这里，拓跋弘神清气爽。

“酉时已到，传慕容绝！”

侍卫飞马而去，拓跋宏还在一边干呕。有生以来，自己好像连兔子都没杀一只，没想到一出手，就杀了六七只老虎，此时拓跋宏的内心是无法平静的。纵然是山中之王又能如何？命运还不是掌握在别人手中？

此时，尹香主五人带着慕容傥、拓跋嫣躲在距离大队人马前十余丈的桃林里，对眼前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没想到的是，在他们身后，还藏着一个慕容绝。

原来慕容绝早早就来到桃林里埋伏，是以没有被人发现，他看见慕容傥和拓跋嫣被人绑架到桃林里，不由诧异。好在慕容傥发现了她，冲他轻轻摇了摇头，慕容绝会意，没有轻举妄动。

“禀太上皇，慕容绝不见了！”刚才出去的侍卫飞马来报。

“纳尼？”

拓跋弘大感气闷。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助儿子稳占上风，本以为慕容绝会认输伏法，谁知他竟然畏罪潜逃了，让自己的计划全部落空。

“给我查，就算翻遍整个鹿苑，也得把慕容绝揪出来！”

“喏！”侍卫应声而去。

“距离太远，得把胡人皇帝吸引到这边来。”

看着拓跋弘父子离这边太远，尹香主低声道。

“不如把这个公主放出去，给她下点儿料。”

老姚自以为天才般地想到这个馊主意，没想到却给自己的后半生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好主意！”

@爱了恋了爱寻 2017-08-0121:05:58

楼主的故事真丰富

楼主也很忧伤啊

@云台 28 将之首 2017-08-0106:03:16

生在汉武帝时代，死得更快。

其实那个朝代都挺快

(15)

尹香主当即解开拓跋嫣，放她出去。他和老姚共事多年，当然知道“下点儿料”是什么意思，他冲着那个瘦小的蒙面人微一点头，只见那蒙面人轻飘飘在拓跋嫣背后拍了一掌，象是把人往外推出。这蒙面人专练内家功法，内力阴柔至极，一掌打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事，实际五脏六腑皆为其所伤。

拓跋嫣突然没了束缚，大喊一声“哥哥”就朝前跑去，可是她刚跑出林边，就觉得天昏地暗，脚下一软，一头跌倒在地上。

拓跋弘父子、慕容绝、慕容傥都看到了这一幕。

拓跋嫣跌倒，无疑是那个蒙面人做了什么手脚，为了杀皇帝，竟然连八岁的孩子都不放过，想到这儿，慕容傥觉得自己的胸像要炸开一般，他浑身一用力，挣断了绑在身上的绳索，抓过老姚的手，一口咬了下去。

拓跋宏本以为妹妹回了方山，没想到竟然出现在这里，而且才跑几步就跌倒在地，生死不明，当即便朝着妹妹跑去。

拓跋弘虽然也觉得惊异，但他毕竟历经世事，知道越是有违常规的事背后越有蹊跷，急忙大声道：“宏儿回来！”

果然，拓跋宏才要跑到秘密身边，就听见树林里有人“啊”了一声。

这一声是老姚叫的，他被慕容傥突如其来咬了一口，情不自禁叫出了声。

听到树林里有动静，拓跋弘也顾不得自己的安危了，一边大喊“保护皇上”，一边自己抢先冲了出去！

眼前的拓跋宏虽然年纪不大，他可是整个大魏帝国的希望啊！不容有失！

树林里，一二三四，四道人影闪电般冲出，四把寒光闪闪的兵器对着拓跋宏就招呼过去，拓跋宏都吓懵了，什么时候见过这阵仗？眼见四把兵器举在半空，自己就要被乱刃分尸，忽然，当当当当四声金铁交鸣的声音过后，四把兵刃在空中都失去准头。

“宏儿，快跑！”

听到父亲的喊声，拓跋宏惊魂稍定，不顾一切从四把兵刃下逃回，朝着拓跋弘跑去。

尹香主惊骇莫名，他朝着地上看去，只见地上躺着四只雕翎箭，方才当当当当那四响，便是箭打在兵器上的响动。以自己的功力，原本不至于被箭射中就失去准头，岂料对方劲力甚大，自己又没有准备，这才着了道。可是他明明记得自己身后没人，只有一个慕容傥还被绑着，手边更没有兵器，直到他回头，这才看到草丛里站起一人，是一个黑如炭火的少年，那少年拿着一只劲弓，张弓搭箭，直奔自己而来。

桃林里，慕容傥死死缠住老姚，但终究是敌不过老姚，反被他制住，连打带踹。

“小子，你敢咬我！”

“咬死你这王八蛋！”

两人正纠缠着，老姚忽然看见慕容绝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吓了一跳：“怎么又冒出来一个？”

但是慕容绝并没有看他，因为他看到，距离自己六七丈远，拓跋弘已经冲了过来，他是来救自己儿子的。

绝佳的机会！

慕容绝想这一刻已经想很久了。自从他出生就没见到父亲，小时候跟同龄人一起玩耍，总是被莫名嘲笑，说自己是“逆臣之子”，回家问母亲，母亲流着泪告诉他，父亲被太上皇杀了。从那一刻起，他心里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等他年纪大一点了，也慢慢知道参合坡之战，也知道了大魏帝国

其实是在吞并大燕国的基础上建立的，国恨家仇，让他对这个太上皇充满仇恨。每次在宫里和拓跋弘偶遇，他都会紧紧地盯着他，想象着他血债血偿，可是毕竟两人的差距太多，自己根本没有机会。

如今，等了多年的机会就在眼前，以这个距离，自己连老虎都能射杀，何况是人？

所以，慕容绝没有丝毫犹豫，抬手一箭，直奔拓跋弘。

拓跋弘是幸运的，因为慕容绝一箭本来瞄准的是他的心脏。一箭穿心，中者立毙。

可是刚好他弯下腰准备去抱他的宏儿，这一箭，就结结实实射在他的肩胛骨上。

“啊哟！”

好熟悉的感觉，好熟悉的力道！

走过这么多年，还是忘不了这酸爽——妈的，谁射我？

尹香主更诧异了。黑面少年四箭连发，从刀口下救了拓跋宏，本来以为他是敌人，谁知道他竟然一箭射伤太上皇，这人究竟是敌是友？

来不及让他细想，气势汹汹的宗子军就已经冲了上来。

皇上遇险，这就是宗子军的失职！太上皇遇刺，虎贲校尉的官职肯定是保不住了！要是太上皇伤重而死，估计在场的侍卫大多数都要一起陪葬！

知耻后勇，宗子军像发了疯一样，潮水般包围住四人，铁壁铜墙，那四人就是铜浇铁铸的也别想活着出去！

尹香主见被重重包围，倒也还镇定，他此行本就没抱着希望活着

回去，大声道：“兄弟们，今天虽然没有杀了胡人皇帝，但也重伤了他们的太上皇！我也算是给秦堂主报仇了！”

其他三个黑衣人受他影响，振臂高呼，士气大振。

“北戮胡狗，南屠夷猪。还我华夏，唯我风巫！”

更正一下，拓跋嫣是十一岁不是八岁，因为楼主还没有来得及校对，大家体谅

@青梅煮酒 19702017-08-0123:01:18

@浮生若梦 87：本土豪赏1根鹅毛（10赏金）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

谢谢老板！

（16）

可惜这掷地有声的声音，转瞬就淹没在一片刀剑的碰撞声中。

“树林里还有刺客！”

拓跋弘忍着肩膀上的疼痛，大声呼喝。方才他在抬起头的那一刻，已经看到拿着弓箭的慕容绝。

虎贲校尉带着百十人直奔树林而来！

老姚知道事情不妙，返身就跑。这时候，顾不得什么江湖道义了，尹香主他们能保个全尸就不错了，总得留个活人带口信儿回去吧？不然谁知道威震天下的太上皇是被我们刺杀的？

坏人总有安慰自己的理由，可是慕容傥不想给他这个机会！

“别走！”

慕容悦紧紧抓住老姚，他是伤害拓跋嫣的罪魁祸首，不能让他跑了！

“小子，别缠着我！”

老姚拼命想甩掉慕容悦，可是慕容悦象是膏药一样黏在身上，“再缠我可就不客气了！”

老姚抽出背上的大刀。

慕容绝看到弟弟在一边和老姚纠缠，可惜没等他出手帮忙，宗子军就呼啸而来。

“跑！”

慕容绝朝着弟弟大喝一声。

他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刺客在前，自己在后，就算慕容悦没有出手，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以拓跋弘的性格，必然将兄弟二人一起问罪。

刷刷刷几箭，跑在最前面的御前侍卫接连倒下，宗子军攻势为之一顿，慕容绝伸手入箭壶，拔了个空，糟了，没箭了！

老姚已经趁着这个空当挣脱慕容悦，大步流星朝着林子后面跑去，慕容悦咬紧牙关，紧追不舍。

这片桃林在虎圈的边缘，平日为了防止老虎逃脱，虎圈的周围不是两人多高的倒钩栅栏，就是断崖、沟壑等天然屏障，老姚跑的方向，正是一处断崖。慕容绝虽然知道是绝路，但是别处也无路可走，只能随着老姚和慕容悦，来到一处断崖之上。

“操，没路了！”

老姚才发现身陷绝境，顿时绝望。

“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报应不爽！”慕容悦恨恨道。

“小子，说什么风凉话？”老姚看见慕容绝惊天一箭，射倒拓跋弘，又见他和慕容悦一伙，也晕头转向，“你们两个，到底是哪伙儿的？”

“我们哪伙儿都不是！”慕容绝道。

“大哥，他伤了嫣妹，杀了他给嫣妹报仇！”

想到拓跋嫣遭人暗算，生死不明，慕容悦就更加气闷，但是此时，慕容绝想的却不是这些。

“老二，”慕容绝看了一眼绝壁之下，是湍急的河流，“我是没有回头路了，那一箭是我射的，拓跋弘看得清清楚楚，你不用陪着我。”

“老大你说啥呢？咱们一起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分开过？”

“这次不一样，我犯下的是杀头的死罪，搞不好全族都被株连，咱们分开后，你也别回家了，各自逃命去吧！”

“那母亲怎么办？”

“是我不孝，害了她老人家！”

“……”

“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咱们俩分开，活命的机会还大一些。”

慕容悦知道大哥不是危言耸听，在历朝历代，刺杀皇帝都是诛九族的大罪，慕容白曜是因为没有真凭实据所以只身赴死，现在兄弟俩

犯下的可是实打实的罪名，差点当面射杀太上皇，大魏上下肯定是全力通缉！河边这一别，搞不好就是永别了！

“当啷”一声，慕容悦把拓跋嫣交给自己的那块玉佩砍为两段。

“这玉佩咱俩一人一半，万一日后还能相见……”

慕容绝接过半边玉佩：“老二，保重！”

“大哥，保重！”

就在这时，身后的宗子军已经追了上来，虎贲校尉一声令下，几十名弓箭手张弓搭箭，乱箭齐发。

“跳！”

慕容绝大喝一声，三个人影拔地而起，噗通通如飞蛾投火般跌落悬崖，坠入河中。

慕容悦不习水性，落入水中挣扎了几下，呛了几口黄汤，头脑中昏昏沉沉，愈发不省人事，便在水中飘飘荡荡，随波逐流。

也不知过了多久，感觉脸上黏黏的，似乎有什么热乎乎的东西在舔，慕容悦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一只黄狗，在自己脸上肆意挥洒着热情。

这是哪儿？

慕容悦扑棱一下坐起，只感觉头昏脑涨。按照正常的剧情，我现在不应该是躺在某位小姐的闺房里吗？还有个美丽俏皮的丫鬟喂我喝参汤，然后小姐发现我是忠臣之后，私定个终身啥的，为什么现在毛都没有？对不起，阿黄，我没说你！你还是有毛的！

他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大殿上，面前是燃

烧的火堆，身后是一尊佛像，两旁矗立着金刚，手拿降魔杵，面目狰狞。

这应该是一座寺庙。虽然看不出时间，但从火堆来看，似乎应该到了晚上。

慕容傥掉的河是如浑水支流，恰好流经平城。如浑水穿城而过，在他的印象里，河边只有两座寺庙，一座是皇舅寺，一座是永宁寺，可无论是哪个寺庙，都说明慕容傥正在城里。

白天发生的一幕幕在慕容傥脑中乱成一团，等他理出头绪，才猛然惊觉自己已经从南乡公二公子变成刺杀太上皇的通缉要犯。慕容傥简直不敢相信！

我会不会是在做梦？不如再睡一会儿，也许醒了发现我正躺在自己家床上，洪伯还会叫我起床练功，大哥依然拎着木剑和我比武，虽然自己从来没有一次打赢过他。然后去给母亲敬茶，请安，两兄弟趁着老夫子打瞌睡的时候，悄悄溜出院子猎狐打鸟，好不快活……

可是当慕容傥再次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是在这大殿，没有大哥，没有洪伯，没有木剑，没有下午茶，有的，只是一块残缺的玉佩，本来刻着“皇兴”两个字的玉佩，现在只剩下一个“兴”字。

他想起了在峭壁上和大哥诀别，想起了拓跋嫣倒在虎圈的桃林边，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让他感觉欲哭无泪，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

在这一刻，慕容傥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除了眼前这条黄狗，毫不嫌弃地舔着他的脸。

@l 尽 shi 侯 2017-08-0123:41:41

楼主晚安，明日继续。

感谢这位道友

(17)

忽然，殿外传来两个人的说话声，

“那小子醒了吗？”

“他呛了很多水，恐怕还没有！”

慕容傥一听这声音，十分熟悉，竟然是老姚。

“他是什么人？有用吗？”

“这小子和胡人的公主在一起，应该也有点身份，我就想着先抓回来等卫副堂主发落了。”

两个人的声音由远及近，似乎正朝这边走来。

想到是老姚和他的同伙，慕容傥赶紧一头栽倒，继续装晕。等他刚刚躺下，两个人已经进了大殿，慕容傥眯着眼望去，只见是老姚陪着一个人黄脸大汉。黄脸大汉脸上胡须甚密，身形雄壮，看起来颇有威严。

老姚走到慕容傥身边，推了推他，慕容傥纹丝不动。

“北马南舟，说得真是一点没错，这胡人还真是旱鸭子，落到水里就完！”说话的正是老姚。

“只有你一个人回来了？”

黄脸汉子朝四处看看，并没有发现熟悉的身影。

“卫副堂主，本来我深陷重围，浴血奋战，应该和兄弟们一起同生共死，但是尹香主说我们不能就这么死的不明不白，所以就让我杀开一条血路，回来给兄弟们报讯。”

慕容傥闭着眼，虽然没有看到老姚的表情，但是听他语气，这话说得十分诚恳，感觉就像真的一样，不由心道：“说得大义凛然，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家伙见到侍卫掉头就跑，根本都没有交手，哪里来的杀开一条血路？”

“那胡人的太上皇是谁射伤的？”

“是我！”老姚大言不惭道，“他们太上皇见我跑了，紧追不舍，当时我手中没了兵刃，顺手夺过一张弓，回手就是一箭，没想到，还真射中了！”

慕容傥暗骂了一声不要脸，那一箭明明是大哥射的，却被这家伙抢着往自己脸上贴金。

“姚西兄弟，不愧是我们赤云堂的好汉！回头我一定上报，重重赏你！”

姚西干笑两声：“那自然是多谢卫副堂主美意，不过咱们没了堂主，不知道该上报何人？”

黄脸大汉倒不以为意，小声道：“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我当了堂主呢？”

“卫副堂主劳苦功高，功昭日月，说句心里话，你在我心中早就已经是堂主了！”

姚西的这一句马屁拍得黄脸大汉十分舒服：“你放心，只要我当

了堂主，这尹香主的位子就由你来坐，以后赤云堂，还不是我们兄弟俩说得算？”

两个人干笑几声。

“姚副香主，谁让你们去刺杀胡酋的？”

两个人正低声笑着，忽然，一个女人的声音飘进耳朵。在慕容觉的印象中，除了拓跋嫣，还没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有这么好听。他偷偷张开眼角，看到一个风姿绰约的美丽妇人从外面走进。

糟了，怎么又来了一个同伙？慕容觉暗叫一声不好。

“安旗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赵副香主见有人进来，立刻换了一副嘴脸，一脸的正气凛然，完全没有了刚才低笑时的猥亵，“我们风巫誓杀胡人，刺杀胡酋有什么不对吗？”

那个安旗使虽然年近三十，可是眉宇间少了几分少女般的娇憨，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雍容和自信：“刺杀胡酋固然不错，可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这么说，姚西兄弟箭伤胡人的太上皇，九死一生逃了回来，难道还错了吗？”

黄脸大汉面色阴沉道。

“卫青衫，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安旗使见他说得冠冕堂皇，忍不住怒气飙升，“秦堂主现在胡人手里，你这个时候刺杀皇帝，不是摆明了要借刀杀人吗？”

“安若素，你……好大的胆子，敢污蔑本堂主！”

卫青衫也勃然大怒，场面一度十分紧张。

“安旗使，卫副堂主，息怒，息怒，”姚西赶紧圆场道，“大家都是赤云堂的兄弟，有什么话好好说，别伤了兄弟间的和气！”

“和气？哼！”安若素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道，“卫副堂主要真是有好心，应该跟我亲一起去劫狱，而不是去帮倒忙！”

安若素这句话恰好说中了卫青衫的心事。

他们赤云堂属于风巫门下，是七个堂口之一。卫青衫在老堂主还在的时候就是副手，本来老堂主过世，卫青衫以为继任的堂主会是自己，结果总舵空降来一个秦望离，自己又成了千年老二。

这秦望离年纪和自己相当，如果不出意外，在堂主的位子上干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也就是说，他卫青衫再想往上攀爬一步，肯定绕不过秦望离这座高山，除非秦望离死了或高升。秦望离正值壮年，突然暴毙的可能性不大，赤云堂又远离总舵，立功高升的几率也几近于零。本来卫青衫正自烦闷，可能这辈子注定自己把冷板凳坐穿，忽然听说秦堂主在平城被大内高手给阴了，自是喜出望外。

拼着一口气回来报信的兄弟还没说明白情况就吐血挂了，所以秦望离究竟是死是活没人得知，于是，赤云堂在营救还是报仇这两个方案的选择上就尴尬了。

作为秦望离的妻子，安若素是倾向于营救的，毕竟依照秦望离在江湖上的地位，如果是死了，肯定有消息传出，击毙他的大内高手或赏或升，总不至于一声不响。但以卫青衫为首的报仇党，却认定堂主遇害，于是才有了尹香主虎圈一行。

“如果安旗使认定秦堂主没死，请拿出证据来，否则兄弟们给秦

堂主报仇，我认为理所应当！”

卫青衫说出这话，安若素也没了脾气。

自从得知秦望离被秘密关押在天牢，安若素亲自带人劫牢三次，但是对方知道秦望离的身份地位，早就加强防范，连大内第一高手高崇虎都亲自坐镇，安若素没有讨到半点便宜，不但连秦望离的面都没见到，反而折损了几位高手。虽然说对方越有准备越说明秦望离还活着，但毕竟没有真凭实据，是以谁也说服不了谁。

“要不这样吧！”姚西眼珠子一转，似乎又有了主意，“我捉到的这个小子是胡人公主的相好，不如我们派他回去打探一下消息，秦堂主到底是死是活，然后再做定夺！”

对于这个方案，卫青衫和安若素都表示同意，于是慕容悦在姚西的暴喝声中惊醒，晕头转向道：“我在哪里？发生什么事？”

姚西二话没说，捏开他的嘴，就给他塞了一颗药丸。

“小子，我刚才跟你吃的是剧毒之物，七日断肠散！如果你不听我们的话，七天之后肠穿肚烂，死无全尸！”

“嗬嗬，这药还挺好吃的，还有么，再给我来一颗！”

“.....”

@烘干机成功抠 2017-08-02 10:54:39

穿越剧看多了吧。。。~~~

谢谢，本人从来不看穿越剧

其实楼主想写的是一个武侠故事，既不是yy，也不是穿越。楼主

虽然是一名编剧，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寻秦记》还是《步步惊心》从来没看过一集以上，如故有相似之处只能说是巧合了，楼主也不想啊，楼主也很绝望啊！

@lnxer2017-08-0211:41:52

南北朝一直是我历史常识中最缺少的一块。感觉没什么好讲的。

楼主最喜欢的历史是三国，不过要说丰富性南北朝还是相当精彩的，悲情帝王苻坚、功盖诸葛的王猛、一带战神冉闵、将星云集的慕容家族，这是前期的，中期的如灭了6个皇帝的刘裕、一统北方的拓跋焘、名将如云的两次南北大战，到后期就是六镇兵变、武川家族崛起、高欢宇文泰争霸，个人还蛮喜欢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在历史书中看他没感觉，可是看他的奋斗史简直就是屌丝逆袭，相当励志！

@小阿星阿肆 2017-08-0211:57:17

等更好辛苦

哈哈，下午再更一章，感谢支持！

@lnxer2017-08-0211:41:52

南北朝一直是我历史常识中最缺少的一块。感觉没什么好讲的。

@浮生若梦 872017-08-0211:53:59

楼主最喜欢的历史是三国，不过要说丰富性南北朝还是相当精彩的，悲情帝王苻坚、功盖诸葛的王猛、一带战神冉闵、将星云集的慕容

容家族，这是前期的，中期的如灭了6个皇帝的刘裕、一统北方的拓跋焘、名将如云的两次南北大战，到后期就是六镇兵变、武川家族崛起、高欢宇文泰争霸，个人还蛮喜欢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在历史书中看他没感觉，可是看他的奋斗史简直就是屌丝逆袭，相当励志！

@lnxer2017-08-0214:32:13

应该是这段时期没有大一统，所以关注少了。有必要补充一下认识了。

一起学习！

(18)

大内总管高崇虎最近比较郁闷，十来天前，自己得到线报，风巫赤云堂堂主秦望离坐镇平城，意图不轨，他当即亲率大内十七名高手前往围追堵截，终于把秦望离堵在客栈，当夜一战，击毙赤云堂两名好手，自己也损失了三个兄弟，还有六七人重伤，虽说代价有点惨重，但总算生擒敌首。

不料之后，自己就处处陷入被动。赤云堂旗使安若素数次劫牢，妄图救人，虽然自己严加防范，又亲自坐镇，但手下十七人又损失四五个，等于自己这一役，将大内十八高手的老本拼掉了一半多，最后活着的连重伤的算一起才不到十人，可谓损失惨重。

眼看得这边脱不开身，皇帝秋猎又要护驾，想到往年秋猎基本上风平浪静，他便派了几个受了轻伤的手下过去看场子，熟料尹香主刺

杀皇帝，制造了个大动静，伤了公主不说，还伤了太上皇，就算自己力擒秦望离，功大于天，此时只怕也难逃其咎，因此，听说太皇太后召见自己，高崇虎尤感背上发凉。可是又能奈何？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这事躲是躲不过去的。

冯太后住在东宫，高崇虎来的时候，拓跋宏正在回报彭城公主的病情。

“还是没有好转？”多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阴谋暗算，冯太后已经养成处变不惊的习惯。

“嫣妹自从受伤之后，就一直昏迷不醒。太医昨日用过药，说只能保住一时，要想根治，并无办法。”

“这孩子，也是命苦。”冯太后在宫中并无子嗣，虽然拓跋嫣不是其所出，但冯太后是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机灵懂事的小丫头，“太医如果没有办法，就悬赏天下名医，有能医好公主者，官升三级，良田千顷，赏银万金！”

“是。”

高崇虎立在一边，静静等冯太后和皇上说完，冯太后才对他开口。

“刺客捉到了么？是什么人？”

高崇虎冷汗直冒，道：“回太皇太后，从昨天发现的几具尸体看，刺客是风巫无疑，只是风巫一向行踪诡异，飘忽不定，目前尚未没有线索，不过臣已经下令严查，如果有包庇、窝赃者，与刺客同罪！”

“哦？那么这事，为何又和慕容家的两位公子有关？”冯太后这才问出她心中的疑虑。

“据太上皇说，射伤他的正是公子慕容绝。”

高崇虎回答得小心谨慎。他知道慕容兄弟在冯太后眼中得宠，便来个迷糊两可。

“太上皇亲眼所见？”

“正是。”

“当时谁在太上皇身边？”

“只有皇上一人。”

“宏儿，我问你，你见到是慕容绝箭伤太上皇了么？”

冯太后盯着拓跋宏道。

见到还是没见？

拓跋宏当时身处乱刀之下，差点被乱刃分尸，是慕容绝连出四箭将兵器崩开，救了自己。但是随后那一箭，他也是见到了。

慕容绝，你为何要这样做？如果我说见到，你们两兄弟和满门老小必然不保，可是要说没见到，似乎又说不过去。

“孩儿不知，孩儿当时过于慌乱，只顾逃命。”

既不是见，也不是没见，而是不知。

“那慕容悦在场么？”

“孩儿并未见到慕容悦。”

拓跋宏说的这句话确是实情，慕容悦始终在林子里纠缠姚西，并未露面。

“是这样啊……”冯太后似乎稍稍松了口气，“太上皇在虎圈猎虎一天，过于劳累，莫不是看花了眼吧？”

“似乎、也许、好像、大概……有这个可能！”

高崇虎顺着冯太后的意思揣测道。

我就说么，王郎一生儒雅，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孩子？听说两兄弟跳进河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要是万一有一个好歹，我怎么向地下的王郎交代？拓跋弘啊拓跋弘，我已经忍让你让得够了，何苦要步步紧逼，让我留在这世间的最后一点骨血也不得安生？他就那么不入你的法眼吗？

“摆驾，去崇光宫。”冯太后道。

自从当上太上皇后，拓跋弘就搬进了崇光宫。太武帝信道，拓跋弘信佛。只不过自从他搬进崇光宫以后，冯太后一次也没来过。听说太皇太后亲临，拓跋弘不感意外。

也是，自己逼得他儿子跳河，她焉能不管不问？虽然她从来没承认过自己有儿子。

可是，那又如何？慕容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射了自己一箭，其罪当诛，自己已经下令将慕容一家阖府老幼下押天牢，就等捉到那俩小子一齐问斩！就算你是太皇太后，也绝没有理由让我宽宏大量，既往不咎吧？

是以拓跋弘心中了无挂碍。

“参见太皇太后。”

“我儿身上有伤，快起来罢。”

拓跋弘在躬身施礼的时候，又牵动了肩膀上的伤口，忍不住皱了皱眉。他这倒不是装的。慕容绝那小子太有劲，一箭射穿了自己的肩

胛骨。本来他也怀疑自己是看花了眼，慕容绝再犯浑，也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刺杀皇帝吧？但是这份力道，让他相信了，除了慕容绝，没有第二个人能使出来。

他看着落座的冯太后，忽然感觉有点奇怪。不是因为他旁边站着高崇虎，而是自己这么多年来，似乎从来没见过冯太后笑过，怎么今天冯太后容光满面？

“我儿伤势如何？”

“还好，除了疼点儿没毛病。”

“这是我从美国进口的大力丸，你们没事嗑两粒，补补身子。”

“多谢太皇太后赠药！左右，拿去扔了！”

“我儿最近睡眠如何？”

“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哦，那睡眠质量是相当优质了！”

“哪有，经常半夜醒过来，哭一会儿接着睡。”

“……”

拓跋弘本以为冯太后会问慕容绝和慕容悦的事，自己心中早就想好了对策，岂料她聊的全都不痛不痒，尽是一些吃喝拉撒。倒让他始料不及，准备了一肚子话，结果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

冯太后就这样走了。

纳尼？

就这样结束了？难道她放弃救自己的儿子？还是我错怪她了，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儿子？诶，不对啊，太皇太后走了，高崇虎怎么还在

这里？太皇太后，这人是不是你丢的——

@洒家是妖怪妖举 2017-08-0215:26:24

楼主加油啊，快点写，不要太监，帖子就不会沉了！

楼主玩命更新中

@雪漫飞鸿 2017-07-3116:05:28

楼主写的小说，还是正史？

@浮生若梦 872017-07-3116:26:55

原创小说，欢迎关注哈

@lawageqie20082017-08-0210:27:06

楼上的楼上，哪有什么正史，野史也许还有一半的可信度。出版的
的正史嘛，借用一位名人的话：可信度不足百分之一。

绝对的，越往前的越无法考证

@一不小心毁三观 2017-08-0215:51:00

南北朝时汉民被日成狗。

战争年代最惨的就是老百姓，少数民族也没好哪儿去，羯族都被
灭族了

@wbovsj53154842017-08-0220:58:42

楼主，赶紧更新啊，太好看了，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牛铁了啊

感谢支持！

@看贼挨打 2017-08-0223:28:55

生在和平年代死的人比南北朝的总人口都多你信吗？小屁孩。

嗯，回头我再写个生在和平年代你就死定了，你再告诉我生在南北朝就不会死吗？

(19)

慕容傥本不畏死，想到自己三天前还鲜衣怒马，和大哥一起仗剑行猎，与皇上、公主一起谈笑风生，结果现在成了丧家之犬，全城通缉。街头上贴满了统计自己的告示。要不是他自己小心些，方才险些被看榜的士兵当场捉拿了。

可是转念又想，大哥、拓跋嫣生死不明，家中老母不知会遭何变故，自己一死事小，让牵挂他的人遭到连累担惊受怕，又于心何安？是以便回家看看。结果还没进门，就看见府上大门紧闭，门上贴着封条，不用问就知道怎么回事，谋逆大罪株连全族，肯定是被抄家了。

想到上了年纪的老母，慕容傥心中不忍，纵使我死，也要救出母亲，只是，该怎么救？自己不是黑社会，劫牢反狱的本钱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见皇上，皇上看在旧日的交情上，或许会网开一面，对，就去见皇上。可是，怎么进宫呢？

还是高聪这小子有办法，给自己弄了一身宫里的衣服。

高聪他爹是大内总管高崇虎，江湖人称鬼虎神魑。叫他鬼虎并不是因为他名字里有一个虎字，而是称赞其虎爪功独步武林，神魑却是称赞他轻功高超，形如鬼魅。身为大内总管，没有两把刷子还真镇不住一众高手。高聪这小子师从他爹，这辈子最大的指望就是继承他爹的位子，成为总管二代，是以没事就进宫找他爹。一开始，大内侍卫见他年纪小，就逗他，每次都要弹他的丁丁才放他进去，结果高聪以为每次进宫必须要弹丁丁，吓得好久不敢往宫里跑。直到他遇到慕容绝和慕容悦，这才知道原来不弹丁丁也是可以进去的。他鼻涕一把泪一把把这事告诉他爹，害得那些欺负他的侍卫一次性把欠了他一年的丁丁全还了回去，还留出了明年的富余，据说高聪的弹指功比虎爪功练得好，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高聪跟侍卫们很熟，跟慕容兄弟更时常切磋武艺，混进宫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但他也听说了外面的风声，也不敢大张旗鼓：“悦哥，我相信你，但我只能帮你道到这里了。”

高聪把混进宫里的衣服往外一拿，慕容悦一看，好么，是套官女的衣服。

“就没别的衣服了吗？你昨晚是不是又偷看宫女洗澡了？”

“悦哥，看你说的，我哪能大晚上的干那事儿啊？——一般都是白天干的。”

事已至此，也由不得慕容悦挑三拣四了，宫女就宫女吧，至少比太监强。

“等等，能不能带我先去看看公主？”

慕容悦从高聪嘴里得知自己的家人暂时被收监，便想到那天公主生死不明。

“公主是救回来了，不过这病……唉。”

当慕容悦见到拓跋嫣的时候，他感到很自责。

拓跋嫣躺在床上，还在昏迷中，不过看脸色煞白，毫无血色。也不知道尹香主的手下用了什么阴毒的武功，让原本一个活力四射的小姑娘看起来如同日渐枯萎的花朵。要不是那天自己带尹香主他们去虎圈，嫣妹也不至于……

想到这里，慕容悦忽然心生怨念，尹香主他们为了救人不惜伤害嫣妹，我又凭什么帮他们？嫣妹被害得这样惨，不管怎么说，这仇一定得报！

正胡思乱想着，忽然听见外面有脚步声，慕容悦想躲，可是为时已晚。他忘了自己身穿宫女服。高聪因为身份不能进来，屋里只有慕容悦一人。

“公主喝过药了么？”

是拓跋宏的声音。

“皇……”

慕容悦很惊喜，本想出声相认，结果一回头，发现冯夙也在，这一下大大出于忽意料之外。想到现在是敏感时期，而自己这事又过于机密，慕容悦急忙掩口，点了点头。

拓跋宏没注意他，倒是冯夙看了他两眼：“新来的？”

慕容悦低头默认。

拓跋宏走到床边，拉着拓跋嫣的手，泪如雨下：“嫣妹，你知道吗？父亲他……”

就在几个时辰前，拓跋弘被发现死在鹿野浮屠。据说他死的时候正在拜佛，走得异常平静。大臣中虽然也有人怀疑太上皇为何离奇暴毙，但这话终究不敢说出口，人人都知太上皇和太皇太后面和心不合，说了这话就等于质疑冯太后，谁也不会为了一个过气的皇上去得罪当朝权贵。

想到拓跋嫣加入有一天醒来，发现父亲已经不在，不知会有多伤心。

“皇上节哀，生死由命，天道循环，谁也不能幸免。”

拓跋宏擦了擦眼泪：“如果公主醒了，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她，免受刺激。”

“喏。”

“皇上！”

正在这时，虎贲校尉拓跋龙兴急忙来报。他行色匆匆，完全忘了通报礼仪。

拓跋宏身边的人基本都是冯太后嫡系，像这个冯夙，整天黏在皇帝身边，说是陪读、陪玩、陪游，其实就是全天候监视，像拓跋龙兴一样向帝室靠拢的人极少，是以拓跋宏只是微哼一声，并没有怪罪他。

“拓跋将军何事？”

拓跋龙兴在门口朝里面瞟了一眼，并没有说话。

拓跋宏会意，看了看屋里唯一的“宫女”和冯夙。

“你们都下去吧。”

冯夙只有带着“宫女”悻悻而退。

转过屋角，冯夙忽然一转身，一把拉住慕容悦的手，慕容悦一惊，以为他识破自己的身份，抬起腿就准备往冯夙的裆下踹去，结果只听冯夙道：“妹妹何时进宫的？在宫里有没有相好？”

冯夙比慕容悦大上几岁，男女之事已经明了。见这“宫女”初来乍到，又有几分姿色，免不了心痒难挠，急匆匆便要下手。

慕容悦急忙收回自己的临门一脚，假装惊慌，害羞摇头，这一来更撩拨得冯夙欲火难耐。

“哥哥认识的人多，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个？你看哥哥咋样？”

没等慕容悦回答，冯夙已经张嘴就亲，眼见冯夙闭上眼睛冲自己而来，口中一股酸臭几乎令人作呕，抬手照着其后脑处就是一记手刀。

“哎呀我去！还想日我！”

冯夙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当场晕倒。

@陌小紫小由 2017-08-04 09:10:23

好久没这么追贴了，一口气全看完了，楼主辛苦，支持

感谢感谢！

楼主这两天家里断网，跑网吧来更呢，感谢大家支持，楼主会继续努力

(20)

慕容悦急着见拓跋宏，丢下冯夙返身回来，却见到拓跋宏和拓跋

龙兴站在院子里，拓跋宏似乎满面愁容。

“此事当真？”拓跋宏罕见。

“千真万确！”拓跋龙兴道，“我悄悄查过尸体，太上皇不是死于剧毒，而是五脏六腑被内力震碎，是高手所为。”

太上皇死于谋杀？可是他明明身在崇光宫，又没听说有刺客，究竟是何人下的毒手？

“太上皇最近见过什么人？”

“太上皇驾崩之前，太皇太后曾去过崇光宫。”

太皇太后？

尽管拓跋宏内心不愿意把冯太后和父亲的死联系在一起，可他并不是傻子。太上皇和太皇太后面和心不合，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他还是本能地选择回避：“兹事体大，不可乱说！”

“对了，太上皇此前经常提到一个人。”

“谁？”

“风巫赤云堂堂主，秦望离。”

“秦望离？”

拓跋宏内心隐隐觉得，太上皇之死或许会和这个人有关。

“臣曾经听太上皇提起过此人，太上皇本来单算单独召见他，不过后来这人并没有赴约，听说，好像是被高总管抓了去。”

“不管他是谁，一定要查到此人，查出太上皇为什么要召见他！不容有失！”

“喏！”

拓跋龙兴领命而去。

又是这个秦望离！

慕容傥已经感觉到命运之手刻意安排的深深恶意！

他到底欠了别人多少钱？

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找他？

慕容傥搞不懂，他现在只想和皇上相认，然后为自己洗清罪名，救一家人于水火。

“皇……”

可是，他刚想相认，就听见屋子里面“嚶”了一声。

“嫣妹！”

父亲死了，拓跋嫣就是自己最亲的人，拓跋宏大喊了一声“快传太医”，就冲进屋子。

拓跋嫣醒了，但是问她什么，她就是不说话。连冯太后问她，她也只是泪眼连连。

“是伤还没好吗？”

太医诊完脉搏，摇了摇头：“公主所受实为内伤，郁热郁积伤了声脉，恐怕……”

“恐怕什么？”

“恐怕此生再不能说话了。”

“啊？”

慕容傥万万没有想到，曾经声若天籁的拓跋嫣将终生再不能说一言。这是何等的残酷？以后再也听不到他叫“绝哥哥”，也再也听不

到她跟自己说悄悄话，想到此处，慕容傥心中更恨姚西，姚西啊姚西，要是有一日你终落我手，我定然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慕容傥心中暗暗发誓。

“可有办法医治？”

“老臣无能……”

拓跋嫣刚刚苏醒，尚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除了身子疲惫，还觉得口不能言，冯太后和拓跋宏不想让她听到太多，加重了伤势，宽慰她几句，让她好生休息，便留下宫女太监，自行回宫。慕容傥此时身为“宫女”，自然也在侍奉之列。

宫女们先是给公主擦脸梳头，紧接着又端来大盆，倒上热水，似乎准备给公主沐浴，慕容傥心下大囧，眼看公主就要全裸着出现在自己眼前，赶紧想办法撤离。

“喂，你新来的？怎么干活儿毛手毛脚的！”

慕容傥本以为是在训斥自己，结果回头一看，见一个老宫女在训一个背过身去的小宫女，便没在意。趁人不备，他也溜了出来。结刚好听到冯太后和拓跋宏两人在小径上说话。

“皇上，太上皇驾崩，公主重伤，这事你怎么看？”

“太上皇、嫣妹都是被风巫所害，孙儿定要捉拿到主事之人，给太上皇一个交代！”

冯太后和拓跋弘素来不和，此次拓跋弘暴毙，难免有些流言蜚语和冯太后扯上干系，是以她才想问拓跋弘做如何想，这个回答倒也叫她满意。

“我已派人查清，此时和慕容绝、慕容悦兄弟无关，他们的家人，就先放了罢。”

冯太后说话一向是一言九鼎，她既然这么说了，拓跋宏唯有谨遵懿命：“孙儿也是这般想法。”

纳尼？就这样把人放了吗？不是说好的我与大内侍卫大战八百回合救出母亲吗？你们这样草率让我很尴尬啊！这是谁，谁在男扮女装？不是我不是我----)

经历一天，此时天色已晚，慕容悦心中还在天人交战，不知道现在该不该站出来承认身份，既然冯太后说自己和慕容绝无罪，自己就没有必要继续乔装了，不如先和拓跋宏相认，然后再去见冯太后，这样做比在众人面前直接站出来稳妥些。

他刚想好后，就发现拓跋宏已然迈步回宫，慕容悦抬脚就要跟上，结果忽然觉得自己耳后有风，脖子上一寒，一把匕首出现在自己下巴上。

“别动！”

呃……是谁这么大胆子，竟敢在皇宫中绑票？

借着月光，慕容悦看到眼前这个人身形娇小，穿着宫女的衣服，正是刚才被老宫女呵斥的小宫女。这小宫女虽然年纪不大，却生得一副俏丽模样。杏眼弯弯，樱桃小口，面似桃花，吹气如兰，象是从画里面走出来的一样！

这模样就算是皇帝的妃子也比不上啊！怎么会在这里当个使唤丫头？慕容悦心里纳闷。

“你是谁？带我去哪儿？”

慕容傥故意捏着鼻子说话。

“嘘，别说话！”

慕容傥被驾着刀子，也就只有乖乖不动，免得真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皇帝的寝宫怎么走？”

一个小宫女问皇帝的寝宫，目的只可能有一个，就是勾引皇上，借机上位！想必这小宫女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才出此下策。

慕容傥用手比划，七拐八拐，看得小宫女晕头转向。

“你是哑巴？”

“不是你叫我别说话的嘛！”

得，交流不畅！

“前面带路！”

小宫女把匕首抵在慕容傥腰间。

@rppltx74538912017-08-0411:22:02

请作者加油更贴

作者努力中，感谢支持

@你不懂岁月月夷 2017-08-0413:46:23

楼主辛苦，我看的是直播吗？哈哈

绝对的，楼主是活的，哈

@白汐纯叶舞舞欢 2017-08-04 12:33:22

顶出一片新天地！

感谢支持！

(21)

拿着刀去找皇上，恐怕不只是色诱这么简单吧？万一他是刺客呢？慕容悦心中暗道。

想到上次自己带姚西他们去虎圈，结果害得太上皇惨死公主重伤，这回慕容悦多了心眼儿，干脆带她去太和殿，免得多生事端。

公主休息的地方离太和殿倒也不远，谁知两人刚到太和殿，就见到拓跋宏负着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似乎在等人。

慕容悦这一下可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太和殿是皇上白天办公的地方，谁知道这么晚了他还在这里！自己这已经是第二次把刺客引到皇上面前来了，这下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谁知道，那小宫女倒没有动，拉着慕容悦躲在角落里，紧张地盯着屋子里面。

难道是我想多了？慕容悦有些摸不着头脑，哦，对了，她应该是在等她的同伙。

果然，想到此处，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来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虎贲校尉拓跋龙兴，另一个人也高大威猛，块头和拓跋龙兴差不多。只不过他身穿囚服，手上、脚上尽是铁镣脚铐，好在被布包着，行走起来倒也没太大动静。

小宫女看到那戴铁镣脚铐之人，抿了抿嘴唇，看样子有些紧张。

“皇上，人带来了。”

平时大大咧咧的拓跋龙兴，现在显得十分谨慎。

“你下去吧。”

拓跋龙兴识相地离开，走出房门时将门轻轻带上，自己守在门口。

这样一来，慕容悦和小宫女就再也看不到里面了。

“你就是秦望离？”

拓跋宏紧紧盯着眼前这个红面大汉问道。

“正是！”秦望离虽然被关在牢中数日，但精神头儿丝毫不差，声音爽朗。

“太上皇见你所为何事？”

拓跋宏不绕弯子，开门见山。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约定，除了他，我对谁都不会说。”

秦望离毫不含糊。

“我是皇上，难道也说不得？”

“你是胡人的皇上，不是我们汉人的皇上，自然是说不得！”

拓跋宏沉吟片刻。

“你要见太上皇？”

“对！”

“可是，太上皇已经不在。”

“他死了？”

秦望离一点就透。

“是被你们风巫的人刺杀的。”

秦望离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我刺杀他数次都没有成功，他怎么就死了？是谁杀的？难道是卫？”

“据你们的人说，是一个叫姚西的人。”

“姚西？”秦望离突然哈哈大笑，“怎么会是他？你要说是若素杀的我都信，怎么会是老姚？不可能，不可能！”

作为姚西的直属堂主，秦望离显然更了解姚西，倒不是说他本事不行，而是他实在没有干如此大事的魄力。

拓跋宏倒也不纠结他相信与否：“太上皇已经辞世，难道你要把你们之间的秘密永远藏在心里？”

这倒是一个新的问题，秦望离收起了笑声，思索起来。

正在这时，殿外响起了吵闹声。

“皇上在哪儿？我要见皇上！”

是高崇虎的声音。

自从拓跋宏叮嘱拓跋龙兴打听秦望离的消息之后，拓跋龙兴就悄悄去了天牢。十数日内天牢屡遭袭击，大内侍卫死伤狼藉，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拓跋龙兴猜到秦望离很有可能就在牢中。果然，趁着高崇虎去见太皇太后，拓跋龙兴在天牢中见到准备转移到地牢的秦望离。拓跋龙兴假称奉太皇太后之命，看守的狱吏意识没摸清头脑，被拓跋龙兴糊弄过去，没想到高崇虎马上就知道了，是以前来要人。

“皇上在太和殿办公，没有宣召，不得入内。”

拓跋龙兴当然不会轻易放他进去。

“既然拓跋将军不肯通报，那我只能自己去求见了！”

高崇虎杀气腾腾，他身后跟着数名大内侍卫。

秦望离是太皇太后钦点的要犯，自己宁肯放着皇上和太上皇不保，也要拼死阻止风巫救人，可见何其重要？没想到自己一个疏忽，听说人被拓跋龙兴带走了，气得他当场斩杀值宿的狱吏。

拓跋龙兴上前一步，挡在高崇虎身前：“高总管有何要事要深夜打扰皇上？如果皇上怪罪，该当如何？”

高崇虎冷笑一声：“我有要事禀报，皇上当然不会问罪，闪开！”

他有冯太后撑腰，对拓跋龙兴根本不怕，见他没有让路的意思，一把就朝他胳膊上抓来。

高崇虎外号鬼虎神魑，手上功夫着实了得，拓跋龙兴不敢怠慢，抽出腰刀就朝高崇虎胳膊斩去：“大胆高崇虎，竟敢闯宫？来人，给我拿下！”

数十名宗子军从太和殿两侧一拥而上，打着灯笼火把登时将高崇虎和大内侍卫围在当场。

要论打架，别说眼前这十几个普通军士，就是再来十来名江湖好手，高崇虎也丝毫不惧，但眼下是在皇宫，自己又是大内总管，这般闹将下去势必对自己不利。

“好！既然拓跋将军不肯通报，那我就在这里等。”高崇虎是铁了心不走，这样一来，倒让拓跋龙兴为难了。

皇上和秦望离正在屋中，如果高崇虎不走，岂不早晚都要见到？皇上叮嘱过此事机密，万不可让第三人知道，现在门外能有三十人，

搞不定他，我的人头可难保了！

想到这儿，拓跋龙兴坚决不退让。就在两边人马喧闹之时，拓跋宏从太和殿出来了。

“什么人在此喧闹，成何体统？”

虽然高崇虎是冯太后的亲信，可是见了皇上，毕竟不敢太过狂妄。

“启禀皇上，天牢走失一名犯人，有侍卫亲眼见到他朝这边而来，臣恐惊了圣驾，特来护驾！”

拓跋宏知道他为何而来，本来听到秦望离口中的那个消息，自己还有点不确定，但是高崇虎如此重视此人，不惜深夜闯宫亲自拿人，可见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感谢各位支持，欢迎踩楼！

@呦多多壤 um2017-08-0516:23:46

不管是什么，赶快更新呀，我都没法工作了，一小时要看好几回看是否更新了…快

这位网友让我受宠若惊啊，为了你必须再更一章！

@死骑码码美 2017-08-0513:04:02

坐等更新~~

感谢支持

@冷面的告白冷滤 2017-08-0511:56:49

楼主更新啊

等楼主发功

@冲左禁令 2017-08-05 14:26:15

请楼主加油更新

感谢来踩！

(22)

“我这里并无外人，你们回去罢！”

“不可，皇上如果有什么闪失，臣等万死莫辞！”

“难道除了太皇太后的话，我的话你们都不听吗？”拓跋宏隐隐动怒道。

皇帝下了逐客令，这样一来，高崇虎便不好再说什么，他朝着自己的手下一歪头，两名侍卫会意，悄悄隐没在夜色中。

“臣告退！”

拓跋宏看着高崇虎和其他的大内侍卫离开，却并没有进屋的意思。秦望离的话言犹在耳，令他十分震惊。

这家伙，居然说太皇太后有一个私生子，太皇太后之所以不肯让父亲和自己亲政，是想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孩子，这等大逆不道之言，他是如何想出来的？

虽说生气，但这几日太皇太后频频召见朝中四贵，也不由得让拓跋宏有所疑虑，父亲和太皇太后斗了一辈子，难道真是为了此事？

‘你可有何凭证？’

“这私生子就隐匿在慕容府府中，你一查便知。”

“胡说！慕容绝、慕容悦兄弟和我一起长大，我怎么从未听说？”

“嘿嘿，”秦望离冷笑一声，“你是皇帝，当然不会有人和你说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冯太后为什么单单对这两兄弟恩宠有加？难道当真是为了慕容白曜吗？”

拓跋宏回忆起冯太后召见慕容兄弟时的种种，不由心惊，自打我有记忆以来，太皇太后对我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但是每次召见慕容兄弟俩，太皇太后都慈眉善目，和蔼有加，难道，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慕容氏自称‘慕二仪之道，继三光之容’，如果是慕容氏之子，脚踝处当有日月之纹，你一验便知。”

这么简单？想必我父皇也验过吧？为何从不曾听他提起？

一时间接收的信息太多，拓跋宏头脑中思绪复杂，纷乱如麻。

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真要找到慕容兄弟验明真身吗？可是两兄弟已经失踪，上哪儿去找？就算找到了，也验了，难道我真能杀了他们吗？

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忽然听到拓跋龙兴一声大喝：“什么人？”

拓跋龙兴一招手，立刻有五六个甲士朝着殿外的花丛中走来。

慕容悦故意在花丛中扭来扭曲，果然引起拓跋龙兴注意，他刚要大声喊，结果胸前、肋下一紧，被身边的小宫女点了哑穴，说不出话来！

那小宫女一扬手，一把银针飞出，将众人手中的火把打掉。眼前突然失了光亮，一片漆黑。

“保护皇上！”

众军卒全部后撤，围在拓跋宏身前。

拓跋龙兴大步上前，一把从花丛中抓出一人，此时，军士们再次点燃火把，只见花丛中除了慕容傥假扮的宫女，再无一人。

“你是谁？鬼鬼祟祟藏在这里干嘛？”

慕容傥被点了哑穴，说不出话，只能支支吾吾地比划。他远远看见拓跋宏，拓跋宏显然也没有认出自己。

情急之下，慕容傥抢了一名士卒的刀，其他士卒立刻拔刀相向。

“你要干什么？放下兵器！”拓跋龙兴大喝。

慕容傥在地上写了几个大字。比比划划让拓跋龙兴看，拓跋龙兴看了看，一撇嘴：“不认识！来人啊，把刺客绑了！”

慕容傥大急，朝着拓跋宏比比划划，拓跋宏终于被眼前这个动作奇怪的宫女所吸引。按照鲜卑人的习俗，见到尊敬的人要载歌载舞，难道这宫女第一次见到皇上所以跳舞欢迎我吗？当下他上前几步，看到地上的几个大字：我是慕容傥！

“是你？”

如果是在半个时辰前，拓跋宏在此情形下见到慕容傥，必然十分惊喜。两人自幼就是好友加玩伴，熟稔至极，慕容兄弟跳河后生死不明，拓跋宏曾担心了好长时间。但是，就在这半个时辰里，秦望离的话让他回想起很多事，他想到了慕容绝、慕容傥兄弟长的“泾渭分明”，想到冯太后对待自己和慕容兄弟截然不同的态度，想到父亲对慕容兄弟的疏远和警惕，想到自己曾经若有意若无意听到的一些流言……一

切的一切，让秦望离的话在他心中再次响起：“慕容氏自称‘慕二仪之道，继三光之容’，如果是慕容氏之子，脚踝处当有日月之纹，你一验便知。”

“来人，脱掉他的鞋子！”

慕容傥满心欢喜见到拓跋宏，本以为洗脱罪名后皆大欢喜，没料到拓跋宏神色冷峻，第一句话竟然是脱掉自己的鞋子，这让他大感意外。

皇上最近喜欢这调调吗？

两名五大三粗的士卒按住慕容傥，轻松就除去他的鞋子，结果这两人差点当场晕倒，这酸爽——

拓跋宏掩着鼻子，把慕容傥的裤腿往上一拉，只见慕容傥的两只脚踝处干干净净，毛都没有。

拓跋家族也是鲜卑人，知道图腾纹在身上的重要性。鲜卑人打仗历来勇猛，冲锋在前，结果就是越猛的人越死无全尸，以后后来家属想收尸都不知道收哪块。后来鲜卑人就开始在身上刺了一些图腾，有刺太阳的，有刺猛兽的，有刺鳞蛇的，不一而足。流传到后来，几乎每一个大的家族都有自己固定的图饰，比如，拓跋家就是鹿首，慕容家就是日月，当然，除了鲜卑族的其他胡族也各有自己的崇拜，像羌族崇拜羊，往往在胸口上刺个羊头，狄戎各族以狼为吉祥物，氐族人崇拜山……

只有汉族人坚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坚决不在皮肤上乌七八糟地乱刺乱画，就算要刺，那也是“还我河山”、“反清复明”、“达康书

记”、“东来局长”什么的，此时拓跋宏见慕容悦身上毫无鲜卑人的迹象，心里当时就凉了一大截。

@星夜已逝已思 2017-08-05 17:33:55

文笔好，电视剧的节奏哈。

感谢这位道友，可能是编剧写小说比较有画面感

@玉佩整数玉特 2017-08-05 18:41:20

我拜你为师好啦，就可以当秀才啦。哈哈

道友客气啦，互相学习

(23)

秦望离诚不我欺！

慕容悦啊慕容悦，想不到原来你是太皇太后的私生子！

要是论辈分的话，我还要叫你一声叔喽？

慕容家一共有两兄弟，既然慕容悦已被锁定，那么慕容绝就基本被排除可能。

小宫女被拓跋龙兴发现的时候，使了一招瞒天过海，让慕容悦吸引敌人注意，然后自己金蝉脱壳，接着又暗度陈仓，潜入太和殿想救秦望离出来。

“雨仙，你怎么来了？”

秦望离认出小宫女，大感意外。

之前安若素带着赤云堂的兄弟几次冲击天牢，有一次自己明明已

经看到安若素就在眼前，结果还是被高崇虎给拦了下来，是以他基本不再抱有出去的希望，谁知道这种情况下，还能见到她。

“姐夫，我来救你！”

“你姐呢？”

雨仙想打开秦望离身上的铁镣，却又怕发出声响，干着急没有办法，这时候，秦望离听到动静，至少有三个轻功高手朝着屋子里快步而来，当即朝雨仙使个眼色，雨仙会意，一闪身上了屋梁。

来的人是高崇虎和一高一矮两名大内高手。

高崇虎本就没有走远，一边派出暗哨观察这边的动静，一边伺机而动。拓跋宏一直在屋外和慕容悦纠缠，他便也想到悄悄进屋来拿人。

秦望离见到是他，刚想出声，就被高崇虎重重一拳打在后颈。

高崇虎指挥两名侍卫悄无声息把秦望离抬了出去，雨仙见状不妙，一扬手，又一把银针四射而出，飞身一剑直取高崇虎。

因为怕惊动皇上，高崇虎也没有声张。当即两手左抄右截，将雨仙发出的银针悉数接下，低声喝问：“你是谁？”

“风巫雨仙，你们听说过么？”

雨仙见到高崇虎不动声色就接住自己一把银针，暗自吃惊，难怪安姐姐他们接连失利，这人武功之高恐怕不在姐夫之下啊！

虽说如此，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秦望离带走，雨仙一咬牙，还是拼了。刷刷刷连环三剑就去刺那两名侍卫。

那名矮个儿侍卫脚下慢了一步，背上中了两个银针，正自钻心疼，却又不肯大声叫喊，忽然看见雨仙飞身扑来，气得不管不顾，举

刀相迎，竟是个同归于尽的打法，雨仙还没等兵刃相交，调转剑尖朝着瘦高个儿刺去。瘦高个儿放下秦望离，随手挥出一剑，正搭在雨仙的剑身上，雨仙只觉得手里的剑被生生黏住，根本运不动。

“在剑……我张先面前使剑，恐怕有点儿班门弄斧吧？”

高个儿侍卫嘲笑道。

雨仙虽然师出名门，剑法精湛，但毕竟年纪尚小，功力有限，被那人看出破绽，以蛮力夺剑，只得将剑弃了，见雨仙要走，高崇虎嘿嘿一笑：“来而不往非礼也，小姑娘，送你个纪念吧！”

几只银针打在雨仙后肩上，雨仙负伤而去。

此时，拓跋龙兴已经察觉到殿中有动静。

“殿中有人！”

等他带着士卒冲进来一看，什么秦望离、高崇虎，早都没了，地上只有两滩未干的血迹。

拓跋宏闻声也跟了进来。

“看清楚是谁了吗？”

拓跋龙兴进来的时候看到个背影，看样子应该是高崇虎，他本来想追，可是毕竟不能弃皇上于不顾。何况皇上已经见到秦望离，再追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便道：“没看清，可能是慕容悦的同伙。”

此时，慕容悦还被留在殿外。

听到慕容悦，拓跋宏就头大。传言冯太后曾经和刘宋的使者王肃关系暧昧，如果慕容悦真是他俩的私生子的话，恐怕他应该叫慕容悦罢？

“皇上，怎么办？”

拓跋龙兴朝门外看了一眼。

拓跋宏想起自己的父亲屡次要杀慕容兄弟，都是自己从中斡旋，暗中通报冯太后，没想到救的却是仇人，最终酿成大祸。

“留他个全尸吧！”

他终于做了决定。父亲已经死了，作为拓跋家的男人必须要顶住，慕容儁，对不起了，我绝不能再拿自己和妹妹的性命冒险！

“喏。”

拓跋龙兴眼中精光暴盛。

“留他个全尸吧！”

慕容儁见众人都进了屋子，就把自己留在外面，也想进屋去和皇上解释清楚，起码让他们先解了自己的哑穴，结果刚到门口，就听到这句话。

皇上……是要杀我吗？

慕容儁惊住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冯太后不是说了吗，刺杀一事和我无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还是有什么误会？

慕容儁推门而入，看见拓跋宏尚未离去。

慕容儁比比划划拦住拓跋宏，却见拓跋宏一脸冷漠，转身就走。

“慕容儁，皇上说了，赐你个全尸！快谢恩吧！”

拓跋龙兴一脸狞笑。

鲜卑朝廷共有四贵，除了太尉源贺、尚书令拓跋丕、尚书右仆射

穆泰，还有南部给事中李冲。前三位是元老耆宿，只有李冲是后起之秀。尽管他四贵中他官职最低，却因受到冯太后赏识而被重用。

太尉源贺是北魏的兵马大元帅，常年带兵驻守漠南，防备柔然，只有重大事宜才回平城，是以对于朝中大事不太关心，属于拍手党，随大溜。尚书令拓跋丕曾助冯太后力除乙浑，属于冯太后的亲密战友加左膀右臂，基本上也是听冯太后的。

冯太后深夜密召四贵入宫，四人都知道将有大事发生，没料到的是，冯太后提出的居然是废掉拓跋宏，另立咸阳王拓跋禧为帝。

难道传说是真的？

另立新君历来是是权臣谋朝篡位的传统套路。

此举一来是投石问路，看看朝中大臣有哪些附和，哪些反对，对敌我阵营有个重新估计。二来又给大家做了心理铺垫。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一样，一个房间太暗，如果你说，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意思就是说，你直接说我要当皇帝，那大家肯定是都不允许的，但你说，我要立一个新皇帝，大家一想，反正也要立新的，谁当还不是一样？于是你就被通过了。

所以当冯太后提出废帝时，大家想的都是冯太后是不是有意自己取而代之。如果是的话，那么中国第一个女皇帝就要提前二百年诞生了。

感谢大家支持！

@陌小紫小由 2017-08-0608:32:08

有些慢，能快点吗

我也想多写点儿，可是楼主每天写个两三千字就感觉用尽四海八荒之力啦，请这位道友体谅，感谢支持！

@筱幽梦筱忧 2017-08-0608:59:45

追了两天就看完了！……楼主快更～

欢迎日追，哈哈

@zuoan7702017-08-0607:11:29

@浮生若梦 87：本土豪赏 1 根鹅毛（10 赏金）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

感谢土豪！

@一周一次逗周副 2017-08-0615:33:34

有水平，有引力，写的好

感谢支持！

@温文尔雅峭 kg2017-08-0615:59:35

情节很吸引人啊，文笔也不错

欢迎常来！

@吉日春雨 2017-08-0615:11:38

支持佳作!

多谢!

@紫衣闲人衣郝 2017-08-0611:00:08

没没没了?

每天都更的

@换心换人心话 2017-08-0615:14:35

刘明来了,刘明在这里等待!-----感

谢刘明! @青年歡樂哆哆趴 2017-08-0613:48:46 精彩-----

-----感谢来访@下页李下释 2017-08-0611:47:19 在

顶,,,-----多谢!@狼巢徐巢胃 2017-08-

0616:36:22 顶起-----感谢支持!

@bdxrjn46398412017-08-0616:56:54 坐等更新-----

-----感谢!@青梅煮酒 19702017-08-0616:46:05-----

-----感谢土豪!@倩女飒飒飒库 2017-08-0617:59:09

快更新啊,楼主大人

等楼主酝酿酝酿啊

@从不再来考不删 2017-08-0618:19:48

支持

多谢！

@斌帅思密达密呀 2017-08-06 18:50:03

太好看觉得

感谢！

@死骑码码美 2017-08-06 19:23:54

楼主更新啊

楼主明早爬起来更

(24)

源贺和拓跋丕没有异议，冯太后已经当了实质上的皇帝很多年，不过是改个名号而已，但是，尚书右仆射穆泰和南部给事中李冲却坚决反对。

太皇太后，你这是在玩儿火！

是的，名不正言不顺，等你百年之后，后继无人，拓跋家势必要反扑，届时你连前半生好不容易攒下的名声都将不保，得不偿失。一个名号而已，何苦呢？

但是，冯太后想的却是，谁说我后继无人？

本来我只想让我的儿子平平安安长大，可是拓跋弘，你欺负我儿欺负得够了！我要让你们拓跋家付出代价！现在拓跋弘已经死了，自己唯一的顾忌不复存在。等我正式登基，百年之后将皇帝传给我的儿子，有何不可？虽然自己的儿子现在还生死不明，但我相信，总有一

天会找到的。

可是，现在自己还不能和他们说自己有儿子的事，事情就这样陷入僵局，直到高崇虎急匆匆赶来密报，冯太后听说拓跋宏亲自夜审秦望离，大吃一惊。

孤形吊影，冷月凄风。

慕容傥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从小在宫里见到的颗歪脖子树就是自己命运的最终归宿。

当拓跋宏义无反顾绝情而去的那一刻，慕容傥的心彻底死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们从小就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起骑马，一起泡妞，我把你当皇上，当兄弟，甚至在虎口下救过你的命，你却要杀我？

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嘛？

射你爹那一箭的是我大哥，又不是我！

为什么？为什么？

拓跋龙兴把慕容傥吊在这棵树上就走了。他确信慕容傥活不下来。一来这里极少有人经过，不会有人救他。二来就算有人要救，树底下还有一个被树叶掩埋的枯井，不小心的话极易掉进去，这荒郊野外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掉进井里的人除了等死还是等死，所以无论怎样，慕容傥都活不过今晚。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没想到慕容傥能双手揪着绳子坚持半天，也没想到在这宫里还有一个人，雨仙。

雨仙被高崇虎一记银针伤了左肩，知道今晚救人不成，便想离开

皇宫，结果身后一高一矮两名侍卫追得甚急，她伤势过重，又迷了路，迷迷糊糊转到这里。

“谁在那儿？”

恍惚间，她好像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影。正是慕容傥。

慕容傥借着月光，认出是先前绑架自己的小宫女，他很想大声跟她说“是我”，但他一来吊在树上，脖子被绳子勒着，二来身上还被雨仙点着哑穴，想出声也不可能。两只手死死抓住绳子，连挥手的资格都没有。

雨仙这才看清，树上挂着的人是之前被自己绑架的“宫女姐姐”。

“宫女姐姐？你怎么在这儿？”

雨仙记得和“宫女姐姐”分手的地方是太和殿，没想到自己绕了皇宫一圈，还是能见到她，难道自己又绕回来了？直到看着“宫女姐姐”张着嘴巴说不出话，这才想起自己给她点了哑穴。

“我救你下来！”

风巫虽然仇视胡人，但也不会滥杀无辜，看到“宫女”被自己连累，雨仙还是有些过意不去，所以才想要救她。但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脚下正是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只要自己再朝前迈一步，她和慕容傥就只能一个树上，一个井底，两两相望了。

对于这口枯井，慕容傥是有印象的。小时候他和哥哥玩耍，就曾掉下去过，要不是哥哥回去叫人，只怕自己现在早成了一堆白骨了。所以看到雨仙要踏上枯井的时候，慕容傥干着急没有办法。

“啣……呸！”

慕容傥虽然说不说话，但是吐口水还是可以的。紧要关头，他一口口水吐在地上，果然，雨仙停住脚步，皱眉道：“我好心救你，你怎么吐我口水？那你再多吊一会儿吧！”

慕容傥坚持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听雨仙说让自己多吊一会儿，急得一口气没上来，直翻白眼儿。

正当这时，一直追雨仙的一高一矮两名侍卫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两个人一个手上持刀，一个持剑。

“雨仙姑娘，你跑不掉了，乖乖跟我们兄弟回去吧！”

“你束手就擒，我们兄弟也省事儿了！”

两个人笑声淫荡，想不到今晚还有如此艳遇，这小妮子简直漂亮得像仙女一样啊！

雨仙心下暗道，这两货，要不是我身上受伤，怕他何来？但她也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道：“两位大哥，你们趁人之危，还以多欺少，算什么好汉？传将出去，不怕被人笑话大内侍卫如此不堪吗？”

高个儿侍卫嘿嘿笑了两声：“我们堪或不堪，等会儿你就知道了，不过看在你受伤的份儿上，哥哥让你，可不许太调皮哦！”

“那好，咱们单挑！”

雨仙最怕他们一拥而上，那样一来，自己半点儿机会也没有。

“单挑就单挑，我先来！”

矮个儿侍卫身上中了雨仙两个银针，心中有火，也不等瘦高个答应，挥剑就上。

“老樊，小心点儿！可别把姑娘弄伤了，一会儿就不好玩儿了！”

老樊倒是有心相让，但这姑娘又岂是好对付的？夜入皇宫又不被大内侍卫发现，孤身救人险些得手，要不是大内总管高崇虎伤了她，只怕她早就逃之夭夭了。

这一交上手，老樊有点后悔了，娘的，早知道这姑娘这么难缠，应该让张先先上，我坐收渔翁之利，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雨仙的剑被张先夺了，此时使的是随手抢来的一口剑，老樊使的是刀，两个人一个舞起来如灵蛇起舞，另一个挥起来却是虎虎生风。雨仙知道自己在气力上不敌，刻意避免和对方硬碰硬，伺机寻找对方破绽。她好不容易激将成功，逼得对方和自己单打独斗，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如果连一个矮子都久战不下，就更没法对付对方的高个儿了。

想到这儿，她卖了个破绽，露出受伤的左肩，故意“啊”了一声。

老樊大喜，她身上有伤，看来是撑不住了！

当即刷刷两刀，抢攻雨仙左肩。没想到雨仙是假招子，矮个儿侍卫抢攻，露出空门，雨仙身子一转，最后一把银针撒出，正中老樊面门。

@澈的未来很未棺 2017-08-0612:47:21

此贴会火

感谢支持！

@宁丫头吼吼宁张 2017-08-0621:09:11

上来先顶

欢迎常来！

(1)

慕容儼出生的这一年，慕容家族在中原这块本不属于他们的乐土上建立的大燕帝国，已经消失了整整一个甲子，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大魏，由一个群雄环伺的小国一跃成长为庞然大物，灭后秦，吞大夏，降北凉，征北燕，成为继天王苻坚之后，再次一统北方的超级巨舰。

慕容氏的后人也许曾想过，假如没有参合坡一战，现在的大魏，或许应该叫大燕。但是，历史没有假如，至少慕容白曜就是这么想。他的前辈慕容垂就曾经背叛苻天王和前秦，建立后燕，可惜最终还是在与魏国的争霸中不幸败北，遁走辽东，后又被冯氏灭国。可是，那又能怎样呢？连冯氏不也被拓跋一族纳入麾下了吗？

如今北魏的后宫，就是年轻的太后冯氏掌权，而朝中，又以南乡公慕容白曜居首。有时候历史真的很可笑，拓跋氏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剿灭群雄，最终决策帝国的，却是当初降臣的后裔。早知道你这么拼命地为他人做嫁衣裳，我们是不是应该早点放弃抵抗？

虽说历史有点黑色幽默，但拓跋氏多少还是让慕容白曜有些敬佩的。自开国以降，拓跋氏的皇帝就没出过一个废物。道武帝拓跋珪击败后燕，将魏国的版图从草原东扩至中原；明元皇帝拓跋嗣北拒柔然，南征刘宋，辟地三百余里；太武帝拓跋焘攻城掠地，灭国无数，一统北方，柔然后撤千里以避其锋；虽说文成帝拓跋濬没有开疆辟土，却也是守成之君，维护了帝国的统一，至少不像慕容宝才皇二代就成了

膏粱子弟。只是眼下这个皇帝拓跋弘，倒教慕容白曜有些吃不准。

文成帝拓跋濬英年早逝，拓跋弘继位的时候才十一岁，整个帝国的重担，都压在他和年仅二十三岁的冯太后身上。

要说这个冯太后，也是烈性女子，文成帝驾崩后，按照北魏旧制，先帝的一应御衣器物等俱应焚烧，朝中百官和后宫嫔妃一起亲临现场哭泣哀悼。结果火光熊起，冯太后思念亡人，不能自己，竟然纵身扑向熊熊烈火。

可惜她不是丹妮莉丝，不能在大火中孵出巨龙，反倒是被众人七手八脚从大火中救出。烟熏火烤，冯太后早已不省人事。在鬼门关转了一圈，阎王不收，冯太后才幽幽醒来。人在生死关头，往往会大彻大悟，冯太后就如灵台开窍一般顿悟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千百年来，想明白这三个终极问题的人数不超过十个手指头，这冯太后居然就这样无师自通，想明白了自己已经从皇后升职为太后，从而认真从事起太后这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但是，高手不是一日练成的，是需要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机会——，当然后者比前者重要一万倍，就像冯太后能成为千古一后，首先她得是太后，如果她只是个普通妇人，纵然使出吃奶的劲儿也只能成为尼古拉斯大妈冯。

有了身份，冯太后的机会，是一个权臣。

这位权臣名叫乙浑，他的上位充满了传奇色彩，如果有机会让他登上福布斯权臣排行榜的领奖台，他的发言词一定如下：我之所以走

到今天，最要感谢的人就是——我寄己！

乙浑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侍中，虽然号称三品，但在京师遍地王爺满目将军之地，随随便便碾压他的人至少有好几百个，可是只有他从文成帝的死中看到了机会。

拓跋濬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啊，谁都没想到一代帝王英年早逝，不然尼古拉斯太后冯也不至于慌乱得六神无主失了方寸，一时冲动险些成为先帝的陪葬。

继位的拓跋弘年幼，拓跋濬没有机会进行权力交接，就意味着权力出现了巨大的真空。这情形就像你喜欢上一个美妇，突然得知她成了寡妇一样，先下手为强啊，不然她就是别人的了！

乙浑喜不喜欢冯太后我不知道，但至少他喜欢权力的游戏。这哥们儿欺负皇帝、太后是孤儿寡母，瞅准时机矫诏杀了平原王、南阳公等大批实力派大臣，然后自封太尉，总领朝政。

或许有人说这是扯淡，你自封太尉谁认可你？我估计这就是乙浑的高明之处，矫诏杀了那么多大臣，谁是省油的灯？哪个不是皇亲国戚，谁人不是封王拜将？凭你说杀就杀？但是，我有先王遗诏呢？瞬间就堵住了悠悠众口，好吧，先王遗诏，命我任太尉，总领朝政，谁人不服？可去地下问先帝——

这就是矫诏的高明之处。

等到拓跋弘和冯太后从悲痛中晃过神儿来，搞明白状况时，人家乙浑已经是权倾朝野，乾坤独大了，再想扳倒他，难！

但是，谁教她是冯太后呢！跟所有的太后一样，太后要想夺权，

在朝中必须有同盟。吕后有外戚，武则天有狄仁杰，冯太后有慕容白曜。

慕容白曜是当朝名将，封冠军将军，进爵南乡公，在朝中的地位是和乙浑共同执政。实权在握的他，理所当然成为冯太后和乙浑共同拉拢的对象。

上天啊上天，一个是爱我的人，一个是我爱的人，究竟该选谁呢？
掷个色子吧！

在慕容白曜的回忆录——《那些年我们共同欺负的女孩儿》一书里，很明显，慕容白曜是站在乙浑一边的。也许除了他和冯太后，谁都不知道他是冯太后安插在乙浑身边的棋子。

冯太后对付乙浑的策略，说起来很像某些男孩儿追女孩儿，宠着你，惯着你，然后再把你一脚踢开！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今天加官进爵，明天诰命赏赐，总之就像温水煮青蛙，用温柔的陷阱麻痹得敌人找不着北，暗中却和慕容白曜加紧谋划，随时准备给予乙浑致命一击。

要么说没文化真可怕呢，乙浑这个大字不识一筐的主儿，或许真的以为自己就高枕无忧了。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自信。尤其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更好像无所不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乙浑甚至可以相信，把自己截成十一段，组个足球队，踢完球自己还能接回成原来的模样……

这么乐观的他，一定是射手座的！

所以，乙浑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内有慕容白曜卧底在侧，外有冯太后虎视眈眈，乙浑实在是犯了一个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所以

轻而易举就被冯太后碾压在历史的车轮后了。

据载，乙浑被斩的这天，他流着泪，深情唱起了那首动人的歌：？

我最深爱的人

伤我却是最深

进退我无权选择

紧紧关上心门

留下片刻温存

只怕还有来生

(2)

也许就是这首歌，在另一个男人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这个人就是拓跋弘。

才十来岁的他或许还不懂得什么叫基情，但是他很明白慕容白曜曾经“背叛”过自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得贪婪我爱的懦弱——

所以每次见到慕容白曜，这个风一样的少年总是会想起乙浑，那个曾经想做王的男人。随着拓跋弘渐渐长大，慕容白曜愈来愈感觉到后背发冷，仿佛有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上，随时会斩落下来。这个世界越来越让他看不懂了。明明自己是有功之臣，可是偏偏要受到这般猜忌。话说，把事情和皇帝说明白不就行了吗？

大错特错！别忘了这是权力的游戏。权力从乙浑手中消失了，自然会过度到别人手里，只是这个人不是皇帝。年纪幼小的他还不能亲政，凡事皆由冯太后代劳，如今几年过去，拓跋弘已经长大成人，冯

太后却丝毫没有交出权力的意思。而慕容白曜摆明了是冯太后的亲信，就算他曾帮助诛杀乙浑，又能怎么样呢？皇帝要急于扳倒的，是升级版乙浑 2.0。一气之下的拓跋弘干脆放出大招，我不是没威望吗？大臣们不都是不服吗？那么好，我砍人，看你们服不服！

满朝文武都是冯太后的人，当然不能让他说砍就砍，拓跋弘把目光对准了塞外，柔然人常年来袭，我就砍他们攒人头！等我建立了像太武帝一样的功勋？看你们还服不服！

于是，南北朝第一古惑仔拓跋弘开始了常年砍人的生涯，曾经深入柔然境内两千多里，吓得柔然人不敢饮马阴山。

皇上好战，这慕容白曜是知道的，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为什么拓跋弘刚刚宣布出征就回来。尤其是今晚，拓跋弘平日里跟自己素无往来，这次怎么会急急忙忙在半夜急急忙忙召见自己？

难道是冯太后有事？不可能啊，冯太后现在远在方山，前日还把自己已经怀孕十月的妻子接去陪驾，更何况自己看得清楚，太监手上拿的是皇上的手谕，深更半夜，他找我来做什么？总不会是数星星吧？我又不是宇宙区长胸怀宇宙——管他呢，毕竟人家是君，自己是臣，君叫臣到，不敢不从。或许，这是个缓和拓跋弘猜忌的机会呢，慕容白曜心想。

平城位于今天的山西大同，最早为赵武灵王所建，后经秦汉，遂成平城县。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称帝后，迁都此处，“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后又经过几代皇帝扩建，已经隐隐然有大都市气象。

早在汉代，皇宫就有“东宫、西宫”之说，平城仿汉代皇宫所建，

亦分东、西二宫。东宫以太后为首，下携皇室女眷，平日理事居住，皇帝都在西宫。

时值深夜，宫门已经紧闭，传谕太监出示手谕，领着慕容白曜过了穿堂越殿，一路来到太华殿。

身为朝中重臣，这已经不是慕容白曜第一次深夜入宫，但一路行来，月浊星稀，夜鹰高啼，还是让慕容白曜有些不寒而栗。尤其是官前十几位手持矛戈的士兵，难道今晚有事？

“微臣参见皇上。”

无论从正面还是侧面看，这个人都是拓跋弘。慕容白曜不禁暗自庆幸，还好自己不用像冯锡范一样被公主骗去东郊皇陵去迎战东方不败。

“慕容白曜，你可知罪？”

拓跋弘的台词掷地有声。

“这个……微臣不知，还请皇上明示。”

慕容白曜知道今晚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却没料到拓跋弘上来就先发制人，不禁冷汗冒出。

“我问你，南宋使者王肃现在在哪里？”

拓跋弘面色阴沉。

“王肃上月来京，现在应该回去了吧！”

慕容白曜不禁心下忐忑。

“哦？”拓跋弘紧紧盯着慕容白曜，“难道你不知道他现在就在方山灵泉宫？”

灵泉宫？

慕容白曜心下一颤，太后现在不是在那里吗？皇上为何要这样问？
难道……

“微臣不知！”

嗯，育良书记教过的，热情，礼貌，一问三不知。

“不知？”拓跋弘一声冷笑，“那我问你，前日你妻慕容氏是不是被太后接去方山了？”

“呃，这个……”慕容白曜勉强答道，“确有此事。微臣之妻已有十月身孕，太后怜悯，特接去方山便于照顾。”

“是这样吗？可是，我怎么听说不是这么回事啊？”

“启禀皇上，此事千真万确！”

“慕容白曜，我问你，王肃之事，你到底知道多少？”

拓跋弘是用兵老手，正面突破不成，便开始诱敌深入。但慕容白曜又岂非用兵名家？

“臣确实不知。”

任敌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我听说，王肃被你送出平城，又悄悄化妆去了方山，而慕容氏又被接去灵泉宫，这恐怕不是巧合吧？”

皇上这是在暗示什么？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就得带点儿绿？

“皇上明察，臣妻端淑贤良，断然不会做那龌龊之事，更何况她身怀十月身孕！”

慕容白曜索性两眼一闭，一条道走到黑。

“我也相信他们不会有什么，可是保不准他们是另有图谋。慕容白曜，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说出实情，我可以饶你不死，保你妻儿平安！”

慕容白曜这才知道今晚拓跋弘召见自己的用意，原来他是准备向冯太后发难了。

(3)

方山，灵泉宫。

一位俊男怀抱着一个美女。

“尼古拉斯，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

“讨厌，以前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叫人家尼古拉斯，说，你心里是不是有别人了！”

……

呃，对不起，走错片场了。

此时的方山灵泉宫里，一位妇人正躺在床上抱着肚子翻来滚去，疼痛难忍，稳婆、丫鬟给妇人擦汗的擦汗，端水的端水，出出进进，忙得不可开交。

院外，一个儒衫长须的中年男子和一个面白肤润、姿色绝佳的宫廷贵人若即若离地关注着眼前的一切。

“这样，真的能成功吗？”长须男子问。

“事已至今，别无他法，只有一试了。”贵妇幽幽道。

“不然，还是我把他带回宋国罢！”

“回去后，你又怎么和府上交代呢？”贵妇似笑非笑。

“就说……我在路上捡的。”

“瞒得了一时，恐怕瞒不了一世。况且，自己的骨肉，远在千里，终究还是放不下心——”

“阿柔，委屈你了。”

长须男子轻轻拥揽贵妇。

“没什么委屈的，”贵妇轻轻一笑，“只要你知道，这世间还有我们母子便好——”

太华殿内，拓跋弘死死盯着慕容白曜。

“这么说，你是一个字都不肯说了？”

“臣既不知，多说何益？”

“好，你要当忠臣，我成全你！”拓跋弘一声令下，“来人，把慕容白曜带下去，斩！”

几个殿前侍卫应声而入，带走慕容白曜。

“皇上！”慕容白曜道，“你要治微臣之罪，微臣万死不辞，但你千万不能诬陷太后啊！”

“诬陷？哼！”

拓跋弘一声冷笑。

确切地说，拓跋弘也不知道冯太后和王肃是何时开始的。就在这几年，他几乎常年带兵在外，对外说是抵御柔然进犯，其实还不是为了牢牢抓住军权？或许就是在哪个时候，作为刘宋使者的王肃就和冯太后开始眉目传情了。拓跋一族本就是胡人，甚至连在北地生活的汉人积年累月下来，也多少都受胡人的影响，不那么看重礼教。再加上

冯太后寡居多年，骤然见到一位江南望族的大才子，心动之情可以理解。可是，你毕竟是大魏的太后啊，和敌国使臣共商国是商量到了床上，教我这个皇上以后怎么面对南朝？怎么面对江东父老？你好，敌国使者，weare 阔木累？任我脸皮再厚也不敢面对，那画面太美！

而且不仅如此，听说冯太后还给自己生了个小兄弟。这是什么节奏？难道要谋朝篡位？

冯太后虽然说是拓跋弘名分上的“母后”，可她并非拓跋弘的生母。

要说这个冯太后，可着实不简单，年轻时就像开了挂，秒杀一切拦路虎。我们都知道她在丈夫驾崩后浴火重生，却不知道她的运气有多好，现在看起来倒更象是从几百年后穿越过来的。

第一，拓跋弘的生身之母李氏，原本是南朝人，因为北魏南征，被虏到北方来，辗转做了拓跋濬的妃子。拓跋濬从小就在北地长大，平日接触的鲜卑女子不是女汉子就是金刚芭比，何时见过这种，一双含情目两蹙眉眉的女子？当时就宠爱得昏天暗地无以复加，要不怎么后宫那么多妃子，她先怀上龙种呢？

拓跋濬害怕宫里有人暗害她，还特意带她阴山数月游，生下小拓跋弘。本来就宠爱有加，又生了皇子，李氏在拓跋濬心中的地位那是扶摇直上天下无双，无人可以撼动啊，堂堂北燕皇族后裔冯氏，被秒得连个渣儿都不剩。我估计冯太后纵身跳火时想的绝对不是以身殉情，而是妒火中烧，不能让拓跋濬和李氏在另一个秀恩爱，不允许，绝对不允许！为什么呢？因为李氏已经早于拓跋濬先去了。

众所周知，北魏皇族流行的祖制是子贵母死。也就是说，无论哪一个皇帝的后代被立为太子，这位太子的生身之母必须赐死，据说这么做是以防外戚专权，东西两汉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啊。有魏一朝，被赐死的皇后比比皆是，如果哪位喜欢穿越的女同学不幸穿越到北魏当上太子妃，记住千万不能生儿子，否则可能没出第一集就下去领盒饭了。

拓跋弘的生母李氏就很好地客串了一回群演，而把这位美人逼死的，正是她的情敌冯后，也就是后来的冯太后，以至于让拓跋弘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娘。虽然说李氏是死于祖制，但冯太后的助攻恐怕也没在拓跋弘的心中留下什么和蔼可亲的印象，所以他自小就不跟这位“母后”亲近，也是理所当然。

第二，是她手铸金人，成为正式主宰后宫的不二人选。要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以来，在哪朝当皇后最不容易，我认为首选北魏，没有之一。

除了不能生儿子，在北魏要当上皇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就是按照游牧民族预测吉凶的习俗手铸金人。被选定的候选人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成，则说明上天眷顾你，选中你当后宫之主，败，则淘汰出局，想当皇后，此生再无可能。

而这手铸金人的程序呢，说起来不难，就是被定为候选人的准皇后在工匠的协助下将铜液灌入模具，铸造出来的金人完好，便算成功。这套流程一来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在面对进一步万人之上，退一步万丈深渊的人生节点上能否沉得住气。二来是考验当事人能否和所有参

与之人同心同德，协力合作，之中倘若有一人出了差错，就满盘皆输。所以免不了有些使绊子、做手脚的宫斗戏上演。但无论如何，能做成功，还是说明冯太后的心性、运气俱佳的。多少嫔妃因为没有铸成金人，名字都淹没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更别说享受荣华富贵了。

面对这样一个“穿越”来的对手，可见拓跋弘会有多郁闷。如果她真的在外面有了一个私生子，取代自己和儿子也并非不可能。谁让自己的儿子才刚刚出生，和自己一样图样图年轻呢！

所以拓跋弘的做法是，一不做，二不休，必须去灵泉宫查，但又不能明着和冯太后撕破脸，这就需要一个高明的借口：慕容白曜谋反！

只有慕容白曜谋反，拓跋弘亲自带人去抓慕容氏才理所当然！

只要能在灵泉宫查到冯太后的情人和私生子，后面的一切就由自己说了算！

慕容白曜，事已至此，朕只好借你的人头一用了！要怪就去怪冯太后吧，谁让她把你的妻子接上方山了呢！

拓跋弘的嘴角闪过一丝冷笑。

“报！慕容白曜业已正法！”须臾，御前侍卫回奏道。

“好！慕容白曜党附乙浑，意图不轨，灭其三族，传令下去，宗子军在东掖门外集合，即刻随我去方山！”

“喏！”

(4)

方山，又名方岭，在平城正北，登高俯瞰，据说能一览平城无余。王肃在登方山俯瞰平城曾后作诗一首，曰《悲平城》：悲平城，驱马

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罡风。

大意是说平城这块地儿真不咋样，也只有你们这些没文化的胡人才会选这里建都。我们都选建康那旮旯风景好的地方！

但方山的风景还是极好的，山青水碧，风景秀丽。当然，对王肃来说，最主要的是还是看人。哪里有冯太后，哪里才是风景，建康？什么建康？……

“王郎，你再为我吟诵一遍《悲平城》罢。”

素日威严的冯太后，也只有在这个才子情人面前才会小鸟依人，让人不胜怜惜。

“阿柔，你有心事么？”王肃轻声询问道，“你一有心事，就让我吟诵这首诗。”

“如果不是身在北朝，如果不是身为太后，我多想和你一起纵马江南，去看看你家乡的舟桥楼宇，感受你心中的诗情画意——”

“王某何幸，能得阿柔如此垂青？”

“你愿意我随你去么？”

王肃当然知道，冯太后只是说说罢了，谁会放弃独掌天下之尊，去江南做一个布衣草民？

“嘘！这样的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我不希望你为我受一丁点儿委屈！”

“那你愿意为我留下来么？”

“呃……阿柔，孩子长得像我么？”

“不像！像你多难看，满脸的胡子，还是像我多些，皮肤水嫩水

嫩的！”

“我在想，如果孩子像我该多好！这样，以后你想我的时候，看看他就不觉得寂寞了。”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了？”

“我毕竟是宋国使臣，如果这样就留下来，恐怕……恐怕会遭天下人耻笑。”

“那你和敌国的太后上床，就不怕遭天下人耻笑吗？”冯太后佯怒道。

“阿柔，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我心里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想念你和孩子……”

冯太后轻轻用手捂住王肃的嘴：“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你我各自有命，能得一时情缘，已是缘分。我也正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才想要把他寄托在慕容世家，不至于像无父无母的孤儿漂泊于世。”

“阿柔，苦了你了！”

“像你说的，寂寞的时候，看看他，也许就觉得不苦了。”冯太后轻轻一笑，“对了，孩子的名字想好了么？”

“我这一辈子，就是思前想后，顾虑太多，我希望孩子不像我，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冲’字，就叫王冲，你看怎样？”

“王郎，你忘了，他以后应该姓慕容。”

“那就叫慕容冲。”

冯太后隐隐觉得这个名字有些不吉，不只是因为鲜卑皇帝中曾经有一个大燕皇帝与此重名，而且那个皇帝最后还被手下的将军杀死，

连三十岁都不到，但是看见王肃兴致正好，也不便拂了他的意。

“禀报太后，南乡公夫人马上就要生了！”一位老妇人急急忙忙跑来道。

“好！”冯太后眼眉一挑，“快去准备！”

灵泉宫前，踏踏马蹄声在深夜显得尤为刺耳。守门军校原本的昏昏睡意立刻被这声音惊到九霄云外。

“醒醒，醒醒！你听！”

“大半夜的，哪来的马队——莫非是柔然来袭？”

为了抵御柔然，北魏特地在平城以北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虽说如此，也难保柔然小股马队趁夜来袭。

“不像！听声音，倒象是从平城过来的——”

还没等一众卫士回过神来，已经有一骑斥候先来叩门：“皇上亲临灵泉宫捉拿人犯，尔等原地待命，敢擅离职守者，斩！”

众卫士这才惊魂稍定。

产房内，婆子、丫鬟都已经准备就绪，稳婆分开慕容氏的两腿：

“用力，加把劲儿！”

门外，紧张的冯太后和王肃不时向里面张望，须臾，“哇”的一声，一个婴儿落地。丫鬟急忙来报：“生了生了！”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男孩儿？”冯太后胸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阿柔，事情成了！”王肃紧紧握着冯太后的双手。

“不对！”恍惚中，冯太后似乎听到宫门处传来纷繁杂乱的声音，
“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

还没等丫鬟出去，已经有官人来报。

“启禀太后，皇上到！”

皇上？他怎么会来？难道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如果被他发现王肃在这里，岂不是——

饶是冯太后素来镇定，可是她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一刻，美人的脸颊微微泛白。

“这个时候，要走恐怕是来不及了。”王肃捋着胡须，倒还显得镇定。

“你这把胡子，还是刮了去罢！”冯太后道。

宗子军号称魏国禁军精锐，所有人员全部由宗室子弟构成，在这里，你要是喊一句“姓拓跋的”，保准所有人一起拿眼睛瞪你，因为每个人都姓拓跋。

自从拓跋弘的太爷爷太武帝拓跋焘被身边的宦官宗爱所杀，继位的每位皇帝心里都仿佛产生一丝阴影，宗爱不但首创了本朝太监杀皇帝的先例，而且还是继赵高之后，又一位在一年之内对皇帝完成两连杀的杀手专业户，这不能不让拓跋弘心有余悸。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他这里不成问题。因为常年征战，拓跋弘对军队了然于胸，宗子军是皇家军队，对皇室的忠诚度毋庸置疑，久而久之，就成了拓跋弘的亲近卫队，只对皇帝一个人效忠。换句话说，就算冯

太后对拓跋弘有所不满，想要像对付乙浑一样做掉拓跋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就过不了宗子军这关。正因如此，拓跋弘才有胆量孤身闯入灵泉宫。

(5)

方山，又名方岭，在平城正北，登高俯瞰，据说能一览平城无余。王肃在登方山俯瞰平城曾后作诗一首，曰《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罡风。

大意是说平城这块地儿真不咋样，也只有你们这些没文化的胡人才会选这里建都。我们都选建康那旮旯风景好的地方！

但方山的风景还是极好的，山青水碧，风景秀丽。当然，对王肃来说，最主要的是还是看人。哪里有冯太后，哪里才是风景，建康？什么建康？……

“王郎，你再为我吟诵一遍《悲平城》罢。”

素日威严的冯太后，也只有在这个才子情人面前才会小鸟依人，让人不胜怜惜。

“阿柔，你有心事么？”王肃轻声询问道，“你一有心事，就让我吟诵这首诗。”

“如果不是身在北朝，如果不是身为太后，我多想和你一起纵马江南，去看看你家乡的舟桥楼宇，感受你心中的诗情画意——”

“王某何幸，能得阿柔如此垂青？”

“你愿意我随你去么？”

王肃当然知道，冯太后只是说说罢了，谁会放弃独掌天下之尊，

去江南做一个布衣草民？

“嘘！这样的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我不希望你为我受一丁点儿委屈！”

“那你愿意为我留下来么？”

“呃……阿柔，孩子长得像我么？”

“不像！像你多难看，满脸的胡子，还是像我多些，皮肤水嫩水嫩的！”

“我在想，如果孩子像我该多好！这样，以后你想我的时候，看看他就不觉得寂寞了。”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了？”

“我毕竟是宋国使臣，如果这样就留下来，恐怕……恐怕会遭天下人耻笑。”

“那你和敌国的太后上床，就不怕遭天下人耻笑吗？”冯太后佯怒道。

“阿柔，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我心里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想念你和孩子……”

冯太后轻轻用手捂住王肃的嘴：“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你我各自有命，能得一时情缘，已是缘分。我也正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才想要把他寄托在慕容世家，不至于像无父无母的孤儿漂泊于世。”

“阿柔，苦了你了！”

“像你说的，寂寞的时候，看看他，也许就觉得不苦了。”冯太后轻轻一笑，“对了，孩子的名字想好了么？”

“我这一辈子，就是思前想后，顾虑太多，我希望孩子不像我，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冲’字，就叫王冲，你看怎样？”

“王郎，你忘了，他以后应该姓慕容。”

“那就叫慕容冲。”

冯太后隐隐觉得这个名字有些不吉，不只是因为鲜卑皇帝中曾经有一个大燕皇帝与此重名，而且那个皇帝最后还被手下的将军杀死，连三十岁都不到，但是看见王肃兴致正好，也不便拂了他的意。

“禀报太后，南乡公夫人马上要生了！”一位老妇人急急忙忙跑来道。

“好！”冯太后眼眉一挑，“快去准备！”

灵泉宫前，踏踏马蹄声在深夜显得尤为刺耳。守门军校原本的昏昏睡意立刻被这声音惊到九霄云外。

“醒醒，醒醒！你听！”

“大半夜的，哪来的马队——莫非是柔然来袭？”

为了抵御柔然，北魏特地在平城以北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虽说如此，也难保柔然小股马队趁夜来袭。

“不像！听声音，倒象是从平城过来的——”

还没等一众卫士回过神来，已经有一骑斥候先来叩门：“皇上亲临灵泉宫捉拿人犯，尔等原地待命，敢擅离职守者，斩！”

众卫士这才惊魂稍定。

产房内，婆子、丫鬟都已经准备就绪，稳婆分开慕容氏的两腿：

“用力，加把劲儿！”

门外，紧张的冯太后和王肃不时向里面张望，须臾，“哇”的一声，一个婴儿落地。丫鬟急忙来报：“生了生了！”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男孩儿？”冯太后胸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阿柔，事情成了！”王肃紧紧握着冯太后的双手。

“不对！”恍惚中，冯太后似乎听到宫门处传来纷繁杂乱的声音，“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

还没等丫鬟出去，已经有官人来报。

“启禀太后，皇上到！”

皇上？他怎么会来？难道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如果被他发现王肃在这里，岂不是——

饶是冯太后素来镇定，可是她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一刻，美人的脸颊微微泛白。

“这个时候，要走恐怕是来不及了。”王肃捋着胡须，倒还显得镇定。

“你这把胡子，还是刮了去罢！”冯太后道。

宗子军号称魏国禁军精锐，所有人员全部由宗室子弟构成，在这里，你要是喊一句“姓拓跋的”，保准所有人一起拿眼睛瞪你，因为每个人都姓拓跋。

自从拓跋弘的太爷爷太武帝拓跋焘被身边的宦官宗爱所杀，继位的每位皇帝心里都仿佛产生一丝阴影，宗爱不但首创了本朝太监杀皇

帝的先例，而且还是继赵高之后，又一位在一年之内对皇帝完成两连杀的杀手专业户，这不能不让拓跋弘心有余悸。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他这里不成问题。因为常年征战，拓跋弘对军队了然于胸，宗子军是皇家军队，对皇室的忠诚度毋庸置疑，久而久之，就成了拓跋弘的亲近卫队，只对皇帝一个人效忠。换句话说，就算冯太后对拓跋弘有所不满，想要像对付乙浑一样做掉拓跋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就过不了宗子军这关。正因如此，拓跋弘才有胆量孤身闯入灵泉宫。

(6)

“拓跋弘参见太后！”

拓跋弘虽然带着千余名士兵杀气腾腾地包围了方山，但该有的礼数还是免不了的。当着满院的宫女太监、侍卫兵士，强忍怒气对冯太后深鞠一躬。

“皇上免礼，不知深夜前来，所为何事？”

明知对方来意不善，冯太后依然能镇定自若，淡然处之，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势。

“慕容白曜谋逆，儿特来捉拿犯臣之妻，慕容氏。”

“什么？慕容白曜谋逆？”冯太后微微吃惊，脑中飞快转念，想理出个头绪来。

“是，慕容白曜党附乙浑，意图不轨，已经被我诛杀了。”

“当真？”

“当真！”

看样子，拓跋弘不象是开玩笑。

震惊，十分震惊！

冯太后简直不敢相信，昨天还是自己亲信的慕容白曜转眼间就成了一缕亡魂，而他的妻子还在这里生产，儿子也刚刚出生。如果拓跋弘想斩草除根，这一家三口恐怕只能在黄泉路上团聚了。

“可有证据？”

“有慕容白曜与乙浑书信为证。”

心痛！

不能呼吸！

冯太后当然知道，那些书信是慕容白曜在自己的授意下故意写给乙浑的，为的就是麻痹敌人，引蛇出洞，这事自己曾经和拓跋弘说过，可是他还是装作不知道，明知慕容白曜是我的人他还要杀，明知慕容氏在我这里他还要抓，他想干嘛？

转瞬之间，冯太后已经对拓跋弘的来意猜出了十之八九，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难道他听说了什么？

“那你将如何？”

“慕容氏身为叛臣之妻，恐有党羽在此作乱，恳请太后速回平城，儿当在此彻查灵泉宫。”

哦，听明白了，这哪是搜什么慕容白曜党羽啊，这是摆明了搜我啊！就为了搜我，堂堂南乡公，一代名将，就被硬生生打成叛逆，这世界还有王法吗？

“这样啊，”冯太后依然不慌不忙，“慕容世家在我朝数代为官，忠心耿耿可昭日月，其中必有误会，能否请皇上网开一面，饶过其家人，待事情查明之后再行定夺？”

“慕容氏可免，但余者必查！”

宫外旌旗招展，马蹄声连连，冯太后知道今晚之事必不可免，况且拓跋弘冠冕堂皇，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只有长叹一声：“罢了，看在你一片孝心，本官就回了平城罢！慕容氏且随本官如何？”

“正好！”

慕容氏产后昏厥，尚不知夫君已死，只见左右丫鬟半搀着将其抬上轿子，紧接着，两个稳婆抱着两个男婴，也准备登轿。

“且慢！”

拓跋弘看见两个孩子，目中精光一闪。这两个孩子一般大小，一个黑如炭火，虎头虎脑，一个白白净净，耳聪目明。

“皇上何意？”冯太后装作不解。

“此二子是何人？”

“慕容氏怀胎十月，今晚临盆，此二子皆是慕容氏所生。”

“哦？慕容氏一胎生二子？”

“是双胞胎。”

“为何长得不像？”

“双胞胎中亦多有不像者。”

“为何看起来一个黑一个白？”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既然二人是兄弟，可否滴血验亲？”

“皇上是在怀疑什么？”

“无他，好奇耳！”

时至今日，冯太后已经可以充分相信，拓跋弘今晚突闯灵泉宫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他一定是听到自己和王肃育有一子，才想来捉个现行。还好王肃已经刮去胡子，隐匿在一干太监之中。但这两个孩子却是无处掩形，不得不暴露在拓跋弘眼皮子底下。

冯太后和王肃确实育有一子。

太后寡居多年，忽然产子，此事亘古闻所未闻，是以冯太后将孩子隐匿在方山灵泉宫，本想先蒙混过关，等孩子渐渐长大再说后话，岂料拓跋弘亲征柔然，忽然凯旋，这一下不由慌了手脚。王肃要将孩子带回南朝，冯太后心有不舍，危急之际，忽然想到慕容氏临盆在即，不如顺水推舟，假称孩子是慕容氏所生，将孩子交由慕容氏代养，这样一来，冯太后也不至于和骨肉天涯相隔，是以急召慕容氏到灵泉宫，想来个暗度陈仓，谁知还是被拓跋弘听到风声，当即果断斩杀慕容白曜，亲自来方山拿人！

拓跋弘当然不会相信这两个看起来黑白分明、容貌发肤都不一样的孩子会是双胞胎，要证明他俩不是亲兄弟的办法只有一个，滴血验亲！

不得不说，在那个科学有限的年代，滴血验亲已经是人们认识到的最科学有效的手段了，自从它被发明出来，就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所以一听到拓跋弘的提议，冯太后也是吓得脸色煞

白，她知道这两个孩子不是亲生兄弟，如果血液不相融，自己岂不是前功尽弃？

“不可……”

眼看着拓跋弘随行的太医已经拿出金杯、银针，看来是有备而来，冯太后虽然明知自己的反抗毫无意义，也还是不由自主地出言阻止。

“太后！”拓跋弘似笑非笑道，“莫非这两个孩子的身世另有隐情？”

“当然不是……”

“那为何出言阻止？”

“孩子年幼，恐伤身体！”

“哈哈，无妨，太医自有分寸！”

拓跋弘认定这两个孩子不是兄弟，是以吩咐太医只取二人之血，一旦血不相融，自己立刻发难！谁知，神奇的是，两个孩子的血在水中徐徐转了数圈，居然完全融合起来，这下看得拓跋弘目瞪口呆。这在当时自然不能被理解，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人，血液怎么会融合？但是现在的科学可以给出很好的解释，理论上，任何两个人的血在足够长的时间内都可以相融！

现在的拓跋弘，就像一只鼓足了的气球，浑身是气但无处发泄！

他本以为自己带着大军前来，一旦发现把柄，立刻以淫乱后宫为名将冯太后软禁，届时冯太后面临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入冷宫，从此再不能干涉朝政，这样一来，朝廷的大权才会回到皇族的手里，可是谁料出师未捷，难道这俩孩子真的都是慕容氏所生？

谢谢大家支持！你们的回帖就是我动力

(7)

“皇上！”

太医在拓跋弘耳边耳语几句，拓跋弘听后大喜！

正是，两个孩子虽然血液相融，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两个孩子都是冯太后所生！所以，只要证明他们不是慕容氏所生，自己依然可以兴师问罪！

拓跋弘兴冲冲地下令取慕容氏之血滴入杯中，结果，让他瞠目结舌的是，慕容氏的血也融了进去！

苍天啊，大地啊，是哪位天使大姐在恶作剧啊？

拓跋弘有备而来志在必得，结果奋力一拳打在棉花上，毫不受力，这力道转化为无形，反而差点把他自己憋出内伤。

人生就像闹肚子，有时候你以为是一泡屎，其实它只是一个屁。

难道是情报错了？不可能啊，就算孩子的事错了，可是还有一个人不可能错，那个南朝使者王肃，明明有人看到他进了灵泉宫，此时为何偏偏不在？如果能拿到他，冯太后淫乱后宫的罪名依然不可避免！

对，拿到那个南朝使者！

“传令下去，搜查灵泉宫，看有没有身穿南朝服饰的可疑男子！”

拓跋弘一声令下，守在门外的宗子军闪亮登场。

“皇上，”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拓跋弘的不依不饶，终于激怒了冯太后，“要不要连本宫一并查了，验明正身？”

“儿不敢！”

“那你几次三番在我宫内查人，意欲何为？”

“我实在是为了太后的安危——”

冯太后怒视拓跋弘。

此时，化装成太监的王肃已经感觉到大魏禁军的凛凛杀气，一个彪悍的宗子军校尉已经距离他仅仅一步之遥。

上帝保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阿弥陀佛！

“禀报太后，太尉源贺、尚书令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前来护驾！”

官门处的守门军校飞马来报。

“什么？”

比冯太后更惊讶的是拓跋弘。

此次行动，他严令禁止走漏风声，可是谁知道，还是被冯太后的这几个铁杆儿粉丝尾随而来。

拓跋弘登高俯瞰，只见方山脚下，刀枪林立，火把通明，马蹄踏踏，人影憧憧，看样子，人数比宗子军多了数倍有余。太尉源贺掌管天下兵马，拓跋丕和穆泰又是鲜卑勋贵，朝中四贵已来其三，看来今晚的行动提前结束了。

“有劳皇上挂怀。我累了，要休息了，你们都下去罢。”

冯太后说完这句话，便再不理拓跋弘，更不提回平城之事。

拓跋弘知道自己错过了有史以来也可能是从今往后最佳的一次翻盘机会，可是他能有什么办法？单挑？自己单挑对面一群人。群殴？对面一群人殴打自己一个，左右都赢不了。爹地啊爹地，你可知道你

千辛万苦守住的大好江山现在被你的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你可知你曾经的女人被你的敌人玩弄于床第之间？还生下了两个孩子！我此生纵然扳不倒冯太后，也要让这两个泥子命赴黄泉！

“叛臣之子，杀！”

拓跋弘一挥手，两名侍卫劈手从稳婆手中夺过两个孩子，就要手起刀落。

他知道光明正大搜宫不成，早就心生一计，此举正是要逼王肃现身。

王肃，如果你再不出来，就别怪我对这两个孩子不客气！

“不可！”

果然，人群中，一个面白如镜的“太监”抢身上前，伸手便要来夺。

本来，王肃也没想过为了孩子暴露自己，可是，眼见孩子命悬一线，他还是鬼使神差地站了出来。本能也好，父爱也罢，一切都因自己而起，就让我来了解这一切吧！

好啊，王肃，你终于出现了！你以为你刮了胡子我就不认识你了吗？

冯太后也想不到，事情竟然陡起变故。王郎啊王郎，就算牺牲了孩子，我也要保护你，你这又是何苦呢？

“有刺客！保护皇上！”

宗子军平日训练有素，一声令下，立即有十余名铁甲武士闪身挡在拓跋弘身前，长刀出鞘，等着王肃自己往刀刃上撞。

王肃在冲出来的那一刻就后悔了，md，又是冲动的惩罚，就像我和阿柔初次见面那样。

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

呃不……

那次我为宋使，来到平城见天子，天子他特别忙，回到后宫搬出娘。这个娘们不一般，九天仙女下凡间。稍微冲我一眨眼，立刻全身都酥软。那夜我没有回房间，天亮之后点根儿烟，佳人在侧心在颤，这算不算做汉奸——

王肃在踏上了冯太后龙床的那一刻，就清楚知道这件事的后果。自古以来，给皇上戴绿帽儿，或者给皇上的皇上戴绿帽儿，都不会有好果子吃。一旦东窗事发，必死无疑。轻则像嫪毐一样被抄家灭门，重则还会引起两国开战。要知道拓跋家的皇帝没有孬种，一旦冯太后因此失势，拓跋弘掌权，以他好战的性格和憋屈了这么多年的苦水，向南朝报复不可避免。所以自己不同意冯太后把孩子生下来，毕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么大一个孩子，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猜测妄议。但陷入恋爱中的女人，智商都超出天际，冯太后也不可避免。她一生膝下无子，难得又遇到有情郎，只恨自己不能给王肃多生几个，所以才想出冒充慕容世子的主意。

冒充就冒充吧，王肃也想着能瞒一时是一时，谁知道拓跋弘才刚出京便回师，搞得自己手忙脚乱，走到这一步，也实在让自己没想到。为今之计，只有一死，还冯太后一个清白，免得让拓跋弘乘势做大，引起第三次南北大战。

想到此处，王肃故意把脸往宗子军的刀刃上撞去，瞬间，一张白白净净的脸就变得血肉模糊。

早知今日，也许，当初自己就不该踏出那一步，我早该死了，阿柔，永别了！我去另一个世界等你！

王肃朝冯太后看了最后一眼，毅然转身，猛然朝山下纵身一跃……

“速到山下，捉拿刺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treechang2017-07-3009:43:51

照你说的冯太后熏死过去醒过来后性情大变，按穿越小说的套路，她一定是被现代穿过去的灵魂附身了，哈哈哈哈哈

有这个可能——

@顾浩大爷摆 2017-07-3011:25:02

果断马克，是原创首发么？

是原创首发，尽量每天更新一章！

(8)

拓跋弘没料到王肃还会来这么一手，一手好牌再次被打得稀巴烂，不由得气急败坏。

王郎——

方山虽然不高，从山顶跃下也必然摔得粉身碎骨，冯太后虽然心下震惊、剧痛得无以言表，但面上还是依然平静：“一个太监，值得

皇上大惊小怪吗？”

太监？

嘿嘿，拓跋弘心道，等找到尸首就知道了！如果此人不是太监，你冯太后就是全身是嘴也说不清，到时候我治你一个通奸之罪，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儿实为太后安危着想，不可不察！”

“这么说，你倒是一片孝心了？”

“不敢！”

空气再次凝结。

大家都知道，现在一切的关键，在于王肃的尸首，如果被拓跋弘找到，冯太后百口莫辩。王郎牺牲自己保护孩子，冯太后此时不知道自己的心情是喜是悲，纵有眼泪也只能在眼眶里打圈，更绝不能多看孩子一眼。

“回皇上，刺客的尸体找不到了。”

须弥，宗子军虎贲校尉飞马来报。

“为何？”拓跋弘急道。

“方山河道连通如浑水，刺客的尸体已落入河中！”

“什么？”

冯太后如释重负。

“如浑水流经宫皇城，马上通知禁军，在下游打捞，若打捞不到，唯你是问！”

“喏！”

冯太后的心再次紧张起来。

七天之后，宗子军在如浑水下游打捞出—具尸体。—名男子看衣服和官中太监如出—辙。只是尸体长时间被水浸泡，已经胀得无法辨认。依稀可见男子面部刀疤纵横，血肉模糊，辨其下体，其势已去。

除此之外，拓跋弘从宗子军的回报中再也探不到—点儿有用的信息。

武州川啊，你不停地流；如浑水啊，你望不到头——

上天为何如此待我？

扳倒冯太后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这样错过了，我是拓跋家族的罪人！

拓跋弘知道，河中发现的尸体绝不是王肃，他也知道，自己现在终究还是斗不过冯太后。可是又有什么办法？自己这么做也是不得不为！眼看儿子拓跋宏一天天长大，如果自己后退—步，儿子不但可能当不上皇帝，甚至可能小命都保不住！

为了孩子，王肃可以牺牲自己，从万丈悬崖上纵身—跃，拓跋弘也可以牺牲！你不是太后吗？你不是不交权吗？那么好，我就让你当不成太后！

拓跋弘当然不敢公然和冯太后火并，降不了你我还升不了你吗？

五年后，他把自己才五岁的太子拓跋宏立为皇帝，才二十出头的他早早就当上了皇上，那么自然，冯太后的身份就水涨船高，成为太皇太后，从皇帝的“妈”升级为皇帝的“奶奶”，你总不好再越级干政了吧？

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年轻人的想法就是很傻很天真，这一纯属泄愤的举动丝毫不对冯太后构成威胁，冯太后连搭理都懒得搭理，你爱咋咋地，让自编自导自演却没有观众的拓跋弘很受伤，说好的剧本呢？说好的台词呢？演员演出都不按剧情的吗？可惜他忘了，修改剧本的权力从来就不在编剧自己手中，导演、制片人、明星，随便哪个人大笔一挥，你的剧本就成了太监。

很明显，冯太后是集三者于一身。欲哭无泪的拓跋弘只好自己挖坑自己埋，自己写的剧本，再难也要演完，从此迁居崇光宫，老老实实当起了太上皇。

可是，他真的会那么老实吗？你见过哪个太上皇骑着战马拿着钢刀屁颠屁颠深入大漠几千里满世界去追柔然人的吗？你见过哪个太上皇钻山林猎虎豹又是打仗又是阅兵频繁地向太后大秀自己的肱二头肌的吗？

不仅如此，他还训练自己才几岁的儿子早早就骑马打猎，mysonmylove，爹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鲜卑从马背上得天下，历代君王都是马背上的皇帝，你也不能差了，先教你什么呢？就从打狗棍先练起吧，打狗棍法第一步，先和几十条恶狗关在一起……呃，对不起儿子，忘了给你棍子——

鹿苑位于平城北郊，西起雷公山，东包采掠、白登山，方圆数百里，自从北魏在平城建都以来，这里便成为皇家猎场。鲜卑族出自草原，对水草情有独钟，每年秋季，皇帝都会带着皇族、大臣围场狩猎，以获得猎物的多寡进行封赏。

这次秋猎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非要说有，就是年仅十四岁的皇帝拓跋宏第一次狩猎。十来岁的他不像他爹地那么勇猛拉风，追着一头色彩斑斓的猛虎一骑绝尘而去。他人小力气弱，还拉不起大弓，只能拿一把小弓箭到处追猎一些雉鸡、野兔之类，跟在他身边的妹妹拓跋嫣十分不满。拓跋嫣才十一岁，嘟起小嘴的样子让人又爱又怜。

“我说哥哥呀，你就不能打一些大点的猎物吗？这么小的兔子，杀了它太可怜了！”

“我也没办法呀，这么大点儿的弓，只能打这些。”拓跋宏委屈道。

“那咱们去找别人一起吧！”

“我才不想让那些大臣笑话！”

如果说他爹拓跋弘当的皇帝有名无实，那么拓跋宏的皇帝生涯更叫一个身不由己。他爹好歹只受冯太后一个人摆布，他还得受他爹摆弄。

小宏啊，今天练功了没有？爹给你的七本内功心法都记熟了吗？年轻人切忌心浮气躁，没事多看看佛学也是好的，这八本《四十二章经》你拿去吧！还有，当皇上不能整天只知道打打杀杀，那不成黑社会大哥了？多读点历史，以史为鉴嘛，这套从春秋到东晋的二十四本《皇帝那点儿事儿》送你——

成天被耳提面命的拓跋宏已经被摧残得少年老成，拓跋嫣知道哥哥差点都要学成书呆子，难得出来放松放松，就拉着他道：“干嘛非找大人？我们去找绝哥哥和傖哥哥啊！”

拓跋嫣口中的绝哥哥和傖哥哥，就是慕容白曜的遗腹子。十四年前，拓跋弘以“党附乙浑”的谋逆罪将南乡公慕容白曜处死，一方面借他的头打开灵泉宫的大门，搜查冯太后寝宫，另一方面，也在朝中剪除冯太后的羽翼。冯太后知道慕容白曜死得冤，如果不是当时自己接慕容氏去灵泉宫生产，慕容白曜至少不会连儿子都见不到就命赴黄泉。但是，即便此时她已经身为太皇太后，也不便对太上皇钦定的铁案直接提出翻案，只能以“罪不及子”为名，保住了慕容家的血脉，毕竟慕容白曜谋逆罪未能坐实，而自己的儿子还在慕容府上。念子心切，此后，冯太后时常恩赐兄弟俩入宫，大小封赏不断，是以慕容绝和慕容傖兄弟，早已经和拓跋兄妹混得很熟了。

拓跋嫣提此建议，拓跋宏立刻点头。自己虽然贵为皇帝，身边真正能说说话的，还真就这两个人。

感谢各位关注，是从舞文弄墨搬过来的，所以前面更新得多，只要大家喜欢，我会继续努力

再更一章

(9)

“啪”！

一箭中的。

一只秃鹰本来盘旋着想捉野兔，结果被当成靶子，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两匹马上载着两个少年风驰电掣，旋即而至。

“哥，好箭法！”

一个十三四岁、面白如玉的英俊少年诚心赞道。

“可惜还没猎到真正的猎物！”

一个肤色黝黑，看起来比白俊少年强健得多的少年龇牙道。在他心里，飞鹰走兔什么的太不过瘾，如果像太上皇一样能去虎圈就好了，屠熊缚虎，那才是真正的打猎。

“已经很好了，不像我，半天都没打到。”

白俊少年叹气道。

从小到大，他在武力方面就不如他的哥哥，力气更是没法比。每次打猎，哥哥都是一马当先，中者立毙，害得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出手。哥哥恨不得屠熊缚虎，他却连个野兔都没打到，有时候他真怀疑自己和哥哥是不是一个妈生的，咋就差距这么大呢？

“老二，别心急，大不了我的猎物劈你一半！”

兄弟俩感情好，当哥哥的经常照顾弟弟，在黑面少年看来理所当然。

黑面少年一边说着，一边朝落地的猎物走去。

“说得好，要不要把我的猎物也给你们兄弟俩分了去？”

一个尖锐刺耳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黑面少年皱皱眉，这太监嗓儿，一听就是冯夙那个二百五。这家伙仗着自己是冯太后的侄子，一向飞扬跋扈，对两个“叛臣”之子更是看不上眼，没事儿就过来撩骚。

“我们的猎物多得是，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黑面少年没理他，眼看地上的秃鹰就在眼前，身上的箭如同死神

一样攫取着它的生命力，伸手就要抓。

“慢着！”操着一口标准太监腔儿的少年从马背上跳了下来，这少年看起来十三四岁，方脸大眼，论相貌也算得上是人中赤兔，马中吕布，只见他浑身上下绫罗绸缎异常光鲜，丝毫没有北魏人的粗犷之风，“谁说这是你的，我还说这鹰是我的呢！”

纳尼？开什么玩笑。黑面少年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这只鹰明明是自己打的，身上还插着箭，冯夙这厮有何脸面说是他的？

“冯夙，你拉得开一石的弓么？”黑面少年嘲笑道。

“你……”那个叫冯夙的少年显然对别人质疑他的荷尔蒙很不满，“别以为自己有几斤力气就了不起，告诉你，这鹰可是我先看见的。”

“你先看见的就是你的？”

“没错！”

“那我还先看见你了呢！”

“慕容绝，”冯夙一张小白脸气得通红，“不过是个叛臣之子，凭什么和我争？”

慕容绝本来对冯夙只是爱答不理，言语间甚至还有几分嘲笑，但当他听到“叛臣之子”几个字，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不见。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看到慕容绝黑口黑面，冯夙也有点紧张，毕竟这黑小子是个混不吝，要是发起飙来，恐怕自己占不到便宜。但有时候，人的贱是一种本能，就像生命一样深入骨髓，冯夙明知道有可能会吃亏，嘴上还是冒出一句：“就说你叛臣之子怎么了，你咬我啊！”

慕容绝没有咬他，只是虎目一瞪，就吓得冯夙倒退着跌了一跤。

“慕容绝，你打人——”

如果晚生一千年，冯夙有可能是最会帮球队赢球的影帝，可惜不幸的是，他遇到的不是绅士的英国队，而是狂暴的俄罗斯队。慕容绝显然对他自说自话的表演没兴趣。

“好，你说我打你，那我就打你一个看看，免得凭空被冤枉了！”

慕容绝跨出一步，朝冯夙走去。

“哥，打人不打脸——”

白俊少年急忙拉住他。

“老二，别拦我，今天我非撕烂他这张破嘴！”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把他浑身上下捏个粉碎性骨折就可以了，打脸容易被看出来！”

“好兄弟，就这么办！”

“慕容悦，天杀的，你就损吧，画个圈圈诅咒你！”

冯夙此时已经有点后悔为什么要得罪这哥俩儿。要知道他们的父亲犯的可是“谋逆罪”，换句话说就是连皇帝都敢杀，眼下四下无人，自己这几个手下不够慕容绝塞牙缝儿的，万一俩兄弟把自己大卸八块喂狼了……后果不堪设想。

“绝哥哥、悦哥哥，你们干什么呢？”

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这声音他俩听过无数次，除了彭城公主，没有第二个人说话能有这么好听。

“参见皇上、公主。”两兄弟一起躬身。

“唉，算了，又没外人，咱们随便说话。”拓跋宏也只有在几个同龄的玩伴中，才显出随性的一面。

来的人正是拓跋宏和拓跋嫣，刚才那悦耳的声音，就出自拓跋嫣之口。

“冯夙，你又惹祸了吧？早就告诉你不要以少欺多，你又不听，早晚有天栽跟头！”拓跋嫣嗔怪道。

冯夙恶人先告状：“明明是他们欺负我，请皇上给我做主。”

“唉唉，行了，哪儿凉快赶紧上哪儿待着去，别耽误我们谈正事儿——”

冯夙的年纪虽然也和拓跋宏差不多，但仗着冯太后是自己的姑姑，张狂惯了，拓跋宏对他不甚喜欢。眼看着拓跋宏和慕容兄弟谈笑风生，自己根本插不进话儿，冯夙觉得待在这里也是自讨没趣，悻悻而退。

“这只鹰是你打的？”拓跋宏看着慕容绝的弓不胜赞叹。

自己的弓才有七斗，慕容绝和他年纪相当，却已经能拉开一石二的弓，不愧是将门虎子。

“还是个雏儿，要是能射到大雕才好。”慕容绝对自己的勇力倒不客气。

“看来今年的秋猎大赛，绝哥哥要勇拔头筹呢！”拓跋嫣看着慕容绝马屁股上挂着的飞禽走兽，不胜赞叹，“倪哥哥，怎么你一只也没打到？”

慕容倪的马屁股上光光，两手一摊，道：“谁说我没打到？我只不过还没开始发力而已。”

拓跋宏知道他跟在慕容绝后面只能捡漏，只是嘴硬，便道：“那你想不想超过你大哥？”

“当然想啊！”

“不如这样，我们比比，两个人一组，酉时在这里集合，哪组的猎物多，算哪组获胜！”看着慕容绝满载而归，也激起了拓跋宏的好胜心。

“这个……太欺负你们了吧？”慕容绝嘿嘿一笑。

(10)

“已经打到的猎物不算，我和慕容悦一组，你和嫣妹一组，这样就公平了。”拓跋宏分配得倒也合理！

“好耶！我和绝哥哥一组，”拓跋嫣拍手道，“哥哥，悦哥哥，输了可不许哭鼻子哟！”

“看你说的！我们又不是十岁的小孩子！”慕容悦道，“既然是比赛，总得有赌注吧？赌注是什么？”

“赌注嘛！”拓跋宏看见拓跋嫣对慕容绝一脸崇拜的眼神，忽然来了主意，“这样吧，你们哪个人赢了，我就把公主许配给谁！”

虽然年纪尚小，还听不懂男女之事，但是拓跋嫣还是脸上一红：“哥，你干嘛拿我说事？”

“女孩子嘛，早晚要嫁人的，怕什么！”拓跋宏看见两兄弟对此没有异议，大声道，“好，那就这么定了，咱们天黑在此，不见不散！”

拓跋宏说完，便和慕容悦朝东打马而去。

“绝哥哥，我们去哪里？”拓跋嫣作为资深“蕨根粉”，只需要

听吩咐就好。

“东边有虎圈，我们也向东！”

虎圈，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圈老虎的地方。拓跋家族是鲜卑人，生性喜猎，为了使打猎更有乐趣，专门从各地弄来十数头猛虎，放养在这片山林。每年秋猎，凡是有能射杀老虎者，基本都是当年的秋猎冠军。

慕容绝自幼臂力甚大，根骨奇佳，习武也比常人快上许多，从小便有勇武之名。只不过，这个勇武之名在没有实际战绩之前，也仅仅是被人说说而已，这情形就好比喜欢你一个美女，美女也喜欢你，但她就是不让你碰，你干着急也没办法，要是下手晚了，美女没准还被别人抢了去。秋猎冠军无疑就是这个美女，时时拨动着慕容绝敏感的神经，只不过冯太后担心他们的安危，不许他们靠近这片危险的区域。如今，既然皇上提出比赛，慕容绝心中的念头便被再次勾起，要是皇上和老二猎到了老虎，那自己岂不是还要再等一年才能正名？是以也顾不得那么多，朝着虎圈就策马而去。

虎圈并不大，方圆不过三四十里，放养十多只老虎其实并不合理，盖因老虎是独居动物，向来一山不容二虎，而这些老虎平时就被关在笼子里，只有像这样每年一次的秋猎，才会被放出来放放风。

不过这老虎也很郁闷，平时一关就是一年，缺乏锻炼骨质疏松，好不容易被放出来，还没来得急喘口气走两步，就碰上一群野蛮人骑着马拿着箭四处追杀，山中之王威风何在？百兽之首颜面何存？一来二去，这老虎就学乖了，碰到大队人马，老虎就各自逃命，遇到落单

的人，往往就合力击杀。好在鲜卑人常年狩猎，知道老虎的习性，轻易倒也不敢落单。太上皇拓跋弘虽然率先冲入虎圈，大队人马旋即而至，并无危险，但慕容绝就不一样了，他猎杀老虎的心太急切了，根本没去考虑这些，带着拓跋嫣一马当先就冲入虎圈。

这老虎一看，呦呵，挑衅！赤裸裸的挑衅！你们人多我还怕你，就这么两个孩子，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兄弟们都出来，开饭了！人马肉双拼！

慕容绝乍见老虎，还有几分兴奋，忽然发现数目不对，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我去，合著虎圈里一半的老虎都来了，自己这面子太大了，当即刷刷两箭，将最靠前的一只老虎放倒，带着拓跋嫣掉头就跑。

“嫣妹，快跑！”

慕容绝和拓跋嫣座下的都是日行百里的良驹，本来和这些老虎比赛跑还有得一拼，但是这些马平日里被保养得太好，吃饭是外卖洗澡时人工 spa 平时又是低头族，什么时候见过这阵势？俗话说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五只老虎跑得更快，当即拓跋嫣座下的白马就被吓瘫了，马失前蹄，好在慕容绝眼疾手快，他本来在拓跋嫣前面，调转马头后，跟在拓跋嫣后面，当即伸手一抄，直接将拓跋嫣拽到自己马背上，纵马狂奔，百忙中回头一看，只见三只老虎已经扑向白马大快朵颐，两只老虎依然对自己不离不弃，这份执着令人感动！说好的双拼就是双拼，自己点的外卖，再难吃也要吃完！

面对着两只老虎，慕容绝倒有些镇定了，自己是来干嘛的？不就

是猎虎来的吗？刚才被五只老虎偷袭措手不及，眼下二对二，正好单挑，当即打马回头，对拓跋嫣说了一声“看好了”，只见慕容绝张弓，搭箭，一箭射出，正中最先一头猛虎的眉心。这虎骄横惯了，虽然脑袋中箭有点儿晕，但跟喝了二两小酒一样，晕晕乎乎更兴奋，还是朝慕容绝奋力扑来，慕容绝一咬牙，将马往旁边一带，使出全身力气对着飞在半空的老虎肚皮就是一箭，一箭穿心！

拓跋嫣躲在慕容绝怀里，紧紧抓住缰绳，对刚才发生的一切看得真真切切，随着老虎啪叽一声趴在地上再也不起，慕容绝的形象在她眼中瞬间高大了许多，宛如天神一般站在四只老虎面前，威风凛凛。

且说拓跋宏和慕容悦一路向东，以他们二人的胆子是绝对不敢来虎圈的。

“皇上……”

“这里没人，叫我宏哥吧！”

“宏哥，我怎么感觉这场比赛咱俩要输呢？”

“为啥？”

“我哥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今天是奔着虎圈去的，万一他猎杀一头老虎，咱俩就是打一窝兔子也是白搭啊！”

“有道理，那你说咋办？”

“要不咱俩也去看看？”

“唔……咱俩也不能显得太胆小了，看看就看看！”

于是拓跋宏和慕容悦也来到虎圈。

@向上吧小流氓 2017-07-31 02:37:32

我他妈生在 80 年代都差点死掉，还好交了 300 罚款。草

恭喜这位道友渡劫成功！

@亮盾 pk 亮剑 2017-07-31 12:09:01

100 年后你也死定了

感谢道友祝我长命百岁！

@雪漫飞鸿 2017-07-31 16:05:28

楼主写的小说，还是正史？

原创小说，欢迎关注哈

哈哈，刚看到帖子上了热帖榜，今天再更一章

(11)

太上皇今天打了一头大老虎，心满意足，正带着人准备回去开虎肉 party，结果看见儿子过来了，心下大喜：“小宏子，好样的，你爹我早就说带你一起猎虎，你偏不来，这下怎么想通了？”

拓跋宏知道父亲一向不喜欢慕容氏兄弟，也不敢将和慕容绝打赌的事告诉他，道：“早就听说虎圈盛名，今天想过来看看，这头老虎是爹打的吗？爹地威武！”

拓跋弘哈哈大笑：“晚上回去有虎肉吃了，这东西可是大补，虎鞭还可以……”拓跋弘忽然想到他还是小孩子，不应该说这些，干咳了两声，“哦，对了，你妹妹嫣儿呢？”

“嫣妹她……”拓跋宏没想到父亲会有此一问，随口道，“刚才好像看到她和冯夙在一起。”

“哼，”拓跋弘从鼻孔中表示了自己的轻蔑，“冯夙那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和嫣儿都离他远点，免得沾染晦气。”

“是，儿记下了。”

正说着，忽然圈中传来一声虎啸，拓跋弘吓了一跳，他回头问左右：“人都出来了么？怎么还有虎啸？”

右仆射穆泰神情肃穆道：“这啸声中饱含悲鸣，似乎尚有人在圈中狩猎！”

我去，啸声中饱含悲鸣这种事你都听得出来？不愧精通兽语，简直是人渣中的人渣！

“虎贲校尉检点随行人员，发现缺席立刻来报！其余人随我立刻前往查看！”

拓跋弘一骑当先，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直奔虎啸的地点而来。

当他们来的时候，简直都惊呆了，只见地下一片狼藉，两只老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身子下流出大片血迹，显然是没命了，还有两只老虎，一只独目，另一只眼上还插着箭杆，另一只身上插着好几支箭，只是每一支都不足以致命，两只老虎虎视眈眈地盯着一处洞口，发出悲鸣。

慕容悦的心直接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知道洞里十有八九是慕容绝和拓跋嫣。

“谁在洞里？”

拓跋弘看到这血腥的场面也是一惊。自己大张旗鼓，带着数百人费了半天的劲才猎杀一只猛虎，这人随随便便就杀了两只，看样子洞外的两只也受重伤，要是被他猎杀四只，自己这区区一只的战绩又何足道哉？瞬间，刚才猎杀猛虎的喜悦化为乌有，他也想知道是什么人有如此勇力。

“父亲？”洞中传来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声。

“嫣儿？”

拓跋弘惊了，他看了儿子一眼，拓跋宏刚才说嫣儿和冯夙那小子在一起，难道这些老虎是冯夙杀的？这娘炮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练《葵花宝典》了吗？

“嫣儿，你和谁在一起？”

“我和绝哥哥！”

“绝哥哥？”拓跋弘还没把人物和名字对上号。

“是慕容绝。”

事已至此，拓跋宏知道再也瞒不住，索性说出实情。

“慕容绝？”拓跋弘对这小子当然有印象。黑得跟雷劈了似的，经常被太皇太后召唤入宫。知道他爹被自己所杀，每次见到自己的时候都是满眼仇恨。如果不是太皇太后纵容娇惯，自己早就把这黑小子踢回月球了。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敢带着公主私入虎圈？出事怎么办？他死了事小，要是嫣儿有什么闪失，自己如何向她地下的娘亲交代？

拓跋弘越想越生气：“大胆慕容绝，带公主以身涉险，该当何罪？”

“太上皇，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还是想办法救出公主。”
穆泰进言道。

哦，也是，先得把嫣儿救出来再说！

听到拓跋嫣说话，拓跋弘知道她暂时没事，眼见这两头猛虎是绝佳的靶子，就将自己的弓箭交给儿子。

“小宏子，去救你妹妹出来！”

皇帝和太上皇狩猎，朝中文武重臣皆在，拓跋弘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你们不是觉得皇帝年幼吗？你们不是对皇上阳奉阴违吗？就让你们看看，我们拓跋家没有怂人！别说两只老虎身受重伤，就算万一有事，自己和这么多大臣都在，也不会让儿子吃亏，是以他才放心大胆地让儿子去杀虎立威。

拓跋宏虽然也是鲜卑血脉，但他刚刚出生便被立为太子，母亲亦因“子贵母死”的苛则早早离世，在他的成长记忆里，一边是雷厉风行的愤青爸爸，一边是阴沉刻薄的心机奶奶，他时刻想的不是如何表现自己争取荣宠，而是如何守成自保。是以性格中就多了几分谨慎，甚至显得过于老成。如今接到父亲扔来的这个烫手山芋，扔掉也不是，只好硬着头皮顶上。当即张弓搭箭，朝着独目的猛虎射去。

那独目猛虎歪头躲过一箭，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拓跋宏就是一张怒吼。武功中有一种叫狮子吼的究竟有多猛大家都不知道，但是眼前这老虎吼可是实打实的，对动物尤其有杀伤力！一些随从的战马已经被这一声吓得骨酥腿麻，当即有两个文臣直接从马上栽下。或许是拓跋宏胯下这批战马受到感应，竟然抬腿朝着独目猛虎走去，它想干嘛？

施展美人计色诱？拜托，你俩不是一个品种啊！

坐在马上的拓跋宏急拉缰绳，大声呵斥，谁知这马反而受了刺激，直接朝着独眼老虎窜去，这一下可实在是出乎意料，连拓跋弘也没有料到，等他反应过来，儿子的坐骑已经朝前面窜出两丈有余。饶是他大喊一声“保护皇上”，身后的众位大臣也是有心无力，也许只在他们抬起弓箭的刹那，皇上就已经送上人头了。

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拓跋弘发话，已经有一道人影像离弦的箭窜了出去，直奔猛虎，正是慕容悦。他心念大哥和公主，早就伺机而动，见拓跋宏吸引了老虎的注意，直接从侧翼偷袭，

慕容悦手上的是一把黄杨弓，对准两头猛虎扬手就是连发，身上中了许多支箭的老虎本来就已体力不支，被慕容悦补箭后，踉踉跄跄再也站不稳，一头栽倒下去，那只独目的猛虎却越发凶悍。

身为公虎的它体型硕大，貌似有五六百斤，却异常灵活，接连避开慕容悦两箭，竟然不顾送到嘴边的拓跋宏，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慕容悦就扑去。

慕容悦前几箭有备而发，老虎扑来，刚好他手中无箭，只好就地一滚，躲将开去。身后满朝文武大臣张弓搭箭，却是一个人都敢发，皇上就在眼前，万一伤到皇上怎么办？那可是杀头抄家的罪名！是以一众文武大臣只能干瞪眼，就看着慕容悦和猛虎搏斗。

慕容悦没有他哥哥的力气，慕容绝尚不能一箭穿头，他更不能，眼见猛虎掉头又来，心下一横，发出一箭，射爆它的右眼，老虎只觉得眼前一黑，似乎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候，从洞中飞出一个人影，手

上拿着割肉的匕首，对准失去双目的猛虎就是乱刺，猛虎疼得张牙舞爪，却看不到目标，众大臣趁机上前救回拓跋宏，再看出来那人，正是慕容绝。

@翘嘴昌鱼 2017-07-3117:32:38

两脚羊是什么朝代??

就是这个朝代

@ywujun19692017-07-3117:34:09

@浮生若梦 87: 本土豪赏 1 根鹅毛 (10 赏金) 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

感谢土豪!!!@花花世界谢 2017-07-3118:22:21 我是来打酱油的

-----欢迎酱油党，前面写得比较中规中矩，后面的会更好玩@雪漫飞鸿 2017-07-3118:08:46 现在南北朝是个影视剧热点-----电视剧还没想过，先努力

-----把小说写完吧@状元不爱秀孜 2017-07-3119:44:30 决定跟了-----

-----感谢支持，本人保证不做太监@翘嘴昌鱼

2017-07-3117:32:38 两脚羊是什么朝代?? -----

-----@浮生若梦 872017-07-3117:40:55 就是这个朝代-----

-----@xuanyuanmaomao2017-07-3120:06:08 唐朝

也有呀-----嗯，从这时候起的

@认准一条道 2017-07-3116:49:57

写得太好了，很时代感，很幽默。

感谢支持！

@面具的爹 2017-07-31 22:54:41

我以为写历史，原来是小说。

现在写南北朝历史的挺多，来换换口味吧

(12)

只见慕容绝脸上、胳膊上、腿上全是血迹，他挡在慕容儼前面，挥动匕首逼退猛虎。众位大臣这才反应过来，纷纷展示自己的骑射神技，刷刷刷一通乱箭齐发，将凶悍的独目猛虎击毙，一个个互相吹捧。

“太尉好箭法！”

“哎呀，老了，大将军也不错！”

“不敢当不敢当，还是世子年少有为……”

“爹，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哇……”

直到看到拓跋嫣从洞中被接出来，拓跋弘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多悬，就差一点，俯瞰万里河山、掌管千万百姓、麾下百万军队的北魏皇帝就命丧虎口。他不想是谁把拓跋宏送上虎口，也不想是谁救了拓跋宏，反倒怪罪其慕容绝来。

慕容绝，又是慕容家的！要不是你，我儿不会以身涉险，嫣儿也不会被困洞中！今天太皇太后不在，我就杀了你以绝后患！想到这儿，拓跋弘大喝了一声：“来人啊！将慕容绝绑了，就地正法！”

慕容绝虽然浑身是血，但大部分都是老虎的，他受的只是皮肉伤，要不是中途箭壶跌落，他也不至于躲在洞中。眼见兄弟为救自己舍身斗虎，自己便奋勇冲出，兄弟合力，总算保住慕容悦。谁知还没来得及庆幸劫后余生，拓跋弘一声令下，慕容绝便被绑了，这一下实在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爹，你干嘛要绑绝哥哥？”

拓跋嫣虽受惊吓，浑身上下却是半点伤也没有。看到这里，众位大臣都暗暗惊奇，想不到慕容绝小小年纪，一人勇斗四虎，还能保护住公主安然无恙，这份勇力，恐怕是我再年轻十岁也有所不及！

“慕容绝私闯禁地，连累皇上、公主涉险，其罪当诛！”拓跋弘怒气冲冲，他这气倒不是装的，慕容绝这厮武力值太彪悍了，才十来岁就连杀数虎，长大以后那还不是心腹大患？趁其羽翼未成，必须杀之！

“禀父亲，”拓跋宏惊魂稍定，听说父亲要杀慕容绝，急忙帮他澄清，“是我和慕容绝打赌，让他进入虎圈的，这事和慕容绝无关。”

“哦？”

儿子这样说，这事倒不好办了。照此说来，慕容绝非但不是戴罪之身，而且还是拓跋嫣的救命恩人，这特么就比较尴尬了！

一时没了主意的拓跋弘干咳了两声。

“启禀太上皇！”冯夙那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

“有话快说！”

要不是看在他是冯太后侄子的份儿上，拓跋弘才懒得和他说话，

言辞中丝毫不掩饰对他的厌恶，就差说出“有屁快放”了。

“彭城公主本来是和小臣约好一起狩猎的，一定是受慕容挑拨迫才被带到虎圈来，请太上皇明鉴！”

难得冯夙这小子说话中听一回！拓跋弘大喜！他知道今天当着满朝文武是杀不了慕容绝了，自己硬要颠倒黑白，定然失了民心，是以不等旁人说话，就将此事定了案：“慕容绝大胆挑拨公主，罪不可赦！但好在保护公主毫发无伤，亦算有功！功过不能相抵，死罪虽免，活罪难饶，即日起净身入宫，在崇光宫当差，不得有误！”

把勇武绝伦的慕容绝净身做太监，是拓跋弘忽发奇想，虽然有一个武力值如此恐怖的太监并非什么好事，但是只要他入了宫，到时候就随自己怎么摆弄，即便是随便找个罪名廷毙他，太皇太后也无话可说！想到这里，拓跋弘很是为自己的小机智点了个赞！

什么？让我做太监？

慕容绝没想到拓跋弘会玩儿这么狠！这不是要慕容家绝后吗？哦，对不起，忘了我还有一个弟弟，可是那又怎样，万一他以后出柜了怎么办？传宗接代的重任还不是落在自己肩上？拓跋弘，你跟我玩儿阴的！

慕容绝毕竟才十来岁，还体会不到拓跋弘背后的阴谋诡计，但他也知道当太监绝非好事！只是，眼下太皇太后不在，没有一个人能为他说得上话。这算什么？自己拼了命想证明自己是大魏帝国第一勇士，结果最后成了太监，早知道要争的是大魏帝国第一太监的名号，自己是说什么也不会进虎圈的！

“父亲，不可。”关键时刻，又是拓跋宏。慕容绝在心里感动得泪眼婆娑，还是未来的大舅哥好！

可不是么，无论将来兄弟俩谁娶了公主，拓跋宏都是绝对的大舅哥。

“为何不可？”

“儿与慕容绝的赌约分出胜负，按照约定，慕容绝当娶彭城公主，万万不可净身！”

拓跋宏在和慕容绝说赌约的时候，只不过是少年人的一句玩笑话，连拓跋嫣自己也没有当真。可是眼下慕容绝性命攸关，拓跋宏只好把这事儿提了上来，希望能让父亲收回成命。

拓跋嫣虽然对什么许配啊、驸马的懵懵懂懂，但也知道和自己有关，睁着一双大眼睛愈发好奇。

“胡闹！”

果然，拓跋弘听了之后怒不可遏！

“你们是怎么约定的？”

纵然想反悔，拓跋弘也要师出有名，毕竟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皇帝已经开了金口，覆水难收！

“儿与慕容绝约定，双方酉时比拼猎物的多少，猎物多者获胜！胜者即为彭城公主驸马！”

“哦，那慕容绝都猎了些什么呢？”

慕容绝从比赛伊始就深入虎圈，加上最先杀的一头猛虎，一共亲手猎杀三头猛虎。而拓跋宏、慕容悦组合靠着捡漏才猎杀一头伤重的

老虎，胜负十分明显。

这是关系到皇家公主的终身大事，拓跋弘眉头微皱：“慕容傖射杀独目虎有目共睹，为何没有算上去？”

独目虎身遭万箭穿心，死在谁手里还真不好说，本来没有算给慕容傖，但既然太上皇发话了，就把独目虎算给慕容傖，这样，慕容傖和慕容绝的战绩是2:3。慕容傖知道，要是自己赢了，大哥就得当太监，当即上前道：“禀太上皇，臣甘愿认输！”

“认输？”拓跋弘眯着眼睛，“你是怕你大哥输了吧？难道你就不想娶彭城公主？”

慕容傖和拓跋嫣从小玩到大，也算青梅竹马，但要说娶亲的念头，还真没想过，毕竟年纪尚小。

“臣愿赌服输，不敢奢望。”

拓跋嫣虽然听得懵懂，也听出了慕容傖不愿意娶自己，她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无辜地道：“傖哥哥，你为什么不愿意娶我？嫣儿做错了什么吗？”

“娶不娶恐怕由不得你！”

拓跋弘紧紧地盯着慕容傖。

@平平淡淡就浪 2017-08-0109:07:27

还更吗？

每天都更，欢迎关注

@冰红茶、玄 2017-08-0109:51:53

楼主可恶。一天才写 2 章

哈哈，楼主努力中

@浮生若梦 872017-07-2909:57:00

(2)

也许就是这首歌，在另一个男人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这个人就是拓跋弘。

才十来岁的他或许还不懂得什么叫基情，但是他很明白慕容白曜曾经“背叛”过自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得贪婪我爱的懦弱——

所以每次见到慕容白曜，这个风一样的少年总是会想起乙浑，那个曾经想做王的男人。随着拓跋弘渐渐长大，慕容白曜愈来愈感觉到后背发冷，仿佛有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上，随时会斩落下来.....

@权颀 2017-08-0110:56:06

不是“参合陂”么。。。

已经过去好几十年啦

@晴山堂的游圣烟 2017-08-0110:08:02

每日一顶

感谢感谢！

@田冬 20142017-08-0111:02:33

写的真好，南北朝的文章看过不少，用白话文写的你不是头一份但绝对是独一份！

我只能说你……有眼光！哈哈

@crazyxf0072017-08-0112:06:50

怎么就太监了，这么好的文笔可惜了。

楼主誓死不当太监

@姜文宣 2017-08-0112:14:56

北魏的皇帝都短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前六个里就有三个被杀的，一个身体不好的……

@zuoan7702017-08-0111:34:28

感谢感谢！

(13)

自从十四年前，拓跋弘听到消息说冯太后私育一子，便查无所获。后来听说慕容家生了两个儿子，结果这两个儿子一黑肤一白面，一个勇武一个文弱，无论从外貌还是内在，可谓是大相径庭。如今，随着两兄弟年龄渐长，拓跋弘愈发坚信他俩不是亲兄弟，依照性情来看，

慕容绝是慕容氏所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毕竟慕容白曜也是赫赫有名的一代名将。而慕容悦白白净净，一看就是文弱书生，应该就是那个王肃之后。

虽说怀疑，但没有拿到真凭实据，拓跋弘倒也不敢断定，只是心中在想，不管这两人的爹地是谁，都必须除去，一个不留，自己不能在宏儿身边埋下两颗定时炸弹。虽说如此，却也要有先有后，慕容绝勇猛过人，宜先除之，剩下慕容悦慢慢再说。

打定主意，拓跋弘看了看时间，才申时一刻，距离酉时还有段时间。

“既然你们约定在酉时，那么就酉时再见，到时候胜负如何，立见分晓！”

拓跋弘现在铁了心要除掉慕容绝，不想给他任何口实。

“得想办法把这事告诉给太皇太后。”

拓跋宏跟在父亲身边，没有办法向慕容悦通风报讯。他看到拓跋嫣就在自己身旁，悄悄把脖子上的玉佩摘了下来，塞到拓跋嫣手里。

“嫣妹，你好像累了，回宫休息休息吧！”

拓跋嫣虽然不谙事务，但是冰雪聪明，她知道这玉佩是太皇太后赐给哥哥的，又见哥哥如此小动作，心里已经猜到八九分，伸个懒腰道：“是啊，打了一天猎，我就不陪你们了，父亲，我回去了。”

拓跋弘正想着怎么让拓跋宏反败为胜，随便答应了一声，道：“传令，驱出所有猛虎，不得有误！”

拓跋嫣知道自己心里的大英雄要被父亲办成太监，心急如焚，虽

然此时她还不太明白太监究竟是个什么物种，但是也知道他们的地位和 9527 差不多，当太监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要不然哥哥也不会这么着急，连太皇太后赐给他的贴身保命的玉佩都拿了出来。她的小白马刚才被老虎大快朵颐，想起自己骑过的马中，似乎只有慕容傥的坐骑最听话稳当，当下便去找慕容傥借马。

慕容傥跟着大哥，一直来到虎圈外面的小树林，看到大哥情绪低落。

“大哥，别怕，一会儿我去求太皇太后，只要她老人家出马，太上皇不敢为难你！”

“拓跋弘，算你狠！老二，我问你一件事。”

“放心吧，我是不会和你争公主的！”

“不是，我是想问，你想不想给父亲报仇？”

“报仇？”

慕容傥惊了。

谁都知道慕容白曜是被拓跋弘所杀，为父亲报仇，难道是要杀了太上皇？

“我想了，要杀他，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慕容绝道，“平时咱们要接近他根本没可能，现在大家都在虎圈，你我手上又有弓箭，一箭射死他并不是难事！”

慕容傥倒吸了一口凉气：“大哥，射死他是不难，可到时候你我可就是真正的叛臣贼子了！”

“你怕死？”

“我不怕死，只是觉得这么做有些不值当。”

“为何不值当？”

“拓跋弘已经是太上皇，等皇上一天天长大了，明白了道理，总有一天会为我们的父亲正名，我们现在何必冒险呢？”

“拓跋弘处处针对你我，总之不杀他我难咽这口恶气！放心吧，我们藏在林子里，远远地给上他一箭，神不知鬼不觉！”

慕容傥摇头道：“我认为还是不要这么做，万一东窗事发，你我事小，母亲日渐年迈，难道你还要看她承受丧子之痛吗？”

“别废话，这件事，你就说你做不做？”

“大哥，别逼我，我是不会做的！”

“好，你不做，我来，就算是东窗事发，也是我一个人承担，到时候，你要好好照顾母亲！”

“大哥……”

不知为何，慕容傥觉得此时的大哥如此陌生，似乎成了另外一个人。

“老二，你的弱点就是太胆小谨慎，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不会像我一样到处惹祸！我走了！”

说完，慕容绝迈步朝前面的桃林走去，他也许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和弟弟的人生从此就天翻地覆，再也回不到从前。

@浮生若梦 872017-07-30 22:40:03

感谢各位关注，是从舞文弄墨搬过来的，所以前面更新得多点，只要大家喜欢，我会继续努力

@凡事都喜欢研究 2017-08-0112:36:51

据说慕容少年时和他姐姐一起在床上伺候苻坚...小慕容功夫了得!! 能写一下吗? 嘿嘿

哈哈, 这段历史在前面, 不过后面有更刺激的, 你猜猜是谁?

@彭志强彭塘 2017-08-0115:12:53

这样的文字看着舒服。

楼主快更新呀, 我是看一次顶一次

感谢支持!

@白牡丹黑牡丹蚕 2017-07-3008:40:26

顶啊顶

@小小萧然 2017-08-0109:28:41

楼主, 你的天涯等级是多少了呢

是问我吗? 好像不是很高

感谢各位, 今天在外面跑了一天, 见了几个制片人朋友, 回来了, 继续更!

(14)

拓跋嫣就是在这个时候找到慕容悦, 把拓跋宏的玉佩交给他看。

怎么办？怎么办？是去求太皇太后，还是阻止大哥？

很明显，求太皇太后肯定是来不及了，可是，也不能告诉拓跋嫣说我大哥要去杀了你爹啊！

必须阻止老大！丫儿太冲动！冲动是魔鬼！

慕容悦主意已定，把玉佩交给拓跋嫣：“嫣妹，你先去求太皇太后，我再去劝劝大哥。”

拓跋嫣接过玉佩：“好！”

“动手！”

两人正要分开，忽然，树林里刷刷刷闪出几道黑影，其中一道黑影一把抱住拓跋嫣，捂住了她的嘴，又一道身影直奔慕容悦，想要如法炮制，慕容悦虽然年幼，但自幼练习家传绝学慕容剑法，倒也有些根基，一个闪身避过来人，大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

那人一招扑空，倒有些意外。捂住拓跋嫣的人轻声道：“老姚，怎么连个孩子都制不住？”

这几个人穿的都是夜行衣，蒙着面，看不到脸孔，但是听老姚的声音比较沉闷，有点像在水中敲打破锣：“小子，你会武功？”

看到这几个人的装束，又想到这里是皇家猎苑，慕容悦已经猜出这几个人的身份。

“你们是刺客？！”

那个叫老姚的人嘿嘿一笑：“算你聪明，不过没什么用，乖乖跟我走吧！”

慕容悦想出声示警，可是对方欺身过来，他只觉得胸口前仿佛有

巨石压来，压得自己透不过气。老姚伸出枯干瘦长的一只手，宛如闪电一般抓住慕容悦的胳膊，慕容悦再也无法挣脱，和拓跋嫣一样束手就擒。

慕容悦这才看清，来的人一共有五个，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兵器，杀气十足。

看到这两人衣饰华贵，擒住拓跋嫣的人疑虑一下：“你们两个，是什么人？”

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松开拓跋嫣的嘴。

“放开我，我是彭城公主。”

彭城公主？

这个身份在一般人听来可能是无比尊贵，但是那人却只是轻轻“哦”了一声：“我问你，你们的皇帝现在在哪里？”

“哼，你捏疼我了，不告诉你！”

拓跋嫣撅起小嘴。在她的记忆中，还从来没有人对她这般无礼，便耍起了小孩脾气。

那人见他粉嘟嘟的模样可爱，倒也拿她没办法。老姚松开捂住慕容悦的手。

“小子，敢叫一声，这小丫头可就没命了！”

老姚做手势在拓跋嫣的脖子上比划个斩的动作。

慕容悦心念电转，这几个人是刺客，或许可以救大哥，我只要把他们带到皇上身边，再出声示警，到时候正好阻止大哥出手，谅这五个人也抵不过近千人的宗子军。

打定主意，脸上神色就轻松了许多。

“我问你，皇帝在哪里？”

“在虎圈。”

“他身边有多少人？”

“一两个百人队吧。”

听到皇帝身边人少，老姚大喜：“尹香主，看来这次大事可成！”

尹香主正是擒拿拓跋嫣之人，只见他点点头，道：“胡狗害死了秦堂主，给秦堂主报仇！”

拓跋嫣拿眼瞪着慕容悦：“悦哥哥，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们？”

慕容悦假装“哎呦”一声，冲拓跋嫣眨眨眼，拓跋嫣似懂非懂，不再出声。

五个人带着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倒也轻松，尹香主和老姚一人负责一个，朝前疾行，慕容悦只觉得耳边风声呼啸而过，显然这几个人轻功不低。

片刻间就进了虎圈，看到还没来得急收拾的老虎尸体，几个人都是大惊。

“胡人皇帝太血腥了，这老虎死得忒惨！”

再往里走，发现几个宗子军的游骑，几个人小心躲过，越往里走发现宗子军越多，老姚低声抱怨：“这他妈哪是一两个百人队啊，至少有一个千人队啊！”

说道这里，不禁瞪了慕容悦一眼，慕容悦嘴巴被布团塞住，也懒得找借口。此时的他也在四处查看，不知道大哥藏在哪里。

且说拓跋弘带上文武大臣和皇上，下令放出虎圈里剩余的所有老虎，逼着儿子一一射杀，这样一来，就算慕容绝把他杀过的老虎再杀一遍，也铁定是输了。输了比赛就意味着他娶不了公主，娶不了公主就得进宫当太监，当了太监就得被自己玩儿死，想到这里，拓跋弘神清气爽。

“酉时已到，传慕容绝！”

侍卫飞马而去，拓跋宏还在一边干呕。有生以来，自己好像连兔子都没杀一只，没想到一出手，就杀了六七只老虎，此时拓跋宏的内心是无法平静的。纵然是山中之王又能如何？命运还不是掌握在别人手中？

此时，尹香主五人带着慕容傥、拓跋嫣躲在距离大队人马前十余丈的桃林里，对眼前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没想到的是，在他们身后，还藏着一个慕容绝。

原来慕容绝早早就来到桃林里埋伏，是以没有被人发现，他看见慕容傥和拓跋嫣被人绑架到桃林里，不由诧异。好在慕容傥发现了他，冲他轻轻摇了摇头，慕容绝会意，没有轻举妄动。

“禀太上皇，慕容绝不见了！”刚才出去的侍卫飞马来报。

“纳尼？”

拓跋弘大感气闷。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助儿子稳占上风，本以为慕容绝会认输伏法，谁知他竟然畏罪潜逃了，让自己的计划全部落空。

“给我查，就算翻遍整个鹿苑，也得把慕容绝揪出来！”

“喏！”侍卫应声而去。

“距离太远，得把胡人皇帝吸引到这边来。”

看着拓跋弘父子离这边太远，尹香主低声道。

“不如把这个公主放出去，给她下点儿料。”

老姚自以为天才般地想到这个馊主意，没想到却给自己的后半生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好主意！”

@爱了恋了爱寻 2017-08-0121:05:58

楼主的故事真丰富

楼主也很忧伤啊

@云台 28 将之首 2017-08-0106:03:16

生在汉武帝时代，死得更快。

其实那个朝代都挺快

(15)

尹香主当即解开拓跋嫣，放她出去。他和老姚共事多年，当然知道“下点儿料”是什么意思，他冲着那个瘦小的蒙面人微一点头，只见那蒙面人轻飘飘在拓跋嫣背后拍了一掌，象是把人往外推出。这蒙面人专练内家功法，内力阴柔至极，一掌打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事，实际五脏六腑皆为其所伤。

拓跋嫣突然没了束缚，大喊一声“哥哥”就朝前跑去，可是她刚

跑出林边，就觉得天昏地暗，脚下一软，一头跌倒在地上。

拓跋弘父子、慕容绝、慕容傥都看到了这一幕。

拓跋嫣跌倒，无疑是那个蒙面人做了什么手脚，为了杀皇帝，竟然连八岁的孩子都不放过，想到这儿，慕容傥觉得自己的胸像要炸开一般，他浑身一用力，挣断了绑在身上的绳索，抓过老姚的手，一口咬了下去。

拓跋宏本以为妹妹回了方山，没想到竟然出现在这里，而且才跑几步就跌倒在地，生死不明，当即便朝着妹妹跑去。

拓跋弘虽然也觉得惊异，但他毕竟历经世事，知道越是有违常规的事背后越有蹊跷，急忙大声道：“宏儿回来！”

果然，拓跋宏才要跑到秘密身边，就听见树林里有人“啊”了一声。

这一声是老姚叫的，他被慕容傥突如其来咬了一口，情不自禁叫出了声。

听到树林里有动静，拓跋弘也顾不得自己的安危了，一边大喊“保护皇上”，一边自己抢先冲了出去！

眼前的拓跋宏虽然年纪不大，他可是整个大魏帝国的希望啊！不容有失！

树林里，一二三四，四道人影闪电般冲出，四把寒光闪闪的兵器对着拓跋宏就招呼过去，拓跋宏都吓懵了，什么时候见过这阵仗？眼见四把兵器举在半空，自己就要被乱刃分尸，忽然，当当当当四声金铁交鸣的声音过后，四把兵刃在空中都失去准头。

“宏儿，快跑！”

听到父亲的喊声，拓跋宏惊魂稍定，不顾一切从四把兵刃下逃回，朝着拓跋弘跑去。

尹香主惊骇莫名，他朝着地上看去，只见地上躺着四只雕翎箭，方才当当当当那四响，便是箭打在兵器上的响动。以自己的功力，原本不至于被箭射中就失去准头，岂料对方劲力甚大，自己又没有准备，这才着了道。可是他明明记得自己身后没人，只有一个慕容悦还被绑着，手边更没有兵器，直到他回头，这才看到草丛里站起一人，是一个黑如炭火的少年，那少年拿着一只劲弓，张弓搭箭，直奔自己而来。

桃林里，慕容悦死死缠住老姚，但终究是敌不过老姚，反被他制住，连打带踹。

“小子，你敢咬我！”

“咬死你这王八蛋！”

两人正纠缠着，老姚忽然看见慕容绝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吓了一跳：“怎么又冒出来一个？”

但是慕容绝并没有看他，因为他看到，距离自己六七丈远，拓跋弘已经冲了过来，他是来救自己儿子的。

绝佳的机会！

慕容绝想这一刻已经想很久了。自从他出生就没见到父亲，小时候跟同龄人一起玩耍，总是被莫名嘲笑，说自己是“逆臣之子”，回家问母亲，母亲流着泪告诉他，父亲被太上皇杀了。从那一刻起，他心里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等他年纪大一点了，也慢慢知道参合坡之战，也知道了大魏帝国其实是在吞并大燕国的基础上建立的，国恨家仇，让他对这个太上皇充满仇恨。每次在宫里和拓跋弘偶遇，他都会紧紧地盯着他，想象着他血债血偿，可是毕竟两人的差距太多，自己根本没有机会。

如今，等了多年的机会就在眼前，以这个距离，自己连老虎都能射杀，何况是人？

所以，慕容绝没有丝毫犹豫，抬手一箭，直奔拓跋弘。

拓跋弘是幸运的，因为慕容绝一箭本来瞄准的是他的心脏。一箭穿心，中者立毙。

可是刚好他弯下腰准备去抱他的宏儿，这一箭，就结结实实射在他的肩胛骨上。

“啊呦！”

好熟悉的感觉，好熟悉的力道！

走过这么多年，还是忘不了这酸爽——妈的，谁射我？

尹香主更诧异了。黑面少年四箭连发，从刀口下救了拓跋宏，本来以为他是敌人，谁知道他竟然一箭射伤太上皇，这人究竟是敌是友？

来不及让他细想，气势汹汹的宗子军就已经冲了上来。

皇上遇险，这就是宗子军的失职！太上皇遇刺，虎贲校尉的官职肯定是保不住了！要是太上皇伤重而死，估计在场的侍卫大多数都要一起陪葬！

知耻后勇，宗子军像发了疯一样，潮水般包围住四人，铁壁铜墙，那四人就是铜浇铁铸的也别想活着出去！

尹香主见被重重包围，倒也还镇定，他此行本就没抱着希望活着回去，大声道：“兄弟们，今天虽然没有杀了胡人皇帝，但也重伤了他们的太上皇！我也算是给秦堂主报仇了！”

其他三个黑衣人受他影响，振臂高呼，士气大振。

“北戮胡狗，南屠夷猪。还我华夏，唯我风巫！”

更正一下，拓跋嫣是十一岁不是八岁，因为楼主还没有来得及校对，大家体谅

@青梅煮酒 19702017-08-0123:01:18

@浮生若梦 87：本土豪赏 1 根鹅毛（10 赏金）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

谢谢老板！

（16）

可惜这掷地有声的声音，转瞬就淹没在一片刀剑的碰撞声中。

“树林里还有刺客！”

拓跋弘忍着肩膀上的疼痛，大声呼喝。方才他在抬起头的那一刻，已经看到拿着弓箭的慕容绝。

虎贲校尉带着百十人直奔树林而来！

老姚知道事情不妙，返身就跑。这时候，顾不得什么江湖道义了，尹香主他们能保个全尸就不错了，总得留个活人带口信儿回去吧？不然谁知道威震天下的太上皇是被我们刺杀的？

坏人总有安慰自己的理由，可是慕容悦不想给他这个机会！

“别走！”

慕容悦紧紧抓住老姚，他是伤害拓跋嫣的罪魁祸首，不能让他跑了！

“小子，别缠着我！”

老姚拼命想甩掉慕容悦，可是慕容悦象是膏药一样黏在身上，“再缠我可就不客气了！”

老姚抽出背上的大刀。

慕容绝看到弟弟在一边和老姚纠缠，可惜没等他出手帮忙，宗子军就呼啸而来。

“跑！”

慕容绝朝着弟弟大喝一声。

他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刺客在前，自己在后，就算慕容悦没有出手，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以拓跋弘的性格，必然将兄弟二人一起问罪。

刷刷刷几箭，跑在最前面的御前侍卫接连倒下，宗子军攻势为之一顿，慕容绝伸手入箭壶，拔了个空，糟了，没箭了！

老姚已经趁着这个空当挣脱慕容悦，大步流星朝着林子后面跑去，慕容悦咬紧牙关，紧追不舍。

这片桃林在虎圈的边缘，平日为了防止老虎逃脱，虎圈的周围不是两人多高的倒钩栅栏，就是断崖、沟壑等天然屏障，老姚跑的方向，正是一处断崖。慕容绝虽然知道是绝路，但是别处也无路可走，只能随着老姚和慕容悦，来到一处断崖之上。

“操，没路了！”

老姚才发现身陷绝境，顿时绝望。

“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报应不爽！”慕容悦恨恨道。

“小子，说什么风凉话？”老姚看见慕容悦惊天一箭，射倒拓跋弘，又见他和慕容悦一伙，也晕头转向，“你们两个，到底是哪伙儿的？”

“我们哪伙儿都不是！”慕容悦道。

“大哥，他伤了嫣妹，杀了他给嫣妹报仇！”

想到拓跋嫣遭人暗算，生死不明，慕容悦就更加气闷，但是此时，慕容悦想的却不是这些。

“老二，”慕容悦看了一眼绝壁之下，是湍急的河流，“我是没有回头路了，那一箭是我射的，拓跋弘看得清清楚楚，你不用陪着我。”

“老大你说啥呢？咱们一起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分开过？”

“这次不一样，我犯下的是杀头的死罪，搞不好全族都被株连，咱们分开后，你也别回家了，各自逃命去吧！”

“那母亲怎么办？”

“是我不孝，害了她老人家！”

“……”

“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咱们俩分开，活命的机会还大一些。”

慕容悦知道大哥不是危言耸听，在历朝历代，刺杀皇帝都是诛九

族的大罪，慕容白曜是因为没有真凭实据所以只身赴死，现在兄弟俩犯下的可是实打实的罪名，差点当面射杀太上皇，大魏上下肯定是全力通缉！河边这一别，搞不好就是永别了！

“当啷”一声，慕容傥把拓跋嫣交给自己的那块玉佩砍为两段。

“这玉佩咱俩一人一半，万一日后还能相见……”

慕容绝接过半边玉佩：“老二，保重！”

“大哥，保重！”

就在这时，身后的宗子军已经追了上来，虎贲校尉一声令下，几十名弓箭手张弓搭箭，乱箭齐发。

“跳！”

慕容绝大喝一声，三个人影拔地而起，噗通通如飞蛾投火般跌落悬崖，坠入河中。

慕容傥不习水性，落入水中挣扎了几下，呛了几口黄汤，头脑中昏昏沉沉，愈发不省人事，便在水中飘飘荡荡，随波逐流。

也不知过了多久，感觉脸上黏黏的，似乎有什么热乎乎的东西在舔，慕容傥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一只黄狗，在自己脸上肆意挥洒着热情。

这是哪儿？

慕容傥扑棱一下坐起，只感觉头昏脑涨。按照正常的剧情，我现在不应该是躺在某位小姐的闺房里吗？还有个美丽俏皮的丫鬟喂我喝参汤，然后小姐发现我是忠臣之后，私定个终身啥的，为什么现在毛都没有？对不起，阿黄，我没说你！你还是有毛的！

他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大殿上，面前是燃烧的火堆，身后是一尊佛像，两旁矗立着金刚，手拿降魔杵，面目狰狞。

这应该是一座寺庙。虽然看不出时间，但从火堆来看，似乎应该到了晚上。

慕容傥掉的河是如浑水支流，恰好流经平城。如浑水穿城而过，在他的印象里，河边只有两座寺庙，一座是皇舅寺，一座是永宁寺，可无论是哪个寺庙，都说明慕容傥正在城里。

白天发生的一幕幕在慕容傥脑中乱成一团，等他理出头绪，才猛然惊觉自己已经从南乡公二公子变成刺杀太上皇的通缉要犯。慕容傥简直不敢相信！

我会不会是在做梦？不如再睡一会儿，也许醒了发现我正躺在自己家床上，洪伯还会叫我起床练功，大哥依然拎着木剑和我比武，虽然自己从来没有一次打赢过他。然后去给母亲敬茶，请安，两兄弟趁着老夫子打瞌睡的时候，悄悄溜出院子猎狐打鸟，好不快活……

可是当慕容傥再次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是在这大殿，没有大哥，没有洪伯，没有木剑，没有下午茶，有的，只是一块残缺的玉佩，本来刻着“皇兴”两个字的玉佩，现在只剩下一个“兴”字。

他想起了在峭壁上和大哥诀别，想起了拓跋嫣倒在虎圈的桃林边，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让他感觉欲哭无泪，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

在这一刻，慕容傥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除了眼前这条黄狗，

毫不嫌弃地舔着他的脸。

@l 尽 shi 侯 2017-08-0123:41:41

楼主晚安，明日继续。

感谢这位道友

(17)

忽然，殿外传来两个人的说话声，

“那小子醒了吗？”

“他呛了很多水，恐怕还没有！”

慕容傥一听这声音，十分熟悉，竟然是老姚。

“他是什么人？有用吗？”

“这小子和胡人的公主在一起，应该也有点身份，我就想着先抓回来等卫副堂主发落了。”

两个人的声音由远及近，似乎正朝这边走来。

想到是老姚和他的同伙，慕容傥赶紧一头栽倒，继续装晕。等他刚刚躺下，两个人已经进了大殿，慕容傥眯着眼望去，只见是老姚陪着一个黄脸大汉。黄脸大汉脸上胡须甚密，身形雄壮，看起来颇有威严。

老姚走到慕容傥身边，推了推他，慕容傥纹丝不动。

“北马南舟，说得真是一点没错，这胡人还真是旱鸭子，落到水里就完！”说话的正是老姚。

“只有你一个人回来了？”

黄脸汉子朝四处看看，并没有发现熟悉的身影。

“卫副堂主，本来我深陷重围，浴血奋战，应该和兄弟们一起同生共死，但是尹香主说我们不能就这么死的不明不白，所以就让我杀开一条血路，回来给兄弟们报讯。”

慕容悦闭着眼，虽然没有看到老姚的表情，但是听他语气，这话说得十分诚恳，感觉就像真的一样，不由心道：“说得大义凛然，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家伙见到侍卫掉头就跑，根本都没有交手，哪里来的杀开一条血路？”

“那胡人的太上皇是谁射伤的？”

“是我！”老姚大言不惭道，“他们太上皇见我跑了，紧追不舍，当时我手中没了兵刃，顺手夺过一张弓，回手就是一箭，没想到，还真射中了！”

慕容悦暗骂了一声不要脸，那一箭明明是大哥射的，却被这家伙抢着往自己脸上贴金。

“姚西兄弟，不愧是我们赤云堂的好汉！回头我一定上报，重重赏你！”

姚西干笑两声：“那自然是多谢卫副堂主美意，不过咱们没了堂主，不知道该上报何人？”

黄脸大汉倒不以为意，小声道：“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我当了堂主呢？”

“卫副堂主劳苦功高，功昭日月，说句心里话，你在我心中早就

是堂主了！”

姚西的这一句马屁拍得黄脸大汉十分舒服：“你放心，只要我当了堂主，这尹香主的位子就由你来坐，以后赤云堂，还不是我们兄弟俩说得算？”

两个人干笑几声。

“姚副香主，谁让你们去刺杀胡酋的？”

两个人正低声笑着，忽然，一个女人的声音飘进耳朵。在慕容傖的印象中，除了拓跋嫣，还没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有这么好听。他偷偷张开眼角，看到一个风姿绰约的美丽妇人从外面走进。

糟了，怎么又来了一个同伙？慕容傖暗叫一声不好。

“安旗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赵副香主见有人进来，立刻换了一副嘴脸，一脸的正气凛然，完全没有了刚才低笑时的猥亵，“我们风巫誓杀胡人，刺杀胡酋有什么不对吗？”

那个安旗使虽然年近三十，可是眉宇间少了几分少女般的娇憨，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雍容和自信：“刺杀胡酋固然不错，可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这么说，姚西兄弟箭伤胡人的太上皇，九死一生逃了回来，难道还错了吗？”

黄脸大汉面色阴沉道。

“卫青衫，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安旗使见他说得冠冕堂皇，忍不住怒气飙升，“秦堂主现在胡人手里，你这个时候刺杀皇帝，不是摆明了要借刀杀人吗？”

“安若素，你……好大的胆子，敢污蔑本堂主！”

卫青衫也勃然大怒，场面一度十分紧张。

“安旗使，卫副堂主，息怒，息怒，”姚西赶紧圆场道，“大家都是赤云堂的兄弟，有什么话好好说，别伤了兄弟间的和气！”

“和气？哼！”安若素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道，“卫副堂主要真是有好心，应该跟我亲一起去劫狱，而不是去帮倒忙！”

安若素这句话恰好说中了卫青衫的心事。

他们赤云堂属于风巫门下，是七个堂口之一。卫青衫在老堂主还在的时候就是副手，本来老堂主过世，卫青衫以为继任的堂主会是自己，结果总舵空降来一个秦望离，自己又成了千年老二。

这秦望离年纪和自己相当，如果不出意外，在堂主的位子上干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也就是说，他卫青衫再想往上攀爬一步，肯定绕不过秦望离这座高山，除非秦望离死了或高升。秦望离正值壮年，突然暴毙的可能性不大，赤云堂又远离总舵，立功高升的几率也几近于零。本来卫青衫正自烦闷，可能这辈子注定自己把冷板凳坐穿，忽然听说秦堂主在平城被大内高手给阴了，自是喜出望外。

拼着一口气回来报信的兄弟还没说明白情况就吐血挂了，所以秦望离究竟是死是活没人得知，于是，赤云堂在营救还是报仇这两个方案的选择上就尴尬了。

作为秦望离的妻子，安若素是倾向于营救的，毕竟依照秦望离在江湖上的地位，如果是死了，肯定有消息传出，击毙他的大内高手或赏或升，总不至于一声不响。但以卫青衫为首的报仇党，却认定堂主遇害，于是才有了尹香主虎圈一行。

“如果安旗使认定秦堂主没死，请拿出证据来，否则兄弟们给秦堂主报仇，我认为理所应当！”

卫青衫说出这话，安若素也没了脾气。

自从得知秦望离被秘密关押在天牢，安若素亲自带人劫牢三次，但是对方知道秦望离的身份地位，早就加强防范，连大内第一高手高崇虎都亲自坐镇，安若素没有讨到半点便宜，不但连秦望离的面都没见到，反而折损了几位高手。虽然说对方越有准备越说明秦望离还活着，但毕竟没有真凭实据，是以谁也说服不了谁。

“要不这样吧！”姚西眼珠子一转，似乎又有了主意，“我捉到的这个小子是胡人公主的相好，不如我们派他回去打探一下消息，秦堂主到底是死是活，然后再做定夺！”

对于这个方案，卫青衫和安若素都表示同意，于是慕容悦在姚西的暴喝声中惊醒，晕头转向道：“我在哪里？发生什么事？”

姚西二话没说，捏开他的嘴，就给他塞了一颗药丸。

“小子，我刚才跟你吃的是剧毒之物，七日断肠散！如果你不听我们的话，七天之后肠穿肚烂，死无全尸！”

“嗬嗬，这药还挺好吃的，还有么，再给我来一颗！”

“.....”

@烘干机成功抠 2017-08-02 10:54:39

穿越剧看多了吧。。。~~~

谢谢，本人从来不看穿越剧

其实楼主想写的是一个武侠故事，既不是 yy，也不是穿越。楼主虽然是一名编剧，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寻秦记》还是《步步惊心》从来没看过一集以上，如故有相似之处只能说是巧合了，楼主也不想啊，楼主也很绝望啊！

@lnxer2017-08-0211:41:52

南北朝一直是我历史常识中最缺少的一块。感觉没什么好讲的。

楼主最喜欢的历史是三国，不过要说丰富性南北朝还是相当精彩的，悲情帝王苻坚、功盖诸葛的王猛、一带战神冉闵、将星云集的慕容家族，这是前期的，中期的如灭了 6 个皇帝的刘裕、一统北方的拓跋焘、名将如云的两次南北大战，到后期就是六镇兵变、武川家族崛起、高欢宇文泰争霸，个人还蛮喜欢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在历史书中看他没感觉，可是看他的奋斗史简直就是屌丝逆袭，相当励志！

@小阿星阿肆 2017-08-0211:57:17

等更好辛苦

哈哈，下午再更一章，感谢支持！

@lnxer2017-08-0211:41:52

南北朝一直是我历史常识中最缺少的一块。感觉没什么好讲的。

@浮生若梦 872017-08-0211:53:59

楼主最喜欢的历史是三国，不过要说丰富性南北朝还是相当精彩

的，悲情帝王苻坚、功盖诸葛的王猛、一带战神冉闵、将星云集的慕容家族，这是前期的，中期的如灭了6个皇帝的刘裕、一统北方的拓跋焘、名将如云的两次南北大战，到后期就是六镇兵变、武川家族崛起、高欢宇文泰争霸，个人还蛮喜欢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在历史书中看他没感觉，可是看他的奋斗史简直就是屌丝逆袭，相当励志！

@Inxer2017-08-02 14:32:13

应该是这段时期没有大一统，所以关注少了。有必要补充一下认识了。

一起学习！

(18)

大内总管高崇虎最近比较郁闷，十来天前，自己得到线报，风巫赤云堂堂主秦望离坐镇平城，意图不轨，他当即亲率大内十七名高手前往围追堵截，终于把秦望离堵在客栈，当夜一战，击毙赤云堂两名好手，自己也损失了三个兄弟，还有六七人重伤，虽说代价有点惨重，但总算生擒敌首。

不料之后，自己就处处陷入被动。赤云堂旗使安若素数次劫牢，妄图救人，虽然自己严加防范，又亲自坐镇，但手下十七人又损失四五个，等于自己这一役，将大内十八高手的老本拼掉了一半多，最后活着的连重伤的算一起才不到十人，可谓损失惨重。

眼看得这边脱不开身，皇帝秋猎又要护驾，想到往年秋猎基本上

风平浪静，他便派了几个受了轻伤的手下过去看场子，孰料尹香主刺杀皇帝，制造了个大动静，伤了公主不说，还伤了太上皇，就算自己力擒秦望离，功大于天，此时只怕也难逃其咎，因此，听说太皇太后召见自己，高崇虎尤感背上发凉。可是又能奈何？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这事躲是躲不过去的。

冯太后住在东宫，高崇虎来的时候，拓跋宏正在回报彭城公主的病情。

“还是没有好转？”多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阴谋暗算，冯太后已经养成处变不惊的习惯。

“嫣妹自从受伤之后，就一直昏迷不醒。太医昨日用过药，说只能保住一时，要想根治，并无办法。”

“这孩子，也是命苦。”冯太后在宫中并无子嗣，虽然拓跋嫣不是其所出，但冯太后是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机灵懂事的小丫头，“太医如果没有办法，就悬赏天下名医，有能医好公主者，官升三级，良田千顷，赏银万金！”

“是。”

高崇虎立在一边，静静等冯太后和皇上说完，冯太后才对他开口。

“刺客捉到了么？是什么人？”

高崇虎冷汗直冒，道：“回太皇太后，从昨天发现的几具尸体看，刺客是风巫无疑，只是风巫一向行踪诡异，飘忽不定，目前尚未没有线索，不过臣已经下令严查，如果有包庇、窝赃者，与刺客同罪！”

“哦？那么这事，为何又和慕容家的两位公子有关？”冯太后这

才问出她心中的疑虑。

“据太上皇说，射伤他的正是公子慕容绝。”

高崇虎回答得小心谨慎。他知道慕容兄弟在冯太后眼中得宠，便来个迷糊两可。

“太上皇亲眼所见？”

“正是。”

“当时谁在太上皇身边？”

“只有皇上一人。”

“宏儿，我问你，你见到是慕容绝箭伤太上皇了么？”

冯太后盯着拓跋宏道。

见到还是没见？

拓跋宏当时身处乱刀之下，差点被乱刃分尸，是慕容绝连出四箭将兵器崩开，救了自己。但是随后那一箭，他也是见到了。

慕容绝，你为何要这样做？如果我说见到，你们两兄弟和满门老小必然不保，可是要说没见到，似乎又说不过去。

“孩儿不知，孩儿当时过于慌乱，只顾逃命。”

既不是见，也不是没见，而是不知。

“那慕容傥在场么？”

“孩儿并未见到慕容傥。”

拓跋宏说的这句话确是实情，慕容傥始终在林子里纠缠姚西，并未露面。

“是这样啊……”冯太后似乎稍稍松了口气，“太上皇在虎圈猎

虎一天，过于劳累，莫不是看花了眼吧？”

“似乎、也许、好像、大概……有这个可能！”

高崇虎顺着冯太后的意思揣测道。

我就说么，王郎一生儒雅，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孩子？听说两兄弟跳进河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要是万一有一个好歹，我怎么向地下的王郎交代？拓跋弘啊拓跋弘，我已经忍让你让得够了，何苦要步步紧逼，让我留在这世间的最后一点骨血也不得安生？他就那么不入你的法眼吗？

“摆驾，去崇光宫。”冯太后道。

自从当上太上皇后，拓跋弘就搬进了崇光宫。太武帝信道，拓跋弘信佛。只不过自从他搬进崇光宫以后，冯太后一次也没来过。听说太皇太后亲临，拓跋弘不感意外。

也是，自己逼得他儿子跳河，她焉能不管不问？虽然她从来没承认过自己有儿子。

可是，那又如何？慕容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射了自己一箭，其罪当诛，自己已经下令将慕容一家阖府老幼下押天牢，就等捉到那俩小子一齐问斩！就算你是太皇太后，也绝没有理由让我宽宏大量，既往不咎吧？

是以拓跋弘心中了无挂碍。

“参见太皇太后。”

“我儿身上有伤，快起来罢。”

拓跋弘在躬身施礼的时候，又牵动了肩膀上的伤口，忍不住皱了

皱眉。他这倒不是装的。慕容绝那小子太有劲，一箭射穿了自己的肩胛骨。本来他也怀疑自己是看花了眼，慕容绝再犯浑，也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刺杀皇帝吧？但是这份力道，让他相信了，除了慕容绝，没有第二个人能使出来。

他看着落座的冯太后，忽然感觉有点奇怪。不是因为他旁边站着高崇虎，而是自己这么多年来，似乎从来没见过冯太后笑过，怎么今天冯太后容光满面？

“我儿伤势如何？”

“还好，除了疼点儿没毛病。”

“这是我从美国进口的大力丸，你们没事嗑两粒，补补身子。”

“多谢太皇太后赠药！左右，拿去扔了！”

“我儿最近睡眠如何？”

“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哦，那睡眠质量是相当优质了！”

“哪有，经常半夜醒过来，哭一会儿接着睡。”

“……”

拓跋弘本以为冯太后会问慕容绝和慕容悦的事，自己心中早就想好了对策，岂料她聊的全都不痛不痒，尽是一些吃喝拉撒。倒让他始料不及，准备了一肚子话，结果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

冯太后就这样走了。

纳尼？

就这样结束了？难道她放弃救自己的儿子？还是我错怪她了，也

许她根本就没有儿子？诶，不对啊，太皇太后走了，高崇虎怎么还在这里？太皇太后，这人是不是你丢的——

@洒家是妖怪妖举 2017-08-02 15:26:24

楼主加油啊，快点写，不要太监，帖子就不会沉了！

楼主玩命更新中

@雪漫飞鸿 2017-07-31 16:05:28

楼主写的小说，还是正史？

@浮生若梦 872017-07-31 16:26:55

原创小说，欢迎关注哈

@lawageqie20082017-08-02 10:27:06

楼上的楼上，哪有什么正史，野史也许还有一半的可信度。出版的
的正史嘛，借用一位名人的话：可信度不足百分之一。

绝对的，越往前的越无法考证

@一不小心毁三观 2017-08-02 15:51:00

南北朝时汉民被日成狗。

战争年代最惨的就是老百姓，少数民族也没好哪儿去，羯族都被
灭族了

@wbovsj53154842017-08-0220:58:42

楼主，赶紧更新啊，太好看了，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牛铁了啊

感谢支持！

@看贼挨打 2017-08-0223:28:55

生在和平年代死的人比南北朝的总人口都多你信吗？小屁孩。

嗯，回头我再写个生在和平年代你就死定了，你再告诉我生在南北朝就不会死吗？

(19)

慕容傥本不畏死，想到自己三天前还鲜衣怒马，和大哥一起仗剑行猎，与皇上、公主一起谈笑风生，结果现在成了丧家之犬，全城通缉。街头上贴满了统计自己的告示。要不是他自己小心些，方才险些被看榜的士兵当场捉拿了。

可是转念又想，大哥、拓跋嫣生死不明，家中老母不知会遭何变故，自己一死事小，让牵挂他的人遭到连累担惊受怕，又于心何安？是以便回家看看。结果还没进门，就看见府上大门紧闭，门上贴着封条，不用问就知道怎么回事，谋逆大罪株连全族，肯定是被抄家了。

想到上了年纪的老母，慕容傥心中不忍，纵使我死，也要救出母亲，只是，该怎么救？自己不是黑社会，劫牢反狱的本钱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见皇上，皇上看在旧日的交情上，或许会网开一面，对，就去见皇上。可是，怎么进宫呢？

还是高聪这小子有办法，给自己弄了一身宫里的衣服。

高聪他爹是大内总管高崇虎，江湖人称鬼虎神魁。叫他鬼虎并不是因为他名字里有一个虎字，而是称赞其虎爪功独步武林，神魁却是称赞他轻功高超，形如鬼魅。身为大内总管，没有两把刷子还真镇不住一众高手。高聪这小子师从他爹，这辈子最大的指望就是继承他爹的位子，成为总管二代，是以没事就进宫找他爹。一开始，大内侍卫见他年纪小，就逗他，每次都要弹他的丁丁才放他进去，结果高聪以为每次进宫必须要弹丁丁，吓得好久不敢往宫里跑。直到他遇到慕容绝和慕容傥，这才知道原来不弹丁丁也是可以进去的。他鼻涕一把泪一把把这事告诉他爹，害得那些欺负他的侍卫一次性把欠了他一年的丁丁全还了回去，还留出了明年的富余，据说高聪的弹指功比虎爪功练得好，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高聪跟侍卫们很熟，跟慕容兄弟更时常切磋武艺，混进宫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但他也听说了外面的风声，也不敢大张旗鼓：“傥哥，我相信你，但我只能帮你道到这里了。”

高聪把混进宫里的衣服往外一拿，慕容傥一看，好么，是套宫女的衣服。

“就没别的衣服了吗？你昨晚是不是又偷看宫女洗澡了？”

“傥哥，看你说的，我哪能大晚上的干那事儿啊？——一般都是白天干的。”

事已至此，也由不得慕容傥挑三拣四了，宫女就宫女吧，至少比太监强。

“等等，能不能带我先去看看公主？”

慕容傥从高聪嘴里得知自己的家人暂时被收监，便想到那天公主生死不明。

“公主是救回来了，不过这病……唉。”

当慕容傥见到拓跋嫣的时候，他感到很自责。

拓跋嫣躺在床上，还在昏迷中，不过看脸色煞白，毫无血色。也不知道尹香主的手下用了什么阴毒的武功，让原本一个活力四射的小姑娘看起来如同日渐枯萎的花朵。要不是那天自己带尹香主他们去虎圈，嫣妹也不至于……

想到这里，慕容傥忽然心生怨念，尹香主他们为了救人不惜伤害嫣妹，我又凭什么帮他们？嫣妹被害得这样惨，不管怎么说，这仇一定得报！

正胡思乱想着，忽然听见外面有脚步声，慕容傥想躲，可是为时已晚。他忘了自己身穿宫女服。高聪因为身份不能进来，屋里只有慕容傥一人。

“公主喝过药了么？”

是拓跋宏的声音。

“皇……”

慕容傥很惊喜，本想出声相认，结果一回头，发现冯夙也在，这一下大大出于忽意料之外。想到现在是敏感时期，而自己这事又过于机密，慕容傥急忙掩口，点了点头。

拓跋宏没注意他，倒是冯夙看了他两眼：“新来的？”

慕容傥低头默认。

拓跋宏走到床边，拉着拓跋嫣的手，泪如雨下：“嫣妹，你知道吗？父亲他……”

就在几个时辰前，拓跋弘被发现死在鹿野浮屠。据说他死的时候正在拜佛，走得异常平静。大臣中虽然也有人怀疑太上皇为何离奇暴毙，但这话终究不敢说出口，人人都知太上皇和太皇太后面和心不合，说了这话就等于质疑冯太后，谁也不会为了一个过气的皇上去得罪当朝权贵。

想到拓跋嫣加入有一天醒来，发现父亲已经不在，不知会有多伤心。

“皇上节哀，生死由命，天道循环，谁也不能幸免。”

拓跋宏擦了擦眼泪：“如果公主醒了，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她，免受刺激。”

“喏。”

“皇上！”

正在这时，虎贲校尉拓跋龙兴急忙来报。他行色匆匆，完全忘了通报礼仪。

拓跋宏身边的人基本都是冯太后嫡系，像这个冯夙，整天黏在皇帝身边，说是陪读、陪玩、陪游，其实就是全天候监视，像拓跋龙兴一样向帝室靠拢的人极少，是以拓跋宏只是微哼一声，并没有怪罪他。

“拓跋将军何事？”

拓跋龙兴在门口朝里面瞟了一眼，并没有说话。

拓跋宏会意，看了看屋里唯一的“宫女”和冯夙。

“你们都下去吧。”

冯夙只有带着“宫女”悻悻而退。

转过屋角，冯夙忽然一转身，一把拉住慕容傥的手，慕容傥一惊，以为他识破自己的身份，抬起腿就准备往冯夙的裆下踹去，结果只听冯夙道：“妹妹何时进宫的？在宫里有没有相好？”

冯夙比慕容傥大上几岁，男女之事已经明了。见这“宫女”初来乍到，又有几分姿色，免不了心痒难挠，急匆匆便要下手。

慕容傥急忙收回自己的临门一脚，假装惊慌，害羞摇头，这一来更撩拨得冯夙欲火难耐。

“哥哥认识的人多，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个？你看哥哥咋样？”

没等慕容傥回答，冯夙已经张嘴就亲，眼见冯夙闭上眼睛冲自己而来，口中一股酸臭几乎令人作呕，抬手照着其后脑处就是一记手刀。

“哎呀我去！还想日我！”

冯夙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当场晕倒。

@陌小紫小由 2017-08-04 09:10:23

好久没这么追贴了，一口气全看完了，楼主辛苦，支持

感谢感谢！

楼主这两天家里断网，跑网吧来更呢，感谢大家支持，楼主会继续努力

(20)

慕容悦急着见拓跋宏，丢下冯夙返身回来，却见到拓跋宏和拓跋龙兴站在院子里，拓跋宏似乎满面愁容。

“此事当真？”拓跋宏罕见。

“千真万确！”拓跋龙兴道，“我悄悄查过尸体，太上皇不是死于剧毒，而是五脏六腑被内力震碎，是高手所为。”

太上皇死于谋杀？可是他明明身在崇光宫，又没听说有刺客，究竟是何人下的毒手？

“太上皇最近见过什么人？”

“太上皇驾崩之前，太皇太后曾去过崇光宫。”

太皇太后？

尽管拓跋宏内心不愿意把冯太后和父亲的死联系在一起，可他并不是傻子。太上皇和太皇太后面和心不合，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他还是本能地选择回避：“兹事体大，不可乱说！”

“对了，太上皇此前经常提到一个人。”

“谁？”

“风巫赤云堂堂主，秦望离。”

“秦望离？”

拓跋宏内心隐隐觉得，太上皇之死或许会和这个人有关。

“臣曾经听太上皇提起过此人，太上皇本来单算单独召见他，不过后来这人并没有赴约，听说，好像是被高总管抓了去。”

“不管他是谁，一定要查到此人，查出太上皇为什么要召见他！不容有失！”

“啾！”

拓跋龙兴领命而去。

又是这个秦望离！

慕容傥已经感觉到命运之手刻意安排的深深恶意！

他到底欠了别人多少钱？

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找他？

慕容傥搞不懂，他现在只想和皇上相认，然后为自己洗清罪名，救一家人于水火。

“皇……”

可是，他刚想相认，就听见屋子里面“嚶”了一声。

“嫣妹！”

父亲死了，拓跋嫣就是自己最亲的人，拓跋宏大喊了一声“快传太医”，就冲进屋子。

拓跋嫣醒了，但是问她什么，她就是不说话。连冯太后问她，她也只是泪眼连连。

“是伤还没好吗？”

太医诊完脉搏，摇了摇头：“公主所受实为内伤，郁热郁积伤了声脉，恐怕……”

“恐怕什么？”

“恐怕此生再不能说话了。”

“啊？”

慕容傥万万没有想到，曾经声若天籁的拓跋嫣将终生再不能说一

言。这是何等的残酷？以后再也听不到他叫“绝哥哥”，也再也听不到她跟自己说悄悄话，想到此处，慕容傥心中更恨姚西，姚西啊姚西，要是有一日你终落我手，我定然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慕容傥心中暗暗发誓。

“可有办法医治？”

“老臣无能……”

拓跋嫣刚刚苏醒，尚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除了身子疲惫，还觉得口不能言，冯太后和拓跋宏不想让她听到太多，加重了伤势，宽慰她几句，让她好生休息，便留下宫女太监，自行回宫。慕容傥此时身为“宫女”，自然也在侍奉之列。

宫女们先是给公主擦脸梳头，紧接着又端来大盆，倒上热水，似乎准备给公主沐浴，慕容傥心下大囧，眼看公主就要全裸着出现在自己眼前，赶紧想办法撤离。

“喂，你新来的？怎么干活儿毛手毛脚的！”

慕容傥本以为是在训斥自己，结果回头一看，见一个老宫女在训一个背过身去的小宫女，便没在意。趁人不备，他也溜了出来。结刚好听到冯太后和拓跋宏两人在小径上说话。

“皇上，太上皇驾崩，公主重伤，这事你怎么看？”

“太上皇、嫣妹都是被风巫所害，孙儿定要捉拿到主事之人，给太上皇一个交代！”

冯太后和拓跋弘素来不和，此次拓跋弘暴毙，难免有些流言蜚语和冯太后扯上干系，是以她才想问拓跋弘做如何想，这个回答倒也叫

她满意。

“我已派人查清，此时和慕容绝、慕容悦兄弟无关，他们的家人，就先放了罢。”

冯太后说话一向是一言九鼎，她既然这么说了，拓跋宏唯有谨遵懿命：“孙儿也是这般想法。”

纳尼？就这样把人放了吗？不是说好的我与大内侍卫大战八百回合救出母亲吗？你们这样草率让我很尴尬啊！这是谁，谁在男扮女装？不是我不是我----)

经历一天，此时天色已晚，慕容悦心中还在天人交战，不知道现在该不该站出来承认身份，既然冯太后说自己和慕容绝无罪，自己就没有必要继续乔装了，不如先和拓跋宏相认，然后再去见冯太后，这样做比在众人面前直接站出来稳妥些。

他刚想好后，就发现拓跋宏已然迈步回宫，慕容悦抬脚就要跟上，结果忽然觉得自己耳后有风，脖子上一寒，一把匕首出现在自己下巴上。

“别动！”

呃……是谁这么大胆子，竟敢在皇宫中绑票？

借着月光，慕容悦看到眼前这个人身形娇小，穿着官女的衣服，正是刚才被老宫女呵斥的小宫女。这小宫女虽然年纪不大，却生得一副俏丽模样。杏眼弯弯，樱桃小口，面似桃花，吹气如兰，象是从画里面走出来的一样！

这模样就算是皇帝的妃子也比不上啊！怎么会在这里当个使唤丫

头？慕容傥心里纳闷。

“你是谁？带我去哪儿？”

慕容傥故意捏着鼻子说话。

“嘘，别说话！”

慕容傥被驾着刀子，也就只有乖乖不动，免得真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皇帝的寝宫怎么走？”

一个小宫女问皇帝的寝宫，目的只可能有一个，就是勾引皇上，借机上位！想必这小宫女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才出此下策。

慕容傥用手比划，七拐八拐，看得小宫女晕头转向。

“你是哑巴？”

“不是你叫我别说话的嘛！”

得，交流不畅！

“前面带路！”

小宫女把匕首抵在慕容傥腰间。

@rppltx74538912017-08-0411:22:02

请作者加油更贴

作者努力中，感谢支持

@你不懂岁月月夷 2017-08-0413:46:23

楼主辛苦，我看的是直播吗？哈哈

绝对的，楼上是活的，哈

@白汐纯叶舞舞欢 2017-08-04 12:33:22

顶出一片新天地！

感谢支持！

(21)

拿着刀去找皇上，恐怕不只是色诱这么简单吧？万一他是刺客呢？慕容悦心中暗道。

想到上次自己带姚西他们去虎圈，结果害得太上皇惨死公主重伤，这回慕容悦多了心眼儿，干脆带她去太和殿，免得多生事端。

公主休息的地方离太和殿倒也不远，谁知两人刚到太和殿，就见到拓跋宏负着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似乎在等人。

慕容悦这一下可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太和殿是皇上白天办公的地方，谁知道这么晚了还会在这里！自己这已经是第二次把刺客引到皇上面前来了，这下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谁知道，那小宫女倒没有动，拉着慕容悦躲在角落里，紧张地盯着屋子里面。

难道是我想多了？慕容悦有些摸不着头脑，哦，对了，她应该是在等她的同伙。

果然，想到此处，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来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虎贲校尉拓跋龙兴，另一个人也高大威猛，块头和拓跋龙兴差不多。只不过他身穿囚服，手上、脚上尽是铁镣脚

铐，好在被布包着，行走起来倒也没太大动静。

小宫女看到那戴铁镣脚铐之人，抿了抿嘴唇，看样子有些紧张。

“皇上，人带来了。”

平时大大咧咧的拓跋龙兴，现在显得十分谨慎。

“你下去吧。”

拓跋龙兴识相地离开，走出房门时将门轻轻带上，自己守在门口。

这样一来，慕容悦和小宫女就再也看不到里面了。

“你就是秦望离？”

拓跋宏紧紧盯着眼前这个红面大汉问道。

“正是！”秦望离虽然被关在牢中数日，但精神头儿丝毫不差，声音爽朗。

“太上皇见你所为何事？”

拓跋宏不绕弯子，开门见山。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约定，除了他，我对谁都不会说。”

秦望离毫不含糊。

“我是皇上，难道也说不得？”

“你是胡人的皇上，不是我们汉人的皇上，自然是说不得！”

拓跋宏沉吟片刻。

“你要见太上皇？”

“对！”

“可是，太上皇已经不在。”

“他死了？”

秦望离一点就透。

“是被你们风巫的人刺杀的。”

秦望离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我刺杀他数次都没有成功，他就死了？是谁杀的？难道是卫？”

“据你们的人说，是一个叫姚西的人。”

“姚西？”秦望离突然哈哈大笑，“怎么会是他？你要说是若素杀的我都信，怎么会是老姚？不可能，不可能！”

作为姚西的直属堂主，秦望离显然更了解姚西，倒不是说他本事不行，而是他实在没有干如此大事的魄力。

拓跋宏倒也不纠结他相信与否：“太上皇已经辞世，难道你要把你们之间的秘密永远藏在心里？”

这倒是一个新的问题，秦望离收起了笑声，思索起来。

正当这时，殿外响起了吵闹声。

“皇上在哪儿？我要见皇上！”

是高崇虎的声音。

自从拓跋宏叮嘱拓跋龙兴打听秦望离的消息之后，拓跋龙兴就悄悄去了天牢。十数日内天牢屡遭袭击，大内侍卫死伤狼藉，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拓跋龙兴猜到秦望离很有可能就在牢中。果然，趁着高崇虎去见太皇太后，拓跋龙兴在天牢中见到准备转移到地牢的秦望离。拓跋龙兴假称奉太皇太后之命，看守的狱吏意识没摸清头脑，被拓跋龙兴糊弄过去，没想到高崇虎马上就知道了，是以前来要人。

“皇上在太和殿办公，没有宣召，不得入内。”

拓跋龙兴当然不会轻易放他进去。

“既然拓跋将军不肯通报，那我只能自己去求见了！”

高崇虎杀气腾腾，他身后跟着数名大内侍卫。

秦望离是太皇太后钦点的要犯，自己宁肯放着皇上和太上皇不保，也要拼死阻止风巫救人，可见何其重要？没想到自己一个疏忽，听说人被拓跋龙兴带走了，气得他当场斩杀值宿的狱吏。

拓跋龙兴上前一步，挡在高崇虎身前：“高总管有何要事要深夜打扰皇上？如果皇上怪罪，该当如何？”

高崇虎冷笑一声：“我有要事禀报，皇上当然不会问罪，闪开！”

他有冯太后撑腰，对拓跋龙兴根本不怕，见他没有让路的意思，一把就朝他胳膊上抓来。

高崇虎外号鬼虎神魑，手上功夫着实了得，拓跋龙兴不敢怠慢，抽出腰刀就朝高崇虎胳膊斩去：“大胆高崇虎，竟敢闯宫？来人，给我拿下！”

数十名宗子军从太和殿两侧一拥而上，打着灯笼火把登时将高崇虎和大内侍卫围在当场。

要论打架，别说眼前这十几个普通军士，就是再来十来名江湖好手，高崇虎也丝毫不惧，但眼下是在皇宫，自己又是大内总管，这般闹将下去势必对自己不利。

“好！既然拓跋将军不肯通报，那我就在这里等。”高崇虎是铁了心不走，这样一来，倒让拓跋龙兴为难了。

皇上和秦望离正在屋中，如果高崇虎不走，岂不早晚都要见到？

皇上叮嘱过此事机密，万不可让第三人知道，现在门外能有三十人，搞不定他，我的人头可难保了！

想到这儿，拓跋龙兴坚决不退让。就在两边人马喧闹之时，拓跋宏从太和殿出来了。

“什么人在此喧闹，成何体统？”

虽然高崇虎是冯太后的亲信，可是见了皇上，毕竟不敢太过狂妄。

“启禀皇上，天牢走失一名犯人，有侍卫亲眼见倒他朝这边而来，臣恐惊了圣驾，特来护驾！”

拓跋宏知道他为何而来，本来听到秦望离口中的那个消息，自己还有点不确定，但是高崇虎如此重视此人，不惜深夜闯宫亲自拿人，可见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感谢各位支持，欢迎踩楼！

@呦多多壤 um2017-08-0516:23:46

不管是什么，赶快更新呀，我都没法工作了，一小时要看好几回看是否更新了…快

这位网友让我受宠若惊啊，为了你必须再更一章！

@死骑码码美 2017-08-0513:04:02

坐等更新~~

感谢支持

@冷面的告白冷滤 2017-08-0511:56:49

楼主更新啊

等楼主发功

@冲左禁令 2017-08-05 14:26:15

请楼主加油更新

感谢来踩！

(22)

“我这里并无外人，你们回去罢！”

“不可，皇上如果有什么闪失，臣等万死莫辞！”

“难道除了太皇太后的话，我的话你们都不听吗？”拓跋宏隐隐动怒道。

皇帝下了逐客令，这样一来，高崇虎便不好再说什么，他朝着自己的手下一歪头，两名侍卫会意，悄悄隐没在夜色中。

“臣告退！”

拓跋宏看着高崇虎和其他的大内侍卫离开，却并没有进屋的意思。秦望离的话言犹在耳，令他十分震惊。

这家伙，居然说太皇太后有一个私生子，太皇太后之所以不肯让父亲和自己亲政，是想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孩子，这等大逆不道之言，他是如何想出来的？

虽说生气，但这几日太皇太后频频召见朝中四贵，也不由得让拓跋宏有所疑虑，父亲和太皇太后斗了一辈子，难道真是为了此事？

‘你可有何凭证？’

“这私生子就隐匿在慕容府府中，你一查便知。”

“胡说！慕容绝、慕容悦兄弟和我一起长大，我怎么从未听说？”

“嘿嘿，”秦望离冷笑一声，“你是皇帝，当然不会有人和你说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冯太后为什么单单对这两兄弟恩宠有加？难道当真是为了慕容白曜吗？”

拓跋宏回忆起冯太后召见慕容兄弟时的种种，不由心惊，自打我有记忆以来，太皇太后对我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但是每次召见慕容兄弟俩，太皇太后都慈眉善目，和蔼有加，难道，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慕容氏自称‘慕二仪之道，继三光之容’，如果是慕容氏之子，脚踝处当有日月之纹，你一验便知。”

这么简单？想必我父皇也验过吧？为何从不曾听他提起？

一时间接收的信息太多，拓跋宏头脑中思绪复杂，纷乱如麻。

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真要找到慕容兄弟验明真身吗？可是两兄弟已经失踪，上哪儿去找？就算找到了，也验了，难道我真能杀了他们吗？

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忽然听到拓跋龙兴一声大喝：“什么人？”

拓跋龙兴一招手，立刻有五六个甲士朝着殿外的花丛中走来。

慕容悦故意在花丛中扭来扭曲，果然引起拓跋龙兴注意，他刚要大声喊，结果胸前、肋下一紧，被身边的小宫女点了哑穴，说不出话来！

那小宫女一扬手，一把银针飞出，将众人手中的火把打掉。眼前

突然失了光亮，一片漆黑。

“保护皇上！”

众军卒全部后撤，围在拓跋宏身前。

拓跋龙兴大步上前，一把从花丛中抓出一人，此时，军士们再次点燃火把，只见花丛中除了慕容傥假扮的宫女，再无一人。

“你是谁？鬼鬼祟祟藏在这里干嘛？”

慕容傥被点了哑穴，说不出话，只能支支吾吾地比划。他远远看见拓跋宏，拓跋宏显然也没有认出自己。

情急之下，慕容傥抢了一名士卒的刀，其他士卒立刻拔刀相向。

“你要干什么？放下兵器！”拓跋龙兴大喝。

慕容傥在地上写了几个大字。比比划划让拓跋龙兴看，拓跋龙兴看了看，一撇嘴：“不认识！来人啊，把刺客绑了！”

慕容傥大急，朝着拓跋宏比比划划，拓跋宏终于被眼前这个动作奇怪的宫女所吸引。按照鲜卑人的习俗，见到尊敬的人要载歌载舞，难道这宫女第一次见到皇上所以跳舞欢迎我吗？当下他上前几步，看到地上的几个大字：我是慕容傥！

“是你？”

如果是在半个时辰前，拓跋宏在此情形下见到慕容傥，必然十分惊喜。两人自幼就是好友加玩伴，熟稔至极，慕容兄弟跳河后生死不明，拓跋宏曾担心了好长时间。但是，就在这半个时辰里，秦望离的话让他回想起很多事，他想到了慕容绝、慕容傥兄弟长的“泾渭分明”，想到冯太后对待自己和慕容兄弟截然不同的态度，想到父亲对慕容兄

弟的疏远和警惕，想到自己曾经若有意若无意听到的一些流言……一切的一切，让秦望离的话在他心中再次响起：“慕容氏自称‘慕二仪之道，继三光之容’，如果是慕容氏之子，脚踝处当有日月之纹，你一验便知。”

“来人，脱掉他的鞋子！”

慕容悦满心欢喜见到拓跋宏，本以为洗脱罪名后皆大欢喜，没料到拓跋宏神色冷峻，第一句话竟然是脱掉自己的鞋子，这让他大感意外。

皇上最近喜欢这调调吗？

两名五大三粗的士卒按住慕容悦，轻松就除去他的鞋子，结果这两人差点当场晕倒，这酸爽——

拓跋宏掩着鼻子，把慕容悦的裤腿往上一拉，只见慕容悦的两只脚踝处干干净净，毛都没有。

拓跋家族也是鲜卑人，知道图腾纹在身上的重要性。鲜卑人打仗历来勇猛，冲锋在前，结果就是越猛的人越死无全尸，以后后来家属想收尸都不知道收哪块。后来鲜卑人就开始在身上刺了一些图腾，有刺太阳的，有刺猛兽的，有刺鳞蛇的，不一而足。流传到后来，几乎每一个大的家族都有自己固定的图饰，比如，拓跋家就是鹿首，慕容家就是日月，当然，除了鲜卑族的其他胡族也各有自己的崇拜，像羌族崇拜羊，往往在胸口上刺个羊头，狄戎各族以狼为吉祥物，氐族人崇拜山……

只有汉族人坚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坚决不在皮肤上乌七八糟

地乱刺乱画，就算要刺，那也是“还我河山”、“反清复明”、“达康书记”、“东来局长”什么的，此时拓跋宏见慕容悦身上毫无鲜卑人的迹象，心里当时就凉了一大截。

@星夜已逝已思 2017-08-05 17:33:55

文笔好，电视剧的节奏哈。

感谢这位道友，可能是编剧写小说比较有画面感

@玉佩整数玉特 2017-08-05 18:41:20

我拜你为师好啦，就可以当秀才啦。哈哈

道友客气啦，互相学习

(23)

秦望离诚不我欺！

慕容悦啊慕容悦，想不到原来你是太皇太后的私生子！

要是论辈分的话，我还要叫你一声叔喽？

慕容家一共有两兄弟，既然慕容悦已被锁定，那么慕容绝就基本被排除可能。

小宫女被拓跋龙兴发现的时候，使了一招瞒天过海，让慕容悦吸引敌人注意，然后自己金蝉脱壳，接着又暗度陈仓，潜入太和殿想救秦望离出来。

“雨仙，你怎么来了？”

秦望离认出小宫女，大感意外。

之前安若素带着赤云堂的兄弟几次冲击天牢，有一次自己明明已经看到安若素就在眼前，结果还是被高崇虎给拦了下来，是以他基本不再抱有出去的希望，谁知道这种情况下，还能见到她。

“姐夫，我来救你！”

“你姐呢？”

雨仙想打开秦望离身上的铁镣，却又怕发出声响，干着急没有办法，这时候，秦望离听到动静，至少有三个轻功高手朝着屋子里快步而来，当即朝雨仙使个眼色，雨仙会意，一闪身上了屋梁。

来的人是高崇虎和一高一矮两名大内高手。

高崇虎本就没有走远，一边派出暗哨观察这边的动静，一边伺机而动。拓跋宏一直在屋外和慕容傥纠缠，他便也想到悄悄进屋来拿人。

秦望离见到是他，刚想出声，就被高崇虎重重一拳打在后颈。

高崇虎指挥两名侍卫悄无声息把秦望离抬了出去，雨仙见状不妙，一扬手，又一把银针四射而出，飞身一剑直取高崇虎。

因为怕惊动皇上，高崇虎也没有声张。当即两手左抄右截，将雨仙发出的银针悉数接下，低声喝问：“你是谁？”

“风巫雨仙，你们听说过么？”

雨仙见到高崇虎不动声色就接住自己一把银针，暗自吃惊，难怪安姐姐他们接连失利，这人武功之高恐怕不在姐夫之下啊！

虽说如此，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秦望离带走，雨仙一咬牙，还是拼了。刷刷刷连环三剑就去刺那两名侍卫。

那名矮个儿侍卫脚下慢了一步，背上中了两个银针，正自钻心疼

痛，却又不敢大声叫喊，忽然看见雨仙飞身扑来，气得不管不顾，举刀相迎，竟是个同归于尽的打法，雨仙还没等兵刃相交，调转剑尖朝着瘦高个儿刺去。瘦高个儿放下秦望离，随手挥出一剑，正搭在雨仙的剑身上，雨仙只觉得手里的剑被生生黏住，根本运不动。

“在剑……我张先面前使剑，恐怕有点儿班门弄斧吧？”

高个儿侍卫嘲笑道。

雨仙虽然师出名门，剑法精湛，但毕竟年纪尚小，功力有限，被那人看出破绽，以蛮力夺剑，只得将剑弃了，见雨仙要走，高崇虎嘿嘿一笑：“来而不往非礼也，小姑娘，送你个纪念吧！”

几只银针打在雨仙后肩上，雨仙负伤而去。

此时，拓跋龙兴已经察觉到殿中有动静。

“殿中有人！”

等他带着士卒冲进来一看，什么秦望离、高崇虎，早都没了，地上只有两滩未干的血迹。

拓跋宏闻声也跟了进来。

“看清楚是谁了吗？”

拓跋龙兴进来的时候看到个背影，看样子应该是高崇虎，他本来想追，可是毕竟不能弃皇上于不顾。何况皇上已经见到秦望离，再追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便道：“没看清，可能是慕容傥的同伙。”

此时，慕容傥还被留在殿外。

听到慕容傥，拓跋宏就头大。传言冯太后曾经和刘宋的使者王肃关系暧昧，如果慕容傥真是他俩的私生子的话，恐怕他应该叫慕容傥

罢？

“皇上，怎么办？”

拓跋龙兴朝门外看了一眼。

拓跋宏想起自己的父亲屡次要杀慕容兄弟，都是自己从中斡旋，暗中通报冯太后，没想到救的却是仇人，最终酿成大祸。

“留他个全尸吧！”

他终于做了决定。父亲已经死了，作为拓跋家的男人必须要顶住，慕容悦，对不起了，我绝不能再拿自己和妹妹的性命冒险！

“喏。”

拓跋龙兴眼中精光暴盛。

“留他个全尸吧！”

慕容悦见众人都进了屋子，就把自己留在外面，也想进屋去和皇上解释清楚，起码让他们先解了自己的哑穴，结果刚到门口，就听到这句话。

皇上……是要杀我吗？

慕容悦惊住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冯太后不是说了吗，刺杀一事和我无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还是有什么误会？

慕容悦推门而入，看见拓跋宏尚未离去。

慕容悦比比划划拦住拓跋宏，却见拓跋宏一脸冷漠，转身就走。

“慕容悦，皇上说了，赐你个全尸！快谢恩吧！”

拓跋龙兴一脸狞笑。

鲜卑朝廷共有四贵，除了太尉源贺、尚书令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还有南部给事中李冲。前三位是元老耆宿，只有李冲是后起之秀。尽管他四贵中他官职最低，却因受到冯太后赏识而被重用。

太尉源贺是北魏的兵马大元帅，常年带兵驻守漠南，防备柔然，只有重大事宜才回平城，是以对于朝中大事不太关心，属于拍手党，随大溜。尚书令拓跋丕曾助冯太后力除乙浑，属于冯太后的亲密战友加左膀右臂，基本上也是听冯太后的。

冯太后深夜密召四贵入宫，四人都知道将有大事发生，没料到的是，冯太后提出的居然是废掉拓跋宏，另立咸阳王拓跋禧为帝。

难道传说是真的？

另立新君历来是是权臣谋朝篡位的传统套路。

此举一来是投石问路，看看朝中大臣有哪些附和，哪些反对，对敌我阵营有个重新估计。二来又给大家做了心理铺垫。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一样，一个房间太暗，如果你说，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意思就是说，你直接说我要当皇帝，那大家肯定是都不允许的，但你说，我要立一个新皇帝，大家一想，反正也要立新的，谁当还不是一样？于是你就被通过了。

所以当冯太后提出废帝时，大家想的都是冯太后是不是有意自己取而代之。如果是的话，那么中国第一个女皇帝就要提前二百年诞生了。

感谢大家支持！

@陌小紫小由 2017-08-0608:32:08

有些慢，能快点吗

我也想多写点儿，可是楼主每天写个两三千字就感觉用尽四海八荒之力啦，请这位道友体谅，感谢支持！

@筱幽梦筱忧 2017-08-0608:59:45

追了两天就看完了！……楼主快更～

欢迎日追，哈哈

@zuoan7702017-08-0607:11:29

@浮生若梦 87：本土豪赏 1 根鹅毛（10 赏金）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

感谢土豪！

@一周一次逗周副 2017-08-0615:33:34

有水平，有引力，写的好

感谢支持！

@温文尔雅峭 kg2017-08-0615:59:35

情节很吸引人啊，文笔也不错

欢迎常来！

@吉日春雨 2017-08-0615:11:38

支持佳作!-----多谢!@紫衣闲人衣
郝 2017-08-0611:00:08 没没没了? -----
-每天都更的@换心换人心话 2017-08-0615:14:35 刘明来了,刘明在
这里等待!-----感谢刘明!@青年歡樂哆
哆趴 2017-08-0613:48:46 精彩-----感
谢来访@下页李下释 2017-08-0611:47:19 在顶,, -----
-----多谢!@狼巢徐巢胃 2017-08-0616:36:22 顶起-----
-----感谢支持!@bdxrjn46398412017-08-
0616:56:54 坐等更新-----感谢!@青梅
煮酒 19702017-08-0616:46:05-----感
谢土豪!@倩女飒飒飒库 2017-08-0617:59:09 快更新啊,楼主大人-
-----等楼主酝酿酝酿啊@从不再来考不删
2017-08-0618:19:48 支持-----多谢!@
斌帅思密达密呀 2017-08-0618:50:03 太好看觉得-----
-----感谢!@死骑码码美 2017-08-0619:23:54 楼主更新啊

楼主明早爬起来更

(24)

源贺和拓跋丕没有异议,冯太后已经当了实质上的皇帝很多年,不过是改个名号而已,但是,尚书右仆射穆泰和南部给事中李冲却坚决反对。

太皇太后，你这是在玩儿火！

是的，名不正言不顺，等你百年之后，后继无人，拓跋家势必反扑，届时你连前半生好不容易攒下的名声都将不保，得不偿失。一个名号而已，何苦呢？

但是，冯太后想的却是，谁说我后继无人？

本来我只想让我的儿子平平安安长大，可是拓跋弘，你欺负我儿欺负得够了！我要让你们拓跋家付出代价！现在拓跋弘已经死了，自己唯一的顾忌不复存在。等我正式登基，百年之后将皇帝传给我的儿子，有何不可？虽然自己的儿子现在还生死不明，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可是，现在自己还不能和他们说自己有儿子的事，事情就这样陷入僵局，直到高崇虎急匆匆赶来密报，冯太后听说拓跋宏亲自夜审秦望离，大吃一惊。

孤形吊影，冷月凄风。

慕容傥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从小在宫里见到的颗歪脖子树就是自己命运的最终归宿。

当拓跋宏义无反顾绝情而去的那一刻，慕容傥的心彻底死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们从小就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起骑马，一起泡妞，我把你当皇上，当兄弟，甚至在虎口下救过你的命，你却要杀我？

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噻？

射你爹那一箭的是我大哥，又不是我！

为什么？为什么？

拓跋龙兴把慕容傥吊在这棵树上就走了。他确信慕容傥活不下来。一来这里极少有人经过，不会有人救他。二来就算有人要救，树底下还有一个被树叶掩埋的枯井，不小心的话极易掉进去，这荒郊野外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掉进井里的人除了等死还是等死，所以无论怎样，慕容傥都活不过今晚。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没想到慕容傥能双手揪着绳子坚持半天，也没想到在这宫里还有一个人，雨仙。

雨仙被高崇虎一记银针伤了左肩，知道今晚救人不成，便想离开皇宫，结果身后一高一矮两名侍卫追得甚急，她伤势过重，又迷了路，迷迷糊糊转到这里。

“谁在那儿？”

恍惚间，她好像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影。正是慕容傥。

慕容傥借着月光，认出是先前绑架自己的小宫女，他很想大声跟她说“是我”，但他一来吊在树上，脖子被绳子勒着，二来身上还被雨仙点着哑穴，想出声也不可能。两只手死死抓住绳子，连挥手的资格都没有。

雨仙这才看清，树上挂着的人是之前被自己绑架的“宫女姐姐”。

“宫女姐姐？你怎么在这儿？”

雨仙记得和“宫女姐姐”分手的地方是太和殿，没想到自己绕了皇宫一圈，还是能见到她，难道自己又绕回来了？直到看着“宫女姐姐”张着嘴巴说不出话，这才想起自己给她点了哑穴。

“我救你下来！”

风巫虽然仇视胡人，但也不会滥杀无辜，看到“宫女”被自己连累，雨仙还是有些过意不去，所以才想要救她。但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脚下正是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只要自己再朝前迈一步，她和慕容悦就只能一个树上，一个井底，两两相望了。

对于这口枯井，慕容悦是有印象的。小时候他和哥哥玩耍，就曾掉下去过，要不是哥哥回去叫人，只怕自己现在早成了一堆白骨了。所以看到雨仙要踏上枯井的时候，慕容悦干着急没有办法。

“啮……呸！”

慕容悦虽然说不说话，但是吐口水还是可以的。紧要关头，他一口口水吐在地上，果然，雨仙停住脚步，皱眉道：“我好心救你，你怎么吐我口水？那你再多吊一会儿吧！”

慕容悦坚持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听雨仙说让自己多吊一会儿，急得一口气没上来，直翻白眼儿。

正在这时，一直追雨仙的一高一矮两名侍卫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两个人一个手上持刀，一个持剑。

“雨仙姑娘，你跑不掉了，乖乖跟我们兄弟回去吧！”

“你束手就擒，我们兄弟也省事儿了！”

两个人笑声淫荡，想不到今晚还有如此艳遇，这小妮子简直漂亮得像仙女一样啊！

雨仙心下暗道，这两货，要不是我身上受伤，怕他何来？但她也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道：“两位大哥，你们趁人之危，还以

多欺少，算什么好汉？传将出去，不怕被人笑话大内侍卫如此不堪吗？”

高个儿侍卫嘿嘿笑了两声：“我们堪或不堪，等会儿你就知道了，不过看在你受伤的份儿上，哥哥让你，可不许太调皮哦！”

“那好，咱们单挑！”

雨仙最怕他们一拥而上，那样一来，自己半点儿机会也没有。

“单挑就单挑，我先来！”

矮个儿侍卫身上中了雨仙两个银针，心中有火，也不等瘦高个答应，挥剑就上。

“老樊，小心点儿！可别把姑娘弄伤了，一会儿就不好玩儿了！”

老樊倒是有心相让，但这姑娘又岂是好对付的？夜入皇宫又不被大内侍卫发现，孤身救人险些得手，要不是大内总管高崇虎伤了她，只怕她早就逃之夭夭了。

这一交上手，老樊有点后悔了，娘的，早知道这姑娘这么难缠，应该让张先先上，我坐收渔翁之利，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雨仙的剑被张先夺了，此时使的是随手抢来的一口剑，老樊使的是刀，两个人一个舞起来如灵蛇起舞，另一个挥起来却是虎虎生风。雨仙知道自己在气力上不敌，刻意避免和对方硬碰硬，伺机寻找对方破绽。她好不容易激将成功，逼得对方和自己单打独斗，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如果连一个矮子都久战不下，就更没法对付对方的高个儿了。

想到这儿，她卖了个破绽，露出受伤的左肩，故意“啊”了一声。

老樊大喜，她身上有伤，看来是撑不住了！

当即刷刷两刀，抢攻雨仙左肩。没想到雨仙是假招子，矮个儿侍卫抢攻，露出空门，雨仙身子一转，最后一把银针撒出，正中老樊面门。

@澈的未来很未棺 2017-08-0612:47:21

此贴会火

感谢支持！

@宁丫头吼吼宁张 2017-08-0621:09:11

上来先顶

欢迎常来！

(1)

慕容悦出生的这一年，慕容家族在中原这块不属于他们的乐土上建立的大燕帝国，已经消失了整整一个甲子，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大魏，由一个群雄环伺的小国一跃成长为庞然大物，灭后秦，吞大夏，降北凉，征北燕，成为继天王苻坚之后，再次一统北方的超级巨舰。

慕容氏的后人也许曾想过，假如没有参合坡一战，现在的大魏，或许应该叫大燕。但是，历史没有假如，至少慕容白曜就是这么想。他的前辈慕容垂就曾经背叛苻天王和前秦，建立后燕，可惜最终还是在与魏国的争霸中不幸败北，遁走辽东，后又被冯氏灭国。可是，那又能怎样呢？连冯氏不也被拓跋一族纳入麾下了吗？

如今北魏的后宫，就是年轻的太后冯氏掌权，而朝中，又以南乡

公慕容白曜居首。有时候历史真的很可笑，拓跋氏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剿灭群雄，最终决策帝国的，却是当初降臣的后裔。早知道你这么拼命地为他人做嫁衣裳，我们是不是应该早点放弃抵抗？

虽说历史有点黑色幽默，但拓跋氏多少还是让慕容白曜有些敬佩的。自开国以降，拓跋氏的皇帝就没出过一个废物。道武帝拓跋珪击败后燕，将魏国的版图从草原东扩至中原；明元皇帝拓跋嗣北拒柔然，南征刘宋，辟地三百余里；太武帝拓跋焘攻城掠地，灭国无数，一统北方，柔然后撤千里以避其锋；虽说文成帝拓跋濬没有开疆辟土，却也是守成之君，维护了帝国的统一，至少不像慕容宝才皇二代就成了膏粱子弟。只是眼下这个皇帝拓跋弘，倒教慕容白曜有些吃不准。

文成帝拓跋濬英年早逝，拓跋弘继位的时候才十一岁，整个帝国的重担，都压在他和年仅二十三岁的冯太后身上。

要说这个冯太后，也是烈性女子，文成帝驾崩后，按照北魏旧制，先帝的一应御衣器物等俱应焚烧，朝中百官和后宫嫔妃一起亲临现场哭泣哀悼。结果火光熊起，冯太后思念亡人，不能自己，竟然纵身扑向熊熊烈火。

可惜她不是丹妮莉丝，不能在大火中孵出巨龙，反倒是被众人七手八脚从大火中救出。烟熏火烤，冯太后早已不省人事。在鬼门关转了一圈，阎王不收，冯太后才幽幽醒来。人在生死关头，往往会大彻大悟，冯太后就如灵台开窍一般顿悟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千百年来，想明白这三个终极问题的人数不超过十个手指头，这

冯太后居然就这样无师自通，想明白了自己已经从皇后升职为太后，从而认真从事起太后这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但是，高手不是一日练成的，是需要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机会——，当然后者比前者重要一万倍，就像冯太后能成为千古一后，首先她得是太后，如果她只是个普通妇人，纵然使出吃奶的劲儿也只能成为尼古拉斯大妈冯。

有了身份，冯太后的机会，是一个权臣。

这位权臣名叫乙浑，他的上位充满了传奇色彩，如果有机会让他登上福布斯权臣排行榜的领奖台，他的发言词一定如下：我之所以走到今天，最要感谢的人就是——我自己！

乙浑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侍中，虽然号称三品，但在京师遍地王爷满目将军之地，随随便便碾压他的人至少有好几百个，可是只有他从文成帝的死中看到了机会。

拓跋濬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啊，谁都没想到一代帝王英年早逝，不然尼古拉斯太后冯也不至于慌乱得六神无主失了方寸，一时冲动险些成为先帝的陪葬。

继位的拓跋弘年幼，拓跋濬没有机会进行权力交接，就意味着权力出现了巨大的真空。这情形就像你喜欢上一个美女，突然得知她成了寡妇一样，先下手为强啊，不然她就是别人的了！

乙浑喜不喜欢冯太后我不知道，但至少他喜欢权力的游戏。这哥们儿欺负皇帝、太后是孤儿寡母，瞅准时机矫诏杀了平原王、南阳公等大批实力派大臣，然后自封太尉，总领朝政。

或许有人说这是扯淡，你自封太尉谁认可你？我估计这就是乙浑的高明之处，矫诏杀了那么多大臣，谁是省油的灯？哪个不是皇亲国戚，谁人不是封王拜将？凭你说杀就杀？但是，我有先王遗诏呢？瞬间就堵住了悠悠众口，好吧，先王遗诏，命我任太尉，总领朝政，谁人不服？可去地下问先帝——

这就是矫诏的高明之处。

等到拓跋弘和冯太后从悲痛中晃过神儿来，搞明白状况时，人家乙浑已经是权倾朝野，乾坤独大了，再想扳倒他，难！

但是，谁教她是冯太后呢！跟所有的太后一样，太后要想夺权，在朝中必须有同盟。吕后有外戚，武则天有狄仁杰，冯太后有慕容白曜。

慕容白曜是当朝名将，封冠军将军，进爵南乡公，在朝中的地位是和乙浑共同执政。实权在握的他，理所当然成为冯太后和乙浑共同拉拢的对象。

上天啊上天，一个是爱我的人，一个是我爱的人，究竟该选谁呢？
掷个色子吧！

在慕容白曜的回忆录——《那些年我们共同欺负的女孩儿》一书里，很明显，慕容白曜是站在乙浑一边的。也许除了他和冯太后，谁都不知道他是冯太后安插在乙浑身边的棋子。

冯太后对付乙浑的策略，说起来很像某些男孩儿追女孩儿，宠着你，惯着你，然后再把你一脚踢开！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今天加官进爵，明天诰命赏赐，总之就像温水煮青蛙，用温柔的陷阱麻痹得敌人

找不着北，暗中却和慕容白曜加紧谋划，随时准备给予乙浑致命一击。

要么说没文化真可怕呢，乙浑这个大字不识一筐的主儿，或许真的以为自己就高枕无忧了。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自信。尤其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更好像无所不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乙浑甚至可以相信，把自己截成十一段，组个足球队，踢完球自己还能接回成原来的模样……

这么乐观的他，一定是射手座的！

所以，乙浑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内有慕容白曜卧底在侧，外有冯太后虎视眈眈，乙浑实在是犯了一个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所以轻而易举就被冯太后碾压在历史的车轮后了。

据载，乙浑被斩的这天，他流着泪，深情唱起了那首动人的歌：？

我最深爱的人

伤我却是最深

进退我无权选择

紧紧关上心门

留下片刻温存

只怕还有来生

(2)

也许就是这首歌，在另一个男人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这个人就是拓跋弘。

才十来岁的他或许还不懂得什么叫基情，但是他很明白慕容白曜曾经“背叛”过自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得贪婪我爱的

懦弱——

所以每次见到慕容白曜，这个风一样的少年总是会想起乙浑，那个曾经想做王的男人。随着拓跋弘渐渐长大，慕容白曜愈来愈感觉到后背发冷，仿佛有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上，随时会斩落下来。这个世界越来越让他看不懂了。明明自己是有功之臣，可是偏偏要受到这般猜忌。话说，把事情和皇帝说明白不就行了吗？

大错特错！别忘了这是权力的游戏。权力从乙浑手中消失了，自然会过度到别人手里，只是这个人不是皇帝。年纪幼小的他还不能亲政，凡事皆由冯太后代劳，如今几年过去，拓跋弘已经长大成人，冯太后却丝毫没有交出权力的意思。而慕容白曜摆明了是冯太后的亲信，就算他曾帮助诛杀乙浑，又能怎么样呢？皇帝要急于扳倒的，是升级版**的乙浑 2.0**。一气之下的拓跋弘干脆放出大招，我不是没威望吗？大臣们不都是不服吗？那么好，我砍人，看你们服不服！

满朝文武都是冯太后的人，当然不能让他说砍就砍，拓跋弘把目光对准了塞外，柔然人常年来袭，我就砍他们攒人头！等我建立了像**太武帝一样的功勋**？看你们还服不服！

于是，南北朝第一古惑仔拓跋弘开始了常年砍人的生涯，曾经深入柔然境内两千多里，吓得柔然人不敢饮马阴山。

皇上好战，这慕容白曜是知道的，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为什么拓跋弘刚刚宣布出征就回来。尤其是今晚，拓跋弘平日里跟自己素无往来，这次怎么会急急忙忙在半夜急急忙忙召见自己？

难道是冯太后有事？不可能啊，冯太后现在远在方山，前日还把

自己已经怀孕十月的妻子接去陪驾，更何况自己看得清楚，太监手上拿的是皇上的手谕，深更半夜，他找我来做什么？总不会是数星星吧？我又不是宇宙区长胸怀宇宙——管他呢，毕竟人家是君，自己是臣，君叫臣到，不敢不从。或许，这是个缓和拓跋弘猜忌的机会呢，慕容白曜心想。

平城位于今天的山西大同，最早为赵武灵王所建，后经秦汉，遂成平城县。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称帝后，迁都此处，“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后又经过几代皇帝扩建，已经隐隐然有大都市气象。

早在汉代，皇宫就有“东宫、西宫”之说，平城仿汉代皇宫所建，亦分东、西二宫。东宫以太后为首，下携皇室女眷，平日理事居住，皇帝都在西宫。

时值深夜，宫门已经紧闭，传谕太监出示手谕，领着慕容白曜过了穿堂越殿，一路来到太华殿。

身为朝中重臣，这已经不是慕容白曜第一次深夜入宫，但一路行来，月浊星稀，夜鹰高啼，还是让慕容白曜有些不寒而栗。尤其是官前十几位手持矛戈的士兵，难道今晚有事？

“微臣参见皇上。”

无论从正面还是侧面看，这个人都是拓跋弘。慕容白曜不禁暗自庆幸，还好自己不用像冯锡范一样被公主骗去东郊皇陵去迎战东方不败。

“慕容白曜，你可知罪？”

拓跋弘的台词掷地有声。

“这个……微臣不知，还请皇上明示。”

慕容白曜知道今晚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却没料到拓跋弘上来就先发制人，不禁冷汗冒出。

“我问你，南宋使者王肃现在在哪里？”

拓跋弘面色阴沉。

“王肃上月来京，现在应该回去了吧！”

慕容白曜不禁心下忐忑。

“哦？”拓跋弘紧紧盯着慕容白曜，“难道你不知道他现在就在方山灵泉宫？”

灵泉宫？

慕容白曜心下一颤，太后现在不是在那里吗？皇上为何要这样问？难道……

“微臣不知！”

嗯，育良书记教过的，热情，礼貌，一问三不知。

“不知？”拓跋弘一声冷笑，“那我问你，前日你妻慕容氏是不是被太后接去方山了？”

“呃，这个……”慕容白曜勉强答道，“确有此事。微臣之妻已有十月身孕，太后怜悯，特接去方山便于照顾。”

“是这样吗？可是，我怎么听说不是这么回事啊？”

“启禀皇上，此事千真万确！”

“慕容白曜，我问你，王肃之事，你到底知道多少？”

拓跋弘是用兵老手，正面突破不成，便开始诱敌深入。但慕容白

曜又岂非用兵名家？

“臣确实不知。”

任敌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我听说，王肃被你送出平城，又悄悄化妆去了方山，而慕容氏又被接去灵泉宫，这恐怕不是巧合吧？”

皇上这是在暗示什么？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就得带点儿绿？

“皇上明察，臣妻端淑贤良，断然不会做那龌龊之事，更何况她身怀十月身孕！”

慕容白曜索性两眼一闭，一条道走到黑。

“我也相信他们不会有什么，可是保不准他们是另有图谋。慕容白曜，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说出实情，我可以饶你不死，保你妻儿平安！”

慕容白曜这才知道今晚拓跋弘召见自己的用意，原来他是准备向冯太后发难了。

(3)

方山，灵泉宫。

一位俊男怀抱着一个美女。

“尼古拉斯，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

“讨厌，以前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叫人家尼古拉斯，说，你心里是不是有别人了！”

……

呃，对不起，走错片场了。

此时的方山灵泉宫里，一位妇人正躺在床上抱着肚子翻来滚去，疼痛难忍，稳婆、丫鬟给妇人擦汗的擦汗，端水的端水，出出进进，忙得不可开交。

院外，一个儒衫长须的中年男子和一个面白肤润、姿色绝佳的宫廷贵人若即若离地关注着眼前的一切。

“这样，真的能成功吗？”长须男子问。

“事已至今，别无他法，只有一试了。”贵妇幽幽道。

“不然，还是我把他带回宋国罢！”

“回去后，你又怎么和府上交代呢？”贵妇似笑非笑。

“就说……我在路上捡的。”

“瞒得了一时，恐怕瞒不了一世。况且，自己的骨肉，远在千里，终究还是放不下心——”

“阿柔，委屈你了。”

长须男子轻轻拥揽贵妇。

“没什么委屈的，”贵妇轻轻一笑，“只要你知道，这世间还有我们母子便好——”

太华殿内，拓跋弘死死盯着慕容白曜。

“这么说，你是一个字都不肯说了？”

“臣既不知，多说何益？”

“好，你要当忠臣，我成全你！”拓跋弘一声令下，“来人，把慕容白曜带下去，斩！”

几个殿前侍卫应声而入，带走慕容白曜。

“皇上！”慕容白曜道，“你要治微臣之罪，微臣万死不辞，但你千万不能诬陷太后啊！”

“诬陷？哼！”

拓跋弘一声冷笑。

确切地说，拓跋弘也不知道冯太后和王肃是何时开始的。就在这几年，他几乎常年带兵在外，对外说是抵御柔然进犯，其实还不是为了牢牢抓住军权？或许就是在哪个时候，作为刘宋使者的王肃就和冯太后开始眉目传情了。拓跋一族本就是胡人，甚至连在北地生活的汉人积年累月下来，也多少都受胡人的影响，不那么看重礼教。再加上冯太后寡居多年，骤然见到一位江南望族的大才子，心动之情可以理解。可是，你毕竟是大魏的太后啊，和敌国使臣共商国是商量到了床上，教我这个皇上以后怎么面对南朝？怎么面对江东父老？你好，敌国使者，weare 阔木累？任我脸皮再厚也不敢面对，那画面太美！

而且不仅如此，听说冯太后还给自己生了个小兄弟。这是什么节奏？难道要谋朝篡位？

冯太后虽然说是拓跋弘名分上的“母后”，可她并非拓跋弘的生母。

要说这个冯太后，可着实不简单，年轻时就像开了挂，秒杀一切拦路虎。我们都知道她在丈夫驾崩后浴火重生，却不知道她的运气有多好，现在看起来倒更象是从几百年后穿越过来的。

第一，拓跋弘的生身之母李氏，原本是南朝人，因为北魏南征，被虏到北方来，辗转做了拓跋濬的妃子。拓跋濬从小就在北地长大，

平日接触的鲜卑女子不是女汉子就是金刚芭比，何时见过这种，一双含情目两蹙眉烟眉的女子？当时就宠爱得昏天暗地无以复加，要不怎么后宫那么多妃子，她先怀上龙种呢？

拓跋濬害怕宫里有人暗害她，还特意带她阴山数月游，生下小拓跋弘。本来就宠爱有加，又生了皇子，李氏在拓跋濬心中的地位那是扶摇直上天下无双，无人可以撼动啊，堂堂北燕皇族后裔冯氏，被秒得连个渣儿都不剩。我估计冯太后纵身跳火时想的绝对不是以身殉情，而是妒火中烧，不能让拓跋濬和李氏在另一个秀恩爱，不允许，绝对不允许！为什么呢？因为李氏已经早于拓跋濬先去了。

众所周知，北魏皇族流行的祖制是子贵母死。也就是说，无论哪一个皇帝的后代被立为太子，这位太子的生身之母必须赐死，据说这么做是以防外戚专权，东西两汉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啊。有魏一朝，被赐死的皇后比比皆是，如果哪位喜欢穿越的女同学不幸穿越到北魏当上太子妃，记住千万不能生儿子，否则可能没出第一集就下去领盒饭了。

拓跋弘的生母李氏就很好地客串了一回群演，而把这位美人逼死的，正是她的情敌冯后，也就是后来的冯太后，以至于让拓跋弘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娘。虽然说李氏是死于祖制，但冯太后的助攻恐怕也没在拓跋弘的心中留下什么和蔼可亲的印象，所以他自小就不跟这位“母后”亲近，也是理所当然。

第二，是她手铸金人，成为正式主宰后宫的不二人选。要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以来，在哪朝当皇后最不容易，我认为首选北魏，没有之

一。

除了不能生儿子，在北魏要当上皇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就是按照游牧民族预测吉凶的习俗手铸金人。被选定的候选人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成，则说明上天眷顾你，选中你当后宫之主，败，则淘汰出局，想当皇后，此生再无可能。

而这手铸金人的程序呢，说起来不难，就是被定为候选人的准皇后在工匠的协助下将铜液灌入模具，铸造出来的金人完好，便算成功。这套流程一来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在面对进一步万人之上，退一步万丈深渊的人生节点上能否沉得住气。二来是考验当事人能否和所有参与之人同心同德，协力合作，之中倘若有一人出了差错，就满盘皆输。所以免不了有些使绊子、做手脚的宫斗戏上演。但无论如何，能做成功，还是说明冯太后的心性、运气俱佳的。多少嫔妃因为没有铸成金人，名字都淹没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更别说享受荣华富贵了。

面对这样一个“穿越”来的对手，可见拓跋弘会有多郁闷。如果她真的在外面有了一个私生子，取代自己和儿子也并非不可能。谁让自己的儿子才刚刚出生，和自己一样图样图年轻呢！

所以拓跋弘的做法是，一不做，二不休，必须去灵泉宫查，但又不能明着和冯太后撕破脸，这就需要一个高明的借口：慕容白曜谋反！

只有慕容白曜谋反，拓跋弘亲自带人去抓慕容氏才理所当然！

只要能在灵泉宫查到冯太后的情人和私生子，后面的一切就由自己说了算！

慕容白曜，事已至此，朕只好借你的人头一用了！要怪就去怪冯

太后吧，谁让她把你的妻子接上方山了呢！

拓跋弘的嘴角闪过一丝冷笑。

“报！慕容白曜业已正法！”须臾，御前侍卫回奏道。

“好！慕容白曜党附乙浑，意图不轨，灭其三族，传令下去，宗子军在东掖门外集合，即刻随我去方山！”

“喏！”

(4)

方山，又名方岭，在平城正北，登高俯瞰，据说能一览平城无余。王肃在登方山俯瞰平城曾后作诗一首，曰《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罡风。

大意是说平城这块地儿真不咋样，也只有你们这些没文化的胡人才会选这里建都。我们都选建康那旮旯风景好的地方！

但方山的风景还是极好的，山青水碧，风景秀丽。当然，对王肃来说，最主要的是还是看人。哪里有冯太后，哪里才是风景，建康？什么建康？……

“王郎，你再为我吟诵一遍《悲平城》罢。”

素日威严的冯太后，也只有在这个才子情人面前才会小鸟依人，让人不胜怜惜。

“阿柔，你有心事么？”王肃轻声询问道，“你一有心事，就让我吟诵这首诗。”

“如果不是身在北朝，如果不是身为太后，我多想和你一起纵马江南，去看看你家乡的舟桥楼宇，感受你心中的诗情画意——”

“王某何幸，能得阿柔如此垂青？”

“你愿意我随你去么？”

王肃当然知道，冯太后只是说说罢了，谁会放弃独掌天下之尊，去江南做一个布衣草民？

“嘘！这样的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我不希望你为我受一丁点儿委屈！”

“那你愿意为我留下来么？”

“呃……阿柔，孩子长得像我么？”

“不像！像你多难看，满脸的胡子，还是像我多些，皮肤水嫩水嫩的！”

“我在想，如果孩子像我该多好！这样，以后你想我的时候，看看他就不觉得寂寞了。”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了？”

“我毕竟是宋国使臣，如果这样就留下来，恐怕……恐怕会遭天下人耻笑。”

“那你和敌国的太后上床，就不怕遭天下人耻笑吗？”冯太后佯怒道。

“阿柔，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我心里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想念你和孩子……”

冯太后轻轻用手捂住王肃的嘴：“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你我各自有命，能得一时情缘，已是缘分。我也正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才想要把他寄托在慕容世家，不至于像无父无母的孤儿漂泊于世。”

“阿柔，苦了你了！”

“像你说的，寂寞的时候，看看他，也许就觉得不苦了。”冯太后轻轻一笑，“对了，孩子的名字想好了么？”

“我这一辈子，就是思前想后，顾虑太多，我希望孩子不像我，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冲’字，就叫王冲，你看怎样？”

“王郎，你忘了，他以后应该姓慕容。”

“那就叫慕容冲。”

冯太后隐隐觉得这个名字有些不吉，不只是因为鲜卑皇帝中曾经有一个大燕皇帝与此重名，而且那个皇帝最后还被手下的将军杀死，连三十岁都不到，但是看见王肃兴致正好，也不便拂了他的意。

“禀报太后，南乡公夫人马上要生了！”一位老妇人急急忙忙跑来道。

“好！”冯太后眼眉一挑，“快去准备！”

灵泉宫前，踏踏马蹄声在深夜显得尤为刺耳。守门军校原本的昏昏睡意立刻被这声音惊到九霄云外。

“醒醒，醒醒！你听！”

“大半夜的，哪来的马队——莫非是柔然来袭？”

为了抵御柔然，北魏特地在平城以北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虽说如此，也难保柔然小股马队趁夜来袭。

“不像！听声音，倒象是从平城过来的——”

还没等一众卫士回过神来，已经有一骑斥候先来叩门：“皇上亲临灵泉宫捉拿人犯，尔等原地待命，敢擅离职守者，斩！”

众卫士这才惊魂稍定。

产房内，婆子、丫鬟都已经准备就绪，稳婆分开慕容氏的两腿：“用力，加把劲儿！”

门外，紧张的冯太后和王肃不时向里面张望，须臾，“哇”的一声，一个婴儿落地。丫鬟急忙来报：“生了生了！”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男孩儿？”冯太后胸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阿柔，事情成了！”王肃紧紧握着冯太后的双手。

“不对！”恍惚中，冯太后似乎听到宫门处传来纷繁杂乱的声音，“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

还没等丫鬟出去，已经有官人来报。

“启禀太后，皇上到！”

皇上？他怎么会来？难道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如果被他发现王肃在这里，岂不是——

饶是冯太后素来镇定，可是她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一刻，美人的脸颊微微泛白。

“这个时候，要走恐怕是来不及了。”王肃捋着胡须，倒还显得镇定。

“你这把胡子，还是刮了去罢！”冯太后道。

宗子军号称魏国禁军精锐，所有人员全部由宗室子弟构成，在这里，你要是喊一句“姓拓跋的”，保准所有人一起拿眼睛瞪你，因为

每个人都姓拓跋。

自从拓跋弘的太爷爷太武帝拓跋焘被身边的宦官宗爱所杀，继位的每位皇帝心里都仿佛产生一丝阴影，宗爱不但首创了本朝太监杀皇帝的先例，而且还是继赵高之后，又一位在一年之内对皇帝完成两连杀的杀手专业户，这不能不让拓跋弘心有余悸。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他这里不成问题。因为常年征战，拓跋弘对军队了然于胸，宗子军是皇家军队，对皇室的忠诚度毋庸置疑，久而久之，就成了拓跋弘的亲近卫队，只对皇帝一个人效忠。换句话说，就算冯太后对拓跋弘有所不满，想要像对付乙浑一样做掉拓跋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就过不了宗子军这关。正因如此，拓跋弘才有胆量孤身闯入灵泉宫。

(5)

方山，又名方岭，在平城正北，登高俯瞰，据说能一览平城无余。王肃在登方山俯瞰平城曾后作诗一首，曰《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罡风。

大意是说平城这块地儿真不咋样，也只有你们这些没文化的胡人才会选这里建都。我们都选建康那旮旯风景好的地方！

但方山的风景还是极好的，山青水碧，风景秀丽。当然，对王肃来说，最主要的是还是看人。哪里有冯太后，哪里才是风景，建康？什么建康？……

“王郎，你再为我吟诵一遍《悲平城》罢。”

素日威严的冯太后，也只有在这个才子情人面前才会小鸟依人，让人不胜怜惜。

“阿柔，你有心事么？”王肃轻声询问道，“你一有心事，就让我吟诵这首诗。”

“如果不是身在北朝，如果不是身为太后，我多想和你一起纵马江南，去看看你家乡的舟桥楼宇，感受你心中的诗情画意——”

“王某何幸，能得阿柔如此垂青？”

“你愿意我随你去么？”

王肃当然知道，冯太后只是说说罢了，谁会放弃独掌天下之尊，去江南做一个布衣草民？

“嘘！这样的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我不希望你为我受一丁点儿委屈！”

“那你愿意为我留下来么？”

“呃……阿柔，孩子长得像我么？”

“不像！像你多难看，满脸的胡子，还是像我多些，皮肤水嫩水嫩的！”

“我在想，如果孩子像我该多好！这样，以后你想我的时候，看他就不觉得寂寞了。”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了？”

“我毕竟是宋国使臣，如果这样就留下来，恐怕……恐怕会遭天下人耻笑。”

“那你和敌国的太后上床，就不怕遭天下人耻笑吗？”冯太后佯

怒道。

“阿柔，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我心里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想念你和孩子……”

冯太后轻轻用手捂住王肃的嘴：“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你我各自有命，能得一时情缘，已是缘分。我也正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才想要把他寄托在慕容世家，不至于像无父无母的孤儿漂泊于世。”

“阿柔，苦了你了！”

“像你说的，寂寞的时候，看看他，也许就觉得不苦了。”冯太后轻轻一笑，“对了，孩子的名字想好了么？”

“我这一辈子，就是思前想后，顾虑太多，我希望孩子不像我，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冲’字，就叫王冲，你看怎样？”

“王郎，你忘了，他以后应该姓慕容。”

“那就叫慕容冲。”

冯太后隐隐觉得这个名字有些不吉，不只是因为鲜卑皇帝中曾经有一个大燕皇帝与此重名，而且那个皇帝最后还被手下的将军杀死，连三十岁都不到，但是看见王肃兴致正好，也不便拂了他的意。

“禀报太后，南乡公夫人马上就要生了！”一位老妇人急急忙忙跑来道。

“好！”冯太后眼眉一挑，“快去准备！”

灵泉宫前，踏踏马蹄声在深夜显得尤为刺耳。守门军校原本的昏昏睡意立刻被这声音惊到九霄云外。

“醒醒，醒醒！你听！”

“大半夜的，哪来的马队——莫非是柔然来袭？”

为了抵御柔然，北魏特地在平城以北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虽说如此，也难保柔然小股马队趁夜来袭。

“不像！听声音，倒象是从平城过来的——”

还没等一众卫士回过神来，已经有一骑斥候先来叩门：“皇上亲临灵泉宫捉拿人犯，尔等原地待命，敢擅离职守者，斩！”

众卫士这才惊魂稍定。

产房内，婆子、丫鬟都已经准备就绪，稳婆分开慕容氏的两腿：“用力，加把劲儿！”

门外，紧张的冯太后和王肃不时向里面张望，须臾，“哇”的一声，一个婴儿落地。丫鬟急忙来报：“生了生了！”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男孩儿？”冯太后胸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阿柔，事情成了！”王肃紧紧握着冯太后的双手。

“不对！”恍惚中，冯太后似乎听到宫门处传来纷繁杂乱的声音，“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

还没等丫鬟出去，已经有官人来报。

“启禀太后，皇上到！”

皇上？他怎么会来？难道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如果被他发现王肃在这里，岂不是——

饶是冯太后素来镇定，可是她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一刻，美

人的脸颊微微泛白。

“这个时候，要走恐怕是来不及了。”王肃捋着胡须，倒还显得镇定。

“你这把胡子，还是刮了去罢！”冯太后道。

宗子军号称魏国禁军精锐，所有人员全部由宗室子弟构成，在这里，你要是喊一句“姓拓跋的”，保准所有人一起拿眼睛瞪你，因为每个人都姓拓跋。

自从拓跋弘的太爷爷太武帝拓跋焘被身边的宦官宗爱所杀，继位的每位皇帝心里都仿佛产生一丝阴影，宗爱不但首创了本朝太监杀皇帝的先例，而且还是继赵高之后，又一位在一年之内对皇帝完成两连杀的杀手专业户，这不能不让拓跋弘心有余悸。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他这里不成问题。因为常年征战，拓跋弘对军队了然于胸，宗子军是皇家军队，对皇室的忠诚度毋庸置疑，久而久之，就成了拓跋弘的亲近卫队，只对皇帝一个人效忠。换句话说，就算冯太后对拓跋弘有所不满，想要像对付乙浑一样做掉拓跋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就过不了宗子军这关。正因如此，拓跋弘才有胆量孤身闯入灵泉宫。

(6)

“拓跋弘参见太后！”

拓跋弘虽然带着千余名士兵杀气腾腾地包围了方山，但该有的礼数还是免不了的。当着满院的宫女太监、侍卫兵士，强忍怒气对冯太

后深鞠一躬。

“皇上免礼，不知深夜前来，所为何事？”

明知对方来意不善，冯太后依然能镇定自若，淡然处之，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势。

“慕容白曜谋逆，儿特来捉拿犯臣之妻，慕容氏。”

“什么？慕容白曜谋逆？”冯太后微微吃惊，脑中飞快转念，想理出个头绪来。

“是，慕容白曜党附乙浑，意图不轨，已经被我诛杀了。”

“当真？”

“当真！”

看样子，拓跋弘不象是开玩笑。

震惊，十分震惊！

冯太后简直不敢相信，昨天还是自己亲信的慕容白曜转眼间就成了一缕亡魂，而他的妻子还在这里生产，儿子也刚刚出生。如果拓跋弘想斩草除根，这一家三口恐怕只能在黄泉路上团聚了。

“可有证据？”

“有慕容白曜与乙浑书信为证。”

心痛！

不能呼吸！

冯太后当然知道，那些书信是慕容白曜在自己的授意下故意写给乙浑的，为的就是麻痹敌人，引蛇出洞，这事自己曾经和拓跋弘说过，可是他还是装作不知道，明知慕容白曜是我的人他还要杀，明知慕容

氏在我这里他还要抓，他想干嘛？

转瞬之间，冯太后已经对拓跋弘的来意猜出了十之八九，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难道他听说了什么？

“那你将如何？”

“慕容氏身为叛臣之妻，恐有党羽在此作乱，恳请太后速回平城，儿当在此彻查灵泉宫。”

哦，听明白了，这哪是搜什么慕容白曜党羽啊，这是摆明了搜我啊！就为了搜我，堂堂南乡公，一代名将，就被硬生生打成叛逆，这世界还有王法吗？

“这样啊，”冯太后依然不慌不忙，“慕容世家在我朝数代为官，忠心耿耿可昭日月，其中必有误会，能否请皇上网开一面，饶过其家人，待事情查明之后再行定夺？”

“慕容氏可免，但余者必查！”

宫外旌旗招展，马蹄声连连，冯太后知道今晚之事必不可免，况且拓跋弘冠冕堂皇，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只有长叹一声：“罢了，看在你一片孝心，本宫就回了平城罢！慕容氏且随本宫如何？”

“正好！”

慕容氏产后昏厥，尚不知夫君已死，只见左右丫鬟半搀着将其抬上轿子，紧接着，两个稳婆抱着两个男婴，也准备登轿。

“且慢！”

拓跋弘看见两个孩子，目中精光一闪。这两个孩子一般大小，一个黑如炭火，虎头虎脑，一个白白净净，耳聪目明。

“皇上何意？”冯太后装作不解。

“此二子是何人？”

“慕容氏怀胎十月，今晚临盆，此二子皆是慕容氏所生。”

“哦？慕容氏一胎生二子？”

“是双胞胎。”

“为何长得不像？”

“双胞胎中亦多有不像者。”

“为何看起来一个黑一个白？”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既然二人是兄弟，可否滴血验亲？”

“皇上是在怀疑什么？”

“无他，好奇耳！”

时至今日，冯太后已经可以充分相信，拓跋弘今晚突闯灵泉宫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他一定是听到自己和王肃育有一子，才想来捉个现行。还好王肃已经刮去胡子，隐匿在一干太监之中。但这两个孩子却是无处掩形，不得不暴露在拓跋弘眼皮子底下。

冯太后和王肃确实育有一子。

太后寡居多年，忽然产子，此事亘古闻所未闻，是以冯太后将孩子隐匿在方山灵泉宫，本想先蒙混过关，等孩子渐渐长大再说后话，岂料拓跋弘亲征柔然，忽然凯旋，这一下不由慌了手脚。王肃要将孩子带回南朝，冯太后心有不舍，危急之际，忽然想到慕容氏临盆在即，不如顺水推舟，假称孩子是慕容氏所生，将孩子交由慕容氏代养，这

样一来，冯太后也不至于和骨肉天涯相隔，是以急召慕容氏到灵泉宫，想来个暗度陈仓，谁知还是被拓跋弘听到风声，当即果断斩杀慕容白曜，亲自来方山拿人！

拓跋弘当然不会相信这两个看起来黑白分明、容貌发肤都不一样的孩子会是双胞胎，要证明他俩不是亲兄弟的办法只有一个，滴血验亲！

不得不说，在那个科学有限的年代，滴血验亲已经是人们认识到的最科学有效的手段了，自从它被发明出来，就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所以一听到拓跋弘的提议，冯太后也是吓得脸色煞白，她知道这两个孩子不是亲生兄弟，如果血液不相融，自己岂不是前功尽弃？

“不可……”

眼看着拓跋弘随行的太医已经拿出金杯、银针，看来是有备而来，冯太后虽然明知自己的反抗毫无意义，也还是不由自主地出言阻止。

“太后！”拓跋弘似笑非笑道，“莫非这两个孩子的身世另有隐情？”

“当然不是……”

“那为何出言阻止？”

“孩子年幼，恐伤身体！”

“哈哈，无妨，太医自有分寸！”

拓跋弘认定这两个孩子不是兄弟，是以吩咐太医只取二人之血，一旦血不相融，自己立刻发难！谁知，神奇的是，两个孩子的血在水

中徐徐转了数圈，居然完全融合起来，这下看得拓跋弘目瞪口呆。这在当时自然不能被理解，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人，血液怎么会融合？但是现在的科学可以给出很好的解释，理论上，任何两个人的血在足够长的时间内都可以相融！

现在的拓跋弘，就像一只鼓足了的气球，浑身是气但无处发泄！

他本以为自己带着大军前来，一旦发现把柄，立刻以淫乱后宫为名将冯太后软禁，届时冯太后面临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入冷宫，从此再不能干涉朝政，这样一来，朝廷的大权才会回到皇族的手里，可是谁料出师未捷，难道这俩孩子真的都是慕容氏所生？

谢谢大家支持！你们的回帖就是我动力

(7)

“皇上！”

太医在拓跋弘耳边耳语几句，拓跋弘听后大喜！

正是，两个孩子虽然血液相融，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两个孩子都是冯太后所生！所以，只要证明他们不是慕容氏所生，自己依然可以兴师问罪！

拓跋弘兴冲冲地下令取慕容氏之血滴入杯中，结果，让他瞠目结舌的是，慕容氏的血也融了进去！

苍天啊，大地啊，是哪位天使大姐在恶作剧啊？

拓跋弘有备而来志在必得，结果奋力一拳打在棉花上，毫不受力，这力道转化为无形，反而差点把他自己憋出内伤。

人生就像闹肚子，有时候你以为是一泡屎，其实它只是一个屁。

难道是情报错了？不可能啊，就算孩子的事错了，可是还有一个人不可能错，那个南朝使者王肃，明明有人看到他进了灵泉宫，此时为何偏偏不在？如果能拿到他，冯太后淫乱后宫的罪名依然不可避免！

对，拿到那个南朝使者！

“传令下去，搜查灵泉宫，看有没有身穿南朝服饰的可疑男子！”

拓跋弘一声令下，守在门外的宗子军闪亮登场。

“皇上，”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拓跋弘的不依不饶，终于激怒了冯太后，“要不要连本宫一并查了，验明正身？”

“儿不敢！”

“那你几次三番在我宫内查人，意欲何为？”

“我实在是为了太后的安危——”

冯太后怒视拓跋弘。

此时，化装成太监的王肃已经感觉到大魏禁军的凛凛杀气，一个彪悍的宗子军校尉已经距离他仅仅一步之遥。

上帝保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阿弥陀佛！

“禀报太后，太尉源贺、尚书令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前来护驾！”

宫门处的守门军校飞马来报。

“什么？”

比冯太后更惊讶的是拓跋弘。

此次行动，他严令禁止走漏风声，可是谁知道，还是被冯太后的这几个铁杆儿粉丝尾随而来。

拓跋弘登高俯瞰，只见方山脚下，刀枪林立，火把通明，马蹄踏踏，人影憧憧，看样子，人数比宗子军多了数倍有余。太尉源贺掌管天下兵马，拓跋丕和穆泰又是鲜卑勋贵，朝中四贵已来其三，看来今晚的行动提前结束了。

“有劳皇上挂怀。我累了，要休息了，你们都下去罢。”

冯太后说完这句话，便再不理拓跋弘，更不提回平城之事。

拓跋弘知道自己错过了有史以来也可能是从今往后最佳的一次翻盘机会，可是他能有什么办法？单挑？自己单挑对面一群人。群殴？对面一群人殴打自己一个，左右都赢不了。爹地啊爹地，你可知道你千辛万苦守住的大好江山现在被你的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你可知道你曾经的女人被你的敌人玩弄于床第之间？还生下了两个孩子！我此生纵然扳不倒冯太后，也要让这两个泥子命赴黄泉！

“叛臣之子，杀！”

拓跋弘一挥手，两名侍卫劈手从稳婆手中夺过两个孩子，就要手起刀落。

他知道光明正大搜宫不成，早就心生一计，此举正是要逼王肃现身。

王肃，如果你再不出来，就别怪我对这两个孩子不客气！

“不可！”

果然，人群中，一个面白如镜的“太监”抢身上前，伸手便要来夺。

本来，王肃也没想过为了孩子暴露自己，可是，眼见孩子命悬一

线，他还是鬼使神差地站了出来。本能也好，父爱也罢，一切都因自己而起，就让我来了解这一切吧！

好啊，王肃，你终于出现了！你以为你刮了胡子我就不认识你了吗？

冯太后也想不到，事情竟然陡起变故。王郎啊王郎，就算牺牲了孩子，我也要保护你，你这又是何苦呢？

“有刺客！保护皇上！”

宗子军平日训练有素，一声令下，立即有十余名铁甲武士闪身挡在拓跋弘身前，长刀出鞘，等着王肃自己往刀刃上撞。

王肃在冲出来的那一刻就后悔了，md，又是冲动的惩罚，就像我和阿柔初次见面那样。

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

呃不……

那次我为宋使，来到平城见天子，天子他特别忙，回到后宫搬出娘。这个娘们不一般，九天仙女下凡间。稍微冲我一眨眼，立刻全身都酥软。那夜我没有回房间，天亮之后点根儿烟，佳人在侧心在颤，这算不算做汉奸——

王肃在踏上了冯太后龙床的那一刻，就清楚知道这件事的后果。自古以来，给皇上戴绿帽儿，或者给皇上的皇上戴绿帽儿，都不会有好果子吃。一旦东窗事发，必死无疑。轻则像嫪毐一样被抄家灭门，重则还会引起两国开战。要知道拓跋家的皇帝没有孬种，一旦冯太后因此失势，拓跋弘掌权，以他好战的性格和憋屈了这么多年的苦水，

向南朝报复不可避免。所以自己不同意冯太后把孩子生下来，毕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么大一个孩子，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猜测妄议。但陷入恋爱中的女人，智商都超出天际，冯太后也不可避免。她一生膝下无子，难得又遇到有情郎，只恨自己不能给王肃多生几个，所以才想出冒充慕容世子的主意。

冒充就冒充吧，王肃也想着能瞒一时是一时，谁知道拓跋弘才刚出京便回师，搞得自己手忙脚乱，走到这一步，也实在让自己没想到。为今之计，只有一死，还冯太后一个清白，免得让拓跋弘乘势做大，引起第三次南北大战。

想到此处，王肃故意把脸往宗子军的刀刃上撞去，瞬间，一张白白净净的脸就变得血肉模糊。

早知今日，也许，当初自己就不该踏出那一步，我早该死了，阿柔，永别了！我去另一个世界等你！

王肃朝冯太后看了最后一眼，毅然转身，猛然朝山下纵身一跃……

“速到山下，捉拿刺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treechang2017-07-3009:43:51

照你说的冯太后熏死过去醒过来后性情大变，按穿越小说的套路，她一定是被现代穿过去的灵魂附身了，哈哈哈哈哈

有这个可能——

@顾浩大爷摆 2017-07-3011:25:02

果断马克，是原创首发么？

是原创首发，尽量每天更新一章！

(8)

拓跋弘没料到王肃还会来这么一手，一手好牌再次被打得稀巴烂，不由得气急败坏。

王郎——

方山虽然不高，从山顶跃下也必然摔得粉身碎骨，冯太后虽然心下震惊、剧痛得无以言表，但面上还是依然平静：“一个太监，值得皇上大惊小怪吗？”

太监？

嘿嘿，拓跋弘心道，等找到尸首就知道了！如果此人不是太监，你冯太后就是全身是嘴也说不清，到时候我治你一个通奸之罪，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儿实为太后安危着想，不可不察！”

“这么说，你倒是一片孝心了？”

“不敢！”

空气再次凝结。

大家都知道，现在一切的关键，在于王肃的尸首，如果被拓跋弘找到，冯太后百口莫辩。王郎牺牲自己保护孩子，冯太后此时不知道自己的心情是喜是悲，纵有眼泪也只能在眼眶里打圈，更绝不能多看孩子一眼。

“回皇上，刺客的尸体找不到了。”

须弥，宗子军虎贲校尉飞马来报。

“为何？”拓跋弘急道。

“方山河道连通如浑水，刺客的尸体已落入河中！”

“什么？”

冯太后如释重负。

“如浑水流经宫皇城，马上通知禁军，在下游打捞，若打捞不到，唯你是问！”

“喏！”

冯太后的心再次紧张起来。

七天之后，宗子军在如浑水下游打捞到一具尸体。一名男子看衣服和宫中太监如出一辙。只是尸体长时间被水浸泡，已经胀得无法辨认。依稀可见男子面部刀疤纵横，血肉模糊，辨其下体，其势已去。

除此之外，拓跋弘从宗子军的回报中再也探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武州川啊，你不停地流；如浑水啊，你望不到头——

上天为何如此待我？

扳倒冯太后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这样错过了，我是拓跋家族的罪人！

拓跋弘知道，河中发现的尸体绝不是王肃，他也知道，自己现在终究还是斗不过冯太后。可是又有什么办法？自己这么做也是不得不为！眼看儿子拓跋宏一天天长大，如果自己后退一步，儿子不但可能

当不上皇帝，甚至可能小命都保不住！

为了孩子，王肃可以牺牲自己，从万丈悬崖上纵身一跃，拓跋弘也可以牺牲！你不是太后吗？你不是不交权吗？那么好，我就让你当不成太后！

拓跋弘当然不敢公然和冯太后火并，降不了你我还升不了你吗？

五年后，他把自己才五岁的太子拓跋宏立为皇帝，才二十出头的他早早就当上了皇上，那么自然，冯太后的身份就水涨船高，成为太皇太后，从皇帝的“妈”升级为皇帝的“奶奶”，你总不好再越级干政了吧？

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年轻人的想法就是很傻很天真，这一纯属泄愤的举动丝毫不对冯太后构成威胁，冯太后连搭理都懒得搭理，你爱咋咋地，让自编自导自演却没有观众的拓跋弘很受伤，说好的剧本呢？说好的台词呢？演员演出都不按剧情的吗？可惜他忘了，修改剧本的权力从来就不在编剧自己手中，导演、制片人、明星，随便哪个人大笔一挥，你的剧本就成了太监。

很明显，冯太后是集三者于一身。欲哭无泪的拓跋弘只好自己挖坑自己埋，自己写的剧本，再难也要演完，从此迁居崇光宫，老老实实当起了太上皇。

可是，他真的会那么老实吗？你见过哪个太上皇骑着战马拿着钢刀屁颠屁颠深入大漠几千里满世界去追柔然人的吗？你见过哪个太上皇钻山林猎虎豹又是打仗又是阅兵频繁地向太后大秀自己的肱二头肌的吗？

不仅如此，他还训练自己才几岁的儿子早早就骑马打猎，
mysonmylove，爹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鲜卑从马背上得天下，历代君王都是马背上的皇帝，你也不能差了，先教你什么呢？就从打狗棍先练起吧，打狗棍法第一步，先和几十条恶狗关在一起……呃，对不起儿子，忘了给你棍子——

鹿苑位于平城北郊，西起雷公山，东包采掠、白登山，方圆数百里，自从北魏在平城建都以来，这里便成为皇家猎场。鲜卑族出自草原，对水草情有独钟，每年秋季，皇帝都会带着皇族、大臣围场狩猎，以获得猎物的多寡进行封赏。

这次秋猎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非要说有，就是年仅十四岁的皇帝拓跋宏第一次狩猎。十来岁的他不像他爹地那么勇猛拉风，追着一头色彩斑斓的猛虎一骑绝尘而去。他人小力气弱，还拉不起大弓，只能拿一把小弓箭到处追猎一些雉鸡、野兔之类，跟在他身边的妹妹拓跋嫣十分不满。拓跋嫣才十一岁，嘟起小嘴的样子让人又爱又怜。

“我说哥哥呀，你就不能打一些大点的猎物吗？这么小的兔子，杀了它太可怜了！”

“我也没办法呀，这么大点儿的弓，只能打这些。”拓跋宏委屈道。

“那咱们去找别人一起吧！”

“我才不想让那些大臣笑话！”

如果说他爹拓跋弘当的皇帝有名无实，那么拓跋宏的皇帝生涯更叫一个身不由己。他爹好歹只受冯太后一个人摆布，他还得受他爹摆

弄。

小宏啊，今天练功了没有？爹给你的七本内功心法都记熟了吗？年轻人切忌心浮气躁，没事多看看佛学也是好的，这八本《四十二章经》你拿去吧！还有，当皇上不能整天只知道打打杀杀，那不成黑社会大哥了？多读点历史，以史为鉴嘛，这套从春秋到东晋的二十四本《皇帝那点事儿》送你——

成天被耳提面命的拓跋宏已经被摧残得少年老成，拓跋嫣知道哥哥差点都要学成书呆子，难得出来放松放松，就拉着他道：“干嘛非找大人？我们去找绝哥哥和傖哥哥啊！”

拓跋嫣口中的绝哥哥和傖哥哥，就是慕容白曜的遗腹子。十四年前，拓跋弘以“党附乙浑”的谋逆罪将南乡公慕容白曜处死，一方面借他的头打开灵泉宫的大门，搜查冯太后寝宫，另一方面，也在朝中剪除冯太后的羽翼。冯太后知道慕容白曜死得冤，如果不是当时自己接慕容氏去灵泉宫生产，慕容白曜至少不会连儿子都见不到就命赴黄泉。但是，即便此时她已经身为太皇太后，也不便对太上皇钦定的铁案直接提出翻案，只能以“罪不及子”为名，保住了慕容家的血脉，毕竟慕容白曜谋逆罪未能坐实，而自己的儿子还在慕容府上。念子心切，此后，冯太后时常恩赐兄弟俩入宫，大小封赏不断，是以慕容绝和慕容傖兄弟，早已经和拓跋兄妹混得很熟了。

拓跋嫣提此建议，拓跋宏立刻点头。自己虽然贵为皇帝，身边真正能说说话的，还真就这两个人。

感谢各位关注，是从舞文弄墨搬过来的，所以前面更新得多点，

只要大家喜欢，我会继续努力

再更一章

(9)

“啪”！

一箭中的。

一只秃鹰本来盘旋着想捉野兔，结果被当成靶子，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两匹马上载着两个少年风驰电掣，旋即而至。

“哥，好箭法！”

一个十三四岁、面白如玉的英俊少年诚心赞道。

“可惜还没猎到真正的猎物！”

一个肤色黝黑，看起来比白俊少年强健得多的少年龇牙道。在他心里，飞鹰走兔什么的太不过瘾，如果像太上皇一样能去虎圈就好了，屠熊缚虎，那才是真正的打猎。

“已经很好了，不像我，半天都没打到。”

白俊少年叹气道。

从小到大，他在武力方面就不如他的哥哥，力气更是没法比。每次打猎，哥哥都是一马当先，中者立毙，害得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出手。哥哥恨不得屠熊缚虎，他却连个野兔都没打到，有时候他真怀疑自己和哥哥是不是一个妈生的，咋就差距这么大呢？

“老二，别心急，大不了我的猎物劈你一半！”

兄弟俩感情好，当哥哥的经常照顾弟弟，在黑面少年看来理所应

当。

黑面少年一边说着，一边朝落地的猎物走去。

“说得好，要不要把我的猎物也给你们兄弟俩分了去？”

一个尖锐刺耳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黑面少年皱皱眉，这太监嗓儿，一听就是冯夙那个二百五。这家伙仗着自己是冯太后的侄子，一向飞扬跋扈，对两个“叛臣”之子更是看不上眼，没事儿就过来撩骚。

“我们的猎物多得是，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黑面少年没理他，眼看地上的秃鹰就在眼前，身上的箭如同死神一样攫取着它的生命力，伸手就要抓。

“慢着！”操着一口标准太监腔儿的少年从马背上跳了下来，这少年看起来十三四岁，方脸大眼，论相貌也算得上是人中赤兔，马中吕布，只见他浑身上下绫罗绸缎异常光鲜，丝毫没有北魏人的粗犷之风，“谁说这是你的，我还说这鹰是我的呢！”

纳尼？开什么玩笑。黑面少年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这只鹰明明是自已打的，身上还插着箭，冯夙这厮有何脸面说是他的？

“冯夙，你拉得开一石的弓么？”黑面少年嘲笑道。

“你……”那个叫冯夙的少年显然对别人质疑他的荷尔蒙很不满，“别以为自己有几斤力气就了不起，告诉你，这鹰可是我先看见的。”

“你先看见的就是你的？”

“没错！”

“那我还先看见你了呢！”

“慕容绝，”冯夙一张小白脸气得通红，“不过是个叛臣之子，凭什么和我争？”

慕容绝本来对冯夙只是爱答不理，言语间甚至还有几分嘲笑，但当他听到“叛臣之子”几个字，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不见。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看到慕容绝黑口黑面，冯夙也有点紧张，毕竟这黑小子是个混不吝，要是发起飙来，恐怕自己占不到便宜。但有时候，人的贱是一种本能，就像生命一样深入骨髓，冯夙明知道有可能会吃亏，嘴上还是冒出一句：“就说你叛臣之子怎么了，你咬我啊！”

慕容绝没有咬他，只是虎目一瞪，就吓得冯夙倒退着跌了一跤。

“慕容绝，你打人——”

如果晚生一千年，冯夙有可能是最会帮球队赢球的影帝，可惜不幸的是，他遇到的不是绅士的英国队，而是狂暴的俄罗斯队。慕容绝显然对他自说自话的表演没兴趣。

“好，你说我打你，那我就打你一个看看，免得凭空被冤枉了！”

慕容绝跨出一步，朝冯夙走去。

“哥，打人不打脸——”

白俊少年急忙拉住他。

“老二，别拦我，今天我非撕烂他这张破嘴！”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把他浑身上下捏个粉碎性骨折就可以了，打脸容易被看出来！”

“好兄弟，就这么办！”

“慕容悦，天杀的，你就损吧，画个圈圈诅咒你！”

冯夙此时已经有点后悔为什么要得罪这哥俩儿。要知道他们的父亲犯的可是“谋逆罪”，换句话说就是连皇帝都敢杀，眼下四下无人，自己这几个手下不够慕容绝塞牙缝儿的，万一俩兄弟把自己大卸八块喂狼了……后果不堪设想。

“绝哥哥、悦哥哥，你们干什么呢？”

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这声音他俩听过无数次，除了彭城公主，没有第二个人说话能有这么好听。

“参见皇上、公主。”两兄弟一起躬身。

“唉，算了，又没外人，咱们随便说话。”拓跋宏也只有几个同龄的玩伴中，才显出随性的一面。

来的人正是拓跋宏和拓跋嫣，刚才那悦耳的声音，就出自拓跋嫣之口。

“冯夙，你又惹祸了吧？早就告诉你不要以少欺多，你又不听，早晚有天栽跟头！”拓跋嫣嗔怪道。

冯夙恶人先告状：“明明是他们欺负我，请皇上给我做主。”

“唉唉，行了，哪儿凉快赶紧上哪儿待着去，别耽误我们谈正事儿——”

冯夙的年纪虽然也和拓跋宏差不多，但仗着冯太后是自己的姑姑，张狂惯了，拓跋宏对他不甚喜欢。眼看着拓跋宏和慕容兄弟谈笑风生，自己根本插不进话儿，冯夙觉得待在这里也是自讨没趣，悻悻而退。

“这只鹰是你打的？”拓跋宏看着慕容绝的弓不胜赞叹。

自己的弓才有七斗，慕容绝和他年纪相当，却已经能拉开一石二的弓，不愧是将门虎子。

“还是个雏儿，要是能射到大雕才好。”慕容绝对自己的勇力倒不客气。

“看来今年的秋猎大赛，绝哥哥要勇拔头筹呢！”拓跋嫣看着慕容绝马屁股上挂着的飞禽走兽，不胜赞叹，“傥哥哥，怎么你一只也没打到？”

慕容傥的马屁股上光光，两手一摊，道：“谁说我没打到？我只不过还没开始发力而已。”

拓跋宏知道他跟在慕容绝后面只能捡漏，只是嘴硬，便道：“那你想不想超过你大哥？”

“当然想啊！”

“不如这样，我们比比，两个人一组，酉时在这里集合，哪组的猎物多，算哪组获胜！”看着慕容绝满载而归，也激起了拓跋宏的好胜心。

“这个……太欺负你们了吧？”慕容绝嘿嘿一笑。

(10)

“已经打到的猎物不算，我和慕容傥一组，你和嫣妹一组，这样就公平了。”拓跋宏分配得倒也合理！

“好耶！我和绝哥哥一组，”拓跋嫣拍手道，“哥哥，傥哥哥，输了可不许哭鼻子哟！”

“看你说的！我们又不是十岁的小孩子！”慕容傥道，“既然是比

赛，总得有赌注吧？赌注是什么？”

“赌注嘛！”拓跋宏看见拓跋嫣对慕容绝一脸崇拜的眼神，忽然来了主意，“这样吧，你们哪个人赢了，我就把公主许配给谁！”

虽然年纪尚小，还听不懂男女之事，但是拓跋嫣还是脸上一红：“哥，你干嘛拿我说事？”

“女孩子嘛，早晚要嫁人的，怕什么！”拓跋宏看见两兄弟对此没有异议，大声道，“好，那就这么定了，咱们天黑在此，不见不散！”

拓跋宏说完，便和慕容悦朝东打马而去。

“绝哥哥，我们去哪里？”拓跋嫣作为资深“蕨根粉”，只需要听吩咐就好。

“东边有虎圈，我们也向东！”

虎圈，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圈老虎的地方。拓跋家族是鲜卑人，生性喜猎，为了使打猎更有乐趣，专门从各地弄来十数头猛虎，放养在这片山林。每年秋猎，凡是有能射杀老虎者，基本都是当年的秋猎冠军。

慕容绝自幼臂力甚大，根骨奇佳，习武也比常人快上许多，从小便有勇武之名。只不过，这个勇武之名在没有实际战绩之前，也仅仅是被人说说而已，这情形就好比喜欢你一个美女，美女也喜欢你，但她就是不让你碰，你干着急也没办法，要是下手晚了，美女没准还被别人抢了去。秋猎冠军无疑就是这个美女，时时拨动着慕容绝敏感的神经，只不过冯太后担心他们的安危，不许他们靠近这片危险的区域。如今，既然皇上提出比赛，慕容绝心中的念头便被再次勾起，要

是皇上和老二猎到了老虎，那自己岂不是还要再等一年才能正名？是以也顾不得那么多，朝着虎圈就策马而去。

虎圈并不大，方圆不过三四十里，放养十多只老虎其实并不合理，盖因老虎是独居动物，向来一山不容二虎，而这些老虎平时就被关在笼子里，只有像这样每年一次的秋猎，才会被放出来放放风。

不过这老虎也很郁闷，平时一关就是一年，缺乏锻炼骨质疏松，好不容易被放出来，还没来得急喘口气走两步，就碰上一群野蛮人骑着马拿着箭四处追杀，山中之王威风何在？百兽之首颜面何存？一来二去，这老虎就学乖了，碰到大队人马，老虎就各自逃命，遇到落单的人，往往就合力击杀。好在鲜卑人常年狩猎，知道老虎的习性，轻易倒也不敢落单。太上皇拓跋弘虽然率先冲入虎圈，大队人马旋即而至，并无危险，但慕容绝就不一样了，他猎杀老虎的心太急切了，根本没去考虑这些，带着拓跋嫣一马当先就冲入虎圈。

这老虎一看，哟呵，挑衅！赤裸裸的挑衅！你们人多我还怕你，就这么两个孩子，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兄弟们都出来，开饭了！人马肉双拼！

慕容绝乍见老虎，还有几分兴奋，忽然发现数目不对，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我去，合著虎圈里一半的老虎都来了，自己这面子太大了，当即刷刷两箭，将最靠前的一只老虎放倒，带着拓跋嫣掉头就跑。

“嫣妹，快跑！”

慕容绝和拓跋嫣座下的都是日行百里的良驹，本来和这些老虎比

赛跑还有得一拼，但是这些马平日里被保养得太好，吃饭是外卖洗澡时人工 spa 平时又是低头族，什么时候见过这阵势？俗话说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五只老虎跑得更快，当即拓跋嫣座下的白马就被吓瘫了，马失前蹄，好在慕容绝眼疾手快，他本来在拓跋嫣前面，调转马头后，跟在拓跋嫣后面，当即伸手一抄，直接将拓跋嫣拽到自己马背上，纵马狂奔，百忙中回头一看，只见三只老虎已经扑向白马大快朵颐，两只老虎依然对自己不离不弃，这份执着令人感动！说好的双拼就是双拼，自己点的外卖，再难吃也要吃完！

面对着两只老虎，慕容绝倒有些镇定了，自己是来干嘛的？不就是猎虎来的吗？刚才被五只老虎偷袭措手不及，眼下二对二，正好单挑，当即打马回头，对拓跋嫣说了一声“看好了”，只见慕容绝张弓，搭箭，一箭射出，正中最先一头猛虎的眉心。这虎骄横惯了，虽然脑袋中箭有点儿晕，但跟喝了二两小酒一样，晕晕乎乎更兴奋，还是朝慕容绝奋力扑来，慕容绝一咬牙，将马往旁边一带，使出全身力气对着飞在半空的老虎肚皮就是一箭，一箭穿心！

拓跋嫣躲在慕容绝怀里，紧紧抓住缰绳，对刚才发生的一切看得真真切切，随着老虎啪叽一声趴在地上再也不起，慕容绝的形象在她眼中瞬间高大了许多，宛如天神一般站在四只老虎面前，威风凛凛。

且说拓跋宏和慕容悦一路向东，以他们二人的胆子是绝对不敢来虎圈的。

“皇上……”

“这里没人，叫我宏哥吧！”

“宏哥，我怎么感觉这场比赛咱俩要输呢？”

“为啥？”

“我哥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今天是奔着虎圈去的，万一他猎杀一头老虎，咱俩就是打一窝兔子也是白搭啊！”

“有道理，那你说咋办？”

“要不咱俩也去看看？”

“唔……咱俩也不能显得太胆小了，看看就看看！”

于是拓跋宏和慕容悦也来到虎圈。

@向上吧小流氓 2017-07-31 02:37:32

我他妈生在 80 年代都差点死掉，还好交了 300 罚款。草

恭喜这位道友渡劫成功！

@亮盾 pk 亮剑 2017-07-31 12:09:01

100 年后你也死定了

感谢道友祝我长命百岁！

@雪漫飞鸿 2017-07-31 16:05:28

楼主写的小说，还是正史？

原创小说，欢迎关注哈

哈哈，刚看到帖子上了热帖榜，今天再更一章

(11)

太上皇今天打了一头大老虎，心满意足，正带着人准备回去开虎肉 party，结果看见儿子过来了，心下大喜：“小宏子，好样的，你爹我早就说带你一起猎虎，你偏不来，这下怎么想通了？”

拓跋宏知道父亲一向不喜欢慕容氏兄弟，也不敢将和慕容绝打赌的事告诉他，道：“早就听说虎圈盛名，今天想过来看看，这头老虎是爹打的吗？爹地威武！”

拓跋弘哈哈大笑：“晚上回去有虎肉吃了，这东西可是大补，虎鞭还可以……”拓跋弘忽然想到他还是小孩子，不应该说这些，干咳了两声，“哦，对了，你妹妹嫣儿呢？”

“嫣妹她……”拓跋宏没想到父亲会有此一问，随口道，“刚才好像看到她和冯夙在一起。”

“哼，”拓跋弘从鼻孔中表示了自己的轻蔑，“冯夙那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和嫣儿都离他远点，免得沾染晦气。”

“是，儿记下了。”

正说着，忽然圈中传来一声虎啸，拓跋弘吓了一跳，他回头问左右：“人都出来了么？怎么还有虎啸？”

右仆射穆泰神情肃穆道：“这啸声中饱含悲鸣，似乎尚有人在圈中狩猎！”

我去，啸声中饱含悲鸣这种事你都听得出来？不愧精通兽语，简直是人渣中的人渣！

“虎贲校尉检点随行人员，发现缺席立刻来报！其余人随我立刻前往查看！”

拓跋弘一骑当先，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直奔虎啸的地点而来。

当他们来的时候，简直都惊呆了，只见地下一片狼藉，两只老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身子下流出大片血迹，显然是没命了，还有两只老虎，一只独目，另一只眼上还插着箭杆，另一只身上插着好几支箭，只是每一支都不足以致命，两只老虎虎视眈眈地盯着一处洞口，发出悲鸣。

慕容悦的心直接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知道洞里十有八九是慕容绝和拓跋嫣。

“谁在洞里？”

拓跋弘看到这血腥的场面也是一惊。自己大张旗鼓，带着数百人费了半天的劲才猎杀一只猛虎，这人随随便便就杀了两只，看样子洞外的两只也受重伤，要是被他猎杀四只，自己这区区一只的战绩又何足道哉？瞬间，刚才猎杀猛虎的喜悦化为乌有，他也想知道是什么人有如此勇力。

“父亲？”洞中传来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声。

“嫣儿？”

拓跋弘惊了，他看了儿子一眼，拓跋宏刚才说嫣儿和冯夙那小子在一起，难道这些老虎是冯夙杀的？这娘炮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练《葵花宝典》了吗？

“嫣儿，你和谁在一起？”

“我和绝哥哥！”

“绝哥哥？”拓跋弘还没把人物和名字对上号。

“是慕容绝。”

事已至此，拓跋宏知道再也瞒不住，索性说出实情。

“慕容绝？”拓跋弘对这小子当然有印象。黑得跟雷劈了似的，经常被太皇太后召唤入宫。知道他爹被自己所杀，每次见到自己的时候都是满眼仇恨。如果不是太皇太后纵容娇惯，自己早就把这黑小子踢回月球了。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敢带着公主私入虎圈？出事怎么办？他死了事小，要是嫣儿有什么闪失，自己如何向她地下的娘亲交代？

拓跋弘越想越生气：“大胆慕容绝，带公主以身涉险，该当何罪？”

“太上皇，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还是想办法救出公主。”穆泰进言道。

哦，也是，先得把嫣儿救出来再说！

听到拓跋嫣说话，拓跋弘知道她暂时没事，眼见这两头猛虎是绝佳的靶子，就将自己的弓箭交给儿子。

“小宏子，去救你妹妹出来！”

皇帝和太上皇狩猎，朝中文武重臣皆在，拓跋弘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你们不是觉得皇帝年幼吗？你们不是对皇上阳奉阴违吗？就让你们看看，我们拓跋家没有怂人！别说两只老虎身受重伤，就算万一有事，自己和这么多大臣都在，也不会让儿子吃亏，是以他才放心大胆地让儿子去杀虎立威。

拓跋宏虽然也是鲜卑血脉，但他刚刚出生便被立为太子，母亲亦因“子贵母死”的苛则早早离世，在他的成长记忆里，一边是雷厉风

行的愤青爸爸，一边是阴沉刻薄的心机奶奶，他时刻想的不是如何表现自己争取荣宠，而是如何守成自保。是以性格中就多了几分谨慎，甚至显得过于老成。如今接到父亲扔来的这个烫手山芋，扔掉也不是，只好硬着头皮顶上。当即张弓搭箭，朝着独目的猛虎射去。

那独目猛虎歪头躲过一箭，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拓跋宏就是一张怒吼。武功中有一种叫狮子吼的究竟有多猛大家都不知道，但是眼前这老虎吼可是实打实的，对动物尤其有杀伤力！一些随从的战马已经被这一声吓得骨酥腿麻，当即有两个文臣直接从马上栽下。或许是拓跋宏胯下这批战马受到感应，竟然抬腿朝着独目猛虎走去，它想干嘛？施展美人计色诱？拜托，你俩不是一个品种啊！

坐在马上的拓跋宏急拉缰绳，大声呵斥，谁知这马反而受了刺激，直接朝着独眼老虎窜去，这一下可实在是出乎意料，连拓跋弘也没有料到，等他反应过来，儿子的坐骑已经朝前面窜出两丈有余。饶是他大喊一声“保护皇上”，身后的众位大臣也是有心无力，也许只在他们抬起弓箭的刹那，皇上就已经送上人头了。

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拓跋弘发话，已经有一道人影像离弦的箭窜了出去，直奔猛虎，正是慕容悦。他心念大哥和公主，早就伺机而动，见拓跋宏吸引了老虎的注意，直接从侧翼偷袭，

慕容悦手上的是一把黄杨弓，对准两头猛虎扬手就是连发，身上中了许多支箭的老虎本来就已体力不支，被慕容悦补箭后，踉踉跄跄再也站不稳，一头栽倒下去，那只独目的猛虎却越发凶悍。

身为公虎的它体型硕大，貌似有五六百斤，却异常灵活，接连避

开慕容佺两箭，竟然不顾送到嘴边的拓跋宏，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慕容佺就扑去。

慕容佺前几箭有备而发，老虎扑来，刚好他手中无箭，只好就地一滚，躲将开去。身后满朝文武大臣张弓搭箭，却是一个人都敢发，皇上就在眼前，万一伤到皇上怎么办？那可是杀头抄家的罪名！是以一众文武大臣只能干瞪眼，就看着慕容佺和猛虎搏斗。

慕容佺没有他哥哥的力气，慕容绝尚不能一箭穿头，他更不能，眼见猛虎掉头又来，心下一横，发出一箭，射爆它的右眼，老虎只觉得眼前一黑，似乎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候，从洞中飞出一个人影，手上拿着割肉的匕首，对准失去双目的猛虎就是乱刺，猛虎疼得张牙舞爪，却看不到目标，众大臣趁机上前救回拓跋宏，再看出来那人，正是慕容绝。

@翹嘴昌魚 2017-07-3117:32:38

两脚羊是什么朝代??

就是这个朝代

@ywu jun19692017-07-3117:34:09

@浮生若梦 87: 本土豪赏 1 根鹅毛 (10 赏金) 聊表敬意, 礼轻情意重

感谢土豪!!!

@花花世界谢 2017-07-3118:22:21

我是来打酱油的

欢迎酱油党，前面写得比较中规中矩，后面的会更好玩

@雪漫飞鸿 2017-07-31 18:08:46

现在南北朝是个影视剧热点

电视剧还没想过，先努力把小说写完吧

@状元不爱秀孜 2017-07-31 19:44:30

决定跟了

感谢支持，本人保证不做太监

@翹嘴昌鱼 2017-07-31 17:32:38

两脚羊是什么朝代??

@浮生若梦 872017-07-31 17:40:55

就是这个朝代

@xuanyuanmaomao2017-07-31 20:06:08

唐朝也有呀

嗯，从这时候起的

@认准一条道 2017-07-31 16:49:57

写得太好了，很时代感，很幽默。

感谢支持！

@面具的爹 2017-07-31 22:54:41

我以为写历史，原来是小说。

现在写南北朝历史的挺多，来换换口味吧

(12)

只见慕容绝脸上、胳膊上、腿上全是血迹，他挡在慕容儼前面，挥动匕首逼退猛虎。众位大臣这才反应过来，纷纷展示自己的骑射神技，刷刷刷一通乱箭齐发，将凶悍的独目猛虎击毙，一个个互相吹捧。

“太尉好箭法！”

“哎呀，老了，大将军也不错！”

“不敢当不敢当，还是世子年少有为……”

“爹，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哇……”

直到看到拓跋嫣从洞中被接出来，拓跋弘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多悬，就差一点，俯瞰万里河山、掌管千万百姓、麾下百万军队的北魏皇帝就命丧虎口。他不想是谁把拓跋宏送上虎口，也不想是谁救了拓跋宏，反倒怪罪其慕容绝来。

慕容绝，又是慕容家的！要不是你，我儿不会以身涉险，嫣儿也不会被困洞中！今天太皇太后不在，我就杀了你以绝后患！想到这儿，拓跋弘大喝了一声：“来人啊！将慕容绝绑了，就地正法！”

慕容绝虽然浑身是血，但大部分都是老虎的，他受的只是皮肉伤，要不是中途箭壶跌落，他也不至于躲在洞中。眼见兄弟为救自己舍身斗虎，自己便奋勇冲出，兄弟合力，总算保住慕容悦。谁知还没来得及庆幸劫后余生，拓跋弘一声令下，慕容绝便被绑了，这一下实在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爹，你干嘛要绑绝哥哥？”

拓跋嫣虽受惊吓，浑身上下却是半点伤也没有。看到这里，众位大臣都暗暗惊奇，想不到慕容绝小小年纪，一人勇斗四虎，还能保护住公主安然无恙，这份勇力，恐怕是我再年轻十岁也有所不及！

“慕容绝私闯禁地，连累皇上、公主涉险，其罪当诛！”拓跋弘怒气冲冲，他这气倒不是装的，慕容绝这厮武力值太彪悍了，才十来岁就连杀数虎，长大以后那还不是心腹大患？趁其羽翼未成，必须杀之！

“禀父亲，”拓跋宏惊魂稍定，听说父亲要杀慕容绝，急忙帮他澄清，“是我和慕容绝打赌，让他进入虎圈的，这事和慕容绝无关。”

“哦？”

儿子这样说，这事倒不好办了。照此说来，慕容绝非但不是戴罪之身，而且还是拓跋嫣的救命恩人，这特么就比较尴尬了！

一时没了主意的拓跋弘干咳了两声。

“启禀太上皇！”冯夙那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

“有话快说！”

要不是看在他是冯太后侄子的份儿上，拓跋弘才懒得和他说话，

言辞中丝毫不掩饰对他的厌恶，就差说出“有屁快放”了。

“彭城公主本来是和小臣约好一起狩猎的，一定是受慕容挑拨迫才被带到虎圈来，请太上皇明鉴！”

难得冯夙这小子说话中听一回！拓跋弘大喜！他知道今天当着满朝文武是杀不了慕容绝了，自己硬要颠倒黑白，定然失了民心，是以不等旁人说话，就将此事定了案：“慕容绝大胆挑拨公主，罪不可赦！但好在保护公主毫发无伤，亦算有功！功过不能相抵，死罪虽免，活罪难饶，即日起净身入宫，在崇光宫当差，不得有误！”

把勇武绝伦的慕容绝净身做太监，是拓跋弘忽发奇想，虽然有一个武力值如此恐怖的太监并非什么好事，但是只要他入了宫，到时候就随自己怎么摆弄，即便是随便找个罪名廷毙他，太皇太后也无话可说！想到这里，拓跋弘很是为自己的小机智点了个赞！

什么？让我做太监？

慕容绝没想到拓跋弘会玩儿这么狠！这不是要慕容家绝后吗？哦，对不起，忘了我还有一个弟弟，可是那又怎样，万一他以后出柜了怎么办？传宗接代的重任还不是落在自己肩上？拓跋弘，你跟我玩儿阴的！

慕容绝毕竟才十来岁，还体会不到拓跋弘背后的阴谋诡计，但他也知道当太监绝非好事！只是，眼下太皇太后不在，没有一个人能为他说得上话。这算什么？自己拼了命想证明自己是大魏帝国第一勇士，结果最后成了太监，早知道要争的是大魏帝国第一太监的名号，自己是说什么也不会进虎圈的！

“父亲，不可。”关键时刻，又是拓跋宏。慕容绝在心里感动得泪眼婆娑，还是未来的大舅哥好！

可不是么，无论将来兄弟俩谁娶了公主，拓跋宏都是绝对的大舅哥。

“为何不可？”

“儿与慕容绝的赌约分出胜负，按照约定，慕容绝当娶彭城公主，万万不可净身！”

拓跋宏在和慕容绝说赌约的时候，只不过是少年人的一句玩笑话，连拓跋嫣自己也没有当真。可是眼下慕容绝性命攸关，拓跋宏只好把这事儿提了上来，希望能让父亲收回成命。

拓跋嫣虽然对什么许配啊、驸马的懵懵懂懂，但也知道和自己有关，睁着一双大眼睛愈发好奇。

“胡闹！”

果然，拓跋弘听了之后怒不可遏！

“你们是怎么约定的？”

纵然想反悔，拓跋弘也要师出有名，毕竟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皇帝已经开了金口，覆水难收！

“儿与慕容绝约定，双方酉时比拼猎物的多少，猎物多者获胜！胜者即为彭城公主驸马！”

“哦，那慕容绝都猎了些什么呢？”

慕容绝从比赛伊始就深入虎圈，加上最先杀的一头猛虎，一共亲手猎杀三头猛虎。而拓跋宏、慕容悦组合靠着捡漏才猎杀一头伤重的

老虎，胜负十分明显。

这是关系到皇家公主的终身大事，拓跋弘眉头微皱：“慕容傖射杀独目虎有目共睹，为何没有算上去？”

独目虎身遭万箭穿心，死在谁手里还真不好说，本来没有算给慕容傖，但既然太上皇发话了，就把独目虎算给慕容傖，这样，慕容傖和慕容绝的战绩是2:3。慕容傖知道，要是自己赢了，大哥就得当太监，当即上前道：“禀太上皇，臣甘愿认输！”

“认输？”拓跋弘眯着眼睛，“你是怕你大哥输了吧？难道你就不想娶彭城公主？”

慕容傖和拓跋嫣从小玩到大，也算青梅竹马，但要说娶亲的念头，还真没想过，毕竟年纪尚小。

“臣愿赌服输，不敢奢望。”

拓跋嫣虽然听得懵懂，也听出了慕容傖不愿意娶自己，她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无辜地道：“傖哥哥，你为什么不愿意娶我？嫣儿做错了什么吗？”

“娶不娶恐怕由不得你！”

拓跋弘紧紧地盯着慕容傖。

@平平淡淡就浪 2017-08-0109:07:27

还更吗？

每天都更，欢迎关注

@冰红茶、玄 2017-08-0109:51:53

楼主可恶。一天才写 2 章

哈哈，楼主努力中

@浮生若梦 872017-07-2909:57:00

(2)

也许就是这首歌，在另一个男人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这个人就是拓跋弘。

才十来岁的他或许还不懂得什么叫基情，但是他很明白慕容白曜曾经“背叛”过自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得贪婪我爱的懦弱——

所以每次见到慕容白曜，这个风一样的少年总是会想起乙浑，那个曾经想做王的男人。随着拓跋弘渐渐长大，慕容白曜愈来愈感觉到后背发冷，仿佛有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上，随时会斩落下来.....

@权颀 2017-08-0110:56:06

不是“参合陂”么。。。

已经过去好几十年啦

@晴山堂的游圣烟 2017-08-0110:08:02

每日一顶

感谢感谢！

@田冬 20142017-08-0111:02:33

写的真好，南北朝的文章看过不少，用白话文写的你不是头一份但绝对是独一份！

我只能说你……有眼光！哈哈

@crazyxf0072017-08-0112:06:50

怎么就太监了，这么好的文笔可惜了。

楼主誓死不当太监

@姜文宣 2017-08-0112:14:56

北魏的皇帝都短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前六个里就有三个被杀的，一个身体不好的……

@zuoan7702017-08-0111:34:28

感谢感谢！

(13)

自从十四年前，拓跋弘听到消息说冯太后私育一子，便查无所获。后来听说慕容家生了两个儿子，结果这两个儿子一黑肤一白面，一个勇武一个文弱，无论从外貌还是内在，可谓是大相径庭。如今，随着两兄弟年龄渐长，拓跋弘愈发坚信他俩不是亲兄弟，依照性情来看，

慕容绝是慕容氏所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毕竟慕容白曜也是赫赫有名的一代名将。而慕容悦白白净净，一看就是文弱书生，应该就是那个王肃之后。

虽说怀疑，但没有拿到真凭实据，拓跋弘倒也不敢断定，只是心中在想，不管这两人的爹地是谁，都必须除去，一个不留，自己不能在宏儿身边埋下两颗定时炸弹。虽说如此，却也要有先有后，慕容绝勇猛过人，宜先除之，剩下慕容悦慢慢再说。

打定主意，拓跋弘看了看时间，才申时一刻，距离酉时还有段时间。

“既然你们约定在酉时，那么就酉时再见，到时候胜负如何，立见分晓！”

拓跋弘现在铁了心要除掉慕容绝，不想给他任何口实。

“得想办法把这事告诉给太皇太后。”

拓跋宏跟在父亲身边，没有办法向慕容悦通风报讯。他看到拓跋嫣就在自己身旁，悄悄把脖子上的玉佩摘了下来，塞到拓跋嫣手里。

“嫣妹，你好像累了，回宫休息休息吧！”

拓跋嫣虽然不谙事务，但是冰雪聪明，她知道这玉佩是太皇太后赐给哥哥的，又见哥哥如此小动作，心里已经猜到八九分，伸个懒腰道：“是啊，打了一天猎，我就不陪你们了，父亲，我回去了。”

拓跋弘正想着怎么让拓跋宏反败为胜，随便答应了一声，道：“传令，驱出所有猛虎，不得有误！”

拓跋嫣知道自己心里的大英雄要被父亲办成太监，心急如焚，虽

然此时她还不太明白太监究竟是个什么物种，但是也知道他们的地位和 9527 差不多，当太监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要不然哥哥也不会这么着急，连太皇太后赐给他的贴身保命的玉佩都拿了出来。她的小白马刚才被老虎大快朵颐，想起自己骑过的马中，似乎只有慕容傥的坐骑最听话稳当，当下便去找慕容傥借马。

慕容傥跟着大哥，一直来到虎圈外面的小树林，看到大哥情绪低落。

“大哥，别怕，一会儿我去求太皇太后，只要她老人家出马，太上皇不敢为难你！”

“拓跋弘，算你狠！老二，我问你一件事。”

“放心吧，我是不会和你争公主的！”

“不是，我是想问，你想不想给父亲报仇？”

“报仇？”

慕容傥惊了。

谁都知道慕容白曜是被拓跋弘所杀，为父亲报仇，难道是要杀了太上皇？

“我想了，要杀他，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慕容绝道，“平时咱们要接近他根本没可能，现在大家都在虎圈，你我手上又有弓箭，一箭射死他并不是难事！”

慕容傥倒吸了一口凉气：“大哥，射死他是不难，可到时候你我可就是真正的叛臣贼子了！”

“你怕死？”

“我不怕死，只是觉得这么做有些不值当。”

“为何不值当？”

“拓跋弘已经是太上皇，等皇上一天天长大了，明白了道理，总有一天会为我们的父亲正名，我们现在何必冒险呢？”

“拓跋弘处处针对你我，总之不杀他我难咽这口恶气！放心吧，我们藏在林子里，远远地给上他一箭，神不知鬼不觉！”

慕容傥摇头道：“我认为还是不要这么做，万一东窗事发，你我事小，母亲日渐年迈，难道你还要看她承受丧子之痛吗？”

“别废话，这件事，你就说你做不做？”

“大哥，别逼我，我是不会做的！”

“好，你不做，我来，就算是东窗事发，也是我一个人承担，到时候，你要好好照顾母亲！”

“大哥……”

不知为何，慕容傥觉得此时的大哥如此陌生，似乎成了另外一个人。

“老二，你的弱点就是太胆小谨慎，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不会像我一样到处惹祸！我走了！”

说完，慕容绝迈步朝前面的桃林走去，他也许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和弟弟的人生从此就天翻地覆，再也回不到从前。

@浮生若梦 872017-07-30 22:40:03

感谢各位关注，是从舞文弄墨搬过来的，所以前面更新得多点，只要大家喜欢，我会继续努力

@凡事都喜欢研究 2017-08-0112:36:51

据说慕容少年时和他姐姐一起在床上伺候苻坚...小慕容功夫了得!! 能写一下吗? 嘿嘿

哈哈, 这段历史在前面, 不过后面有更刺激的, 你猜猜是谁?

@彭志强彭塘 2017-08-0115:12:53

这样的文字看着舒服。

楼主快更新呀, 我是看一次顶一次

感谢支持!

@白牡丹黑牡丹蚕 2017-07-3008:40:26

顶啊顶

@小小萧然 2017-08-0109:28:41

楼主, 你的天涯等级是多少了呢

是问我吗? 好像不是很高

感谢各位, 今天在外面跑了一天, 见了几个制片人朋友, 回来了, 继续更!

(14)

拓跋嫣就是在这个时候找到慕容悦, 把拓跋宏的玉佩交给他看。

怎么办？怎么办？是去求太皇太后，还是阻止大哥？

很明显，求太皇太后肯定是来不及了，可是，也不能告诉拓跋嫣说我大哥要去杀了你爹啊！

必须阻止老大！丫儿太冲动！冲动是魔鬼！

慕容悦主意已定，把玉佩交给拓跋嫣：“嫣妹，你先去求太皇太后，我再去劝劝大哥。”

拓跋嫣接过玉佩：“好！”

“动手！”

两人正要分开，忽然，树林里刷刷刷闪出几道黑影，其中一道黑影一把抱住拓跋嫣，捂住了她的嘴，又一道身影直奔慕容悦，想要如法炮制，慕容悦虽然年幼，但自幼练习家传绝学慕容剑法，倒也有些根基，一个闪身避过来人，大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

那人一招扑空，倒有些意外。捂住拓跋嫣的人轻声道：“老姚，怎么连个孩子都制不住？”

这几个人穿的都是夜行衣，蒙着面，看不到脸孔，但是听老姚的声音比较沉闷，有点像在水中敲打破锣：“小子，你会武功？”

看到这几个人的装束，又想到这里是皇家猎苑，慕容悦已经猜出这几个人的身份。

“你们是刺客？！”

那个叫老姚的人嘿嘿一笑：“算你聪明，不过没什么用，乖乖跟我走吧！”

慕容悦想出声示警，可是对方欺身过来，他只觉得胸口前仿佛有

巨石压来，压得自己透不过气。老姚伸出枯干瘦长的一只手，宛如闪电一般抓住慕容悦的胳膊，慕容悦再也无法挣脱，和拓跋嫣一样束手就擒。

慕容悦这才看清，来的人一共有五个，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兵器，杀气十足。

看到这两人衣饰华贵，擒住拓跋嫣的人疑虑一下：“你们两个，是什么人？”

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松开拓跋嫣的嘴。

“放开我，我是彭城公主。”

彭城公主？

这个身份在一般人听来可能是无比尊贵，但是那人却只是轻轻“哦”了一声：“我问你，你们的皇帝现在在哪里？”

“哼，你捏疼我了，不告诉你！”

拓跋嫣撅起小嘴。在她的记忆中，还从来没有人对她这般无礼，便耍起了小孩脾气。

那人见他粉嘟嘟的模样可爱，倒也拿她没办法。老姚松开捂住慕容悦的手。

“小子，敢叫一声，这小丫头可就没命了！”

老姚做手势在拓跋嫣的脖子上比划个斩的动作。

慕容悦心念电转，这几个人是刺客，或许可以救大哥，我只要把他们带到皇上身边，再出声示警，到时候正好阻止大哥出手，谅这五个人也抵不过近千人的宗子军。

打定主意，脸上神色就轻松了许多。

“我问你，皇帝在哪里？”

“在虎圈。”

“他身边有多少人？”

“一两个百人队吧。”

听到皇帝身边人少，老姚大喜：“尹香主，看来这次大事可成！”

尹香主正是擒拿拓跋嫣之人，只见他点点头，道：“胡狗害死了秦堂主，给秦堂主报仇！”

拓跋嫣拿眼瞪着慕容悦：“悦哥哥，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们？”

慕容悦假装“哎呦”一声，冲拓跋嫣眨眨眼，拓跋嫣似懂非懂，不再出声。

五个人带着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倒也轻松，尹香主和老姚一人负责一个，朝前疾行，慕容悦只觉得耳边风声呼啸而过，显然这几个人轻功不低。

片刻间就进了虎圈，看到还没来得急收拾的老虎尸体，几个人都是大惊。

“胡人皇帝太血腥了，这老虎死得忒惨！”

再往里走，发现几个宗子军的游骑，几个人小心躲过，越往里走发现宗子军越多，老姚低声抱怨：“这他妈哪是一两个百人队啊，至少有一个千人队啊！”

说道这里，不禁瞪了慕容悦一眼，慕容悦嘴巴被布团塞住，也懒得找借口。此时的他也在四处查看，不知道大哥藏在哪里。

且说拓跋弘带上文武大臣和皇上，下令放出虎圈里剩余的所有老虎，逼着儿子一一射杀，这样一来，就算慕容绝把他杀过的老虎再杀一遍，也铁定是输了。输了比赛就意味着他娶不了公主，娶不了公主就得进宫当太监，当了太监就得被自己玩儿死，想到这里，拓跋弘神清气爽。

“酉时已到，传慕容绝！”

侍卫飞马而去，拓跋宏还在一边干呕。有生以来，自己好像连兔子都没杀一只，没想到一出手，就杀了六七只老虎，此时拓跋宏的内心是无法平静的。纵然是山中之王又能如何？命运还不是掌握在别人手中？

此时，尹香主五人带着慕容傥、拓跋嫣躲在距离大队人马前十余丈的桃林里，对眼前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没想到的是，在他们身后，还藏着一个慕容绝。

原来慕容绝早早就来到桃林里埋伏，是以没有被人发现，他看见慕容傥和拓跋嫣被人绑架到桃林里，不由诧异。好在慕容傥发现了他，冲他轻轻摇了摇头，慕容绝会意，没有轻举妄动。

“禀太上皇，慕容绝不见了！”刚才出去的侍卫飞马来报。

“纳尼？”

拓跋弘大感气闷。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助儿子稳占上风，本以为慕容绝会认输伏法，谁知他竟然畏罪潜逃了，让自己的计划全部落空。

“给我查，就算翻遍整个鹿苑，也得把慕容绝揪出来！”

“喏！”侍卫应声而去。

“距离太远，得把胡人皇帝吸引到这边来。”

看着拓跋弘父子离这边太远，尹香主低声道。

“不如把这个公主放出去，给她下点儿料。”

老姚自以为天才般地想到这个馊主意，没想到却给自己的后半生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好主意！”

@爱了恋了爱寻 2017-08-0121:05:58

楼主的故事真丰富

楼主也很忧伤啊

@云台 28 将之首 2017-08-0106:03:16

生在汉武帝时代，死得更快。

其实那个朝代都挺快

(15)

尹香主当即解开拓跋嫣，放她出去。他和老姚共事多年，当然知道“下点儿料”是什么意思，他冲着那个瘦小的蒙面人微一点头，只见那蒙面人轻飘飘在拓跋嫣背后拍了一掌，象是把人往外推出。这蒙面人专练内家功法，内力阴柔至极，一掌打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事，实际五脏六腑皆为其所伤。

拓跋嫣突然没了束缚，大喊一声“哥哥”就朝前跑去，可是她刚

跑出林边，就觉得天昏地暗，脚下一软，一头跌倒在地上。

拓跋弘父子、慕容绝、慕容傥都看到了这一幕。

拓跋嫣跌倒，无疑是那个蒙面人做了什么手脚，为了杀皇帝，竟然连八岁的孩子都不放过，想到这儿，慕容傥觉得自己的胸像要炸开一般，他浑身一用力，挣断了绑在身上的绳索，抓过老姚的手，一口咬了下去。

拓跋宏本以为妹妹回了方山，没想到竟然出现在这里，而且才跑几步就跌倒在地，生死不明，当即便朝着妹妹跑去。

拓跋弘虽然也觉得惊异，但他毕竟历经世事，知道越是有违常规的事背后越有蹊跷，急忙大声道：“宏儿回来！”

果然，拓跋宏才要跑到秘密身边，就听见树林里有人“啊”了一声。

这一声是老姚叫的，他被慕容傥突如其来咬了一口，情不自禁叫出了声。

听到树林里有动静，拓跋弘也顾不得自己的安危了，一边大喊“保护皇上”，一边自己抢先冲了出去！

眼前的拓跋宏虽然年纪不大，他可是整个大魏帝国的希望啊！不容有失！

树林里，一二三四，四道人影闪电般冲出，四把寒光闪闪的兵器对着拓跋宏就招呼过去，拓跋宏都吓懵了，什么时候见过这阵仗？眼见四把兵器举在半空，自己就要被乱刃分尸，忽然，当当当当四声金铁交鸣的声音过后，四把兵刃在空中都失去准头。

“宏儿，快跑！”

听到父亲的喊声，拓跋宏惊魂稍定，不顾一切从四把兵刃下逃回，朝着拓跋弘跑去。

尹香主惊骇莫名，他朝着地上看去，只见地上躺着四只雕翎箭，方才当当当当那四响，便是箭打在兵器上的响动。以自己的功力，原本不至于被箭射中就失去准头，岂料对方劲力甚大，自己又没有准备，这才着了道。可是他明明记得自己身后没人，只有一个慕容悦还被绑着，手边更没有兵器，直到他回头，这才看到草丛里站起一人，是一个黑如炭火的少年，那少年拿着一只劲弓，张弓搭箭，直奔自己而来。

桃林里，慕容悦死死缠住老姚，但终究是敌不过老姚，反被他制住，连打带踹。

“小子，你敢咬我！”

“咬死你这王八蛋！”

两人正纠缠着，老姚忽然看见慕容绝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吓了一跳：“怎么又冒出来一个？”

但是慕容绝并没有看他，因为他看到，距离自己六七丈远，拓跋弘已经冲了过来，他是来救自己儿子的。

绝佳的机会！

慕容绝想这一刻已经想很久了。自从他出生就没见到父亲，小时候跟同龄人一起玩耍，总是被莫名嘲笑，说自己是“逆臣之子”，回家问母亲，母亲流着泪告诉他，父亲被太上皇杀了。从那一刻起，他心里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等他年纪大一点了，也慢慢知道参合坡之战，也知道了大魏帝国其实是在吞并大燕国的基础上建立的，国恨家仇，让他对这个太上皇充满仇恨。每次在宫里和拓跋弘偶遇，他都会紧紧地盯着他，想象着他血债血偿，可是毕竟两人的差距太多，自己根本没有机会。

如今，等了多年的机会就在眼前，以这个距离，自己连老虎都能射杀，何况是人？

所以，慕容绝没有丝毫犹豫，抬手一箭，直奔拓跋弘。

拓跋弘是幸运的，因为慕容绝一箭本来瞄准的是他的心脏。一箭穿心，中者立毙。

可是刚好他弯下腰准备去抱他的宏儿，这一箭，就结结实实射在他的肩胛骨上。

“啊呦！”

好熟悉的感觉，好熟悉的力道！

走过这么多年，还是忘不了这酸爽——妈的，谁射我？

尹香主更诧异了。黑面少年四箭连发，从刀口下救了拓跋宏，本来以为他是敌人，谁知道他竟然一箭射伤太上皇，这人究竟是敌是友？

来不及让他细想，气势汹汹的宗子军就已经冲了上来。

皇上遇险，这就是宗子军的失职！太上皇遇刺，虎贲校尉的官职肯定是保不住了！要是太上皇伤重而死，估计在场的侍卫大多数都要一起陪葬！

知耻后勇，宗子军像发了疯一样，潮水般包围住四人，铁壁铜墙，那四人就是铜浇铁铸的也别想活着出去！

尹香主见被重重包围，倒也还镇定，他此行本就没抱着希望活着回去，大声道：“兄弟们，今天虽然没有杀了胡人皇帝，但也重伤了他们的太上皇！我也算是给秦堂主报仇了！”

其他三个黑衣人受他影响，振臂高呼，士气大振。

“北戮胡狗，南屠夷猪。还我华夏，唯我风巫！”

更正一下，拓跋嫣是十一岁不是八岁，因为楼主还没有来得及校对，大家体谅

@青梅煮酒 19702017-08-0123:01:18

@浮生若梦 87：本土豪赏 1 根鹅毛（10 赏金）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

谢谢老板！

（16）

可惜这掷地有声的声音，转瞬就淹没在一片刀剑的碰撞声中。

“树林里还有刺客！”

拓跋弘忍着肩膀上的疼痛，大声呼喝。方才他在抬起头的那一刻，已经看到拿着弓箭的慕容绝。

虎贲校尉带着百十人直奔树林而来！

老姚知道事情不妙，返身就跑。这时候，顾不得什么江湖道义了，尹香主他们能保个全尸就不错了，总得留个活人带口信儿回去吧？不然谁知道威震天下的太上皇是被我们刺杀的？

坏人总有安慰自己的理由，可是慕容觉不想给他这个机会！

“别走！”

慕容悦紧紧抓住老姚，他是伤害拓跋嫣的罪魁祸首，不能让他跑了！

“小子，别缠着我！”

老姚拼命想甩掉慕容悦，可是慕容悦象是膏药一样黏在身上，“再缠我可就不客气了！”

老姚抽出背上的大刀。

慕容绝看到弟弟在一边和老姚纠缠，可惜没等他出手帮忙，宗子军就呼啸而来。

“跑！”

慕容绝朝着弟弟大喝一声。

他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刺客在前，自己在后，就算慕容悦没有出手，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以拓跋弘的性格，必然将兄弟二人一起问罪。

刷刷刷几箭，跑在最前面的御前侍卫接连倒下，宗子军攻势为之一顿，慕容绝伸手入箭壶，拔了个空，糟了，没箭了！

老姚已经趁着这个空当挣脱慕容悦，大步流星朝着林子后面跑去，慕容悦咬紧牙关，紧追不舍。

这片桃林在虎圈的边缘，平日为了防止老虎逃脱，虎圈的周围不是两人多高的倒钩栅栏，就是断崖、沟壑等天然屏障，老姚跑的方向，正是一处断崖。慕容绝虽然知道是绝路，但是别处也无路可走，只能随着老姚和慕容悦，来到一处断崖之上。

“操，没路了！”

老姚才发现身陷绝境，顿时绝望。

“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报应不爽！”慕容悦恨恨道。

“小子，说什么风凉话？”老姚看见慕容悦惊天一箭，射倒拓跋弘，又见他和慕容悦一伙，也晕头转向，“你们两个，到底是哪伙儿的？”

“我们哪伙儿都不是！”慕容悦道。

“大哥，他伤了嫣妹，杀了他给嫣妹报仇！”

想到拓跋嫣遭人暗算，生死不明，慕容悦就更加气闷，但是此时，慕容悦想的却不是这些。

“老二，”慕容悦看了一眼绝壁之下，是湍急的河流，“我是没有回头路了，那一箭是我射的，拓跋弘看得清清楚楚，你不用陪着我。”

“老大你说啥呢？咱们一起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分开过？”

“这次不一样，我犯下的是杀头的死罪，搞不好全族都被株连，咱们分开后，你也别回家了，各自逃命去吧！”

“那母亲怎么办？”

“是我不孝，害了她老人家！”

“……”

“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咱们俩分开，活命的机会还大一些。”

慕容悦知道大哥不是危言耸听，在历朝历代，刺杀皇帝都是诛九

族的大罪，慕容白曜是因为没有真凭实据所以只身赴死，现在兄弟俩犯下的可是实打实的罪名，差点当面射杀太上皇，大魏上下肯定是全力通缉！河边这一别，搞不好就是永别了！

“当啷”一声，慕容傥把拓跋嫣交给自己的那块玉佩砍为两段。

“这玉佩咱俩一人一半，万一日后还能相见……”

慕容绝接过半边玉佩：“老二，保重！”

“大哥，保重！”

就在这时，身后的宗子军已经追了上来，虎贲校尉一声令下，几十名弓箭手张弓搭箭，乱箭齐发。

“跳！”

慕容绝大喝一声，三个人影拔地而起，噗通通如飞蛾投火般跌落悬崖，坠入河中。

慕容傥不习水性，落入水中挣扎了几下，呛了几口黄汤，头脑中昏昏沉沉，愈发不省人事，便在水中飘飘荡荡，随波逐流。

也不知过了多久，感觉脸上黏黏的，似乎有什么热乎乎的东西在舔，慕容傥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一只黄狗，在自己脸上肆意挥洒着热情。

这是哪儿？

慕容傥扑棱一下坐起，只感觉头昏脑涨。按照正常的剧情，我现在不应该是躺在某位小姐的闺房里吗？还有个美丽俏皮的丫鬟喂我喝参汤，然后小姐发现我是忠臣之后，私定个终身啥的，为什么现在毛都没有？对不起，阿黄，我没说你！你还是有毛的！

他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大殿上，面前是燃烧的火堆，身后是一尊佛像，两旁矗立着金刚，手拿降魔杵，面目狰狞。

这应该是一座寺庙。虽然看不出时间，但从火堆来看，似乎应该到了晚上。

慕容傥掉的河是如浑水支流，恰好流经平城。如浑水穿城而过，在他的印象里，河边只有两座寺庙，一座是皇舅寺，一座是永宁寺，可无论是哪个寺庙，都说明慕容傥正在城里。

白天发生的一幕幕在慕容傥脑中乱成一团，等他理出头绪，才猛然惊觉自己已经从南乡公二公子变成刺杀太上皇的通缉要犯。慕容傥简直不敢相信！

我会不会是在做梦？不如再睡一会儿，也许醒了发现我正躺在自己家床上，洪伯还会叫我起床练功，大哥依然拎着木剑和我比武，虽然自己从来没有一次打赢过他。然后去给母亲敬茶，请安，两兄弟趁着老夫子打瞌睡的时候，悄悄溜出院子猎狐打鸟，好不快活……

可是当慕容傥再次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是在这大殿，没有大哥，没有洪伯，没有木剑，没有下午茶，有的，只是一块残缺的玉佩，本来刻着“皇兴”两个字的玉佩，现在只剩下一个“兴”字。

他想起了在峭壁上和大哥诀别，想起了拓跋嫣倒在虎圈的桃林边，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让他感觉欲哭无泪，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

在这一刻，慕容傥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除了眼前这条黄狗，

毫不嫌弃地舔着他的脸。

@l 尽 shi 侯 2017-08-0123:41:41

楼主晚安，明日继续。

感谢这位道友

(17)

忽然，殿外传来两个人的说话声，

“那小子醒了吗？”

“他呛了很多水，恐怕还没有！”

慕容傥一听这声音，十分熟悉，竟然是老姚。

“他是什么人？有用吗？”

“这小子和胡人的公主在一起，应该也有点身份，我就想着先抓回来等卫副堂主发落了。”

两个人的声音由远及近，似乎正朝这边走来。

想到是老姚和他的同伙，慕容傥赶紧一头栽倒，继续装晕。等他刚刚躺下，两个人已经进了大殿，慕容傥眯着眼望去，只见是老姚陪着一个黄脸大汉。黄脸大汉脸上胡须甚密，身形雄壮，看起来颇有威严。

老姚走到慕容傥身边，推了推他，慕容傥纹丝不动。

“北马南舟，说得真是一点没错，这胡人还真是旱鸭子，落到水里就完！”说话的正是老姚。

“只有你一个人回来了？”

黄脸汉子朝四处看看，并没有发现熟悉的身影。

“卫副堂主，本来我深陷重围，浴血奋战，应该和兄弟们一起同生共死，但是尹香主说我们不能就这么死的不明不白，所以就让我杀开一条血路，回来给兄弟们报讯。”

慕容悦闭着眼，虽然没有看到老姚的表情，但是听他语气，这话说得十分诚恳，感觉就像真的一样，不由心道：“说得大义凛然，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家伙见到侍卫掉头就跑，根本都没有交手，哪里来的杀开一条血路？”

“那胡人的太上皇是谁射伤的？”

“是我！”老姚大言不惭道，“他们太上皇见我跑了，紧追不舍，当时我手中没了兵刃，顺手夺过一张弓，回手就是一箭，没想到，还真射中了！”

慕容悦暗骂了一声不要脸，那一箭明明是大哥射的，却被这家伙抢着往自己脸上贴金。

“姚西兄弟，不愧是我们赤云堂的好汉！回头我一定上报，重重赏你！”

姚西干笑两声：“那自然是多谢卫副堂主美意，不过咱们没了堂主，不知道该上报何人？”

黄脸大汉倒不以为意，小声道：“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我当了堂主呢？”

“卫副堂主劳苦功高，功昭日月，说句心里话，你在我心中早就已经是堂主了！”

姚西的这一句马屁拍得黄脸大汉十分舒服：“你放心，只要我当了堂主，这尹香主的位子就由你来坐，以后赤云堂，还不是我们兄弟俩说得算？”

两个人干笑几声。

“姚副香主，谁让你们去刺杀胡酋的？”

两个人正低声笑着，忽然，一个女人的声音飘进耳朵。在慕容傥的印象中，除了拓跋嫣，还没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有这么好听。他偷偷张开眼角，看到一个风姿绰约的美丽妇人从外面走进。

糟了，怎么又来了一个同伙？慕容傥暗叫一声不好。

“安旗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赵副香主见有人进来，立刻换了一副嘴脸，一脸的正气凛然，完全没有了刚才低笑时的猥亵，“我们风巫誓杀胡人，刺杀胡酋有什么不对吗？”

那个安旗使虽然年近三十，可是眉宇间少了几分少女般的娇憨，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雍容和自信：“刺杀胡酋固然不错，可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这么说，姚西兄弟箭伤胡人的太上皇，九死一生逃了回来，难道还错了吗？”

黄脸大汉面色阴沉道。

“卫青衫，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安旗使见他说得冠冕堂皇，忍不住怒气飙升，“秦堂主现在胡人手里，你这个时候刺杀皇帝，不是摆明了要借刀杀人吗？”

“安若素，你……好大的胆子，敢污蔑本堂主！”

卫青衫也勃然大怒，场面一度十分紧张。

“安旗使，卫副堂主，息怒，息怒，”姚西赶紧圆场道，“大家都是赤云堂的兄弟，有什么话好好说，别伤了兄弟间的和气！”

“和气？哼！”安若素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道，“卫副堂主要真是有好心，应该跟我亲一起去劫狱，而不是去帮倒忙！”

安若素这句话恰好说中了卫青衫的心事。

他们赤云堂属于风巫门下，是七个堂口之一。卫青衫在老堂主还在的时候就是副手，本来老堂主过世，卫青衫以为继任的堂主会是自己，结果总舵空降来一个秦望离，自己又成了千年老二。

这秦望离年纪和自己相当，如果不出意外，在堂主的位子上干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也就是说，他卫青衫再想往上攀爬一步，肯定绕不过秦望离这座高山，除非秦望离死了或高升。秦望离正值壮年，突然暴毙的可能性不大，赤云堂又远离总舵，立功高升的几率也几近于零。本来卫青衫正自烦闷，可能这辈子注定自己把冷板凳坐穿，忽然听说秦堂主在平城被大内高手给阴了，自是喜出望外。

拼着一口气回来报信的兄弟还没说明白情况就吐血挂了，所以秦望离究竟是死是活没人得知，于是，赤云堂在营救还是报仇这两个方案的选择上就尴尬了。

作为秦望离的妻子，安若素是倾向于营救的，毕竟依照秦望离在江湖上的地位，如果是死了，肯定有消息传出，击毙他的大内高手或赏或升，总不至于一声不响。但以卫青衫为首的报仇党，却认定堂主遇害，于是才有了尹香主虎圈一行。

“如果安旗使认定秦堂主没死，请拿出证据来，否则兄弟们给秦堂主报仇，我认为理所应当！”

卫青衫说出这话，安若素也没了脾气。

自从得知秦望离被秘密关押在天牢，安若素亲自带人劫牢三次，但是对方知道秦望离的身份地位，早就加强防范，连大内第一高手高崇虎都亲自坐镇，安若素没有讨到半点便宜，不但连秦望离的面都没见到，反而折损了几位高手。虽然说对方越有准备越说明秦望离还活着，但毕竟没有真凭实据，是以谁也说服不了谁。

“要不这样吧！”姚西眼珠子一转，似乎又有了主意，“我捉到的这个小子是胡人公主的相好，不如我们派他回去打探一下消息，秦堂主到底是死是活，然后再做定夺！”

对于这个方案，卫青衫和安若素都表示同意，于是慕容悦在姚西的暴喝声中惊醒，晕头转向道：“我在哪里？发生什么事？”

姚西二话没说，捏开他的嘴，就给他塞了一颗药丸。

“小子，我刚才跟你吃的是剧毒之物，七日断肠散！如果你不听我们的话，七天之后肠穿肚烂，死无全尸！”

“嗬嗬，这药还挺好吃的，还有么，再给我来一颗！”

“.....”

@烘干机成功抠 2017-08-02 10:54:39

穿越剧看多了吧。。。~~~

谢谢，本人从来不看穿越剧

其实楼主想写的是一个武侠故事，既不是 yy，也不是穿越。楼主虽然是一名编剧，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寻秦记》还是《步步惊心》从来没看过一集以上，如故有相似之处只能说是巧合了，楼主也不想啊，楼主也很绝望啊！

@lnxer2017-08-0211:41:52

南北朝一直是我历史常识中最缺少的一块。感觉没什么好讲的。

楼主最喜欢的历史是三国，不过要说丰富性南北朝还是相当精彩的，悲情帝王苻坚、功盖诸葛的王猛、一带战神冉闵、将星云集的慕容家族，这是前期的，中期的如灭了6个皇帝的刘裕、一统北方的拓跋焘、名将如云的两次南北大战，到后期就是六镇兵变、武川家族崛起、高欢宇文泰争霸，个人还蛮喜欢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在历史书中看他没感觉，可是看他的奋斗史简直就是屌丝逆袭，相当励志！

@小阿星阿肆 2017-08-0211:57:17

等更好辛苦

哈哈，下午再更一章，感谢支持！

@lnxer2017-08-0211:41:52

南北朝一直是我历史常识中最缺少的一块。感觉没什么好讲的。

@浮生若梦 872017-08-0211:53:59

楼主最喜欢的历史是三国，不过要说丰富性南北朝还是相当精彩

的，悲情帝王苻坚、功盖诸葛的王猛、一带战神冉闵、将星云集的慕容家族，这是前期的，中期的如灭了6个皇帝的刘裕、一统北方的拓跋焘、名将如云的两次南北大战，到后期就是六镇兵变、武川家族崛起、高欢宇文泰争霸，个人还蛮喜欢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在历史书中看他没感觉，可是看他的奋斗史简直就是屌丝逆袭，相当励志！

@Inxer2017-08-02 14:32:13

应该是这段时期没有大一统，所以关注少了。有必要补充一下认识了。

一起学习！

(18)

大内总管高崇虎最近比较郁闷，十来天前，自己得到线报，风巫赤云堂堂主秦望离坐镇平城，意图不轨，他当即亲率大内十七名高手前往围追堵截，终于把秦望离堵在客栈，当夜一战，击毙赤云堂两名好手，自己也损失了三个兄弟，还有六七人重伤，虽说代价有点惨重，但总算生擒敌首。

不料之后，自己就处处陷入被动。赤云堂旗使安若素数次劫牢，妄图救人，虽然自己严加防范，又亲自坐镇，但手下十七人又损失四五个，等于自己这一役，将大内十八高手的老本拼掉了一半多，最后活着的连重伤的算一起才不到十人，可谓损失惨重。

眼看得这边脱不开身，皇帝秋猎又要护驾，想到往年秋猎基本上

风平浪静，他便派了几个受了轻伤的手下过去看场子，孰料尹香主刺杀皇帝，制造了个大动静，伤了公主不说，还伤了太上皇，就算自己力擒秦望离，功大于天，此时只怕也难逃其咎，因此，听说太皇太后召见自己，高崇虎尤感背上发凉。可是又能奈何？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这事躲是躲不过去的。

冯太后住在东宫，高崇虎来的时候，拓跋宏正在回报彭城公主的病情。

“还是没有好转？”多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阴谋暗算，冯太后已经养成处变不惊的习惯。

“嫣妹自从受伤之后，就一直昏迷不醒。太医昨日用过药，说只能保住一时，要想根治，并无办法。”

“这孩子，也是命苦。”冯太后在宫中并无子嗣，虽然拓跋嫣不是其所出，但冯太后是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机灵懂事的小丫头，“太医如果没有办法，就悬赏天下名医，有能医好公主者，官升三级，良田千顷，赏银万金！”

“是。”

高崇虎立在一边，静静等冯太后和皇上说完，冯太后才对他开口。

“刺客捉到了么？是什么人？”

高崇虎冷汗直冒，道：“回太皇太后，从昨天发现的几具尸体看，刺客是风巫无疑，只是风巫一向行踪诡异，飘忽不定，目前尚未没有线索，不过臣已经下令严查，如果有包庇、窝赃者，与刺客同罪！”

“哦？那么这事，为何又和慕容家的两位公子有关？”冯太后这

才问出她心中的疑虑。

“据太上皇说，射伤他的正是公子慕容绝。”

高崇虎回答得小心谨慎。他知道慕容兄弟在冯太后眼中得宠，便来个迷糊两可。

“太上皇亲眼所见？”

“正是。”

“当时谁在太上皇身边？”

“只有皇上一人。”

“宏儿，我问你，你见到是慕容绝箭伤太上皇了么？”

冯太后盯着拓跋宏道。

见到还是没见？

拓跋宏当时身处乱刀之下，差点被乱刃分尸，是慕容绝连出四箭将兵器崩开，救了自己。但是随后那一箭，他也是见到了。

慕容绝，你为何要这样做？如果我说见到，你们两兄弟和满门老小必然不保，可是要说没见到，似乎又说不过去。

“孩儿不知，孩儿当时过于慌乱，只顾逃命。”

既不是见，也不是没见，而是不知。

“那慕容悦在场么？”

“孩儿并未见到慕容悦。”

拓跋宏说的这句话确是实情，慕容悦始终在林子里纠缠姚西，并未露面。

“是这样啊……”冯太后似乎稍稍松了口气，“太上皇在虎圈猎

虎一天，过于劳累，莫不是看花了眼吧？”

“似乎、也许、好像、大概……有这个可能！”

高崇虎顺着冯太后的意思揣测道。

我就说么，王郎一生儒雅，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孩子？听说两兄弟跳进河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要是万一有一个好歹，我怎么向地下的王郎交代？拓跋弘啊拓跋弘，我已经忍让你让得够了，何苦要步步紧逼，让我留在这世间的最后一点骨血也不得安生？他就那么不入你的法眼吗？

“摆驾，去崇光宫。”冯太后道。

自从当上太上皇后，拓跋弘就搬进了崇光宫。太武帝信道，拓跋弘信佛。只不过自从他搬进崇光宫以后，冯太后一次也没来过。听说太皇太后亲临，拓跋弘不感意外。

也是，自己逼得他儿子跳河，她焉能不管不问？虽然她从来没承认过自己有儿子。

可是，那又如何？慕容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射了自己一箭，其罪当诛，自己已经下令将慕容一家阖府老幼下押天牢，就等捉到那俩小子一齐问斩！就算你是太皇太后，也绝没有理由让我宽宏大量，既往不咎吧？

是以拓跋弘心中了无挂碍。

“参见太皇太后。”

“我儿身上有伤，快起来罢。”

拓跋弘在躬身施礼的时候，又牵动了肩膀上的伤口，忍不住皱了

皱眉。他这倒不是装的。慕容绝那小子太有劲，一箭射穿了自己的肩胛骨。本来他也怀疑自己是看花了眼，慕容绝再犯浑，也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刺杀皇帝吧？但是这份力道，让他相信了，除了慕容绝，没有第二个人能使出来。

他看着落座的冯太后，忽然感觉有点奇怪。不是因为他旁边站着高崇虎，而是自己这么多年来，似乎从来没见过冯太后笑过，怎么今天冯太后容光满面？

“我儿伤势如何？”

“还好，除了疼点儿没毛病。”

“这是我从美国进口的大力丸，你们没事嗑两粒，补补身子。”

“多谢太皇太后赠药！左右，拿去扔了！”

“我儿最近睡眠如何？”

“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哦，那睡眠质量是相当优质了！”

“哪有，经常半夜醒过来，哭一会儿接着睡。”

“……”

拓跋弘本以为冯太后会问慕容绝和慕容悦的事，自己心中早就想好了对策，岂料她聊的全都不痛不痒，尽是一些吃喝拉撒。倒让他始料不及，准备了一肚子话，结果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

冯太后就这样走了。

纳尼？

就这样结束了？难道她放弃救自己的儿子？还是我错怪她了，也

许她根本就没有儿子？诶，不对啊，太皇太后走了，高崇虎怎么还在这里？太皇太后，这人是不是你丢的——

@洒家是妖怪妖举 2017-08-02 15:26:24

楼主加油啊，快点写，不要太监，帖子就不会沉了！

楼主玩命更新中

@雪漫飞鸿 2017-07-31 16:05:28

楼主写的小说，还是正史？

@浮生若梦 872017-07-31 16:26:55

原创小说，欢迎关注哈

@lawageqie20082017-08-02 10:27:06

楼上的楼上，哪有什么正史，野史也许还有一半的可信度。出版的
的正史嘛，借用一位名人的话：可信度不足百分之一。

绝对的，越往前的越无法考证

@一不小心毁三观 2017-08-02 15:51:00

南北朝时汉民被日成狗。

战争年代最惨的就是老百姓，少数民族也没好哪儿去，羯族都被
灭族了

@wbovsj53154842017-08-0220:58:42

楼主，赶紧更新啊，太好看了，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牛铁了啊

感谢支持！

@看贼挨打 2017-08-0223:28:55

生在和平年代死的人比南北朝的总人口都多你信吗？小屁孩。

嗯，回头我再写个生在和平年代你就死定了，你再告诉我生在南北朝就不会死吗？

(19)

慕容傥本不畏死，想到自己三天前还鲜衣怒马，和大哥一起仗剑行猎，与皇上、公主一起谈笑风生，结果现在成了丧家之犬，全城通缉。街头上贴满了统计自己的告示。要不是他自己小心些，方才险些被看榜的士兵当场捉拿了。

可是转念又想，大哥、拓跋嫣生死不明，家中老母不知会遭何变故，自己一死事小，让牵挂他的人遭到连累担惊受怕，又于心何安？是以便回家看看。结果还没进门，就看见府上大门紧闭，门上贴着封条，不用问就知道怎么回事，谋逆大罪株连全族，肯定是被抄家了。

想到上了年纪的老母，慕容傥心中不忍，纵使我死，也要救出母亲，只是，该怎么救？自己不是黑社会，劫牢反狱的本钱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见皇上，皇上看在旧日的交情上，或许会网开一面，对，就去见皇上。可是，怎么进宫呢？

还是高聪这小子有办法，给自己弄了一身宫里的衣服。

高聪他爹是大内总管高崇虎，江湖人称鬼虎神魑。叫他鬼虎并不是因为他名字里有一个虎字，而是称赞其虎爪功独步武林，神魑却是称赞他轻功高超，形如鬼魅。身为大内总管，没有两把刷子还真镇不住一众高手。高聪这小子师从他爹，这辈子最大的指望就是继承他爹的位子，成为总管二代，是以没事就进宫找他爹。一开始，大内侍卫见他年纪小，就逗他，每次都要弹他的丁丁才放他进去，结果高聪以为每次进宫必须要弹丁丁，吓得好久不敢往宫里跑。直到他遇到慕容绝和慕容傥，这才知道原来不弹丁丁也是可以进去的。他鼻涕一把泪一把把这事告诉他爹，害得那些欺负他的侍卫一次性把欠了他一年的丁丁全还了回去，还留出了明年的富余，据说高聪的弹指功比虎爪功练得好，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高聪跟侍卫们很熟，跟慕容兄弟更时常切磋武艺，混进宫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但他也听说了外面的风声，也不敢大张旗鼓：“傥哥，我相信你，但我只能帮你道到这里了。”

高聪把混进宫里的衣服往外一拿，慕容傥一看，好么，是套宫女的衣服。

“就没别的衣服了吗？你昨晚是不是又偷看宫女洗澡了？”

“傥哥，看你说的，我哪能大晚上的干那事儿啊？——一般都是白天干的。”

事已至此，也由不得慕容傥挑三拣四了，宫女就宫女吧，至少比太监强。

“等等，能不能带我先去看看公主？”

慕容傥从高聪嘴里得知自己的家人暂时被收监，便想到那天公主生死不明。

“公主是救回来了，不过这病……唉。”

当慕容傥见到拓跋嫣的时候，他感到很自责。

拓跋嫣躺在床上，还在昏迷中，不过看脸色煞白，毫无血色。也不知道尹香主的手下用了什么阴毒的武功，让原本一个活力四射的小姑娘看起来如同日渐枯萎的花朵。要不是那天自己带尹香主他们去虎圈，嫣妹也不至于……

想到这里，慕容傥忽然心生怨念，尹香主他们为了救人不惜伤害嫣妹，我又凭什么帮他们？嫣妹被害得这样惨，不管怎么说，这仇一定得报！

正胡思乱想着，忽然听见外面有脚步声，慕容傥想躲，可是为时已晚。他忘了自己身穿宫女服。高聪因为身份不能进来，屋里只有慕容傥一人。

“公主喝过药了么？”

是拓跋宏的声音。

“皇……”

慕容傥很惊喜，本想出声相认，结果一回头，发现冯夙也在，这一下大大出于忽意料之外。想到现在是敏感时期，而自己这事又过于机密，慕容傥急忙掩口，点了点头。

拓跋宏没注意他，倒是冯夙看了他两眼：“新来的？”

慕容傥低头默认。

拓跋宏走到床边，拉着拓跋嫣的手，泪如雨下：“嫣妹，你知道吗？父亲他……”

就在几个时辰前，拓跋弘被发现死在鹿野浮屠。据说他死的时候正在拜佛，走得异常平静。大臣中虽然也有人怀疑太上皇为何离奇暴毙，但这话终究不敢说出口，人人都知太上皇和太皇太后面和心不合，说了这话就等于质疑冯太后，谁也不会为了一个过气的皇上去得罪当朝权贵。

想到拓跋嫣加入有一天醒来，发现父亲已经不在，不知会有多伤心。

“皇上节哀，生死由命，天道循环，谁也不能幸免。”

拓跋宏擦了擦眼泪：“如果公主醒了，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她，免受刺激。”

“喏。”

“皇上！”

正在这时，虎贲校尉拓跋龙兴急忙来报。他行色匆匆，完全忘了通报礼仪。

拓跋宏身边的人基本都是冯太后嫡系，像这个冯夙，整天黏在皇帝身边，说是陪读、陪玩、陪游，其实就是全天候监视，像拓跋龙兴一样向帝室靠拢的人极少，是以拓跋宏只是微哼一声，并没有怪罪他。

“拓跋将军何事？”

拓跋龙兴在门口朝里面瞟了一眼，并没有说话。

拓跋宏会意，看了看屋里唯一的“宫女”和冯夙。

“你们都下去吧。”

冯夙只有带着“宫女”悻悻而退。

转过屋角，冯夙忽然一转身，一把拉住慕容傥的手，慕容傥一惊，以为他识破自己的身份，抬起腿就准备往冯夙的裆下踹去，结果只听冯夙道：“妹妹何时进宫的？在宫里有没有相好？”

冯夙比慕容傥大上几岁，男女之事已经明了。见这“宫女”初来乍到，又有几分姿色，免不了心痒难挠，急匆匆便要下手。

慕容傥急忙收回自己的临门一脚，假装惊慌，害羞摇头，这一来更撩拨得冯夙欲火难耐。

“哥哥认识的人多，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个？你看哥哥咋样？”

没等慕容傥回答，冯夙已经张嘴就亲，眼见冯夙闭上眼睛冲自己而来，口中一股酸臭几乎令人作呕，抬手照着其后脑处就是一记手刀。

“哎呀我去！还想日我！”

冯夙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当场晕倒。

@陌小紫小由 2017-08-04 09:10:23

好久没这么追贴了，一口气全看完了，楼主辛苦，支持

感谢感谢！

楼主这两天家里断网，跑网吧来更呢，感谢大家支持，楼主会继续努力

(20)

慕容悦急着见拓跋宏，丢下冯夙返身回来，却见到拓跋宏和拓跋龙兴站在院子里，拓跋宏似乎满面愁容。

“此事当真？”拓跋宏罕见。

“千真万确！”拓跋龙兴道，“我悄悄查过尸体，太上皇不是死于剧毒，而是五脏六腑被内力震碎，是高手所为。”

太上皇死于谋杀？可是他明明身在崇光宫，又没听说有刺客，究竟是何人下的毒手？

“太上皇最近见过什么人？”

“太上皇驾崩之前，太皇太后曾去过崇光宫。”

太皇太后？

尽管拓跋宏内心不愿意把冯太后和父亲的死联系在一起，可他并不是傻子。太上皇和太皇太后面和心不合，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他还是本能地选择回避：“兹事体大，不可乱说！”

“对了，太上皇此前经常提到一个人。”

“谁？”

“风巫赤云堂堂主，秦望离。”

“秦望离？”

拓跋宏内心隐隐觉得，太上皇之死或许会和这个人有关。

“臣曾经听太上皇提起过此人，太上皇本来单算单独召见他，不过后来这人并没有赴约，听说，好像是被高总管抓了去。”

“不管他是谁，一定要查到此人，查出太上皇为什么要召见他！不容有失！”

“啾！”

拓跋龙兴领命而去。

又是这个秦望离！

慕容傥已经感觉到命运之手刻意安排的深深恶意！

他到底欠了别人多少钱？

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找他？

慕容傥搞不懂，他现在只想和皇上相认，然后为自己洗清罪名，救一家人于水火。

“皇……”

可是，他刚想相认，就听见屋子里面“嚶”了一声。

“嫣妹！”

父亲死了，拓跋嫣就是自己最亲的人，拓跋宏大喊了一声“快传太医”，就冲进屋子。

拓跋嫣醒了，但是问她什么，她就是不说话。连冯太后问她，她也只是泪眼连连。

“是伤还没好吗？”

太医诊完脉搏，摇了摇头：“公主所受实为内伤，郁热郁积伤了声脉，恐怕……”

“恐怕什么？”

“恐怕此生再不能说话了。”

“啊？”

慕容傥万万没有想到，曾经声若天籁的拓跋嫣将终生再不能说一

言。这是何等的残酷？以后再也听不到他叫“绝哥哥”，也再也听不到她跟自己说悄悄话，想到此处，慕容傥心中更恨姚西，姚西啊姚西，要是有一日你终落我手，我定然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慕容傥心中暗暗发誓。

“可有办法医治？”

“老臣无能……”

拓跋嫣刚刚苏醒，尚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除了身子疲惫，还觉得口不能言，冯太后和拓跋宏不想让她听到太多，加重了伤势，宽慰她几句，让她好生休息，便留下宫女太监，自行回宫。慕容傥此时身为“宫女”，自然也在侍奉之列。

宫女们先是给公主擦脸梳头，紧接着又端来大盆，倒上热水，似乎准备给公主沐浴，慕容傥心下大囧，眼看公主就要全裸着出现在自己眼前，赶紧想办法撤离。

“喂，你新来的？怎么干活儿毛手毛脚的！”

慕容傥本以为是在训斥自己，结果回头一看，见一个老宫女在训一个背过身去的小宫女，便没在意。趁人不备，他也溜了出来。结刚好听到冯太后和拓跋宏两人在小径上说话。

“皇上，太上皇驾崩，公主重伤，这事你怎么看？”

“太上皇、嫣妹都是被风巫所害，孙儿定要捉拿到主事之人，给太上皇一个交代！”

冯太后和拓跋弘素来不和，此次拓跋弘暴毙，难免有些流言蜚语和冯太后扯上干系，是以她才想问拓跋弘做如何想，这个回答倒也叫

她满意。

“我已派人查清，此时和慕容绝、慕容悦兄弟无关，他们的家人，就先放了罢。”

冯太后说话一向是一言九鼎，她既然这么说了，拓跋宏唯有谨遵懿命：“孙儿也是这般想法。”

纳尼？就这样把人放了吗？不是说好的我与大内侍卫大战八百回合救出母亲吗？你们这样草率让我很尴尬啊！这是谁，谁在男扮女装？不是我不是我----)

经历一天，此时天色已晚，慕容悦心中还在天人交战，不知道现在该不该站出来承认身份，既然冯太后说自己和慕容绝无罪，自己就没有必要继续乔装了，不如先和拓跋宏相认，然后再去见冯太后，这样做比在众人面前直接站出来稳妥些。

他刚想好后，就发现拓跋宏已然迈步回宫，慕容悦抬脚就要跟上，结果忽然觉得自己耳后有风，脖子上一寒，一把匕首出现在自己下巴上。

“别动！”

呃……是谁这么大胆子，竟敢在皇宫中绑票？

借着月光，慕容悦看到眼前这个人身形娇小，穿着官女的衣服，正是刚才被老宫女呵斥的小宫女。这小宫女虽然年纪不大，却生得一副俏丽模样。杏眼弯弯，樱桃小口，面似桃花，吹气如兰，象是从画里面走出来的一样！

这模样就算是皇帝的妃子也比不上啊！怎么会在这里当个使唤丫

头？慕容傥心里纳闷。

“你是谁？带我去哪儿？”

慕容傥故意捏着鼻子说话。

“嘘，别说话！”

慕容傥被驾着刀子，也就只有乖乖不动，免得真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皇帝的寝宫怎么走？”

一个小宫女问皇帝的寝宫，目的只可能有一个，就是勾引皇上，借机上位！想必这小宫女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才出此下策。

慕容傥用手比划，七拐八拐，看得小宫女晕头转向。

“你是哑巴？”

“不是你叫我别说话的嘛！”

得，交流不畅！

“前面带路！”

小宫女把匕首抵在慕容傥腰间。

@rppltx74538912017-08-0411:22:02

请作者加油更贴

作者努力中，感谢支持

@你不懂岁月月夷 2017-08-0413:46:23

楼主辛苦，我看的是直播吗？哈哈

绝对的，楼主是活的，哈

@白汐纯叶舞舞欢 2017-08-04 12:33:22

顶出一片新天地！

感谢支持！

(21)

拿着刀去找皇上，恐怕不只是色诱这么简单吧？万一他是刺客呢？慕容悦心中暗道。

想到上次自己带姚西他们去虎圈，结果害得太上皇惨死公主重伤，这回慕容悦多了心眼儿，干脆带她去太和殿，免得多生事端。

公主休息的地方离太和殿倒也不远，谁知两人刚到太和殿，就见到拓跋宏负着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似乎在等人。

慕容悦这一下可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太和殿是皇上白天办公的地方，谁知道这么晚了他还在这里！自己这已经是第二次把刺客引到皇上面前来了，这下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谁知道，那小宫女倒没有动，拉着慕容悦躲在角落里，紧张地盯着屋子里面。

难道是我想多了？慕容悦有些摸不着头脑，哦，对了，她应该是在等她的同伙。

果然，想到此处，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来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虎贲校尉拓跋龙兴，另一个人也高大威猛，块头和拓跋龙兴差不多。只不过他身穿囚服，手上、脚上尽是铁镣脚

铐，好在被布包着，行走起来倒也没太大动静。

小宫女看到那戴铁镣脚铐之人，抿了抿嘴唇，看样子有些紧张。

“皇上，人带来了。”

平时大大咧咧的拓跋龙兴，现在显得十分谨慎。

“你下去吧。”

拓跋龙兴识相地离开，走出房门时将门轻轻带上，自己守在门口。

这样一来，慕容悦和小宫女就再也看不到里面了。

“你就是秦望离？”

拓跋宏紧紧盯着眼前这个红面大汉问道。

“正是！”秦望离虽然被关在牢中数日，但精神头儿丝毫不差，声音爽朗。

“太上皇见你所为何事？”

拓跋宏不绕弯子，开门见山。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约定，除了他，我对谁都不会说。”

秦望离毫不含糊。

“我是皇上，难道也说不得？”

“你是胡人的皇上，不是我们汉人的皇上，自然是说不得！”

拓跋宏沉吟片刻。

“你要见太上皇？”

“对！”

“可是，太上皇已经不在。”

“他死了？”

秦望离一点就透。

“是被你们风巫的人刺杀的。”

秦望离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我刺杀他数次都没有成功，他就死了？是谁杀的？难道是卫？”

“据你们的人说，是一个叫姚西的人。”

“姚西？”秦望离突然哈哈大笑，“怎么会是他？你要说是若素杀的我都信，怎么会是老姚？不可能，不可能！”

作为姚西的直属堂主，秦望离显然更了解姚西，倒不是说他本事不行，而是他实在没有干如此大事的魄力。

拓跋宏倒也不纠结他相信与否：“太上皇已经辞世，难道你要把你们之间的秘密永远藏在心里？”

这倒是一个新的问题，秦望离收起了笑声，思索起来。

正在这时，殿外响起了吵闹声。

“皇上在哪儿？我要见皇上！”

是高崇虎的声音。

自从拓跋宏叮嘱拓跋龙兴打听秦望离的消息之后，拓跋龙兴就悄悄去了天牢。十数日内天牢屡遭袭击，大内侍卫死伤狼藉，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拓跋龙兴猜到秦望离很有可能就在牢中。果然，趁着高崇虎去见太皇太后，拓跋龙兴在天牢中见到准备转移到地牢的秦望离。拓跋龙兴假称奉太皇太后之命，看守的狱吏意识没摸清头脑，被拓跋龙兴糊弄过去，没想到高崇虎马上就知道了，是以前来要人。

“皇上在太和殿办公，没有宣召，不得入内。”

拓跋龙兴当然不会轻易放他进去。

“既然拓跋将军不肯通报，那我只能自己去求见了！”

高崇虎杀气腾腾，他身后跟着数名大内侍卫。

秦望离是太皇太后钦点的要犯，自己宁肯放着皇上和太上皇不保，也要拼死阻止风巫救人，可见何其重要？没想到自己一个疏忽，听说人被拓跋龙兴带走了，气得他当场斩杀值宿的狱吏。

拓跋龙兴上前一步，挡在高崇虎身前：“高总管有何要事要深夜打扰皇上？如果皇上怪罪，该当如何？”

高崇虎冷笑一声：“我有要事禀报，皇上当然不会问罪，闪开！”

他有冯太后撑腰，对拓跋龙兴根本不怕，见他没有让路的意思，一把就朝他胳膊上抓来。

高崇虎外号鬼虎神魑，手上功夫着实了得，拓跋龙兴不敢怠慢，抽出腰刀就朝高崇虎胳膊斩去：“大胆高崇虎，竟敢闯宫？来人，给我拿下！”

数十名宗子军从太和殿两侧一拥而上，打着灯笼火把登时将高崇虎和大内侍卫围在当场。

要论打架，别说眼前这十几个普通军士，就是再来十来名江湖好手，高崇虎也丝毫不惧，但眼下是在皇宫，自己又是大内总管，这般闹将下去势必对自己不利。

“好！既然拓跋将军不肯通报，那我就在这里等。”高崇虎是铁了心不走，这样一来，倒让拓跋龙兴为难了。

皇上和秦望离正在屋中，如果高崇虎不走，岂不早晚都要见到？

皇上叮嘱过此事机密，万不可让第三人知道，现在门外能有三十人，搞不定他，我的人头可难保了！

想到这儿，拓跋龙兴坚决不退让。就在两边人马喧闹之时，拓跋宏从太和殿出来了。

“什么人在此喧闹，成何体统？”

虽然高崇虎是冯太后的亲信，可是见了皇上，毕竟不敢太过狂妄。

“启禀皇上，天牢走失一名犯人，有侍卫亲眼见倒他朝这边而来，臣恐惊了圣驾，特来护驾！”

拓跋宏知道他为何而来，本来听到秦望离口中的那个消息，自己还有点不确定，但是高崇虎如此重视此人，不惜深夜闯宫亲自拿人，可见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感谢各位支持，欢迎踩楼！

@呦多多壤 um2017-08-0516:23:46

不管是什么，赶快更新呀，我都没法工作了，一小时要看好几回看是否更新了…快

这位网友让我受宠若惊啊，为了你必须再更一章！

@死骑码码美 2017-08-0513:04:02

坐等更新~~

感谢支持

@冷面的告白冷滤 2017-08-0511:56:49

楼主更新啊

等楼主发功

@冲左禁令 2017-08-05 14:26:15

请楼主加油更新

感谢来踩！

(22)

“我这里并无外人，你们回去罢！”

“不可，皇上如果有什么闪失，臣等万死莫辞！”

“难道除了太皇太后的话，我的话你们都不听吗？”拓跋宏隐隐动怒道。

皇帝下了逐客令，这样一来，高崇虎便不好再说什么，他朝着自己的手下一歪头，两名侍卫会意，悄悄隐没在夜色中。

“臣告退！”

拓跋宏看着高崇虎和其他的大内侍卫离开，却并没有进屋的意思。秦望离的话言犹在耳，令他十分震惊。

这家伙，居然说太皇太后有一个私生子，太皇太后之所以不肯让父亲和自己亲政，是想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孩子，这等大逆不道之言，他是如何想出来的？

虽说生气，但这几日太皇太后频频召见朝中四贵，也不由得让拓跋宏有所疑虑，父亲和太皇太后斗了一辈子，难道真是为了此事？

‘你可有何凭证？’

“这私生子就隐匿在慕容府府中，你一查便知。”

“胡说！慕容绝、慕容悦兄弟和我一起长大，我怎么从未听说？”

“嘿嘿，”秦望离冷笑一声，“你是皇帝，当然不会有人和你说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冯太后为什么单单对这两兄弟恩宠有加？难道当真是为了慕容白曜吗？”

拓跋宏回忆起冯太后召见慕容兄弟时的种种，不由心惊，自打我有记忆以来，太皇太后对我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但是每次召见慕容兄弟俩，太皇太后都慈眉善目，和蔼有加，难道，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慕容氏自称‘慕二仪之道，继三光之容’，如果是慕容氏之子，脚踝处当有日月之纹，你一验便知。”

这么简单？想必我父皇也验过吧？为何从不曾听他提起？

一时间接收的信息太多，拓跋宏头脑中思绪复杂，纷乱如麻。

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真要找到慕容兄弟验明真身吗？可是两兄弟已经失踪，上哪儿去找？就算找到了，也验了，难道我真能杀了他们吗？

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忽然听到拓跋龙兴一声大喝：“什么人？”

拓跋龙兴一招手，立刻有五六个甲士朝着殿外的花丛中走来。

慕容悦故意在花丛中扭来扭曲，果然引起拓跋龙兴注意，他刚要大声喊，结果胸前、肋下一紧，被身边的小宫女点了哑穴，说不出话来！

那小宫女一扬手，一把银针飞出，将众人手中的火把打掉。眼前

突然失了光亮，一片漆黑。

“保护皇上！”

众军卒全部后撤，围在拓跋宏身前。

拓跋龙兴大步上前，一把从花丛中抓出一人，此时，军士们再次点燃火把，只见花丛中除了慕容傥假扮的宫女，再无一人。

“你是谁？鬼鬼祟祟藏在这里干嘛？”

慕容傥被点了哑穴，说不出话，只能支支吾吾地比划。他远远看见拓跋宏，拓跋宏显然也没有认出自己。

情急之下，慕容傥抢了一名士卒的刀，其他士卒立刻拔刀相向。

“你要干什么？放下兵器！”拓跋龙兴大喝。

慕容傥在地上写了几个大字。比比划划让拓跋龙兴看，拓跋龙兴看了看，一撇嘴：“不认识！来人啊，把刺客绑了！”

慕容傥大急，朝着拓跋宏比比划划，拓跋宏终于被眼前这个动作奇怪的宫女所吸引。按照鲜卑人的习俗，见到尊敬的人要载歌载舞，难道这宫女第一次见到皇上所以跳舞欢迎我吗？当下他上前几步，看到地上的几个大字：我是慕容傥！

“是你？”

如果是在半个时辰前，拓跋宏在此情形下见到慕容傥，必然十分惊喜。两人自幼就是好友加玩伴，熟稔至极，慕容兄弟跳河后生死不明，拓跋宏曾担心了好长时间。但是，就在这半个时辰里，秦望离的话让他回想起很多事，他想到了慕容绝、慕容傥兄弟长的“泾渭分明”，想到冯太后对待自己和慕容兄弟截然不同的态度，想到父亲对慕容兄

弟的疏远和警惕，想到自己曾经若有意若无意听到的一些流言……一切的一切，让秦望离的话在他心中再次响起：“慕容氏自称‘慕二仪之道，继三光之容’，如果是慕容氏之子，脚踝处当有日月之纹，你一验便知。”

“来人，脱掉他的鞋子！”

慕容悦满心欢喜见到拓跋宏，本以为洗脱罪名后皆大欢喜，没料到拓跋宏神色冷峻，第一句话竟然是脱掉自己的鞋子，这让他大感意外。

皇上最近喜欢这调调吗？

两名五大三粗的士卒按住慕容悦，轻松就除去他的鞋子，结果这两人差点当场晕倒，这酸爽——

拓跋宏掩着鼻子，把慕容悦的裤腿往上一拉，只见慕容悦的两只脚踝处干干净净，毛都没有。

拓跋家族也是鲜卑人，知道图腾纹在身上的重要性。鲜卑人打仗历来勇猛，冲锋在前，结果就是越猛的人越死无全尸，以后后来家属想收尸都不知道收哪块。后来鲜卑人就开始在身上刺了一些图腾，有刺太阳的，有刺猛兽的，有刺鳞蛇的，不一而足。流传到后来，几乎每一个大的家族都有自己固定的图饰，比如，拓跋家就是鹿首，慕容家就是日月，当然，除了鲜卑族的其他胡族也各有自己的崇拜，像羌族崇拜羊，往往在胸口上刺个羊头，狄戎各族以狼为吉祥物，氐族人崇拜山……

只有汉族人坚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坚决不在皮肤上乌七八糟

地乱刺乱画，就算要刺，那也是“还我河山”、“反清复明”、“达康书记”、“东来局长”什么的，此时拓跋宏见慕容悦身上毫无鲜卑人的迹象，心里当时就凉了一大截。

@星夜已逝已思 2017-08-05 17:33:55

文笔好，电视剧的节奏哈。

感谢这位道友，可能是编剧写小说比较有画面感

@玉佩整数玉特 2017-08-05 18:41:20

我拜你为师好啦，就可以当秀才啦。哈哈

道友客气啦，互相学习

(23)

秦望离诚不我欺！

慕容悦啊慕容悦，想不到原来你是太皇太后的私生子！

要是论辈分的话，我还要叫你一声叔喽？

慕容家一共有两兄弟，既然慕容悦已被锁定，那么慕容绝就基本被排除可能。

小宫女被拓跋龙兴发现的时候，使了一招瞒天过海，让慕容悦吸引敌人注意，然后自己金蝉脱壳，接着又暗度陈仓，潜入太和殿想救秦望离出来。

“雨仙，你怎么来了？”

秦望离认出小宫女，大感意外。

之前安若素带着赤云堂的兄弟几次冲击天牢，有一次自己明明已经看到安若素就在眼前，结果还是被高崇虎给拦了下来，是以他基本不再抱有出去的希望，谁知道这种情况下，还能见到她。

“姐夫，我来救你！”

“你姐呢？”

雨仙想打开秦望离身上的铁镣，却又怕发出声响，干着急没有办法，这时候，秦望离听到动静，至少有三个轻功高手朝着屋子里快步而来，当即朝雨仙使个眼色，雨仙会意，一闪身上了屋梁。

来的人是高崇虎和一高一矮两名大内高手。

高崇虎本就没有走远，一边派出暗哨观察这边的动静，一边伺机而动。拓跋宏一直在屋外和慕容傥纠缠，他便也想到悄悄进屋来拿人。

秦望离见到是他，刚想出声，就被高崇虎重重一拳打在后颈。

高崇虎指挥两名侍卫悄无声息把秦望离抬了出去，雨仙见状不妙，一扬手，又一把银针四射而出，飞身一剑直取高崇虎。

因为怕惊动皇上，高崇虎也没有声张。当即两手左抄右截，将雨仙发出的银针悉数接下，低声喝问：“你是谁？”

“风巫雨仙，你们听说过么？”

雨仙见到高崇虎不动声色就接住自己一把银针，暗自吃惊，难怪安姐姐他们接连失利，这人武功之高恐怕不在姐夫之下啊！

虽说如此，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秦望离带走，雨仙一咬牙，还是拼了。刷刷刷连环三剑就去刺那两名侍卫。

那名矮个儿侍卫脚下慢了一步，背上中了两个银针，正自钻心疼

痛，却又不敢大声叫喊，忽然看见雨仙飞身扑来，气得不管不顾，举刀相迎，竟是个同归于尽的打法，雨仙还没等兵刃相交，调转剑尖朝着瘦高个儿刺去。瘦高个儿放下秦望离，随手挥出一剑，正搭在雨仙的剑身上，雨仙只觉得手里的剑被生生黏住，根本运不动。

“在剑……我张先面前使剑，恐怕有点儿班门弄斧吧？”

高个儿侍卫嘲笑道。

雨仙虽然师出名门，剑法精湛，但毕竟年纪尚小，功力有限，被那人看出破绽，以蛮力夺剑，只得将剑弃了，见雨仙要走，高崇虎嘿嘿一笑：“来而不往非礼也，小姑娘，送你个纪念吧！”

几只银针打在雨仙后肩上，雨仙负伤而去。

此时，拓跋龙兴已经察觉到殿中有动静。

“殿中有人！”

等他带着士卒冲进来一看，什么秦望离、高崇虎，早都没了，地上只有两滩未干的血迹。

拓跋宏闻声也跟了进来。

“看清楚是谁了吗？”

拓跋龙兴进来的时候看到个背影，看样子应该是高崇虎，他本来想追，可是毕竟不能弃皇上于不顾。何况皇上已经见到秦望离，再追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便道：“没看清，可能是慕容儁的同伙。”

此时，慕容儁还被留在殿外。

听到慕容儁，拓跋宏就头大。传言冯太后曾经和刘宋的使者王肃关系暧昧，如果慕容儁真是他俩的私生子的话，恐怕他应该叫慕容儁

罢？

“皇上，怎么办？”

拓跋龙兴朝门外看了一眼。

拓跋宏想起自己的父亲屡次要杀慕容兄弟，都是自己从中斡旋，暗中通报冯太后，没想到救的却是仇人，最终酿成大祸。

“留他个全尸吧！”

他终于做了决定。父亲已经死了，作为拓跋家的男人必须要顶住，慕容悦，对不起了，我绝不能再拿自己和妹妹的性命冒险！

“喏。”

拓跋龙兴眼中精光暴盛。

“留他个全尸吧！”

慕容悦见众人都进了屋子，就把自己留在外面，也想进屋去和皇上解释清楚，起码让他们先解了自己的哑穴，结果刚到门口，就听到这句话。

皇上……是要杀我吗？

慕容悦惊住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冯太后不是说了吗，刺杀一事和我无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还是有什么误会？

慕容悦推门而入，看见拓跋宏尚未离去。

慕容悦比比划划拦住拓跋宏，却见拓跋宏一脸冷漠，转身就走。

“慕容悦，皇上说了，赐你个全尸！快谢恩吧！”

拓跋龙兴一脸狞笑。

鲜卑朝廷共有四贵，除了太尉源贺、尚书令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还有南部给事中李冲。前三位是元老耆宿，只有李冲是后起之秀。尽管他四贵中他官职最低，却因受到冯太后赏识而被重用。

太尉源贺是北魏的兵马大元帅，常年带兵驻守漠南，防备柔然，只有重大事宜才回平城，是以对于朝中大事不太关心，属于拍手党，随大溜。尚书令拓跋丕曾助冯太后力除乙浑，属于冯太后的亲密战友加左膀右臂，基本上也是听冯太后的。

冯太后深夜密召四贵入宫，四人都知道将有大事发生，没料到的是，冯太后提出的居然是废掉拓跋宏，另立咸阳王拓跋禧为帝。

难道传说是真的？

另立新君历来是是权臣谋朝篡位的传统套路。

此举一来是投石问路，看看朝中大臣有哪些附和，哪些反对，对敌我阵营有个重新估计。二来又给大家做了心理铺垫。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一样，一个房间太暗，如果你说，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意思就是说，你直接说我要当皇帝，那大家肯定是都不允许的，但你说，我要立一个新皇帝，大家一想，反正也要立新的，谁当还不是一样？于是你就被通过了。

所以当冯太后提出废帝时，大家想的都是冯太后是不是有意自己取而代之。如果是的话，那么中国第一个女皇帝就要提前二百年诞生了。

感谢大家支持！

@陌小紫小由 2017-08-0608:32:08

有些慢，能快点吗

我也想多写点儿，可是楼主每天写个两三千字就感觉用尽四海八荒之力啦，请这位道友体谅，感谢支持！

@筱幽梦筱忧 2017-08-0608:59:45

追了两天就看完了！……楼主快更～

欢迎日追，哈哈

@zuoan7702017-08-0607:11:29

@浮生若梦 87：本土豪赏 1 根鹅毛（10 赏金）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

感谢土豪！

@一周一次逗周副 2017-08-0615:33:34

有水平，有引力，写的好-----感谢支持！@温文尔雅峭 kg2017-08-0615:59:35 情节很吸引人啊，文笔也不错-----欢迎常来！@吉日春雨 2017-08-0615:11:38 支持佳作！-----多谢！@紫衣闲人衣郝 2017-08-0611:00:08 没没没了？-----每天都更的@换心换人心话 2017-08-0615:14:35 刘明来了，刘明在这里等待！-----感谢刘明！@青

年歡樂哆哆趴 2017-08-0613:48:46 精彩-----
-----感谢来访@下页李下释 2017-08-0611:47:19 在顶,, , -----
-----多谢! @狼巢徐巢胃 2017-08-0616:36:22 顶
起-----感谢支持!@bdxrjn46398412017-
08-0616:56:54 坐等更新-----感谢!@青
梅煮酒 19702017-08-0616:46:05-----
感谢土豪!@倩女飒飒飒库 2017-08-0617:59:09 快更新啊, 楼主大人
-----等楼主酝酿酝酿啊@从不再来考不
删 2017-08-0618:19:48 支持-----

多谢!

@斌帅思密达密呀 2017-08-0618:50:03

太好看觉得

感谢!

@死骑码码美 2017-08-0619:23:54

楼主更新啊

楼主明早爬起来更

(24)

源贺和拓跋丕没有异议, 冯太后已经当了实质上的皇帝很多年, 不过是改个名号而已, 但是, 尚书右仆射穆泰和南部给事中李冲却坚决反对。

太皇太后，你这是在玩儿火！

是的，名不正言不顺，等你百年之后，后继无人，拓跋家势必反扑，届时你连前半生好不容易攒下的名声都将不保，得不偿失。一个名号而已，何苦呢？

但是，冯太后想的却是，谁说我后继无人？

本来我只想让我的儿子平平安安长大，可是拓跋弘，你欺负我儿欺负得够了！我要让你们拓跋家付出代价！现在拓跋弘已经死了，自己唯一的顾忌不复存在。等我正式登基，百年之后将皇帝传给我的儿子，有何不可？虽然自己的儿子现在还生死不明，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可是，现在自己还不能和他们说自己有儿子的事，事情就这样陷入僵局，直到高崇虎急匆匆赶来密报，冯太后听说拓跋宏亲自夜审秦望离，大吃一惊。

孤形吊影，冷月凄风。

慕容傥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从小在宫里见到的颗歪脖子树就是自己命运的最终归宿。

当拓跋宏义无反顾绝情而去的那一刻，慕容傥的心彻底死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们从小就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起骑马，一起泡妞，我把你当皇上，当兄弟，甚至在虎口下救过你的命，你却要杀我？

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噻？

射你爹那一箭的是我大哥，又不是我！

为什么？为什么？

拓跋龙兴把慕容傥吊在这棵树上就走了。他确信慕容傥活不下来。一来这里极少有人经过，不会有人救他。二来就算有人要救，树底下还有一个被树叶掩埋的枯井，不小心的话极易掉进去，这荒郊野外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掉进井里的人除了等死还是等死，所以无论怎样，慕容傥都活不过今晚。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没想到慕容傥能双手揪着绳子坚持半天，也没想到在这宫里还有一个人，雨仙。

雨仙被高崇虎一记银针伤了左肩，知道今晚救人不成，便想离开皇宫，结果身后一高一矮两名侍卫追得甚急，她伤势过重，又迷了路，迷迷糊糊转到这里。

“谁在那儿？”

恍惚间，她好像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影。正是慕容傥。

慕容傥借着月光，认出是先前绑架自己的小宫女，他很想大声跟她说“是我”，但他一来吊在树上，脖子被绳子勒着，二来身上还被雨仙点着哑穴，想出声也不可能。两只手死死抓住绳子，连挥手的资格都没有。

雨仙这才看清，树上挂着的人是之前被自己绑架的“宫女姐姐”。

“宫女姐姐？你怎么在这儿？”

雨仙记得和“宫女姐姐”分手的地方是太和殿，没想到自己绕了皇宫一圈，还是能见到她，难道自己又绕回来了？直到看着“宫女姐姐”张着嘴巴说不出话，这才想起自己给她点了哑穴。

“我救你下来！”

风巫虽然仇视胡人，但也不会滥杀无辜，看到“宫女”被自己连累，雨仙还是有些过意不去，所以才想要救她。但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脚下正是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只要自己再朝前迈一步，她和慕容悦就只能一个树上，一个井底，两两相望了。

对于这口枯井，慕容悦是有印象的。小时候他和哥哥玩耍，就曾掉下去过，要不是哥哥回去叫人，只怕自己现在早成了一堆白骨了。所以看到雨仙要踏上枯井的时候，慕容悦干着急没有办法。

“啮……呸！”

慕容悦虽然说不的话，但是吐口水还是可以的。紧要关头，他一口口水吐在地上，果然，雨仙停住脚步，皱眉道：“我好心救你，你怎么吐我口水？那你再多吊一会儿吧！”

慕容悦坚持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听雨仙说让自己多吊一会儿，急得一口气没上来，直翻白眼儿。

正在这时，一直追雨仙的一高一矮两名侍卫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两个人一个手上持刀，一个持剑。

“雨仙姑娘，你跑不掉了，乖乖跟我们兄弟回去吧！”

“你束手就擒，我们兄弟也省事儿了！”

两个人笑声淫荡，想不到今晚还有如此艳遇，这小妮子简直漂亮得像仙女一样啊！

雨仙心下暗道，这两货，要不是我身上受伤，怕他何来？但她也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道：“两位大哥，你们趁人之危，还以

多欺少，算什么好汉？传将出去，不怕被人笑话大内侍卫如此不堪吗？”

高个儿侍卫嘿嘿笑了两声：“我们堪或不堪，等会儿你就知道了，不过看在你受伤的份儿上，哥哥让你，可不许太调皮哦！”

“那好，咱们单挑！”

雨仙最怕他们一拥而上，那样一来，自己半点儿机会也没有。

“单挑就单挑，我先来！”

矮个儿侍卫身上中了雨仙两个银针，心中有火，也不等瘦高个答应，挥剑就上。

“老樊，小心点儿！可别把姑娘弄伤了，一会儿就不好玩儿了！”

老樊倒是有心相让，但这姑娘又岂是好对付的？夜入皇宫又不被大内侍卫发现，孤身救人险些得手，要不是大内总管高崇虎伤了她，只怕她早就逃之夭夭了。

这一交上手，老樊有点后悔了，娘的，早知道这姑娘这么难缠，应该让张先先上，我坐收渔翁之利，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雨仙的剑被张先夺了，此时使的是随手抢来的一口剑，老樊使的是刀，两个人一个舞起来如灵蛇起舞，另一个挥起来却是虎虎生风。雨仙知道自己在气力上不敌，刻意避免和对方硬碰硬，伺机寻找对方破绽。她好不容易激将成功，逼得对方和自己单打独斗，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如果连一个矮子都久战不下，就更没法对付对方的高个儿了。

想到这儿，她卖了个破绽，露出受伤的左肩，故意“啊”了一声。

老樊大喜，她身上有伤，看来是撑不住了！

当即刷刷两刀，抢攻雨仙左肩。没想到雨仙是假招子，矮个儿侍卫抢攻，露出空门，雨仙身子一转，最后一把银针撒出，正中老樊面门。

@澈的未来很未棺 2017-08-06 12:47:21

此贴会火

感谢支持！

@宁丫头吼吼宁张 2017-08-06 21:09:11

上来先顶

欢迎常来！

(1)

慕容悦出生的这一年，慕容家族在中原这块本不属于他们的乐土上建立的大燕帝国，已经消失了整整一个甲子，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大魏，由一个群雄环伺的小国一跃成长为庞然大物，灭后秦，吞大夏，降北凉，征北燕，成为继天王苻坚之后，再次一统北方的超级巨舰。

慕容氏的后人也许曾想过，假如没有参合坡一战，现在的大魏，或许应该叫大燕。但是，历史没有假如，至少慕容白曜就是这么想。他的前辈慕容垂就曾经背叛苻天王和前秦，建立后燕，可惜最终还是在与魏国的争霸中不幸败北，遁走辽东，后又被冯氏灭国。可是，那又能怎样呢？连冯氏不也被拓跋一族纳入麾下了吗？

如今北魏的后宫，就是年轻的太后冯氏掌权，而朝中，又以南乡

公慕容白曜居首。有时候历史真的很可笑，拓跋氏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剿灭群雄，最终决策帝国的，却是当初降臣的后裔。早知道你这么拼命地为他人做嫁衣裳，我们是不是应该早点放弃抵抗？

虽说历史有点黑色幽默，但拓跋氏多少还是让慕容白曜有些敬佩的。自开国以降，拓跋氏的皇帝就没出过一个废物。道武帝拓跋珪击败后燕，将魏国的版图从草原东扩至中原；明元皇帝拓跋嗣北拒柔然，南征刘宋，辟地三百余里；太武帝拓跋焘攻城掠地，灭国无数，一统北方，柔然后撤千里以避其锋；虽说文成帝拓跋濬没有开疆辟土，却也是守成之君，维护了帝国的统一，至少不像慕容宝才皇二代就成了膏粱子弟。只是眼下这个皇帝拓跋弘，倒教慕容白曜有些吃不准。

文成帝拓跋濬英年早逝，拓跋弘继位的时候才十一岁，整个帝国的重担，都压在他和年仅二十三岁的冯太后身上。

要说这个冯太后，也是烈性女子，文成帝驾崩后，按照北魏旧制，先帝的一应御衣器物等俱应焚烧，朝中百官和后宫嫔妃一起亲临现场哭泣哀悼。结果火光熊起，冯太后思念亡人，不能自己，竟然纵身扑向熊熊烈火。

可惜她不是丹妮莉丝，不能在大火中孵出巨龙，反倒是被众人七手八脚从大火中救出。烟熏火烤，冯太后早已不省人事。在鬼门关转了一圈，阎王不收，冯太后才幽幽醒来。人在生死关头，往往会大彻大悟，冯太后就如灵台开窍一般顿悟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千百年来，想明白这三个终极问题的人数不超过十个手指头，这

冯太后居然就这样无师自通，想明白了自己已经从皇后升职为太后，从而认真从事起太后这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但是，高手不是一日练成的，是需要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机会——，当然后者比前者重要一万倍，就像冯太后能成为千古一后，首先她得是太后，如果她只是个普通妇人，纵然使出吃奶的劲儿也只能成为尼古拉斯大妈冯。

有了身份，冯太后的机会，是一个权臣。

这位权臣名叫乙浑，他的上位充满了传奇色彩，如果有机会让他登上福布斯权臣排行榜的领奖台，他的发言词一定如下：我之所以走到今天，最要感谢的人就是——我自己！

乙浑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侍中，虽然号称三品，但在京师遍地王爷满目将军之地，随随便便碾压他的人至少有好几百个，可是只有他从文成帝的死中看到了机会。

拓跋濬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啊，谁都没想到一代帝王英年早逝，不然尼古拉斯太后冯也不至于慌乱得六神无主失了方寸，一时冲动险些成为先帝的陪葬。

继位的拓跋弘年幼，拓跋濬没有机会进行权力交接，就意味着权力出现了巨大的真空。这情形就像你喜欢上一个美女，突然得知她成了寡妇一样，先下手为强啊，不然她就是别人的了！

乙浑喜不喜欢冯太后我不知道，但至少他喜欢权力的游戏。这哥们儿欺负皇帝、太后是孤儿寡母，瞅准时机矫诏杀了平原王、南阳公等大批实力派大臣，然后自封太尉，总领朝政。

或许有人说这是扯淡，你自封太尉谁认可你？我估计这就是乙浑的高明之处，矫诏杀了那么多大臣，谁是省油的灯？哪个不是皇亲国戚，谁人不是封王拜将？凭你说杀就杀？但是，我有先王遗诏呢？瞬间就堵住了悠悠众口，好吧，先王遗诏，命我任太尉，总领朝政，谁人不服？可去地下问先帝——

这就是矫诏的高明之处。

等到拓跋弘和冯太后从悲痛中晃过神儿来，搞明白状况时，人家乙浑已经是权倾朝野，乾坤独大了，再想扳倒他，难！

但是，谁教她是冯太后呢！跟所有的太后一样，太后要想夺权，在朝中必须有同盟。吕后有外戚，武则天有狄仁杰，冯太后有慕容白曜。

慕容白曜是当朝名将，封冠军将军，进爵南乡公，在朝中的地位是和乙浑共同执政。实权在握的他，理所当然成为冯太后和乙浑共同拉拢的对象。

上天啊上天，一个是爱我的人，一个是我爱的人，究竟该选谁呢？
掷个色子吧！

在慕容白曜的回忆录——《那些年我们共同欺负的女孩儿》一书里，很明显，慕容白曜是站在乙浑一边的。也许除了他和冯太后，谁都不知道他是冯太后安插在乙浑身边的棋子。

冯太后对付乙浑的策略，说起来很像某些男孩儿追女孩儿，宠着你，惯着你，然后再把你一脚踢开！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今天加官进爵，明天诰命赏赐，总之就像温水煮青蛙，用温柔的陷阱麻痹得敌人

找不着北，暗中却和慕容白曜加紧谋划，随时准备给予乙浑致命一击。

要么说没文化真可怕呢，乙浑这个大字不识一筐的主儿，或许真的以为自己就高枕无忧了。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自信。尤其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更好像无所不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乙浑甚至可以相信，把自己截成十一段，组个足球队，踢完球自己还能接回成原来的模样……

这么乐观的他，一定是射手座的！

所以，乙浑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内有慕容白曜卧底在侧，外有冯太后虎视眈眈，乙浑实在是犯了一个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所以轻而易举就被冯太后碾压在历史的车轮后了。

据载，乙浑被斩的这天，他流着泪，深情唱起了那首动人的歌：？

我最深爱的人

伤我却是最深

进退我无权选择

紧紧关上心门

留下片刻温存

只怕还有来生

(2)

也许就是这首歌，在另一个男人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这个人就是拓跋弘。

才十来岁的他或许还不懂得什么叫基情，但是他很明白慕容白曜曾经“背叛”过自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得贪婪我爱的

懦弱——

所以每次见到慕容白曜，这个风一样的少年总是会想起乙浑，那个曾经想做王的男人。随着拓跋弘渐渐长大，慕容白曜愈来愈感觉到后背发冷，仿佛有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上，随时会斩落下来。这个世界越来越让他看不懂了。明明自己是有功之臣，可是偏偏要受到这般猜忌。话说，把事情和皇帝说明白不就行了吗？

大错特错！别忘了这是权力的游戏。权力从乙浑手中消失了，自然会过度到别人手里，只是这个人不是皇帝。年纪幼小的他还不能亲政，凡事皆由冯太后代劳，如今几年过去，拓跋弘已经长大成人，冯太后却丝毫没有交出权力的意思。而慕容白曜摆明了是冯太后的亲信，就算他曾帮助诛杀乙浑，又能怎么样呢？皇帝要急于扳倒的，是升级版**的乙浑 2.0**。一气之下的拓跋弘干脆放出大招，我不是没威望吗？大臣们不都是不服吗？那么好，我砍人，看你们服不服！

满朝文武都是冯太后的人，当然不能让他说砍就砍，拓跋弘把目光对准了塞外，柔然人常年来袭，我就砍他们攒人头！等我建立了像**太武帝一样的功勋**？看你们还服不服！

于是，南北朝第一古惑仔拓跋弘开始了常年砍人的生涯，曾经深入柔然境内两千多里，吓得柔然人不敢饮马阴山。

皇上好战，这慕容白曜是知道的，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为什么拓跋弘刚刚宣布出征就回来。尤其是今晚，拓跋弘平日里跟自己素无往来，这次怎么会急急忙忙在半夜急急忙忙召见自己？

难道是冯太后有事？不可能啊，冯太后现在远在方山，前日还把

自己已经怀孕十月的妻子接去陪驾，更何况自己看得清楚，太监手上拿的是皇上的手谕，深更半夜，他找我来做什么？总不会是数星星吧？我又不是宇宙区长胸怀宇宙——管他呢，毕竟人家是君，自己是臣，君叫臣到，不敢不从。或许，这是个缓和拓跋弘猜忌的机会呢，慕容白曜心想。

平城位于今天的山西大同，最早为赵武灵王所建，后经秦汉，遂成平城县。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称帝后，迁都此处，“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后又经过几代皇帝扩建，已经隐隐然有大都市气象。

早在汉代，皇宫就有“东宫、西宫”之说，平城仿汉代皇宫所建，亦分东、西二宫。东宫以太后为首，下携皇室女眷，平日理事居住，皇帝都在西宫。

时值深夜，宫门已经紧闭，传谕太监出示手谕，领着慕容白曜过了穿堂越殿，一路来到太华殿。

身为朝中重臣，这已经不是慕容白曜第一次深夜入宫，但一路行来，月浊星稀，夜鹰高啼，还是让慕容白曜有些不寒而栗。尤其是官前十几位手持矛戈的士兵，难道今晚有事？

“微臣参见皇上。”

无论从正面还是侧面看，这个人都是拓跋弘。慕容白曜不禁暗自庆幸，还好自己不用像冯锡范一样被公主骗去东郊皇陵去迎战东方不败。

“慕容白曜，你可知罪？”

拓跋弘的台词掷地有声。

“这个……微臣不知，还请皇上明示。”

慕容白曜知道今晚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却没料到拓跋弘上来就先发制人，不禁冷汗冒出。

“我问你，南宋使者王肃现在在哪里？”

拓跋弘面色阴沉。

“王肃上月来京，现在应该回去了吧！”

慕容白曜不禁心下忐忑。

“哦？”拓跋弘紧紧盯着慕容白曜，“难道你不知道他现在就在方山灵泉宫？”

灵泉宫？

慕容白曜心下一颤，太后现在不是在那里吗？皇上为何要这样问？难道……

“微臣不知！”

嗯，育良书记教过的，热情，礼貌，一问三不知。

“不知？”拓跋弘一声冷笑，“那我问你，前日你妻慕容氏是不是被太后接去方山了？”

“呃，这个……”慕容白曜勉强答道，“确有此事。微臣之妻已有十月身孕，太后怜悯，特接去方山便于照顾。”

“是这样吗？可是，我怎么听说不是这么回事啊？”

“启禀皇上，此事千真万确！”

“慕容白曜，我问你，王肃之事，你到底知道多少？”

拓跋弘是用兵老手，正面突破不成，便开始诱敌深入。但慕容白

曜又岂非用兵名家？

“臣确实不知。”

任敌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我听说，王肃被你送出平城，又悄悄化妆去了方山，而慕容氏又被接去灵泉宫，这恐怕不是巧合吧？”

皇上这是在暗示什么？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就得带点儿绿？

“皇上明察，臣妻端淑贤良，断然不会做那龌龊之事，更何况她身怀十月身孕！”

慕容白曜索性两眼一闭，一条道走到黑。

“我也相信他们不会有什么，可是保不准他们是另有图谋。慕容白曜，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说出实情，我可以饶你不死，保你妻儿平安！”

慕容白曜这才知道今晚拓跋弘召见自己的用意，原来他是准备向冯太后发难了。

(3)

方山，灵泉宫。

一位俊男怀抱着一个美女。

“尼古拉斯，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

“讨厌，以前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叫人家尼古拉斯，说，你心里是不是有别人了！”

……

呃，对不起，走错片场了。

此时的方山灵泉宫里，一位妇人正躺在床上抱着肚子翻来滚去，疼痛难忍，稳婆、丫鬟给妇人擦汗的擦汗，端水的端水，出出进进，忙得不可开交。

院外，一个儒衫长须的中年男子和一个面白肤润、姿色绝佳的宫廷贵人若即若离地关注着眼前的一切。

“这样，真的能成功吗？”长须男子问。

“事已至今，别无他法，只有一试了。”贵妇幽幽道。

“不然，还是我把他带回宋国罢！”

“回去后，你又怎么和府上交代呢？”贵妇似笑非笑。

“就说……我在路上捡的。”

“瞒得了一时，恐怕瞒不了一世。况且，自己的骨肉，远在千里，终究还是放不下心——”

“阿柔，委屈你了。”

长须男子轻轻拥揽贵妇。

“没什么委屈的，”贵妇轻轻一笑，“只要你知道，这世间还有我们母子便好——”

太华殿内，拓跋弘死死盯着慕容白曜。

“这么说，你是一个字都不肯说了？”

“臣既不知，多说何益？”

“好，你要当忠臣，我成全你！”拓跋弘一声令下，“来人，把慕容白曜带下去，斩！”

几个殿前侍卫应声而入，带走慕容白曜。

“皇上！”慕容白曜道，“你要治微臣之罪，微臣万死不辞，但你千万不能诬陷太后啊！”

“诬陷？哼！”

拓跋弘一声冷笑。

确切地说，拓跋弘也不知道冯太后和王肃是何时开始的。就在这几年，他几乎常年带兵在外，对外说是抵御柔然进犯，其实还不是为了牢牢抓住军权？或许就是在哪个时候，作为刘宋使者的王肃就和冯太后开始眉目传情了。拓跋一族本就是胡人，甚至连在北地生活的汉人积年累月下来，也多少都受胡人的影响，不那么看重礼教。再加上冯太后寡居多年，骤然见到一位江南望族的大才子，心动之情可以理解。可是，你毕竟是大魏的太后啊，和敌国使臣共商国是商量到了床上，教我这个皇上以后怎么面对南朝？怎么面对江东父老？你好，敌国使者，weare 阔木累？任我脸皮再厚也不敢面对，那画面太美！

而且不仅如此，听说冯太后还给自己生了个小兄弟。这是什么节奏？难道要谋朝篡位？

冯太后虽然说是拓跋弘名分上的“母后”，可她并非拓跋弘的生母。

要说这个冯太后，可着实不简单，年轻时就像开了挂，秒杀一切拦路虎。我们都知道她在丈夫驾崩后浴火重生，却不知道她的运气有多好，现在看起来倒更象是从几百年后穿越过来的。

第一，拓跋弘的生身之母李氏，原本是南朝人，因为北魏南征，被虏到北方来，辗转做了拓跋濬的妃子。拓跋濬从小就在北地长大，

平日接触的鲜卑女子不是女汉子就是金刚芭比，何时见过这种，一双含情目两蹙眉烟眉的女子？当时就宠爱得昏天暗地无以复加，要不怎么后宫那么多妃子，她先怀上龙种呢？

拓跋濬害怕宫里有人暗害她，还特意带她阴山数月游，生下小拓跋弘。本来就宠爱有加，又生了皇子，李氏在拓跋濬心中的地位那是扶摇直上天下无双，无人可以撼动啊，堂堂北燕皇族后裔冯氏，被秒得连个渣儿都不剩。我估计冯太后纵身跳火时想的绝对不是以身殉情，而是妒火中烧，不能让拓跋濬和李氏在另一个秀恩爱，不允许，绝对不允许！为什么呢？因为李氏已经早于拓跋濬先去了。

众所周知，北魏皇族流行的祖制是子贵母死。也就是说，无论哪一个皇帝的后代被立为太子，这位太子的生身之母必须赐死，据说这么做是以防外戚专权，东西两汉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啊。有魏一朝，被赐死的皇后比比皆是，如果哪位喜欢穿越的女同学不幸穿越到北魏当上太子妃，记住千万不能生儿子，否则可能没出第一集就下去领盒饭了。

拓跋弘的生母李氏就很好地客串了一回群演，而把这位美人逼死的，正是她的情敌冯后，也就是后来的冯太后，以至于让拓跋弘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娘。虽然说李氏是死于祖制，但冯太后的助攻恐怕也没在拓跋弘的心中留下什么和蔼可亲的印象，所以他自小就不跟这位“母后”亲近，也是理所当然。

第二，是她手铸金人，成为正式主宰后宫的不二人选。要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以来，在哪朝当皇后最不容易，我认为首选北魏，没有之

一。

除了不能生儿子，在北魏要当上皇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就是按照游牧民族预测吉凶的习俗手铸金人。被选定的候选人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成，则说明上天眷顾你，选中你当后宫之主，败，则淘汰出局，想当皇后，此生再无可能。

而这手铸金人的程序呢，说起来不难，就是被定为候选人的准皇后在工匠的协助下将铜液灌入模具，铸造出来的金人完好，便算成功。这套流程一来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在面对进一步万人之上，退一步万丈深渊的人生节点上能否沉得住气。二来是考验当事人能否和所有参与之人同心同德，协力合作，之中倘若有一人出了差错，就满盘皆输。所以免不了有些使绊子、做手脚的宫斗戏上演。但无论如何，能做成功，还是说明冯太后的心性、运气俱佳的。多少嫔妃因为没有铸成金人，名字都淹没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更别说享受荣华富贵了。

面对这样一个“穿越”来的对手，可见拓跋弘会有多郁闷。如果她真的在外面有了一个私生子，取代自己和儿子也并非不可能。谁让自己的儿子才刚刚出生，和自己一样图样图年轻呢！

所以拓跋弘的做法是，一不做，二不休，必须去灵泉宫查，但又不能明着和冯太后撕破脸，这就需要一个高明的借口：慕容白曜谋反！

只有慕容白曜谋反，拓跋弘亲自带人去抓慕容氏才理所当然！

只要能在灵泉宫查到冯太后的情人和私生子，后面的一切就由自己说了算！

慕容白曜，事已至此，朕只好借你的人头一用了！要怪就去怪冯

太后吧，谁让她把你的妻子接上方山了呢！

拓跋弘的嘴角闪过一丝冷笑。

“报！慕容白曜业已正法！”须臾，御前侍卫回奏道。

“好！慕容白曜党附乙浑，意图不轨，灭其三族，传令下去，宗子军在东掖门外集合，即刻随我去方山！”

“喏！”

(4)

方山，又名方岭，在平城正北，登高俯瞰，据说能一览平城无余。王肃在登方山俯瞰平城曾后作诗一首，曰《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罡风。

大意是说平城这块地儿真不咋样，也只有你们这些没文化的胡人才会选这里建都。我们都选建康那旮旯风景好的地方！

但方山的风景还是极好的，山青水碧，风景秀丽。当然，对王肃来说，最主要的是还是看人。哪里有冯太后，哪里才是风景，建康？什么建康？……

“王郎，你再为我吟诵一遍《悲平城》罢。”

素日威严的冯太后，也只有在这个才子情人面前才会小鸟依人，让人不胜怜惜。

“阿柔，你有心事么？”王肃轻声询问道，“你一有心事，就让我吟诵这首诗。”

“如果不是身在北朝，如果不是身为太后，我多想和你一起纵马江南，去看看你家乡的舟桥楼宇，感受你心中的诗情画意——”

“王某何幸，能得阿柔如此垂青？”

“你愿意我随你去么？”

王肃当然知道，冯太后只是说说罢了，谁会放弃独掌天下之尊，去江南做一个布衣草民？

“嘘！这样的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我不希望你为我受一丁点儿委屈！”

“那你愿意为我留下来么？”

“呃……阿柔，孩子长得像我么？”

“不像！像你多难看，满脸的胡子，还是像我多些，皮肤水嫩水嫩的！”

“我在想，如果孩子像我该多好！这样，以后你想我的时候，看看他就不觉得寂寞了。”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了？”

“我毕竟是宋国使臣，如果这样就留下来，恐怕……恐怕会遭天下人耻笑。”

“那你和敌国的太后上床，就不怕遭天下人耻笑吗？”冯太后佯怒道。

“阿柔，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我心里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想念你和孩子……”

冯太后轻轻用手捂住王肃的嘴：“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你我各自有命，能得一时情缘，已是缘分。我也正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才想要把他寄托在慕容世家，不至于像无父无母的孤儿漂泊于世。”

“阿柔，苦了你了！”

“像你说的，寂寞的时候，看看他，也许就觉得不苦了。”冯太后轻轻一笑，“对了，孩子的名字想好了么？”

“我这一辈子，就是思前想后，顾虑太多，我希望孩子不像我，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冲’字，就叫王冲，你看怎样？”

“王郎，你忘了，他以后应该姓慕容。”

“那就叫慕容冲。”

冯太后隐隐觉得这个名字有些不吉，不只是因为鲜卑皇帝中曾经有一个大燕皇帝与此重名，而且那个皇帝最后还被手下的将军杀死，连三十岁都不到，但是看见王肃兴致正好，也不便拂了他的意。

“禀报太后，南乡公夫人马上要生了！”一位老妇人急急忙忙跑来道。

“好！”冯太后眼眉一挑，“快去准备！”

灵泉宫前，踏踏马蹄声在深夜显得尤为刺耳。守门军校原本的昏昏睡意立刻被这声音惊到九霄云外。

“醒醒，醒醒！你听！”

“大半夜的，哪来的马队——莫非是柔然来袭？”

为了抵御柔然，北魏特地在平城以北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虽说如此，也难保柔然小股马队趁夜来袭。

“不像！听声音，倒象是从平城过来的——”

还没等一众卫士回过神来，已经有一骑斥候先来叩门：“皇上亲临灵泉宫捉拿人犯，尔等原地待命，敢擅离职守者，斩！”

众卫士这才惊魂稍定。

产房内，婆子、丫鬟都已经准备就绪，稳婆分开慕容氏的两腿：“用力，加把劲儿！”

门外，紧张的冯太后和王肃不时向里面张望，须臾，“哇”的一声，一个婴儿落地。丫鬟急忙来报：“生了生了！”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男孩儿？”冯太后胸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阿柔，事情成了！”王肃紧紧握着冯太后的双手。

“不对！”恍惚中，冯太后似乎听到宫门处传来纷繁杂乱的声音，“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

还没等丫鬟出去，已经有官人来报。

“启禀太后，皇上到！”

皇上？他怎么会来？难道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如果被他发现王肃在这里，岂不是——

饶是冯太后素来镇定，可是她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一刻，美人的脸颊微微泛白。

“这个时候，要走恐怕是来不及了。”王肃捋着胡须，倒还显得镇定。

“你这把胡子，还是刮了去罢！”冯太后道。

宗子军号称魏国禁军精锐，所有人员全部由宗室子弟构成，在这里，你要是喊一句“姓拓跋的”，保准所有人一起拿眼睛瞪你，因为

每个人都姓拓跋。

自从拓跋弘的太爷爷太武帝拓跋焘被身边的宦官宗爱所杀，继位的每位皇帝心里都仿佛产生一丝阴影，宗爱不但首创了本朝太监杀皇帝的先例，而且还是继赵高之后，又一位在一年之内对皇帝完成两连杀的杀手专业户，这不能不让拓跋弘心有余悸。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他这里不成问题。因为常年征战，拓跋弘对军队了然于胸，宗子军是皇家军队，对皇室的忠诚度毋庸置疑，久而久之，就成了拓跋弘的亲近卫队，只对皇帝一个人效忠。换句话说，就算冯太后对拓跋弘有所不满，想要像对付乙浑一样做掉拓跋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就过不了宗子军这关。正因如此，拓跋弘才有胆量孤身闯入灵泉宫。

(5)

方山，又名方岭，在平城正北，登高俯瞰，据说能一览平城无余。王肃在登方山俯瞰平城曾后作诗一首，曰《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罡风。

大意是说平城这块地儿真不咋样，也只有你们这些没文化的胡人才会选这里建都。我们都选建康那旮旯风景好的地方！

但方山的风景还是极好的，山青水碧，风景秀丽。当然，对王肃来说，最主要的是还是看人。哪里有冯太后，哪里才是风景，建康？什么建康？……

“王郎，你再为我吟诵一遍《悲平城》罢。”

素日威严的冯太后，也只有在这个才子情人面前才会小鸟依人，让人不胜怜惜。

“阿柔，你有心事么？”王肃轻声询问道，“你一有心事，就让我吟诵这首诗。”

“如果不是身在北朝，如果不是身为太后，我多想和你一起纵马江南，去看看你家乡的舟桥楼宇，感受你心中的诗情画意——”

“王某何幸，能得阿柔如此垂青？”

“你愿意我随你去么？”

王肃当然知道，冯太后只是说说罢了，谁会放弃独掌天下之尊，去江南做一个布衣草民？

“嘘！这样的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我不希望你为我受一丁点儿委屈！”

“那你愿意为我留下来么？”

“呃……阿柔，孩子长得像我么？”

“不像！像你多难看，满脸的胡子，还是像我多些，皮肤水嫩水嫩的！”

“我在想，如果孩子像我该多好！这样，以后你想我的时候，看他就不觉得寂寞了。”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了？”

“我毕竟是宋国使臣，如果这样就留下来，恐怕……恐怕会遭天下人耻笑。”

“那你和敌国的太后上床，就不怕遭天下人耻笑吗？”冯太后佯

怒道。

“阿柔，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我心里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想念你和孩子……”

冯太后轻轻用手捂住王肃的嘴：“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你我各自有命，能得一时情缘，已是缘分。我也正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才想要把他寄托在慕容世家，不至于像无父无母的孤儿漂泊于世。”

“阿柔，苦了你了！”

“像你说的，寂寞的时候，看看他，也许就觉得不苦了。”冯太后轻轻一笑，“对了，孩子的名字想好了么？”

“我这一辈子，就是思前想后，顾虑太多，我希望孩子不像我，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冲’字，就叫王冲，你看怎样？”

“王郎，你忘了，他以后应该姓慕容。”

“那就叫慕容冲。”

冯太后隐隐觉得这个名字有些不吉，不只是因为鲜卑皇帝中曾经有一个大燕皇帝与此重名，而且那个皇帝最后还被手下的将军杀死，连三十岁都不到，但是看见王肃兴致正好，也不便拂了他的意。

“禀报太后，南乡公夫人马上就要生了！”一位老妇人急急忙忙跑来道。

“好！”冯太后眼眉一挑，“快去准备！”

灵泉宫前，踏踏马蹄声在深夜显得尤为刺耳。守门军校原本的昏昏睡意立刻被这声音惊到九霄云外。

“醒醒，醒醒！你听！”

“大半夜的，哪来的马队——莫非是柔然来袭？”

为了抵御柔然，北魏特地在平城以北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虽说如此，也难保柔然小股马队趁夜来袭。

“不像！听声音，倒象是从平城过来的——”

还没等一众卫士回过神来，已经有一骑斥候先来叩门：“皇上亲临灵泉宫捉拿人犯，尔等原地待命，敢擅离职守者，斩！”

众卫士这才惊魂稍定。

产房内，婆子、丫鬟都已经准备就绪，稳婆分开慕容氏的两腿：“用力，加把劲儿！”

门外，紧张的冯太后和王肃不时向里面张望，须臾，“哇”的一声，一个婴儿落地。丫鬟急忙来报：“生了生了！”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男孩儿？”冯太后胸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阿柔，事情成了！”王肃紧紧握着冯太后的双手。

“不对！”恍惚中，冯太后似乎听到宫门处传来纷繁杂乱的声音，“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

还没等丫鬟出去，已经有官人来报。

“启禀太后，皇上到！”

皇上？他怎么会来？难道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如果被他发现王肃在这里，岂不是——

饶是冯太后素来镇定，可是她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一刻，美

人的脸颊微微泛白。

“这个时候，要走恐怕是来不及了。”王肃捋着胡须，倒还显得镇定。

“你这把胡子，还是刮了去罢！”冯太后道。

宗子军号称魏国禁军精锐，所有人员全部由宗室子弟构成，在这里，你要是喊一句“姓拓跋的”，保准所有人一起拿眼睛瞪你，因为每个人都姓拓跋。

自从拓跋弘的太爷爷太武帝拓跋焘被身边的宦官宗爱所杀，继位的每位皇帝心里都仿佛产生一丝阴影，宗爱不但首创了本朝太监杀皇帝的先例，而且还是继赵高之后，又一位在一年之内对皇帝完成两连杀的杀手专业户，这不能不让拓跋弘心有余悸。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他这里不成问题。因为常年征战，拓跋弘对军队了然于胸，宗子军是皇家军队，对皇室的忠诚度毋庸置疑，久而久之，就成了拓跋弘的亲近卫队，只对皇帝一个人效忠。换句话说，就算冯太后对拓跋弘有所不满，想要像对付乙浑一样做掉拓跋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就过不了宗子军这关。正因如此，拓跋弘才有胆量孤身闯入灵泉宫。

(6)

“拓跋弘参见太后！”

拓跋弘虽然带着千余名士兵杀气腾腾地包围了方山，但该有的礼数还是免不了的。当着满院的宫女太监、侍卫兵士，强忍怒气对冯太

后深鞠一躬。

“皇上免礼，不知深夜前来，所为何事？”

明知对方来意不善，冯太后依然能镇定自若，淡然处之，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势。

“慕容白曜谋逆，儿特来捉拿犯臣之妻，慕容氏。”

“什么？慕容白曜谋逆？”冯太后微微吃惊，脑中飞快转念，想理出个头绪来。

“是，慕容白曜党附乙浑，意图不轨，已经被我诛杀了。”

“当真？”

“当真！”

看样子，拓跋弘不象是开玩笑。

震惊，十分震惊！

冯太后简直不敢相信，昨天还是自己亲信的慕容白曜转眼间就成了一缕亡魂，而他的妻子还在这里生产，儿子也刚刚出生。如果拓跋弘想斩草除根，这一家三口恐怕只能在黄泉路上团聚了。

“可有证据？”

“有慕容白曜与乙浑书信为证。”

心痛！

不能呼吸！

冯太后当然知道，那些书信是慕容白曜在自己的授意下故意写给乙浑的，为的就是麻痹敌人，引蛇出洞，这事自己曾经和拓跋弘说过，可是他还是装作不知道，明知慕容白曜是我的人他还要杀，明知慕容

氏在我这里他还要抓，他想干嘛？

转瞬之间，冯太后已经对拓跋弘的来意猜出了十之八九，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难道他听说了什么？

“那你将如何？”

“慕容氏身为叛臣之妻，恐有党羽在此作乱，恳请太后速回平城，儿当在此彻查灵泉宫。”

哦，听明白了，这哪是搜什么慕容白曜党羽啊，这是摆明了搜我啊！就为了搜我，堂堂南乡公，一代名将，就被硬生生打成叛逆，这世界还有王法吗？

“这样啊，”冯太后依然不慌不忙，“慕容世家在我朝数代为官，忠心耿耿可昭日月，其中必有误会，能否请皇上网开一面，饶过其家人，待事情查明之后再行定夺？”

“慕容氏可免，但余者必查！”

宫外旌旗招展，马蹄声连连，冯太后知道今晚之事必不可免，况且拓跋弘冠冕堂皇，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只有长叹一声：“罢了，看在你一片孝心，本宫就回了平城罢！慕容氏且随本宫如何？”

“正好！”

慕容氏产后昏厥，尚不知夫君已死，只见左右丫鬟半搀着将其抬上轿子，紧接着，两个稳婆抱着两个男婴，也准备登轿。

“且慢！”

拓跋弘看见两个孩子，目中精光一闪。这两个孩子一般大小，一个黑如炭火，虎头虎脑，一个白白净净，耳聪目明。

“皇上何意？”冯太后装作不解。

“此二子是何人？”

“慕容氏怀胎十月，今晚临盆，此二子皆是慕容氏所生。”

“哦？慕容氏一胎生二子？”

“是双胞胎。”

“为何长得不像？”

“双胞胎中亦多有不像者。”

“为何看起来一个黑一个白？”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既然二人是兄弟，可否滴血验亲？”

“皇上是在怀疑什么？”

“无他，好奇耳！”

时至今日，冯太后已经可以充分相信，拓跋弘今晚突闯灵泉宫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他一定是听到自己和王肃育有一子，才想来捉个现行。还好王肃已经刮去胡子，隐匿在一干太监之中。但这两个孩子却是无处掩形，不得不暴露在拓跋弘眼皮子底下。

冯太后和王肃确实育有一子。

太后寡居多年，忽然产子，此事亘古闻所未闻，是以冯太后将孩子隐匿在方山灵泉宫，本想先蒙混过关，等孩子渐渐长大再说后话，岂料拓跋弘亲征柔然，忽然凯旋，这一下不由慌了手脚。王肃要将孩子带回南朝，冯太后心有不舍，危急之际，忽然想到慕容氏临盆在即，不如顺水推舟，假称孩子是慕容氏所生，将孩子交由慕容氏代养，这

样一来，冯太后也不至于和骨肉天涯相隔，是以急召慕容氏到灵泉宫，想来个暗度陈仓，谁知还是被拓跋弘听到风声，当即果断斩杀慕容白曜，亲自来方山拿人！

拓跋弘当然不会相信这两个看起来黑白分明、容貌发肤都不一样的孩子会是双胞胎，要证明他俩不是亲兄弟的办法只有一个，滴血验亲！

不得不说，在那个科学有限的年代，滴血验亲已经是人们认识到的最科学有效的手段了，自从它被发明出来，就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所以一听到拓跋弘的提议，冯太后也是吓得脸色煞白，她知道这两个孩子不是亲生兄弟，如果血液不相融，自己岂不是前功尽弃？

“不可……”

眼看着拓跋弘随行的太医已经拿出金杯、银针，看来是有备而来，冯太后虽然明知自己的反抗毫无意义，也还是不由自主地出言阻止。

“太后！”拓跋弘似笑非笑道，“莫非这两个孩子的身世另有隐情？”

“当然不是……”

“那为何出言阻止？”

“孩子年幼，恐伤身体！”

“哈哈，无妨，太医自有分寸！”

拓跋弘认定这两个孩子不是兄弟，是以吩咐太医只取二人之血，一旦血不相融，自己立刻发难！谁知，神奇的是，两个孩子的血在水

中徐徐转了数圈，居然完全融合起来，这下看得拓跋弘目瞪口呆。这在当时自然不能被理解，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人，血液怎么会融合？但是现在的科学可以给出很好的解释，理论上，任何两个人的血在足够长的时间内都可以相融！

现在的拓跋弘，就像一只鼓足了的气球，浑身是气但无处发泄！

他本以为自己带着大军前来，一旦发现把柄，立刻以淫乱后宫为名将冯太后软禁，届时冯太后面临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入冷宫，从此再不能干涉朝政，这样一来，朝廷的大权才会回到皇族的手里，可是谁料出师未捷，难道这俩孩子真的都是慕容氏所生？

谢谢大家支持！你们的回帖就是我动力

(7)

“皇上！”

太医在拓跋弘耳边耳语几句，拓跋弘听后大喜！

正是，两个孩子虽然血液相融，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两个孩子都是冯太后所生！所以，只要证明他们不是慕容氏所生，自己依然可以兴师问罪！

拓跋弘兴冲冲地下令取慕容氏之血滴入杯中，结果，让他瞠目结舌的是，慕容氏的血也融了进去！

苍天啊，大地啊，是哪位天使大姐在恶作剧啊？

拓跋弘有备而来志在必得，结果奋力一拳打在棉花上，毫不受力，这力道转化为无形，反而差点把他自己憋出内伤。

人生就像闹肚子，有时候你以为是一泡屎，其实它只是一个屁。

难道是情报错了？不可能啊，就算孩子的事错了，可是还有一个人不可能错，那个南朝使者王肃，明明有人看到他进了灵泉宫，此时为何偏偏不在？如果能拿到他，冯太后淫乱后宫的罪名依然不可避免！

对，拿到那个南朝使者！

“传令下去，搜查灵泉宫，看有没有身穿南朝服饰的可疑男子！”

拓跋弘一声令下，守在门外的宗子军闪亮登场。

“皇上，”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拓跋弘的不依不饶，终于激怒了冯太后，“要不要连本宫一并查了，验明正身？”

“儿不敢！”

“那你几次三番在我宫内查人，意欲何为？”

“我实在是为了太后的安危——”

冯太后怒视拓跋弘。

此时，化装成太监的王肃已经感觉到大魏禁军的凛凛杀气，一个彪悍的宗子军校尉已经距离他仅仅一步之遥。

上帝保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阿弥陀佛！

“禀报太后，太尉源贺、尚书令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前来护驾！”

宫门处的守门军校飞马来报。

“什么？”

比冯太后更惊讶的是拓跋弘。

此次行动，他严令禁止走漏风声，可是谁知道，还是被冯太后的这几个铁杆儿粉丝尾随而来。

拓跋弘登高俯瞰，只见方山脚下，刀枪林立，火把通明，马蹄踏踏，人影憧憧，看样子，人数比宗子军多了数倍有余。太尉源贺掌管天下兵马，拓跋丕和穆泰又是鲜卑勋贵，朝中四贵已来其三，看来今晚的行动提前结束了。

“有劳皇上挂怀。我累了，要休息了，你们都下去罢。”

冯太后说完这句话，便再不理拓跋弘，更不提回平城之事。

拓跋弘知道自己错过了有史以来也可能是从今往后最佳的一次翻盘机会，可是他能有什么办法？单挑？自己单挑对面一群人。群殴？对面一群人殴打自己一个，左右都赢不了。爹地啊爹地，你可知道你千辛万苦守住的大好江山现在被你的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你可知道你曾经的女人被你的敌人玩弄于床第之间？还生下了两个孩子！我此生纵然扳不倒冯太后，也要让这两个泥子命赴黄泉！

“叛臣之子，杀！”

拓跋弘一挥手，两名侍卫劈手从稳婆手中夺过两个孩子，就要手起刀落。

他知道光明正大搜宫不成，早就心生一计，此举正是要逼王肃现身。

王肃，如果你再不出来，就别怪我对这两个孩子不客气！

“不可！”

果然，人群中，一个面白如镜的“太监”抢身上前，伸手便要来夺。

本来，王肃也没想过为了孩子暴露自己，可是，眼见孩子命悬一

线，他还是鬼使神差地站了出来。本能也好，父爱也罢，一切都因自己而起，就让我来了解这一切吧！

好啊，王肃，你终于出现了！你以为你刮了胡子我就不认识你了吗？

冯太后也想不到，事情竟然陡起变故。王郎啊王郎，就算牺牲了孩子，我也要保护你，你这又是何苦呢？

“有刺客！保护皇上！”

宗子军平日训练有素，一声令下，立即有十余名铁甲武士闪身挡在拓跋弘身前，长刀出鞘，等着王肃自己往刀刃上撞。

王肃在冲出来的那一刻就后悔了，md，又是冲动的惩罚，就像我和阿柔初次见面那样。

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

呃不……

那次我为宋使，来到平城见天子，天子他特别忙，回到后宫搬出娘。这个娘们不一般，九天仙女下凡间。稍微冲我一眨眼，立刻全身都酥软。那夜我没有回房间，天亮之后点根儿烟，佳人在侧心在颤，这算不算做汉奸——

王肃在踏上了冯太后龙床的那一刻，就清楚知道这件事的后果。自古以来，给皇上戴绿帽儿，或者给皇上的皇上戴绿帽儿，都不会有好果子吃。一旦东窗事发，必死无疑。轻则像嫪毐一样被抄家灭门，重则还会引起两国开战。要知道拓跋家的皇帝没有孬种，一旦冯太后因此失势，拓跋弘掌权，以他好战的性格和憋屈了这么多年的苦水，

向南朝报复不可避免。所以自己不同意冯太后把孩子生下来，毕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么大一个孩子，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猜测妄议。但陷入恋爱中的女人，智商都超出天际，冯太后也不可避免。她一生膝下无子，难得又遇到有情郎，只恨自己不能给王肃多生几个，所以才想出冒充慕容世子的主意。

冒充就冒充吧，王肃也想着能瞒一时是一时，谁知道拓跋弘才刚出京便回师，搞得自己手忙脚乱，走到这一步，也实在让自己没想到。为今之计，只有一死，还冯太后一个清白，免得让拓跋弘乘势做大，引起第三次南北大战。

想到此处，王肃故意把脸往宗子军的刀刃上撞去，瞬间，一张白白净净的脸就变得血肉模糊。

早知今日，也许，当初自己就不该踏出那一步，我早该死了，阿柔，永别了！我去另一个世界等你！

王肃朝冯太后看了最后一眼，毅然转身，猛然朝山下纵身一跃……

“速到山下，捉拿刺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treechang2017-07-3009:43:51

照你说的冯太后熏死过去醒过来后性情大变，按穿越小说的套路，她一定是被现代穿过去的灵魂附身了，哈哈哈哈哈

有这个可能——

@顾浩大爷摆 2017-07-3011:25:02

果断马克，是原创首发么？

是原创首发，尽量每天更新一章！

(8)

拓跋弘没料到王肃还会来这么一手，一手好牌再次被打得稀巴烂，不由得气急败坏。

王郎——

方山虽然不高，从山顶跃下也必然摔得粉身碎骨，冯太后虽然心下震惊、剧痛得无以言表，但面上还是依然平静：“一个太监，值得皇上大惊小怪吗？”

太监？

嘿嘿，拓跋弘心道，等找到尸首就知道了！如果此人不是太监，你冯太后就是全身是嘴也说不清，到时候我治你一个通奸之罪，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儿实为太后安危着想，不可不察！”

“这么说，你倒是一片孝心了？”

“不敢！”

空气再次凝结。

大家都知道，现在一切的关键，在于王肃的尸首，如果被拓跋弘找到，冯太后百口莫辩。王郎牺牲自己保护孩子，冯太后此时不知道自己的心情是喜是悲，纵有眼泪也只能在眼眶里打圈，更绝不能多看孩子一眼。

“回皇上，刺客的尸体找不到了。”

须弥，宗子军虎贲校尉飞马来报。

“为何？”拓跋弘急道。

“方山河道连通如浑水，刺客的尸体已落入河中！”

“什么？”

冯太后如释重负。

“如浑水流经宫皇城，马上通知禁军，在下游打捞，若打捞不到，唯你是问！”

“喏！”

冯太后的心再次紧张起来。

七天之后，宗子军在如浑水下游打捞到一具尸体。一名男子看衣服和宫中太监如出一辙。只是尸体长时间被水浸泡，已经胀得无法辨认。依稀可见男子面部刀疤纵横，血肉模糊，辨其下体，其势已去。

除此之外，拓跋弘从宗子军的回报中再也探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武州川啊，你不停地流；如浑水啊，你望不到头——

上天为何如此待我？

扳倒冯太后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这样错过了，我是拓跋家族的罪人！

拓跋弘知道，河中发现的尸体绝不是王肃，他也知道，自己现在终究还是斗不过冯太后。可是又有什么办法？自己这么做也是不得不为！眼看儿子拓跋宏一天天长大，如果自己后退一步，儿子不但可能

当不上皇帝，甚至可能小命都保不住！

为了孩子，王肃可以牺牲自己，从万丈悬崖上纵身一跃，拓跋弘也可以牺牲！你不是太后吗？你不是不交权吗？那么好，我就让你当不成太后！

拓跋弘当然不敢公然和冯太后火并，降不了你我还升不了你吗？

五年后，他把自己才五岁的太子拓跋宏立为皇帝，才二十出头的他早早就当上了皇上，那么自然，冯太后的身份就水涨船高，成为太皇太后，从皇帝的“妈”升级为皇帝的“奶奶”，你总不好再越级干政了吧？

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年轻人的想法就是很傻很天真，这一纯属泄愤的举动丝毫不对冯太后构成威胁，冯太后连搭理都懒得搭理，你爱咋咋地，让自编自导自演却没有观众的拓跋弘很受伤，说好的剧本呢？说好的台词呢？演员演出都不按剧情的吗？可惜他忘了，修改剧本的权力从来就不在编剧自己手中，导演、制片人、明星，随便哪个人大笔一挥，你的剧本就成了太监。

很明显，冯太后是集三者于一身。欲哭无泪的拓跋弘只好自己挖坑自己埋，自己写的剧本，再难也要演完，从此迁居崇光宫，老老实实当起了太上皇。

可是，他真的会那么老实吗？你见过哪个太上皇骑着战马拿着钢刀屁颠屁颠深入大漠几千里满世界去追柔然人的吗？你见过哪个太上皇钻山林猎虎豹又是打仗又是阅兵频繁地向太后大秀自己的肱二头肌的吗？

不仅如此，他还训练自己才几岁的儿子早早就骑马打猎，
mysonmylove，爹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鲜卑从马背上得天下，历代君王都是马背上的皇帝，你也不能差了，先教你什么呢？就从打狗棍先练起吧，打狗棍法第一步，先和几十条恶狗关在一起……呃，对不起儿子，忘了给你棍子——

鹿苑位于平城北郊，西起雷公山，东包采掠、白登山，方圆数百里，自从北魏在平城建都以来，这里便成为皇家猎场。鲜卑族出自草原，对水草情有独钟，每年秋季，皇帝都会带着皇族、大臣围场狩猎，以获得猎物的多寡进行封赏。

这次秋猎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非要说有，就是年仅十四岁的皇帝拓跋宏第一次狩猎。十来岁的他不像他爹地那么勇猛拉风，追着一头色彩斑斓的猛虎一骑绝尘而去。他人小力气弱，还拉不起大弓，只能拿一把小弓箭到处追猎一些雉鸡、野兔之类，跟在他身边的妹妹拓跋嫣十分不满。拓跋嫣才十一岁，嘟起小嘴的样子让人又爱又怜。

“我说哥哥呀，你就不能打一些大点的猎物吗？这么小的兔子，杀了它太可怜了！”

“我也没办法呀，这么大点儿的弓，只能打这些。”拓跋宏委屈道。

“那咱们去找别人一起吧！”

“我才不想让那些大臣笑话！”

如果说他爹拓跋弘当的皇帝有名无实，那么拓跋宏的皇帝生涯更叫一个身不由己。他爹好歹只受冯太后一个人摆布，他还得受他爹摆

弄。

小宏啊，今天练功了没有？爹给你的七本内功心法都记熟了吗？年轻人切忌心浮气躁，没事多看看佛学也是好的，这八本《四十二章经》你拿去吧！还有，当皇上不能整天只知道打打杀杀，那不成黑社会大哥了？多读点历史，以史为鉴嘛，这套从春秋到东晋的二十四本《皇帝那点事儿》送你——

成天被耳提面命的拓跋宏已经被摧残得少年老成，拓跋嫣知道哥哥差点都要学成书呆子，难得出来放松放松，就拉着他道：“干嘛非找大人？我们去找绝哥哥和傖哥哥啊！”

拓跋嫣口中的绝哥哥和傖哥哥，就是慕容白曜的遗腹子。十四年前，拓跋弘以“党附乙浑”的谋逆罪将南乡公慕容白曜处死，一方面借他的头打开灵泉宫的大门，搜查冯太后寝宫，另一方面，也在朝中剪除冯太后的羽翼。冯太后知道慕容白曜死得冤，如果不是当时自己接慕容氏去灵泉宫生产，慕容白曜至少不会连儿子都见不到就命赴黄泉。但是，即便此时她已经身为太皇太后，也不便对太上皇钦定的铁案直接提出翻案，只能以“罪不及子”为名，保住了慕容家的血脉，毕竟慕容白曜谋逆罪未能坐实，而自己的儿子还在慕容府上。念子心切，此后，冯太后时常恩赐兄弟俩入宫，大小封赏不断，是以慕容绝和慕容傖兄弟，早已经和拓跋兄妹混得很熟了。

拓跋嫣提此建议，拓跋宏立刻点头。自己虽然贵为皇帝，身边真正能说说话的，还真就这两个人。

感谢各位关注，是从舞文弄墨搬过来的，所以前面更新得多点，

只要大家喜欢，我会继续努力

再更一章

(9)

“啪”！

一箭中的。

一只秃鹰本来盘旋着想捉野兔，结果被当成靶子，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两匹马上载着两个少年风驰电掣，旋即而至。

“哥，好箭法！”

一个十三四岁、面白如玉的英俊少年诚心赞道。

“可惜还没猎到真正的猎物！”

一个肤色黝黑，看起来比白俊少年强健得多的少年龇牙道。在他心里，飞鹰走兔什么的太不过瘾，如果像太上皇一样能去虎圈就好了，屠熊缚虎，那才是真正的打猎。

“已经很好了，不像我，半天都没打到。”

白俊少年叹气道。

从小到大，他在武力方面就不如他的哥哥，力气更是没法比。每次打猎，哥哥都是一马当先，中者立毙，害得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出手。哥哥恨不得屠熊缚虎，他却连个野兔都没打到，有时候他真怀疑自己和哥哥是不是一个妈生的，咋就差距这么大呢？

“老二，别心急，大不了我的猎物劈你一半！”

兄弟俩感情好，当哥哥的经常照顾弟弟，在黑面少年看来理所应

当。

黑面少年一边说着，一边朝落地的猎物走去。

“说得好，要不要把我的猎物也给你们兄弟俩分了去？”

一个尖锐刺耳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黑面少年皱皱眉，这太监嗓儿，一听就是冯夙那个二百五。这家伙仗着自己是冯太后的侄子，一向飞扬跋扈，对两个“叛臣”之子更是看不上眼，没事儿就过来撩骚。

“我们的猎物多得是，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黑面少年没理他，眼看地上的秃鹰就在眼前，身上的箭如同死神一样攫取着它的生命力，伸手就要抓。

“慢着！”操着一口标准太监腔儿的少年从马背上跳了下来，这少年看起来十三四岁，方脸大眼，论相貌也算得上是人中赤兔，马中吕布，只见他浑身上下绫罗绸缎异常光鲜，丝毫没有北魏人的粗犷之风，“谁说这是你的，我还说这鹰是我的呢！”

纳尼？开什么玩笑。黑面少年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这只鹰明明是自已打的，身上还插着箭，冯夙这厮有何脸面说是他的？

“冯夙，你拉得开一石的弓么？”黑面少年嘲笑道。

“你……”那个叫冯夙的少年显然对别人质疑他的荷尔蒙很不满，“别以为自己有几斤力气就了不起，告诉你，这鹰可是我先看见的。”

“你先看见的就是你的？”

“没错！”

“那我还先看见你了呢！”

“慕容绝，”冯夙一张小白脸气得通红，“不过是个叛臣之子，凭什么和我争？”

慕容绝本来对冯夙只是爱答不理，言语间甚至还有几分嘲笑，但当他听到“叛臣之子”几个字，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不见。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看到慕容绝黑口黑面，冯夙也有点紧张，毕竟这黑小子是个混不吝，要是发起飙来，恐怕自己占不到便宜。但有时候，人的贱是一种本能，就像生命一样深入骨髓，冯夙明知道有可能会吃亏，嘴上还是冒出一句：“就说你叛臣之子怎么了，你咬我啊！”

慕容绝没有咬他，只是虎目一瞪，就吓得冯夙倒退着跌了一跤。

“慕容绝，你打人——”

如果晚生一千年，冯夙有可能是最会帮球队赢球的影帝，可惜不幸的是，他遇到的不是绅士的英国队，而是狂暴的俄罗斯队。慕容绝显然对他自说自话的表演没兴趣。

“好，你说我打你，那我就打你一个看看，免得凭空被冤枉了！”

慕容绝跨出一步，朝冯夙走去。

“哥，打人不打脸——”

白俊少年急忙拉住他。

“老二，别拦我，今天我非撕烂他这张破嘴！”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把他浑身上下捏个粉碎性骨折就可以了，打脸容易被看出来！”

“好兄弟，就这么办！”

“慕容悦，天杀的，你就损吧，画个圈圈诅咒你！”

冯夙此时已经有点后悔为什么要得罪这哥俩儿。要知道他们的父亲犯的可是“谋逆罪”，换句话说就是连皇帝都敢杀，眼下四下无人，自己这几个手下不够慕容绝塞牙缝儿的，万一俩兄弟把自己大卸八块喂狼了……后果不堪设想。

“绝哥哥、悦哥哥，你们干什么呢？”

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这声音他俩听过无数次，除了彭城公主，没有第二个人说话能有这么好听。

“参见皇上、公主。”两兄弟一起躬身。

“唉，算了，又没外人，咱们随便说话。”拓跋宏也只有在几个同龄的玩伴中，才显出随性的一面。

来的人正是拓跋宏和拓跋嫣，刚才那悦耳的声音，就出自拓跋嫣之口。

“冯夙，你又惹祸了吧？早就告诉你不要以少欺多，你又不听，早晚有天栽跟头！”拓跋嫣嗔怪道。

冯夙恶人先告状：“明明是他们欺负我，请皇上给我做主。”

“唉唉，行了，哪儿凉快赶紧上哪儿待着去，别耽误我们谈正事儿——”

冯夙的年纪虽然也和拓跋宏差不多，但仗着冯太后是自己的姑姑，张狂惯了，拓跋宏对他不甚喜欢。眼看着拓跋宏和慕容兄弟谈笑风生，自己根本插不进话儿，冯夙觉得待在这里也是自讨没趣，悻悻而退。

“这只鹰是你打的？”拓跋宏看着慕容绝的弓不胜赞叹。

自己的弓才有七斗，慕容绝和他年纪相当，却已经能拉开一石二的弓，不愧是将门虎子。

“还是个雏儿，要是能射到大雕才好。”慕容绝对自己的勇力倒不客气。

“看来今年的秋猎大赛，绝哥哥要勇拔头筹呢！”拓跋嫣看着慕容绝马屁股上挂着的飞禽走兽，不胜赞叹，“傥哥哥，怎么你一只也没打到？”

慕容傥的马屁股上光光，两手一摊，道：“谁说我没打到？我只不过还没开始发力而已。”

拓跋宏知道他跟在慕容绝后面只能捡漏，只是嘴硬，便道：“那你想不想超过你大哥？”

“当然想啊！”

“不如这样，我们比比，两个人一组，酉时在这里集合，哪组的猎物多，算哪组获胜！”看着慕容绝满载而归，也激起了拓跋宏的好胜心。

“这个……太欺负你们了吧？”慕容绝嘿嘿一笑。

(10)

“已经打到的猎物不算，我和慕容傥一组，你和嫣妹一组，这样就公平了。”拓跋宏分配得倒也合理！

“好耶！我和绝哥哥一组，”拓跋嫣拍手道，“哥哥，傥哥哥，输了可不许哭鼻子哟！”

“看你说的！我们又不是十岁的小孩子！”慕容傥道，“既然是比

赛，总得有赌注吧？赌注是什么？”

“赌注嘛！”拓跋宏看见拓跋嫣对慕容绝一脸崇拜的眼神，忽然来了主意，“这样吧，你们哪个人赢了，我就把公主许配给谁！”

虽然年纪尚小，还听不懂男女之事，但是拓跋嫣还是脸上一红：“哥，你干嘛拿我说事？”

“女孩子嘛，早晚要嫁人的，怕什么！”拓跋宏看见两兄弟对此没有异议，大声道，“好，那就这么定了，咱们天黑在此，不见不散！”

拓跋宏说完，便和慕容悦朝东打马而去。

“绝哥哥，我们去哪里？”拓跋嫣作为资深“蕨根粉”，只需要听吩咐就好。

“东边有虎圈，我们也向东！”

虎圈，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圈老虎的地方。拓跋家族是鲜卑人，生性喜猎，为了使打猎更有乐趣，专门从各地弄来十数头猛虎，放养在这片山林。每年秋猎，凡是有能射杀老虎者，基本都是当年的秋猎冠军。

慕容绝自幼臂力甚大，根骨奇佳，习武也比常人快上许多，从小便有勇武之名。只不过，这个勇武之名在没有实际战绩之前，也仅仅是被人说说而已，这情形就好比喜欢你一个美女，美女也喜欢你，但她就是不让你碰，你干着急也没办法，要是下手晚了，美女没准还被别人抢了去。秋猎冠军无疑就是这个美女，时时拨动着慕容绝敏感的神经，只不过冯太后担心他们的安危，不许他们靠近这片危险的区域。如今，既然皇上提出比赛，慕容绝心中的念头便被再次勾起，要

是皇上和老二猎到了老虎，那自己岂不是还要再等一年才能正名？是以也顾不得那么多，朝着虎圈就策马而去。

虎圈并不大，方圆不过三四十里，放养十多只老虎其实并不合理，盖因老虎是独居动物，向来一山不容二虎，而这些老虎平时就被关在笼子里，只有像这样每年一次的秋猎，才会被放出来放放风。

不过这老虎也很郁闷，平时一关就是一年，缺乏锻炼骨质疏松，好不容易被放出来，还没来得急喘口气走两步，就碰上一群野蛮人骑着马拿着箭四处追杀，山中之王威风何在？百兽之首颜面何存？一来二去，这老虎就学乖了，碰到大队人马，老虎就各自逃命，遇到落单的人，往往就合力击杀。好在鲜卑人常年狩猎，知道老虎的习性，轻易倒也不敢落单。太上皇拓跋弘虽然率先冲入虎圈，大队人马旋即而至，并无危险，但慕容绝就不一样了，他猎杀老虎的心太急切了，根本没去考虑这些，带着拓跋嫣一马当先就冲入虎圈。

这老虎一看，哟呵，挑衅！赤裸裸的挑衅！你们人多我还怕你，就这么两个孩子，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兄弟们都出来，开饭了！人马肉双拼！

慕容绝乍见老虎，还有几分兴奋，忽然发现数目不对，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我去，合著虎圈里一半的老虎都来了，自己这面子太大了，当即刷刷两箭，将最靠前的一只老虎放倒，带着拓跋嫣掉头就跑。

“嫣妹，快跑！”

慕容绝和拓跋嫣座下的都是日行百里的良驹，本来和这些老虎比

赛跑还有得一拼，但是这些马平日里被保养得太好，吃饭是外卖洗澡时人工 spa 平时又是低头族，什么时候见过这阵势？俗话说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五只老虎跑得更快，当即拓跋嫣座下的白马就被吓瘫了，马失前蹄，好在慕容绝眼疾手快，他本来在拓跋嫣前面，调转马头后，跟在拓跋嫣后面，当即伸手一抄，直接将拓跋嫣拽到自己马背上，纵马狂奔，百忙中回头一看，只见三只老虎已经扑向白马大快朵颐，两只老虎依然对自己不离不弃，这份执着令人感动！说好的双拼就是双拼，自己点的外卖，再难吃也要吃完！

面对着两只老虎，慕容绝倒有些镇定了，自己是来干嘛的？不就是猎虎来的吗？刚才被五只老虎偷袭措手不及，眼下二对二，正好单挑，当即打马回头，对拓跋嫣说了一声“看好了”，只见慕容绝张弓，搭箭，一箭射出，正中最先一头猛虎的眉心。这虎骄横惯了，虽然脑袋中箭有点儿晕，但跟喝了二两小酒一样，晕晕乎乎更兴奋，还是朝慕容绝奋力扑来，慕容绝一咬牙，将马往旁边一带，使出全身力气对着飞在半空的老虎肚皮就是一箭，一箭穿心！

拓跋嫣躲在慕容绝怀里，紧紧抓住缰绳，对刚才发生的一切看得真真切切，随着老虎啪叽一声趴在地上再也不起，慕容绝的形象在她眼中瞬间高大了许多，宛如天神一般站在四只老虎面前，威风凛凛。

且说拓跋宏和慕容悦一路向东，以他们二人的胆子是绝对不敢来虎圈的。

“皇上……”

“这里没人，叫我宏哥吧！”

“宏哥，我怎么感觉这场比赛咱俩要输呢？”

“为啥？”

“我哥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今天是奔着虎圈去的，万一他猎杀一头老虎，咱俩就是打一窝兔子也是白搭啊！”

“有道理，那你说咋办？”

“要不咱俩也去看看？”

“唔……咱俩也不能显得太胆小了，看看就看看！”

于是拓跋宏和慕容悦也来到虎圈。

@向上吧小流氓 2017-07-31 02:37:32

我他妈生在 80 年代都差点死掉，还好交了 300 罚款。草

恭喜这位道友渡劫成功！

@亮盾 pk 亮剑 2017-07-31 12:09:01

100 年后你也死定了

感谢道友祝我长命百岁！

@雪漫飞鸿 2017-07-31 16:05:28

楼主写的小说，还是正史？

原创小说，欢迎关注哈

哈哈，刚看到帖子上了热帖榜，今天再更一章

(11)

太上皇今天打了一头大老虎，心满意足，正带着人准备回去开虎肉 party，结果看见儿子过来了，心下大喜：“小宏子，好样的，你爹我早就说带你一起猎虎，你偏不来，这下怎么想通了？”

拓跋宏知道父亲一向不喜欢慕容氏兄弟，也不敢将和慕容绝打赌的事告诉他，道：“早就听说虎圈盛名，今天想过来看看，这头老虎是爹打的吗？爹地威武！”

拓跋弘哈哈大笑：“晚上回去有虎肉吃了，这东西可是大补，虎鞭还可以……”拓跋弘忽然想到他还是小孩子，不应该说这些，干咳了两声，“哦，对了，你妹妹嫣儿呢？”

“嫣妹她……”拓跋宏没想到父亲会有此一问，随口道，“刚才好像看到她和冯夙在一起。”

“哼，”拓跋弘从鼻孔中表示了自己的轻蔑，“冯夙那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和嫣儿都离他远点，免得沾染晦气。”

“是，儿记下了。”

正说着，忽然圈中传来一声虎啸，拓跋弘吓了一跳，他回头问左右：“人都出来了么？怎么还有虎啸？”

右仆射穆泰神情肃穆道：“这啸声中饱含悲鸣，似乎尚有人在圈中狩猎！”

我去，啸声中饱含悲鸣这种事你都听得出来？不愧精通兽语，简直是人渣中的人渣！

“虎贲校尉检点随行人员，发现缺席立刻来报！其余人随我立刻前往查看！”

拓跋弘一骑当先，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直奔虎啸的地点而来。

当他们来的时候，简直都惊呆了，只见地下一片狼藉，两只老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身子下流出大片血迹，显然是没命了，还有两只老虎，一只独目，另一只眼上还插着箭杆，另一只身上插着好几支箭，只是每一支都不足以致命，两只老虎虎视眈眈地盯着一处洞口，发出悲鸣。

慕容悦的心直接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知道洞里十有八九是慕容绝和拓跋嫣。

“谁在洞里？”

拓跋弘看到这血腥的场面也是一惊。自己大张旗鼓，带着数百人费了半天的劲才猎杀一只猛虎，这人随随便便就杀了两只，看样子洞外的两只也受重伤，要是被他猎杀四只，自己这区区一只的战绩又何足道哉？瞬间，刚才猎杀猛虎的喜悦化为乌有，他也想知道是什么人有如此勇力。

“父亲？”洞中传来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声。

“嫣儿？”

拓跋弘惊了，他看了儿子一眼，拓跋宏刚才说嫣儿和冯夙那小子在一起，难道这些老虎是冯夙杀的？这娘炮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练《葵花宝典》了吗？

“嫣儿，你和谁在一起？”

“我和绝哥哥！”

“绝哥哥？”拓跋弘还没把人物和名字对上号。

“是慕容绝。”

事已至此，拓跋宏知道再也瞒不住，索性说出实情。

“慕容绝？”拓跋弘对这小子当然有印象。黑得跟雷劈了似的，经常被太皇太后召唤入宫。知道他爹被自己所杀，每次见到自己的时候都是满眼仇恨。如果不是太皇太后纵容娇惯，自己早就把这黑小子踢回月球了。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敢带着公主私入虎圈？出事怎么办？他死了事小，要是嫣儿有什么闪失，自己如何向她地下的娘亲交代？

拓跋弘越想越生气：“大胆慕容绝，带公主以身涉险，该当何罪？”

“太上皇，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还是想办法救出公主。”穆泰进言道。

哦，也是，先得把嫣儿救出来再说！

听到拓跋嫣说话，拓跋弘知道她暂时没事，眼见这两头猛虎是绝佳的靶子，就将自己的弓箭交给儿子。

“小宏子，去救你妹妹出来！”

皇帝和太上皇狩猎，朝中文武重臣皆在，拓跋弘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你们不是觉得皇帝年幼吗？你们不是对皇上阳奉阴违吗？就让你们看看，我们拓跋家没有怂人！别说两只老虎身受重伤，就算万一有事，自己和这么多大臣都在，也不会让儿子吃亏，是以他才放心大胆地让儿子去杀虎立威。

拓跋宏虽然也是鲜卑血脉，但他刚刚出生便被立为太子，母亲亦因“子贵母死”的苛则早早离世，在他的成长记忆里，一边是雷厉风

行的愤青爸爸，一边是阴沉刻薄的心机奶奶，他时刻想的不是如何表现自己争取荣宠，而是如何守成自保。是以性格中就多了几分谨慎，甚至显得过于老成。如今接到父亲扔来的这个烫手山芋，扔掉也不是，只好硬着头皮顶上。当即张弓搭箭，朝着独目的猛虎射去。

那独目猛虎歪头躲过一箭，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拓跋宏就是一张怒吼。武功中有一种叫狮子吼的究竟有多猛大家都不知道，但是眼前这老虎吼可是实打实的，对动物尤其有杀伤力！一些随从的战马已经被这一声吓得骨酥腿麻，当即有两个文臣直接从马上栽下。或许是拓跋宏胯下这批战马受到感应，竟然抬腿朝着独目猛虎走去，它想干嘛？施展美人计色诱？拜托，你俩不是一个品种啊！

坐在马上的拓跋宏急拉缰绳，大声呵斥，谁知这马反而受了刺激，直接朝着独眼老虎窜去，这一下可实在是出乎意料，连拓跋弘也没有料到，等他反应过来，儿子的坐骑已经朝前面窜出两丈有余。饶是他大喊一声“保护皇上”，身后的众位大臣也是有心无力，也许只在他们抬起弓箭的刹那，皇上就已经送上人头了。

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拓跋弘发话，已经有一道人影像离弦的箭窜了出去，直奔猛虎，正是慕容悦。他心念大哥和公主，早就伺机而动，见拓跋宏吸引了老虎的注意，直接从侧翼偷袭，

慕容悦手上的是一把黄杨弓，对准两头猛虎扬手就是连发，身上中了许多支箭的老虎本来就已体力不支，被慕容悦补箭后，踉踉跄跄再也站不稳，一头栽倒下去，那只独目的猛虎却越发凶悍。

身为公虎的它体型硕大，貌似有五六百斤，却异常灵活，接连避

开慕容傥两箭，竟然不顾送到嘴边的拓跋宏，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慕容傥就扑去。

慕容傥前几箭有备而发，老虎扑来，刚好他手中无箭，只好就地一滚，躲将开去。身后满朝文武大臣张弓搭箭，却是一个人都敢发，皇上就在眼前，万一伤到皇上怎么办？那可是杀头抄家的罪名！是以一众文武大臣只能干瞪眼，就看着慕容傥和猛虎搏斗。

慕容傥没有他哥哥的力气，慕容绝尚不能一箭穿头，他更不能，眼见猛虎掉头又来，心下一横，发出一箭，射爆它的右眼，老虎只觉得眼前一黑，似乎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候，从洞中飞出一个人影，手上拿着割肉的匕首，对准失去双目的猛虎就是乱刺，猛虎疼得张牙舞爪，却看不到目标，众大臣趁机上前救回拓跋宏，再看出来那人，正是慕容绝。

@翹嘴昌魚 2017-07-3117:32:38

两脚羊是什么朝代??

就是这个朝代

@ywu jun19692017-07-3117:34:09

@浮生若梦 87: 本土豪赏1根鹅毛(10赏金)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

感谢土豪!!!

@花花世界谢 2017-07-3118:22:21

我是来打酱油的

欢迎酱油党，前面写得比较中规中矩，后面的会更好玩

@雪漫飞鸿 2017-07-3118:08:46

现在南北朝是个影视剧热点-----电
视剧还没想过，先努力把小说写完吧@状元不爱秀孜 2017-07-
3119:44:30 决定跟了-----感谢支持，本
人保证不做太监@翘嘴昌鱼 2017-07-3117:32:38 两脚羊是什么朝
代?? -----@浮生若梦 872017-07-
3117:40:55 就是这个朝代 -----
@xuanyuanmaomao2017-07-3120:06:08 唐朝也有呀-----
-----嗯，从这时候起的@认准一条道 2017-07-3116:49:57
写得太好了，很时代感，很幽默。-----
感谢支持!@面具的爹 2017-07-3122:54:41 我以为写历史，原来是小
说。

现在写南北朝历史的挺多，来换换口味吧

(12)

只见慕容绝脸上、胳膊上、腿上全是血迹，他挡在慕容傥前面，
挥动匕首逼退猛虎。众位大臣这才反应过来，纷纷展示自己的骑射神
技，刷刷刷一通乱箭齐发，将凶悍的独目猛虎击毙，一个个互相吹捧。

“太尉好箭法!”

“哎呀，老了，大将军也不错！”

“不敢当不敢当，还是世子年少有为……”

“爹，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哇……”

直到看到拓跋嫣从洞中被接出来，拓跋弘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多悬，就差一点，俯瞰万里河山、掌管千万百姓、麾下百万军队的北魏皇帝就命丧虎口。他不想是谁把拓跋宏送上虎口，也不想是谁救了拓跋宏，反倒怪罪其慕容绝来。

慕容绝，又是慕容家的！要不是你，我儿不会以身涉险，嫣儿也不会被困洞中！今天太皇太后不在，我就杀了你以绝后患！想到这儿，拓跋弘大喝了一声：“来人啊！将慕容绝绑了，就地正法！”

慕容绝虽然浑身是血，但大部分都是老虎的，他受的只是皮肉伤，要不是中途箭壶跌落，他也不至于躲在洞中。眼见兄弟为救自己舍身斗虎，自己便奋勇冲出，兄弟合力，总算保住慕容觉。谁知还没来得及庆幸劫后余生，拓跋弘一声令下，慕容绝便被绑了，这一下实在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爹，你干嘛要绑绝哥哥？”

拓跋嫣虽受惊吓，浑身上下却是半点伤也没有。看到这里，众位大臣都暗暗惊奇，想不到慕容绝小小年纪，一人勇斗四虎，还能保护住公主安然无恙，这份勇力，恐怕是我再年轻十岁也有所不及！

“慕容绝私闯禁地，连累皇上、公主涉险，其罪当诛！”拓跋弘怒气冲冲，他这气倒不是装的，慕容绝这厮武力值太彪悍了，才十来岁就连杀数虎，长大以后那还不是心腹大患？趁其羽翼未成，必须杀

之！

“禀父亲，”拓跋宏惊魂稍定，听说父亲要杀慕容绝，急忙帮他澄清，“是我和慕容绝打赌，让他进入虎圈的，这事和慕容绝无关。”

“哦？”

儿子这样说，这事倒不好办了。照此说来，慕容绝非但不是戴罪之身，而且还是拓跋嫣的救命恩人，这特么就比较尴尬了！

一时没了主意的拓跋弘干咳了两声。

“启禀太上皇！”冯夙那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

“有话快说！”

要不是看在他是冯太后侄子的份儿上，拓跋弘才懒得和他说话，言辞中丝毫不掩饰对他的厌恶，就差说出“有屁快放”了。

“彭城公主本来是和小臣约好一起狩猎的，一定是受慕容挑拨迫才被带到虎圈来，请太上皇明鉴！”

难得冯夙这小子说话中听一回！拓跋弘大喜！他知道今天当着满朝文武是杀不了慕容绝了，自己硬要颠倒黑白，定然失了民心，是以不等旁人说话，就将此事定了案：“慕容绝大胆挑拨公主，罪不可赦！但好在保护公主毫发无伤，亦算有功！功过不能相抵，死罪虽免，活罪难饶，即日起净身入宫，在崇光宫当差，不得有误！”

把勇武绝伦的慕容绝净身做太监，是拓跋弘忽发奇想，虽然有一个武力值如此恐怖的太监并非什么好事，但是只要他入了宫，到时候就随自己怎么摆弄，即便是随便找个罪名廷毙他，太皇太后也无话可说！想到这里，拓跋弘很是为自己的小机智点了个赞！

什么？让我做太监？

慕容绝没想到拓跋弘会玩儿这么狠！这不是要慕容家绝后吗？哦，对不起，忘了我还有一个弟弟，可是那又怎样，万一他以后出柜了怎么办？传宗接代的重任还不是落在自己肩上？拓跋弘，你跟我玩儿阴的！

慕容绝毕竟才十来岁，还体会不到拓跋弘背后的阴谋诡计，但他也知道当太监绝非好事！只是，眼下太皇太后不在，没有一个人能为他说得上话。这算什么？自己拼了命想证明自己是大魏帝国第一勇士，结果最后成了太监，早知道要争的是大魏帝国第一太监的名号，自己是说什么也不会进虎圈的！

“父亲，不可。”关键时刻，又是拓跋宏。慕容绝在心里感动得泪眼婆娑，还是未来的大舅哥好！

可不是么，无论将来兄弟俩谁娶了公主，拓跋宏都是绝对的大舅哥。

“为何不可？”

“儿与慕容绝的赌约分出胜负，按照约定，慕容绝当娶彭城公主，万万不可净身！”

拓跋宏在和慕容绝说赌约的时候，只不过是少年人的一句玩笑话，连拓跋嫣自己也没有当真。可是眼下慕容绝性命攸关，拓跋宏只好把这事儿提了上来，希望能让父亲收回成命。

拓跋嫣虽然对什么许配啊、驸马的懵懵懂懂，但也知道和自己有关，睁着一双大眼睛愈发好奇。

“胡闹！”

果然，拓跋弘听了之后怒不可遏！

“你们是怎么约定的？”

纵然想反悔，拓跋弘也要师出有名，毕竟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皇帝已经开了金口，覆水难收！

“儿与慕容绝约定，双方酉时比拼猎物的多少，猎物多者获胜！胜者即为彭城公主驸马！”

“哦，那慕容绝都猎了些什么呢？”

慕容绝从比赛伊始就深入虎圈，加上最先杀的一头猛虎，一共亲手猎杀三头猛虎。而拓跋宏、慕容傥组合靠着捡漏才猎杀一头伤重的老虎，胜负十分明显。

这是关系到皇家公主的终身大事，拓跋弘眉头微皱：“慕容傥射杀独目虎有目共睹，为何没有算上去？”

独目虎身遭万箭穿心，死在谁手里还真不好说，本来没有算给慕容傥，但既然太上皇发话了，就把独目虎算给慕容傥，这样，慕容傥和慕容绝的战绩是2:3。慕容傥知道，要是自己赢了，大哥就得当太监，当即上前道：“禀太上皇，臣甘愿认输！”

“认输？”拓跋弘眯着眼睛，“你是怕你大哥输了吧？难道你就不想娶彭城公主？”

慕容傥和拓跋嫣从小玩到大，也算青梅竹马，但要说娶亲的念头，还真没想过，毕竟年纪尚小。

“臣愿赌服输，不敢奢望。”

拓跋嫣虽然听得懵懂，也听出了慕容傥不愿意娶自己，她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无辜地道：“傥哥哥，你为什么不愿意娶我？嫣儿做错了什么吗？”

“娶不娶恐怕由不得你！”

拓跋弘紧紧地盯着慕容傥。

@平平淡淡就浪 2017-08-0109:07:27

还更吗？

每天都更，欢迎关注

@冰红茶、玄 2017-08-0109:51:53

楼主可恶。一天才写2章

哈哈，楼主努力中

@浮生若梦 872017-07-2909:57:00

(2)

也许就是这首歌，在另一个男人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这个人就是拓跋弘。

才十来岁的他或许还不懂得什么叫基情，但是他很明白慕容白曜曾经“背叛”过自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得贪婪我爱的懦弱——

所以每次见到慕容白曜，这个风一样的少年总是会想起乙浑，那个曾经想做王的男人。随着拓跋弘渐渐长大，慕容白曜愈来愈感觉到

后背发冷，仿佛有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上，随时会
斩落下来.....

@权颢 2017-08-0110:56:06

不是“参合陂”么。。。

已经过去好几十年啦

@晴山堂的游圣烟 2017-08-0110:08:02

每日一顶

感谢感谢！

@田冬 20142017-08-0111:02:33

写的真好，南北朝的文章看过不少，用白话文写的你不是头一份
但绝对是独一份！

我只能说你……有眼光！哈哈

@crazyxf0072017-08-0112:06:50

怎么就太监了，这么好的文笔可惜了。

楼主誓死不当太监

@姜文宣 2017-08-0112:14:56

北魏的皇帝都短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前六个里就有三个被杀的，一个身体不好的……

@zuoan7702017-08-0111:34:28

感谢感谢！

(13)

自从十四年前，拓跋弘听到消息说冯太后私育一子，便查无所获。后来听说慕容家生了两个儿子，结果这两个儿子一黑肤一白面，一个勇武一个文弱，无论从外貌还是内在，可谓是大相径庭。如今，随着两兄弟年龄渐长，拓跋弘愈发坚信他俩不是亲兄弟，依照性情来看，慕容绝是慕容氏所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毕竟慕容白曜也是赫赫有名的一代名将。而慕容傥白白净净，一看就是文弱书生，应该就是那个王肃之后。

虽说怀疑，但没有拿到真凭实据，拓跋弘倒也不敢断定，只是心中在想，不管这两人的爹地是谁，都必须除去，一个不留，自己不能在宏儿身边埋下两颗定时炸弹。虽说如此，却也要有先有后，慕容绝勇猛过人，宜先除之，剩下慕容傥慢慢再说。

打定主意，拓跋弘看了看时间，才申时一刻，距离酉时还有段时间。

“既然你们约定在酉时，那么就酉时再见，到时候胜负如何，立见分晓！”

拓跋弘现在铁了心要除掉慕容绝，不想给他任何口实。

“得想办法把这事告诉给太皇太后。”

拓跋宏跟在父亲身边，没有办法向慕容傥通风报讯。他看到拓跋嫣就在自己身旁，悄悄把脖子上的玉佩摘了下来，塞到拓跋嫣手里。

“嫣妹，你好像累了，回宫休息休息吧！”

拓跋嫣虽然不谙事务，但是冰雪聪明，她知道这玉佩是太皇太后赐给哥哥的，又见哥哥如此小动作，心里已经猜到八九分，伸个懒腰道：“是啊，打了一天猎，我就不陪你们了，父亲，我回去了。”

拓跋弘正想着怎么让拓跋宏反败为胜，随便答应了一声，道：“传令，驱出所有猛虎，不得有误！”

拓跋嫣知道自己心里的大英雄要被父亲办成太监，心急如焚，虽然此时她还不太明白太监究竟是个什么物种，但是也知道他们的地位和 9527 差不多，当太监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要不然哥哥也不会这么着急，连太皇太后赐给他的贴身保命的玉佩都拿了出来。她的小白马刚才被老虎大快朵颐，想起自己骑过的马中，似乎只有慕容傥的坐骑最听话稳当，当下便去找慕容傥借马。

慕容傥跟着大哥，一直来到虎圈外面的小树林，看到大哥情绪低落。

“大哥，别怕，一会儿我去求太皇太后，只要她老人家出马，太上皇不敢为难你！”

“拓跋弘，算你狠！老二，我问你一件事。”

“放心吧，我是不会和你争公主的！”

“不是，我是想问，你想不想给父亲报仇？”

“报仇？”

慕容悦惊了。

谁都知道慕容白曜是被拓跋弘所杀，为父亲报仇，难道是要杀了太上皇？

“我想了，要杀他，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慕容绝道，“平时咱们要接近他根本没可能，现在大家都在虎圈，你我手上又有弓箭，一箭射死他并不是难事！”

慕容悦倒吸了一口凉气：“大哥，射死他是不难，可到时候你我可就是真正的叛臣贼子了！”

“你怕死？”

“我不怕死，只是觉得这么做有些不值当。”

“为何不值当？”

“拓跋弘已经是太上皇，等皇上一天天长大了，明白了道理，总有一天会为我们的父亲正名，我们现在何必冒险呢？”

“拓跋弘处处针对你我，总之不杀他我难咽这口恶气！放心吧，我们藏在林子里，远远地给上他一箭，神不知鬼不觉！”

慕容悦摇头道：“我认为还是不要这么做，万一东窗事发，你我事小，母亲日渐年迈，难道你还要看她承受丧子之痛吗？”

“别废话，这件事，你就说你做不做？”

“大哥，别逼我，我是不会做的！”

“好，你不做，我来，就算是东窗事发，也是我一个人承担，到时候，你要好好照顾母亲！”

“大哥……”

不知为何，慕容悦觉得此时的大哥如此陌生，似乎成了另外一个人。

“老二，你的弱点就是太胆小谨慎，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不会像我一样到处惹祸！我走了！”

说完，慕容绝迈步朝前面的桃林走去，他也许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和弟弟的人生从此就天翻地覆，再也回不到从前。

@浮生若梦 872017-07-3022:40:03

感谢各位关注，是从舞文弄墨搬过来的，所以前面更新得多点，只要大家喜欢，我会继续努力

@凡事都喜欢研究 2017-08-0112:36:51

据说慕容少年时和他姐姐一起在床上伺候苻坚...小慕容功夫了得!! 能写一下吗? 嘿嘿

哈哈，这段历史在前面，不过后面有更刺激的，你猜猜是谁？

@彭志强彭塘 2017-08-0115:12:53

这样的文字看着舒服。

楼主快更新呀，我是看一次顶一次

感谢支持！

@白牡丹黑牡丹蚕 2017-07-3008:40:26

顶啊顶

@小小萧然 2017-08-0109:28:41

楼主，你的天涯等级是多少了呢

是问我吗？好像不是很高

感谢各位，今天在外面跑了一天，见了几个制片人朋友，回来了，继续更！

(14)

拓跋嫣就是在这个时候找到慕容悦，把拓跋宏的玉佩交给他看。

怎么办？怎么办？是去求太皇太后，还是阻止大哥？

很明显，求太皇太后肯定是来不及了，可是，也不能告诉拓跋嫣说我大哥要去杀了你爹啊！

必须阻止老大！丫儿太冲动！冲动是魔鬼！

慕容悦主意已定，把玉佩交给拓跋嫣：“嫣妹，你先去求太皇太后，我再去劝劝大哥。”

拓跋嫣接过玉佩：“好！”

“动手！”

两人正要分开，忽然，树林里刷刷刷闪出几道黑影，其中一道黑影一把抱住拓跋嫣，捂住了她的嘴，又一道身影直奔慕容悦，想要如法炮制，慕容悦虽然年幼，但自幼练习家传绝学慕容剑法，倒也有些根基，一个闪身避过来人，大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

那人一招扑空，倒有些意外。捂住拓跋嫣的人轻声道：“老姚，怎么连个孩子都制不住？”

这几个人穿的都是夜行衣，蒙着面，看不到脸孔，但是听老姚的声音比较沉闷，有点像在水中敲打破锣：“小子，你会武功？”

看到这几个人的装束，又想到这里是皇家猎苑，慕容倪已经猜出这几个人的身份。

“你们是刺客？！”

那个叫老姚的人嘿嘿一笑：“算你聪明，不过没什么用，乖乖跟我走吧！”

慕容倪想出声示警，可是对方欺身过来，他只觉得胸口前仿佛有巨石压来，压得自己透不过气。老姚伸出枯干瘦长的一只手，宛如闪电一般抓住慕容倪的胳膊，慕容倪再也无法挣脱，和拓跋嫣一样束手就擒。

慕容倪这才看清，来的人一共有五个，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兵器，杀气十足。

看到这两人衣饰华贵，擒住拓跋嫣的人疑虑一下：“你们两个，是什么人？”

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松开拓跋嫣的嘴。

“放开我，我是彭城公主。”

彭城公主？

这个身份在一般人听来可能是无比尊贵，但是那人却只是轻轻“哦”了一声：“我问你，你们的皇帝现在在哪里？”

“哼，你捏疼我了，不告诉你！”

拓跋嫣撅起小嘴。在她的记忆中，还从来没有人对她这般无礼，便耍起了小孩脾气。

那人见他粉嘟嘟的模样可爱，倒也拿她没办法。老姚松开捂住慕容佻的手。

“小子，敢叫一声，这小丫头可就没命了！”

老姚做手势在拓跋嫣的脖子上比划个斩的动作。

慕容佻心念电转，这几个人是刺客，或许可以救大哥，我只要把他们带到皇上身边，再出声示警，到时候正好阻止大哥出手，谅这五个人也抵不过近千人的宗子军。

打定主意，脸上神色就轻松了许多。

“我问你，皇帝在哪里？”

“在虎圈。”

“他身边有多少人？”

“一两个百人队吧。”

听到皇帝身边人少，老姚大喜：“尹香主，看来这次大事可成！”

尹香主正是擒拿拓跋嫣之人，只见他点点头，道：“胡狗害死了秦堂主，给秦堂主报仇！”

拓跋嫣拿眼瞪着慕容佻：“佻哥哥，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们？”

慕容佻假装“哎呦”一声，冲拓跋嫣眨眨眼，拓跋嫣似懂非懂，不再出声。

五个人带着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倒也轻松，尹香主和老姚一人负

责一个，朝前疾行，慕容傥只觉得耳边风声呼啸而过，显然这几个人轻功不低。

片刻间就进了虎圈，看到还没来得急收拾的老虎尸体，几个人都是大惊。

“胡人皇帝太血腥了，这老虎死得忒惨！”

再往里走，发现几个宗子军的游骑，几个人小心躲过，越往里走发现宗子军越多，老姚低声抱怨：“这他妈哪是一两个百人队啊，至少有一个千人队啊！”

说道这里，不禁瞪了慕容傥一眼，慕容傥嘴巴被布团塞住，也懒得找借口。此时的他也在四处查看，不知道大哥藏在哪里。

且说拓跋弘带上文武大臣和皇上，下令放出虎圈里剩余的所有老虎，逼着儿子一一射杀，这样一来，就算慕容绝把他杀过的老虎再杀一遍，也铁定是输了。输了比赛就意味着他娶不了公主，娶不了公主就得进宫当太监，当了太监就得被自己玩儿死，想到这里，拓跋弘神清气爽。

“酉时已到，传慕容绝！”

侍卫飞马而去，拓跋宏还在一边干呕。有生以来，自己好像连兔子都没杀一只，没想到一出手，就杀了六七只老虎，此时拓跋宏的内心是无法平静的。纵然是山中之王又能如何？命运还不是掌握在别人手中？

此时，尹香主五人带着慕容傥、拓跋嫣躲在距离大队人马前十余丈的桃林里，对眼前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没想到的是，在他们

身后，还藏着一个慕容绝。

原来慕容绝早早就来到桃林里埋伏，是以没有被人发现，他看见慕容傥和拓跋嫣被人绑架到桃林里，不由诧异。好在慕容傥发现了她，冲他轻轻摇了摇头，慕容绝会意，没有轻举妄动。

“禀太上皇，慕容绝不见了！”刚才出去的侍卫飞马来报。

“纳尼？”

拓跋弘大感气闷。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助儿子稳占上风，本以为慕容绝会认输伏法，谁知他竟然畏罪潜逃了，让自己的计划全部落空。

“给我查，就算翻遍整个鹿苑，也得把慕容绝揪出来！”

“喏！”侍卫应声而去。

“距离太远，得把胡人皇帝吸引到这边来。”

看着拓跋弘父子离这边太远，尹香主低声道。

“不如把这个公主放出去，给她下点儿料。”

老姚自以为天才般地想到这个馊主意，没想到却给自己的后半生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好主意！”

@爱了恋了爱寻 2017-08-0121:05:58

楼主的故事真丰富

楼主也很忧伤啊

@云台 28 将之首 2017-08-0106:03:16

生在汉武帝时代，死得更快。

其实那个朝代都挺快

(15)

尹香主当即解开拓跋嫣，放她出去。他和老姚共事多年，当然知道“下点儿料”是什么意思，他冲着那个瘦小的蒙面人微一点头，只见那蒙面人轻飘飘在拓跋嫣背后拍了一掌，象是把人往外推出。这蒙面人专练内家功法，内力阴柔至极，一掌打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事，实际五脏六腑皆为其所伤。

拓跋嫣突然没了束缚，大喊一声“哥哥”就朝前跑去，可是她刚跑出林边，就觉得天昏地暗，脚下一软，一头跌倒在地上。

拓跋弘父子、慕容绝、慕容傥都看到了这一幕。

拓跋嫣跌倒，无疑是那个蒙面人做了什么手脚，为了杀皇帝，竟然连八岁的孩子都不放过，想到这儿，慕容傥觉得自己的胸像要炸开一般，他浑身一用力，挣断了绑在身上的绳索，抓过老姚的手，一口咬了下去。

拓跋宏本以为妹妹回了方山，没想到竟然出现在这里，而且才跑几步就跌倒在地，生死不明，当即便朝着妹妹跑去。

拓跋弘虽然也觉得惊异，但他毕竟历经世事，知道越是有违常规的事背后越有蹊跷，急忙大声道：“宏儿回来！”

果然，拓跋宏才要跑到秘密身边，就听见树林里有人“啊”了一声。

这一声是老姚叫的，他被慕容傥突如其来咬了一口，情不自禁叫出了声。

听到树林里有动静，拓跋弘也顾不得自己的安危了，一边大喊“保护皇上”，一边自己抢先冲了出去！

眼前的拓跋宏虽然年纪不大，他可是整个大魏帝国的希望啊！不容有失！

树林里，一二三四，四道人影闪电般冲出，四把寒光闪闪的兵器对着拓跋宏就招呼过去，拓跋宏都吓懵了，什么时候见过这阵仗？眼见四把兵器举在半空，自己就要被乱刃分尸，忽然，当当当当四声金铁交鸣的声音过后，四把兵刃在空中都失去准头。

“宏儿，快跑！”

听到父亲的喊声，拓跋宏惊魂稍定，不顾一切从四把兵刃下逃回，朝着拓跋弘跑去。

尹香主惊骇莫名，他朝着地上看去，只见地上躺着四只雕翎箭，方才当当当当那四响，便是箭打在兵器上的响动。以自己的功力，原本不至于被箭射中就失去准头，岂料对方劲力甚大，自己又没有准备，这才着了道。可是他明明记得自己身后没人，只有一个慕容傥还被绑着，手边更没有兵器，直到他回头，这才看到草丛里站起一人，是一个黑如炭火的少年，那少年拿着一只劲弓，张弓搭箭，直奔自己而来。

桃林里，慕容傥死死缠住老姚，但终究是敌不过老姚，反被他制住，连打带踹。

“小子，你敢咬我！”

“咬死你这王八蛋！”

两人正纠缠着，老姚忽然看见慕容绝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吓了一跳：“怎么又冒出来一个？”

但是慕容绝并没有看他，因为他看到，距离自己六七丈远，拓跋弘已经冲了过来，他是来救自己儿子的。

绝佳的机会！

慕容绝想这一刻已经想很久了。自从他出生就没见到父亲，小时候跟同龄人一起玩耍，总是被莫名嘲笑，说自己是“逆臣之子”，回家问母亲，母亲流着泪告诉他，父亲被太上皇杀了。从那一刻起，他心里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等他年纪大一点了，也慢慢知道参合坡之战，也知道了大魏帝国其实是在吞并大燕国的基础上建立的，国恨家仇，让他对这个太上皇充满仇恨。每次在官里和拓跋弘偶遇，他都会紧紧地盯着他，想象着让他血债血偿，可是毕竟两人的差距太多，自己根本没有机会。

如今，等了多年的机会就在眼前，以这个距离，自己连老虎都能射杀，何况是人？

所以，慕容绝没有丝毫犹豫，抬手一箭，直奔拓跋弘。

拓跋弘是幸运的，因为慕容绝一箭本来瞄准的是他的心脏。一箭穿心，中者立毙。

可是刚好他弯下腰准备去抱他的宏儿，这一箭，就结结实实射在他的肩胛骨上。

“啊哟！”

好熟悉的感觉，好熟悉的力道！

走过这么多年，还是忘不了这酸爽——妈的，谁射我？

尹香主更诧异了。黑面少年四箭连发，从刀口下救了拓跋宏，本来以为他是敌人，谁知道他竟然一箭射伤太上皇，这人究竟是敌是友？

来不及让他细想，气势汹汹的宗子军就已经冲了上来。

皇上遇险，这就是宗子军的失职！太上皇遇刺，虎贲校尉的官职肯定是保不住了！要是太上皇伤重而死，估计在场的侍卫大多数都要一起陪葬！

知耻后勇，宗子军像发了疯一样，潮水般包围住四人，铁壁铜墙，那四人就是铜浇铁铸的也别想活着出去！

尹香主见被重重包围，倒也还镇定，他此行本就没抱着希望活着回去，大声道：“兄弟们，今天虽然没有杀了胡人皇帝，但也重伤了他们的太上皇！我也算是给秦堂主报仇了！”

其他三个黑衣人受他影响，振臂高呼，士气大振。

“北戮胡狗，南屠夷猪。还我华夏，唯我风巫！”

更正一下，拓跋嫣是十一岁不是八岁，因为楼主还没有来得及校对，大家体谅

@青梅煮酒 19702017-08-0123:01:18

@浮生若梦 87：本土豪赏 1 根鹅毛（10 赏金）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

谢谢老板！

(16)

可惜这掷地有声的声音，转瞬就淹没在一片刀剑的碰撞声中。

“树林里还有刺客！”

拓跋弘忍着肩膀上的疼痛，大声呼喝。方才他在抬起头的那一刻，已经看到拿着弓箭的慕容绝。

虎贲校尉带着百十人直奔树林而来！

老姚知道事情不妙，返身就跑。这时候，顾不得什么江湖道义了，尹香主他们能保个全尸就不错了，总得留个活人带口信儿回去吧？不然谁知道威震天下的太上皇是被我们刺杀的？

坏人总有安慰自己的理由，可是慕容傥不想给他这个机会！

“别走！”

慕容傥紧紧抓住老姚，他是伤害拓跋嫣的罪魁祸首，不能让他跑了！

“小子，别缠着我！”

老姚拼命想甩掉慕容傥，可是慕容傥象是膏药一样黏在身上，“再缠我可就不客气了！”

老姚抽出背上的大刀。

慕容绝看到弟弟在一边和老姚纠缠，可惜没等他出手帮忙，宗子军就呼啸而来。

“跑！”

慕容绝朝着弟弟大喝一声。

他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刺客在前，自己在后，

就算慕容傥没有出手，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以拓跋弘的性格，必然将兄弟二人一起问罪。

刷刷刷几箭，跑在最前面的御前侍卫接连倒下，宗子军攻势为之一顿，慕容绝伸手入箭壶，拔了个空，糟了，没箭了！

老姚已经趁着这个空当挣脱慕容傥，大步流星朝着林子后面跑去，慕容傥咬紧牙关，紧追不舍。

这片桃林在虎圈的边缘，平日为了防止老虎逃脱，虎圈的周围不是两人多高的倒钩栅栏，就是断崖、沟壑等天然屏障，老姚跑的方向，正是一处断崖。慕容绝虽然知道是绝路，但是别处也无路可走，只能随着老姚和慕容傥，来到一处断崖之上。

“操，没路了！”

老姚才发现身陷绝境，顿时绝望。

“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报应不爽！”慕容傥恨恨道。

“小子，说什么风凉话？”老姚看见慕容绝惊天一箭，射倒拓跋弘，又见他和慕容傥一伙，也晕头转向，“你们两个，到底是哪伙儿的？”

“我们哪伙儿都不是！”慕容绝道。

“大哥，他伤了嫣妹，杀了他给嫣妹报仇！”

想到拓跋嫣遭人暗算，生死不明，慕容傥就更加气闷，但是此时，慕容绝想的却不是这些。

“老二，”慕容绝看了一眼绝壁之下，是湍急的河流，“我是没有

回头路了，那一箭是我射的，拓跋弘看得清清楚楚，你不用陪着我。”

“老大你说啥呢？咱们一起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分开过？”

“这次不一样，我犯下的是杀头的死罪，搞不好全族都被株连，咱们分开后，你也别回家了，各自逃命去吧！”

“那母亲怎么办？”

“是我不孝，害了她老人家！”

“……”

“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咱们俩分开，活命的机会还大一些。”

慕容傥知道大哥不是危言耸听，在历朝历代，刺杀皇帝都是诛九族的大罪，慕容白曜是因为没有真凭实据所以只身赴死，现在兄弟俩犯下的可是实打实的罪名，差点当面射杀太上皇，大魏上下肯定是全力通缉！河边这一别，搞不好就是永别了！

“当啷”一声，慕容傥把拓跋嫣交给自己的那块玉佩砍为两段。

“这玉佩咱俩一人一半，万一日后还能相见……”

慕容绝接过半边玉佩：“老二，保重！”

“大哥，保重！”

就在这时，身后的宗子军已经追了上来，虎贲校尉一声令下，几十名弓箭手张弓搭箭，乱箭齐发。

“跳！”

慕容绝大喝一声，三个人影拔地而起，噗通通如飞蛾投火般跌落悬崖，坠入河中。

慕容傥不习水性，落入水中挣扎了几下，呛了几口黄汤，头脑中昏昏沉沉，愈发不省人事，便在水中飘飘荡荡，随波逐流。

也不知过了多久，感觉脸上黏黏的，似乎有什么热乎乎的东西在舔，慕容傥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一只黄狗，在自己脸上肆意挥洒着热情。

这是哪儿？

慕容傥扑棱一下坐起，只感觉头昏脑涨。按照正常的剧情，我现在不应该是躺在某位小姐的闺房里吗？还有个美丽俏皮的丫鬟喂我喝参汤，然后小姐发现我是忠臣之后，私定个终身啥的，为什么现在毛都没有？对不起，阿黄，我没说你！你还是有毛的！

他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大殿上，面前是燃烧的火堆，身后是一尊佛像，两旁矗立着金刚，手拿降魔杵，面目狰狞。

这应该是一座寺庙。虽然看不出时间，但从火堆来看，似乎应该到了晚上。

慕容傥掉的河是如浑水支流，恰好流经平城。如浑水穿城而过，在他的印象里，河边只有两座寺庙，一座是皇舅寺，一座是永宁寺，可无论是哪个寺庙，都说明慕容傥正在城里。

白天发生的一幕幕在慕容傥脑中乱成一团，等他理出头绪，才猛然惊觉自己已经从南乡公二公子变成刺杀太上皇的通缉要犯。慕容傥简直不敢相信！

我会不会是在做梦？不如再睡一会儿，也许醒了发现我正躺在自

己家床上，洪伯还会叫我起床练功，大哥依然拎着木剑和我比武，虽然自己从来没有一次打赢过他。然后去给母亲敬茶，请安，两兄弟趁着老夫子打瞌睡的时候，悄悄溜出院子猎狐打鸟，好不快活……

可是当慕容傥再次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是在这大殿，没有大哥，没有洪伯，没有木剑，没有下午茶，有的，只是一块残缺的玉佩，本来刻着“皇兴”两个字的玉佩，现在只剩下一个“兴”字。

他想起了在峭壁上和大哥诀别，想起了拓跋嫣倒在虎圈的桃林边，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让他感觉欲哭无泪，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

在这一刻，慕容傥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除了眼前这条黄狗，毫不嫌弃地舔着他的脸。

@1 尽 shi 侯 2017-08-0123:41:41

楼主晚安，明日继续。

感谢这位道友

(17)

忽然，殿外传来两个人的说话声，

“那小子醒了吗？”

“他呛了很多水，恐怕还没有！”

慕容傥一听这声音，十分熟悉，竟然是老姚。

“他是什么人？有用吗？”

“这小子和胡人的公主在一起，应该也有点身份，我就想着先抓

回来等卫副堂主发落了。”

两个人的声音由远及近，似乎正朝这边走来。

想到是老姚和他的同伙，慕容傥赶紧一头栽倒，继续装晕。等他刚刚躺下，两个人已经进了大殿，慕容傥眯着眼望去，只见是老姚陪着一个人黄脸大汉。黄脸大汉脸上胡须甚密，身形雄壮，看起来颇有威严。

老姚走到慕容傥身边，推了推他，慕容傥纹丝不动。

“北马南舟，说得真是一点没错，这胡人还真是旱鸭子，落到水里就完！”说话的正是老姚。

“只有你一个人回来了？”

黄脸汉子朝四处看看，并没有发现熟悉的身影。

“卫副堂主，本来我深陷重围，浴血奋战，应该和兄弟们一起同生共死，但是尹香主说我们不能就这么死的不明不白，所以就让我杀开一条血路，回来给兄弟们报讯。”

慕容傥闭着眼，虽然没有看到老姚的表情，但是听他语气，这话说得十分诚恳，感觉就像真的一样，不由心道：“说得大义凛然，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家伙见到侍卫掉头就跑，根本都没有交手，哪里来的杀开一条血路？”

“那胡人的太上皇是谁射伤的？”

“是我！”老姚大言不惭道，“他们太上皇见我跑了，紧追不舍，当时我手中没了兵刃，顺手夺过一张弓，回手就是一箭，没想到，还真射中了！”

慕容悦暗骂了一声不要脸，那一箭明明是大哥射的，却被这家伙抢着往自己脸上贴金。

“姚西兄弟，不愧是我们赤云堂的好汉！回头我一定上报，重重赏你！”

姚西干笑两声：“那自然是多谢卫副堂主美意，不过咱们没了堂主，不知道该上报何人？”

黄脸大汉倒不以为意，小声道：“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我当了堂主呢？”

“卫副堂主劳苦功高，功昭日月，说句心里话，你在我心中早就已经是堂主了！”

姚西的这一句马屁拍得黄脸大汉十分舒服：“你放心，只要我当了堂主，这尹香主的位子就由你来坐，以后赤云堂，还不是我们兄弟俩说得算？”

两个人干笑几声。

“姚副香主，谁让你们去刺杀胡酋的？”

两个人正低声笑着，忽然，一个女人的声音飘进耳朵。在慕容悦的印象中，除了拓跋嫣，还没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有这么好听。他偷偷张开眼角，看到一个风姿绰约的美丽妇人从外面走进。

糟了，怎么又来了一个同伙？慕容悦暗叫一声不好。

“安旗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赵副香主见有人进来，立刻换了一副嘴脸，一脸的正气凛然，完全没有了刚才低笑时的猥亵，“我们风巫誓杀胡人，刺杀胡酋有什么不对吗？”

那个安旗使虽然年近三十，可是眉宇间少了几分少女般的娇憨，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雍容和自信：“刺杀胡酋固然不错，可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这么说，姚西兄弟箭伤胡人的太上皇，九死一生逃了回来，难道还错了吗？”

黄脸大汉面色阴沉道。

“卫青衫，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安旗使见他说得冠冕堂皇，忍不住怒气飙升，“秦堂主现在胡人手里，你这个时候刺杀皇帝，不是摆明了要借刀杀人吗？”

“安若素，你……好大的胆子，敢污蔑本堂主！”

卫青衫也勃然大怒，场面一度十分紧张。

“安旗使，卫副堂主，息怒，息怒，”姚西赶紧圆场道，“大家都是赤云堂的兄弟，有什么话好好说，别伤了兄弟间的和气！”

“和气？哼！”安若素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道，“卫副堂主要真是有好心，应该跟我亲一起去劫狱，而不是去帮倒忙！”

安若素这句话恰好说中了卫青衫的心事。

他们赤云堂属于风巫门下，是七个堂口之一。卫青衫在老堂主还在的时候就是副手，本来老堂主过世，卫青衫以为继任的堂主会是自己，结果总舵空降来一个秦望离，自己又成了千年老二。

这秦望离年纪和自己相当，如果不出意外，在堂主的位子上干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也就是说，他卫青衫再想往上攀爬一步，肯定绕不过秦望离这座高山，除非秦望离死了或高升。秦望离正值壮年，突

然暴毙的可能性不大，赤云堂又远离总舵，立功高升的几率也几近于零。本来卫青衫正自烦闷，可能这辈子注定自己把冷板凳坐穿，忽然听说秦堂主在平城被大内高手给阴了，自是喜出望外。

拼着一口气回来报信的兄弟还没说明白情况就吐血挂了，所以秦望离究竟是死是活没人得知，于是，赤云堂在营救还是报仇这两个方案的选择上就尴尬了。

作为秦望离的妻子，安若素是倾向于营救的，毕竟依照秦望离在江湖上的地位，如果是死了，肯定有消息传出，击毙他的大内高手或赏或升，总不至于一声不响。但以卫青衫为首的报仇党，却认定堂主遇害，于是才有了尹香主虎圈一行。

“如果安旗使认定秦堂主没死，请拿出证据来，否则兄弟们给秦堂主报仇，我认为理所应当！”

卫青衫说出这话，安若素也没了脾气。

自从得知秦望离被秘密关押在天牢，安若素亲自带人劫牢三次，但是对方知道秦望离的身份地位，早就加强防范，连大内第一高手高崇虎都亲自坐镇，安若素没有讨到半点便宜，不但连秦望离的面都没见到，反而折损了几位高手。虽然说对方越有准备越说明秦望离还活着，但毕竟没有真凭实据，是以谁也说服不了谁。

“要不这样吧！”姚西眼珠子一转，似乎又有了主意，“我捉到的这个小子是胡人公主的相好，不如我们派他回去打探一下消息，秦堂主到底是死是活，然后再做定夺！”

对于这个方案，卫青衫和安若素都表示同意，于是慕容倪在姚西

的暴喝声中惊醒，晕头转向道：“我在哪里？发生什么事？”

姚西二话没说，捏开他的嘴，就给他塞了一颗药丸。

“小子，我刚才跟你吃的是剧毒之物，七日断肠散！如果你不听我们的话，七天之后肠穿肚烂，死无全尸！”

“嗬嗬，这药还挺好吃的，还有么，再给我来一颗！”

“.....”

@烘干机成功抠 2017-08-0210:54:39

穿越剧看多了吧。。。~~~

谢谢，本人从来不看穿越剧

其实楼主想写的是一个武侠故事，既不是yy，也不是穿越。楼主虽然是一名编剧，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寻秦记》还是《步步惊心》从来没看过一集以上，如故有相似之处只能说是巧合了，楼主也不想啊，楼主也很绝望啊！

@lnxer2017-08-0211:41:52

南北朝一直是我历史常识中最缺少的一块。感觉没什么好讲的。

楼主最喜欢的历史是三国，不过要说丰富性南北朝还是相当精彩的，悲情帝王苻坚、功盖诸葛的王猛、一带战神冉闵、将星云集的慕容家族，这是前期的，中期的如灭了6个皇帝的刘裕、一统北方的拓跋焘、名将如云的两次南北大战，到后期就是六镇兵变、武川家族崛起、高欢宇文泰争霸，个人还蛮喜欢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在历

史书中看他没感觉,可是看他的奋斗史简直就是屌丝逆袭,相当励志!

@小阿星阿肆 2017-08-02 11:57:17

等更好辛苦

哈哈,下午再更一章,感谢支持!

@lnxer2017-08-02 11:41:52

南北朝一直是我历史常识中最缺少的一块。感觉没什么好讲的。

@浮生若梦 872017-08-02 11:53:59

楼主最喜欢的历史是三国,不过要说丰富性南北朝还是相当精彩的,悲情帝王苻坚、功盖诸葛的王猛、一带战神冉闵、将星云集的慕容家族,这是前期的,中期的如灭了6个皇帝的刘裕、一统北方的拓跋焘、名将如云的两次南北大战,到后期就是六镇兵变、武川家族崛起、高欢宇文泰争霸,个人还蛮喜欢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在历史书中看他没感觉,可是看他的奋斗史简直就是屌丝逆袭,相当励志!

@lnxer2017-08-02 14:32:13

应该是这段时期没有大一统,所以关注少了。有必要补充一下认识了。

一起学习!

(18)

大内总管高崇虎最近比较郁闷，十来天前，自己得到线报，风巫赤云堂堂主秦望离坐镇平城，意图不轨，他当即亲率大内十七名高手前往围追堵截，终于把秦望离堵在客栈，当夜一战，击毙赤云堂两名好手，自己也损失了三个兄弟，还有六七人重伤，虽说代价有点惨重，但总算生擒敌首。

不料之后，自己就处处陷入被动。赤云堂旗使安若素数次劫牢，妄图救人，虽然自己严加防范，又亲自坐镇，但手下十七人又损失四五个，等于自己这一役，将大内十八高手的老本拼掉了一半多，最后活着的连重伤的算一起才不到十人，可谓损失惨重。

眼看得这边脱不开身，皇帝秋猎又要护驾，想到往年秋猎基本上风平浪静，他便派了几个受了轻伤的手下过去看场子，孰料尹香主刺杀皇帝，制造了个大动静，伤了公主不说，还伤了太上皇，就算自己力擒秦望离，功大于天，此时只怕也难逃其咎，因此，听说太皇太后召见自己，高崇虎尤感背上发凉。可是又能奈何？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这事躲是躲不过去的。

冯太后住在东宫，高崇虎来的时候，拓跋宏正在回报彭城公主的病情。

“还是没有好转？”多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阴谋暗算，冯太后已经养成处变不惊的习惯。

“嫣妹自从受伤之后，就一直昏迷不醒。太医昨日用过药，说只能保住一时，要想根治，并无办法。”

“这孩子，也是命苦。”冯太后在宫中并无子嗣，虽然拓跋嫣不

是其所出，但冯太后是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机灵懂事的小丫头，“太医如果没有办法，就悬赏天下名医，有能医好公主者，官升三级，良田千顷，赏银万金！”

“是。”

高崇虎立在一边，静静等冯太后和皇上说完，冯太后才对他开口。

“刺客捉到了么？是什么人？”

高崇虎冷汗直冒，道：“回太皇太后，从昨天发现的几具尸体看，刺客是风巫无疑，只是风巫一向行踪诡异，飘忽不定，目前尚未没有线索，不过臣已经下令严查，如果有包庇、窝赃者，与刺客同罪！”

“哦？那么这事，为何又和慕容家的两位公子有关？”冯太后这才问出她心中的疑虑。

“据太上皇说，射伤他的正是公子慕容绝。”

高崇虎回答得小心谨慎。他知道慕容兄弟在冯太后眼中得宠，便来个迷糊两可。

“太上皇亲眼所见？”

“正是。”

“当时谁在太上皇身边？”

“只有皇上一人。”

“宏儿，我问你，你见到是慕容绝箭伤太上皇了么？”

冯太后盯着拓跋宏道。

见到还是没见？

拓跋宏当时身处乱刀之下，差点被乱刃分尸，是慕容绝连出四箭

将兵器崩开，救了自己。但是随后那一箭，他也是见到了。

慕容绝，你为何要这样做？如果我说见到，你们两兄弟和满门老小必然不保，可是要说没见到，似乎又说不过去。

“孩儿不知，孩儿当时过于慌乱，只顾逃命。”

既不是见，也不是没见，而是不知。

“那慕容悦在场么？”

“孩儿并未见到慕容悦。”

拓跋宏说的这句话确是实情，慕容悦始终在林子里纠缠姚西，并未露面。

“是这样啊……”冯太后似乎稍稍松了口气，“太上皇在虎圈猎虎一天，过于劳累，莫不是看花了眼吧？”

“似乎、也许、好像、大概……有这个可能！”

高崇虎顺着冯太后的意思揣测道。

我就说么，王郎一生儒雅，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孩子？听说两兄弟跳进河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要是万一有一个好歹，我怎么向地下的王郎交代？拓跋弘啊拓跋弘，我已经忍让你让得够了，何苦要步步紧逼，让我留在这世间的最后一点骨血也不得安生？他就那么不入你的法眼吗？

“摆驾，去崇光宫。”冯太后道。

自从当上太上皇后，拓跋弘就搬进了崇光宫。太武帝信道，拓跋弘信佛。只不过自从他搬进崇光宫以后，冯太后一次也没来过。听说太皇太后亲临，拓跋弘不感意外。

也是，自己逼得他儿子跳河，她焉能不管不问？虽然她从来没承认过自己有儿子。

可是，那又如何？慕容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射了自己一箭，其罪当诛，自己已经下令将慕容一家阖府老幼下押天牢，就等捉到那俩小子一齐问斩！就算你是太皇太后，也绝没有理由让我宽宏大量，既往不咎吧？

是以拓跋弘心中了无挂碍。

“参见太皇太后。”

“我儿身上有伤，快起来罢。”

拓跋弘在躬身施礼的时候，又牵动了肩膀上的伤口，忍不住皱了皱眉。他这倒不是装的。慕容绝那小子太有劲，一箭射穿了自己的肩胛骨。本来他也怀疑自己是看花了眼，慕容绝再犯浑，也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刺杀皇帝吧？但是这份力道，让他相信了，除了慕容绝，没有第二个人能使出来。

他看着落座的冯太后，忽然感觉有点奇怪。不是因为他旁边站着高崇虎，而是自己这么多年来，似乎从来没见过冯太后笑过，怎么今天冯太后容光满面？

“我儿伤势如何？”

“还好，除了疼点儿没毛病。”

“这是我从美国进口的大力丸，你们没事嗑两粒，补补身子。”

“多谢太皇太后赠药！左右，拿去扔了！”

“我儿最近睡眠如何？”

“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哦，那睡眠质量是相当优质了！”

“哪有，经常半夜醒过来，哭一会儿接着睡。”

“……”

拓跋弘本以为冯太后会问慕容绝和慕容悦的事，自己心中早就想好了对策，岂料她聊的全都不痛不痒，尽是一些吃喝拉撒。倒让他始料不及，准备了一肚子话，结果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

冯太后就这样走了。

纳尼？

就这样结束了？难道她放弃救自己的儿子？还是我错怪她了，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儿子？诶，不对啊，太皇太后走了，高崇虎怎么还在这里？太皇太后，这人是不是你丢的——

@洒家是妖怪妖举 2017-08-02 15:26:24

楼主加油啊，快点写，不要太监，帖子就不会沉了！

楼主玩命更新中

@雪漫飞鸿 2017-07-31 16:05:28

楼主写的小说，还是正史？

@浮生若梦 872017-07-31 16:26:55

原创小说，欢迎关注哈

@lawageqie20082017-08-0210:27:06

楼上的楼上，哪有什么正史，野史也许还有一半的可信度。出版的
的正史嘛，借用一位名人的话：可信度不足百分之一。

绝对的，越往前的越无法考证

@一不小心毁三观 2017-08-0215:51:00

南北朝时汉民被日成狗。

战争年代最惨的就是老百姓，少数民族也没好哪儿去，羯族都被
灭族了

@wbovsj53154842017-08-0220:58:42

楼主，赶紧更新啊，太好看了，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牛铁了啊

感谢支持！

@看贼挨打 2017-08-0223:28:55

生在和平年代死的人比南北朝的总人口都多你信吗？小屁孩。

嗯，回头我再写个生在和平年代你就死定了，你再告诉我生在南
北朝就不会死吗？

(19)

慕容傥本不畏死，想到自己三天前还鲜衣怒马，和大哥一起仗剑
行猎，与皇上、公主一起谈笑风生，结果现在成了丧家之犬，全城通

缉。街头上贴满了统计自己的告示。要不是他自己小心些，方才险些被看榜的士兵当场捉拿了。

可是转念又想，大哥、拓跋嫣生死不明，家中老母不知会遭何变故，自己一死事小，让牵挂他的人遭到连累担惊受怕，又于心何安？是以便回家看看。结果还没进门，就看见府上大门紧闭，门上贴着封条，不用问就知道怎么回事，谋逆大罪株连全族，肯定是被抄家了。

想到上了年纪的老母，慕容傥心中不忍，纵使我死，也要救出母亲，只是，该怎么救？自己不是黑社会，劫牢反狱的本钱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见皇上，皇上看在旧日的交情上，或许会网开一面，对，就去见皇上。可是，怎么进宫呢？

还是高聪这小子有办法，给自己弄了一身宫里的衣服。

高聪他爹是大内总管高崇虎，江湖人称鬼虎神魑。叫他鬼虎并不是因为他名字里有一个虎字，而是称赞其虎爪功独步武林，神魑却是称赞他轻功高超，形如鬼魅。身为大内总管，没有两把刷子还真镇不住一众高手。高聪这小子师从他爹，这辈子最大的指望就是继承他爹的位子，成为总管二代，是以没事就进宫找他爹。一开始，大内侍卫见他年纪小，就逗他，每次都要弹他的丁丁才放他进去，结果高聪以为每次进宫必须要弹丁丁，吓得好久不敢往宫里跑。直到他遇到慕容绝和慕容傥，这才知道原来不弹丁丁也是可以进去的。他鼻涕一把泪一把把这事告诉他爹，害得那些欺负他的侍卫一次性把欠了他一年的丁丁全还了回去，还留出了明年的富余，据说高聪的弹指功比虎爪功练得好，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高聪跟侍卫们很熟，跟慕容兄弟更时常切磋武艺，混进宫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但他也听说了外面的风声，也不敢大张旗鼓：“倪哥，我相信你，但我只能帮你道到这里了。”

高聪把混进宫里的衣服往外一拿，慕容倪一看，好么，是套官女的衣服。

“就没别的衣服了吗？你昨晚是不是又偷看宫女洗澡了？”

“倪哥，看你说的，我哪能大晚上的干那事儿啊？——一般都是白天干的。”

事已至此，也由不得慕容倪挑三拣四了，宫女就宫女吧，至少比太监强。

“等等，能不能带我先去看看公主？”

慕容倪从高聪嘴里得知自己的家人暂时被收监，便想到那天公主生死不明。

“公主是救回来了，不过这病……唉。”

当慕容倪见到拓跋嫣的时候，他感到很自责。

拓跋嫣躺在床上，还在昏迷中，不过看脸色煞白，毫无血色。也不知道尹香主的手下用了什么阴毒的武功，让原本一个活力四射的小姑娘看起来如同日渐枯萎的花朵。要不是那天自己带尹香主他们去虎圈，嫣妹也不至于……

想到这里，慕容倪忽然心生怨念，尹香主他们为了救人不惜伤害嫣妹，我又凭什么帮他们？嫣妹被害得这样惨，不管怎么说，这仇一定得报！

正胡思乱想着，忽然听见外面有脚步声，慕容傥想躲，可是为时已晚。他忘了自己身穿宫女服。高聪因为身份不能进来，屋里只有慕容傥一人。

“公主喝过药了么？”

是拓跋宏的声音。

“皇……”

慕容傥很惊喜，本想出声相认，结果一回头，发现冯夙也在，这一下大大出于忽意料之外。想到现在是敏感时期，而自己这事又过于机密，慕容傥急忙掩口，点了点头。

拓跋宏没注意他，倒是冯夙看了他两眼：“新来的？”

慕容傥低头默认。

拓跋宏走到床边，拉着拓跋嫣的手，泪如雨下：“嫣妹，你知道吗？父亲他……”

就在几个时辰前，拓跋弘被发现死在鹿野浮屠。据说他死的时候正在拜佛，走得异常平静。大臣中虽然也有人怀疑太上皇为何离奇暴毙，但这话终究不敢说出口，人人都知太上皇和太皇太后面和心不合，说了这话就等于质疑冯太后，谁也不会为了一个过气的皇上去得罪当朝权贵。

想到拓跋嫣加入有一天醒来，发现父亲已经不在，不知会有多伤心。

“皇上节哀，生死由命，天道循环，谁也不能幸免。”

拓跋宏擦了擦眼泪：“如果公主醒了，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她，免

受刺激。”

“喏。”

“皇上！”

正在这时，虎贲校尉拓跋龙兴急忙来报。他行色匆匆，完全忘了通报礼仪。

拓跋宏身边的人基本都是冯太后嫡系，像这个冯夙，整天黏在皇帝身边，说是陪读、陪玩、陪游，其实就是全天候监视，像拓跋龙兴一样向帝室靠拢的人极少，是以拓跋宏只是微哼一声，并没有怪罪他。

“拓跋将军何事？”

拓跋龙兴在门口朝里面瞟了一眼，并没有说话。

拓跋宏会意，看了看屋里唯一的“宫女”和冯夙。

“你们都下去吧。”

冯夙只有带着“宫女”悻悻而退。

转过屋角，冯夙忽然一转身，一把拉住慕容傥的手，慕容傥一惊，以为他识破自己的身份，抬起腿就准备往冯夙的裆下踹去，结果只听冯夙道：“妹妹何时进宫的？在宫里有没有相好？”

冯夙比慕容傥大上几岁，男女之事已经明了。见这“宫女”初来乍到，又有几分姿色，免不了心痒难挠，急匆匆便要下手。

慕容傥急忙收回自己的临门一脚，假装惊慌，害羞摇头，这一来更撩拨得冯夙欲火难耐。

“哥哥认识的人多，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个？你看哥哥咋样？”

没等慕容傥回答，冯夙已经张嘴就亲，眼见冯夙闭上眼睛冲自己

而来，口中一股酸臭几乎令人作呕，抬手照着其后脑处就是一记手刀。

“哎呀我去！还想日我！”

冯夙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当场晕倒。

@陌小紫小由 2017-08-04 09:10:23

好久没这么追贴了，一口气全看完了，楼主辛苦，支持

感谢感谢！

楼主这两天家里断网，跑网吧来更呢，感谢大家支持，楼主会继续努力

(20)

慕容悦急着见拓跋宏，丢下冯夙返身回来，却见到拓跋宏和拓跋龙兴站在院子里，拓跋宏似乎满面愁容。

“此事当真？”拓跋宏罕见。

“千真万确！”拓跋龙兴道，“我悄悄查过尸体，太上皇不是死于剧毒，而是五脏六腑被内力震碎，是高手所为。”

太上皇死于谋杀？可是他明明身在崇光宫，又没听说有刺客，究竟是何人下的毒手？

“太上皇最近见过什么人？”

“太上皇驾崩之前，太皇太后曾去过崇光宫。”

太皇太后？

尽管拓跋宏内心不愿意把冯太后和父亲的死联系在一起，可他并不是傻子。太上皇和太皇太后面和心不合，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他

还是本能地选择回避：“兹事体大，不可乱说！”

“对了，太上皇此前经常提到一个人。”

“谁？”

“风巫赤云堂堂主，秦望离。”

“秦望离？”

拓跋宏内心隐隐觉得，太上皇之死或许会和这个人有关。

“臣曾经听太上皇提起过此人，太上皇本来单算单独召见他，不过后来这人并没有赴约，听说，好像是被高总管抓了去。”

“不管他是谁，一定要查到此人，查出太上皇为什么要召见他！不容有失！”

“喏！”

拓跋龙兴领命而去。

又是这个秦望离！

慕容傥已经感觉到命运之手刻意安排的深深恶意！

他到底欠了别人多少钱？

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找他？

慕容傥搞不懂，他现在只想和皇上相认，然后为自己洗清罪名，救一家人于水火。

“皇……”

可是，他刚想相认，就听见屋子里面“嚶”了一声。

“嫣妹！”

父亲死了，拓跋嫣就是自己最亲的人，拓跋宏大喊了一声“快传

太医”，就冲进屋子。

拓跋嫣醒了，但是问她什么，她就是不说话。连冯太后问她，她也只是泪眼连连。

“是伤还没好吗？”

太医诊完脉搏，摇了摇头：“公主所受实为内伤，郁热郁积伤了声脉，恐怕……”

“恐怕什么？”

“恐怕此生再不能说话了。”

“啊？”

慕容傥万万没有想到，曾经声若天籁的拓跋嫣将终生再不能说一言。这是何等的残酷？以后再也听不到他叫“绝哥哥”，也再也听不到她跟自己说悄悄话，想到此处，慕容傥心中更恨姚西，姚西啊姚西，要是有一日你终落我手，我定然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慕容傥心中暗暗发誓。

“可有办法医治？”

“老臣无能……”

拓跋嫣刚刚苏醒，尚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除了身子疲惫，还觉得口不能言，冯太后和拓跋宏不想让她听到太多，加重了伤势，宽慰她几句，让她好生休息，便留下宫女太监，自行回宫。慕容傥此时身为“宫女”，自然也在侍奉之列。

宫女们先是给公主擦脸梳头，紧接着又端来大盆，倒上热水，似乎准备给公主沐浴，慕容傥心下大囧，眼看公主就要全裸着出现在自

己眼前，赶紧想办法撤离。

“喂，你新来的？怎么干活儿毛手毛脚的！”

慕容悦本以为是在训斥自己，结果回头一看，见一个老宫女在训一个背过身去的小宫女，便没在意。趁人不备，他也溜了出来。结刚好听到冯太后和拓跋宏两人在小径上说话。

“皇上，太上皇驾崩，公主重伤，这事你怎么看？”

“太上皇、嫣妹都是被风巫所害，孙儿定要捉拿到主事之人，给太上皇一个交代！”

冯太后和拓跋弘素来不和，此次拓跋弘暴毙，难免有些流言蜚语和冯太后扯上干系，是以她才想问拓跋宏做如何想，这个回答倒也叫她满意。

“我已派人查清，此时和慕容绝、慕容悦兄弟无关，他们的家人，就先放了罢。”

冯太后说话一向是一言九鼎，她既然这么说了，拓跋宏唯有谨遵懿命：“孙儿也是这般想法。”

纳尼？就这样把人放了吗？不是说好的我与大内侍卫大战八百回合救出母亲吗？你们这样草率让我很尴尬啊！这是谁，谁在男扮女装？不是我不是我----)

经历一天，此时天色已晚，慕容悦心中还在天人交战，不知道现在该不该站出来承认身份，既然冯太后说自己和慕容绝无罪，自己就没有必要继续乔装了，不如先和拓跋宏相认，然后再去见冯太后，这样做比在众人面前直接站出来稳妥些。

他刚想好后，就发现拓跋宏已然迈步回宫，慕容悦抬脚就要跟上，结果忽然觉得自己耳后有风，脖子上一寒，一把匕首出现在自己下巴上。

“别动！”

呃……是谁这么大胆子，竟敢在皇宫中绑票？

借着月光，慕容悦看到眼前这个人身形娇小，穿着宫女的衣服，正是刚才被老宫女呵斥的小宫女。这小宫女虽然年纪不大，却生得一副俏丽模样。杏眼弯弯，樱桃小口，面似桃花，吹气如兰，象是从画里面走出来的一样！

这模样就算是皇帝的妃子也比不上啊！怎么会在这里当个使唤丫头？慕容悦心里纳闷。

“你是谁？带我去哪儿？”

慕容悦故意捏着鼻子说话。

“嘘，别说话！”

慕容悦被驾着刀子，也就只有乖乖不动，免得真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皇帝的寝宫怎么走？”

一个小宫女问皇帝的寝宫，目的只可能有一个，就是勾引皇上，借机上位！想必这小宫女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才出此下策。

慕容悦用手比划，七拐八拐，看得小宫女晕头转向。

“你是哑巴？”

“不是你叫我别说话的嘛！”

得，交流不畅！

“前面带路！”

小宫女把匕首抵在慕容傥腰间。

@rppltx74538912017-08-0411:22:02

请作者加油更贴

作者努力中，感谢支持

@你不懂岁月月夷 2017-08-0413:46:23

楼主辛苦，我看的是直播吗？哈哈

绝对的，楼主是活的，哈

@白汐纯叶舞舞欢 2017-08-0412:33:22

顶出一片新天地！

感谢支持！

(21)

拿着刀去找皇上，恐怕不只是色诱这么简单吧？万一他是刺客呢？
慕容傥心中暗道。

想到上次自己带姚西他们去虎圈，结果害得太上皇惨死公主重伤，这回慕容傥多了心眼儿，干脆带她去太和殿，免得多生事端。

公主休息的地方离太和殿倒也不远，谁知两人刚到太和殿，就见到拓跋宏负着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似乎在等人。

慕容悦这一下可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太和殿是皇上白天办公的地方，谁知道这么晚了还会在这里！自己这已经是第二次把刺客引到皇上面前来了，这下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谁知道，那小宫女倒没有动，拉着慕容悦躲在角落里，紧张地盯着屋子里面。

难道是我想多了？慕容悦有些摸不着头脑，哦，对了，她应该是在等她的同伙。

果然，想到此处，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来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虎贲校尉拓跋龙兴，另一个人也高大威猛，块头和拓跋龙兴差不多。只不过他身穿囚服，手上、脚上尽是铁镣脚铐，好在被布包着，行走起来倒也没太大动静。

小宫女看到那戴铁镣脚铐之人，抿了抿嘴唇，看样子有些紧张。

“皇上，人带来了。”

平时大大咧咧的拓跋龙兴，现在显得十分谨慎。

“你下去吧。”

拓跋龙兴识相地离开，走出房门时将门轻轻带上，自己守在门口。

这样一来，慕容悦和小宫女就再也看不到里面了。

“你就是秦望离？”

拓跋宏紧紧盯着眼前这个红面大汉问道。

“正是！”秦望离虽然被关在牢中数日，但精神头儿丝毫不差，声音爽朗。

“太上皇见你所为何事？”

拓跋宏不绕弯子，开门见山。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约定，除了他，我对谁都不会说。”

秦望离毫不含糊。

“我是皇上，难道也说得不得？”

“你是胡人的皇上，不是我们汉人的皇上，自然是说得不得！”

拓跋宏沉吟片刻。

“你要见太上皇？”

“对！”

“可是，太上皇已经不在。”

“他死了？”

秦望离一点就透。

“是被你们风巫的人刺杀的。”

秦望离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我刺杀他数次都没有成功，他就死了？是谁杀的？难道是卫？”

“据你们的人说，是一个叫姚西的人。”

“姚西？”秦望离突然哈哈大笑，“怎么会是他？你要说是若素杀的我都信，怎么会是老姚？不可能，不可能！”

作为姚西的直属堂主，秦望离显然更了解姚西，倒不是说他本事不行，而是他实在没有干如此大事的魄力。

拓跋宏倒也不纠结他相信与否：“太上皇已经辞世，难道你要把你们之间的秘密永远藏在心里？”

这倒是一个新的问题，秦望离收起了笑声，思索起来。

正在这时，殿外响起了吵闹声。

“皇上在哪儿？我要见皇上！”

是高崇虎的声音。

自从拓跋宏叮嘱拓跋龙兴打听秦望离的消息之后，拓跋龙兴就悄悄去了天牢。十数日内天牢屡遭袭击，大内侍卫死伤狼藉，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拓跋龙兴猜到秦望离很有可能就在牢中。果然，趁着高崇虎去见太皇太后，拓跋龙兴在天牢中见到准备转移到地牢的秦望离。拓跋龙兴假称奉太皇太后之命，看守的狱吏意识没摸清头脑，被拓跋龙兴糊弄过去，没想到高崇虎马上就知道了，是以前来要人。

“皇上在太和殿办公，没有宣召，不得入内。”

拓跋龙兴当然不会轻易放他进去。

“既然拓跋将军不肯通报，那我只能自己去求见了！”

高崇虎杀气腾腾，他身后跟着数名大内侍卫。

秦望离是太皇太后钦点的要犯，自己宁肯放着皇上和太上皇不保，也要拼死阻止风巫救人，可见何其重要？没想到自己一个疏忽，听说人被拓跋龙兴带走了，气得他当场斩杀值宿的狱吏。

拓跋龙兴上前一步，挡在高崇虎身前：“高总管有何要事要深夜打扰皇上？如果皇上怪罪，该当如何？”

高崇虎冷笑一声：“我有要事禀报，皇上当然不会问罪，闪开！”

他有冯太后撑腰，对拓跋龙兴根本不怕，见他没有让路的意思，一把就朝他胳膊上抓来。

高崇虎外号鬼虎神魑，手上功夫着实了得，拓跋龙兴不敢怠慢，

抽出腰刀就朝高崇虎胳膊斩去：“大胆高崇虎，竟敢闯宫？来人，给我拿下！”

数十名宗子军从太和殿两侧一拥而上，打着灯笼火把登时将高崇虎和大内侍卫围在当场。

要论打架，别说眼前这十几个普通军士，就是再来十来名江湖好手，高崇虎也丝毫不惧，但眼下是在皇宫，自己又是大内总管，这般闹将下去势必对自己不利。

“好！既然拓跋将军不肯通报，那我就在这里等。”高崇虎是铁了心不走，这样一来，倒让拓跋龙兴为难了。

皇上和秦望离正在屋中，如果高崇虎不走，岂不早晚都要见到？皇上叮嘱过此事机密，万不可让第三人知道，现在门外能有三十人，搞不定他，我的人头可难保了！

想到这儿，拓跋龙兴坚决不退让。就在两边人马喧闹之时，拓跋宏从太和殿出来了。

“什么人在此喧闹，成何体统？”

虽然高崇虎是冯太后的亲信，可是见了皇上，毕竟不敢太过狂妄。

“启禀皇上，天牢走失一名犯人，有侍卫亲眼见倒他朝这边而来，臣恐惊了圣驾，特来护驾！”

拓跋宏知道他为何而来，本来听到秦望离口中的那个消息，自己还有点不确定，但是高崇虎如此重视此人，不惜深夜闯宫亲自拿人，可见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感谢各位支持，欢迎踩楼！

@呦多多壤 um2017-08-0516:23:46

不管是什么，赶快更新呀，我都没法工作了，一小时要看好几回看是否更新了…快

这位网友让我受宠若惊啊，为了你必须再更一章！

@死骑码码美 2017-08-0513:04:02

坐等更新~~

感谢支持

@冷面的告白冷滤 2017-08-0511:56:49

楼主更新啊

等楼主发功

@冲左禁令 2017-08-0514:26:15

请楼主加油更新

感谢来踩！

(22)

“我这里并无外人，你们回去罢！”

“不可，皇上如果有什么闪失，臣等万死莫辞！”

“难道除了太皇太后的话，我的话你们都不听吗？”拓跋宏隐隐动怒道。

皇帝下了逐客令，这样一来，高崇虎便不好再说什么，他朝着自己的手下一歪头，两名侍卫会意，悄悄隐没在夜色中。

“臣告退！”

拓跋宏看着高崇虎和其他的大内侍卫离开，却并没有进屋的意思。秦望离的话言犹在耳，令他十分震惊。

这家伙，居然说太皇太后有一个私生子，太皇太后之所以不肯让父亲和自己亲政，是想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孩子，这等大逆不道之言，他是如何想出来的？

虽说生气，但这几日太皇太后频频召见朝中四贵，也不由得让拓跋宏有所疑虑，父亲和太皇太后斗了一辈子，难道真是为了此事？

‘你可有何凭证？’

“这私生子就隐匿在慕容府府中，你一查便知。”

“胡说！慕容绝、慕容悦兄弟和我一起长大，我怎么从未听说？”

“嘿嘿，”秦望离冷笑一声，“你是皇帝，当然不会有人和你说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冯太后为什么单单对这两兄弟恩宠有加？难道当真是为了慕容白曜吗？”

拓跋宏回忆起冯太后召见慕容兄弟时的种种，不由心惊，自打我有记忆以来，太皇太后对我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但是每次召见慕容兄弟俩，太皇太后都慈眉善目，和蔼有加，难道，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慕容氏自称‘慕二仪之道，继三光之容’，如果是慕容氏之子，脚踝处当有日月之纹，你一验便知。”

这么简单？想必我父皇也验过吧？为何从不曾听他提起？

一时间接收的信息太多，拓跋宏头脑中思绪复杂，纷乱如麻。

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真要找到慕容兄弟验明真身吗？可是两兄弟已经失踪，上哪儿去找？就算找到了，也验了，难道我真能杀了他们吗？

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忽然听到拓跋龙兴一声大喝：“什么人？”

拓跋龙兴一招手，立刻有五六个甲士朝着殿外的花丛中走来。

慕容傥故意在花丛中扭来扭曲，果然引起拓跋龙兴注意，他刚要大声喊，结果胸前、肋下一紧，被身边的小宫女点了哑穴，说不出话来！

那小宫女一扬手，一把银针飞出，将众人手中的火把打掉。眼前突然失了光亮，一片漆黑。

“保护皇上！”

众军卒全部后撤，围在拓跋宏身前。

拓跋龙兴大步上前，一把从花丛中抓出一人，此时，军士们再次点燃火把，只见花丛中除了慕容傥假扮的宫女，再无一人。

“你是谁？鬼鬼祟祟藏在这里干嘛？”

慕容傥被点了哑穴，说不出话，只能支支吾吾地比划。他远远看见拓跋宏，拓跋宏显然也没有认出自己。

情急之下，慕容傥抢了一名士卒的刀，其他士卒立刻拔刀相向。

“你要干什么？放下兵器！”拓跋龙兴大喝。

慕容傥在地上写了几个大字。比比划划让拓跋龙兴看，拓跋龙兴看了看，一撇嘴：“不认识！来人啊，把刺客绑了！”

慕容悦大急，朝着拓跋宏比比划划，拓跋宏终于被眼前这个动作奇怪的宫女所吸引。按照鲜卑人的习俗，见到尊敬的人要载歌载舞，难道这宫女第一次见到皇上所以跳舞欢迎我吗？当下他上前几步，看到地上的几个大字：我是慕容悦！

“是你？”

如果是在半个时辰前，拓跋宏在此情形下见到慕容悦，必然十分惊喜。两人自幼就是好友加玩伴，熟稔至极，慕容兄弟跳河后生死不明，拓跋宏曾担心了好长时间。但是，就在这半个时辰里，秦望离的话让他回想起很多事，他想到了慕容绝、慕容悦兄弟长的“泾渭分明”，想到冯太后对待自己和慕容兄弟截然不同的态度，想到父亲对慕容兄弟的疏远和警惕，想到自己曾经若有意若无意听到的一些流言……一切的一切，让秦望离的话在他心中再次响起：“慕容氏自称‘慕二仪之道，继三光之容’，如果是慕容氏之子，脚踝处当有日月之纹，你一验便知。”

“来人，脱掉他的鞋子！”

慕容悦满心欢喜见到拓跋宏，本以为洗脱罪名后皆大欢喜，没料到拓跋宏神色冷峻，第一句话竟然是脱掉自己的鞋子，这让他大感意外。

皇上最近喜欢这调调吗？

两名五大三粗的士卒按住慕容悦，轻松就除去他的鞋子，结果这两人差点当场晕倒，这酸爽——

拓跋宏掩着鼻子，把慕容悦的裤腿往上一拉，只见慕容悦的两只

脚踝处干干净净，毛都没有。

拓跋家族也是鲜卑人，知道图腾纹在身上的重要性。鲜卑人打仗历来勇猛，冲锋在前，结果就是越猛的人越死无全尸，以后后来家属想收尸都不知道收哪块。后来鲜卑人就开始在身上刺了一些图腾，有刺太阳的，有刺猛兽的，有刺蟒蛇的，不一而足。流传到后来，几乎每一个大的家族都有自己固定的图饰，比如，拓跋家就是鹿首，慕容家就是日月，当然，除了鲜卑族的其他胡族也各有自己的崇拜，像羌族崇拜羊，往往在胸口上刺个羊头，狄戎各族以狼为吉祥物，氐族人崇拜山……

只有汉族人坚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坚决不在皮肤上乌七八糟地乱刺乱画，就算要刺，那也是“还我河山”、“反清复明”、“达康书记”、“东来局长”什么的，此时拓跋宏见慕容傥身上毫无鲜卑人的迹象，心里当时就凉了一大截。

@星夜已逝已思 2017-08-05 17:33:55

文笔好，电视剧的节奏哈。

感谢这位道友，可能是编剧写小说比较有画面感

@玉佩整数玉特 2017-08-05 18:41:20

我拜你为师好啦，就可以当秀才啦。哈哈

道友客气啦，互相学习

(23)

秦望离诚不我欺！

慕容悦啊慕容悦，想不到原来你是太皇太后的私生子！

要是论辈分的话，我还要叫你一声叔喽？

慕容家一共有两兄弟，既然慕容悦已被锁定，那么慕容绝就基本被排除可能。

小宫女被拓跋龙兴发现的时候，使了一招瞒天过海，让慕容悦吸引敌人注意，然后自己金蝉脱壳，接着又暗度陈仓，潜入太和殿想救秦望离出来。

“雨仙，你怎么来了？”

秦望离认出小宫女，大感意外。

之前安若素带着赤云堂的兄弟几次冲击天牢，有一次自己明明已经看到安若素就在眼前，结果还是被高崇虎给拦了下来，是以他基本不再抱有出去的希望，谁知道这种情况下，还能见到她。

“姐夫，我来救你！”

“你姐呢？”

雨仙想打开秦望离身上的铁镣，却又怕发出声响，干着急没有办法，这时候，秦望离听到动静，至少有三个轻功高手朝着屋子里快步而来，当即朝雨仙使个眼色，雨仙会意，一闪身上了屋梁。

来的人是高崇虎和一高一矮两名大内高手。

高崇虎本就没有走远，一边派出暗哨观察这边的动静，一边伺机而动。拓跋宏一直在屋外和慕容悦纠缠，他便也想到悄悄进屋来拿人。

秦望离见到是他，刚想出声，就被高崇虎重重一拳打在后颈。

高崇虎指挥两名侍卫悄无声息把亲望离抬了出去，雨仙见状不妙，一扬手，又一把银针四射而出，飞身一剑直取高崇虎。

因为怕惊动皇上，高崇虎也没有声张。当即两手左抄右截，将雨仙发出的银针悉数接下，低声喝问：“你是谁？”

“风巫雨仙，你们听说过么？”

雨仙见到高崇虎不动声色就接住自己一把银针，暗自吃惊，难怪安姐姐他们接连失利，这人武功之高恐怕不在姐夫之下啊！

虽说如此，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秦望离带走，雨仙一咬牙，还是拼了。刷刷刷连环三剑就去刺那两名侍卫。

那名矮个儿侍卫脚下慢了一步，背上中了两个银针，正自钻心疼，却又不肯大声叫喊，忽然看见雨仙飞身扑来，气得不管不顾，举刀相迎，竟是个同归于尽的打法，雨仙还没等兵刃相交，调转剑尖朝着瘦高个儿刺去。瘦高个儿放下秦望离，随手挥出一剑，正搭在雨仙的剑身上，雨仙只觉得手里的剑被生生黏住，根本运不动。

“在剑……我张先面前使剑，恐怕有点儿班门弄斧吧？”

高个儿侍卫嘲笑道。

雨仙虽然师出名门，剑法精湛，但毕竟年纪尚小，功力有限，被那人看出破绽，以蛮力夺剑，只得将剑弃了，见雨仙要走，高崇虎嘿嘿一笑：“来而不往非礼也，小姑娘，送你个纪念吧！”

几只银针打在雨仙后肩上，雨仙负伤而去。

此时，拓跋龙兴已经察觉到殿中有动静。

“殿中有人！”

等他带着士卒冲进来一看，什么秦望离、高崇虎，早都没了，地上只有两滩未干的血迹。

拓跋宏闻声也跟了进来。

“看清楚是谁了吗？”

拓跋龙兴进来的时候看到个背影，看样子应该是高崇虎，他本来想追，可是毕竟不能弃皇上于不顾。何况皇上已经见到秦望离，再追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便道：“没看清，可能是慕容傥的同伙。”

此时，慕容傥还被留在殿外。

听到慕容傥，拓跋宏就头大。传言冯太后曾经和刘宋的使者王肃关系暧昧，如果慕容傥真是他俩的私生子的话，恐怕他应该叫慕容傥罢？

“皇上，怎么办？”

拓跋龙兴朝门外看了一眼。

拓跋宏想起自己的父亲屡次要杀慕容兄弟，都是自己从中斡旋，暗中通报冯太后，没想到救的却是仇人，最终酿成大祸。

“留他个全尸吧！”

他终于做了决定。父亲已经死了，作为拓跋家的男人必须要顶住，慕容傥，对不起了，我绝不能再拿自己和妹妹的性命冒险！

“喏。”

拓跋龙兴眼中精光暴盛。

“留他个全尸吧！”

慕容傥见众人都进了屋子，就把自己留在外面，也想进屋去和皇

上解释清楚，起码让他们先解了自己的哑穴，结果刚到门口，就听到这句话。

皇上……是要杀我吗？

慕容傥惊住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冯太后不是说了吗，刺杀一事和我无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还是有什么误会？

慕容傥推门而入，看见拓跋宏尚未离去。

慕容傥比比划划拦住拓跋宏，却见拓跋宏一脸冷漠，转身就走。

“慕容傥，皇上说了，赐你个全尸！快谢恩吧！”

拓跋龙兴一脸狞笑。

鲜卑朝廷共有四贵，除了太尉源贺、尚书令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还有南部给事中李冲。前三位是元老耆宿，只有李冲是后起之秀。尽管他四贵中他官职最低，却因受到冯太后赏识而被重用。

太尉源贺是北魏的兵马大元帅，常年带兵驻守漠南，防备柔然，只有重大事宜才回平城，是以对于朝中大事不太关心，属于拍手党，随大溜。尚书令拓跋丕曾助冯太后力除乙浑，属于冯太后的亲密战友加左膀右臂，基本上也是听冯太后的。

冯太后深夜密召四贵入宫，四人都知道将有大事发生，没料到的是，冯太后提出的居然是废掉拓跋宏，另立咸阳王拓跋禧为帝。

难道传说是真的？

另立新君历来是是权臣谋朝篡位的传统套路。

此举一来是投石问路，看看朝中大臣有哪些附和，哪些反对，对

敌我阵营有个重新估计。二来又给大家做了心理铺垫。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一样，一个房间太暗，如果你说，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意思就是说，你直接说我要当皇帝，那大家肯定是都不允许的，但你说，我要立一个新皇帝，大家一想，反正也要立新的，谁当还不是一样？于是你就被通过了。

所以当冯太后提出废帝时，大家想的都是冯太后是不是有意自己取而代之。如果是的话，那么中国第一个女皇帝就要提前二百年诞生了。

感谢大家支持！

@陌小紫小由 2017-08-0608:32:08

有些慢，能快点吗

我也想多写点儿，可是楼主每天写个两三千字就感觉用尽四海八荒之力啦，请这位道友体谅，感谢支持！

@筱幽梦筱忧 2017-08-0608:59:45

追了两天就看完了！……楼主快更～

欢迎日追，哈哈

@zuoan7702017-08-0607:11:29

@浮生若梦 87：本土豪赏 1 根鹅毛（10 赏金）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

感谢土豪!

@一周一次逗周副 2017-08-0615:33:34

有水平，有引力，写的好

感谢支持!

@温文尔雅峭 kg2017-08-0615:59:35

情节很吸引人啊，文笔也不错

欢迎常来!

@吉日春雨 2017-08-0615:11:38

支持佳作!

多谢!

@紫衣闲人衣郝 2017-08-0611:00:08

没没没了?

每天都更的@换心换人心话 2017-08-0615:14:35 刘明来了,刘明
在这里等待!-----感谢刘明! @青年歡樂

哆哆趴 2017-08-0613:48:46 精彩-----

感谢来访@下页李下释 2017-08-0611:47:19 在顶,,, -----

-----多谢! @狼巢徐巢胃 2017-08-0616:36:22 顶起---

-----感谢支持！@bdxrjn46398412017-08-
0616:56:54 坐等更新-----感谢！@青梅
煮酒 19702017-08-0616:46:05-----

感谢土豪！

@倩女飒飒飒库 2017-08-0617:59:09

快更新啊，楼主大人

等楼主酝酿酝酿啊

@从不再来考不删 2017-08-0618:19:48

支持

多谢！

@斌帅思密达密呀 2017-08-0618:50:03

太好看觉得

感谢！

@死骑码码美 2017-08-0619:23:54

楼主更新啊

楼主明早爬起来更

(24)

源贺和拓跋丕没有异议，冯太后已经当了实质上的皇帝很多年，

不过是改个名号而已，但是，尚书右仆射穆泰和南部给事中李冲却坚决反对。

太皇太后，你这是在玩儿火！

是的，名不正言不顺，等你百年之后，后继无人，拓跋家势必要反扑，届时你连前半生好不容易攒下的名声都将不保，得不偿失。一个名号而已，何苦呢？

但是，冯太后想的却是，谁说我后继无人？

本来我只想让我的儿子平平安安长大，可是拓跋弘，你欺负我儿欺负得够了！我要让你们拓跋家付出代价！现在拓跋弘已经死了，自己唯一的顾忌不复存在。等我正式登基，百年之后将皇帝传给我的儿子，有何不可？虽然自己的儿子现在还生死不明，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可是，现在自己还不能和他们说自己有儿子的事，事情就这样陷入僵局，直到高崇虎急匆匆赶来密报，冯太后听说拓跋宏亲自夜审秦望离，大吃一惊。

孤形吊影，冷月凄风。

慕容傥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从小在宫里见到的颗歪脖子树就是自己命运的最终归宿。

当拓跋宏义无反顾绝情而去的那一刻，慕容傥的心彻底死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们从小就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起骑马，一起泡妞，我把你当皇上，当兄弟，甚至在虎口下救过你的命，你却要杀我？

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嚟？

射你爹那一箭的是我大哥，又不是我！

为什么？为什么？

拓跋龙兴把慕容傥吊在这棵树上就走了。他确信慕容傥活不下来。一来这里极少有人经过，不会有人救他。二来就算有人要救，树底下还有一个被树叶掩埋的枯井，不小心的话极易掉进去，这荒郊野外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掉进井里的人除了等死还是等死，所以无论怎样，慕容傥都活不过今晚。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没想到慕容傥能双手揪着绳子坚持半天，也没想到在这宫里还有一个人，雨仙。

雨仙被高崇虎一记银针伤了左肩，知道今晚救人不成，便想离开皇宫，结果身后一高一矮两名侍卫追得甚急，她伤势过重，又迷了路，迷迷糊糊转到这里。

“谁在那儿？”

恍惚间，她好像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影。正是慕容傥。

慕容傥借着月光，认出是先前绑架自己的小宫女，他很想大声跟她说“是我”，但他一来吊在树上，脖子被绳子勒着，二来身上还被雨仙点着哑穴，想出声也不可能。两只手死死抓住绳子，连挥手的资格都没有。

雨仙这才看清，树上挂着的人是之前被自己绑架的“宫女姐姐”。

“宫女姐姐？你怎么在这儿？”

雨仙记得和“宫女姐姐”分手的地方是太和殿，没想到自己绕了

皇宫一圈，还是能见到她，难道自己又绕回来了？直到看着“宫女姐姐”张着嘴巴说不出话，这才想起自己给她点了哑穴。

“我救你下来！”

风巫虽然仇视胡人，但也不会滥杀无辜，看到“宫女”被自己连累，雨仙还是有些过意不去，所以才想要救她。但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脚下正是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只要自己再朝前迈一步，她和慕容觉就只能一个树上，一个井底，两两相望了。

对于这口枯井，慕容觉是有印象的。小时候他和哥哥玩耍，就曾掉下去过，要不是哥哥回去叫人，只怕自己现在早成了一堆白骨了。所以看到雨仙要踏上枯井的时候，慕容觉干着急没有办法。

“噤……呸！”

慕容觉虽然说不了话，但是吐口水还是可以的。紧要关头，他一口口水吐在地上，果然，雨仙停住脚步，皱眉道：“我好心救你，你怎么吐我口水？那你再多吊一会儿吧！”

慕容觉坚持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听雨仙说让自己多吊一会儿，急得一口气没上来，直翻白眼儿。

正在这时，一直追雨仙的一高一矮两名侍卫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两个人一个手上持刀，一个持剑。

“雨仙姑娘，你跑不掉了，乖乖跟我们兄弟回去吧！”

“你束手就擒，我们兄弟也省事儿了！”

两个人笑声淫荡，想不到今晚还有如此艳遇，这小妮子简直漂亮得像仙女一样啊！

雨仙心下暗道，这两货，要不是我身上受伤，怕他何来？但她也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道：“两位大哥，你们趁人之危，还以多欺少，算什么好汉？传将出去，不怕被人笑话大内侍卫如此不堪吗？”

高个儿侍卫嘿嘿笑了两声：“我们堪或不堪，等会儿你就知道了，不过看在你受伤的份儿上，哥哥让你，可不许太调皮哦！”

“那好，咱们单挑！”

雨仙最怕他们一拥而上，那样一来，自己半点儿机会也没有。

“单挑就单挑，我先来！”

矮个儿侍卫身上中了雨仙两个银针，心中有火，也不等瘦高个答应，挥剑就上。

“老樊，小心点儿！可别把姑娘弄伤了，一会儿就不好玩儿了！”

老樊倒是有心相让，但这姑娘又岂是好对付的？夜入皇宫又不被大内侍卫发现，孤身救人险些得手，要不是大内总管高崇虎伤了她，只怕她早就逃之夭夭了。

这一交上手，老樊有点后悔了，娘的，早知道这姑娘这么难缠，应该让张先先上，我坐收渔翁之利，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雨仙的剑被张先夺了，此时使的是随手抢来的一口剑，老樊使的是刀，两个人一个舞起来如灵蛇起舞，另一个挥起来却是虎虎生风。雨仙知道自己在气力上不敌，刻意避免和对方硬碰硬，伺机寻找对方破绽。她好不容易激将成功，逼得对方和自己单打独斗，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如果连一个矮子都久战不下，就更没法对付对方的高个儿了。

想到这儿，她卖了个破绽，露出受伤的左肩，故意“啊”了一声。

老樊大喜，她身上有伤，看来是撑不住了！

当即刷刷两刀，抢攻雨仙左肩。没想到雨仙是假招子，矮个儿侍卫抢攻，露出空门，雨仙身子一转，最后一把银针撒出，正中老樊面门。

@澈的未来很未棺 2017-08-0612:47:21

此贴会火

感谢支持！

@宁丫头吼吼宁张 2017-08-0621:09:11

上来先顶

欢迎常来！

(1)

慕容傥出生的这一年，慕容家族在中原这块本不属于他们的乐土上建立的大燕帝国，已经消失了整整一个甲子，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大魏，由一个群雄环伺的小国一跃成长为庞然大物，灭后秦，吞大夏，降北凉，征北燕，成为继天王苻坚之后，再次一统北方的超级巨舰。

慕容氏的后人也许曾想过，假如没有参合坡一战，现在的大魏，或许应该叫大燕。但是，历史没有假如，至少慕容白曜就是这么想。他的前辈慕容垂就曾经背叛苻天王和前秦，建立后燕，可惜最终还是在与魏国的争霸中不幸败北，遁走辽东，后又被冯氏灭国。可是，那

又能怎样呢？连冯氏不也被拓跋一族纳入麾下了吗？

如今北魏的后宫，就是年轻的太后冯氏掌权，而朝中，又以南乡公慕容白曜居首。有时候历史真的很可笑，拓跋氏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剿灭群雄，最终决策帝国的，却是当初降臣的后裔。早知道你这么拼命地为他人做嫁衣裳，我们是不是应该早点放弃抵抗？

虽说历史有点黑色幽默，但拓跋氏多少还是让慕容白曜有些敬佩的。自开国以降，拓跋氏的皇帝就没出过一个废物。道武帝拓跋珪击败后燕，将魏国的版图从草原东扩至中原；明元皇帝拓跋嗣北拒柔然，南征刘宋，辟地三百余里；太武帝拓跋焘攻城掠地，灭国无数，一统北方，柔然后撤千里以避其锋；虽说文成帝拓跋濬没有开疆辟土，却也是守成之君，维护了帝国的统一，至少不像慕容宝才皇二代就成了膏粱子弟。只是眼下这个皇帝拓跋弘，倒教慕容白曜有些吃不准。

文成帝拓跋濬英年早逝，拓跋弘继位的时候才十一岁，整个帝国的重担，都压在他和年仅二十三岁的冯太后身上。

要说这个冯太后，也是烈性女子，文成帝驾崩后，按照北魏旧制，先帝的一应御衣器物等俱应焚烧，朝中百官和后宫嫔妃一起亲临现场哭泣哀悼。结果火光熊起，冯太后思念亡人，不能自己，竟然纵身扑向熊熊烈火。

可惜她不是丹妮莉丝，不能在大火中孵出巨龙，反倒是被众人七手八脚从大火中救出。烟熏火烤，冯太后早已不省人事。在鬼门关转了一圈，阎王不收，冯太后才幽幽醒来。人在生死关头，往往会大彻大悟，冯太后就如灵台开窍一般顿悟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

去？

千百年来，想明白这三个终极问题的人数不超过十个手指头，这冯太后居然就这样无师自通，想明白了自己已经从皇后升职为太后，从而认真从事起太后这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但是，高手不是一日练成的，是需要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机会——，当然后者比前者重要一万倍，就像冯太后能成为千古一后，首先她得是太后，如果她只是个普通妇人，纵然使出吃奶的劲儿也只能成为尼古拉斯大妈冯。

有了身份，冯太后的机会，是一个权臣。

这位权臣名叫乙浑，他的上位充满了传奇色彩，如果有机会让他登上福布斯权臣排行榜的领奖台，他的发言词一定如下：我之所以走到今天，最要感谢的人就是——我寄己！

乙浑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侍中，虽然号称三品，但在京师遍地王爷满目将军之地，随随便便碾压他的人至少有好几百个，可是只有他从文成帝的死中看到了机会。

拓跋濬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啊，谁都没想到一代帝王英年早逝，不然尼古拉斯太后冯也不至于慌乱得六神无主失了方寸，一时冲动险些成为先帝的陪葬。

继位的拓跋弘年幼，拓跋濬没有机会进行权力交接，就意味着权力出现了巨大的真空。这情形就像你喜欢上一个美妇，突然得知她成了寡妇一样，先下手为强啊，不然她就是别人的了！

乙浑喜不喜欢冯太后我不知道，但至少他喜欢权力的游戏。这哥

们儿欺负皇帝、太后是孤儿寡母，瞅准时机矫诏杀了平原王、南阳公等大批实力派大臣，然后自封太尉，总领朝政。

或许有人说这是扯淡，你自封太尉谁认可你？我估计这就是乙浑的高明之处，矫诏杀了那么多大臣，谁是省油的灯？哪个不是皇亲国戚，谁人不是封王拜将？凭你说杀就杀？但是，我有先王遗诏呢？瞬间就堵住了悠悠众口，好吧，先王遗诏，命我任太尉，总领朝政，谁人不服？可去地下问先帝——

这就是矫诏的高明之处。

等到拓跋弘和冯太后从悲痛中晃过神儿来，搞明白状况时，人家乙浑已经是权倾朝野，乾坤独大了，再想扳倒他，难！

但是，谁教她是冯太后呢！跟所有的太后一样，太后要想夺权，在朝中必须有同盟。吕后有外戚，武则天有狄仁杰，冯太后有慕容白曜。

慕容白曜是当朝名将，封冠军将军，进爵南乡公，在朝中的地位是和乙浑共同执政。实权在握的他，理所当然成为冯太后和乙浑共同拉拢的对象。

上天啊上天，一个是爱我的人，一个是我爱的人，究竟该选谁呢？
掷个色子吧！

在慕容白曜的回忆录——《那些年我们共同欺负的女孩儿》一书里，很明显，慕容白曜是站在乙浑一边的。也许除了他和冯太后，谁都不知道他是冯太后安插在乙浑身边的棋子。

冯太后对付乙浑的策略，说起来很像某些男孩儿追女孩儿，宠着

你，惯着你，然后再把你一脚踢开！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今天加官进爵，明天诰命赏赐，总之就像温水煮青蛙，用温柔的陷阱麻痹得敌人找不着北，暗中却和慕容白曜加紧谋划，随时准备给予乙浑致命一击。

要么说没文化真可怕呢，乙浑这个大字不识一筐的主儿，或许真的以为自己就高枕无忧了。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自信。尤其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更好像无所不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乙浑甚至可以相信，把自己截成十一段，组个足球队，踢完球自己还能接回成原来的模样……

这么乐观的他，一定是射手座的！

所以，乙浑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内有慕容白曜卧底在侧，外有冯太后虎视眈眈，乙浑实在是犯了一个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所以轻而易举就被冯太后碾压在历史的车轮后了。

据载，乙浑被斩的这天，他流着泪，深情唱起了那首动人的歌：？

我最深爱的人
伤我却是最深
进退我无权选择
紧紧关上心门
留下片刻温存
只怕还有来生

(2)

也许就是这首歌，在另一个男人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这个人就是拓跋弘。

才十来岁的他或许还不懂得什么叫基情，但是他很明白慕容白曜曾经“背叛”过自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得贪婪我爱的懦弱——

所以每次见到慕容白曜，这个风一样的少年总是会想起乙浑，那个曾经想做王的男人。随着拓跋弘渐渐长大，慕容白曜愈来愈感觉到后背发冷，仿佛有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上，随时会斩落下来。这个世界越来越让他看不懂了。明明自己是有功之臣，可是偏偏要受到这般猜忌。话说，把事情和皇帝说明白不就行了吗？

大错特错！别忘了这是权力的游戏。权力从乙浑手中消失了，自然会过度到别人手里，只是这个人不是皇帝。年纪幼小的他还不能亲政，凡事皆由冯太后代劳，如今几年过去，拓跋弘已经长大成人，冯太后却丝毫没有交出权力的意思。而慕容白曜摆明了是冯太后的亲信，就算他曾帮助诛杀乙浑，又能怎么样呢？皇帝要急于扳倒的，是升级版乙浑 2.0。一气之下的拓跋弘干脆放出大招，我不是没威望吗？大臣们不都是不服吗？那么好，我砍人，看你们服不服！

满朝文武都是冯太后的人，当然不能让他说砍就砍，拓跋弘把目光对准了塞外，柔然人常年来袭，我就砍他们攒人头！等我建立了像太武帝一样的功勋？看你们还服不服！

于是，南北朝第一古惑仔拓跋弘开始了常年砍人的生涯，曾经深入柔然境内两千多里，吓得柔然人不敢饮马阴山。

皇上好战，这慕容白曜是知道的，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为什么拓跋弘刚刚宣布出征就回来。尤其是今晚，拓跋弘平日里跟自己素无往

来，这次怎么会急急忙忙在半夜急急忙忙召见自己？

难道是冯太后有事？不可能啊，冯太后现在远在方山，前日还把自己已经怀胎十月的妻子接去陪驾，更何况自己看得清楚，太监手上拿的是皇上的手谕，深更半夜，他找我来做什么？总不会是数星星吧？我又不是宇宙区长胸怀宇宙——管他呢，毕竟人家是君，自己是臣，君叫臣到，不敢不从。或许，这是个缓和拓跋弘猜忌的机会呢，慕容白曜心想。

平城位于今天的山西大同，最早为赵武灵王所建，后经秦汉，遂成平城县。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称帝后，迁都此处，“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后又经过几代皇帝扩建，已经隐隐然有大都市气象。

早在汉代，皇宫就有“东宫、西宫”之说，平城仿汉代皇宫所建，亦分东、西二宫。东宫以太后为首，下携皇室女眷，平日理事居住，皇帝都在西宫。

时值深夜，宫门已经紧闭，传谕太监出示手谕，领着慕容白曜过了穿堂越殿，一路来到太华殿。

身为朝中重臣，这已经不是慕容白曜第一次深夜入宫，但一路行来，月浊星稀，夜鹰高啼，还是让慕容白曜有些不寒而栗。尤其是官前十几位手持矛戈的士兵，难道今晚有事？

“微臣参见皇上。”

无论从正面还是侧面看，这个人都是拓跋弘。慕容白曜不禁暗自庆幸，还好自己不用像冯锡范一样被公主骗去东郊皇陵去迎战东方不败。

“慕容白曜，你可知罪？”

拓跋弘的台词掷地有声。

“这个……微臣不知，还请皇上明示。”

慕容白曜知道今晚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却没料到拓跋弘上来就先发制人，不禁冷汗冒出。

“我问你，南宋使者王肃现在在哪里？”

拓跋弘面色阴沉。

“王肃上月来京，现在应该回去了吧！”

慕容白曜不禁心下忐忑。

“哦？”拓跋弘紧紧盯着慕容白曜，“难道你不知道他现在就在方山灵泉宫？”

灵泉宫？

慕容白曜心下一颤，太后现在不是在那里吗？皇上为何要这样问？难道……

“微臣不知！”

嗯，育良书记教过的，热情，礼貌，一问三不知。

“不知？”拓跋弘一声冷笑，“那我问你，前日你妻慕容氏是不是被太后接去方山了？”

“呃，这个……”慕容白曜勉强答道，“确有此事。微臣之妻已有十月身孕，太后怜悯，特接去方山便于照顾。”

“是这样吗？可是，我怎么听说不是这么回事啊？”

“启禀皇上，此事千真万确！”

“慕容白曜，我问你，王肃之事，你到底知道多少？”

拓跋弘是用兵老手，正面突破不成，便开始诱敌深入。但慕容白曜又岂非用兵名家？

“臣确实不知。”

任敌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我听说，王肃被你送出平城，又悄悄化妆去了方山，而慕容氏又被接去灵泉宫，这恐怕不是巧合吧？”

皇上这是在暗示什么？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就得带点儿绿？

“皇上明察，臣妻端淑贤良，断然不会做那龌龊之事，更何况她身怀十月身孕！”

慕容白曜索性两眼一闭，一条道走到黑。

“我也相信他们不会有什么，可是保不准他们是另有图谋。慕容白曜，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说出实情，我可以饶你不死，保你妻儿平安！”

慕容白曜这才知道今晚拓跋弘召见自己的用意，原来他是准备向冯太后发难了。

(3)

方山，灵泉宫。

一位俊男怀抱着一个美女。

“尼古拉斯，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

“讨厌，以前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叫人家尼古拉斯，说，你心里是不是有别人了！”

……

呃，对不起，走错片场了。

此时的方山灵泉宫里，一位妇人正躺在床上抱着肚子翻来滚去，疼痛难忍，稳婆、丫鬟给妇人擦汗的擦汗，端水的端水，出出进进，忙得不可开交。

院外，一个儒衫长须的中年男子和一个面白肤润、姿色绝佳的宫廷贵人若即若离地关注着眼前的一切。

“这样，真的能成功吗？”长须男子问。

“事已至今，别无他法，只有一试了。”贵妇幽幽道。

“不然，还是我把他带回宋国罢！”

“回去后，你又怎么和府上交代呢？”贵妇似笑非笑。

“就说……我在路上捡的。”

“瞒得了一时，恐怕瞒不了一世。况且，自己的骨肉，远在千里，终究还是放不下心——”

“阿柔，委屈你了。”

长须男子轻轻拥揽贵妇。

“没什么委屈的，”贵妇轻轻一笑，“只要你知道，这世间还有我们母子便好——”

太华殿内，拓跋弘死死盯着慕容白曜。

“这么说，你是一个字都不肯说了？”

“臣既不知，多说何益？”

“好，你要当忠臣，我成全你！”拓跋弘一声令下，“来人，把慕

容白曜带下去，斩！”

几个殿前侍卫应声而入，带走慕容白曜。

“皇上！”慕容白曜道，“你要治微臣之罪，微臣万死不辞，但你千万不能诬陷太后啊！”

“诬陷？哼！”

拓跋弘一声冷笑。

确切地说，拓跋弘也不知道冯太后和王肃是何时开始的。就在这几年，他几乎常年带兵在外，对外说是抵御柔然进犯，其实还不是为了牢牢抓住军权？或许就是在哪个时候，作为刘宋使者的王肃就和冯太后开始眉目传情了。拓跋一族本就是胡人，甚至连在北地生活的汉人积年累月下来，也多少都受胡人的影响，不那么看重礼教。再加上冯太后寡居多年，骤然见到一位江南望族的大才子，心动之情可以理解。可是，你毕竟是大魏的太后啊，和敌国使臣共商国是商量到了床上，教我这个皇上以后怎么面对南朝？怎么面对江东父老？你好，敌国使者，weare 阅木累？任我脸皮再厚也不敢面对，那画面太美！

而且不仅如此，听说冯太后还给自己生了个小兄弟。这是什么节奏？难道要谋朝篡位？

冯太后虽然说是拓跋弘名分上的“母后”，可她并非拓跋弘的生母。

要说这个冯太后，可着实不简单，年轻时就像开了挂，秒杀一切拦路虎。我们都知道她在丈夫驾崩后浴火重生，却不知道她的运气有多好，现在看起来倒更象是从几百年后穿越过来的。

第一，拓跋弘的生身之母李氏，原本是南朝人，因为北魏南征，被虏到北方来，辗转做了拓跋濬的妃子。拓跋濬从小就在北地长大，平日接触的鲜卑女子不是女汉子就是金刚芭比，何时见过这种，一双含情目两蹙眉眉的女子？当时就宠爱得昏天暗地无以复加，要不怎么后宫那么多妃子，她先怀上龙种呢？

拓跋濬害怕宫里有人暗害她，还特意带她阴山数月游，生下小拓跋弘。本来就宠爱有加，又生了皇子，李氏在拓跋濬心中的地位那是扶摇直上天下无双，无人可以撼动啊，堂堂北燕皇族后裔冯氏，被秒得连个渣儿都不剩。我估计冯太后纵身跳火时想的绝对不是以身殉情，而是妒火中烧，不能让拓跋濬和李氏在另一个秀恩爱，不允许，绝对不允许！为什么呢？因为李氏已经早于拓跋濬先去了。

众所周知，北魏皇族流行的祖制是子贵母死。也就是说，无论哪一个皇帝的后代被立为太子，这位太子的生身之母必须赐死，据说这么做是以防外戚专权，东西两汉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啊。有魏一朝，被赐死的皇后比比皆是，如果哪位喜欢穿越的女同学不幸穿越到北魏当上太子妃，记住千万不能生儿子，否则可能没出第一集就下去领盒饭了。

拓跋弘的生母李氏就很好地客串了一回群演，而把这位美人逼死的，正是她的情敌冯后，也就是后来的冯太后，以至于让拓跋弘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娘。虽然说李氏是死于祖制，但冯太后的助攻恐怕也没在拓跋弘的心中留下什么和蔼可亲的印象，所以他自小就不跟这位“母后”亲近，也是理所当然。

第二，是她手铸金人，成为正式主宰后宫的不二人选。要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以来，在哪朝当皇后最不容易，我认为首选北魏，没有之一。

除了不能生儿子，在北魏要当上皇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就是按照游牧民族预测吉凶的习俗手铸金人。被选定的候选人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成，则说明上天眷顾你，选中你当后宫之主，败，则淘汰出局，想当皇后，此生再无可能。

而这手铸金人的程序呢，说起来不难，就是被定为候选人的准皇后在工匠的协助下将铜液灌入模具，铸造出来的金人完好，便算成功。这套流程一来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在面对进一步万人之上，退一步万丈深渊的人生节点上能否沉得住气。二来是考验当事人能否和所有参与之人同心同德，协力合作，之中倘若有一人出了差错，就满盘皆输。所以免不了有些使绊子、做手脚的宫斗戏上演。但无论如何，能做成功，还是说明冯太后的心性、运气俱佳的。多少嫔妃因为没有铸成金人，名字都淹没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更别说享受荣华富贵了。

面对这样一个“穿越”来的对手，可见拓跋弘会有多郁闷。如果她真的在外面有了一个私生子，取代自己和儿子也并非不可能。谁让自己的儿子才刚刚出生，和自己一样图样图年轻呢！

所以拓跋弘的做法是，一不做，二不休，必须去灵泉宫查，但又不能明着和冯太后撕破脸，这就需要一个高明的借口：慕容白曜谋反！

只有慕容白曜谋反，拓跋弘亲自带人去抓慕容氏才理所当然！

只要能在灵泉宫查到冯太后的情人和私生子，后面的一切就由自

已说了算！

慕容白曜，事已至此，朕只好借你的人头一用了！要怪就去怪冯太后吧，谁让她把你的妻子接上方山了呢！

拓跋弘的嘴角闪过一丝冷笑。

“报！慕容白曜业已正法！”须臾，御前侍卫回奏道。

“好！慕容白曜党附乙浑，意图不轨，灭其三族，传令下去，宗子军在东掖门外集合，即刻随我去方山！”

“喏！”

(4)

方山，又名方岭，在平城正北，登高俯瞰，据说能一览平城无余。王肃在登方山俯瞰平城曾后作诗一首，曰《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罡风。

大意是说平城这块地儿真不咋样，也只有你们这些没文化的胡人才会选这里建都。我们都选建康那旮旯风景好的地方！

但方山的风景还是极好的，山青水碧，风景秀丽。当然，对王肃来说，最主要的是还是看人。哪里有冯太后，哪里才是风景，建康？什么建康？……

“王郎，你再为我吟诵一遍《悲平城》罢。”

素日威严的冯太后，也只有在这个才子情人面前才会小鸟依人，让人不胜怜惜。

“阿柔，你有心事么？”王肃轻声询问道，“你一有心事，就让我吟诵这首诗。”

“如果不是身在北朝，如果不是身为太后，我多想和你一起纵马江南，去看看你家乡的舟桥楼宇，感受你心中的诗情画意——”

“王某何幸，能得阿柔如此垂青？”

“你愿意我随你去么？”

王肃当然知道，冯太后只是说说罢了，谁会放弃独掌天下之尊，去江南做一个布衣草民？

“嘘！这样的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我不希望你为我受一丁点儿委屈！”

“那你愿意为我留下来么？”

“呃……阿柔，孩子长得像我么？”

“不像！像你多难看，满脸的胡子，还是像我多些，皮肤水嫩水嫩的！”

“我在想，如果孩子像我该多好！这样，以后你想我的时候，看看他就不觉得寂寞了。”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了？”

“我毕竟是宋国使臣，如果这样就留下来，恐怕……恐怕会遭天下人耻笑。”

“那你和敌国的太后上床，就不怕遭天下人耻笑吗？”冯太后佯怒道。

“阿柔，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我心里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想念你和孩子……”

冯太后轻轻用手捂住王肃的嘴：“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你我各

自有命，能得一时情缘，已是缘分。我也正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才想要把他寄托在慕容世家，不至于像无父无母的孤儿漂泊于世。”

“阿柔，苦了你了！”

“像你说的，寂寞的时候，看看他，也许就觉得不苦了。”冯太后轻轻一笑，“对了，孩子的名字想好了么？”

“我这一辈子，就是思前想后，顾虑太多，我希望孩子不像我，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冲’字，就叫王冲，你看怎样？”

“王郎，你忘了，他以后应该姓慕容。”

“那就叫慕容冲。”

冯太后隐隐觉得这个名字有些不吉，不只是因为鲜卑皇帝中曾经有一个大燕皇帝与此重名，而且那个皇帝最后还被手下的将军杀死，连三十岁都不到，但是看见王肃兴致正好，也不便拂了他的意。

“禀报太后，南乡公夫人马上要生了！”一位老妇人急急忙忙跑来道。

“好！”冯太后眼眉一挑，“快去准备！”

灵泉宫前，踏踏马蹄声在深夜显得尤为刺耳。守门军校原本的昏昏睡意立刻被这声音惊到九霄云外。

“醒醒，醒醒！你听！”

“大半夜的，哪来的马队——莫非是柔然来袭？”

为了抵御柔然，北魏特地和平城以北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虽说如此，也难保柔然小股马队趁夜来袭。

“不像！听声音，倒象是从平城过来的——”

还没等一众卫士回过神来，已经有一骑斥候先来叩门：“皇上亲临灵泉宫捉拿人犯，尔等原地待命，敢擅离职守者，斩！”

众卫士这才惊魂稍定。

产房内，婆子、丫鬟都已经准备就绪，稳婆分开慕容氏的两腿：“用力，加把劲儿！”

门外，紧张的冯太后和王肃不时向里面张望，须臾，“哇”的一声，一个婴儿落地。丫鬟急忙来报：“生了生了！”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男孩儿？”冯太后胸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阿柔，事情成了！”王肃紧紧握着冯太后的双手。

“不对！”恍惚中，冯太后似乎听到宫门处传来纷繁杂乱的声音，“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

还没等丫鬟出去，已经有官人来报。

“启禀太后，皇上到！”

皇上？他怎么会来？难道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如果被他发现王肃在这里，岂不是——

饶是冯太后素来镇定，可是她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一刻，美人的脸颊微微泛白。

“这个时候，要走恐怕是来不及了。”王肃捋着胡须，倒还显得镇定。

“你这把胡子，还是刮了去罢！”冯太后道。

宗子军号称魏国禁军精锐，所有人员全部由宗室子弟构成，在这里，你要是喊一句“姓拓跋的”，保准所有人一起拿眼睛瞪你，因为每个人都姓拓跋。

自从拓跋弘的太爷爷太武帝拓跋焘被身边的宦官宗爱所杀，继位的每位皇帝心里都仿佛产生一丝阴影，宗爱不但首创了本朝太监杀皇帝的先例，而且还是继赵高之后，又一位在一年之内对皇帝完成两连杀的杀手专业户，这不能不让拓跋弘心有余悸。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他这里不成问题。因为常年征战，拓跋弘对军队了然于胸，宗子军是皇家军队，对皇室的忠诚度毋庸置疑，久而久之，就成了拓跋弘的亲近卫队，只对皇帝一个人效忠。换句话说，就算冯太后对拓跋弘有所不满，想要像对付乙浑一样做掉拓跋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就过不了宗子军这关。正因如此，拓跋弘才有胆量孤身闯入灵泉宫。

(5)

方山，又名方岭，在平城正北，登高俯瞰，据说能一览平城无余。王肃在登方山俯瞰平城曾后作诗一首，曰《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罡风。

大意是说平城这块地儿真不咋样，也只有你们这些没文化的胡人才会选这里建都。我们都选建康那旮旯风景好的地方！

但方山的风景还是极好的，山青水碧，风景秀丽。当然，对王肃来说，最主要的是还是看人。哪里有冯太后，哪里才是风景，建康？

什么建康？……

“王郎，你再为我吟诵一遍《悲平城》罢。”

素日威严的冯太后，也只有在这个才子情人面前才会小鸟依人，让人不胜怜惜。

“阿柔，你有心事么？”王肃轻声询问道，“你一有心事，就让我吟诵这首诗。”

“如果不是身在北朝，如果不是身为太后，我多想和你一起纵马江南，去看看你家乡的舟桥楼宇，感受你心中的诗情画意——”

“王某何幸，能得阿柔如此垂青？”

“你愿意我随你去么？”

王肃当然知道，冯太后只是说说罢了，谁会放弃独掌天下之尊，去江南做一个布衣草民？

“嘘！这样的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我不希望你为我受一丁点儿委屈！”

“那你愿意为我留下来么？”

“呃……阿柔，孩子长得像我么？”

“不像！像你多难看，满脸的胡子，还是像我多些，皮肤水嫩水嫩的！”

“我在想，如果孩子像我该多好！这样，以后你想我的时候，看看他就不觉得寂寞了。”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了？”

“我毕竟是宋国使臣，如果这样就留下来，恐怕……恐怕会遭天

下人耻笑。”

“那你和敌国的太后上床，就不怕遭天下人耻笑吗？”冯太后佯怒道。

“阿柔，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我心里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想念你和孩子……”

冯太后轻轻用手捂住王肃的嘴：“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你我各自有命，能得一时情缘，已是缘分。我也正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才想要把他寄托在慕容世家，不至于像无父无母的孤儿漂泊于世。”

“阿柔，苦了你了！”

“像你说的，寂寞的时候，看看他，也许就觉得不苦了。”冯太后轻轻一笑，“对了，孩子的名字想好了么？”

“我这一辈子，就是思前想后，顾虑太多，我希望孩子不像我，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冲’字，就叫王冲，你看怎样？”

“王郎，你忘了，他以后应该姓慕容。”

“那就叫慕容冲。”

冯太后隐隐觉得这个名字有些不吉，不只是因为鲜卑皇帝中曾经有一个大燕皇帝与此重名，而且那个皇帝最后还被手下的将军杀死，连三十岁都不到，但是看见王肃兴致正好，也不便拂了他的意。

“禀报太后，南乡公夫人马上要生了！”一位老妇人急急忙忙跑来道。

“好！”冯太后眼眉一挑，“快去准备！”

灵泉宫前，踏踏马蹄声在深夜显得尤为刺耳。守门军校原本的昏

昏睡意立刻被这声音惊到九霄云外。

“醒醒，醒醒！你听！”

“大半夜的，哪来的马队——莫非是柔然来袭？”

为了抵御柔然，北魏特地在平城以北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虽说如此，也难保柔然小股马队趁夜来袭。

“不像！听声音，倒象是从平城过来的——”

还没等一众卫士回过神来，已经有一骑斥候先来叩门：“皇上亲临灵泉宫捉拿人犯，尔等原地待命，敢擅离职守者，斩！”

众卫士这才惊魂稍定。

产房内，婆子、丫鬟都已经准备就绪，稳婆分开慕容氏的两腿：“用力，加把劲儿！”

门外，紧张的冯太后和王肃不时向里面张望，须臾，“哇”的一声，一个婴儿落地。丫鬟急忙来报：“生了生了！”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男孩儿？”冯太后胸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阿柔，事情成了！”王肃紧紧握着冯太后的双手。

“不对！”恍惚中，冯太后似乎听到宫门处传来纷繁杂乱的声音，“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

还没等丫鬟出去，已经有官人来报。

“启禀太后，皇上到！”

皇上？他怎么会来？难道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如果被他发现王

肃在这里，岂不是——

饶是冯太后素来镇定，可是她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一刻，美人的脸颊微微泛白。

“这个时候，要走恐怕是来不及了。”王肃捋着胡须，倒还显得镇定。

“你这把胡子，还是刮了去罢！”冯太后道。

宗子军号称魏国禁军精锐，所有人员全部由宗室子弟构成，在这里，你要是喊一句“姓拓跋的”，保准所有人一起拿眼睛瞪你，因为每个人都姓拓跋。

自从拓跋弘的太爷爷太武帝拓跋焘被身边的宦官宗爱所杀，继位的每位皇帝心里都仿佛产生一丝阴影，宗爱不但首创了本朝太监杀皇帝的先例，而且还是继赵高之后，又一位在一年之内对皇帝完成两连杀的杀手专业户，这不能不让拓跋弘心有余悸。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他这里不成问题。因为常年征战，拓跋弘对军队了然于胸，宗子军是皇家军队，对皇室的忠诚度毋庸置疑，久而久之，就成了拓跋弘的亲近卫队，只对皇帝一个人效忠。换句话说，就算冯太后对拓跋弘有所不满，想要像对付乙浑一样做掉拓跋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就过不了宗子军这关。正因如此，拓跋弘才有胆量孤身闯入灵泉宫。

(6)

“拓跋弘参见太后！”

拓跋弘虽然带着千余名士兵杀气腾腾地包围了方山，但该有的礼数还是免不了的。当着满院的宫女太监、侍卫兵士，强忍怒气对冯太后深鞠一躬。

“皇上免礼，不知深夜前来，所为何事？”

明知对方来意不善，冯太后依然能镇定自若，淡然处之，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势。

“慕容白曜谋逆，儿特来捉拿犯臣之妻，慕容氏。”

“什么？慕容白曜谋逆？”冯太后微微吃惊，脑中飞快转念，想理出个头绪来。

“是，慕容白曜党附乙浑，意图不轨，已经被我诛杀了。”

“当真？”

“当真！”

看样子，拓跋弘不象是开玩笑。

震惊，十分震惊！

冯太后简直不敢相信，昨天还是自己亲信的慕容白曜转眼间就成了一缕亡魂，而他的妻子还在这里生产，儿子也刚刚出生。如果拓跋弘想斩草除根，这一家三口恐怕只能在黄泉路上团聚了。

“可有证据？”

“有慕容白曜与乙浑书信为证。”

心痛！

不能呼吸！

冯太后当然知道，那些书信是慕容白曜在自己的授意下故意写给

乙浑的，为的就是麻痹敌人，引蛇出洞，这事自己曾经和拓跋弘说过，可是他还是装作不知道，明知慕容白曜是我的人他还要杀，明知慕容氏在我这里他还要抓，他想干嘛？

转瞬之间，冯太后已经对拓跋弘的来意猜出了十之八九，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难道他听说了什么？

“那你将如何？”

“慕容氏身为叛臣之妻，恐有党羽在此作乱，恳请太后速回平城，儿当在此彻查灵泉宫。”

哦，听明白了，这哪是搜什么慕容白曜党羽啊，这是摆明了搜我啊！就为了搜我，堂堂南乡公，一代名将，就被硬生生打成叛逆，这世界还有王法吗？

“这样啊，”冯太后依然不慌不忙，“慕容世家在我朝数代为官，忠心耿耿可昭日月，其中必有误会，能否请皇上网开一面，饶过其家人，待事情查明之后再行定夺？”

“慕容氏可免，但余者必查！”

宫外旌旗招展，马蹄声连连，冯太后知道今晚之事必不可免，况且拓跋弘冠冕堂皇，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只有长叹一声：“罢了，看在你一片孝心，本官就回了平城罢！慕容氏且随本官如何？”

“正好！”

慕容氏产后昏厥，尚不知夫君已死，只见左右丫鬟半搀着将其抬上轿子，紧接着，两个稳婆抱着两个男婴，也准备登轿。

“且慢！”

拓跋弘看见两个孩子，目中精光一闪。这两个孩子一般大小，一个黑如炭火，虎头虎脑，一个白白净净，耳聪目明。

“皇上何意？”冯太后装作不解。

“此二子是何人？”

“慕容氏怀胎十月，今晚临盆，此二子皆是慕容氏所生。”

“哦？慕容氏一胎生二子？”

“是双胞胎。”

“为何长得不像？”

“双胞胎中亦多有不像者。”

“为何看起来一个黑一个白？”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既然二人是兄弟，可否滴血验亲？”

“皇上是在怀疑什么？”

“无他，好奇耳！”

时至今日，冯太后已经可以充分相信，拓跋弘今晚突闯灵泉宫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他一定是听到自己和王肃育有一子，才想来捉个现行。还好王肃已经刮去胡子，隐匿在一干太监之中。但这两个孩子却是无处掩形，不得不暴露在拓跋弘眼皮子底下。

冯太后和王肃确实育有一子。

太后寡居多年，忽然产子，此事亘古闻所未闻，是以冯太后将孩子隐匿在方山灵泉宫，本想先蒙混过关，等孩子渐渐长大再说后话，岂料拓跋弘亲征柔然，忽然凯旋，这一下不由慌了手脚。王肃要将孩

子带回南朝，冯太后心有不舍，危急之际，忽然想到慕容氏临盆在即，不如顺水推舟，假称孩子是慕容氏所生，将孩子交由慕容氏代养，这样一来，冯太后也不至于和骨肉天涯相隔，是以急召慕容氏到灵泉宫，想来个暗度陈仓，谁知还是被拓跋弘听到风声，当即果断斩杀慕容白曜，亲自来方山拿人！

拓跋弘当然不会相信这两个看起来黑白分明、容貌发肤都不一样的孩子会是双胞胎，要证明他俩不是亲兄弟的办法只有一个，滴血验亲！

不得不说，在那个科学有限的年代，滴血验亲已经是人们认识到的最科学有效的手段了，自从它被发明出来，就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所以一听到拓跋弘的提议，冯太后也是吓得脸色煞白，她知道这两个孩子不是亲生兄弟，如果血液不相融，自己岂不是前功尽弃？

“不可……”

眼看着拓跋弘随行的太医已经拿出金杯、银针，看来是有备而来，冯太后虽然明知自己的反抗毫无意义，也还是不由自主地出言阻止。

“太后！”拓跋弘似笑非笑道，“莫非这两个孩子的身世另有隐情？”

“当然不是……”

“那为何出言阻止？”

“孩子年幼，恐伤身体！”

“哈哈，无妨，太医自有分寸！”

拓跋弘认定这两个孩子不是兄弟，是以吩咐太医只取二人之血，一旦血不相融，自己立刻发难！谁知，神奇的是，两个孩子的血在水中徐徐转了数圈，居然完全融合起来，这下看得拓跋弘目瞪口呆。这在当时自然不能被理解，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人，血液怎么会融合？但是现在的科学可以给出很好的解释，理论上，任何两个人的血在足够长的时间内都可以相融！

现在的拓跋弘，就像一只鼓足了的气球，浑身是气但无处发泄！

他本以为自己带着大军前来，一旦发现把柄，立刻以淫乱后宫为名将冯太后软禁，届时冯太后面临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入冷宫，从此再不能干涉朝政，这样一来，朝廷的大权才会回到皇族的手里，可是谁料出师未捷，难道这俩孩子真的都是慕容氏所生？

谢谢大家支持！你们的回帖就是我动力

(7)

“皇上！”

太医在拓跋弘耳边耳语几句，拓跋弘听后大喜！

正是，两个孩子虽然血液相融，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两个孩子都是冯太后所生！所以，只要证明他们不是慕容氏所生，自己依然可以兴师问罪！

拓跋弘兴冲冲地下令取慕容氏之血滴入杯中，结果，让他瞠目结舌的是，慕容氏的血也融了进去！

苍天啊，大地啊，是哪位天使大姐在恶作剧啊？

拓跋弘有备而来志在必得，结果奋力一拳打在棉花上，毫不受力，

这力道转化为无形，反而差点把他自己憋出内伤。

人生就像闹肚子，有时候你以为是一泡屎，其实它只是一个屁。

难道是情报错了？不可能啊，就算孩子的事错了，可是还有一个人不可能错，那个南朝使者王肃，明明有人看到他进了灵泉宫，此时为何偏偏不在？如果能拿到他，冯太后淫乱后宫的罪名依然不可避免！

对，拿到那个南朝使者！

“传令下去，搜查灵泉宫，看有没有身穿南朝服饰的可疑男子！”

拓跋弘一声令下，守在门外的宗子军闪亮登场。

“皇上，”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拓跋弘的不依不饶，终于激怒了冯太后，“要不要连本宫一并查了，验明正身？”

“儿不敢！”

“那你几次三番在我宫内查人，意欲何为？”

“我实在是为了太后的安危——”

冯太后怒视拓跋弘。

此时，化装成太监的王肃已经感觉到大魏禁军的凛凛杀气，一个彪悍的宗子军校尉已经距离他仅仅一步之遥。

上帝保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阿弥陀佛！

“禀报太后，太尉源贺、尚书令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前来护驾！”

宫门处的守门军校飞马来报。

“什么？”

比冯太后更惊讶的是拓跋弘。

此次行动，他严令禁止走漏风声，可是谁知道，还是被冯太后的这几个铁杆儿粉丝尾随而来。

拓跋弘登高俯瞰，只见方山脚下，刀枪林立，火把通明，马蹄踏踏，人影憧憧，看样子，人数比宗子军多了数倍有余。太尉源贺掌管天下兵马，拓跋丕和穆泰又是鲜卑勋贵，朝中四贵已来其三，看来今晚的行动提前结束了。

“有劳皇上挂怀。我累了，要休息了，你们都下去罢。”

冯太后说完这句话，便再不理拓跋弘，更不提回平城之事。

拓跋弘知道自己错过了有史以来也可能是从今往后最佳的一次翻盘机会，可是他能有什么办法？单挑？自己单挑对面一群人。群殴？对面一群人殴打自己一个，左右都赢不了。爹地啊爹地，你可知道你千辛万苦守住的大好江山现在被你的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你可知道你曾经的女人被你的敌人玩弄于床第之间？还生下了两个孩子！我此生纵然扳不倒冯太后，也要让这两个泥子命赴黄泉！

“叛臣之子，杀！”

拓跋弘一挥手，两名侍卫劈手从稳婆手中夺过两个孩子，就要手起刀落。

他知道光明正大搜宫不成，早就心生一计，此举正是要逼王肃现身。

王肃，如果你再不出来，就别怪我对这两个孩子不客气！

“不可！”

果然，人群中，一个面白如镜的“太监”抢身上前，伸手便要来

夺。

本来，王肃也没想过为了孩子暴露自己，可是，眼见孩子命悬一线，他还是鬼使神差地站了出来。本能也好，父爱也罢，一切都因自己而起，就让我来了解这一切吧！

好啊，王肃，你终于出现了！你以为你刮了胡子我就不认识你了吗？

冯太后也想不到，事情竟然陡起变故。王郎啊王郎，就算牺牲了孩子，我也要保护你，你这又是何苦呢？

“有刺客！保护皇上！”

宗子军平日训练有素，一声令下，立即有十余名铁甲武士闪身挡在拓跋弘身前，长刀出鞘，等着王肃自己往刀刃上撞。

王肃在冲出来的那一刻就后悔了，md，又是冲动的惩罚，就像我和阿柔初次见面那样。

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

呃不……

那次我为宋使，来到平城见天子，天子他特别忙，回到后宫搬出娘。这个娘们不一般，九天仙女下凡间。稍微冲我一眨眼，立刻全身都酥软。那夜我没有回房间，天亮之后点根儿烟，佳人在侧心在颤，这算不算做汉奸——

王肃在踏上了冯太后龙床的那一刻，就清楚知道这件事的后果。自古以来，给皇上戴绿帽儿，或者给皇上的皇上戴绿帽儿，都不会有好果子吃。一旦东窗事发，必死无疑。轻则像嫪毐一样被抄家灭门，

重则还会引起两国开战。要知道拓跋家的皇帝没有孱种，一旦冯太后因此失势，拓跋弘掌权，以他好战的性格和憋屈了这么多年的苦水，向南朝报复不可避免。所以自己不同意冯太后把孩子生下来，毕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么大一个孩子，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猜测妄议。但陷入恋爱中的女人，智商都超出天际，冯太后也不可避免。她一生膝下无子，难得又遇到有情郎，只恨自己不能给王肃多生几个，所以才想出冒充慕容世子的主意。

冒充就冒充吧，王肃也想着能瞒一时是一时，谁知道拓跋弘才刚出京便回师，搞得自己手忙脚乱，走到这一步，也实在让自己没想到。为今之计，只有一死，还冯太后一个清白，免得让拓跋弘乘势做大，引起第三次南北大战。

想到此处，王肃故意把脸往宗子军的刀刃上撞去，瞬间，一张白白净净的脸就变得血肉模糊。

早知今日，也许，当初自己就不该踏出那一步，我早该死了，阿柔，永别了！我去另一个世界等你！

王肃朝冯太后看了最后一眼，毅然转身，猛然朝山下纵身一跃……

“速到山下，捉拿刺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treechang2017-07-3009:43:51

照你说的冯太后熏死过去醒过来后性情大变，按穿越小说的套路，她一定是被现代穿过去的灵魂附身了，哈哈哈哈

有这个可能——

@顾浩大爷摆 2017-07-30 11:25:02

果断马克，是原创首发么？

是原创首发，尽量每天更新一章！

(8)

拓跋弘没料到王肃还会来这么一手，一手好牌再次被打得稀巴烂，不由得气急败坏。

王郎——

方山虽然不高，从山顶跃下也必然摔得粉身碎骨，冯太后虽然心下震惊、剧痛得无以言表，但面上还是依然平静：“一个太监，值得皇上大惊小怪吗？”

太监？

嘿嘿，拓跋弘心道，等找到尸首就知道了！如果此人不是太监，你冯太后就是全身是嘴也说不清，到时候我治你一个通奸之罪，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儿实为太后安危着想，不可不察！”

“这么说，你倒是一片孝心了？”

“不敢！”

空气再次凝结。

大家都知道，现在一切的关键，在于王肃的尸首，如果被拓跋弘找到，冯太后百口莫辩。王郎牺牲自己保护孩子，冯太后此时不知道

自己的心情是喜是悲，纵有眼泪也只能在眼眶里打圈，更绝不能多看孩子一眼。

“回皇上，刺客的尸体找不到了。”

须弥，宗子军虎贲校尉飞马来报。

“为何？”拓跋弘急道。

“方山河道连通如浑水，刺客的尸体已落入河中！”

“什么？”

冯太后如释重负。

“如浑水流经宫皇城，马上通知禁军，在下游打捞，若打捞不到，唯你是问！”

“喏！”

冯太后的心再次紧张起来。

七天之后，宗子军在如浑水下游打捞到一具尸体。一名男子看衣服和宫中太监如出一辙。只是尸体长时间被水浸泡，已经胀得无法辨认。依稀可见男子面部刀疤纵横，血肉模糊，辨其下体，其势已去。

除此之外，拓跋弘从宗子军的回报中再也探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武州川啊，你不停地流；如浑水啊，你望不到头——

上天为何如此待我？

扳倒冯太后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这样错过了，我是拓跋家族的罪人！

拓跋弘知道，河中发现的尸体绝不是王肃，他也知道，自己现在

终究还是斗不过冯太后。可是又有什么办法？自己这么做也是不得不为！眼看儿子拓跋宏一天天长大，如果自己后退一步，儿子不但可能当不上皇帝，甚至可能小命都保不住！

为了孩子，王肃可以牺牲自己，从万丈悬崖上纵身一跃，拓跋弘也可以牺牲！你不是太后吗？你不是不交权吗？那么好，我就让你当不成太后！

拓跋弘当然不敢公然和冯太后火并，降不了你我还升不了你吗？

五年后，他把自己才五岁的太子拓跋宏立为皇帝，才二十出头的他早早就当上了皇上，那么自然，冯太后的身份就水涨船高，成为太皇太后，从皇帝的“妈”升级为皇帝的“奶奶”，你总不好再越级干政了吧？

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年轻人的想法就是很傻很天真，这一纯属泄愤的举动丝毫不对冯太后构成威胁，冯太后连搭理都懒得搭理，你爱咋咋地，让自编自导自演却没有观众的拓跋弘很受伤，说好的剧本呢？说好的台词呢？演员演出都不按剧情的吗？可惜他忘了，修改剧本的权力从来就不在编剧自己手中，导演、制片人、明星，随便哪个人大笔一挥，你的剧本就成了太监。

很明显，冯太后是集三者于一身。欲哭无泪的拓跋弘只好自己挖坑自己埋，自己写的剧本，再难也要演完，从此迁居崇光宫，老老实实当起了太上皇。

可是，他真的会那么老实吗？你见过哪个太上皇骑着战马拿着钢刀屁颠屁颠深入大漠几千里满世界去追柔然人的吗？你见过哪个太

上皇钻山林猎虎豹又是打仗又是阅兵频繁地向太后大秀自己的肱二头肌的吗？

不仅如此，他还训练自己才几岁的儿子早早就骑马打猎，mysonmylove，爹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鲜卑从马背上得天下，历代君王都是马背上的皇帝，你也不能差了，先教你什么呢？就从打狗棍先练起吧，打狗棍法第一步，先和几十条恶狗关在一起……呃，对不起儿子，忘了给你棍子——

鹿苑位于平城北郊，西起雷公山，东包采掠、白登山，方圆数百里，自从北魏在平城建都以来，这里便成为皇家猎场。鲜卑族出自草原，对水草情有独钟，每年秋季，皇帝都会带着皇族、大臣围场狩猎，以获得猎物的多寡进行封赏。

这次秋猎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非要说有，就是年仅十四岁的皇帝拓跋宏第一次狩猎。十来岁的他不像他爹地那么勇猛拉风，追着一头色彩斑斓的猛虎一骑绝尘而去。他人小力气弱，还拉不起大弓，只能拿一把小弓箭到处追猎一些雉鸡、野兔之类，跟在他身边的妹妹拓跋嫣十分不满。拓跋嫣才十一岁，嘟起小嘴的样子让人又爱又怜。

“我说哥哥呀，你就不能打一些大点的猎物吗？这么小的兔子，杀了它太可怜了！”

“我也没办法呀，这么大点儿的弓，只能打这些。”拓跋宏委屈道。

“那咱们去找别人一起吧！”

“我才不想让那些大臣笑话！”

如果说他爹拓跋弘当的皇帝有名无实，那么拓跋宏的皇帝生涯更叫一个身不由己。他爹好歹只受冯太后一个人摆布，他还得受他爹摆弄。

小宏啊，今天练功了没有？爹给你的七本内功心法都记熟了吗？年轻人切忌心浮气躁，没事多看看佛学也是好的，这八本《四十二章经》你拿去吧！还有，当皇上不能整天只知道打打杀杀，那不成黑社会大哥了？多读点历史，以史为鉴嘛，这套从春秋到东晋的二十四本《皇帝那点儿事儿》送你——

成天被耳提面命的拓跋宏已经被摧残得少年老成，拓跋嫣知道哥哥差点都要学成书呆子，难得出来放松放松，就拉着他道：“干嘛非找大人？我们去找绝哥哥和傖哥哥啊！”

拓跋嫣口中的绝哥哥和傖哥哥，就是慕容白曜的遗腹子。十四年前，拓跋弘以“党附乙浑”的谋逆罪将南乡公慕容白曜处死，一方面借他的头打开灵泉宫的大门，搜查冯太后寝宫，另一方面，也在朝中剪除冯太后的羽翼。冯太后知道慕容白曜死得冤，如果不是当时自己接慕容氏去灵泉宫生产，慕容白曜至少不会连儿子都见不到就命赴黄泉。但是，即便此时她已经身为太皇太后，也不便对太上皇钦定的铁案直接提出翻案，只能以“罪不及子”为名，保住了慕容家的血脉，毕竟慕容白曜谋逆罪未能坐实，而自己的儿子还在慕容府上。念子心切，此后，冯太后时常恩赐兄弟俩入宫，大小封赏不断，是以慕容绝和慕容傖兄弟，早已经和拓跋兄妹混得很熟了。

拓跋嫣提此建议，拓跋宏立刻点头。自己虽然贵为皇帝，身边真

正能说说话的，还真就这两个人。

感谢各位关注，是从舞文弄墨搬过来的，所以前面更新得多点，只要大家喜欢，我会继续努力

再更一章

(9)

“啪”！

一箭中的。

一只秃鹰本来盘旋着想捉野兔，结果被当成靶子，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两匹马上载着两个少年风驰电掣，旋即而至。

“哥，好箭法！”

一个十三四岁、面白如玉的英俊少年诚心赞道。

“可惜还没猎到真正的猎物！”

一个肤色黝黑，看起来比白俊少年强健得多的少年龇牙道。在他心里，飞鹰走兔什么的太不过瘾，如果像太上皇一样能去虎圈就好了，屠熊缚虎，那才是真正的打猎。

“已经很好了，不像我，半天都没打到。”

白俊少年叹气道。

从小到大，他在武力方面就不如他的哥哥，力气更是没法比。每次打猎，哥哥都是一马当先，中者立毙，害得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出手。哥哥恨不得屠熊缚虎，他却连个野兔都没打到，有时候他真怀疑自己和哥哥是不是一个妈生的，咋就差距这么大呢？

“老二，别心急，大不了我的猎物劈你一半！”

兄弟俩感情好，当哥哥的经常照顾弟弟，在黑面少年看来理所当然。

黑面少年一边说着，一边朝落地的猎物走去。

“说得好，要不要把我的猎物也给你们兄弟俩分了去？”

一个尖锐刺耳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黑面少年皱皱眉，这太监嗓儿，一听就是冯夙那个二百五。这家伙仗着自己是冯太后的侄子，一向飞扬跋扈，对两个“叛臣”之子更是看不上眼，没事儿就过来撩骚。

“我们的猎物多得是，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黑面少年没理他，眼看地上的秃鹰就在眼前，身上的箭如同死神一样攫取着它的生命力，伸手就要抓。

“慢着！”操着一口标准太监腔儿的少年从马背上跳了下来，这少年看起来十三四岁，方脸大眼，论相貌也算得上是人中赤兔，马中吕布，只见他浑身上下绫罗绸缎异常光鲜，丝毫没有北魏人的粗犷之风，“谁说这是你的，我还说这鹰是我的呢！”

纳尼？开什么玩笑。黑面少年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这只鹰明明是自已打的，身上还插着箭，冯夙这厮有何脸面说是他的？

“冯夙，你拉得开一石的弓么？”黑面少年嘲笑道。

“你……”那个叫冯夙的少年显然对别人质疑他的荷尔蒙很不满，“别以为自己有几斤力气就了不起，告诉你，这鹰可是我先看见的。”

“你先看见的就是你的？”

“没错！”

“那我还先看见你了呢！”

“慕容绝，”冯夙一张小白脸气得通红，“不过是个叛臣之子，凭什么和我争？”

慕容绝本来对冯夙只是爱答不理，言语间甚至还有几分嘲笑，但当他听到“叛臣之子”几个字，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不见。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看到慕容绝黑口黑面，冯夙也有点紧张，毕竟这黑小子是个混不吝，要是发起飙来，恐怕自己占不到便宜。但有时候，人的贱是一种本能，就像生命一样深入骨髓，冯夙明知道有可能会吃亏，嘴上还是冒出一句：“就说你叛臣之子怎么了，你咬我啊！”

慕容绝没有咬他，只是虎目一瞪，就吓得冯夙倒退着跌了一跤。

“慕容绝，你打人——”

如果晚生一千年，冯夙有可能是最会帮球队赢球的影帝，可惜不幸的是，他遇到的不是绅士的英国队，而是狂暴的俄罗斯队。慕容绝显然对他自说自话的表演没兴趣。

“好，你说我打你，那我就打你一个看看，免得凭空被冤枉了！”

慕容绝跨出一步，朝冯夙走去。

“哥，打人不打脸——”

白俊少年急忙拉住他。

“老二，别拦我，今天我非撕烂他这张破嘴！”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把他浑身上下捏个粉碎性骨折就可以了，

打脸容易被看出来！”

“好兄弟，就这么办！”

“慕容悦，天杀的，你就损吧，画个圈圈诅咒你！”

冯夙此时已经有点后悔为什么要得罪这哥俩儿。要知道他们的父亲犯的可是“谋逆罪”，换句话就是连皇帝都敢杀，眼下四下无人，自己这几个手下不够慕容绝塞牙缝儿的，万一俩兄弟把自己大卸八块喂狼了……后果不堪设想。

“绝哥哥、悦哥哥，你们干什么呢？”

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这声音他俩听过无数次，除了彭城公主，没有第二个人说话能有这么好听。

“参见皇上、公主。”两兄弟一起躬身。

“唉，算了，又没外人，咱们随便说话。”拓跋宏也只有在几个同龄的玩伴中，才显出随性的一面。

来的人正是拓跋宏和拓跋嫣，刚才那悦耳的声音，就出自拓跋嫣之口。

“冯夙，你又惹祸了吧？早就告诉你不要以少欺多，你又不听，早晚有天栽跟头！”拓跋嫣嗔怪道。

冯夙恶人先告状：“明明是他们欺负我，请皇上给我做主。”

“唉唉，行了，哪儿凉快赶紧上哪儿待着去，别耽误我们谈正事儿——”

冯夙的年纪虽然也和拓跋宏差不多，但仗着冯太后是自己的姑姑，张狂惯了，拓跋宏对他不甚喜欢。眼看着拓跋宏和慕容兄弟谈笑风生，

自己根本插不进话儿，冯夙觉得待在这里也是自讨没趣，悻悻而退。

“这只鹰是你打的？”拓跋宏看着慕容绝的弓不胜赞叹。

自己的弓才有七斗，慕容绝和他年纪相当，却已经能拉开一石二的弓，不愧是将门虎子。

“还是个雏儿，要是能射到大雕才好。”慕容绝对自己的勇力倒不客气。

“看来今年的秋猎大赛，绝哥哥要勇拔头筹呢！”拓跋嫣看着慕容绝马屁股上挂着的飞禽走兽，不胜赞叹，“佻哥哥，怎么你一只也没打到？”

慕容佻的马屁股上光光，两手一摊，道：“谁说我没打到？我只不过还没开始发力而已。”

拓跋宏知道他跟在慕容绝后面只能捡漏，只是嘴硬，便道：“那你想不想超过你大哥？”

“当然想啊！”

“不如这样，我们比比，两个人一组，酉时在这里集合，哪组的猎物多，算哪组获胜！”看着慕容绝满载而归，也激起了拓跋宏的好胜心。

“这个……太欺负你们了吧？”慕容绝嘿嘿一笑。

(10)

“已经打到的猎物不算，我和慕容佻一组，你和嫣妹一组，这样就公平了。”拓跋宏分配得倒也合理！

“好耶！我和绝哥哥一组，”拓跋嫣拍手道，“哥哥，佻哥哥，输

了可不许哭鼻子哟！”

“看你说的！我们又不是十岁的小孩子！”慕容傥道，“既然是比赛，总得有赌注吧？赌注是什么？”

“赌注嘛！”拓跋宏看见拓跋嫣对慕容绝一脸崇拜的眼神，忽然来了主意，“这样吧，你们哪个人赢了，我就把公主许配给谁！”

虽然年纪尚小，还听不懂男女之事，但是拓跋嫣还是脸上一红：“哥，你干嘛拿我说事？”

“女孩子嘛，早晚要嫁人的，怕什么！”拓跋宏看见两兄弟对此没有异议，大声道，“好，那就这么定了，咱们天黑在此，不见不散！”

拓跋宏说完，便和慕容傥朝东打马而去。

“绝哥哥，我们去哪里？”拓跋嫣作为资深“蕨根粉”，只需要听吩咐就好。

“东边有虎圈，我们也向东！”

虎圈，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圈老虎的地方。拓跋家族是鲜卑人，生性喜猎，为了使打猎更有乐趣，专门从各地弄来十数头猛虎，放养在这片山林。每年秋猎，凡是有能射杀老虎者，基本都是当年的秋猎冠军。

慕容绝自幼臂力甚大，根骨奇佳，习武也比常人快上许多，从小便有勇武之名。只不过，这个勇武之名在没有实际战绩之前，也仅仅是被人说说而已，这情形就好比喜欢你一个美女，美女也喜欢你，但她就是不让你碰，你干着急也没办法，要是下手晚了，美女没准还被别人抢了去。秋猎冠军无疑就是这个美女，时时拨动着慕容绝敏感

的神经，只不过冯太后担心他们的安危，不许他们靠近这片危险的区域。如今，既然皇上提出比赛，慕容绝心中的念头便被再次勾起，要是皇上和老二猎到了老虎，那自己岂不是还要再等一年才能正名？是以也顾不得那么多，朝着虎圈就策马而去。

虎圈并不大，方圆不过三四十里，放养十多只老虎其实并不合理，盖因老虎是独居动物，向来一山不容二虎，而这些老虎平时就被关在笼子里，只有像这样每年一次的秋猎，才会被放出来放放风。

不过这老虎也很郁闷，平时一关就是一年，缺乏锻炼骨质疏松，好不容易被放出来，还没来得急喘口气走两步，就碰上一群野蛮人骑着马拿着箭四处追杀，山中之王威风何在？百兽之首颜面何存？一来二去，这老虎就学乖了，碰到大队人马，老虎就各自逃命，遇到落单的人，往往就合力击杀。好在鲜卑人常年狩猎，知道老虎的习性，轻易倒也不敢落单。太上皇拓跋弘虽然率先冲入虎圈，大队人马旋即而至，并无危险，但慕容绝就不一样了，他猎杀老虎的心太急切了，根本没去考虑这些，带着拓跋嫣一马当先就冲入虎圈。

这老虎一看，哟呵，挑衅！赤裸裸的挑衅！你们人多我还怕你，就这么两个孩子，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兄弟们都出来，开饭了！人马肉双拼！

慕容绝乍见老虎，还有几分兴奋，忽然发现数目不对，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我去，合著虎圈里一半的老虎都来了，自己这面子太大了，当即刷刷两箭，将最靠前的一只老虎放倒，带着拓跋嫣掉头就跑。

“嫣妹，快跑！”

慕容绝和拓跋嫣座下的都是日行百里的良驹，本来和这些老虎比赛跑还有得一拼，但是这些马平日里被保养得太好，吃饭是外卖洗澡时人工 spa 平时又是低头族，什么时候见过这阵势？俗话说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五只老虎跑得更快，当即拓跋嫣座下的白马就被吓瘫了，马失前蹄，好在慕容绝眼疾手快，他本来在拓跋嫣前面，调转马头后，跟在拓跋嫣后面，当即伸手一抄，直接将拓跋嫣拽到自己马背上，纵马狂奔，百忙中回头一看，只见三只老虎已经扑向白马大快朵颐，两只老虎依然对自己不离不弃，这份执着令人感动！说好的双拼就是双拼，自己点的外卖，再难吃也要吃完！

面对着两只老虎，慕容绝倒有些镇定了，自己是来干嘛的？不就是猎虎来的吗？刚才被五只老虎偷袭措手不及，眼下二对二，正好单挑，当即打马回头，对拓跋嫣说了一声“看好了”，只见慕容绝张弓，搭箭，一箭射出，正中最先一头猛虎的眉心。这虎骄横惯了，虽然脑袋中箭有点儿晕，但跟喝了二两小酒一样，晕晕乎乎更兴奋，还是朝慕容绝奋力扑来，慕容绝一咬牙，将马往旁边一带，使出全身力气对着飞在半空的老虎肚皮就是一箭，一箭穿心！

拓跋嫣躲在慕容绝怀里，紧紧抓住缰绳，对刚才发生的一切看得真真切切，随着老虎啪叽一声趴在地上再也不起，慕容绝的形象在她眼中瞬间高大了许多，宛如天神一般站在四只老虎面前，威风凛凛。

且说拓跋宏和慕容悦一路向东，以他们二人的胆子是绝对不敢来虎圈的。

“皇上……”

“这里没人，叫我宏哥吧！”

“宏哥，我怎么感觉这场比赛咱俩要输呢？”

“为啥？”

“我哥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今天是奔着虎圈去的，万一他猎杀一头老虎，咱俩就是打一窝兔子也是白搭啊！”

“有道理，那你说咋办？”

“要不咱俩也去看看？”

“唔……咱俩也不能显得太胆小了，看看就看看！”

于是拓跋宏和慕容傥也来到虎圈。

@向上吧小流氓 2017-07-31 02:37:32

我他妈生在 80 年代都差点死掉，还好交了 300 罚款。草

恭喜这位道友渡劫成功！

@亮盾 pk 亮剑 2017-07-31 12:09:01

100 年后你也死定了

感谢道友祝我长命百岁！

@雪漫飞鸿 2017-07-31 16:05:28

楼主写的小说，还是正史？

原创小说，欢迎关注哈

哈哈，刚看到帖子上了热帖榜，今天再更一章

(11)

太上皇今天打了一头大老虎，心满意足，正带着人准备回去开虎肉 party，结果看见儿子过来了，心下大喜：“小宏子，好样的，你爹我早就说带你一起猎虎，你偏不来，这下怎么想通了？”

拓跋宏知道父亲一向不喜欢慕容氏兄弟，也不敢将和慕容绝打赌的事告诉他，道：“早就听说虎圈盛名，今天想过来看看，这头老虎是爹打的吗？爹地威武！”

拓跋弘哈哈大笑：“晚上回去有虎肉吃了，这东西可是大补，虎鞭还可以……”拓跋弘忽然想到他还是小孩子，不应该说这些，干咳了两声，“哦，对了，你妹妹嫣儿呢？”

“嫣妹她……”拓跋宏没想到父亲会有此一问，随口道，“刚才好像看到她和冯夙在一起。”

“哼，”拓跋弘从鼻孔中表示了自己的轻蔑，“冯夙那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和嫣儿都离他远点，免得沾染晦气。”

“是，儿记下了。”

正说着，忽然圈中传来一声虎啸，拓跋弘吓了一跳，他回头问左右：“人都出来了么？怎么还有虎啸？”

右仆射穆泰神情肃穆道：“这啸声中饱含悲鸣，似乎尚有人在圈中狩猎！”

我去，啸声中饱含悲鸣这种事你都听得出来？不愧精通兽语，简直是人渣中的人渣！

“虎贲校尉检点随行人员，发现缺席立刻来报！其余人随我立刻前往查看！”

拓跋弘一骑当先，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直奔虎啸的地点而来。

当他们来的时候，简直都惊呆了，只见地下一片狼藉，两只老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身子下流出大片血迹，显然是没命了，还有两只老虎，一只独目，另一只眼上还插着箭杆，另一只身上插着好几支箭，只是每一支都不足以致命，两只老虎虎视眈眈地盯着一处洞口，发出悲鸣。

慕容悦的心直接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知道洞里十有八九是慕容绝和拓跋嫣。

“谁在洞里？”

拓跋弘看到这血腥的场面也是一惊。自己大张旗鼓，带着数百人费了半天的劲才猎杀一只猛虎，这人随随便便就杀了两只，看样子洞外的两只也受重伤，要是被他猎杀四只，自己这区区一只的战绩又何足道哉？瞬间，刚才猎杀猛虎的喜悦化为乌有，他也想知道是什么人有如此勇力。

“父亲？”洞中传来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声。

“嫣儿？”

拓跋弘惊了，他看了儿子一眼，拓跋宏刚才说嫣儿和冯夙那小子在一起，难道这些老虎是冯夙杀的？这娘炮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练《葵花宝典》了吗？

“嫣儿，你和谁在一起？”

“我和绝哥哥！”

“绝哥哥？”拓跋弘还没把人物和名字对上号。

“是慕容绝。”

事已至此，拓跋宏知道再也瞒不住，索性说出实情。

“慕容绝？”拓跋弘对这小子当然有印象。黑得跟雷劈了似的，经常被太皇太后召唤入宫。知道他爹被自己所杀，每次见到自己的时候都是满眼仇恨。如果不是太皇太后纵容娇惯，自己早就把这黑小子踢回月球了。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敢带着公主私入虎圈？出事怎么办？他死了事小，要是嫣儿有什么闪失，自己如何向她地下的娘亲交代？

拓跋弘越想越生气：“大胆慕容绝，带公主以身涉险，该当何罪？”

“太上皇，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还是想办法救出公主。”穆泰进言道。

哦，也是，先得把嫣儿救出来再说！

听到拓跋嫣说话，拓跋弘知道她暂时没事，眼见这两头猛虎是绝佳的靶子，就将自己的弓箭交给儿子。

“小宏子，去救你妹妹出来！”

皇帝和太上皇狩猎，朝中文武重臣皆在，拓跋弘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你们不是觉得皇帝年幼吗？你们不是对皇上阳奉阴违吗？就让你们看看，我们拓跋家没有怂人！别说两只老虎身受重伤，就算万一有事，自己和这么多大臣都在，也不会让儿子吃亏，是以他才放心大胆地让儿子去杀虎立威。

拓跋宏虽然也是鲜卑血脉，但他刚刚出生便被立为太子，母亲亦因“子贵母死”的苛则早早离世，在他的成长记忆里，一边是雷厉风行的愤青爸爸，一边是阴沉刻薄的心机奶奶，他时刻想的不是如何表现自己争取荣宠，而是如何守成自保。是以性格中就多了几分谨慎，甚至显得过于老成。如今接到父亲扔来的这个烫手山芋，扔掉也不是，只好硬着头皮顶上。当即张弓搭箭，朝着独目的猛虎射去。

那独目猛虎歪头躲过一箭，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拓跋宏就是一张怒吼。武功中有一种叫狮子吼的究竟有多猛大家都不知道，但是眼前这老虎吼可是实打实的，对动物尤其有杀伤力！一些随从的战马已经被这一声吓得骨酥腿麻，当即有两个文臣直接从马上栽下。或许是拓跋宏胯下这批战马受到感应，竟然抬腿朝着独目猛虎走去，它想干嘛？施展美人计色诱？拜托，你俩不是一个品种啊！

坐在马上的拓跋宏急拉缰绳，大声呵斥，谁知这马反而受了刺激，直接朝着独眼老虎窜去，这一下可实在是出乎意料，连拓跋弘也没有料到，等他反应过来，儿子的坐骑已经朝前面窜出两丈有余。饶是他大喊一声“保护皇上”，身后的众位大臣也是有心无力，也许只在他们抬起弓箭的刹那，皇上就已经送上人头了。

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拓跋弘发话，已经有一道人影像离弦的箭窜了出去，直奔猛虎，正是慕容悦。他心念大哥和公主，早就伺机而动，见拓跋宏吸引了老虎的注意，直接从侧翼偷袭，

慕容悦手上的是一把黄杨弓，对准两头猛虎扬手就是连发，身上中了许多支箭的老虎本来就已体力不支，被慕容悦补箭后，踉踉跄跄

再也站不稳，一头栽倒下去，那只独目的猛虎却越发凶悍。

身为公虎的它体型硕大，貌似有五六百斤，却异常灵活，接连避开慕容傥两箭，竟然不顾送到嘴边的拓跋宏，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慕容傥就扑去。

慕容傥前几箭有备而发，老虎扑来，刚好他手中无箭，只好就地一滚，躲将开去。身后满朝文武大臣张弓搭箭，却是一个人都敢发，皇上就在眼前，万一伤到皇上怎么办？那可是杀头抄家的罪名！是以一众文武大臣只能干瞪眼，就看着慕容傥和猛虎搏斗。

慕容傥没有他哥哥的力气，慕容绝尚不能一箭穿头，他更不能，眼见猛虎掉头又来，心下一横，发出一箭，射爆它的右眼，老虎只觉得眼前一黑，似乎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候，从洞中飞出一个人影，手上拿着割肉的匕首，对准失去双目的猛虎就是乱刺，猛虎疼得张牙舞爪，却看不到目标，众大臣趁机上前救回拓跋宏，再看出来那人，正是慕容绝。

@翹嘴昌魚 2017-07-3117:32:38

两脚羊是什么朝代??

就是这个朝代

@ywujun19692017-07-3117:34:09

@浮生若梦 87: 本土豪赏 1 根鹅毛 (10 赏金) 聊表敬意, 礼轻情意重-----感谢土豪!!! @花花世界谢

2017-07-3118:22:21 我是来打酱油的-----

---欢迎酱油党，前面写得比较中规中矩，后面的会更好玩@雪漫飞鸿
2017-07-3118:08:46 现在南北朝是个影视剧热点-----
-----电视剧还没想过，先努力把小说写完吧@状元不爱秀孜
2017-07-3119:44:30 决定跟了-----感谢
支持，本人保证不做太监@翘嘴昌鱼 2017-07-3117:32:38 两脚羊是
什么朝代？？-----@浮生若梦 872017-
07-3117:40:55 就是这个朝代-----
@xuanyuanmaomao2017-07-3120:06:08 唐朝也有呀

嗯，从这时候起的

@认准一条道 2017-07-3116:49:57

写得太好了，很时代感，很幽默。

感谢支持！

@面具的爹 2017-07-3122:54:41

我以为写历史，原来是小说。

现在写南北朝历史的挺多，来换换口味吧

(12)

只见慕容绝脸上、胳膊上、腿上全是血迹，他挡在慕容傥前面，
挥动匕首逼退猛虎。众位大臣这才反应过来，纷纷展示自己的骑射神
技，刷刷刷一通乱箭齐发，将凶悍的独目猛虎击毙，一个个互相吹捧。

“太尉好箭法！”

“哎呀，老了，大将军也不错！”

“不敢当不敢当，还是世子年少有为……”

“爹，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哇……”

直到看到拓跋嫣从洞中被接出来，拓跋弘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多悬，就差一点，俯瞰万里河山、掌管千万百姓、麾下百万军队的北魏皇帝就命丧虎口。他不想是谁把拓跋宏送上虎口，也不想是谁救了拓跋宏，反倒怪罪其慕容绝来。

慕容绝，又是慕容家的！要不是你，我儿不会以身涉险，嫣儿也不会被困洞中！今天太皇太后不在，我就杀了你以绝后患！想到这儿，拓跋弘大喝了一声：“来人啊！将慕容绝绑了，就地正法！”

慕容绝虽然浑身是血，但大部分都是老虎的，他受的只是皮肉伤，要不是中途箭壶跌落，他也不至于躲在洞中。眼见兄弟为救自己舍身斗虎，自己便奋勇冲出，兄弟合力，总算保住慕容儆。谁知还没来得及庆幸劫后余生，拓跋弘一声令下，慕容绝便被绑了，这一下实在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爹，你干嘛要绑绝哥哥？”

拓跋嫣虽受惊吓，浑身上下却是半点伤也没有。看到这里，众位大臣都暗暗惊奇，想不到慕容绝小小年纪，一人勇斗四虎，还能保护住公主安然无恙，这份勇力，恐怕是我再年轻十岁也有所不及！

“慕容绝私闯禁地，连累皇上、公主涉险，其罪当诛！”拓跋弘怒气冲冲，他这气倒不是装的，慕容绝这厮武力值太彪悍了，才十来

岁就连杀数虎，长大以后那还不是心腹大患？趁其羽翼未成，必须杀之！

“禀父亲，”拓跋宏惊魂稍定，听说父亲要杀慕容绝，急忙帮他澄清，“是我和慕容绝打赌，让他进入虎圈的，这事和慕容绝无关。”

“哦？”

儿子这样说，这事倒不好办了。照此说来，慕容绝非但不是戴罪之身，而且还是拓跋嫣的救命恩人，这特么就比较尴尬了！

一时没了主意的拓跋弘干咳了两声。

“启禀太上皇！”冯夙那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

“有话快说！”

要不是看在他是冯太后侄子的份儿上，拓跋弘才懒得和他说话，言辞中丝毫不掩饰对他的厌恶，就差说出“有屁快放”了。

“彭城公主本来是和小臣约好一起狩猎的，一定是受慕容挑拨迫才被带到虎圈来，请太上皇明鉴！”

难得冯夙这小子说话中听一回！拓跋弘大喜！他知道今天当着满朝文武是杀不了慕容绝了，自己硬要颠倒黑白，定然失了民心，是以不等旁人说话，就将此事定了案：“慕容绝大胆挑拨公主，罪不可赦！但好在保护公主毫发无伤，亦算有功！功过不能相抵，死罪虽免，活罪难饶，即日起净身入宫，在崇光宫当差，不得有误！”

把勇武绝伦的慕容绝净身做太监，是拓跋弘忽发奇想，虽然有一个武力值如此恐怖的太监并非什么好事，但是只要他入了宫，到时候就随自己怎么摆弄，即便是随便找个罪名廷毙他，太皇太后也无话可

说！想到这里，拓跋弘很是为自己的小机智点了个赞！

什么？让我做太监？

慕容绝没想到拓跋弘会玩儿这么狠！这不是要慕容家绝后吗？哦，对不起，忘了我还有一个弟弟，可是那又怎样，万一他以后出柜了怎么办？传宗接代的重任还不是落在自己肩上？拓跋弘，你跟我玩儿阴的！

慕容绝毕竟才十来岁，还体会不到拓跋弘背后的阴谋诡计，但他也知道当太监绝非好事！只是，眼下太皇太后不在，没有一个人能为他说得上话。这算什么？自己拼了命想证明自己是“大魏帝国第一勇士”，结果最后成了太监，早知道要争的是“大魏帝国第一太监”的名号，自己是说什么也不会进虎圈的！

“父亲，不可。”关键时刻，又是拓跋宏。慕容绝在心里感动得泪眼婆娑，还是未来的大舅哥好！

可不是么，无论将来兄弟俩谁娶了公主，拓跋宏都是绝对的大舅哥。

“为何不可？”

“儿与慕容绝的赌约分出胜负，按照约定，慕容绝当娶彭城公主，万万不可净身！”

拓跋宏在和慕容绝说赌约的时候，只不过是少年人的一句玩笑话，连拓跋嫣自己也没有当真。可是眼下慕容绝性命攸关，拓跋宏只好把这事提了上来，希望能让父亲收回成命。

拓跋嫣虽然对什么许配啊、驸马的懵懵懂懂，但也知道和自己有

关，睁着一双大眼睛愈发好奇。

“胡闹！”

果然，拓跋弘听了之后怒不可遏！

“你们是怎么约定的？”

纵然想反悔，拓跋弘也要师出有名，毕竟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皇帝已经开了金口，覆水难收！

“儿与慕容绝约定，双方酉时比拼猎物的多少，猎物多者获胜！胜者即为彭城公主驸马！”

“哦，那慕容绝都猎了些什么呢？”

慕容绝从比赛伊始就深入虎圈，加上最先杀的一头猛虎，一共亲手猎杀三头猛虎。而拓跋宏、慕容傥组合靠着捡漏才猎杀一头伤重的老虎，胜负十分明显。

这是关系到皇家公主的终身大事，拓跋弘眉头微皱：“慕容傥射杀独目虎有目共睹，为何没有算上去？”

独目虎身遭万箭穿心，死在谁手里还真不好说，本来没有算给慕容傥，但既然太上皇发话了，就把独目虎算给慕容傥，这样，慕容傥和慕容绝的战绩是2:3。慕容傥知道，要是自己赢了，大哥就得当太监，当即上前道：“禀太上皇，臣甘愿认输！”

“认输？”拓跋弘眯着眼睛，“你是怕你大哥输了吧？难道你就不想娶彭城公主？”

慕容傥和拓跋嫣从小玩到大，也算青梅竹马，但要说娶亲的念头，还真没想过，毕竟年纪尚小。

“臣愿赌服输，不敢奢望。”

拓跋嫣虽然听得懵懂，也听出了慕容傥不愿意娶自己，她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无辜地道：“傥哥哥，你为什么不愿意娶我？嫣儿做错了什么吗？”

“娶不娶恐怕由不得你！”

拓跋弘紧紧地盯着慕容傥。

@平平淡淡就浪 2017-08-0109:07:27

还更吗？

每天都更，欢迎关注

@冰红茶、玄 2017-08-0109:51:53

楼主可恶。一天才写2章

哈哈，楼主努力中

@浮生若梦 872017-07-2909:57:00

(2)

也许就是这首歌，在另一个男人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这个人就是拓跋弘。

才十来岁的他或许还不懂得什么叫基情，但是他很明白慕容白曜曾经“背叛”过自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得贪婪我爱的懦弱——

所以每次见到慕容白曜，这个风一样的少年总是会想起乙浑，那

个曾经想做王的男人。随着拓跋弘渐渐长大，慕容白曜愈来愈感觉到后背发冷，仿佛有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上，随时会斩落下来.....

@权颀 2017-08-0110:56:06

不是“参合陂”么。。。

已经过去好几十年啦

@晴山堂的游圣烟 2017-08-0110:08:02

每日一顶

感谢感谢！

@田冬 20142017-08-0111:02:33

写的真好，南北朝的文章看过不少，用白话文写的你不是头一份但绝对是独一份！

我只能说你……有眼光！哈哈

@crazyxf0072017-08-0112:06:50

怎么就太监了，这么好的文笔可惜了。

楼主誓死不当太监

@姜文宣 2017-08-0112:14:56

北魏的皇帝都短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前六个里就有三个被杀的，一个身体不好的……

@zuoan7702017-08-0111:34:28

感谢感谢！

(13)

自从十四年前，拓跋弘听到消息说冯太后私育一子，便查无所获。后来听说慕容家生了两个儿子，结果这两个儿子一黑肤一白面，一个勇武一个文弱，无论从外貌还是内在，可谓是大相径庭。如今，随着两兄弟年龄渐长，拓跋弘愈发坚信他俩不是亲兄弟，依照性情来看，慕容绝是慕容氏所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毕竟慕容白曜也是赫赫有名的一代名将。而慕容悦白白净净，一看就是文弱书生，应该就是那个王肃之后。

虽说怀疑，但没有拿到真凭实据，拓跋弘倒也不敢断定，只是心中在想，不管这两人的爹地是谁，都必须除去，一个不留，自己不能在宏儿身边埋下两颗定时炸弹。虽说如此，却也要有先有后，慕容绝勇猛过人，宜先除之，剩下慕容悦慢慢再说。

打定主意，拓跋弘看了看时间，才申时一刻，距离酉时还有段时间。

“既然你们约定在酉时，那么就酉时再见，到时候胜负如何，立见分晓！”

拓跋弘现在铁了心要除掉慕容绝，不想给他任何口实。

“得想办法把这事告诉给太皇太后。”

拓跋宏跟在父亲身边，没有办法向慕容傥通风报讯。他看到拓跋嫣就在自己身旁，悄悄把脖子上的玉佩摘了下来，塞到拓跋嫣手里。

“嫣妹，你好像累了，回宫休息休息吧！”

拓跋嫣虽然不谙事务，但是冰雪聪明，她知道这玉佩是太皇太后赐给哥哥的，又见哥哥如此小动作，心里已经猜到八九分，伸个懒腰道：“是啊，打了一天猎，我就不陪你们了，父亲，我回去了。”

拓跋弘正想着怎么让拓跋宏反败为胜，随便答应了一声，道：“传令，驱出所有猛虎，不得有误！”

拓跋嫣知道自己心里的大英雄要被父亲办成太监，心急如焚，虽然此时她还不太明白太监究竟是个什么物种，但是也知道他们的地位和 9527 差不多，当太监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要不然哥哥也不会这么着急，连太皇太后赐给他的贴身保命的玉佩都拿了出来。她的小白马刚才被老虎大快朵颐，想起自己骑过的马中，似乎只有慕容傥的坐骑最听话稳当，当下便去找慕容傥借马。

慕容傥跟着大哥，一直来到虎圈外面的小树林，看到大哥情绪低落。

“大哥，别怕，一会儿我去求太皇太后，只要她老人家出马，太上皇不敢为难你！”

“拓跋弘，算你狠！老二，我问你一件事。”

“放心吧，我是不会和你争公主的！”

“不是，我是想问，你想不想给父亲报仇？”

“报仇？”

慕容傥惊了。

谁都知道慕容白曜是被拓跋弘所杀，为父亲报仇，难道是要杀了太上皇？

“我想了，要杀他，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慕容绝道，“平时咱们要接近他根本没可能，现在大家都在虎圈，你我手上又有弓箭，一箭射死他并不是难事！”

慕容傥倒吸了一口凉气：“大哥，射死他是不难，可到时候你我可就是真正的叛臣贼子了！”

“你怕死？”

“我不怕死，只是觉得这么做有些不值当。”

“为何不值当？”

“拓跋弘已经是太上皇，等皇上一天天长大了，明白了道理，总有一天会为我们的父亲正名，我们现在何必冒险呢？”

“拓跋弘处处针对你我，总之不杀他我难咽这口恶气！放心吧，我们藏在林子里，远远地给上他一箭，神不知鬼不觉！”

慕容傥摇头道：“我认为还是不要这么做，万一东窗事发，你我事小，母亲日渐年迈，难道你还要看她承受丧子之痛吗？”

“别废话，这件事，你就说你做不做？”

“大哥，别逼我，我是不会做的！”

“好，你不做，我来，就算是东窗事发，也是我一个人承担，到

时候，你要好好照顾母亲！”

“大哥……”

不知为何，慕容觉觉得此时的大哥如此陌生，似乎成了另外一个人。

“老二，你的弱点就是太胆小谨慎，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不会像我一样到处惹祸！我走了！”

说完，慕容绝迈步朝前面的桃林走去，他也许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和弟弟的人生从此就天翻地覆，再也回不到从前。

@浮生若梦 872017-07-3022:40:03

感谢各位关注，是从舞文弄墨搬过来的，所以前面更新得多点，只要大家喜欢，我会继续努力

@凡事都喜欢研究 2017-08-0112:36:51

据说慕容少年时和他姐姐一起在床上伺候苻坚...小慕容功夫了得!!能写一下吗?嘿嘿

哈哈，这段历史在前面，不过后面有更刺激的，你猜猜是谁？

@彭志强彭塘 2017-08-0115:12:53

这样的文字看着舒服。

楼主快更新呀，我是看一次顶一次

感谢支持！

@白牡丹黑牡丹蚕 2017-07-3008:40:26

顶啊顶

@小小萧然 2017-08-0109:28:41

楼主，你的天涯等级是多少了呢

是问我吗？好像不是很高

感谢各位，今天在外面跑了一天，见了几个制片人朋友，回来了，继续更！

(14)

拓跋嫣就是在这个时候找到慕容悦，把拓跋宏的玉佩交给他看。

怎么办？怎么办？是去求太皇太后，还是阻止大哥？

很明显，求太皇太后肯定是来不及了，可是，也不能告诉拓跋嫣说我大哥要去杀了你爹啊！

必须阻止老大！丫儿太冲动！冲动是魔鬼！

慕容悦主意已定，把玉佩交给拓跋嫣：“嫣妹，你先去求太皇太后，我再去劝劝大哥。”

拓跋嫣接过玉佩：“好！”

“动手！”

两人正要分开，忽然，树林里刷刷刷闪出几道黑影，其中一道黑影一把抱住拓跋嫣，捂住了她的嘴，又一道身影直奔慕容悦，想要如法炮制，慕容悦虽然年幼，但自幼练习家传绝学慕容剑法，倒也有些

根基，一个闪身避过来人，大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

那人一招扑空，倒有些意外。捂住拓跋嫣的人轻声道：“老姚，怎么连个孩子都制不住？”

这几个人穿的都是夜行衣，蒙着面，看不到脸孔，但是听老姚的声音比较沉闷，有点像在水中敲打破锣：“小子，你会武功？”

看到这几个人的装束，又想到这里是皇家猎苑，慕容悦已经猜出这几个人的身份。

“你们是刺客？！”

那个叫老姚的人嘿嘿一笑：“算你聪明，不过没什么用，乖乖跟我走吧！”

慕容悦想出声示警，可是对方欺身过来，他只觉得胸口前仿佛有巨石压来，压得自己透不过气。老姚伸出枯干瘦长的一只手，宛如闪电一般抓住慕容悦的胳膊，慕容悦再也无法挣脱，和拓跋嫣一样束手就擒。

慕容悦这才看清，来的人一共有五个，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兵器，杀气十足。

看到这两人衣饰华贵，擒住拓跋嫣的人疑虑一下：“你们两个，是什么人？”

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松开拓跋嫣的嘴。

“放开我，我是彭城公主。”

彭城公主？

这个身份在一般人听来可能是无比尊贵，但是那人却只是轻轻

“哦”了一声：“我问你，你们的皇帝现在在哪里？”

“哼，你捏疼我了，不告诉你！”

拓跋嫣撅起小嘴。在她的记忆中，还从来没有人对她这般无礼，便要起了小孩脾气。

那人见他粉嘟嘟的模样可爱，倒也拿她没办法。老姚松开捂住慕容佻的手。

“小子，敢叫一声，这小丫头可就没命了！”

老姚做手势在拓跋嫣的脖子上比划个斩的动作。

慕容佻心念电转，这几个人是刺客，或许可以救大哥，我只要把他们带到皇上身边，再出声示警，到时候正好阻止大哥出手，谅这五个人也抵不过近千人的宗子军。

打定主意，脸上神色就轻松了许多。

“我问你，皇帝在哪里？”

“在虎圈。”

“他身边有多少人？”

“一两个百人队吧。”

听到皇帝身边人少，老姚大喜：“尹香主，看来这次大事可成！”

尹香主正是擒拿拓跋嫣之人，只见他点点头，道：“胡狗害死了秦堂主，给秦堂主报仇！”

拓跋嫣拿眼瞪着慕容佻：“佻哥哥，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们？”

慕容佻假装“哎呦”一声，冲拓跋嫣眨眨眼，拓跋嫣似懂非懂，不再出声。

五个人带着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倒也轻松，尹香主和老姚一人负责一个，朝前疾行，慕容傥只觉得耳边风声呼啸而过，显然这几个人轻功不低。

片刻间就进了虎圈，看到还没来得急收拾的老虎尸体，几个人都是大惊。

“胡人皇帝太血腥了，这老虎死得忒惨！”

再往里走，发现几个宗子军的游骑，几个人小心躲过，越往里走发现宗子军越多，老姚低声抱怨：“这他妈哪是一两个百人队啊，至少有一个千人队啊！”

说道这里，不禁瞪了慕容傥一眼，慕容傥嘴巴被布团塞住，也懒得找借口。此时的他也在四处查看，不知道大哥藏在哪里。

且说拓跋弘带上文武大臣和皇上，下令放出虎圈里剩余的所有老虎，逼着儿子一一射杀，这样一来，就算慕容绝把他杀过的老虎再杀一遍，也铁定是输了。输了比赛就意味着他娶不了公主，娶不了公主就得进宫当太监，当了太监就得被自己玩儿死，想到这里，拓跋弘神清气爽。

“酉时已到，传慕容绝！”

侍卫飞马而去，拓跋宏还在一边干呕。有生以来，自己好像连兔子都没杀一只，没想到一出手，就杀了六七只老虎，此时拓跋宏的内心是无法平静的。纵然是山中之王又能如何？命运还不是掌握在别人手中？

此时，尹香主五人带着慕容傥、拓跋嫣躲在距离大队人马前十余

丈的桃林里，对眼前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没想到的是，在他们身后，还藏着一个慕容绝。

原来慕容绝早早就来到桃林里埋伏，是以没有被人发现，他看见慕容悦和拓跋嫣被人绑架到桃林里，不由诧异。好在慕容悦发现了她，冲她轻轻摇了摇头，慕容绝会意，没有轻举妄动。

“禀太上皇，慕容绝不见了！”刚才出去的侍卫飞马来报。

“纳尼？”

拓跋弘大感气闷。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助儿子稳占上风，本以为慕容绝会认输伏法，谁知他竟然畏罪潜逃了，让自己的计划全部落空。

“给我查，就算翻遍整个鹿苑，也得把慕容绝揪出来！”

“喏！”侍卫应声而去。

“距离太远，得把胡人皇帝吸引到这边来。”

看着拓跋弘父子离这边太远，尹香主低声道。

“不如把这个公主放出去，给她下点儿料。”

老姚自以为天才般地想到这个馊主意，没想到却给自己的后半生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好主意！”

@爱了恋了爱寻 2017-08-01 21:05:58

楼主的故事真丰富

楼主也很忧伤啊

@云台 28 将之首 2017-08-0106:03:16

生在汉武帝时代，死得更快。

其实那个朝代都挺快

(15)

尹香主当即解开拓跋嫣，放她出去。他和老姚共事多年，当然知道“下点儿料”是什么意思，他冲着那个瘦小的蒙面人微一点头，只见那蒙面人轻飘飘在拓跋嫣背后拍了一掌，象是把人往外推出。这蒙面人专练内家功法，内力阴柔至极，一掌打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事，实际五脏六腑皆为其所伤。

拓跋嫣突然没了束缚，大喊一声“哥哥”就朝前跑去，可是她刚跑出林边，就觉得天昏地暗，脚下一软，一头跌倒在地上。

拓跋弘父子、慕容绝、慕容傥都看到了这一幕。

拓跋嫣跌倒，无疑是那个蒙面人做了什么手脚，为了杀皇帝，竟然连八岁的孩子都不放过，想到这儿，慕容傥觉得自己的胸像要炸开一般，他浑身一用力，挣断了绑在身上的绳索，抓过老姚的手，一口咬了下去。

拓跋宏本以为妹妹回了方山，没想到竟然出现在这里，而且才跑几步就跌倒在地，生死不明，当即便朝着妹妹跑去。

拓跋弘虽然也觉得惊异，但他毕竟历经世事，知道越是有违常规的事背后越有蹊跷，急忙大声道：“宏儿回来！”

果然，拓跋宏才要跑到秘密身边，就听见树林里有人“啊”了一

声。

这一声是老姚叫的，他被慕容傥突如其来咬了一口，情不自禁叫出了声。

听到树林里有动静，拓跋弘也顾不得自己的安危了，一边大喊“保护皇上”，一边自己抢先冲了出去！

眼前的拓跋宏虽然年纪不大，他可是整个大魏帝国的希望啊！不容有失！

树林里，一二三四，四道人影闪电般冲出，四把寒光闪闪的兵器对着拓跋宏就招呼过去，拓跋宏都吓懵了，什么时候见过这阵仗？眼见四把兵器举在半空，自己就要被乱刃分尸，忽然，当当当当四声金铁交鸣的声音过后，四把兵刃在空中都失去准头。

“宏儿，快跑！”

听到父亲的喊声，拓跋宏惊魂稍定，不顾一切从四把兵刃下逃回，朝着拓跋弘跑去。

尹香主惊骇莫名，他朝着地上看去，只见地上躺着四只雕翎箭，方才当当当当那四响，便是箭打在兵器上的响动。以自己的功力，原本不至于被箭射中就失去准头，岂料对方劲力甚大，自己又没有准备，这才着了道。可是他明明记得自己身后没人，只有一个慕容傥还被绑着，手边更没有兵器，直到他回头，这才看到草丛里站起一人，是一个黑如炭火的少年，那少年拿着一只劲弓，张弓搭箭，直奔自己而来。

桃林里，慕容傥死死缠住老姚，但终究是敌不过老姚，反被他制住，连打带踹。

“小子，你敢咬我！”

“咬死你这王八蛋！”

两人正纠缠着，老姚忽然看见慕容绝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吓了一跳：“怎么又冒出来一个？”

但是慕容绝并没有看他，因为他看到，距离自己六七丈远，拓跋弘已经冲了过来，他是来救自己儿子的。

绝佳的机会！

慕容绝想这一刻已经想很久了。自从他出生就没见到父亲，小时候跟同龄人一起玩耍，总是被莫名嘲笑，说自己是“逆臣之子”，回家问母亲，母亲流着泪告诉他，父亲被太上皇杀了。从那一刻起，他心里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等他年纪大一点了，也慢慢知道参合坡之战，也知道了大魏帝国其实是在吞并大燕国的基础上建立的，国恨家仇，让他对这个太上皇充满仇恨。每次在宫里和拓跋弘偶遇，他都会紧紧地盯着他，想象着他血债血偿，可是毕竟两人的差距太多，自己根本没有机会。

如今，等了多年的机会就在眼前，以这个距离，自己连老虎都能射杀，何况是人？

所以，慕容绝没有丝毫犹豫，抬手一箭，直奔拓跋弘。

拓跋弘是幸运的，因为慕容绝一箭本来瞄准的是他的心脏。一箭穿心，中者立毙。

可是刚好他弯下腰准备去抱他的宏儿，这一箭，就结结实实射在他的肩胛骨上。

“啊哟！”

好熟悉的感觉，好熟悉的力道！

走过这么多年，还是忘不了这酸爽——妈的，谁射我？

尹香主更诧异了。黑面少年四箭连发，从刀口下救了拓跋宏，本来以为他是敌人，谁知道他竟然一箭射伤太上皇，这人究竟是敌是友？

来不及让他细想，气势汹汹的宗子军就已经冲了上来。

皇上遇险，这就是宗子军的失职！太上皇遇刺，虎贲校尉的官职肯定是保不住了！要是太上皇伤重而死，估计在场的侍卫大多数都要一起陪葬！

知耻后勇，宗子军像发了疯一样，潮水般包围住四人，铁壁铜墙，那四人就是铜浇铁铸的也别想活着出去！

尹香主见被重重包围，倒也还镇定，他此行本就没抱着希望活着回去，大声道：“兄弟们，今天虽然没有杀了胡人皇帝，但也重伤了他们的太上皇！我也算是给秦堂主报仇了！”

其他三个黑衣人受他影响，振臂高呼，士气大振。

“北戮胡狗，南屠夷猪。还我华夏，唯我风巫！”

更正一下，拓跋嫣是十一岁不是八岁，因为楼主还没有来得及校对，大家体谅

@青梅煮酒 19702017-08-0123:01:18

@浮生若梦 87：本土豪赏 1 根鹅毛（10 赏金）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

谢谢老板！

(16)

可惜这掷地有声的声音，转瞬就淹没在一片刀剑的碰撞声中。

“树林里还有刺客！”

拓跋弘忍着肩膀上的疼痛，大声呼喝。方才他在抬起头的那一刻，已经看到拿着弓箭的慕容绝。

虎贲校尉带着百十人直奔树林而来！

老姚知道事情不妙，返身就跑。这时候，顾不得什么江湖道义了，尹香主他们能保个全尸就不错了，总得留个活人带口信儿回去吧？不然谁知道威震天下的太上皇是被我们刺杀的？

坏人总有安慰自己的理由，可是慕容悦不想给他这个机会！

“别走！”

慕容悦紧紧抓住老姚，他是伤害拓跋嫣的罪魁祸首，不能让他跑了！

“小子，别缠着我！”

老姚拼命想甩掉慕容悦，可是慕容悦象是膏药一样黏在身上，“再缠我可就不客气了！”

老姚抽出背上的大刀。

慕容绝看到弟弟在一边和老姚纠缠，可惜没等他出手帮忙，宗子军就呼啸而来。

“跑！”

慕容绝朝着弟弟大喝一声。

他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刺客在前，自己在后，就算慕容悦没有出手，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以拓跋弘的性格，必然将兄弟二人一起问罪。

刷刷刷几箭，跑在最前面的御前侍卫接连倒下，宗子军攻势为之一顿，慕容绝伸手入箭壶，拔了个空，糟了，没箭了！

老姚已经趁着这个空当挣脱慕容悦，大步流星朝着林子后面跑去，慕容悦咬紧牙关，紧追不舍。

这片桃林在虎圈的边缘，平日为了防止老虎逃脱，虎圈的周围不是两人多高的倒钩栅栏，就是断崖、沟壑等天然屏障，老姚跑的方向，正是一处断崖。慕容绝虽然知道是绝路，但是别处也无路可走，只能随着老姚和慕容悦，来到一处断崖之上。

“操，没路了！”

老姚才发现身陷绝境，顿时绝望。

“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报应不爽！”慕容悦恨恨道。

“小子，说什么风凉话？”老姚看见慕容绝惊天一箭，射倒拓跋弘，又见他和慕容悦一伙，也晕头转向，“你们两个，到底是哪伙儿的？”

“我们哪伙儿都不是！”慕容绝道。

“大哥，他伤了嫣妹，杀了他给嫣妹报仇！”

想到拓跋嫣遭人暗算，生死不明，慕容悦就更加气闷，但是此时，慕容绝想的却不是这些。

“老二，”慕容绝看了一眼绝壁之下，是湍急的河流，“我是没有回头路了，那一箭是我射的，拓跋弘看得清清楚楚，你不用陪着我。”

“老大你说啥呢？咱们一起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分开过？”

“这次不一样，我犯下的是杀头的死罪，搞不好全族都被株连，咱们分开后，你也别回家了，各自逃命去吧！”

“那母亲怎么办？”

“是我不孝，害了她老人家！”

“……”

“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咱们俩分开，活命的机会还大一些。”

慕容觉知道大哥不是危言耸听，在历朝历代，刺杀皇帝都是诛九族的大罪，慕容白曜是因为没有真凭实据所以只身赴死，现在兄弟俩犯下的可是实打实的罪名，差点当面射杀太上皇，大魏上下肯定是全力通缉！河边这一别，搞不好就是永别了！

“当啷”一声，慕容觉把拓跋嫣交给自己的那块玉佩砍为两段。

“这玉佩咱俩一人一半，万一日后还能相见……”

慕容绝接过半边玉佩：“老二，保重！”

“大哥，保重！”

就在这时，身后的宗子军已经追了上来，虎贲校尉一声令下，几十名弓箭手张弓搭箭，乱箭齐发。

“跳！”

慕容绝大喝一声，三个人影拔地而起，噗通通如飞蛾投火般跌落

悬崖，坠入河中。

慕容傥不习水性，落入水中挣扎了几下，呛了几口黄汤，头脑中昏昏沉沉，愈发不省人事，便在水中飘飘荡荡，随波逐流。

也不知过了多久，感觉脸上黏黏的，似乎有什么热乎乎的东西在舔，慕容傥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一只黄狗，在自己脸上肆意挥洒着热情。

这是哪儿？

慕容傥扑棱一下坐起，只感觉头昏脑涨。按照正常的剧情，我现在不应该是躺在某位小姐的闺房里吗？还有个美丽俏皮的丫鬟喂我喝参汤，然后小姐发现我是忠臣之后，私定个终身啥的，为什么现在毛都没有？对不起，阿黄，我没说你！你还是有毛的！

他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大殿上，面前是燃烧的火堆，身后是一尊佛像，两旁矗立着金刚，手拿降魔杵，面目狰狞。

这应该是一座寺庙。虽然看不出时间，但从火堆来看，似乎应该到了晚上。

慕容傥掉的河是如浑水支流，恰好流经平城。如浑水穿城而过，在他的印象里，河边只有两座寺庙，一座是皇舅寺，一座是永宁寺，可无论是哪个寺庙，都说明慕容傥正在城里。

白天发生的一幕幕在慕容傥脑中乱成一团，等他理出头绪，才猛然惊觉自己已经从南乡公二公子变成刺杀太上皇的通缉要犯。慕容傥简直不敢相信！

我会不会是在做梦？不如再睡一会儿，也许醒了发现我正躺在自己家床上，洪伯还会叫我起床练功，大哥依然拎着木剑和我比武，虽然自己从来没有一次打赢过他。然后去给母亲敬茶，请安，两兄弟趁着老夫子打瞌睡的时候，悄悄溜出院子猎狐打鸟，好不快活……

可是当慕容悦再次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是在这大殿，没有大哥，没有洪伯，没有木剑，没有下午茶，有的，只是一块残缺的玉佩，本来刻着“皇兴”两个字的玉佩，现在只剩下一个“兴”字。

他想起了在峭壁上和大哥诀别，想起了拓跋嫣倒在虎圈的桃林边，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让他感觉欲哭无泪，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

在这一刻，慕容悦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除了眼前这条黄狗，毫不嫌弃地舔着他的脸。

@1 尽 shi 侯 2017-08-0123:41:41

楼主晚安，明日继续。

感谢这位道友

(17)

忽然，殿外传来两个人的说话声，

“那小子醒了吗？”

“他呛了很多水，恐怕还没有！”

慕容悦一听这声音，十分熟悉，竟然是老姚。

“他是什么人？有用吗？”

“这小子和胡人的公主在一起，应该也有点身份，我就想着先抓回来等卫副堂主发落了。”

两个人的声音由远及近，似乎正朝这边走来。

想到是老姚和他的同伙，慕容傥赶紧一头栽倒，继续装晕。等他刚刚躺下，两个人已经进了大殿，慕容傥眯着眼望去，只见是老姚陪着一个人黄脸大汉。黄脸大汉脸上胡须甚密，身形雄壮，看起来颇有威严。

老姚走到慕容傥身边，推了推他，慕容傥纹丝不动。

“北马南舟，说得真是一点没错，这胡人还真是旱鸭子，落到水里就完！”说话的正是老姚。

“只有你一个人回来了？”

黄脸汉子朝四处看看，并没有发现熟悉的身影。

“卫副堂主，本来我深陷重围，浴血奋战，应该和兄弟们一起同生共死，但是尹香主说我们不能就这么死的不明不白，所以就让我杀开一条血路，回来给兄弟们报讯。”

慕容傥闭着眼，虽然没有看到老姚的表情，但是听他语气，这话说得十分诚恳，感觉就像真的一样，不由心道：“说得大义凛然，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家伙见到侍卫掉头就跑，根本都没有交手，哪里来的杀开一条血路？”

“那胡人的太上皇是谁射伤的？”

“是我！”老姚大言不惭道，“他们太上皇见我跑了，紧追不舍，当时我手中没了兵刃，顺手夺过一张弓，回手就是一箭，没想到，还

真射中了！”

慕容悦暗骂了一声不要脸，那一箭明明是大哥射的，却被这家伙抢着往自己脸上贴金。

“姚西兄弟，不愧是我们赤云堂的好汉！回头我一定上报，重重赏你！”

姚西干笑两声：“那自然是多谢卫副堂主美意，不过咱们没了堂主，不知道该上报何人？”

黄脸大汉倒不以为意，小声道：“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我当了堂主呢？”

“卫副堂主劳苦功高，功昭日月，说句心里话，你在我心中早就已经是堂主了！”

姚西的这一句马屁拍得黄脸大汉十分舒服：“你放心，只要我当了堂主，这尹香主的位子就由你来坐，以后赤云堂，还不是我们兄弟俩说得算？”

两个人干笑几声。

“姚副香主，谁让你们去刺杀胡酋的？”

两个人正低声笑着，忽然，一个女人的声音飘进耳朵。在慕容悦的印象中，除了拓跋嫣，还没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有这么好听。他偷偷张开眼角，看到一个风姿绰约的美丽妇人从外面走进。

糟了，怎么又来了一个同伙？慕容悦暗叫一声不好。

“安旗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赵副香主见有人进来，立刻换了一副嘴脸，一脸的正气凛然，完全没有了刚才低笑时的猥亵，“我

们风巫誓杀胡人，刺杀胡酋有什么不对吗？”

那个安旗使虽然年近三十，可是眉宇间少了几分少女般的娇憨，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雍容和自信：“刺杀胡酋固然不错，可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这么说，姚西兄弟箭伤胡人的太上皇，九死一生逃了回来，难道还错了吗？”

黄脸大汉面色阴沉道。

“卫青衫，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安旗使见他说得冠冕堂皇，忍不住怒气飙升，“秦堂主现在胡人手里，你这个时候刺杀皇帝，不是摆明了要借刀杀人吗？”

“安若素，你……好大的胆子，敢污蔑本堂主！”

卫青衫也勃然大怒，场面一度十分紧张。

“安旗使，卫副堂主，息怒，息怒，”姚西赶紧圆场道，“大家都是赤云堂的兄弟，有什么话好好说，别伤了兄弟间的和气！”

“和气？哼！”安若素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道，“卫副堂主要真是有好心，应该跟我亲一起去劫狱，而不是去帮倒忙！”

安若素这句话恰好说中了卫青衫的心事。

他们赤云堂属于风巫门下，是七个堂口之一。卫青衫在老堂主还在的时候就是副手，本来老堂主过世，卫青衫以为继任的堂主会是自己，结果总舵空降来一个秦望离，自己又成了千年老二。

这秦望离年纪和自己相当，如果不出意外，在堂主的位子上干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也就是说，他卫青衫再想往上攀爬一步，肯定绕

不过秦望离这座高山，除非秦望离死了或高升。秦望离正值壮年，突然暴毙的可能性不大，赤云堂又远离总舵，立功高升的几率也几近于零。本来卫青衫正自烦闷，可能这辈子注定自己把冷板凳坐穿，忽然听说秦堂主在平城被大内高手给阴了，自是喜出望外。

拼着一口气回来报信的兄弟还没说明白情况就吐血挂了，所以秦望离究竟是死是活没人得知，于是，赤云堂在营救还是报仇这两个方案的选择上就尴尬了。

作为秦望离的妻子，安若素是倾向于营救的，毕竟依照秦望离在江湖上的地位，如果是死了，肯定有消息传出，击毙他的大内高手或赏或升，总不至于一声不响。但以卫青衫为首的报仇党，却认定堂主遇害，于是才有了尹香主虎圈一行。

“如果安旗使认定秦堂主没死，请拿出证据来，否则兄弟们给秦堂主报仇，我认为理所应当！”

卫青衫说出这话，安若素也没了脾气。

自从得知秦望离被秘密关押在天牢，安若素亲自带人劫牢三次，但是对方知道秦望离的身份地位，早就加强防范，连大内第一高手高崇虎都亲自坐镇，安若素没有讨到半点便宜，不但连秦望离的面都没见到，反而折损了几位高手。虽然说对方越有准备越说明秦望离还活着，但毕竟没有真凭实据，是以谁也说服不了谁。

“要不这样吧！”姚西眼珠子一转，似乎又有了主意，“我捉到的这个小子是胡人公主的相好，不如我们派他回去打探一下消息，秦堂主到底是死是活，然后再做定夺！”

对于这个方案，卫青衫和安若素都表示同意，于是慕容倪在姚西的暴喝声中惊醒，晕头转向道：“我在哪里？发生什么事？”

姚西二话没说，捏开他的嘴，就给他塞了一颗药丸。

“小子，我刚才跟你吃的是剧毒之物，七日断肠散！如果你不听我们的话，七天之后肠穿肚烂，死无全尸！”

“嗬嗬，这药还挺好吃的，还有么，再给我来一颗！”

“……”

@烘干机成功抠 2017-08-02 10:54:39

穿越剧看多了吧。。 ~~~

谢谢，本人从来不看穿越剧

其实楼主想写的是一个武侠故事，既不是 yy，也不是穿越。楼主虽然是一名编剧，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寻秦记》还是《步步惊心》从来没看过一集以上，如故有相似之处只能说是巧合了，楼主也不想啊，楼主也很绝望啊！

@lnxer2017-08-02 11:41:52

南北朝一直是我历史常识中最缺少的一块。感觉没什么好讲的。

楼主最喜欢的历史是三国，不过要说丰富性南北朝还是相当精彩的，悲情帝王苻坚、功盖诸葛的王猛、一带战神冉闵、将星云集的慕容家族，这是前期的，中期的如灭了 6 个皇帝的刘裕、一统北方的拓跋焘、名将如云的两次南北大战，到后期就是六镇兵变、武川家族崛

起、高欢宇文泰争霸，个人还蛮喜欢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在历史书中看他没感觉，可是看他的奋斗史简直就是屌丝逆袭，相当励志！

@小阿星阿肆 2017-08-02 11:57:17

等更好辛苦

哈哈，下午再更一章，感谢支持！

@lnxer2017-08-02 11:41:52

南北朝一直是我历史常识中最缺少的一块。感觉没什么好讲的。

@浮生若梦 872017-08-02 11:53:59

楼主最喜欢的历史是三国，不过要说丰富性南北朝还是相当精彩的，悲情帝王苻坚、功盖诸葛的王猛、一带战神冉闵、将星云集的慕容家族，这是前期的，中期的如灭了6个皇帝的刘裕、一统北方的拓跋焘、名将如云的两次南北大战，到后期就是六镇兵变、武川家族崛起、高欢宇文泰争霸，个人还蛮喜欢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在历史书中看他没感觉，可是看他的奋斗史简直就是屌丝逆袭，相当励志！

@lnxer2017-08-02 14:32:13

应该是这段时期没有大一统，所以关注少了。有必要补充一下认识了。

一起学习！

(18)

大内总管高崇虎最近比较郁闷，十来天前，自己得到线报，风巫赤云堂堂主秦望离坐镇平城，意图不轨，他当即亲率大内十七名高手前往围追堵截，终于把秦望离堵在客栈，当夜一战，击毙赤云堂两名好手，自己也损失了三个兄弟，还有六七人重伤，虽说代价有点惨重，但总算生擒敌首。

不料之后，自己就处处陷入被动。赤云堂旗使安若素数次劫牢，妄图救人，虽然自己严加防范，又亲自坐镇，但手下十七人又损失四五个，等于自己这一役，将大内十八高手的老本拼掉了一半多，最后活着的连重伤的算一起才不到十人，可谓损失惨重。

眼看得这边脱不开身，皇帝秋猎又要护驾，想到往年秋猎基本上风平浪静，他便派了几个受了轻伤的手下过去看场子，孰料尹香主刺杀皇帝，制造了个大动静，伤了公主不说，还伤了太上皇，就算自己力擒秦望离，功大于天，此时只怕也难逃其咎，因此，听说太皇太后召见自己，高崇虎尤感背上发凉。可是又能奈何？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这事躲是躲不过去的。

冯太后住在东宫，高崇虎来的时候，拓跋宏正在回报彭城公主的病情。

“还是没有好转？”多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阴谋暗算，冯太后已经养成处变不惊的习惯。

“嫣妹自从受伤之后，就一直昏迷不醒。太医昨日用过药，说只能保住一时，要想根治，并无办法。”

“这孩子，也是命苦。”冯太后在宫中并无子嗣，虽然拓跋嫣不是其所出，但冯太后是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机灵懂事的小丫头，“太医如果没有办法，就悬赏天下名医，有能医好公主者，官升三级，良田千顷，赏银万金！”

“是。”

高崇虎立在一边，静静等冯太后和皇上说完，冯太后才对他开口。

“刺客捉到了么？是什么人？”

高崇虎冷汗直冒，道：“回太皇太后，从昨天发现的几具尸体看，刺客是风巫无疑，只是风巫一向行踪诡异，飘忽不定，目前尚未没有线索，不过臣已经下令严查，如果有包庇、窝赃者，与刺客同罪！”

“哦？那么这事，为何又和慕容家的两位公子有关？”冯太后这才问出她心中的疑虑。

“据太上皇说，射伤他的正是公子慕容绝。”

高崇虎回答得小心谨慎。他知道慕容兄弟在冯太后眼中得宠，便来个迷糊两可。

“太上皇亲眼所见？”

“正是。”

“当时谁在太上皇身边？”

“只有皇上一人。”

“宏儿，我问你，你见到是慕容绝箭伤太上皇了么？”

冯太后盯着拓跋宏道。

见到还是没见？

拓跋宏当时身处乱刀之下，差点被乱刃分尸，是慕容绝连出四箭将兵器崩开，救了自己。但是随后那一箭，他也是见到了。

慕容绝，你为何要这样做？如果我说见到，你们两兄弟和满门老小必然不保，可是要说没见到，似乎又说不过去。

“孩儿不知，孩儿当时过于慌乱，只顾逃命。”

既不是见，也不是没见，而是不知。

“那慕容悦在场么？”

“孩儿并未见到慕容悦。”

拓跋宏说的这句话确是实情，慕容悦始终在林子里纠缠姚西，并未露面。

“是这样啊……”冯太后似乎稍稍松了口气，“太上皇在虎圈猎虎一天，过于劳累，莫不是看花了眼吧？”

“似乎、也许、好像、大概……有这个可能！”

高崇虎顺着冯太后的意思揣测道。

我就说么，王郎一生儒雅，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孩子？听说两兄弟跳进河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要是万一有一个好歹，我怎么向地下的王郎交代？拓跋弘啊拓跋弘，我已经忍让你让得够了，何苦要步步紧逼，让我留在这世间的最后一点骨血也不得安生？他就那么不入你的法眼吗？

“摆驾，去崇光宫。”冯太后道。

自从当上太上皇后，拓跋弘就搬进了崇光宫。太武帝信道，拓跋弘信佛。只不过自从他搬进崇光宫以后，冯太后一次也没来过。听说

太皇太后亲临，拓跋弘不感意外。

也是，自己逼得他儿子跳河，她焉能不管不问？虽然她从来没承认过自己有儿子。

可是，那又如何？慕容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射了自己一箭，其罪当诛，自己已经下令将慕容一家阖府老幼下押天牢，就等捉到那俩小子一齐问斩！就算你是太皇太后，也绝没有理由让我宽宏大量，既往不咎吧？

是以拓跋弘心中了无挂碍。

“参见太皇太后。”

“我儿身上有伤，快起来罢。”

拓跋弘在躬身施礼的时候，又牵动了肩膀上的伤口，忍不住皱了皱眉。他这倒不是装的。慕容绝那小子太有劲，一箭射穿了自己的肩胛骨。本来他也怀疑自己是看花了眼，慕容绝再犯浑，也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刺杀皇帝吧？但是这份力道，让他相信了，除了慕容绝，没有第二个人能使出来。

他看着落座的冯太后，忽然感觉有点奇怪。不是因为他旁边站着高崇虎，而是自己这么多年来，似乎从来没见过冯太后笑过，怎么今天冯太后容光满面？

“我儿伤势如何？”

“还好，除了疼点儿没毛病。”

“这是我从美国进口的大力丸，你们没事嗑两粒，补补身子。”

“多谢太皇太后赠药！左右，拿去扔了！”

“我儿最近睡眠如何？”

“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哦，那睡眠质量是相当优质了！”

“哪有，经常半夜醒过来，哭一会儿接着睡。”

“.....”

拓跋弘本以为冯太后会问慕容绝和慕容悦的事，自己心中早就想好了对策，岂料她聊的全都不痛不痒，尽是一些吃喝拉撒。倒让他始料不及，准备了一肚子话，结果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

冯太后就这样走了。

纳尼？

就这样结束了？难道她放弃救自己的儿子？还是我错怪她了，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儿子？诶，不对啊，太皇太后走了，高崇虎怎么还在这里？太皇太后，这人是不是你丢的——

@洒家是妖怪妖举 2017-08-02 15:26:24

楼主加油啊，快点写，不要太监，帖子就不会沉了！

楼主玩命更新中

@雪漫飞鸿 2017-07-31 16:05:28

楼主写的小说，还是正史？

@浮生若梦 872017-07-31 16:26:55

原创小说，欢迎关注哈

@lawageqie20082017-08-0210:27:06

楼上的楼上，哪有什么正史，野史也许还有一半的可信度。出版的
的正史嘛，借用一位名人的话：可信度不足百分之一。

绝对的，越往前的越无法考证

@一不小心毁三观 2017-08-0215:51:00

南北朝时汉民被日成狗。

战争年代最惨的就是老百姓，少数民族也没好哪儿去，羯族都被
灭族了

@wbovsj53154842017-08-0220:58:42

楼主，赶紧更新啊，太好看了，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牛铁了啊

感谢支持！

@看贼挨打 2017-08-0223:28:55

生在和平年代死的人比南北朝的总人口都多你信吗？小屁孩。

嗯，回头我再写个生在和平年代你就死定了，你再告诉我生在南
北朝就不会死吗？

(19)

慕容儼本不畏死，想到自己三天前还鲜衣怒马，和大哥一起仗剑

行猎，与皇上、公主一起谈笑风生，结果现在成了丧家之犬，全城通缉。街头上贴满了统计自己的告示。要不是他自己小心些，方才险些被看榜的士兵当场捉拿了。

可是转念又想，大哥、拓跋嫣生死不明，家中老母不知会遭何变故，自己一死事小，让牵挂他的人遭到连累担惊受怕，又于心何安？是以便回家看看。结果还没进门，就看见府上大门紧闭，门上贴着封条，不用问就知道怎么回事，谋逆大罪株连全族，肯定是被抄家了。

想到上了年纪的老母，慕容傥心中不忍，纵使我死，也要救出母亲，只是，该怎么救？自己不是黑社会，劫牢反狱的本钱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见皇上，皇上看在旧日的交情上，或许会网开一面，对，就去见皇上。可是，怎么进宫呢？

还是高聪这小子有办法，给自己弄了一身宫里的衣服。

高聪他爹是大内总管高崇虎，江湖人称鬼虎神魑。叫他鬼虎并不是因为他名字里有一个虎字，而是称赞其虎爪功独步武林，神魑却是称赞他轻功高超，形如鬼魅。身为大内总管，没有两把刷子还真镇不住一众高手。高聪这小子师从他爹，这辈子最大的指望就是继承他爹的位子，成为总管二代，是以没事就进宫找他爹。一开始，大内侍卫见他年纪小，就逗他，每次都要弹他的丁丁才放他进去，结果高聪以为每次进宫必须要弹丁丁，吓得好久不敢往宫里跑。直到他遇到慕容绝和慕容傥，这才知道原来不弹丁丁也是可以进去的。他鼻涕一把泪一把把这事告诉他爹，害得那些欺负他的侍卫一次性把欠了他一年的丁丁全还了回去，还留出了明年的富余，据说高聪的弹指功比虎爪功

练得好，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高聪跟侍卫们很熟，跟慕容兄弟更时常切磋武艺，混进宫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但他也听说了外面的风声，也不敢大张旗鼓：“儆哥，我相信你，但我只能帮你道到这里了。”

高聪把混进宫里的衣服往外一拿，慕容儆一看，好么，是套宫女的衣服。

“就没别的衣服了吗？你昨晚是不是又偷看宫女洗澡了？”

“儆哥，看你说的，我哪能大晚上的干那事儿啊？——一般都是白天干的。”

事已至此，也由不得慕容儆挑三拣四了，宫女就宫女吧，至少比太监强。

“等等，能不能带我先去看看公主？”

慕容儆从高聪嘴里得知自己的家人暂时被收监，便想到那天公主生死不明。

“公主是救回来了，不过这病……唉。”

当慕容儆见到拓跋嫣的时候，他感到很自责。

拓跋嫣躺在床上，还在昏迷中，不过看脸色煞白，毫无血色。也不知道尹香主的手下用了什么阴毒的武功，让原本一个活力四射的小姑娘看起来如同日渐枯萎的花朵。要不是那天自己带尹香主他们去虎圈，嫣妹也不至于……

想到这里，慕容儆忽然心生怨念，尹香主他们为了救人不惜伤害嫣妹，我又凭什么帮他们？嫣妹被害得这样惨，不管怎么说，这仇一

定得报！

正胡思乱想着，忽然听见外面有脚步声，慕容傥想躲，可是为时已晚。他忘了自己身穿宫女服。高聪因为身份不能进来，屋里只有慕容傥一人。

“公主喝过药了么？”

是拓跋宏的声音。

“皇……”

慕容傥很惊喜，本想出声相认，结果一回头，发现冯夙也在，这一下大大出于忽意料之外。想到现在是敏感时期，而自己这事又过于机密，慕容傥急忙掩口，点了点头。

拓跋宏没注意他，倒是冯夙看了他两眼：“新来的？”

慕容傥低头默认。

拓跋宏走到床边，拉着拓跋嫣的手，泪如雨下：“嫣妹，你知道吗？父亲他……”

就在几个时辰前，拓跋弘被发现死在鹿野浮屠。据说他死的时候正在拜佛，走得异常平静。大臣中虽然也有人怀疑太上皇为何离奇暴毙，但这话终究不敢说出口，人人都知太上皇和太皇太后面和心不合，说了这话就等于质疑冯太后，谁也不会为了一个过气的皇上去得罪当朝权贵。

想到拓跋嫣加入有一天醒来，发现父亲已经不在，不知会有多伤心。

“皇上节哀，生死由命，天道循环，谁也不能幸免。”

拓跋宏擦了擦眼泪：“如果公主醒了，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她，免受刺激。”

“喏。”

“皇上！”

正在这时，虎贲校尉拓跋龙兴急忙来报。他行色匆匆，完全忘了通报礼仪。

拓跋宏身边的人基本都是冯太后嫡系，像这个冯夙，整天黏在皇帝身边，说是陪读、陪玩、陪游，其实就是全天候监视，像拓跋龙兴一样向帝室靠拢的人极少，是以拓跋宏只是微哼一声，并没有怪罪他。

“拓跋将军何事？”

拓跋龙兴在门口朝里面瞟了一眼，并没有说话。

拓跋宏会意，看了看屋里唯一的“宫女”和冯夙。

“你们都下去吧。”

冯夙只有带着“宫女”悻悻而退。

转过屋角，冯夙忽然一转身，一把拉住慕容傥的手，慕容傥一惊，以为他识破自己的身份，抬起腿就准备往冯夙的裆下踹去，结果只听冯夙道：“妹妹何时进宫的？在宫里有没有相好？”

冯夙比慕容傥大上几岁，男女之事已经明了。见这“宫女”初来乍到，又有几分姿色，免不了心痒难挠，急匆匆便要下手。

慕容傥急忙收回自己的临门一脚，假装惊慌，害羞摇头，这一来更撩拨得冯夙欲火难耐。

“哥哥认识的人多，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个？你看哥哥咋样？”

没等慕容傥回答，冯夙已经张嘴就亲，眼见冯夙闭上眼睛冲自己而来，口中一股酸臭几乎令人作呕，抬手照着其后脑处就是一记手刀。

“哎呀我去！还想日我！”

冯夙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当场晕倒。

@陌小紫小由 2017-08-04 09:10:23

好久没这么追贴了，一口气全看完了，楼主辛苦，支持

感谢感谢！

楼主这两天家里断网，跑网吧来更呢，感谢大家支持，楼主会继续努力

(20)

慕容傥急着见拓跋宏，丢下冯夙返身回来，却见到拓跋宏和拓跋龙兴站在院子里，拓跋宏似乎满面愁容。

“此事当真？”拓跋宏罕见。

“千真万确！”拓跋龙兴道，“我悄悄查过尸体，太上皇不是死于剧毒，而是五脏六腑被内力震碎，是高手所为。”

太上皇死于谋杀？可是他明明身在崇光宫，又没听说有刺客，究竟是何人下的毒手？

“太上皇最近见过什么人？”

“太上皇驾崩之前，太皇太后曾去过崇光宫。”

太皇太后？

尽管拓跋宏内心不愿意把冯太后和父亲的死联系在一起，可他并

不是傻子。太上皇和太皇太后面和心不合，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他还是本能地选择回避：“兹事体大，不可乱说！”

“对了，太上皇此前经常提到一个人。”

“谁？”

“风巫赤云堂堂主，秦望离。”

“秦望离？”

拓跋宏内心隐隐觉得，太上皇之死或许会和这个人有关。

“臣曾经听太上皇提起过此人，太上皇本来单算单独召见他，不过后来这人并没有赴约，听说，好像是被高总管抓了去。”

“不管他是谁，一定要查到此人，查出太上皇为什么要召见他！不容有失！”

“喏！”

拓跋龙兴领命而去。

又是这个秦望离！

慕容悦已经感觉到命运之手刻意安排的深深恶意！

他到底欠了别人多少钱？

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找他？

慕容悦搞不懂，他现在只想和皇上相认，然后为自己洗清罪名，救一家人于水火。

“皇……”

可是，他刚想相认，就听见屋子里面“嚶”了一声。

“嫣妹！”

父亲死了，拓跋嫣就是自己最亲的人，拓跋宏大喊了一声“快传太医”，就冲进屋子。

拓跋嫣醒了，但是问她什么，她就是不说话。连冯太后问她，她也只是泪眼连连。

“是伤还没好吗？”

太医诊完脉搏，摇了摇头：“公主所受实为内伤，郁热郁积伤了声脉，恐怕……”

“恐怕什么？”

“恐怕此生再不能说话了。”

“啊？”

慕容傥万万没有想到，曾经声若天籁的拓跋嫣将终生再不能说一言。这是何等的残酷？以后再也听不到他叫“绝哥哥”，也再也听不到她跟自己说悄悄话，想到此处，慕容傥心中更恨姚西，姚西啊姚西，要是有一日你终落我手，我定然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慕容傥心中暗暗发誓。

“可有办法医治？”

“老臣无能……”

拓跋嫣刚刚苏醒，尚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除了身子疲惫，还觉得口不能言，冯太后和拓跋宏不想让她听到太多，加重了伤势，宽慰她几句，让她好生休息，便留下宫女太监，自行回宫。慕容傥此时身为“宫女”，自然也在侍奉之列。

宫女们先是给公主擦脸梳头，紧接着又端来大盆，倒上热水，似

乎准备给公主沐浴，慕容悦心下大囧，眼看公主就要全裸着出现在自己眼前，赶紧想办法撤离。

“喂，你新来的？怎么干活儿毛手毛脚的！”

慕容悦本以为是在训斥自己，结果回头一看，见一个老宫女在训一个背过身去的小宫女，便没在意。趁人不备，他也溜了出来。结刚好听到冯太后和拓跋宏两人在小径上说话。

“皇上，太上皇驾崩，公主重伤，这事你怎么看？”

“太上皇、嫣妹都是被风巫所害，孙儿定要捉拿到主事之人，给太上皇一个交代！”

冯太后和拓跋弘素来不和，此次拓跋弘暴毙，难免有些流言蜚语和冯太后扯上干系，是以她才想问拓跋宏做如何想，这个回答倒也叫她满意。

“我已派人查清，此时和慕容绝、慕容悦兄弟无关，他们的家人，就先放了罢。”

冯太后说话一向是一言九鼎，她既然这么说了，拓跋宏唯有谨遵懿命：“孙儿也是这般想法。”

纳尼？就这样把人放了吗？不是说好的我与大内侍卫大战八百回合救出母亲吗？你们这样草率让我很尴尬啊！这是谁，谁在男扮女装？不是我不是我----)

经历一天，此时天色已晚，慕容悦心中还在天人交战，不知道现在该不该站出来承认身份，既然冯太后说自己和慕容绝无罪，自己就没有必要继续乔装了，不如先和拓跋宏相认，然后再去见冯太后，这

样做比在众人面前直接站出来稳妥些。

他刚想好后,就发现拓跋宏已然迈步回宫,慕容傥抬脚就要跟上,结果忽然觉得自己耳后有风,脖子上一寒,一把匕首出现在自己下巴上。

“别动!”

呃……是谁这么大胆子,竟敢在皇宫中绑票?

借着月光,慕容傥看到眼前这个人身形娇小,穿着宫女的衣服,正是刚才被老宫女呵斥的小宫女。这小宫女虽然年纪不大,却生得一副俏丽模样。杏眼弯弯,樱桃小口,面似桃花,吹气如兰,象是从画里面走出来的一样!

这模样就算是皇帝的妃子也比不上啊!怎么会在这里当个使唤丫头?慕容傥心里纳闷。

“你是谁?带我去哪儿?”

慕容傥故意捏着鼻子说话。

“嘘,别说话!”

慕容傥被驾着刀子,也就只有乖乖不动,免得真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皇帝的寝宫怎么走?”

一个小宫女问皇帝的寝宫,目的只可能有一个,就是勾引皇上,借机上位!想必这小宫女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才出此下策。

慕容傥用手比划,七拐八拐,看得小宫女晕头转向。

“你是哑巴?”

“不是你叫我别说话的嘛！”

得，交流不畅！

“前面带路！”

小宫女把匕首抵在慕容悦腰间。

@rppltx74538912017-08-0411:22:02

请作者加油更贴

作者努力中，感谢支持

@你不懂岁月月夷 2017-08-0413:46:23

楼主辛苦，我看的是直播吗？哈哈

绝对的，楼主要是活的，哈

@白汐纯叶舞舞欢 2017-08-0412:33:22

顶出一片新天地！

感谢支持！

(21)

拿着刀去找皇上，恐怕不只是色诱这么简单吧？万一他是刺客呢？慕容悦心中暗道。

想到上次自己带姚西他们去虎圈，结果害得太上皇惨死公主重伤，这回慕容悦多了心眼儿，干脆带她去太和殿，免得多生事端。

公主休息的地方离太和殿倒也不远，谁知两人刚到太和殿，就见

到拓跋宏负着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似乎在等人。

慕容傥这一下可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太和殿是皇上白天办公的地方，谁知道这么晚了他还在这里！自己这已经是第二次把刺客引到皇上面前来了，这下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谁知道，那小宫女倒没有动，拉着慕容傥躲在角落里，紧张地盯着屋子里面。

难道是我想多了？慕容傥有些摸不着头脑，哦，对了，她应该是在等她的同伙。

果然，想到此处，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来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虎贲校尉拓跋龙兴，另一个人也高大威猛，块头和拓跋龙兴差不多。只不过他身穿囚服，手上、脚上尽是铁镣脚铐，好在被布包着，行走起来倒也没太大动静。

小宫女看到那戴铁镣脚铐之人，抿了抿嘴唇，看样子有些紧张。

“皇上，人带来了。”

平时大大咧咧的拓跋龙兴，现在显得十分谨慎。

“你下去吧。”

拓跋龙兴识相地离开，走出房门时将门轻轻带上，自己守在门口。

这样一来，慕容傥和小宫女就再也看不到里面了。

“你就是秦望离？”

拓跋宏紧紧盯着眼前这个红面大汉问道。

“正是！”秦望离虽然被关在牢中数日，但精神头儿丝毫不差，声音爽朗。

“太上皇见你所为何事？”

拓跋宏不绕弯子，开门见山。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约定，除了他，我对谁都不会说。”

秦望离毫不含糊。

“我是皇上，难道也说不得？”

“你是胡人的皇上，不是我们汉人的皇上，自然是说不得！”

拓跋宏沉吟片刻。

“你要见太上皇？”

“对！”

“可是，太上皇已经不在。”

“他死了？”

秦望离一点就透。

“是被你们风巫的人刺杀的。”

秦望离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我刺杀他数次都没有成功，他就死了？是谁杀的？难道是卫？”

“据你们的人说，是一个叫姚西的人。”

“姚西？”秦望离突然哈哈大笑，“怎么会是他？你要说是若素杀的我都信，怎么会是老姚？不可能，不可能！”

作为姚西的直属堂主，秦望离显然更了解姚西，倒不是说他本事不行，而是他实在没有干如此大事的魄力。

拓跋宏倒也不纠结他相信与否：“太上皇已经辞世，难道你要把你们之间的秘密永远藏在心里？”

这倒是一个新的问题，秦望离收起了笑声，思索起来。

正在这时，殿外响起了吵闹声。

“皇上在哪儿？我要见皇上！”

是高崇虎的声音。

自从拓跋宏叮嘱拓跋龙兴打听秦望离的消息之后，拓跋龙兴就悄悄去了天牢。十数日内天牢屡遭袭击，大内侍卫死伤狼藉，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拓跋龙兴猜到秦望离很有可能就在牢中。果然，趁着高崇虎去见太皇太后，拓跋龙兴在天牢中见到准备转移到地牢的秦望离。拓跋龙兴假称奉太皇太后之命，看守的狱吏意识没摸清头脑，被拓跋龙兴糊弄过去，没想到高崇虎马上就知道了，是以前来要人。

“皇上在太和殿办公，没有宣召，不得入内。”

拓跋龙兴当然不会轻易放他进去。

“既然拓跋将军不肯通报，那我只能自己去求见了！”

高崇虎杀气腾腾，他身后跟着数名大内侍卫。

秦望离是太皇太后钦点的要犯，自己宁肯放着皇上和太上皇不保，也要拼死阻止风巫救人，可见何其重要？没想到自己一个疏忽，听说人被拓跋龙兴带走了，气得他当场斩杀值宿的狱吏。

拓跋龙兴上前一步，挡在高崇虎身前：“高总管有何要事要深夜打扰皇上？如果皇上怪罪，该当如何？”

高崇虎冷笑一声：“我有要事禀报，皇上当然不会问罪，闪开！”

他有冯太后撑腰，对拓跋龙兴根本不怕，见他没有让路的意思，一把就朝他胳膊上抓来。

高崇虎外号鬼虎神魑，手上功夫着实了得，拓跋龙兴不敢怠慢，抽出腰刀就朝高崇虎胳膊斩去：“大胆高崇虎，竟敢闯宫？来人，给我拿下！”

数十名宗子军从太和殿两侧一拥而上，打着灯笼火把登时将高崇虎和大内侍卫围在当场。

要论打架，别说眼前这十几个普通军士，就是再来十来名江湖好手，高崇虎也丝毫不惧，但眼下是在皇宫，自己又是大内总管，这般闹将下去势必对自己不利。

“好！既然拓跋将军不肯通报，那我就在这里等。”高崇虎是铁了心不走，这样一来，倒让拓跋龙兴为难了。

皇上和秦望离正在屋中，如果高崇虎不走，岂不早晚都要见到？皇上叮嘱过此事机密，万不可让第三人知道，现在门外能有三十人，搞不定他，我的人头可难保了！

想到这儿，拓跋龙兴坚决不退让。就在两边人马喧闹之时，拓跋宏从太和殿出来了。

“什么人在此喧闹，成何体统？”

虽然高崇虎是冯太后的亲信，可是见了皇上，毕竟不敢太过狂妄。

“启禀皇上，天牢走失一名犯人，有侍卫亲眼见倒他朝这边而来，臣恐惊了圣驾，特来护驾！”

拓跋宏知道他为何而来，本来听到秦望离口中的那个消息，自己还有点不确定，但是高崇虎如此重视此人，不惜深夜闯宫亲自拿人，可见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感谢各位支持，欢迎踩楼！

@呦多多壤 um2017-08-0516:23:46

不管是什么，赶快更新呀，我都没法工作了，一小时要看好几回看是否更新了…快

这位网友让我受宠若惊啊，为了你必须再更一章！

@死骑码码美 2017-08-0513:04:02

坐等更新~~

感谢支持

@冷面的告白冷滤 2017-08-0511:56:49

楼主更新啊

等楼主发功

@冲左禁令 2017-08-0514:26:15

请楼主加油更新

感谢来踩！

(22)

“我这里并无外人，你们回去罢！”

“不可，皇上如果有什么闪失，臣等万死莫辞！”

“难道除了太皇太后的话，我的话你们都不听吗？”拓跋宏隐隐

动怒道。

皇帝下了逐客令，这样一来，高崇虎便不好再说什么，他朝着自己的手下一歪头，两名侍卫会意，悄悄隐没在夜色中。

“臣告退！”

拓跋宏看着高崇虎和其他的大内侍卫离开，却并没有进屋的意思。秦望离的话言犹在耳，令他十分震惊。

这家伙，居然说太皇太后有一个私生子，太皇太后之所以不肯让父亲和自己亲政，是想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孩子，这等大逆不道之言，他是如何想出来的？

虽说生气，但这几日太皇太后频频召见朝中四贵，也不由得让拓跋宏有所疑虑，父亲和太皇太后斗了一辈子，难道真是为了此事？

‘你可有何凭证？’

“这私生子就隐匿在慕容府府中，你一查便知。”

“胡说！慕容绝、慕容傥兄弟和我一起长大，我怎么从未听说？”

“嘿嘿，”秦望离冷笑一声，“你是皇帝，当然不会有人和你说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冯太后为什么单单对这两兄弟恩宠有加？难道当真是为了慕容白曜吗？”

拓跋宏回忆起冯太后召见慕容兄弟时的种种，不由心惊，自打我有记忆以来，太皇太后对我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但是每次召见慕容兄弟俩，太皇太后都慈眉善目，和蔼有加，难道，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慕容氏自称‘慕二仪之道，继三光之容’，如果是慕容氏之子，脚踝处当有日月之纹，你一验便知。”

这么简单？想必我父皇也验过吧？为何从不曾听他提起？

一时间接收的信息太多，拓跋宏头脑中思绪复杂，纷乱如麻。

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真找到慕容兄弟验明真身吗？可是两兄弟已经失踪，上哪儿去找？就算找到了，也验了，难道我真能杀了他们吗？

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忽然听到拓跋龙兴一声大喝：“什么人？”

拓跋龙兴一招手，立刻有五六个甲士朝着殿外的花丛中走来。

慕容儁故意在花丛中扭来扭曲，果然引起拓跋龙兴注意，他刚要大声喊，结果胸前、肋下一紧，被身边的小宫女点了哑穴，说不出话来！

那小宫女一扬手，一把银针飞出，将众人手中的火把打掉。眼前突然失了光亮，一片漆黑。

“保护皇上！”

众军卒全部后撤，围在拓跋宏身前。

拓跋龙兴大步上前，一把从花丛中抓出一人，此时，军士们再次点燃火把，只见花丛中除了慕容儁假扮的宫女，再无一人。

“你是谁？鬼鬼祟祟藏在这里干嘛？”

慕容儁被点了哑穴，说不出话，只能支支吾吾地比划。他远远看见拓跋宏，拓跋宏显然也没有认出自己。

情急之下，慕容儁抢了一名士卒的刀，其他士卒立刻拔刀相向。

“你要干什么？放下兵器！”拓跋龙兴大喝。

慕容儁在地上写了几个大字。比比划划让拓跋龙兴看，拓跋龙兴

看了看，一撇嘴：“不认识！来人啊，把刺客绑了！”

慕容悦大急，朝着拓跋宏比比划划，拓跋宏终于被眼前这个动作奇怪的宫女所吸引。按照鲜卑人的习俗，见到尊敬的人要载歌载舞，难道这宫女第一次见到皇上所以跳舞欢迎我吗？当下他上前几步，看到地上的几个大字：我是慕容悦！

“是你？”

如果是在半个时辰前，拓跋宏在此情形下见到慕容悦，必然十分惊喜。两人自幼就是好友加玩伴，熟稔至极，慕容兄弟跳河后生死不明，拓跋宏曾担心了好长时间。但是，就在这半个时辰里，秦望离的话让他回想起很多事，他想到了慕容绝、慕容悦兄弟长的“泾渭分明”，想到冯太后对待自己和慕容兄弟截然不同的态度，想到父亲对慕容兄弟的疏远和警惕，想到自己曾经若有意若无意听到的一些流言……一切的一切，让秦望离的话在他心中再次响起：“慕容氏自称‘慕二仪之道，继三光之容’，如果是慕容氏之子，脚踝处当有日月之纹，你一验便知。”

“来人，脱掉他的鞋子！”

慕容悦满心欢喜见到拓跋宏，本以为洗脱罪名后皆大欢喜，没料到拓跋宏神色冷峻，第一句话竟然是脱掉自己的鞋子，这让他大感意外。

皇上最近喜欢这调调吗？

两名五大三粗的士卒按住慕容悦，轻松就除去他的鞋子，结果这两人差点当场晕倒，这酸爽——

拓跋宏掩着鼻子，把慕容悦的裤腿往上一拉，只见慕容悦的两只脚踝处干干净净，毛都没有。

拓跋家族也是鲜卑人，知道图腾纹在身上的重要性。鲜卑人打仗历来勇猛，冲锋在前，结果就是越猛的人越死无全尸，以后后来家属想收尸都不知道收哪块。后来鲜卑人就开始在身上刺了一些图腾，有刺太阳的，有刺猛兽的，有刺鳞蛇的，不一而足。流传到后来，几乎每一个大的家族都有自己固定的图饰，比如，拓跋家就是鹿首，慕容家就是日月，当然，除了鲜卑族的其他胡族也各有自己的崇拜，像羌族崇拜羊，往往在胸口上刺个羊头，狄戎各族以狼为吉祥物，氐族人崇拜山……

只有汉族人坚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坚决不在皮肤上乌七八糟地乱刺乱画，就算要刺，那也是“还我河山”、“反清复明”、“达康书记”、“东来局长”什么的，此时拓跋宏见慕容悦身上毫无鲜卑人的迹象，心里当时就凉了一大截。

@星夜已逝已思 2017-08-05 17:33:55

文笔好，电视剧的节奏哈。

感谢这位道友，可能是编剧写小说比较有画面感

@玉佩整数玉特 2017-08-05 18:41:20

我拜你为师好啦，就可以当秀才啦。哈哈

道友客气啦，互相学习

(23)

秦望离诚不我欺！

慕容傥啊慕容傥，想不到原来你是太皇太后的私生子！

要是论辈分的话，我还要叫你一声叔喽？

慕容家一共有两兄弟，既然慕容傥已被锁定，那么慕容绝就基本被排除可能。

小宫女被拓跋龙兴发现的时候，使了一招瞒天过海，让慕容傥吸引敌人注意，然后自己金蝉脱壳，接着又暗度陈仓，潜入太和殿想救秦望离出来。

“雨仙，你怎么来了？”

秦望离认出小宫女，大感意外。

之前安若素带着赤云堂的兄弟几次冲击天牢，有一次自己明明已经看到安若素就在眼前，结果还是被高崇虎给拦了下来，是以他基本不再抱有出去的希望，谁知道这种情况下，还能见到她。

“姐夫，我来救你！”

“你姐呢？”

雨仙想打开秦望离身上的铁镣，却又怕发出声响，干着急没有办法，这时候，秦望离听到动静，至少有三个轻功高手朝着屋子里快步而来，当即朝雨仙使个眼色，雨仙会意，一闪身上了屋梁。

来的人是高崇虎和一高一矮两名大内高手。

高崇虎本就没有走远，一边派出暗哨观察这边的动静，一边伺机而动。拓跋宏一直在屋外和慕容傥纠缠，他便也想到悄悄进屋来拿人。

秦望离见到是他，刚想出声，就被高崇虎重重一拳打在后颈。

高崇虎指挥两名侍卫悄无声息把秦望离抬了出去，雨仙见状不妙，一扬手，又一把银针四射而出，飞身一剑直取高崇虎。

因为怕惊动皇上，高崇虎也没有声张。当即两手左抄右截，将雨仙发出的银针悉数接下，低声喝问：“你是谁？”

“风巫雨仙，你们听说过么？”

雨仙见到高崇虎不动声色就接住自己一把银针，暗自吃惊，难怪安姐姐他们接连失利，这人武功之高恐怕不在姐夫之下啊！

虽说如此，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秦望离带走，雨仙一咬牙，还是拼了。刷刷刷连环三剑就去刺那两名侍卫。

那名矮个儿侍卫脚下慢了一步，背上中了两个银针，正自钻心疼，却又不肯大声叫喊，忽然看见雨仙飞身扑来，气得不管不顾，举刀相迎，竟是个同归于尽的打法，雨仙还没等兵刃相交，调转剑尖朝着瘦高个儿刺去。瘦高个儿放下秦望离，随手挥出一剑，正搭在雨仙的剑身上，雨仙只觉得手里的剑被生生黏住，根本运不动。

“在剑……我张先面前使剑，恐怕有点儿班门弄斧吧？”

高个儿侍卫嘲笑道。

雨仙虽然师出名门，剑法精湛，但毕竟年纪尚小，功力有限，被那人看出破绽，以蛮力夺剑，只得将剑弃了，见雨仙要走，高崇虎嘿嘿一笑：“来而不往非礼也，小姑娘，送你个纪念吧！”

几只银针打在雨仙后肩上，雨仙负伤而去。

此时，拓跋龙兴已经察觉到殿中有动静。

“殿中有人！”

等他带着士卒冲进来一看，什么秦望离、高崇虎，早都没了，地上只有两滩未干的血迹。

拓跋宏闻声也跟了进来。

“看清楚是谁了吗？”

拓跋龙兴进来的时候看到个背影，看样子应该是高崇虎，他本来想追，可是毕竟不能弃皇上于不顾。何况皇上已经见到秦望离，再追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便道：“没看清，可能是慕容傥的同伙。”

此时，慕容傥还被留在殿外。

听到慕容傥，拓跋宏就头大。传言冯太后曾经和刘宋的使者王肃关系暧昧，如果慕容傥真是他俩的私生子的话，恐怕他应该叫慕容傥罢？

“皇上，怎么办？”

拓跋龙兴朝门外看了一眼。

拓跋宏想起自己的父亲屡次要杀慕容兄弟，都是自己从中斡旋，暗中通报冯太后，没想到救的却是仇人，最终酿成大祸。

“留他个全尸吧！”

他终于做了决定。父亲已经死了，作为拓跋家的男人必须要顶住，慕容傥，对不起了，我绝不能再拿自己和妹妹的性命冒险！

“喏。”

拓跋龙兴眼中精光暴盛。

“留他个全尸吧！”

慕容傥见众人都进了屋子，就把自己留在外面，也想进屋去和皇上解释清楚，起码让他们先解了自己的哑穴，结果刚到门口，就听到这句话。

皇上……是要杀我吗？

慕容傥惊住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冯太后不是说了吗，刺杀一事和我无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还是有什么误会？

慕容傥推门而入，看见拓跋宏尚未离去。

慕容傥比比划划拦住拓跋宏，却见拓跋宏一脸冷漠，转身就走。

“慕容傥，皇上说了，赐你个全尸！快谢恩吧！”

拓跋龙兴一脸狞笑。

鲜卑朝廷共有四贵，除了太尉源贺、尚书令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还有南部给事中李冲。前三位是元老耆宿，只有李冲是后起之秀。尽管他四贵中他官职最低，却因受到冯太后赏识而被重用。

太尉源贺是北魏的兵马大元帅，常年带兵驻守漠南，防备柔然，只有重大事宜才回平城，是以对于朝中大事不太关心，属于拍手党，随大溜。尚书令拓跋丕曾助冯太后力除乙浑，属于冯太后的亲密战友加左膀右臂，基本上也是听冯太后的。

冯太后深夜密召四贵入宫，四人都知道将有大事发生，没料到的是，冯太后提出的居然是废掉拓跋宏，另立咸阳王拓跋禧为帝。

难道传说是真的？

另立新君历来是是权臣谋朝篡位的传统套路。

此举一来是投石问路，看看朝中大臣有哪些附和，哪些反对，对敌我阵营有个重新估计。二来又给大家做了心理铺垫。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一样，一个房间太暗，如果你说，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意思就是说，你直接说我要当皇帝，那大家肯定是都不允许的，但你说，我要立一个新皇帝，大家一想，反正也要立新的，谁当还不是一样？于是你就被通过了。

所以当冯太后提出废帝时，大家想的都是冯太后是不是有意自己取而代之。如果是的话，那么中国第一个女皇帝就要提前二百年诞生了。

感谢大家支持！

@陌小紫小由 2017-08-0608:32:08

有些慢，能快点吗

我也想多写点儿，可是楼主每天写个两三千字就感觉用尽四海八荒之力啦，请这位道友体谅，感谢支持！

@筱幽梦筱忧 2017-08-0608:59:45

追了两天就看完了！……楼主快更～

欢迎日追，哈哈

@zuoan7702017-08-0607:11:29

@浮生若梦 87：本土豪赏 1 根鹅毛（10 赏金）聊表敬意，礼轻情

意重

感谢土豪!

@一周一次逗周副 2017-08-0615:33:34

有水平，有引力，写的好

感谢支持!

@温文尔雅峭 kg2017-08-0615:59:35

情节很吸引人啊，文笔也不错

欢迎常来! @吉日春雨 2017-08-0615:11:38 支持佳作! -----

-----多谢! @紫衣闲人衣郝 2017-08-0611:00:08

没没没了? -----每天都更的@换心换人

心话 2017-08-0615:14:35 刘明来了,刘明在这里等待!-----

-----感谢刘明! @青年歡樂哆哆趴 2017-08-

0613:48:46 精彩-----感谢来访@下页李

下释 2017-08-0611:47:19 在顶,,, -----

-多谢! @狼巢徐巢胃 2017-08-0616:36:22 顶起-----

-----感谢支持! @bdxrjn46398412017-08-0616:56:54 坐等更

新-----感谢! @青梅煮酒 19702017-08-

0616:46:05-----感谢土豪!@倩女飒飒飒

库 2017-08-0617:59:09 快更新啊，楼主大人-----

-----等楼主酝酿酝酿啊@从不再来考不删 2017-08-0618:19:48
支持-----多谢!@斌帅思密达密呀 2017-
08-0618:50:03 太好看觉得-----感谢!@
死骑码码美 2017-08-0619:23:54

楼主更新啊

楼主明早爬起来更

(24)

源贺和拓跋丕没有异议，冯太后已经当了实质上的皇帝很多年，不过是改个名号而已，但是，尚书右仆射穆泰和南部给事中李冲却坚决反对。

太皇太后，你这是在玩儿火！

是的，名不正言不顺，等你百年之后，后继无人，拓跋家势必要反扑，届时你连前半生好不容易攒下的名声都将不保，得不偿失。一个名号而已，何苦呢？

但是，冯太后想的却是，谁说我后继无人？

本来我只想让我的儿子平平安安长大，可是拓跋弘，你欺负我儿欺负得够了！我要让你们拓跋家付出代价！现在拓跋弘已经死了，自己唯一的顾忌不复存在。等我正式登基，百年之后将皇帝传给我的儿子，有何不可？虽然自己的儿子现在还生死不明，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可是，现在自己还不能和他们说自己有儿子的事，事情就这样陷

入僵局，直到高崇虎急匆匆赶来密报，冯太后听说拓跋宏亲自夜审秦望离，大吃一惊。

孤形吊影，冷月凄风。

慕容傥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从小在宫里见到的颗歪脖树就是自己命运的最终归宿。

当拓跋宏义无反顾绝情而去的那一刻，慕容傥的心彻底死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们从小就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起骑马，一起泡妞，我把你当皇上，当兄弟，甚至在虎口下救过你的命，你却要杀我？

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嘛？

射你爹那一箭的是我大哥，又不是我！

为什么？为什么？

拓跋龙兴把慕容傥吊在这棵树上就走了。他确信慕容傥活不下来。一来这里极少有人经过，不会有人救他。二来就算有人要救，树底下还有一个被树叶掩埋的枯井，不小心的话极易掉进去，这荒郊野外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掉进井里的人除了等死还是等死，所以无论怎样，慕容傥都活不过今晚。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没想到慕容傥能双手揪着绳子坚持半天，也没想到在这宫里还有一个人，雨仙。

雨仙被高崇虎一记银针伤了左肩，知道今晚救人不成，便想离开皇宫，结果身后一高一矮两名侍卫追得甚急，她伤势过重，又迷了路，迷迷糊糊转到这里。

“谁在那儿？”

恍惚间，她好像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影。正是慕容悦。

慕容悦借着月光，认出是先前绑架自己的小宫女，他很想大声跟她说“是我”，但他一来吊在树上，脖子被绳子勒着，二来身上还被雨仙点着哑穴，想出声也不可能。两只手死死抓住绳子，连挥手的资格都没有。

雨仙这才看清，树上挂着的人是之前被自己绑架的“宫女姐姐”。

“宫女姐姐？你怎么在这儿？”

雨仙记得和“宫女姐姐”分手的地方是太和殿，没想到自己绕了皇宫一圈，还是能见到她，难道自己又绕回来了？直到看着“宫女姐姐”张着嘴巴说不出话，这才想起自己给她点了哑穴。

“我救你下来！”

风巫虽然仇视胡人，但也不会滥杀无辜，看到“宫女”被自己连累，雨仙还是有些过意不去，所以才想要救她。但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脚下正是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只要自己再朝前迈一步，她和慕容悦就只能一个树上，一个井底，两两相望了。

对于这口枯井，慕容悦是有印象的。小时候他和哥哥玩耍，就曾掉下去过，要不是哥哥回去叫人，只怕自己现在早成了一堆白骨了。所以看到雨仙要踏上枯井的时候，慕容悦干着急没有办法。

“啱……呸！”

慕容悦虽然说不了话，但是吐口水还是可以的。紧要关头，他一口口水吐在地上，果然，雨仙停住脚步，皱眉道：“我好心救你，你

怎么吐我口水？那你再多吊一会儿吧！”

慕容悦坚持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听雨仙说让自己多吊一会儿，急得一口气没上来，直翻白眼儿。

正在这时，一直追雨仙的一高一矮两名侍卫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两个人一个手上持刀，一个持剑。

“雨仙姑娘，你跑不掉了，乖乖跟我们兄弟回去吧！”

“你束手就擒，我们兄弟也省事儿了！”

两个人笑声淫荡，想不到今晚还有如此艳遇，这小妮子简直漂亮得像仙女一样啊！

雨仙心下暗道，这俩货，要不是我身上受伤，怕他何来？但她也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道：“两位大哥，你们趁人之危，还以多欺少，算什么好汉？传将出去，不怕被人笑话大内侍卫如此不堪吗？”

高个儿侍卫嘿嘿笑了两声：“我们堪或不堪，等会儿你就知道了，不过看在你受伤的份儿上，哥哥让你，可不许太调皮哦！”

“那好，咱们单挑！”

雨仙最怕他们一拥而上，那样一来，自己半点儿机会也没有。

“单挑就单挑，我先来！”

矮个儿侍卫身上中了雨仙两个银针，心中有火，也不等瘦高个答应，挥剑就上。

“老樊，小心点儿！可别把姑娘弄伤了，一会儿就不好玩儿了！”

老樊倒是有心相让，但这姑娘又岂是好对付的？夜入皇宫又不被

大内侍卫发现，孤身救人险些得手，要不是大内总管高崇虎伤了她，只怕她早就逃之夭夭了。

这一交上手，老樊有点后悔了，娘的，早知道这姑娘这么难缠，应该让张先先上，我坐收渔翁之利，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雨仙的剑被张先夺了，此时使的是随手抢来的一口剑，老樊使的是刀，两个人一个舞起来如灵蛇起舞，另一个挥起来却是虎虎生风。雨仙知道自己在气力上不敌，刻意避免和对方硬碰硬，伺机寻找对方破绽。她好不容易激将成功，逼得对方和自己单打独斗，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如果连一个矮子都久战不下，就更没法对付对方的高个儿了。

想到这儿，她卖了个破绽，露出受伤的左肩，故意“啊”了一声。

老樊大喜，她身上有伤，看来是撑不住了！

当即刷刷两刀，抢攻雨仙左肩。没想到雨仙是假招子，矮个儿侍卫抢攻，露出空门，雨仙身子一转，最后一把银针撒出，正中老樊面门。